**欧内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美国小说家。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郊区的奥克帕克，晚年在爱达荷州凯彻姆的家中自杀身亡。海明威的代表作有《老人与海》《太阳照样升起》《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等，凭借《老人与海》获得1953年普利策奖及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被誉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并且是"新闻体"小说的创始人。海明威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写作风格简洁，对美国文学及20世纪文学的发展有极深远的影响。




Ernest Hemingway's

# 丧钟为谁而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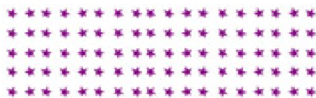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著
佟莹◎译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s a novel by Ernest Hemingway published in 1940. It tells the story of Robert Jordan, a young American in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attached to a republican guerrilla unit during the Spanish Civil War. As a dynamiter, he is assigned to blow up a bridge during an attack on the city of Segovia. Hemingway biographer Jeffrey Meyers writes that the novel is regarded as one of Hemingway's best works, along with The Sun Also Rise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nd A Farewell to Arms.*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四十万字写就的三天心灵史，
海明威的二战记忆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欧内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美国小说家。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郊区的奥克帕克，晚年在爱达荷州凯彻姆的家中自杀身亡。海明威的代表作有《老人与海》《太阳照样升起》《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等，凭借《老人与海》获得1953年普利策奖及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被誉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并且是"新闻体"小说的创始人。海明威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写作风格简洁，对美国文学及20世纪文学的发展有极深远的影响。




Ernest Hemingway's

# 丧钟为谁而鸣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著
佟莹◎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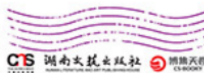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s a novel by Ernest Hemingway published in 1940. It tells the story of Robert Jordan, a young American in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attached to a republican guerrilla unit during the Spanish Civil War. As a dynamiter, he is assigned to blow up a bridge during an attack on the city of Segovia. Hemingway biographer Jeffrey Meyers writes that the novel is regarded as one of Hemingway's best works, along with The Sun Also Rise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nd A Farewell to Arms.*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四十万字写就的三天心灵史，
海明威的二战记忆





本书献给　玛莎·盖尔霍恩[1]

谁都不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走，欧洲就会减少一点；如同一座山岬，也如同你的朋友和你自己。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所以，千万不要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约翰·唐恩[2]

# 第一章

他匍匐在树林里，褐色的地面上积着一层松针。他双臂交叉紧贴地面，下巴垫在上面屏息凝神，头顶上空，风从松树梢上呼啸而过。他俯躺着的山坡坡度不大，再往下却陡峭得很，他看见一条黑色的柏油路蜿蜒穿过山口。沿着柏油路有条小河，山口远处的河岸上有家锯木厂，拦水坝泻出的河水在夏天的烈日下就像一条白练。

“那就是锯木厂吗？”他问。

“是的。”

“我记不得了。”

“你在这儿时还没建成。老锯木厂还在前面，离山口很远。”

他把影印的军用地图摊开摆在地上，仔细端详。老头儿从他肩后看着。这个老头儿虽矮却很结实，身穿一件农民的黑罩衫和一条硬邦邦的灰裤子，脚上是一双绳底鞋。他因为爬山而累得气喘吁吁，一手搁在他们带来的两只沉背包的其中一只上面。

“这么说从这里是看不到那座桥了？”

“看不到，”老头儿说，“山口这一带地势平坦，水流不急。再往前，就在公路拐进林子不见踪影的地方，地势陡降，那里有个很深的峡谷——”

“我记得。”

“那座桥就横架在峡谷上面。”

“他们的哨所在哪儿？”

“有个哨所就在你看到的锯木厂那边。”

这个正在研究地形的年轻人，从他退了色的卡其色法兰绒衬衫口袋里掏出望远镜，用手帕擦了擦镜片，调校焦距，直到目镜中的景象突然清晰起来。他看到了锯木厂的木板，还看到了门边的一条长板凳；还有敞棚里的圆锯，以及敞棚后面的一大堆木屑；他还看到一段把河对岸山坡上的木料运下来的水槽。小河在望远镜里显得清澈而平静，水坝泻下来的河水打着旋涡卷起滚滚飞沫，底下的浪花在风中飞溅。

“没有哨兵。”

“锯木房里在冒烟，”老头儿说，“还晾着几件衣服。”

“这些我看见了，但是看不见哨兵。”

“说不定他在背阴处，”老头儿解释说，“那儿现在挺热。他一定在我们看不见的背阴那头。”

“有可能。下一个哨所在哪里？”

“在桥下面。在养路工的小房边，就在山口五公里的里程碑那里。”

“这里有多少士兵？”他指着锯木厂。

“也许四个外加一个班长。”

“下面呢？”

“要多些。我会探出来的。”

“那么桥上呢？”

“一直都是两个。每头一个。”

“我们需要些人手，”他说，“你能找来多少？”

“你要多少，我就能找来多少，”老头儿说，“现在这一带山里就有不少人。”

“有多少？”

“一百多个。不过他们都分散成小分队了。你需要多少人？”

“等我们勘察完那座桥以后再告诉你。”

“你想现在就去勘察吗？”

“不。现在我想找个地方把这些炸药藏起来，到用的时候再去拿。我希望把它藏在最安全的地方，而且离桥不能超过半小时的路程。”

“那简单，”老头儿说，“从我们要去的地方到那桥一路全都是下坡。不过，我们现在要去那儿倒是还得费力地爬一会儿呢。你饿吗？”

“饿，”年轻人说，“不过，我们过会儿再吃吧。你怎么称呼？我忘了。”他竟把名字都忘了，这对他来说不是好兆头。

“安塞尔莫，”老头儿说，“我叫安塞尔莫，老家是阿维拉省的巴尔科城。我帮你拿那个背包吧。”

这年轻人是个瘦高个儿，金色的头发闪着光泽，一张饱经风吹日晒的脸，他穿着一件晒得退了色的法兰绒衬衫、一条农民的裤子和一

双绳底鞋。他弯下腰，一只胳膊伸进背包的一条皮带圈里，把那沉甸甸的背包甩到肩头上。然后，另一只胳膊伸进另一条皮带圈里把背包正好，使背包的重量压在他的背上。他衬衫上原先被背包压住的地方还没干。

“我背好了，”他说，“我们怎么走？”

“我们爬山。”安塞尔莫说。

他们俩被背包压得弯着腰，汗流浃背地在山坡上的松树林里一步步向上爬。在树林里，年轻人根本就找不见路，但是他们继续向上攀爬，绕到了山前面，此时他们跨过了一条小溪，那老头儿稳稳地踩着溪边石块向前走去。这时，山路更加陡峭，爬山也更加艰难了，后来，那溪水竟好像从他们头顶上的一个平滑的花岗石峭壁上直泻下来一样，老头儿在峭壁脚下站住等着那年轻人赶上来。

“你能行吗？”

“行。”年轻人说。他大汗淋漓，因为爬了刚才那一段陡峭的山路，大腿的肌肉都有些痉挛了。

“在这里等我。我先去通知他们。你带着这东西总不希望自己被击中吧。”“当然不希望，”年轻人说，“还远吗？”

“很近。怎么称呼你？”

“罗伯托[3]。”年轻人回答。他把背包卸下来，轻轻地放在溪边两块大圆石中间。

“那么就在这儿等着吧，罗伯托，我会回来接你的。”

“好的，”年轻人说，“不过你打算顺着这条路走到桥那儿去吗？”

“不。我们去桥那边时得走另一条路。那条路近一些，也比较好走些。”

“我不想把这东西藏得离桥太远。”

“你瞧着办吧。要是你不满意，我们另找地方。”

“我们瞧着办吧。”年轻人说。

他坐在背包旁边，看着老头儿攀登峭壁。那峭壁并不那么难爬，而且这年轻人发现那老头儿攀爬时两手不用摸索就能利落地找到攀手的地方，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之前已经爬过这地方好多次了。然而，在上面的人却小心翼翼地不留下任何痕迹。

这年轻人名叫罗伯特·乔丹，他饿极了，并且心中焦虑。挨饿是他常有的经验，但焦虑却不常有，因为他对自己的处境一向毫不在意，而且凭借经验他知道在这乡村一带开展敌后活动是多么容易。如果有个好向导的话，在敌后活动和在敌人防线中间穿梭一样，都不是什么难事。关键是如果被敌人抓住怎么办，那事情可就麻烦了；还有就是判断信任谁的问题。你要么完全信任和你一起工作的人，要么完全不信任，在这个信任问题上你必须作出决定。他发愁并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别的一些事情。

这个安塞尔莫是个好向导，他走山路很有本事。罗伯特·乔丹自己也是走山路的好手，不过，从黎明前跟着他一直走到现在，他知道这老家伙走起来能把自己累死。到目前为止，罗伯特·乔丹对这个安塞尔莫除了判断力之外，全部都信得过。他还没机会考察这老头儿的判断力，不过，不管怎样，判断都是他自己该负责的事。不，他愁的不是安塞尔莫，而炸桥也并不见得比别的许多事情更难办。不管什么样的桥，只要你叫得出名的，他都知道怎么炸，他炸过各种大小和结构的桥。他这两只背包里装着足够多的炸药和装备，哪怕是安塞尔莫所报

告的是两倍大的桥，也足够把它彻底炸掉。他记得一九三三年在徒步旅行去拉格朗哈时曾经走过这座桥，戈尔茨[4]前晚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的房子楼上给他念过这座桥的资料。

“炸桥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戈尔茨当时说，用铅笔指着一张大地图，灯光照在他那伤痕累累的光头上，“你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

“根本没什么大不了。仅仅把桥炸掉只能算是失败。”

“是的，将军同志。”

“要做到根据发起进攻的时机，在指定的时刻把桥炸掉。你自然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你的命令和任务。”

戈尔茨看看铅笔，然后用它轻轻地敲击牙齿。

罗伯特·乔丹什么也没说。

“你明白，这就是你的命令和任务。”戈尔茨接着说，看着他冲他点头。他用铅笔敲敲地图说：“那就是我的任务。那也正是我们无法做到的。”

“为什么，将军同志？”

“为什么？”戈尔茨气愤地说，“你打过那么多场战斗，怎么还问我为什么？什么能保证我的命令不被改变？什么能保证此次进攻不被取消？什么能保证此次进攻不被推迟？什么能保证实际进攻时间和预定时间相差在六小时之内？有过一次战斗是按时进行的吗？”

“如果是你来指挥进攻就会准时。”罗伯特·乔丹说。

“那些从来也不是由我指挥的，”戈尔茨说，“我只是制订作战计划而已。但从来不是我指挥的。炮队不是我的。我必须提出申请。我申请时即使他们有也从来没照我的要求给我。那还都是最小的事情，还有别的事情呢。你知道那些人是什么样子，不用赘述。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有人会干预。所以现在你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那什么时候炸桥？”罗伯特·乔丹问。

“进攻开始以后。进攻一开始就炸，绝不能提前炸。这样，就没有增援部队能从那条路上开上来了。”他用铅笔指着地图，“我必须确保那条路上不来援兵。”

“什么时候进攻？”

“我会告诉你的，但是你只能把日期和时间当做一种可能性的参考。你必须时刻准备着那一时刻的到来，进攻开始后马上就要炸桥，明白吗？”他用铅笔指着，“那条是他们增援部队的必经之路。他们只能从那条路把坦克、大炮甚至还有卡车运到我要发动进攻的山口。我必须确保那桥一定被炸掉。不能提前，否则如果进攻推迟的话，桥就能被修好。那绝不行。进攻一开始，它就必须被炸掉，我必须确保它被炸掉。只有两个哨岗。跟你一块儿去的人刚从那里来，据说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你到时候就明白了。他在山里有人，你要多少人就有多少。人尽量要少，但要够用。我不必跟你啰唆这些事情。”

“怎样才能断定进攻已经开始了？”

“进攻将由整整一师兵力发动，先有飞机轰炸开道。你耳朵不聋吧？”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飞机投射炸弹时，进攻就算开始了呢？”

“你不能总是那样想，”戈尔茨说，不住地摇头，“不过这一次，你可以这样认为。这是我设定的进攻。”

“我明白了，”罗伯特·乔丹说，“我实在不太喜欢这个任务。”

“我也不太喜欢。你要是不愿干，最好现在就说出来。你要是觉得自己干不了，现在也说出来。”

“我干，”罗伯特·乔丹说，“我去，没问题。”

“我只要明确这一点。”戈尔茨说，“那就是桥上绝对不能有任何东西通过。这一点务必要保证。”

“我明白。”

“我不愿意命令别人做这种事情，而且还是以这种方式，”戈尔茨接着说，“我不能命令你去干这事。我明白因为我提出的要求，你将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我这样仔细地解释，是为了要你清楚，要你清楚可能遇到的重重困难和任务的重要性。”

“如果桥炸了，你们如何向拉格朗哈推进？”

“等到我们攻占山口之后，就会重新把桥修起来。这是一次非常复杂而漂亮的军事行动，像以往一样复杂而漂亮。这个计划是在马德里制订的，是维森特·罗霍——那位失意的教授的又一个杰作。我布置进攻计划历来都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也不例外。尽管如此，这次军事行动仍然有很大胜算。我对此次进攻行动比以往更感觉乐观。把桥炸掉，这一仗就能大胜了，我们就能拿下塞哥维亚了。你看，我指给你看战局是怎么进展的。你看到了吗？山口的顶端可不是我们这次攻击的目标，我们要守住它。我们的目标不止这些。看——这里——像这个——”

“我宁可不知道。”罗伯特·乔丹说。

“好，”戈尔茨说，“那样的话你就能少一点思想负担，是吗？”

“我还是不知道的好。那样的话，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泄露情况。”

“那的确还是不知道的好，”戈尔茨用铅笔敲敲前额，“好多次我也希望自己不知道。但是你必须知道那桥的一些情况，是不是？”

“是。那我知道。”

“我相信你知道了，”戈尔茨说，“我不会再对你啰唆了。我们来喝一杯吧。说了这么多，我都渴了，霍丹同志。你的姓氏用西班牙语念起来很有意思，霍丹同志。”

“你用西班牙语怎么念‘戈尔茨’，将军同志？”

“霍茨。”戈尔茨露齿笑了笑，从喉咙深处发出这个声音，好像患了重感冒要咳痰似的。“霍茨，”他嘶哑地说，“‘霍茨将军同志’。如果我早知道‘戈尔茨’在西班牙语里是这样的话，我到这里作战前真该给自己取个好听一点的名字。我以为来指挥一个师，随便取什么名字都没关系，可是谁知道竟然取了‘霍茨’这么个名字。‘霍茨将军’，现在要改已经来不及了，你喜欢党后游击队工作吗？”这是俄语里一个表示敌后游击的词语。

“非常喜欢。”罗伯特·乔丹说。他露齿而笑，“在户外工作很健康。”

“我在你这个年纪时也非常喜欢。”戈尔茨说，“他们告诉我你炸桥很在行，非常专业。不过这还只是道听途说，我还从来没见过你亲自做过什么，也许那都不是真的。你真的炸掉那些桥了吗？”他逗他说

道。

“有时候。”

“炸这座桥，你最好不要说‘有时候’啊。别了，咱们还是别再说这座桥了，你现在对这座桥已经相当了解了。我们非常严肃，所以才开得起大玩笑。那，你在战线另一边有很多姑娘吗？”

“没有，我没时间花在姑娘身上。”

“我不同意。任务越不规律，生活也就越不规律。你的任务非常不规律。再有，你得理发了。”

“我的头发理得很合适。”罗伯特·乔丹说。要他像戈尔茨那样把头发剃光还不如死了算了。“我该思考的事情已经够多啦，没时间想姑娘的事。”他沉着脸说。

“我该穿什么制服？”罗伯特·乔丹问。

“不用穿制服，”戈尔茨说，“你的头发理得很不错。我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跟我很不一样，”戈尔茨说着又斟满了两人的酒杯，“你从来不是只惦记着姑娘。我根本不思考。为什么要思考呢？我是将军，我从来不思考。别想引诱我去思考吧。”

有个师部的人员坐在椅子上，正在研究制图板上的一张地图，这时用一种罗伯特·乔丹听不懂的语言对戈尔茨大声地说了些什么。

“闭嘴，”戈尔茨用英语说，“我想开玩笑就开。正因为我很认真，才能开玩笑。现在把酒喝了就走吧。你明白了吗，嗯？”

“是，”罗伯特·乔丹说，“明白了。”

他俩握了手，他敬了礼，出来上了师部的汽车，老头儿等在里

面，已经睡着了。他们乘这辆车一路经过瓜达拉马镇，老头儿还在睡觉，再顺着上了纳瓦塞拉达的公路，开到登山俱乐部的小屋，罗伯特·乔丹在那儿睡了三小时之后才出发。

那是他最后一次会见戈尔茨的情景，戈尔茨的脸白得出奇，永远也晒不黑，鹰一样的眼睛，大鼻子，薄嘴唇，剃光的头上有着一条条皱纹和伤疤。明天晚上，部队将集合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黑漆漆的公路上，长长两行车在夜色中装载着步兵；配备沉重的士兵爬上卡车，机枪排把他们的枪支抬上卡车；坦克顺着垫木开上装坦克的长平板车，在深夜把一师兵力拉出去，调动布置，准备进攻山口。他不愿想这些事。那不是他的事，那是戈尔茨的事。他只有一件事要做，那才是他应该考虑的，而且必须把它计划得清清楚楚，把所有的情况都估计到。不能发愁。发愁和恐惧一样糟糕。这只会使事情更难办。

这时，他坐在小溪边，望着山石间清澈的水流。他发现溪水对面有一簇稠密的水田芥。他涉过小溪，拔了两把，在水流中把根上的泥洗净，然后返身坐在背包旁，吃着那干净而凉爽的绿叶和鲜嫩带辣味的茎梗。他跪在溪边，把系在腰带上的自动手枪挪到背后，免得弄潮。他两手各撑在一块岩石上，俯身去喝溪水。溪水冷彻骨髓。

他撑起身体，转过头来，看见老头儿正在从悬崖上爬下来。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人，也穿着这地区几乎成为制服的农民黑罩衣和深灰色裤子，脚上是一双绳底鞋，还背着一支卡宾枪。这人光着脑袋。两人像山羊般灵活地从悬崖上爬下来。

他们向他走来，罗伯特·乔丹站起身。

“你好，同志。”他对背卡宾枪的人说，并且微微一笑。

“你好。”对方勉强地说。罗伯特·乔丹望着这个人满是胡子楂的大脸。这张脸盘差不多是滚圆的，脑袋也是圆圆的，紧挨在肩膀上。两

只眼睛小而分得很开，一双耳朵小而紧贴在脑袋上。他身子粗壮，高五英尺十英寸左右，大手大脚，鼻子破裂过，嘴角一边被刀砍过，横过上唇和下颌的刀疤在丛生的胡子中露了出来。

老头儿对这个人点点头，微微一笑。

“他是这里的头儿。”他露齿笑着说，然后屈起双臂，仿佛要使肌肉鼓起来似的。他以一种半带嘲弄的钦佩神情望着这个背卡宾枪的人，“一条好汉。”

“我看得出来。”罗伯特·乔丹说，又笑了笑。他不喜欢这个人的神情，心里没有一丁点儿笑意。

“你有什么可以证明你的身份？”背卡宾枪的人问。

罗伯特·乔丹把别住衣袋盖的安全别针解开，从法兰绒衬衫的左胸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交给这个人。这个人摊开证件，怀疑地看看，在手里翻弄着。

罗伯特·乔丹看出他原来不识字。

“看这公章。”他说。

老头儿指指印鉴，背卡宾枪的人端详着，把证件夹在手指间翻来翻去。

“这是啥公章？”

“你以前从没见过？”

“没有。”

“有两个，”罗伯特·乔丹说，“一个是S.I.M.——军事情报部。另一

个是总参谋部的。”

“对，那个公章我以前见过。不过在这里要我说了才算数，”对方阴郁地说，“你包里藏的什么？”

“炸药，”老头儿神气地说，“昨晚我们摸黑越过了火线，今天一整天，背着这炸药走山路。”

“我用得着炸药。”背卡宾枪的人说。他把证件还给罗伯特·乔丹，上下打量着他。“对。炸药对我很有用。你给我带来了多少？”

“我带来的炸药不是给你的，”罗伯特·乔丹平静地对他说，“炸药另有用处。你叫什么名字？”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他叫巴勃罗。”老头儿说。背卡宾枪的人阴郁地望着他们俩。

“好。我听到过很多夸你的话。”罗伯特·乔丹说。

“你听到关于我的什么话？”巴勃罗问。

“我听说你是个了不起的游击队长，你忠于共和国，并用行动证实了你的忠诚，你这个人既严肃又勇敢。我给你带来了总参谋部的问候。”

“你这些话是从哪里听来的？”巴勃罗问。罗伯特·乔丹注意到这个人一点也不吃马屁。

“从布伊特拉戈到埃斯科里亚尔，我都听说过。”他说，提到了火线另一边的整个地区。

“布伊特拉戈也好，埃斯科里亚尔也好，我都没熟人。”巴勃罗对

他说。

“山脉的另一边有很多人从前都不是住在那里的[5]。你是哪里人？”

“阿维拉省人。你打算用炸药干什么？”

“炸毁一座桥。”

“什么桥？”

“那是我的事。”

“如果它在这片儿，那就是我的事。你不能在紧挨你住的地方炸桥，你必须住在一个地方活动在另一个地方。我的事我了解。一个在这里活了一年多的人，知道他自己的事。”

“这是我的事情，”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可以一起商量。你愿意帮我们拿那两个包吗？”

“不。”巴勃罗摇着头说。

老头儿突然转过身，用一种罗伯特·乔丹勉强能听懂的方言，快速而愤怒地对巴勃罗说话。仿佛是在朗诵克维多[6]的诗篇。安塞尔莫说的是古卡斯蒂利亚语[7]，大意是：“你是野兽吗？是呀。你是畜生吗？一点不错。你有头脑吗？不，没有。我们现在是要来干一件重要极了的大事，可是你倒好，只想着自己的安乐窝不被惊动，把你自己的狐狸洞摆在比人类的利益还重要的位置上，看得比你同胞的利益还重要，我去你的八辈祖宗，赶紧把包背起来。”

巴勃罗把头低了下去。

“人人都得根据实际情况干他力所能及的事，”他说，“我住在这里，就到塞哥维亚以外的地方活动。你要是在这一带山里搞乱子，我

们就会被从这里赶出去的。只有按兵不动，我们才能在这一带山里待得下去。这就是狐狸的原则。”

“是啊，”安塞尔莫尖刻地说，“这是狐狸的原则，可我们偏偏需要的是狼。”

“我比你更像狼。”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知道他一定会拿那个背包的。

“嘿，嗬……”安塞尔莫冲着他说，“你比我更像狼，我都六十八啦。”

他往地上啐了一口，摇了摇头。

“你有这么大岁数吗？”罗伯特·乔丹问，看到暂时没事了，就尽量让气氛缓和些。

“到七月份就整六十八岁喽。”

“我们要是能活到那月份就好了。”巴勃罗说。“我来帮你背这个包，”他对罗伯特·乔丹说，“另一个让老头子背。”他现在的口气不是愠怒，而差不多是伤心的，“这老头子力气可大着呢。”

“这个包我来背。”罗伯特·乔丹说。

“不用，”老头儿说，“让另一个大力士背。”

“我来背。”巴勃罗对他说，在他的郁怒的神情中包含着一丝悲伤，这使罗伯特·乔丹感到忐忑不安。他理解这种悲伤，可在这里看到还是令他担心。

“把卡宾枪给我背吧。”他说。巴勃罗递给了他，他把枪扛到背上。那两人走在前面带路，他们手脚并用地攀登那个花岗石峭壁，艰

难地翻过山脊后，就来到了树林里的一片绿色空地上。

他们沿着这块空地的边缘走着，此刻的罗伯特·乔丹肩上卸下了沉甸甸的、使人出汗的背包，换上了硬邦邦的卡宾枪，轻松愉快地迈开了大步。他四处留神观察，发现这里有几处草皮被牲口啃掉了，地上还有系马桩的痕迹。他看见草地上有些马的新鲜粪便，还有一条牵马到小河边去饮水时踩出来的小径。他想：他们晚上把马匹拴在这里吃草，白天再把马儿们藏到树林里，不知道这个巴勃罗究竟有多少匹马。

此时他回想起了当时无意间注意到巴勃罗裤子的膝盖和大腿部分被磨得油光锃亮。他想：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马靴，是不是穿着那种麻绳鞋骑马。他一定有全套装备。他想着：我可不喜欢他那股愁苦劲儿，那不是什么好事。人们在放弃或者背叛前才表现出那种愁苦，那是出卖别人之前表露出来的愁苦。

在他们前面，有一匹马在树林里嘶叫，只有些许阳光从那浓密得遮天蔽日的树顶中透下来，顺着那些松树的褐色的粗树干的缝隙，他看到了用绳子绕着些松树树干围成的马圈。他们走近时，马儿们都把脑袋转向他们，马鞍都堆放在马圈外的一棵树下，用柏油帆布遮着。

他们走到近前时，背包的两人站住了脚，罗伯特·乔丹知道他该把这些马恭维一番了。

“太好了，”他说，“这些马真漂亮啊。”他转向巴勃罗，“你可有一支骑兵小分队呢。”

那里面共有五匹马：三匹枣红色马，一匹栗色马和一匹鹿皮色马。罗伯特·乔丹把它们先都大略地扫了一眼，然后再逐匹打量，仔细鉴别。巴勃罗和安塞尔莫清楚这些马有多棒，此时的巴勃罗骄傲地站着，脸上的愁苦少了几分，温情地注视着这几匹马，老头儿的样子仿

佛表示这些马是他自己突然间变出来的似的。

“你看这些马怎么样？”他问。

“都是我的好马呀。”巴勃罗骄傲地说。罗伯特·乔丹很高兴听到他这样说话。

“那，”罗伯特·乔丹指着一匹有一只白色前蹄兼前额带白斑的枣红色公马，“是匹好马。”

那匹马美得仿佛是从委拉斯开兹[8]的画作里走出来的一样。

“它们都是好马，”巴勃罗说，“你懂马吗？”

“懂。”

“那还不赖，”巴勃罗说，“你看得出其中一匹有点小毛病吗？”

罗伯特·乔丹知道这个不识字的人正在考验他呢。

这些马儿仍都抬着脑袋望着这个人。罗伯特·乔丹从马圈围栏的两道绳索中间钻到里面，拍拍鹿皮色马的屁股。他向后靠在围栏的绳索上看着那些马在马圈里面兜圈子，又站直了打量了它们一会儿，等它们停下来时，他弯腰从绳子中间钻了出来。

“栗色马靠外侧的一条后腿有点瘸，”他冲巴勃罗说，眼睛并不看着他，“那蹄子劈了。如果好好钉个马掌的话，不会马上出大问题，不过如果在硬地上走得多的话，就会废掉。”

“我们弄到它的时候，那蹄子就是这样。”巴勃罗说。

“你最好的马，那匹白额枣红色公马的炮骨上有个肿块儿，我可不喜欢。”

“那不要紧的，”巴勃罗说，“那是三天前撞的。要是有问题的话，早就有问题了。”

他掀开柏油帆布，亮出马鞍。有两副普通的牧马人的马鞍，类似美国西部牛仔使的马鞍；一副十分华丽的牧人马鞍，手工打造的皮面上有精美的雕花，还配着一副厚实的带脚盖的马镫；另外还有两副军用的黑色皮革马鞍。

“我们杀了两个民防兵。”他解释那两个军用马鞍的来历。

“那可是个大战利品啊。”

“他们是在从塞哥维亚到圣玛利亚德尔雷亚尔的那段路上下马的。他们下马来检查一个赶车人的证件。我们在那儿杀了他们，没有伤到马匹。”

“你们杀了很多民防兵吗？”罗伯特·乔丹问。

“不多，”巴勃罗说，“不过杀了人没伤到马匹的就只有这两个。”

“是巴勃罗在阿雷瓦洛炸的火车，”安塞尔莫说，“那就是巴勃罗干的。”

“有个外国人和我们一起干的，是他炸的，”巴勃罗说，“你认识他吗？”

“他叫什么？”

“不记得了。名字很古怪。”

“他长什么样子？”

“金色的头发，和你一样，不过没有你高，一双大手，鼻梁是断

的。”

“卡希金，”罗伯特·乔丹说，“可能是卡希金。”

“没错，”巴勃罗说，“就是类似这么个古怪的名字。他怎么样了？”

“他四月份就死了。”

“谁都难免一死，”巴勃罗沮丧地说，“那是我们大家的结果。”

“那是所有人的结果，”安塞尔莫说，“人固有一死。你怎么回事，伙计？你肚子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他们很厉害，”巴勃罗沮丧地看着那些马，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道，“你们还不知道他们有多厉害。我眼看着他们越来越强大，武装也越来越好。物资越来越丰富。可我这里只有这几匹马而已。我能指望什么呢？要么被追捕要么战死。再没别的啦。”

“人家追你，你也在追人家呀。”安塞尔莫说。

“不，”巴勃罗说，“再也不会了。一旦我们现在离开这片山区，我们能到哪儿去？你能告诉我吗？现在能到哪儿去？”

“西班牙有的是山地。离开了这里，还可以去格雷多斯山[9]啊。”

“我才不去那儿呢，”巴勃罗说，“我厌倦了被人追来追去的。我们在这里待得好好的。现在如果你在这里把桥炸了，那我们又要被人追捕了。一旦他们知道了我们在这里，就会用飞机来搜索我们，他们一定就会发现我们的。如果他们派摩尔人[10]来扫荡，他们就会找到我们，我们就得走。我讨厌这一切。你听见了吗？”他转向罗伯特·乔丹，“你，一个外国人，有什么权利跑到我这儿来对我指手画脚，支使我必须干什么？”

“我没有支使你非得干什么。”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你会的，”巴勃罗说，“那就是祸根。”

他指着他们刚才看马时卸下来放在地上的那两个沉甸甸的背包。看到那些马似乎勾起了他满腹的烦恼，而看到罗伯特·乔丹懂马，似乎又让他吐露了心事。他们三人站在围绳边，斑驳的阳光洒落在那匹枣红色公马的身上。巴勃罗看看它，然后用脚磕了两下那沉甸甸的背包：“这就是祸根。”

“我来只是为了执行任务，”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我是奉指挥官的命令来的。如果我向你请求帮助，你可以拒绝，我可以找其他愿意帮我的人。我甚至还没开口请你帮忙呢。我必须遵守命令，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件任务的重要性。我是外国人，可这不是我的错。我倒宁愿生在这里。”

“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这里不要惹上麻烦，”巴勃罗说，“对我来说，我现在的责任是保护我的手下和我自己。”

“你自己。是啊，”安塞尔莫说，“你早就对自己负责了，对你自己和你的马。没有马的时候你和我们一条心，现在有了马你也变成一个资本家了。”

“这句话不公平，”巴勃罗说，“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一直贡献我的马的。”

“少得可怜，”安塞尔莫轻蔑地说，“我看少得可怜。要是用来偷东西，可以。为了吃得好点，可以。为了杀人，可以。为了打仗，不行。”

“你这个老头儿，早晚坏在你这张臭嘴上。”

“我这个老头儿谁都不怕，”安塞尔莫对他说，“还有我这个老头儿没有马。”

“你这个老头儿是活腻歪了。”

“我这个老头儿会长命百岁，”安塞尔莫说，“而且我可不怕狐狸。”

巴勃罗什么也没说却拿起了背包。

“还不怕狼，”安塞尔莫说着拿起了另一个背包，“如果你是狼的话。”

“闭上你的嘴，”巴勃罗对他说，“你这个老头儿真是啰里啰唆。”

“我这个老头儿言出必行。”安塞尔莫被背包压弯了腰，“还有他现在饿啦，也渴了。快赶路吧，哭丧个脸的游击队长。带我们去找点吃的。”

罗伯特·乔丹心想，开头就真够不顺当的。不过安塞尔莫是条汉子。他想，他们好的时候真了不起啊。他们好的时候，谁都比不过他们，而他们坏的时候，谁也都不如他们那么恶毒。安塞尔莫把我们带到这儿来一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可是我不喜欢，一点也不喜欢。

好在巴勃罗在背背包而且还把卡宾枪给了他。罗伯特·乔丹觉得，也许他一直就是这副模样，也许他只是天生阴郁的人。

不对，他对自己说，不要自欺欺人啦。你不知道他过去什么样，可是你知道他现在正迅速地变坏而且毫不掩饰。而一旦他开始掩饰的时候，就已经打定了主意。一定要记住，他告诉自己。一旦他做出第一个友好的表示，那他一定已经打定主意了。不过这些马可真不错，他想，真是漂亮的马啊。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有那种巴勃罗对那些马的感情。那老头儿说得对。那些马让他发了财，他发了财就想

享受。他心里想，我猜他马上就会感觉不好了，因为他不能参加赛马会。可怜的巴勃罗，轮不到他参加赛马会。

这想法让他感觉好了一点。他笑着看前面两个人驼着背背着大背包在树林里穿行。他一整天都没和自己开玩笑，不过现在他开了一个，自己感觉好受多了。你变得越来越像他们这些人了，他自言自语地说。你也变得沮丧了。他当然对戈尔茨感到沮丧无奈。这个任务让他有点难以招架。有那么点难以招架，他想。非常难以招架。戈尔茨是快活的，而他想让他离开前也快活一下，不过他没有。

所有杰出的人，只要你稍微细想一下，就知道他们都是快活的。快活是好得多，而且快活还意味着别的。好比你还活着就已经得到了永生。这个很难说得清。不过他们所剩无几。那些快活的人没剩几个了，只剩下可怜的几个了。如果你继续想这些的话，嘿，伙计，你也剩不下了。现在别想了，老家伙，老同志。你现在是一个要炸桥的人，不是一个思想者。我饿了，他想，我希望巴勃罗是个讲究吃的人。

# 第二章

他们穿过浓密的树林，来到这小山谷的杯形上端，站在上面他看到前面的树林里隆起一座凸起的石壁，那下面一定就是营地。

那果真就是营地，而且地形选得不错，不到近前根本看不出来。罗伯特·乔丹知道，从空中看不见它。从上面看一点痕迹都没有，营地像熊窝一样隐蔽。可是，看起来却也不比熊窝防卫得更好。他们走上前去仔细地观瞧。

那凸形石壁上有一个大山洞，洞口端坐一人，他背靠岩石，伸着两腿，一支卡宾枪靠着岩石放着。他正在用刀削一根木棍，他们走过去时，他抬眼看了他们一眼，然后低头继续削木棍。

“喂，”坐着的人说，“这两个是什么人？”

“老头子和一个爆破手。”巴勃罗对他说，把背包卸下来放到洞口里面，安塞尔莫也卸下了他的背包，罗伯特·乔丹把卡宾枪取下，靠着山石放好。

“背包别搁得离洞口这么近，”削木棍的人说，他长着一双蓝眼睛，漂亮的吉卜赛人的脸上带着懒洋洋的神情，黝黑的脸色像熏黑的皮革，“那儿生着火哪。”

“你起来过去自己把它放好，”巴勃罗说，“就搁到那树旁边。”

那吉卜赛人不动弹，骂了一句粗口，接着说：“就搁那儿吧。把你自己炸死得了，”他懒洋洋地说，“这样会治好你的臭毛病。”

“你做的是什么东西？”罗伯特·乔丹在吉卜赛人身边坐下。吉卜赛人递给他看。那是一个4字形的捕猎夹，他正在削横栓。

“抓狐狸用的，”他说，“上面支一段树干充当捕猎的陷阱。它会把狐狸的背脊砸断。”他朝罗伯特·乔丹咧嘴笑着说。“是这么弄的，你看啊。”他做了个捕兽夹一扣、树干砸下去的样子，然后摇摇头，把手缩回去，张开双臂，装出被碾断脊骨的狐狸的样子。“挺好用的。”他解释说。

“他喜欢逮兔子，”安塞尔莫说，“他是个吉卜赛人。所以如果逮到了兔子就说成是狐狸。逮到了狐狸就说成是大象。”

“那如果我逮到了大象呢？”吉卜赛人问，又露出一口白牙，冲着罗伯特·乔丹眨了眨眼睛。

“你会说成坦克。”安塞尔莫对他说。

“我会俘获一辆坦克的，”吉卜赛人对他说，“我要俘获一辆坦克。到时候随便你说我逮到的是什么都行。”

“吉卜赛人讲得多，做得少。”安塞尔莫对他说。

吉卜赛人冲罗伯特·乔丹使了个眼色，继续削他的木棍。

巴勃罗早走进山洞，看不见影了。罗伯特·乔丹希望他是去找吃的东西了。他坐在吉卜赛人身边的地上，下午的阳光从树顶射下来，温暖地照在他伸直的腿上。这时他闻到了山洞里散发出来的饭菜的香味，那是食油、洋葱和煎肉在一起翻炒的香味。他饿得胃肠咕噜噜直叫。

“我们一定能俘获一辆坦克，”他对吉卜赛人说，“这个并不太难。”

“用这玩意儿吗？”吉卜赛人指指那两个背包。

“对，”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我以后教你。你可以设个陷阱。这不太难。”

“就你和我？”

“是啊，”罗伯特·乔丹说，“为什么不行？”

“嘿，”吉卜赛人对安塞尔莫说，“你把这两个背包搬到安全的地方去，行吗？这东西很宝贵。”

安塞尔莫咕哝了一声。“我去拿酒。”他对罗伯特·乔丹说。罗伯特·乔丹站起身把背包提到离洞口远点的地方，在一棵树的两边各放一个。他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绝不愿意让这两只背包挨得太近。

“给我带一杯来。”吉卜赛人对他说。

“有酒吗？”罗伯特·乔丹问，又挨着吉卜赛人坐下来。

“酒？怎么没有？满满一皮袋呢。反正半皮袋总会有的。”

“有什么吃的吗？”

“样样都有，伙计，”吉卜赛人说，“我们的伙食跟将军吃的差不多。”

“吉卜赛人在战争期间干什么？”罗伯特·乔丹问他。

“他们还是当他们的吉卜赛人。”

“这个行当不坏。”

“最好的啦，”吉卜赛人说，“你叫什么名字？”

“罗伯托。你呢？”

“拉斐尔。坦克的事是真的吗？”

“当然。怎么不是？”

安塞尔莫从洞口走出来，捧着满满一瓦缸红酒，手指勾着三只杯子的柄。“瞧，”他说，“杯子碗碟之类的，他们全都有。”巴勃罗跟在他后面。

“饭菜马上就好，”他说，“你有烟吗？”

罗伯特·乔丹站起来走过去打开一只背包，伸手摸到里面的夹层口袋，掏出一盒他在戈尔茨司令部里弄到的扁盒装的俄国香烟。他用拇指指甲划开了烟盒一边的封口，掀开盒盖，递给巴勃罗。巴勃罗拿了五六支。他用一只大手握住烟卷，拣出来一支对着光看。烟卷细长，一头有硬质咬嘴。

“卷得松，烟草不多，”他说，“这烟我知道。那个名字古怪的人也抽这种烟。”

“卡希金。”罗伯特·乔丹说着，随手把烟盒递给吉卜赛人和安塞尔莫，他们每人各拿了一支。

“多拿几支。”他说，于是他们每人又拿了一支。他又给了他们每人四支。他们手拿烟卷，向他点头致谢，烟卷的头也上下摆动，就像人们持剑行礼那样。

“对，”巴勃罗说，“那名字很古怪。”

“喝酒吧。”安塞尔莫从缸里舀了一杯递给罗伯特·乔丹，然后又给

自己和吉卜赛人各舀了一杯酒。

“没我的份儿吗？”巴勃罗问。他们都在洞口坐下。

安塞尔莫把自己的那杯酒给了他，然后进洞去再拿杯子。他走出洞来，俯身从缸里舀了满满的一杯，大家互相碰杯。

酒还不赖，有一点皮酒袋的松脂香味，但味道好极了，他舌头上只觉得清爽而香醇。罗伯特·乔丹慢慢地饮着酒，觉得一股暖意在他疲乏的身体里扩散开去。

“吃的马上就好，”巴勃罗说，“那个名字古怪的外国人，他是怎么死的？”

“他是被抓住后自杀的。”

“怎么回事？”

“他受了伤，不愿做俘虏。”

“详细经过怎么回事？”

“那我就不知道了。”他撒谎说。他明明很清楚，但他知道，这个时候讲这些不妥当。

“他要我们答应他，万一炸火车的时候受伤逃不掉，就用枪把他打死，”巴勃罗说，“他当时说话的样子就挺古怪的。”

罗伯特·乔丹想，那时候他准已经过度敏感了。可怜的卡希金啊。

“他这人对自杀特别反感，”巴勃罗说，“他对我说过。他还特别害怕被俘后受刑。”

“这一点他也告诉你了？”罗伯特·乔丹问他。

“是的，”吉卜赛人说，“他对我们大家都说过类似的话。”

“你也参与炸火车了？”

“是呀。我们都参加了。”

“他说话的样子真古怪，”巴勃罗说，“不过他非常勇敢。”

可怜的卡希金，罗伯特·乔丹想，他给这一带造成的影响一定是坏的多过好的。我要是早点知道他那时就已经这么敏感就好了，他们就可以把他抽调回去。派去执行这种任务的人不能说这种话，绝对不能说这种话。说了这种话，即使完成了任务，其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坏多于好。

“他有点奇怪，”罗伯特·乔丹说，“我看他神经有点不正常。”

“不过他搞爆破挺在行，”吉卜赛人说，“并且非常勇敢。”

“不过神经有点不正常，”罗伯特·乔丹说，“干这种事，头脑必须要特别冷静。说那种话可不行。”

“那你呢，”巴勃罗说，“如果你在炸桥时受了伤，你愿意被人丢下不管吗？”

“听着，”罗伯特·乔丹说着身体向前倾，给自己又舀了一杯酒，“听清楚我的话。如果有一天我要请你们谁帮点儿小忙的话，我会告诉他的。”

“好样的，”吉卜赛人称赞说，“这话说得像条汉子。哦！吃的来啦。”

“你已经吃过了。”巴勃罗说。

“再来两份我也吃得下，”吉卜赛人对他说，“瞧是谁拿吃的来了。”

一个姑娘端着一只大铁盘子，弯着身子从洞口钻出来，罗伯特·乔丹看见了她的侧脸，同时看到她有点异样。她微笑着说：“你好，同志。”罗伯特·乔丹也回了句“你好”，注意着尽量不去盯着她看，但也没有刻意扭头不看。她把平底铁盘放到他面前，他注意到了她那双古铜色的手很漂亮。她正微笑着看着他的脸。她有一口洁白的牙齿，她的皮肤和眼睛也是这种金铜色的。她高颧骨，两弯笑眼，嘴唇丰满端正。她的头发像金黄色的麦田，被阳光晒得色泽暗了许多，不过全剪成了短发，只比海狸皮的毛稍长一点，她冲着罗伯特·乔丹笑着，抬起古铜色的手去摩挲头发，手过之处，刚被抚平的头发随即又翘起来。她的脸很美，罗伯特·乔丹想。要是头发没剪短的话，她一定非常美。

“我就是这样梳头的，”她笑着对罗伯特·乔丹说，“快吃你的吧。别老盯着我了。在瓦利阿多里德[11]把头发剃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已经算是长出来啦。”

她坐在他对面望着他。他也看着她。她微微一笑，双手合抱着膝头。她这样双手放在膝上坐在那儿，一双长腿斜伸着，裤管口露出一截干净的小腿。他能看到她灰色的衬衫里隆起的一对小乳房的轮廓。罗伯特·乔丹每次望她的时候，都感到自己的喉咙哽塞起来。

“没有碟子，”安塞尔莫说，“就用你自己的刀吧。”姑娘在铁盘子边上摆了四把叉子，叉尖朝内。

大家直接从大铁食盘里拿东西吃，就像西班牙人的习惯那样，一句话也不说。洋葱青椒烧兔肉，加红酒的调味汁里放着青豆。菜烧得不错，兔肉烂得都脱骨，调味汁也很鲜美。罗伯特·乔丹吃了几口，又喝了杯酒。姑娘一直看着他吃。其余的人都只顾盯着自己的食物吃，

罗伯特·乔丹拿一片面包蘸干净自己面前盘里剩下的料汁，把兔骨扒拉到一边，把底下的料汁也蘸干净，然后又拿面包把叉子和自己的刀擦了擦，把刀收起来以后再把面包吃掉。他向前倾身，满满地舀了一杯酒，那姑娘还在看着他。

罗伯特·乔丹喝了半杯，可是等到向姑娘说话时，喉咙里又哽塞起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巴勃罗听见他哽塞的说话语调，瞥了他一眼，然后站起身走开。

“玛丽亚。你呢？”

“罗伯托。你在山里待了很久吗？”

“三个月了。”

“三个月？”他望着她那又密又短的头发，她局促地用手撩撩头发，那头发就像山坡上的麦田在风中泛起的麦浪一样。“头发都给剃光了，”她说，“在瓦利阿多里德监狱按规矩都得剃光头。三个月之后才长成现在的样子。我当时也在火车上，他们要把我带到南方去。火车被炸之后，很多犯人被逮住，不过我没被逮住。我跟这些人来了这里。”

“我瞅见她躲在乱石堆里，”吉卜赛人说，“当时我们正要撤退。嗬，我的老天爷，她那时候可真是够难看的。我们一路带着她，可是好几次我都觉得我们差点把她扔下不管。”

“还有个跟他们一起炸火车的，那个人呢？”玛丽亚问，“也是个金色头发的。那个外国人，他现在在哪儿呢？”

“他死了，”罗伯特·乔丹说，“四月份死的。”

“四月份？炸火车时就是四月份啊。”

“嗯，”罗伯特·乔丹说，“炸了火车十天以后死的。”

“真可怜，”她说，“他非常勇敢。那你也是干这一行的吗？”

“是的。”

“你也炸过火车？”

“是的。炸过三列。”

“在这里吗？”

“在埃斯特雷马杜拉[12]，”他说，“来这儿以前我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我们在那里干了不少事。我们有很多人在那里活动。”

“那你现在怎么到这山里来了？”

“来接替那个金黄头发的人，再者，革命以前我就对这个地区很熟悉。”

“你对这里很熟悉？”

“不，其实也不是很熟悉。不过很快我就能熟悉了。我有一张好地图，还有一位好向导。”

“那个老头子，”她点点头，“老头子人很好。”

“谢谢。”安塞尔莫对她说。罗伯特·乔丹突然意识到，在场的不只他和姑娘两个人，他还意识到，他很难正眼看这姑娘，因为这会使他说话时声音走样。他正违犯与说西班牙语的人搞好关系的两条原则中的第二条：请男人抽烟，离女人远点。他突然间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在

乎这些。很多事情他都不在乎，为什么要计较这一点呢？

“你的脸很美，”他对玛丽亚说，“我要是有幸在你的头发剃掉之前看到你就好了。”

“还会长出来的，”她说，“六个月之后就会很长了。”

“你真该见见我们把她从火车里带走时的样子。真难看得叫人恶心。”

“你是谁的女人？”罗伯特·乔丹问，他此时不想在这件事上扯个没完，“是巴勃罗的吗？”

她望着他大笑，然后打了他膝盖一下。

“巴勃罗？你见过巴勃罗？”

“哦，那是拉斐尔的啰。我见过拉斐尔。”

“也不是拉斐尔。”

“她不属于任何男人，”吉卜赛人说，“这个女人挺怪。她不属于任何男人。不过她饭菜烧得不赖。”

“真的不属于任何男人？”罗伯特·乔丹问她。

“不属于任何男人。不属于。不管是说笑话，还是说正经的，都不属于任何男人。也不属于你。”

“是吗？”罗伯特·乔丹说，他感到喉咙里又哽塞起来了，“好啊。我没时间跟女人打交道，这倒是真的。”

“连十五分钟也没有吗？”吉卜赛人戏弄地问，“一刻钟工夫也没

有？”罗伯特·乔丹不回答。他望着玛丽亚姑娘，觉得喉咙里哽塞得不敢开口说话了。

玛丽亚望着他笑，脸突然红了，但仍旧盯住他看。

“你脸红了，”罗伯特·乔丹对她说，“你经常脸红吗？”

“从来没有。”

“你现在就正在脸红呢。”

“那我就到山洞里去了。”

“别走，玛丽亚。”

“不，”她说，不冲他笑了，“我现在就到里面去。”她收拾起刚才他们吃饭用的铁盘子和四把叉子。她不自然地走着，像匹小马驹，不过同时也像小马驹那般仪态优美。

“你们还用杯子吗？”她问。

罗伯特·乔丹仍旧望着她，她又红起了脸。

“别盯得我脸红，”她说，“我不喜欢这样。”

“别拿走，”吉卜赛人对她说，“喝一杯吧。”他从粗陶酒缸里满满地舀了一杯递给罗伯特·乔丹，他正看着姑娘端着沉重的铁盘低着头弯腰钻进山洞。

“谢谢。”罗伯特·乔丹说。她走了进去之后，他的声调又恢复了常态，“这是最后一杯了。我们已经喝得够多了。”

“我们来把这一缸喝光，”吉卜赛人说，“还有大半皮袋酒呢。那可

是我们用马驮来的啊。”

“那次是巴勃罗的最后一次出击，”安塞尔莫说，“打那以后他啥也不干喽。”

“你们有多少人？”罗伯特·乔丹问道。

“七个男的，两个女的。”

“两个？”

“对。一个是巴勃罗的老婆。”

“她在哪儿呢？”

“在山洞里。那姑娘凑合会做些饭菜，我刚才说她做得好是为了让她高兴，她主要是给巴勃罗的老婆打下手。”

“巴勃罗的女人，她这人怎么样？”

“有点野，”吉卜赛人露齿笑笑，“实在太野了。如果你觉得巴勃罗长得算丑的话，那你得见见他老婆。那女人很勇敢，比巴勃罗勇敢一百倍。就是有点野。”

“想当初巴勃罗也很勇敢，”安塞尔莫说，“想当初巴勃罗也是很厉害的。”

“他杀的人比霍乱致死的还多，”吉卜赛人说，“革命刚开始时，巴勃罗杀的人比得伤寒病死的还多。”

“可是时间一长，他就不行了，”安塞尔莫说，“他变得非常差劲，非常怕死。”

“可能是因为当初杀人太多，”吉卜赛人寓意很深地说，“巴勃罗杀死的人比鼠疫害死的还多。”

“这是一部分原因，他还贪财，”安塞尔莫说，“而且他喝酒太凶。现在他想像斗牛士一样退休。可是他没法退休。”

“他要是越线跑到那边，人家一准儿会扣下他的马，征他入伍，”吉卜赛人说，“我也不喜欢在部队里当兵。”

“别的吉卜赛人也不喜欢当兵。”安塞尔莫说。

“为什么喜欢？”吉卜赛人问，“谁愿意进部队？我们干革命是为了进部队吗？我愿意打仗，可不愿待在部队里。”

“还有些人，他们在哪里？”罗伯特·乔丹问。他刚喝了酒，这会儿酒劲上来觉得很舒服，昏昏欲睡。他仰天躺在树林的地上，透过树梢看见午后的小片云朵在西班牙的高空中徐徐飘移。

“有两个在洞里睡觉呢，”吉卜赛人说，“两个在山上咱们架枪的地方放哨。还有一个在山脚放哨，说不定他们都睡着了。”

罗伯特·乔丹翻过来侧身卧着。

“什么枪？”

“那枪名字挺怪，”吉卜赛人说，“我一下子想不起来。是一架机关枪。”

罗伯特·乔丹想，一定是支自动步枪。

“有多重？”他问。

“一个人能扛得动，不过挺沉。那枪有三条可以折起来的支架。那

是我们上回打大仗缴获的。就是搞到酒之前的那一次。”

“你们那支枪有多少子弹？”

“多的是，”吉卜赛人说，“满满一大箱子，沉得说了你都不相信。”

罗伯特·乔丹心里盘算，听他这么说差不多有五百发。

“弹膛是圆盘还是长带的？”

“上子弹用的是枪上面的圆铁盒。”

罗伯特·乔丹心想：好家伙，是架刘易斯轻机关枪[13]。

“你懂机关枪吗？”他问那老头儿。

“不懂，”安塞尔莫说，“一点也不懂。”

“你呢？”他问吉卜赛人。

“这种枪打起来快极了，枪筒越打越烫，烫得手一碰就烧破皮。”吉卜赛人神气地说。

“这谁不知道！”安塞尔莫不屑地说。

“也许吧，”吉卜赛人说，“不过既然他要我讲讲机关枪怎么回事，我就告诉他呗。”他接着补充说，“再有，它和普通步枪不一样，这个只要你扣住扳机，就能打个不停。”

“只要不卡壳，子弹没打光或者枪筒不被烫软。”罗伯特·乔丹用英语说。

“你说啥？”安塞尔莫问他。

“没什么，”罗伯特·乔丹说，“我只是用英语说说未来的事。”

“这可怪了，”吉卜赛人说，“用英国话来说未来的事。你会看手相吗？”

“不会，”罗伯特·乔丹说着又舀了一杯酒，“不过，要是你会的话，我倒希望你给我瞧瞧，告诉我接下来三天里要发生什么事。”

“巴勃罗的老婆会看，”吉卜赛人说，“不过她脾气暴躁，性情挺野，她肯不肯给你瞧，我可说不准。”

罗伯特·乔丹坐起来，喝了口酒。

“走，我们去见见巴勃罗的老婆吧，”他说，“如果真是你说的这样，我们去试试看，不行就算了。”

“我可不想去找她，”拉斐尔说，“她最讨厌我。”

“为什么？”

“她拿我当混子。”

“这真不公平。”安塞尔莫嘲弄地说。

“她讨厌吉卜赛人。”

“这真是个错误。”安塞尔莫说。

“她有吉卜赛血统，”拉斐尔说，“她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他露齿笑道，“只是她的舌头太伤人，像条牛鞭子。她那条舌头能把人的皮给扒下来，撕成一条一条的。她真野得不得了。”

“她和玛丽亚姑娘相处得怎么样？”罗伯特·乔丹问。

“好着呢。她疼那丫头。有谁敢去接近这丫头，打她主意的话——”他摇摇脑袋，啧啧地说道。

“她待那姑娘真不错，”安塞尔莫说，“照顾得好着呢。”

“我们炸了火车把她带回来时，她奇怪得很，”拉斐尔说，“她一声不吭，哭个不停，谁一碰她，她就浑身抖得像只落水狗。最近才好了点，最近她好多了。她今儿个很好，她刚才跟你说话的时候就非常好。我们炸掉火车后本打算扔下她得了，为她这么个愁眉苦脸难看极了的人耽误工夫不值当。可是老太婆在那丫头身上系了根绳子，等她走不动时，老太婆就用绳子抽她，逼她走。后来，她实在走不动了，老太婆就把她扛在肩上。等老太婆扛不动了，就由我来扛。当时我们爬的那山上金雀花和石楠长得老高，有胸口这么高。等到我也扛不动了，就由巴勃罗来扛。老太婆强迫我们扛她的时候，骂得可凶着哪！”他想起来就不住地摇头。“没错，这丫头腿长身子却不沉。瘦骨头没什么分量。不过当时我们不得不一会儿停下来把她放下开枪打仗，一会儿再把她扛起来，那时候她可真够沉的。可那老太婆呢，用绳子抽打巴勃罗，替他拿步枪，当他要把丫头扔下时，老太婆就把枪塞到他手里，逼他把丫头再背起来。她一边替他上子弹，一边咒骂他。老太婆把他子弹袋里的子弹掏出来，一边装进弹膛，一边咒骂他。当时天刚擦黑，要是到了晚上事情就不好办了。不过幸好，没碰到骑兵队。”

“那次炸火车肯定是艰苦极了，”安塞尔莫说，“我当时不在场，”他向罗伯特·乔丹解释，“当时参加的有巴勃罗的手下和‘聋子’的那些手下。今晚我们就要见到‘聋子’和这一带山里的另外两帮人。我当时到战线的另一边去了。”

“还有那个名字很古怪的金黄头发的人——”吉卜赛人说。

“卡希金。”

“对。我总叫不上这个名字。我们还有两个人带了一架机关枪，他们也是部队上派下来的。他们带不走机关枪，就把枪扔下了。机关枪当然没有这丫头沉，要是老太婆当时管住他们的话，他们肯定可以把枪带走的。”他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不住地摇头，接着说道，“我这辈子还从没见过像那次爆炸的场面。火车直直地开来，我们老远就看到了。我当时心里紧张极了，现在讲不上来。我们远远地望见火车喷出的蒸汽，然后听到汽笛声。接着，火车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地径直就开过来了，车体越来越大。紧接着，突然就一声轰鸣，爆炸了。火车头的前轮被炸得腾空飞了起来，一团黑烟冒了起来，地皮好像都被整个翻腾起来，火车头好像在梦境里似的在一片升腾的灰尘和枕木中间被炸得飞起来老高，然后偏着歪倒在地上，好似一头受了伤的野兽，炸飞的泥巴块儿还掉到我们身上。随后，锅炉一声爆响，一片白色蒸汽迸发出来。机关枪打了起来，嗒—嗒—嗒—嗒！”吉卜赛人这时握紧双拳，跷起了两个大拇指，在身前上下摆动，好像在开一架想象中的机关枪。“嗒！嗒！嗒！嗒！嗒！嗒！”他欣喜若狂，“我这辈子从没见过那种场面，只见敌人的部队从火车里逃奔出来，机关枪对准他们响个不停，他们一个个倒下去。就在这个时候，我一出神手碰到了机关枪上面，枪筒滚烫，老太婆一下子给了我一个嘴巴，嚷嚷着：‘快开枪呀，你这笨蛋！快开枪呀，不然我把你的脑瓜踩个稀烂。’我接着开枪，不过要把那枪摆稳还真不容易，敌人正朝远处的山上跑去。后来我们下去，到火车边看看有没有什么可搬回去，有个军官用手枪逼着士兵，赶他们向我们反扑。他不停地挥舞手枪，对他们大声叫喊，我们都朝他开枪，可谁也没打中。然后有几个敌人卧倒射击，那军官拿着手枪在他们背后跑来跑去，我们还是打不中他，机关枪被火车挡住，没法朝他射击。那军官开枪打死了两个卧倒的士兵，可其他大兵还是不肯起来，他就骂他们，最后他们才三三两两地爬起来，向我们和火车冲了过来，然后又卧倒射击。我们就开始撤退，机关枪仍在我们头顶上嗒嗒嗒地响着。我就在那个时候发现了这丫头，她从火车里逃到了乱石间，跟我们一起逃。就是这些部队死死咬住我们，追我们一直追到晚上。”

“当时的情况肯定是够惊险的，”安塞尔莫说，“真够紧张的。”

“我们只干了这么一件好事情，”一个深沉的声音说，“你现在在干什么，你这个没羞没臊的吉卜赛私生子、懒酒鬼、孬种，你在干什么呀？”

罗伯特·乔丹看见面前的这个女人五十来岁，个子差不多跟巴勃罗一般高，身材也是滚圆的，穿着农民的黑裙子和坎肩，粗壮的腿上套着厚羊毛袜，脚下是一双黑色绳底鞋，褐色的脸好似一尊花岗石雕像。她的一双手粗大但很好看，浓密的黑鬈发在脖子后面挽了个发髻。

“回答我！”她对吉卜赛人说，也不理会有别人在场。

“我在跟同志们说话。这个人是爆破手。”

“这我都知道，”巴勃罗的老婆说，“现在给我滚开，到山顶上换安德烈斯的班去。”

“好，我走，”吉卜赛人说，“我走。”他转身对罗伯特·乔丹说，“吃饭时再见。”

“你想得倒美，”妇人对他说，“我看你今天已吃过三顿饭了。现在马上去把安德烈斯给我换回来。”

“你好，”她对罗伯特·乔丹说，微笑着伸出手来，“共和国那边一切都好吗？”

“很好，”他说着也紧紧地握了握她的手，“共和国和我都好。”

“我很高兴。”她对他说。她微笑着紧盯着他的脸看。他注意到她的一双灰色的眼睛很好看。“你是来找我们再炸一次火车的吗？”她

问。

“不是，”罗伯特·乔丹对她开诚布公地说道，“这次是来炸桥的。”

“那没什么，”她说，“一座桥没什么了不得的。我们现在有马，什么时候再炸火车？”

“以后再说吧。这桥很重要。”

“那丫头告诉我，跟着我们一起炸火车的那位同志死了。”

“是的。”

“怪可惜的。我从没见过那样的爆炸。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我挺喜欢他的。现在不能再炸一次火车吗？如今这山里有不少人。有点太多了，找点吃的东西都有困难。最好还是撤出去，我们有马了。”

“我们必须炸掉这座桥。”

“桥在哪里？”

“就在附近。”

“那正好，”巴勃罗的老婆说，“我们把这里的桥统统炸掉了再走。我讨厌这里，人太集中。这没有什么好处，死气沉沉得叫人厌烦。”

她看到树林里巴勃罗的人影。

“醉鬼！”她向他喊着，“醉鬼。烂酒鬼！”她兴冲冲地转身对着罗伯特·乔丹。“他拿着一袋子酒独个儿躲在林子里喝酒，”她说，“他整天喝个没完。这样混日子会把他毁了的。小伙子，你来了我很高兴。”她拍了拍他的背脊。“啊，”她说，“你长得比外表看起来的样子要结实得多啊，”她用手轻抚着他的肩膀，触摸到他法兰绒衬衫里的肌肉，“很

好，你来了我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

“我们会彼此了解的，”她说，“喝杯酒吧。”

“我们已经喝了一些了，”罗伯特·乔丹说，“你喝吗？”

“我吃饭时才喝酒，”她说，“我一喝酒心里就火烧火燎的。”她接着又看了眼巴勃罗。“醉鬼！”她嚷着说，“烂酒鬼！”她冲罗伯特·乔丹摇摇头。“他这人以前还是不错的，”她对他说，“可现在完蛋了。还有一桩事你听我说。要善待那丫头，爱护她。那个玛丽亚，她吃过苦头。你明白吗？”

“明白。你说这个干什么？”

“她见了你之后回到山洞里，我看出了她的心事。我发现她走出山洞前就一直在打量你。”

“我跟她开了几句玩笑。”

“她本来心情很糟，”巴勃罗的老婆说，“现在她好多了，她该离开这里了。”

“那当然，可以让安塞尔莫把她送过火线去。”

“炸了桥，你和安塞尔莫就把她带走吧。”

罗伯特·乔丹觉得喉咙哽住了。“也许行吧。”他说。

巴勃罗的老婆看着他不住地摇头。“唉，罢了，”她说，“难道男人都是这副德行？”

“我什么也没说啊。她长得很漂亮，这你也知道的。”

“不，她不是长得漂亮。你的意思是说，她开始变得漂亮了，对吧？”巴勃罗的老婆说，“男人呀，我们女人把他们生出来，真叫我们觉得可耻。算了，不说这些。说正经的，共和国里就没有收留她的地方吗？”

“有，”罗伯特·乔丹说，“那些地方还不错，在东海岸瓦伦西亚那一带。别的地方也有。那儿的人会很好地对待她的，她可以带孩子。那里有不少从农村撤出来的孩子。那儿的人会教她怎么工作的。”

“那正是我希望的，”巴勃罗的老婆说，“巴勃罗已经在打她的主意了，这又会毁掉他的。他见到她就心里发痒。最好她马上就走。”

“这件事结束以后，我们可以把她带走。”

“如果我信任你的话，你愿意从现在开始就爱护她吗？我跟你说这话就当咱们是老相识了。”

“人们熟悉了以后，”罗伯特·乔丹说，“就应该这么样。”

“坐吧，”巴勃罗的老婆说，“我不用你保证，该发生的总会发生。但是，如果你不肯带她走，我就要你保证。”

“为什么说如果我不肯带她走就要向你保证呢？”

“因为我不希望你走了以后让她在这里发疯。我见过她发疯似的模样，不像现在这样，但也够我受的了。”

“炸完桥我们一定带她走，”罗伯特·乔丹说，“只要炸完桥我们还活着，我们一定带她走。”

“我不爱听你这么说话。这么说话绝对没啥好事。”

“我这样说是要向你保证，”罗伯特·乔丹说，“我不是那种爱说丧气话的人。”

“我看看你的手。”那妇人说。罗伯特·乔丹把手伸出来，妇人摊开他的手放在她自己的大手上，用大拇指在他手掌上来回指点，仔细端详，然后松开他的手。她站起身来。他也站了起来。她敛起笑容，阴着脸看着他。

“你从我手上看到了什么？”罗伯特·乔丹问她，“我不信手相。你不会吓倒我的。”

“没什么，”她对他说，“我没看出什么。”

“不对，你看出来了。我只是好奇而已。我从不信这东西。”

“那你信什么？”

“我相信的东西很多，可不信这东西。”

“相信什么？”

“相信我的职责。”

“是的，我看出这点来了。”

“跟我说说，另外还看出什么来了。”

“没看出别的来，”她不痛快地说道，“你是说过炸桥很难是吗？”

“不。我说炸桥很重要。”

“可是炸桥也很困难。”

“是的。我现在得下山去看看桥了。你这里有多少人？”

“有点用的有五个。吉卜赛人是废物，虽然他心肠不坏，他心地很好。巴勃罗这人，我不再信任他了。”

“聋子’那边有多少人顶用？”

“差不多有八个吧。今晚我们就能弄清楚了。他要过这儿来。他为人很踏实。他也有点炸药，不是很多。你和他谈谈吧。”

“你派人去找他了？”

“他每天晚上都来。他是邻居，也是同志和朋友。”

“你看他为人怎么样？”

“他人很不错，而且很踏实。在上次炸火车那件事上，他真了不起。”

“其他那几帮里的人手呢？”

“如果通知及时的话，能召集到五十来个带步枪的人手，比较靠谱的。”

“有多靠谱？”

“要看情况严重程度来定。”

“每支枪有多少发子弹？”

“大概有二十发。要看他们愿意带多少来参加这次行动——如果他们愿意来参加这次行动的话。你别忘了，炸桥这种事，既弄不到钱，也捞不着战利品；而且尽管你没明说，也知道危险是小不了的；再

者，完了事还得从这一带山里撤走。很多人会反对炸桥的。”

“这很清楚。”

“如此看来，能不提这事就不提。”

“我同意。”

“那么等你勘探过了桥，我们今晚就和‘聋子’谈谈。”

“我现在就跟安塞尔莫下山去。”

“那么把他叫醒吧，”她说，“你要带支卡宾枪吗？”

“谢谢，”他对她说，“带一支固然好，不过我不会用的。我是去侦察，不是去找麻烦的。谢谢你把这些情况告诉我。我非常喜欢你直来直往的说话方式。”

“我说话喜欢坦率。”

“那么就告诉我你在我手上看出了什么吧。”

“不，”她说着，摇摇头，“我没有看出什么。快去看桥吧。我会照管你的装备的。”

“把背包盖起来，谁也不让碰。搁在那儿比山洞里好。”

“一定盖好，不准任何人碰它，”巴勃罗的老婆说，“快去看你的桥吧。”

“安塞尔莫。”罗伯特·乔丹用手按按老头儿的肩膀。老头儿正把脑袋枕在双臂上躺着熟睡呢。

这时老头儿抬起头。“是，”他说，“不用说了。我们走吧。”

# 第三章

最后的二百码路程，他们小心翼翼地在树荫下从这棵树移动到那棵树，这时，穿过陡峭的山坡尽头的几棵松树，距离那桥就只有五十码了。阳光越过褐色的山肩照过来，险峻的峡谷间的辽阔空间将那座桥衬托得黑魆魆的。那是一座单孔铁桥，两头各有一个岗亭。桥面很宽，足以两辆汽车并行其上。那铁桥坚固优美，横跨深谷，下面是深深的谷底，白浪翻滚的河水淹过大块圆石，奔向山口那边的主流。

阳光正直射着罗伯特·乔丹的眼睛，那座桥只显现出一个剪影。随着太阳落到圆滚滚的褐色山头后边，阳光逐渐减弱，他透过树林眺望着山头，这时他不再直视着刺眼的阳光，竟发现山坡是一片葱翠的新绿，山峰下还有一片片积雪。

接着在那短暂的余晖中，他又看向那突然间格外真切的铁桥，仔细观察它的结构。要炸掉这座桥并不难。他一面看着，一面从胸口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迅速地在上面勾勒了几张素描草图。他在本子上画图时并没有计算需要多少炸药。留待以后再计算。他在盘算把炸药安放在哪里才能炸断桥面的支撑，把桥的一部分炸塌到峡谷里去。得放置五六个炸药包，同时引爆，就能稳稳当当地、准确无误地把桥炸掉；不行的话，用两个大炸药包也差不多能完成任务。那就要准备非常大的炸药包，放在桥的两侧同时引爆。他兴奋地快速勾画着草图，他为了终于开始动手干起来而欢喜。他把笔记本合上，把铅笔插进本子护封内的皮套里，然后把笔记本藏进上衣口袋里，扣好袋盖。

他画草图的时候，安塞尔莫观察着公路、铁桥和岗亭。他觉得他

们离桥太近不安全，直到草图画完，他才松了一口气。

罗伯特·乔丹扣好衣袋盖后，匍匐在一棵松树后面瞭望。安塞尔莫把手搭在他胳膊肘上，伸出一根手指在旁边指点。

公路这一头正对着他们的那个岗亭里坐着一个哨兵，膝间夹着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他抽着烟，头上戴着一顶绒线帽，身上披着件毯子式的披风。相距五十码，看不清他脸上的五官。罗伯特·乔丹举起望远镜，尽管现在没有一点阳光，他还是两手捏成空拳，小心地围着镜片，以免产生反光被哨兵发现。桥上的栏杆看得非常清晰，仿佛一伸手就能摸到似的，而那哨兵的脸也看得清清楚楚，就连他那凹陷的腮帮子、香烟上的烟灰和刺刀上闪亮发光的油迹都看得一清二楚。那是一张农民的脸，高颧骨、凹腮帮，满脸的胡子楂，浓眉毛遮住眼睛，一双大手握着枪，毯子式的披风下面露出笨重的长筒靴。岗亭墙壁上挂着一只磨得发黑的皮酒袋，还有一些报纸，但没有电话机。当然，可能在他看不到的另外一边有架电话机；但是看不到岗亭四周有通到外面的电线。沿公路有一条电话线通过铁桥。岗亭外边有一只炭火盆，是用一只旧汽油桶做的，截去了桶顶，桶壁上凿了几个洞，架在两块石头上，但盆里没生火。有几只烧黑了的空铁罐埋在火盆下面的灰里。

罗伯特·乔丹把望远镜递给趴在他身边的安塞尔莫。老头儿笑着摇摇头。他用手指敲敲自己眼睛边的太阳穴。

“我看见过他。”他用西班牙语说。他努着嘴讲话，嘴唇几乎不动，声音比耳语还低。罗伯特·乔丹冲着他笑，而他一手指着哨兵，另一手的食指在自己脖子上划了一下，罗伯特·乔丹点点头，但没有笑。

桥另一头的岗亭背对着他们，朝着公路下段，因此他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这条公路很宽，浇过柏油，铺得很厚实，在较远的那个桥堍处向左弯过去，然后再绕一个大弯子向右面拐出去，就看不见了。

眼前的这一段公路是凿掉了峡谷内侧那一边坚硬的石壁，在旧路面的基础上加宽的；从山口和桥上望下去，公路的左边，也就是西边，靠着陡峭的峡谷的一侧，竖着一排凿下来的石块做的防护用的界石。这里的峡谷十分幽深，架桥下川流的溪水和山口的主流在这里汇合。

“另外那个哨所在哪儿？”罗伯特·乔丹问安塞尔莫。

“从那个拐弯再过去五百米。在靠着石壁盖的那间养路工的小屋边上。”

“有几个人？”罗伯特·乔丹问。

他又拿起望远镜望望那个哨兵。只见哨兵正往岗亭的木板墙上掐熄烟卷，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烟袋包，摊开那熄掉的烟蒂的烟纸，把剩下的烟丝倒回烟袋里。哨兵站起身来，把步枪靠着岗亭的墙放好，伸了下懒腰，然后重又拿起步枪，挎在肩膀上，走到桥面上来。安塞尔莫赶忙把身体贴在地上，罗伯特·乔丹把望远镜塞进衣袋，脑袋闪在一棵松树后面。

“一共有七个士兵和一个班长。”安塞尔莫贴着他的耳朵说，“我从吉卜赛人那儿打听来的。”

“他一停下来，我们就走，”罗伯特·乔丹说，“我们靠得太近了。”

“你想看的都看到了？”

“嗯，都看到了。”

过了一会儿，太阳西沉，最后一点阳光消失在他们身后的山上。天气马上冷起来，天色也暗了下来。

“你觉得怎么样？”安塞尔莫低声问。他们望着那哨兵，看着他跨

过桥面朝另一个岗亭走去，他的刺刀在太阳的余晖中闪闪发亮，他披着那件形状古怪的毯子式的外衣。

“很好，”罗伯特·乔丹说，“非常好。”

“我很高兴。”安塞尔莫说，“那我们走吧？他现在发现不了我们。”

哨兵背对着他们站在桥的那一头。峡谷里传来溪水在圆石间流过时的淙淙声。突然，夹在流水声中响起了另一种声音，一种持续不断的隆隆声。他们看到哨兵抬起头来，把帽子推到脑后。他们转头看去，只见空中有三架排成V字队形的单翼飞机，在还有着些许微弱阳光的高空中格外显眼，银光闪闪。飞机划过天空，快得令人难以置信，马达声震天响个不停。“是咱们的吗？”安塞尔莫问。

“好像是咱们的。”罗伯特·乔丹说，不过他知道，飞得这么高根本没法判断是哪一方的。可能是我方的，也可能是敌方夜间的巡逻机。不过人们总是说我们的是驱逐机，因为这会让人感到轻松，轰炸机可就另当别论了。

显然，安塞尔莫也有同感。“是我们的飞机。”他说，“我认识这些飞机。这些是蝇式的。”

“没错，”罗伯特·乔丹说，“我看着也像是咱们的蝇式机。”

“就是蝇式的。”安塞尔莫说。

罗伯特·乔丹本可以拿着望远镜对准飞机看，马上就能见分晓，但他觉得还是不看为好。今晚，不管这些飞机是哪一方的，对他来说都一样。如果把这些飞机当做我们的会让老头儿高兴的话，他何苦要令他失望呢。飞机现在正飞出视线，朝塞哥维亚方向飞去，它们看起来不像是俄国人改装的那种绿色机身、红色翼端、机翼装在机身下面的波音P32型飞机，西班牙人把这种飞机叫做蝇式机。颜色看不清，但

式样显然不对头。不对。那是返航的法西斯巡逻机队。

哨兵仍旧背着身，站在远处的岗亭边上。

“我们走吧。”罗伯特·乔丹说着，开始往山上小心翼翼地爬着，依循着地势，躲开桥对面的视野。安塞尔莫在他身后一百码远的地方跟着。罗伯特·乔丹走到一处从桥上望不见他们的地方停了下来，老头儿赶了上来，走到他前面带路，不慌不忙地摸黑爬着，穿过山口，爬上那陡峭的山坡。

“咱们的空军真了不起啊。”老头儿高兴地说。

“是的。”

“我们肯定打胜仗。”

“我们必须胜利。”

“是啊。胜利以后你可一定要来这儿打打猎。”

“打什么？”

“野猪、熊、狼、野山羊……”

“你喜欢打猎？”

“是啊，老弟。比别的啥东西都喜欢。我们村老老小小都打猎。你不喜欢？”

“不喜欢，”罗伯特·乔丹说，“我不喜欢杀生。”

“我呀，正相反，”老头儿说，“我不喜欢杀人。”

“除了那些脑子坏掉的人，谁都不喜欢杀人。”罗伯特·乔丹说，“可是在必要的时候，我并不反对，尤其是为了我们的事业。”

“打猎可是另一码事，”安塞尔莫说，“我现在没有家，以前的家里藏着我在山下树林里打的野猪的獠牙，还有狼皮。那是冬天我在雪地里打的。有一条狼挺大，十一月有天晚上，我回家路上，在村边的黑地里把它打死的。我家地上铺了四张狼皮哩。它们都给踩旧了，不过毕竟是狼皮啊。还有我在高岗上打的野山羊的犄角和一只老鹰，请阿维拉的一个剥制禽鸟标本的手艺人加工了一下，翅膀是扑展开的，瞪着黄黄的眼睛，跟活的一个样。这只鹰好看极了，我一看到这些东西心里就高兴。”

“嗯，是啊。”罗伯特·乔丹说。

“我们村里的教堂门上钉着一只熊掌，那是我春天打的，当时我发现它在山坡上的雪地里用那只爪子正在扒拉一根木头。”

“那是哪年的事？”

“六年前的事了。那只熊掌跟人的手挺像，不过爪子很长，已经干瘪了，透过掌心直钉到教堂门上，我每次看见，心里就美。”

“因为骄傲吗？”

“想起初春时候在那山坡上跟那头熊遭遇的事，确实让我感到骄傲。不过说到杀人，杀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人，想起来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你不能把人的手掌钉到教堂的门上。”罗伯特·乔丹说。

“不行。这种丧尽天良的事真是想都不敢想，不过，人的手掌跟熊掌很像。”

“人的胸部跟熊的胸部还像呢，”罗伯特·乔丹说，“熊剥掉了皮，它的肌肉有很多和人的肌肉相像的地方。”

“是啊，”安塞尔莫说，“吉卜赛人都把熊看做人的兄弟。”

“美洲的印第安人也是这样，”罗伯特·乔丹说，“他们杀了熊会向熊道歉，求它原谅，他们把它的脑袋放在树上，临走前请求它的宽恕。”

“吉卜赛人把熊当做人的兄弟，是因为熊剥掉了皮以后，身体和人的是一样的，熊也喝啤酒，也喜欢听音乐，也喜欢跳舞。”

“印第安人也这么认为。”

“那印第安人是吉卜赛人喽？”

“不是。不过他们对熊的看法是一样的。”

“这倒不假。吉卜赛人把它当做人的兄弟，还因为它也爱偷人东西。”

“你有吉卜赛血统吗？”

“没有。不过我见过不少吉卜赛人，对他们很了解。参加革命以来见到的就更多了。这山里就有不少。他们并不认为杀掉外族人是罪过，他们不承认这一点，不过这是事实。”

“跟摩尔人一样。”

“对。吉卜赛人有很多规矩，可他们自己却不承认。打仗时很多吉卜赛人又变得跟古时候的吉卜赛人一样坏了。”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打仗。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战斗。”

“没错，”安塞尔莫说，“他们只知道现在是在打仗，以为大家又像古时候那样杀人可以不用受惩罚了。”

“你杀过人吗？”相处了一天，两人混得熟络了，现在天色又黑，罗伯特·乔丹便这么直接地问起来。

“杀过，杀了好几次。不过我并不乐意。在我看来，凡杀人者都有罪，哪怕是杀那些我们非杀不可的法西斯坏蛋。我认为熊和人不一样，我才不信吉卜赛人那套蛊惑人心的鬼话，说什么人跟畜生是兄弟。不对。只要是杀人，我就反对。”

“可是你杀过人的。”

“是呀。而且还得继续杀，不过，只要我能活下去，我就要好好儿地过活，不伤害任何人，这样才会被人宽恕。”

“被谁宽恕？”

“谁晓得？既然我们在这儿不再信天主，不再信圣子和圣灵了，还有谁来宽恕我们呢？我不知道是谁。”

“你们不再信天主了？”

“是的，老弟。当然了。要是有天主在的话，他绝不会让我所见到的这一切发生。让人们信天主吧。”

“人们是需要天主的。”

“我从小就信教，我当然想念天主。不过现在已经由不得自己了。”

“那么就是你自己宽恕了你杀人的罪过喽。”

“就是这么回事，”安塞尔莫说，“既然你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看一定就是这样。不过，不管有没有天主，我都认为杀人是罪过。我觉得杀人可不是儿戏。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我才杀人，我可不是巴勃罗那样的人。”

“要打胜仗，就必须杀人。这是真理。”

“那倒是。打仗就得杀人。不过我总想些稀奇古怪的事。”安塞尔莫说。

他们正并肩摸黑走路，他低声说着话，一边爬山，一边不时回过头来：“我连主教都不愿杀。也不想杀财主老爷。我想让他们后半辈子跟我们一样，天天下地干活，跟我们一样到山里砍柴，这样他们就会明白，人生在世该怎么活。让他们在我们睡觉的地方睡觉，让他们吃我们吃的饭菜。不过，最要紧的是让他们干活，这样他们才能长教训。”

“他们活下来还会再奴役你的。”

“只是杀了他们却不给他们教训，”安塞尔莫说，“并不能把他们斩尽杀绝，因为他们会种下更深的仇恨的种子。监牢也没用，监牢只会造成仇恨。应该让敌人得到教训。”

“不过你还是杀了人的。”

“嗯，没错。”安塞尔莫说，“杀过好几次，以后还得杀，但是我不想，那是罪过。”

“那么那个哨兵呢？你刚才还开玩笑扬言要杀掉他呢。”

“那是玩笑话。我是可以杀掉他。因为那是我们的任务，必须要杀，而且我问心无愧。但是不管怎样心里终究是不想的。”

“就把这些哨兵留给那些喜欢杀人的人吧，”罗伯特·乔丹说，“八个加五个，一共十三人，让喜欢杀人的人去杀吧。”

“喜欢杀人的人可不少呢，”安塞尔莫在黑暗里说，“我们当中这种人比愿意上战场打仗的人多。”

“你上过战场吗？”

“还没，”老头儿说，“革命刚开始那会儿，我们在塞哥维亚打过仗，不过我们打败了。我跟着别人一起逃命。我们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干，而且我只有一杆打大号铅弹的猎枪，可人家民防军有毛瑟枪。距离一百码用大号铅弹就打不中他们了，更何况他们在三百码外，他们倒可以随心所欲地像打兔子似的打我们。他们枪法又快又准，我们在他们面前简直就跟绵羊一样。”他停了一会儿，接着问，“你看炸桥的时候会打仗吗？”

“有可能。”

“我打仗没有一次不逃跑的。”安塞尔莫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打。我是老头子啦，一直搞不明白。”

“我来帮你。”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那你一定打过很多次仗了？”

“有那么几次。”

“炸桥这事你怎么看？”

“我首先考虑的是炸桥，那是我的任务。把桥炸掉并不难。我们之后再做别的部署，准备工作要做好。这一切都得记下来。”

“这里没几个认字的。”安塞尔莫说。

“要考虑到大家的理解程度，把情况写清楚，尽量写得每个人都能看懂。”

“给我分派什么任务我都干，”安塞尔莫说，“不过，想起塞哥维亚的情形，假使要打，甚至于大打一仗，最好先跟我讲明白，遇到各种情况，我得怎么干，免得逃跑。记得在塞哥维亚时我老是想逃跑。”

“我们俩会在一起的，”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的。”

“那就行了，”安塞尔莫说，“让我干的，我准都能干好。”

“如果战斗打起来的话，对我们来说就是炸桥和战斗。”罗伯特·乔丹说，他觉得在黑暗中这样说有点像做戏，但是用西班牙语讲起来很带劲。

“那可是头等大事。”安塞尔莫说。罗伯特·乔丹听他说话很直率、不含糊、不做作，既不像说英语的民族那样故意含蓄，也不像说拉丁语的民族那样夸夸其谈。他觉得能遇上老头儿这样的人实在很幸运，他看完了桥，设想出了一个简化的解决方案。只有对哨所进行突然袭击，才能用常规的办法炸掉它。他这时对戈尔茨的命令，对这些命令的必要性起了反感。他反感的是这些命令会给他，以及这个老头儿带来的后果。对于不得不执行这些命令的人来说，这当然很棘手。

这个想法可不对啊，他对自己说，不管是你还是别人，谁都没法保证不遭遇不测。你和这个老头儿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你们只是完成任务的工具而已。有些命令非执行不可，这不是你们的原因。这座桥非炸掉不可，因为这座桥跟这次战争中所发生的一切一样，可能是人类未来命运的转折点。你只有一件事，而且此事非做不可。只有一件事，妈的，他想。如果只此一件事，那倒容易。他对自己说，别愁了，你这个说空话的野杂种，还是想想别的事情吧。

于是他想起了玛丽亚姑娘，想起了她的皮肤、头发和眼睛，全是一样的金褐色。头发的颜色比她的皮肤要深些，不过皮肤被阳光晒得越来越黑，头发就会显得淡了。她皮肤表面上看起来是浅金色的，其实从内部透出更深的底色。她的皮肤一定很光滑，整个身体一定都很光滑。她的举止很别扭，仿佛她身上有些东西使她局促不安，她觉得那些东西表露在外，其实不然，它们只存在于她的心里。他望着她，她就脸红。她坐着，双手抱住膝盖，衬衫领子敞开着，一对耸起的乳房顶着衬衫。一想到她，他的喉头就哽住了，走路也不自在了。他和安塞尔莫都不做声，后来老头儿说："我们现在穿过这些岩石下去就回营了。"

他们摸黑走着山路，这时，有一个人向他们喝了一声："站住，谁？"他们听到咔嚓一声，那人往后拉了下枪栓，接着听到推上子弹、枪栓朝下扳碰到木枪身的声音。

"同志。"安塞尔莫说。

"什么同志？"

"巴勃罗的同志，"老头儿对他说，"你不认识我们？"

"认识。"那声音说，"可这是命令。你们有口令吗？"

"没有。我们是从山下来的。"

"我晓得。"那人在黑暗中说，"你们是从桥头那边来的，我都晓得。但命令可不是我下的，你们必须得对上口令。"

"那上半句是什么？"罗伯特·乔丹问。

"我忘了，"那人在黑暗中笑着说，"那就带着你他妈的炸药到炉火边去吧。"

“这就是游击队的纪律，”安塞尔莫说，“别推枪的击铁。”

“没推上，”那人在黑暗中说，“我用大拇指和食指顶着呢。”

“如果你用毛瑟枪这样干，枪栓没有卡子会走火的。”

“我这支就是毛瑟枪，”那人说，“可是我的大拇指和食指很管用，我一直都是这样顶着的。”

“你的枪口朝着哪里？”安塞尔莫冲着黑暗问道。

“朝着你啊，”那人说，“我推上枪栓的时候就一直对着你呢。你到了营地，让他们派人来换我班，我饿得真他妈的没法，口令我还忘了。”

“你叫什么名字？”罗伯特·乔丹问。

“奥古斯丁，”那人说，“我叫奥古斯丁，我烦死这里了。”

“我们一定把口信带到。”罗伯特·乔丹心里想，西班牙语中的“烦”这个词，说别种语言的农民是都不会用的。然而对于各个阶层的西班牙人这却是个最普通的字眼。

“听我说。”奥古斯丁说着，走上前来把手按在罗伯特·乔丹的肩上。接着他用打火石打上了火，吹亮火绒，凑着火光端详着这个年轻人的脸。

“你和另一个长得很像，”他说，“不过也有点不一样。听着，”他放下火绒，握着枪站着，“告诉我，桥的事是真的吗？”

“桥的什么事？”

“就是要我们把他妈的那座桥炸掉，过后我们就得他妈的从山里撤

出去。”

“我不知道。”

“不知道？”奥古斯丁说，“真是笑话！那炸药是谁的？”

“是我的。”

“那你不知道炸药是做什么用的？别跟我撒谎。”

“我知道做什么用，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罗伯特·乔丹说，“我们现在可要到营地去了。”

“到你他妈的到营地去吧。”奥古斯丁说，“去你的吧，你可要我给你讲一件对你有用的事吗？”

“好啊，”罗伯特·乔丹说，“别老是他妈的。”他指的是交谈中随时都能听到的那种粗话。奥古斯丁这个人说话太脏，老是把“他妈的”这个词加在每个名词前当做形容词，还把它用作动词，罗伯特·乔丹不禁纳闷，他到底会不会说一句干净的话。奥古斯丁听到后，在黑暗中笑了：“这是我的口头禅，可能不太中听。谁管呢？说话嘛，谁都有自己的习惯。听我说。桥这事我不在乎。桥也好，别的东西也好，我都不在乎。再说，我在山里待烦了，实在不行我们就走呗。这山区对我没啥了不起的，我们该撤了。不过有件事我得说说，好好保管你的炸药。”

“谢谢，”罗伯特·乔丹说，“是要当心你吗？”

“不，”奥古斯丁说。“当心那些他妈的不像我这样有种的人。”

“是吗？”罗伯特·乔丹问。

“你听得懂西班牙话，”奥古斯丁突然认真起来，“好好保管你他妈

的那些炸药。”

“谢谢你。”

“不，不用谢我。看好你的东西吧。”

“炸药出毛病了吗？”

“没有，要是真出了毛病，我就不跟你费嘴皮子了。”

“不管怎样，我还是得谢谢你。我们现在去营地了。”

“好，”奥古斯丁说，“让他们派个知道口令的到这儿来。”

“在营地我们还会见面吗？”

“会的，老兄。一会儿就见着了。”

“走吧。”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说。他们顺着草地边走去，这时草地上升起了灰色的雾气。在树林里铺着松针的地上走了许久之后，现在踩着茂盛的青草感觉很奇妙，草上的露水浸湿了他们的帆布绳底鞋。罗伯特·乔丹透过树林看到前方有一线光亮，他知道，那里就是山洞口了。

“奥古斯丁这人不错，”安塞尔莫说，“就是说话嘴巴不干净，老是开玩笑。不过，他很认真。”

“你和他很熟吗？”

“很熟。我们认识很久了。我很相信他。”

“也信他讲的话？”

“是啊，老弟。这个巴勃罗现在可不好喽，这你看得出来。”

“那怎么办才好呢？”

“应该时刻有人看着。”

“谁？”

“你，我，还有那女人和奥古斯丁。因为他看到了危险。”

“你早就知道这里的情况这么糟了是吗？”

“不是。”安塞尔莫说，“不过糟得很快。不过必须得来这里，这儿是巴勃罗和‘聋子’的地盘。在他们的地盘上，就必须得跟他们打交道，除非我们有能耐单干。”

“那‘聋子’这个人怎么样？”

“好。”安塞尔莫说，“好得不得了，就像另一个坏得不得了一样。”

“你现在真认为他变坏了？”

“整个下午我都在琢磨这事，凭我们听到的种种情况，我现在认为他确实变坏了。真的坏了。”

“我们是不是推说要炸另一座桥，现在就离开这里，到别的几帮里去找人更好些？”

“不。”安塞尔莫说，“这里是他的地盘。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可是我们得多加小心。”

# 第四章

他们从山上下到洞口，一道光线从挂在洞口的毯子边缘透了出来。两个背包还在树脚边，上面盖着帆布。罗伯特·乔丹跪下来摸摸背包上的帆布，又潮又硬。黑暗中，他从帆布底下的一个背包外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只有皮套的扁酒瓶，把它插在上衣口袋里。背包口的金属扣眼里串着长柄挂锁，他打开锁，解开系在每个背包上的绳子，手伸进去摸里面的东西，看有没有少什么。他把手伸到一个背包的底部，摸到了裹在睡袋里的捆好了的一个个炸药包，然后他把背包口上的绳子系上，再用挂锁锁上。接着他伸手到另一个背包里，摸到了那只放旧引爆器的硬邦邦的木盒，那是雪茄烟盒，装雷管用的，每个圆柱形的雷管都用两根铜线团团绕住（这一切都放得整整齐齐，就像他小时候收集野鸟蛋那样）。他还摸到从手提机枪上卸下来的包在他皮夹克里的枪托，装在大背包一个内袋里的两个子弹盘和五个子弹夹，以及另一个内袋里的几小卷铜丝和一大卷细漆包线。他在藏电线的内袋里摸到了一把老虎钳和两把用来在炸药包一端钻洞用的木头锥子；最后他从一个内袋里掏出一大盒从戈尔茨的司令部弄来的俄国香烟。他扎紧背包口，锁上挂锁，扣上背包盖，再用帆布盖住这两个背包。安塞尔莫此时早已经到山洞里去了。罗伯特·乔丹站起身想跟着他一块儿进去，不过一琢磨，就掀去了两个背包上的帆布盖子，一手提一个，费力地朝山洞口走去。到了洞口，他放下一个背包，撩开门毯，然后弯着腰，一手提着一个背包的皮带，走进山洞。

山洞里很暖和，烟雾袅袅。沿洞壁有一张桌子，上面有一个插着蜡烛的瓶子，巴勃罗坐在桌边，还有吉卜赛人拉斐尔，以及三个他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影子被烛光投射到洞壁上，安塞尔莫还站在桌子右

边他刚才进来时的地方。巴勃罗的老婆站在洞角生炭火的炉灶边。那姑娘跪在她身旁，搅动一只铁锅里的东西。她把木汤勺拿出来，望着这时站在门口的罗伯特·乔丹。借着炉火的光他看到那妇人在拉风箱，还有姑娘的脸和一条手臂，汤汁从汤勺边缘滴下来，滴到铁锅里。

“你提的是什么东西？”巴勃罗问。

“我的东西。”罗伯特·乔丹说着把背包放在桌子对面比较开阔的地方，两个背包隔开放着。

“放在外面不是挺好的吗？”巴勃罗问。

“怕有人在黑暗中被绊着。”罗伯特·乔丹说着，走到桌子边，把那一大盒香烟摆在桌上。

“我不喜欢把炸药放在洞里。”巴勃罗说。

“离炉火远着呢，”罗伯特·乔丹说，“拿几支烟吧。”他用拇指指甲划开印有彩色大兵舰的纸盒边封，冲巴勃罗一推。

安塞尔莫给他搬来一把蒙着生皮的凳子，他就在桌边坐下来。巴勃罗望着他，好像有话要说，却伸手去够烟卷。

罗伯特·乔丹再把烟卷递向别人。他并不正眼打量他们。不过他觉察到有一个人拿了烟卷，另两个人没拿。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巴勃罗一人身上。

“有什么情况吗，吉卜赛人？”他对拉斐尔说。

“有。”吉卜赛人说。罗伯特·乔丹看得出来，刚刚他进来的时候，他们正在议论他。连吉卜赛人都有些尴尬。

“她还让你再吃吗？”罗伯特·乔丹问吉卜赛人。

“是呀。为什么不让？”吉卜赛人说。气氛和他们下午友好地又说又笑大不相同。

巴勃罗的老婆一句话也没说，只顾拉风箱扇炭火。

“有个叫奥古斯丁的说，他在山上待得烦死了。”罗伯特·乔丹说。

“死不了，”巴勃罗说，“让他死一会儿也好。”

“有酒吗？”罗伯特·乔丹把身体朝前靠，手搁在桌上，向大伙儿随便问。

“没剩多少了。”巴勃罗沉着脸说。罗伯特·乔丹决定先观察一下另外三个人的神情，看看自己的处境如何。

“那好吧，我就喝杯水得了。你，”他叫那姑娘，“给我倒杯水。”

姑娘瞅瞅那妇人，妇人一声不吭，全当没听见。她便向水锅走去，舀了一满杯。她把水端到桌上，放在他面前。罗伯特·乔丹朝她笑笑。与此同时，他收紧腹肌，身子在凳子上向左微微一转，这样一来腰带上的手枪就滑到了更顺手的地方。他把手朝后裤袋里伸去，巴勃罗紧盯着他。他知道大家都在盯着他，但他只注意巴勃罗一人。他从后裤袋里抽出那个带皮套的扁酒瓶，拧开瓶盖，举起杯子，喝了半杯水，然后把瓶里的酒缓慢地倒进水杯里。

“这酒劲太冲，你受不了，不然我给你一点尝尝，”他对姑娘说，又对她笑笑，“剩得不多，不然我也请你喝一点。”他对巴勃罗说。

“我不喜欢大茴香酒。”巴勃罗说。

一股辛辣味飘过桌面，他闻到了其中一种熟悉的气味。

“那好吧，”罗伯特·乔丹说，“反正只剩一点了。”

“那是什么酒？”吉卜赛人问。

“药酒，”罗伯特·乔丹说，“你想来点儿吗？”

“治什么？”

“什么病都治，”罗伯特·乔丹说，“你有什么病，它都能治好。”

“让我尝尝。”吉卜赛人说。

罗伯特·乔丹把杯子递给他。这酒掺了水变成了乳黄色，他希望吉卜赛人只喝一口。剩下的只有一点了，这东西，喝了一口就如同看了晚报，如同往日夜晚在咖啡馆里消磨时间，如同欣赏每年这个月份里开花结果的栗子树，如同在郊区林荫路上骑马缓行，如同在书店、报亭、美术馆、蒙特苏里公园、布法罗运动场、夏蒙高地以及巴黎旧城岛里漫步游览，如同住在古老的福约特旅店，如同在傍晚读书休息，如同找回他享受过的被遗忘了的一切。这浑浊、苦涩、使舌头麻木、使头脑发热、使肚子暖和、使思想起变化的奇妙的液体，让所有这一切又在他眼前重现。

吉卜赛人皱着眉头，递回杯子。“是有股大茴香味，跟苦胆一样苦，”他说，“喝这种药我宁可生病。”

“那是苦艾，”罗伯特·乔丹对他说，“这是真正的艾酒，里头有苦艾。据说它会让你的脑子烂掉，不过我才不信。它只是让思想起点变化。本该把水很慢地倒在里面，每一次倒几滴，不过，我却把它直接倒在水里。”

“你说啥？”巴勃罗觉得受到了嘲弄，气愤地说。

“说这酒的药性。”罗伯特·乔丹对他说，并露齿笑笑，“在马德里买的。这是最后一瓶，已经喝了三个星期了。”他喝了一大口，酒顺着他

舌头朝下淌，他觉得神经麻木，特别舒服。他望着巴勃罗，又咧嘴笑笑。

“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巴勃罗不应声，罗伯特·乔丹留神望着桌边另外三个人。有一个长着一张红褐色的大扁脸，像塞拉诺火腿一样红，断鼻梁，扁鼻子，嘴角斜叼着细长的俄国烟卷，使那张脸显得更扁了。这个人留着灰色的短头发和灰色的胡子楂，穿着普通的黑色罩衫，扣子一直扣到齐脖子。罗伯特·乔丹望着他，他垂着眼睛看着桌子，目光坚定，一眨不眨。另外两个一看就知道是兄弟俩。他们长得很相像，都是矮胖敦实，黑头发，前额很低，黑眼睛，皮肤棕褐色，一个前额上有条刀疤，在左眼上方。他望着他们俩，他们俩也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一个看来二十七八岁光景，另一个可能要大两岁。

“你看什么？”两兄弟中带刀疤的那个问。

“看你。”罗伯特·乔丹说。

“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有，”罗伯特·乔丹说，“来一支吗？”

“行，”那人说，他刚才没拿烟卷，“这烟跟那个人的一样。炸火车的那人。”

“你也炸火车了？”

“我们都炸了。”那人冷静地说，“就老头子没去。”

“这就是我们现在该干的事，”巴勃罗说，“再炸一列火车。”

“可以，”罗伯特·乔丹说，“不过要等炸了桥以后。”

他注意到站在炉灶边的巴勃罗的老婆转过身来，留心听着他们的谈话。他一提到桥，大家就都不言语了。

“等炸了桥以后。”他呷了口酒，故意重说一遍。他心想，我还是挑明的好，这个问题早晚得谈。

“我可不去炸桥。”巴勃罗说，低头望着桌子，“我和我的手下，都不去。”

罗伯特·乔丹没说话。他看看安塞尔莫，把杯子举了起来，“那我们只好单干了，老伙计。”他微笑着说。

“不要这个蛋。”安塞尔莫说。

“你说什么？”巴勃罗问老头儿。

“不关你的事。我没跟你说话。”安塞尔莫对他说。

罗伯特·乔丹隔着桌子看看站在炉火边的巴勃罗的老婆。她还没开过口，也没任何表示。但她对那姑娘小声说了些什么，他听不见，姑娘就从火边站起身来，悄悄地沿洞壁朝外走去，揭开挂在洞口的毯子，钻了出去。罗伯特·乔丹想，看来要摊牌了。虽然我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不过只能如此。

“那我们就不靠你来帮忙炸桥了。”罗伯特·乔丹对巴勃罗说。

“不行。”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看出他脸上在冒汗，“你不能在这里炸桥。”

“不能？”

“你不能炸桥。”巴勃罗缓慢地说。

“那你怎么说？”罗伯特·乔丹对巴勃罗的老婆说，她站在炉灶边显得镇静而高大。她转身对大家说：“我同意炸桥。”她的脸被火光映亮了，显得红黑红黑的，热情而漂亮，流露出了她的本色。

“你说什么？”巴勃罗质问她，罗伯特·乔丹看到他转过头来时，脸上显出感到众叛亲离的神色，前额上在冒汗。

“我同意炸桥，反对你。”巴勃罗的老婆说，“没别的话了。”

“我也同意炸桥。”长着扁脸和断鼻梁的人说，把烟蒂在桌子上掐灭。

“我看那座桥没什么了不得的，”两兄弟中的一个说，“我赞同巴勃罗大娘。”

“我也一样。”另一个说。

“我也一样。”吉卜赛人说。

罗伯特·乔丹注视着巴勃罗，同时，右手慢慢地放下来，以防万一，心里有点希望发生这种情况。他觉得那也许是最简易的解决办法，然而又不愿意损害已有的良好进展。他知道，一家人、一族人、一帮人在争吵的时候，很容易迅速团结起来反对一个外来的人；然而他又想，既然问题已经挑明，这只手所能做的也许是最简单也最好的，就像外科手术那样干脆。他注意到巴勃罗的老婆站在那里，在众人表态时激动得脸上泛出骄傲、坚强、健康的红光。

“我拥护共和国，”巴勃罗的老婆兴高采烈地说，“这座桥关系到共和国的命运。要干别的我们以后有的是时间。”

“你呀，”巴勃罗刻薄地说，“你个蠢货，真是个牛脑袋、婊子心肠的东西。你以为炸了这座桥还有‘以后’吗？你想过会有什么后果吗？”

“会有什么后果，”巴勃罗的老婆说，“该发生的事情早晚都得发生。”

“炸这座桥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炸了桥之后我们就会像野兽一样被人追捕，你觉得无所谓是吗？炸桥时万一死掉也无所谓是吗？”

“无所谓，”巴勃罗的老婆说，“你少吓唬我，鬼。”

“鬼，”巴勃罗愤愤地说，“你把一个有战术头脑的人叫做鬼，因为他能事先看到干这事的后果。懂得什么叫蠢事，可不是鬼。”

“懂得什么叫鬼的也不见得就蠢。”安塞尔莫忍不住插了一嘴。

“你找死吗？”巴勃罗厉声对他喝道。罗伯特·乔丹觉得这句话问得太不够策略。

“不找。”

“管住你的嘴。你话太多了，自己什么也不懂。你没看出这件事的严重性吗？”他简直摆出了一副可怜相，“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才看出这件事的严重性吗？”

罗伯特·乔丹想，我也看出来了。老巴勃罗啊，老伙计，我也这样认为。你看得出来，我也看得出来，那女人从我手掌上也看出来了，只是她自己还没有明白过来。她现在还没有明白过来。

“老子当家难道是吃干饭的？”巴勃罗问，“我心中有数。你们这帮人哪里知道。这个老头儿在这儿胡说八道。他呀，只会给外国人当通讯员、做向导，这个外国人到这里来干的勾当只对外国人有好处，为了他们的好处，我们全都得送命。我考虑的是大家的好处和安全。”

“安全？”巴勃罗的老婆说，“安全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到这里来

找安全的人太多了，以致引起了大危险，为了寻求安全，现在把什么都丢了。”

她站到桌边，手里拿着大汤匙。

“有安全，”巴勃罗说，“在危险中知道见机行事就有安全。正如斗牛士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冒不必要的危险，就有安全。”

“直到他被牛角挑伤为止，”那妇人尖刻地说，“斗牛士被牛挑伤前也说这种话，我不知听到过多少次了。我老是听菲尼托说，这里有学问，牛绝不会挑伤人，而是人自己冲到牛角上去的。他们被牛角挑了之前，总是这样吹牛皮。结果是我们到病房里去看他们。”说完，她就学着探病的样子。“喂，老伙计。”她声如洪钟地说。接着，她学着受了重伤的斗牛士的衰弱的声音说：“你好，朋友。怎么搞的，比拉尔？”“怎么了，菲尼托，好孩子，你怎么遇上了这种倒霉事儿？”然后她用自己那洪亮的声音说。接着再学衰弱的声音，“没什么大不了的，太太。比拉尔，没什么的。本来不会出这种事的。我本该顺顺当当地刺死它的，你知道的。谁都没有我利索。我干净利落地把它杀了，它呢，死定啦，摇摇晃晃的，支撑不住了，眼看就要栽倒了。我从它身边走开，挺神气，挺帅，哪知道，它从背后把牛角捅进我的屁股里，从肚皮上戳了出来。”她不再学斗牛士那跟女人一样柔弱的声音了，放声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又声音洪亮地说话了，“你扯什么安全！我和天下最穷的三个斗牛士待过九年，还不知道什么叫恐惧、什么叫安全吗？跟我讲什么都行，就是别讲什么安全。而你呢？我是一门心思指望你干番大事，现在落得这样的下场。打了一年仗，你就变成了懒鬼、酒鬼、鬼。”

“你不能这样说话。”巴勃罗说，“尤其在大家面前，在陌生人面前。”

“我就是要这样说话，”巴勃罗的老婆接着说，“你听到了吗？你以

为这里还是你做主吗？”

“对，”巴勃罗说，“这里我做主。”

“没有的事，”那妇人说，“这里我做主。你们大家伙儿听到了没有？这里除了我谁也做不了主。你愿意待着就待着，愿意吃饭就吃饭，愿意喝酒就喝酒，可是不能没命似的喝那么多。你愿意干活就干活。可这里我做主。”

“我把你和这个外国佬一起毙了。”巴勃罗阴沉地说。

“你试试看，”那妇人说，“看看会怎么样。”

“给我来杯水。”罗伯特·乔丹说，眼睛仍然盯着这个沉着脸而耷拉着脑袋的汉子和那个自鸣得意而信心十足地站着的女人，她挥舞着一把大汤匙，威风凛凛的好像拿的是指挥棒。

“玛丽亚，”巴勃罗的老婆喊道，等姑娘进了门，她说，“拿水给这位同志。”

罗伯特·乔丹伸手去掏扁酒瓶，他一边拿出瓶子，一边松开枪套里的手枪，把它从裤带上转过来顶着大腿根。他再往杯子里倒了点艾酒，拿起姑娘端给他的那杯水，开始一滴一滴地倒到酒杯里。姑娘站在他身边看着他。

“到外面去吧。”巴勃罗的老婆对她说，用汤匙朝外面指指。

“外面可冷呢。”姑娘说，脸朝罗伯特·乔丹的脸凑了过去，盯着杯子里的液体逐渐变得浑浊。

“兴许是吧，”巴勃罗的老婆说，“不过这里可太热了。”她变得亲切了起来，说，“要不了多久的。”姑娘摇摇头，走了出去。

罗伯特·乔丹暗自思忖，我看他就要按捺不住了。他一手握着杯子，一手毫不掩饰地放在手枪上。他已经打开了保险栓，抚摩着原先是四四方方而现在几乎已被磨圆的枪柄，摸着冰凉的扳机护圈，一种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巴勃罗不再盯着他了，只看着那妇人，她接着说：“听着，酒鬼。你明白这里是谁做主了吗？”

“我做主。”

“不，听着。把你那毛耳朵里的耳屎掏干净。好好听着，是我做主。”

巴勃罗望着她，从他的脸上完全看不出他在想什么。他直勾勾地望着她，然后望望桌子对面的罗伯特·乔丹。他若有所思地看了他好久，接着又回头看看那妇人。

“好啊。你做主就你做主。”他说，“你愿意的话，他做主也行。你们两个去死吧。”他望着那妇人的脸，他既没被她唬住，似乎也没受她多大的影响。“我或许是懒了点，酒喝得多了点。你可以把我当成鬼，不过我可不是傻瓜，这一点你可错了。”他停了一会儿，“你想做主，你也乐得做主。那好，既然你做主，又是女当家，就该给我们做点吃的来吧。”

“玛丽亚，”巴勃罗的老婆喊道，姑娘从山洞口的毯子边探头进来，“进来伺候他们吃晚饭。”

姑娘走进来，走到炉灶边的矮桌前，端起一些搪瓷碗，放到饭桌上。

“红葡萄酒够大家喝的，”巴勃罗的老婆对罗伯特·乔丹说，“别在意那酒鬼的话。喝完了这些酒，我们可以再搞一些来。快把你那怪东西喝了，来一杯红葡萄酒吧。”

罗伯特·乔丹一口干了最后一点艾酒，这样一饮而尽让他觉得一股热乎乎的、温润的、冒出浓烈气味、产生化学变化的细细的暖流在他肚子里直泻而下。他递过杯子，姑娘微笑着给他倒了满满一杯。

“呃，你去看过桥了？”吉卜赛人问。刚才摊牌表态后还没说过话的人，现在都凑过来听。

“是呀，”罗伯特·乔丹说，“这件事并不难。要我讲给你们听吗？”

“好啊，伙计。”

罗伯特·乔丹从衬衫口袋里掏出笔记本，给他们看他画的草图。

“看这桥的样儿，”那个名叫普里米蒂伏的扁脸汉子说，“画得可真像啊。”

罗伯特·乔丹用铅笔尖指着，讲解如何炸桥的方法，为什么要那样安放炸药包的原因。

“真简单极了，”两兄弟中脸上有刀疤的那个说，他名叫安德烈斯，“那你怎么引爆这些炸药包呢？”

罗伯特·乔丹又解释给他们听。他一边解释着，一边发觉那姑娘在旁边望着，手臂搭在了他肩膀上。巴勃罗的老婆也看着。只有巴勃罗不感兴趣，用杯子从大缸里又舀满了酒，坐在一旁独自喝酒。大缸里的酒是玛丽亚从挂在山洞进口左侧的皮酒袋里倒出来的。

“你干了很多这样的事吗？”姑娘悄声问罗伯特·乔丹。

“是的。”

“我们能去看炸桥吗？”

“当然能。”

“你会看到的。”巴勃罗在桌子的那头说，“我肯定你会看到的。”

“闭嘴。”巴勃罗的老婆对他说。她忽然想起下午在罗伯特·乔丹的手掌上看到的不祥之兆，猛地冒出一股无名之火。“闭嘴，鬼。闭嘴，乌鸦嘴。闭嘴，你这个亡命徒。”

“好，”巴勃罗说，“我闭嘴。现在是你做主，你就乐去吧。不过别忘了，我可不傻。”

巴勃罗的老婆感到自己由愤怒变成了忧伤，感到受到了挫折，丧失了一切希望，前途茫茫。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就体会过这种心情，她一直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情。现在突然又出现了这种心情，她把它抛之脑后，不让它影响她，也不让它影响共和国，于是她说：“我们来吃饭吧。把锅里的菜盛到碗里，玛丽亚。”

# 第五章

罗伯特·乔丹撩开挂在山洞口的毛毯，向外跨出一步，深深地吸了一口晚间凉爽的空气。迷雾已消散，星星露了出来。此时，洞外没有风，他感觉不到洞里暖和的空气，那里弥漫着烟草和炭火的气味，夹杂着米饭、肉、番红花、辣椒和食油的香味。还有那拴住口挂在洞边的盛酒用的大皮袋，四腿伸开，一条腿上安了一个塞子，取酒时溅出来的酒洒在泥地上，酒味盖住了尘埃的气味；他再闻不到和长长的一串串大蒜一起挂在洞顶的一捆捆不知名的各种药草的气味，他再闻不到铜币、红葡萄酒和大蒜的气味，还有马汗和人衣服上的汗味（人汗是刺鼻的酸味，刷下来的马汗沫子干了以后有股怪味，令人作呕）。罗伯特·乔丹现在离开了饭桌边的那些人，深深呼吸着夜晚山林中夹杂着松树和溪边草地上的露水气息的清新空气。风已停息，露水更浓了，但是他站在那里，却认为明早准有霜降。

他站着深深地呼吸着，倾听着夜籁，这时，他先听到远方的枪声，接着是下面树林中马栏那边传来的猫头鹰的叫声。然后他又听到吉卜赛人在山洞里唱歌，还有吉他轻柔的伴奏声。

## 我爹留给我一笔遗产。

粗哑的假嗓音唱了起来，在山里回荡着。他接着唱下去。

## 那就是月亮和太阳。

纵然我走遍天涯海角，

这笔遗产永远也花不光。

低沉的吉他声里混杂着大家为歌手喝彩的声音。“好，”罗伯特·乔丹听到有人在说，“唱那支加泰罗尼亚民歌[14]给我们听听，吉卜赛人。”

“不。”

“来吧。来吧。唱加泰罗尼亚民歌。”

“好吧。”吉卜赛人说，然后哀伤地唱起来。

我虽然鼻子扁，

我虽然脸儿黑，

可我还是人。

“好！”有人喊，“继续唱，吉卜赛人！”

吉卜赛人伤心而又自嘲地唱起来。

幸好我是个黑人，

不是加泰罗尼亚人。

“真闹死了，”只听得巴勃罗的声音说，“闭嘴，吉卜赛人。”

“是呀，”他听到那妇人的声音说，“闹得太厉害了。你这嗓门能把民防军都招来，而且唱得也不咋的。”

“我还会一节。”吉卜赛人说，接着响起了吉他声。

“你自己留着吧。”那妇人对他说。

吉他声停了。

“今晚我嗓子不好。不唱也没什么关系。”吉卜赛人说着，撩开毯子，走到外面黑夜中去。

罗伯特·乔丹看见他走到一棵树边，然后朝他这边走过来。

“罗伯托。”吉卜赛人低声说。

“嗯，拉斐尔。”他说。吉卜赛人说话的声调里露出几分醉意。他自己也喝了两杯艾酒和一些红葡萄酒，不过刚才因为跟巴勃罗较量，所以他的头脑还清醒。

“你干吗不杀了巴勃罗？”吉卜赛人小声地说。

“为什么要杀他？”

“你早晚都得杀了他。你为啥不利用当时的机会？”

“你当真吗？”

“你以为我们大伙儿在盼着什么？你以为那女人把丫头支出去是为了什么？刚才说了那番话，你以为我们往后还待得下去吗？”

“我以为你们大家会杀他的。”

“这怎么说的？”吉卜赛人冷静地说，“那是你的事。有三四次我们就等你动手杀他呢。巴勃罗没有朋友。”

“我起过这念头，”罗伯特·乔丹说，“不过我打消了。”

“大家也都看出来了。我们都注意到你准备动手。你干吗不动手？”

“我觉得这样做说不定会使你们有些人，或者使那女人不高兴。”

“这怎么说。那婆娘就像婊子盼嫖客那样心焦地盼着。你看上去挺老练，实际还嫩着呢。”

“那倒有可能。”

“现在去杀他吧。”吉卜赛人催促着。

“那就是暗杀了。”

“这样更好些，”吉卜赛人悄声说，“危险少些。快动手吧，现在就干掉他。”

“我不能那么干。我讨厌那样，为了我们的事业，也不应该那么干。”

“那么就激怒他，”吉卜赛人说，“你非杀他不可，没别的办法。”

他们交谈的时候，那只猫头鹰在树林里悄没声儿地飞着，先在他们身旁落下，随即又飞到天上去，快速地扑动着翅膀，可是尽管它一路觅食，拍击着翅膀，却一点声音也没有。

“瞧它，”吉卜赛人在黑暗中说，“人就该这么行动。”

“可是到了白天，它在树上一点也看不见，却被乌鸦包围起来了。”罗伯特·乔丹说。

“机会难得，”吉卜赛人说，“机不可失，杀了他吧，”他接着说，“别等到事情棘手的时候再动手。”

“现在已经错过机会了。”

“向他挑衅，”吉卜赛人说，“或者趁现在夜深人静。”

遮住山洞口的毯子被撩开了，透出一点亮光来。有一个人向他们走来。

“夜色真好。”那人用低沉而单调的嗓音说，“天气要放晴啦。”

正是巴勃罗。

他抽着一支俄国卷烟，烟头的火光映出了他的圆脸。星光中，他们看得清他的一双长臂和粗壮的身子。

“别理会那娘儿们。”他对罗伯特·乔丹说。黑暗中，烟头的红光很亮，接着那光亮随着他的手垂了下去。“她有时真是别扭。她没坏心眼。对共和国忠心耿耿。”他说话时烟头的光在微微地抖动。罗伯特·乔丹心想，他准是嘴角叼着烟嘴说话。“我们不该闹别扭，大家应该一条心嘛。你来这儿，我很高兴。”这时烟头的光变得很亮。“别把争吵放在心上，”他说，“你在这里很受欢迎嘛。”

“失陪了，”他说，“我去看看他们是不是把马拴好了。”

他穿过树林朝草地边走去，他们听到草地上有匹马在嘶叫。“你明白了？”吉卜赛人说，“你现在总算明白了吧？机会又错过了。”

罗伯特·乔丹一句话也没说。

“我到下面去。”吉卜赛人愤愤地说。

“去干什么？”

“看你说的，干什么？防止他溜掉呗。”

“他能从下面骑马跑掉吗？”

“不能。”

“那么你到一个能防止他跑掉的地点去吧。”

“奥古斯丁在那儿呢。”

“那你去通知奥古斯丁。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奥古斯丁倒是会很乐意杀掉他的。”

“这倒不赖，”罗伯特·乔丹说，“那就到山上去把发生的情况都如实告诉他吧。”

“然后呢？”

“我到下面草地上去看看。”

“很好。伙计。非常好。”黑暗中他看不到拉斐尔的脸，不过他知道他在微笑。“现在你可要动真格的啦。”吉卜赛人赞许地说。

“去找奥古斯丁吧。”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好，罗伯托，好。”吉卜赛人说。

罗伯特·乔丹摸索着在松林中穿行，从这棵树摸到另一棵树，来到草地边。他在黑暗中望着眼前的草地，在星光下，这空旷的草地显得较明亮，他看到那些被拴在树上的马的黑黝黝的身影。他数数散开在从他眼前到小溪边这片草地上的马群。一共五匹马。罗伯特·乔丹在一棵松树脚下坐下，眺望面前的草地。

他想，我累啦，也许我的判断力不行了，不过炸桥是我的责任，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前，我不能作无谓的冒险。当然，放过必须抓住的机会有时候也是危险的，但是我只能让事态顺其自然地发展。要是真如吉卜赛人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指望我杀掉巴勃罗，那我就应该杀了他。可是我拿不准，他们是不是真的指望我那样做。让一个外来的人来杀自己人，然后还得跟大家一起做事，这非常不好，在打仗时可以这么干，有了充分的纪律保证也可以这样干，可是我觉得，眼前的形势非常糟糕，尽管这办法很有吸引力，似乎干脆利落。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不相信任何事能这样干脆利落，尽管我完全信任那女人，可我说不准她对这样走极端的行动会有什么反应。这样的死法也许是非常丑恶、肮脏、令人厌恶的。你摸不透她会有什么反应。没有这个女人，这里就一团散沙，有了她，事情就能好办点。要是由她来杀他，或者由吉卜赛人来杀（但他肯定是不干的），或者由奥古斯丁来杀，就再好不过了。如果我命令安塞尔莫动手，他一定会做，虽然他反对杀任何人。我相信他恨巴勃罗，他对我已经产生了信任，而且信任我就像信任他的信仰一样。依我看，只有他和那女人才是真正信仰共和国的人，不过，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

他的眼睛适应了星光，他看到巴勃罗站在一匹马旁。那匹马停止吃草抬起头来，接着又不耐烦地把头垂下。巴勃罗挨着它站着，那马被绳子拴着打转，他跟着它走，不时地拍拍马的脖子。马在吃草，对这样的爱抚显得很不耐烦。罗伯特·乔丹看不清巴勃罗在做什么，也听不到他对马说了什么，但是他看得出巴勃罗没有解缰绳，也没有备马鞍。他坐在地上望着巴勃罗，想把他的问题理出个头绪来。

“你呀，我的小乖乖，”黑暗中，巴勃罗对马说，就是那匹栗色大种马，“你真是个白脸蛋儿的大美人儿呀。你呀，你弯弯的长脖子就像我老家村子里的旱桥。”他停了一会儿，“比那桥线条更美。”马在啃草，时不时地向旁边甩头来把草咬断，它被他的絮叨弄得烦了。“你可不是那娘儿们，也不是笨蛋，”巴勃罗对栗色马说，“你呀，你，我的大个头小乖马。你可不是那个烫石头一样的娘儿们。你也不是那个剃了光头、乳臭未干的、走路像个小牝马一样扭来扭去的丫头，你不撒泼，也不说谎，你懂事着呢。你呀你，我的大个头小乖马啊。”

如果罗伯特·乔丹听到巴勃罗跟那栗色马唠的嗑，一定会觉得有趣，可惜他没听到，因为他深信巴勃罗下来只是为了查看他的马的。他觉得不能这时候杀他，于是站起身来，回山洞去了。巴勃罗留在草地上跟那匹马唠了很久。那马完全听不懂他说什么，只知道那语调表示亲近。不过它在马圈里圈了一整天，正饿得发慌，被限制在系马桩上的绳子长度所及的范围内吃草让它很不耐烦，而这家伙的唠叨让它恼火。巴勃罗把马桩换了一个位置，然后仍旧站在马身边，不过却不再说话了，马儿继续啃草吃，这个人不再烦它了，它觉得轻松不少。

# 第六章

罗伯特·乔丹坐在山洞里生炉火的角落里的一只蒙着生牛皮的凳子上，听那女人说话。她正在洗碗，玛丽亚姑娘接过来擦干净，放在一边，然后跪下来把它们放进当做柜子用的石壁凹洞里。“怪了。”那女人说，“聋子’怎么还没来？一小时之前他就该到了啊。”

“你捎话叫他来吗？”

“没有。他每晚都来。”

“他可能有什么事吧。”

“也许吧，”她说，“他要是不来，我们明天得去找他。”

“离这里远吗？”

“不远。出去走走也不错。我缺少活动。”

“我能一块儿去吗？”玛丽亚问，“我能去吗，比拉尔？”

“能啊，小美人儿，”那妇人说完转过她的大脸，“她很漂亮，不是吗？”她问罗伯特·乔丹，“你觉得她怎么样？稍微瘦点是吗？”

“我看她很不错。”罗伯特·乔丹说。玛丽亚替他把酒杯斟满。“喝了它，”她说，“这样，我就看起来更好看了。要多喝点酒才看得出我的漂亮。”

“那我还是别喝了，”罗伯特·乔丹说，“你已经够漂亮的了，并且还

不只是漂亮。”

“这话说对啦，”妇人说，“这还像话。看看，她还有什么优点？”

“聪明，”罗伯特·乔丹前言不搭后语地说。玛丽亚哧哧地笑了，妇人失望地摇摇头：“你开头说得多好，最后却这么说，堂·罗伯托。”

“别叫我堂·罗伯托。”

“开玩笑的。我们这里开玩笑时就叫堂·巴勃罗。就像我们叫玛丽亚小姐那样，也是开玩笑。”

“我不开这种玩笑，”罗伯特·乔丹说，“我看，在当前的战争中大家都应当非常认真地称呼彼此同志。玩笑一开就会冒出不好的苗头。”

“你对政治像对宗教一样虔诚，”妇人取笑他，“你从不开玩笑吗？”

“也开。我喜欢开玩笑，可从不在称呼上开玩笑，称呼好比一面旗帜。”

“对旗帜我也要开玩笑，管他什么旗帜。”妇人大笑，“别人的玩笑根本没法跟我比。我们管那面黄、金两色的老旗子叫做脓和血，还有那面紫色的共和国国旗，我们管它叫做血、脓和高锰酸钾。那是开玩笑的。”

“他是共产党员，”玛丽亚说，“他们都很严肃。你是共产党员吗？”她向罗伯特·乔丹求证。

“不是，我是反法西斯主义者。”

“当了很久了吗？”

“从我知道法西斯主义开始。”

“有多久？”

“差不多有十年了。”

“那不算长，”妇人说，“我当了二十年共和主义者啦。”

“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共和主义者。”玛丽亚说，“因为这个，他们把他枪毙了。”

“我父亲也一辈子都是共和主义者，还有我祖父。”罗伯特·乔丹说。

“哪国的？”

“美国。”

“被枪毙了吗？”那妇人问。

“怎么会？”玛丽亚说，“美国是共和国家，那里的共和主义者是不会被枪毙的。”

“反正有一个共和主义者的祖父是好事，”那妇人说，“从这里看得出家世不错。”

“我祖父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罗伯特·乔丹说。这句话让玛丽亚印象很深。

“你父亲还在共和国做事吗？”比拉尔问。

“不。他过世了。”

“能问问他是怎样去世的吗？”

“他开枪自杀的。”

“为了不受拷打吗？”那妇人问。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为了不受折磨。”

玛丽亚望着他，眼睛里噙满眼泪。“我父亲，”她说，“当时弄不到枪。噢，我真高兴，你父亲很幸运，能弄到枪。”

“是呀。真是侥幸啊。”罗伯特·乔丹说，“我们谈点别的吧？”

“这么说来，你和我，我们的身世一样。”玛丽亚说着把手放在他胳臂上，凝视着他的脸。他望着她那古铜色的脸庞，望着她的眼睛。从他见到她的眼睛开始，就觉得它们不及她脸上的其他部分年轻，可现在，刹那间，这双眼睛突然年轻起来，带着渴望的神情。

“看你们的模样倒像是兄妹了，”那妇人说，“不过，我觉得你们俩不是兄妹倒好。”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我一直有那样的心情，”玛丽亚说，“现在明白了。”

“什么话？”罗伯特·乔丹说着，伸手抚摸她的头。他一整天都想要抚摸它，现在如愿了，他只觉得自己的喉咙哽得慌。她在他的抚摸之下，把头微微挪动着，她抬头冲他微笑，他感觉到她浓密而柔顺的短发在他指缝中摩挲着。他把手滑到她的脖子上，然后抬起来，把手拿开。

“再摸摸。”她说，“我整天都盼着你能这样。”

“以后吧。”罗伯特·乔丹声音沙哑地说。

“我怎么办？”巴勃罗的老婆嗓门洪亮地说，“难道要我在旁边看着

你们这副模样吗？我能无动于衷吗？不可能，没办法，也只好指望巴勃罗回来吧。”

此时的玛丽亚既不理会她，也不理会那几个在桌边借着烛光打纸牌的人。

“要不要再来一杯酒，罗伯托？”她问。

“好啊，”他说，“干吗不呢？”

“你跟我一样，也要弄到酒鬼了。”巴勃罗的老婆说，“他已经喝了杯里的怪东西，还喝这喝那的。听我说，英国人——”

“不是英国人，是美国人。”

“那么美国人，听着。你打算在哪儿睡？”

“睡外面。我有睡袋。”

“好的。”她说，“天气晴朗吗？”

“晴朗，还很凉快呢。”

“那就睡外面吧。”她说，“你睡在外面。你那些东西可以放到我睡觉的地方。”

“好。”罗伯特·乔丹说。

“你离开一下。”罗伯特·乔丹对姑娘说，并把手按在她肩膀上。

“干吗？”

“我想跟比拉尔说句话。”

“非走不可吗？”

“是的。”

“什么事？”等姑娘走到山洞口，站在大酒袋边看那些人打牌时，巴勃罗的老婆问道。

“吉卜赛人说我应该——”他开口说。

“不，”妇人打断了他的话，“他错了。”

“如果有必要的话——”罗伯特·乔丹平静但又犹豫地说。

“我相信，刚才那会儿你是可以动手的，”妇人说，“不，没那必要。我一直在注意你。不过你是判断对了。”

“但是如果必要的话——”

“不，”妇人说，“我跟你说，没有。吉卜赛人的心眼儿坏透了。”

“可是人在软弱的时候能造成很大危害。”

“不。你不明白。这个人是已经不可能造成危害了。”

“我不明白。”

“你还很年轻，”她说，“酒后就明白了。”然后她冲姑娘说，“过来吧，玛丽亚。我们谈完了。”

姑娘走过来，罗伯特·乔丹伸手轻轻拍拍她的头。在他的抚摸下，她就像只小猫儿。他以为她要哭，可是她的嘴唇又往上一弯，望着他微笑起来。

“你现在还是去睡觉吧。”妇人对罗伯特·乔丹说，“你赶了不少路。”

“好。”罗伯特·乔丹说，“我收拾一下我的东西。”

# 第七章

他躺在睡袋里。他想，我睡了很久了。睡袋铺在树林里的地上，位于山洞口一边岩石的背风处；他从睡眠中翻过身来，压在手枪上，这手枪的带子系在一只手腕上，是临睡前放在身边的。他觉得睡得腰酸背痛，两腿乏力，肌肉由于疲劳而有点僵硬，因此感到地面很柔软，疲乏的身子在有法兰绒衬里的睡袋中舒展一下，让他觉得舒服极了。他醒来时恍恍惚惚的，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过后才明白过来，就挪开身子底下压着的手枪，满足地伸了伸胳膊和腿，然后又接着睡觉，一只手放在用衣服整齐地卷住绳底鞋做成的枕头上，一条胳臂搂着这个枕头。

过了一会儿，他觉出有一只手按到自己肩上，他立即翻身，右手握住睡袋里的手枪。

是玛丽亚。

“噢，是你啊。”他说着把手枪放下，伸出双臂把她拉下来。他抱住她，感觉到她浑身发抖。

“进来吧，”他轻柔地说，“外面很冷。”

“不。不行。”

“进来吧，”他说，“我们等会儿再谈。”

她瑟瑟发抖。他一手握住她的手腕，另一条胳臂轻轻地将她搂住。她别过头去。

“进来吧，小兔子。”他边说，边吻着她的后颈。

“我害怕。”

“别怕。进来吧。”

“怎样进去啊？”

“钻进来就行。里面有的是地方。要我帮你吗？”

“不用。”她说着就钻进了睡袋，他把她紧紧搂着，紧贴着自己，想亲吻她的嘴唇。她呢，把脸伏在用衣服卷成的枕头上，但双臂紧搂着他的脖子。过了一会儿，他感到她的手臂松开了，他伸手去抱她，她又抖了起来。

“别这样，”他说着笑了，“别怕。那是手枪。”

他拿起手枪，推到自己背后。

“我不好意思。”她说着把脸扭向别处。

“别，没有必要。好。来吧。”

“不行，我不能。我难为情，我怕。”

“别害怕。我的兔子。请别这样。”

“不行。如果你不爱我呢？”

“我爱你。”

“我爱你。啊，我爱你。把手放在我头上。”她仍朝着别处说，脸还伏在枕上。他把手放在她头上抚摸着，她突然从枕头上转过脸，扑

进他怀里，紧紧地依偎着他，脸贴着他的脸，哭了起来。

他静静地、紧紧地抱着她，抚摸着她那颀长而年轻的身体，轻抚着她的头，亲吻着她那湿润而带咸味的眼睛；她哭着，他感到她衬衫里面那对圆圆的、隆起的、坚实的乳房在颤抖。

“我不会接吻，”她说，“我不知道怎么接吻。”

“不一定要接吻。”

“不，我一定要。该做的我都要做。”

“不用做什么，我们现在就很好。不过你的衣服有点多。”

“那我该怎么办？”

“我来帮你。”他说着动手帮她脱衣服。

“这样好些了吗？”

“嗯，好多了。你是不是也觉得好些了？”

“嗯，是好多了。我能像比拉尔说的那样跟你走吗？”

“能。”

“可是我不去收容所，我要跟你在一起。”

“不，收容所得去。”

“不，不，不。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要做你的女人。”他俩这样躺着，原先遮蔽的，现在全裸露了，原先是粗糙的衣服，现在是润滑的肌肤，润滑、坚实、圆鼓鼓地挨着，长久的温暖的凉意，外面凉而里

面暖。长久、轻柔而紧密的拥抱，落寞空虚却又轮廓分明，青春可爱而使人心醉神驰，现在都变得温润光滑，让人感到一种空虚、胸口隐隐作痛、紧密拥抱的落寞。这一切如此强烈，以至罗伯特·乔丹觉得再也忍不住了，他说：“你爱过别人吗？”

“从来没爱过。”

突然，她在他怀里猛然僵住，像死去了一般：“可是我被糟蹋过。”

“谁？”

“好几个人。”

她躺着动也不动，仿佛她的躯体已经死去。她的脸扭向别处。

“现在，你不会爱我了。”

“我爱你。”他说。

但是她感觉得到，他有了变化。

“不，”她说，声音变得呆板而没生气，“你不会爱我了。不过你也许会带我去收容所。我去了收容所，就永远都不可能做你的女人，什么也不是了。”

“我爱你，玛丽亚。”

“不，不是真的。”她说。接着，作为最后的努力，她可怜巴巴但仍怀着希望地说，“可是我从没吻过任何人。”

“那么现在吻我吧。”

“我要吻，”她说，“可是我不会吻。当初他们糟蹋我的时候，我拼命挣扎，直到我什么都看不见。我挣扎——直到有个人坐在我头上——然后我就咬他——后来他们封住我的嘴，把我两手反捆在脑后——他们就糟蹋了我。”

“我爱你，玛丽亚，”他说，“谁也没能把你怎么样。他们碰不了你，谁也没碰过你，小兔子。”

“你相信是那样吗？”

“我知道。”

“那么你还会爱我吗？”她又热烈地紧挨着他。

“我会更爱你。”

“我要好好吻你。”

“吻吧。”

“我不会。”

“吻我就行了。”

她吻他的脸颊。

“不。”

“鼻子怎么办？我老是不知道鼻子往哪里搁。”

“看，把头偏一点。”他俩的嘴就紧贴在一起了。她紧紧地贴在他身上，她的嘴慢慢地张开了一点，他拥抱着她，突然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喜悦，轻柔的、亲切的、欢欣的、发自内心的喜悦，没有忧

虑，没有疲倦，没有担心，只感到无比的喜悦，于是他说：“我的小兔子。我的好宝贝。我的小亲亲。我的亭亭玉立的美人儿。”

“你说什么？”她说，那声音好像很遥远。

“我的可人儿。”他说。

他俩躺在那儿，他感到她的心顶着自己的心在跳动，他用脚背轻轻地蹭着她的脚。

“你光着脚来的。”他说。

“是的。”

“那你是存心来睡觉的啦。”

“对。”

“那你当时并不害怕。”

“怕，很怕。不过更怕穿了鞋再脱。”

“现在什么时候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你没有表吗？”

“有。在你身后。”

“把它拿过来吧。”

“不用。”

“那就隔着我的肩膀看吧。”

在黑暗的睡袋中，表面显得很亮。已经一点了。

“你的下巴扎得我的肩膀好痛。”

“对不起，我没刮脸的东西。”

“我喜欢。你的胡子是金黄色的？”

“是的。”

“会长得很长吗？”

“炸桥之前不会很长。听着，玛丽亚。你——”

“我怎么？”

“你想吗？”

“想。怎么都行，随你。要是我们一起把什么都干了，也许那件事就跟没有发生过一样。”

“你这样想过吗？”

“没有。我有过这样的念头，不过讲出来的却是比拉尔。”

“她非常聪明。”

“还有一件事，”玛丽亚温柔地说，“她要我跟你说我没有病。这种事她懂，她要我告诉你。”

“是她要你告诉我的？”

“是呀。我对她谈了，告诉她说我爱你。今天一见到你，我就爱你了。仿佛我早就爱着你了，可是从没见到过你。我就告诉了比拉尔，

她叫我要把所有的事全告诉你，还告诉你我没病，那件事是她很久以前对我说的。在炸火车之后不久。”

“她都说了什么？”

“她说，一个人只要不愿意，人家就不能拿她怎么样，还说如果我爱上了一个人，就能把过去的全部抹掉。我那时想死的心都有，你知道。”

“她说得很对。”

“我现在真高兴，那时没有死掉。我真高兴，那时没死。那么你爱我吗？”

“爱。我现在就爱你。”

“我可以做你的女人吗？”

“干我这行的，不能有女人。不过，你现在就是我的女人。”

“一旦做了你的女人，我就永远是你的了。我现在是你的女人吗？”

“是的，玛丽亚。是的，小兔子。”

她紧紧地抱着他，嘴唇探寻着他的嘴唇，找到了，就紧紧地吻着。他呢，觉得她娇嫩、润滑、年轻、可爱，而又带着热烈得发烫的凉爽，躺在那里就像他睡袋里的衣服、鞋子或他的任务一样熟悉，简直难以相信。她惊慌地说：“我们要做的事现在快做吧，把那件事全抹去吧。”

“你想要吗？”

“想，”她热烈得发狂地说，“要。要。要。”

# 第八章

夜里天气很冷，罗伯特·乔丹睡得香极了。他醒过一次，在伸展身体的时候，发现那姑娘还在，蜷缩在睡袋下方，轻轻地、均匀地呼吸着。夜空繁星点点，空气凛冽，鼻孔吸进的空气很凉，他在黑暗里把头从寒气中缩到温暖的睡袋里，吻吻她那光滑的肩膀。她没醒，他就侧过身背对着她，把脑袋又伸到睡袋外面的寒气中，他醒着躺了一会儿，感到一股悠然的快意沁透了困倦的身子，跟着是两人光滑的身体接触时的喜悦，随后，他把两腿一直伸到睡袋底端，立即就进入了梦乡。

天蒙蒙亮时他就醒了，姑娘已经离去。他一醒就发现身边是空的，就伸出手去摸，发觉她睡过的地方还是温暖的。他望望山洞口，看到挂毯四边结了一层霜花，岩石缝里冒出灰色的淡烟，说明已经生起了炉灶。

有人从树林里走出来，披着条毯子，像拉丁美洲的披风似的。罗伯特·乔丹一看，原来是巴勃罗，他正抽着烟。他想，巴勃罗已经到下面把马儿关进了马栏。

巴勃罗没有朝罗伯特·乔丹这面张望，他撩开毯子，径直进了山洞。

罗伯特·乔丹用手摸摸睡袋外面的一层薄霜，这只绿色旧鸭绒睡袋的面子是用气球的绸布做的，已经用了五年，全是斑斑点点。接着，他把手缩回睡袋，自言自语说，好啊，就伸开两腿，身子挨着睡袋的法兰绒衬里，感到熟悉舒适，然后并起腿儿，侧过身子，把头避开太

阳等会儿将要升起的方向。管他呢，我不如再睡一会儿吧。

他一直睡到飞机的引擎声把他闹醒。

他仰面躺着，看到了三架菲亚特飞机[15]组成的法西斯巡逻小队，三个闪亮的小点，急速越过山顶上空，朝着安塞尔莫和他昨天走来的方向飞去。三架过去后又来了九架，飞得高得多，形成三角形的三三编队。

巴勃罗和吉卜赛人站在山洞口的背阴处仰望着天空，罗伯特·乔丹静静地躺着，天空中这时响彻着引擎的轰鸣声，接着传来了新的隆隆吼声，又飞来了三架，在林中空地的上空不到一千英尺。这是三架海因克尔111型双引擎轰炸机[16]。

罗伯特·乔丹的脑袋在岩石的暗处，他知道从飞机上看不到自己，即使看到也没关系。他知道，如果飞机在这一带山区搜索什么，有可能看到马栏里的马。即使他们不搜索，也会看到马匹，不过他们会很自然地以为那是自己骑兵队的马匹。这时又传来了新的更响的轰鸣声，只见又有三架海因克尔111型轰炸机排成了整齐的队形，笔直、坚定、更低地飞过来，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震耳欲聋，等到越过林地后，声音才逐渐消失。

罗伯特·乔丹解开卷起来当枕头用的衣服，穿上衬衣。他把衣服套在头上往下拉的时候，听到又飞来了一批飞机，他在睡袋里穿上裤子，静静地躺着，等那三架海因克尔双引擎轰炸机飞过去。飞机越过山脊前，他已佩好手枪，把睡袋卷了起来，放到岩石旁，自己靠山崖坐下，系绳底鞋的带子。这时，渐近的轰鸣声比刚才更厉害了，又飞来了九架排成梯形的海因克尔轻型轰炸机。飞机飞过头顶时，声音震天动地。

罗伯特·乔丹沿着山崖悄悄走到洞口，站在那里观望的有两兄弟中

的一个，还有巴勃罗、吉卜赛人、安塞尔莫、奥古斯丁和那个妇人。

“以前来过这么多的飞机吗？”他问。

“从来没有过。”巴勃罗说，“进来吧。他们会发现你的。”

阳光刚照到溪边的草地上，还没有射到山洞口，罗伯特·乔丹知道，在晨曦朦胧的树荫和山岩的浓浓的阴影中是不会被发现的，不过为了让他们安心，他还是进了山洞。

“真不少啊。”那妇人说。

“还会有更多的。”罗伯特·乔丹说。

“你怎么知道？”巴勃罗疑神疑鬼地问。

“刚才这些飞机要有驱逐机跟着。”

说话时，他们就听到了飞得更高的飞机发出的呜咽般的嗡嗡声，它们在五千英尺左右的高空中飞过，罗伯特·乔丹数了一下，一共有十五架菲亚特飞机，每三架排成一个V字形，一队队地构成梯阵，像一群大雁一样。

大家在山洞口，脸上都显得十分严肃，罗伯特·乔丹说：“你们没见过这么多的飞机吗？”

“从来没见过。”巴勃罗说。

“塞哥维亚也没有这么多吗？”

“没有，我们通常只见到三架。有时是六架驱逐机，有时说不定是三架容克式飞机[17]，那种三个引擎的大飞机，和驱逐机在一起。我们从来也没见过这样多的飞机。”

糟了，罗伯特·乔丹想，真糟了。飞机集中到这里，说明情况很不好。我得注意听它们扔炸弹的声音。可是不对，他们现在还不可能把部队调上来准备进攻。当然，今晚或者明晚之前是不可能的，眼前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这时候是绝对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

他还能听到渐渐消失的嗡嗡声。他看看时间，这时该飞到火线上空了，至少第一批该到达了。他按下表上的定时卡子，看着秒针咔嗒咔嗒地走动。不，也许还没有飞到。现在才到。对，现在飞过好远了。那些111型飞机每小时能飞两百五十英里，五分钟就能飞到火线上空。它们现在早飞过了山口，飞到卡斯蒂尔地区的上空了。在早晨这个时光，下面是一片黄褐色的田野，中间交错着一条条白色的道路，点缀着小村庄，海因克尔飞机的阴影掠过田地，就像鲨鱼的阴影在海底的沙上移动。

没有砰砰砰的炸弹爆炸声。他表上的秒针继续咔嗒咔嗒地响着。

他想，这些飞机正继续飞往科尔梅那尔、埃斯科里亚尔或曼萨纳雷斯的飞机场，那里的湖边有一座古老的城堡，芦苇荡里躲着野鸭，假飞机场在真正的飞机场另一面，上面停放着假飞机，没什么掩饰，飞机的螺旋桨在风中转动着。他们肯定是朝那边飞去了。他对自己说，他们不会知道这次进攻计划。可是心头又冒出另一个想法。为什么不会呢？以前每次进攻他们不是事先都知道的吗？

“你说他们看到马了吗？”巴勃罗问。

“他们不是来找马的。”罗伯特·乔丹说。

“可是，他们到底看到没有？”

“没有，除非他们是奉命来找马的。”

“他们能看到吗？”

“可能不会吧，”罗伯特·乔丹说，“除非那时阳光正好照到林子上。”

“林子上很早就有阳光。”巴勃罗伤心地说。

“我看，除了你的马，他们还有别的事吧。”罗伯特·乔丹说。

他按下秒针卡子后已经过了八分钟，但仍然没有轰炸的声音。

“你用表干什么？”那妇人问。

“我要推算飞机飞到哪儿去了。”

“哦！”她说。等到过了十分钟，他不再看表了，因为他知道，飞机这时已经太远了，即使假设声波传来得花一分钟，他也听不到了，他对安塞尔莫说：“我想和你谈谈。”

安塞尔莫从洞口出来，两人走出不远，在一棵松树边停了步。

“情况怎么样？”罗伯特·乔丹问他。

“很好。”

“你吃了吗？”

“没有。谁都没吃。”

“那去吃吧。再带点中午吃的干粮。我要你去看守公路，路上来往的车辆人马都要记下来。”

“我不会写字啊。”

“不用写字，”罗伯特·乔丹从笔记本上撕下两张纸，用刀把自己的

铅笔截下一段，“带着这个，用这个记号代表坦克。”他画了一辆倾斜的坦克，“每见一辆坦克就画一个竖道，画了四道之后，看见第五辆就在四条线上横画一道。”

“我们也是这样计数的。”

“那好。卡车用另一个记号，两个轮子和一个方块。空车，就画个圆圈。装满部队的，就画条直线。火炮也要记上。大的这样，小的这样，汽车这样记，救护车这样记。两个轮子和一个方块，上面画一个十字。成队的步兵按连计算，做这样的记号，明白吗？一个小方块，然后在旁边画一条线。骑兵的记号是这样的，明白吗？像匹马。一个方块加四条腿。这个记号代表二十个骑兵一队。你看明白了吗？每一队画一道线。”

“明白了。这办法真妙啊。”

“还有，”他画了两个大轮子，周围画上几个圆圈，再画了一条短线，算是炮筒，“这是反坦克炮，有胶皮轮子的。记下来。这是高射炮，”他画了向上翘的炮筒和两个轮子，“这个也记下来。你明白吗？你看见过这种炮吗？”

“见过，”安塞尔莫说，“当然。明白。”

“把吉卜赛人一起带上，让他知道你看守的地点，好派人跟你换班。挑一个安全又不太靠近公路的地点，可以舒舒服服地看个清楚。要待到换你下来的时候。”

“我明白。”

“好。还有，回来后把公路上的一切调动情况向我报告。一张纸上记录去的动静，一张纸上记录来的动静。”

他们向山洞走去。

“把拉斐尔叫过来。”罗伯特·乔丹说，他站在树边等着。他看着安塞尔莫走进山洞，门毯在他身后落下。吉卜赛人一摇一摆地走出来，用手擦着嘴巴。

“你好，”吉卜赛人说，“昨晚玩得好吗？”

“我睡得很好。”

“不错，”吉卜赛人咯咯地笑着说，“有烟吗？”

“听着，”罗伯特·乔丹一面说，一面在衣袋里掏烟卷，“我要你跟安塞尔莫到一个地方去，他去观察公路。你就在那里和他分开，记住那个地点，以便过后可以领我或别的换班的人到那儿去。然后你再到一个可以观察锯木厂的地方，注意那边的哨所有没有变化。”

“什么变化？”

“那里现在有多少人？”

“八个。这是我最后了解的情况。”

“去看看现在有多少。还有那边桥头的哨兵间隔多久换一次岗。”

“间隔？”

“哨兵值一个班多长时间，什么时候换岗。”

“我没有表啊。”

“拿我的去。”他解下手表。

“多好的表啊。”拉斐尔羡慕地说，“你看它多复杂。这样的表肯定会读会写。看上面的字码密密麻麻的。这样一块表把别的表全比下去啦。”

“别瞎摆弄。”罗伯特·乔丹说，“你会看表吗？”

“怎么不会？中午十二点，肚子饿。半夜十二点，睡觉。早上六点，肚子饿。晚上六点，喝得醉醺醺。运气好的话，夜里十点——”

“闭嘴。”罗伯特·乔丹说，“你用不着这样油腔滑调。我要你监视大桥边的哨兵和公路下段的哨所，就像监视锯木厂一边的哨所和小桥边的哨兵一样。”

“活儿可不少啊，”吉卜赛人笑嘻嘻地说，“你一定要我去，不能派别人吗？”

“不能，拉斐尔。这个工作很重要。你必须小心谨慎，千万不要暴露。”

“不会暴露的，”吉卜赛人说，“还用你告诉我不要暴露吗？你以为我乐意给人打死吗？”

“认真点儿，”罗伯特·乔丹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昨晚干了好事，现在却叫我认真一点？你原该杀一个人，可你干出了什么事来着？你原该杀一个人，可不是造一个人哪！我们刚看到满天飞机，多得可以前把我们祖宗三代，后把我们没出娘胎的孙子，加上猫儿、山羊、臭虫统统炸死。飞机飞过时把天都遮黑了，声音跟狮子吼似的，响得能叫你老娘奶子里的奶汁都结成硬块，你却叫我认真一点。我太认真啦。”

“好吧，”罗伯特·乔丹说着笑了，把手放在吉卜赛人的肩上，“那么

就别太认真吧。现在吃完早饭就走吧。”

“那你呢，”吉卜赛人问，“你干什么？”

“我去看‘聋子’。”

“来了这些飞机，你在整个山区很可能一个人也见不到了。”吉卜赛人说，“今早飞机飞过时，一定有很多人在冒大汗哪。”

“那些飞机可不是专门来搜查游击队的。”

“对，”吉卜赛人说，然后摇摇头，“不过，等人家打算这么干的时候就糟啦。”

“没有的事。”罗伯特·乔丹说，“那是德国最好的轻型轰炸机。他们不会派这些飞机来对付吉卜赛人。”

“这些飞机把我吓怕了，”拉斐尔说，“可不是吗，我就怕这些东西。”

“它们是去轰炸飞机场的，”他们走进山洞时，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我可以肯定是去轰炸飞机场的。”

“你说什么？”巴勃罗的老婆问。她替他倒了一大杯咖啡，还递给他一罐炼乳。

“还有牛奶？真奢侈啊。”

“什么都不缺。”她说，“来了飞机，大家都很怕。你刚才说它们飞到哪儿去了？”

罗伯特·乔丹从罐头顶上凿开的缝里倒出了一些浓稠的炼乳到咖啡里，在杯口把罐头边的炼乳刮干净，然后把咖啡搅成了淡褐色。

“我看他们是去轰炸飞机场的。也许去埃斯科里亚尔和科尔梅那尔。也许这三个地方都去。”

“那样要飞很远的路，不应该到这里来。”巴勃罗说。

“那么他们现在到这里来干吗呢？”那妇人问，“现在来干什么？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飞机。也没见过这么多，上面准备发动进攻了吗？”

“昨晚公路上有动静吗？”罗伯特·乔丹问。那姑娘玛丽亚挨在他身边，不过他并没看她。

“你，”妇人说，“费尔南多。你昨晚在拉格朗哈。那边有啥动静？”

“没啥子动静，”回答的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矮个子，表情坦率，一只眼睛有点斜视，罗伯特·乔丹以前没见过他，“还是那样，有几辆卡车。我在那儿的时候，没有部队调动。”

“你每晚都到拉格朗哈去吗？”罗伯特·乔丹问他。

“我，或者另一个人，”费尔南多说，“总有一个人去。”

“他们去探听消息。去买烟草。买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妇人说。

“那儿有我们的人吗？”

“有，怎么没有？在发电厂干活的工人。别处还有一些人。”

“有什么新闻吗？”

“没有，什么新闻也没有。北方的情况仍旧很糟。北方那边，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就乱糟糟的[18]。”

“你听到过塞哥维亚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伙计。我没问过。”

“你去过塞哥维亚？”

“有时候去，”费尔南多说，“不过那里有检查站，要查身份证。有危险。”

“你了解飞机场的情况吗？”

“不了解，伙计。我知道机场在哪儿，不过从没走近过。那里身份证查得很严。”

“昨晚没人谈论飞机吗？”

“在拉格朗哈吗？没有。但是他们今晚当然要谈论了。他们谈过基卜·德利亚诺[19]的广播。别的就没什么了。哦，还有。看样子，好像共和国准备要发动一次进攻。”

“看样子怎么？”

“共和国准备发动一次进攻。”

“在哪儿？”

“不确定。说不定在这里。说不定在瓜达拉马山区的另外的一个地方。你听过没有？”

“在拉格朗哈是这么传的吗？”

“是呀，伙计。我把这个消息忘了。不过一直都有不少关于进攻的传言。”

“这话从哪儿传出来的？”

“从哪儿？噢，从各种各样的人的嘴里。塞哥维亚和阿维拉的咖啡馆里军官们都在讲，侍者听到，然后谣言就传开来。一直以来，他们都在说共和国要在这些地区发动一次进攻。”

“是共和国，还是法西斯分子？”

“是共和国。法西斯分子要发动进攻的话，大家都会知道的。这次进攻规模可不小。有人说在两处进行。一处是这里，另一处是埃斯科里亚尔附近的狮子山那边。你听过这消息吗？”

“你还听到了什么？”

“没了。哦，还有。有些人说，要是发动进攻，共和国打算炸桥。不过每座桥都有人防守。”

“你是在说笑吗？”罗伯特·乔丹说，啜饮着咖啡。

“不是说笑，伙计。”费尔南多说。

“他这人不开玩笑，”那妇人说，“他不开玩笑，真是倒霉。”

“好，”罗伯特·乔丹说，“谢谢你汇报了这些情况。没别的了吗？”

“没有啦。大家跟往常一样说要派军队到山里来扫荡。还有的说，军队已经出动了。他们已经从瓦利阿多里德出发了。不过总是那么说，不用理会。”

“可你，”巴勃罗的老婆恶狠狠地对巴勃罗说，“还说什么安全。”

巴勃罗挠着下巴，若有所思地望着她，“你呀，”他说，“你的桥。”

“什么桥？”费尔南多兴奋地问。

“你个蠢货，”妇人对他说，“笨蛋。再喝一杯咖啡，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新闻。”

“别生气，比拉尔，”费尔南多平静而高兴地说，“听到了谣言也不必大惊小怪。我记得的全告诉你和这位同志了。”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你不记得了？”罗伯特·乔丹问。

“没有了。”费尔南多一本正经地说，“幸好，我没忘了这些，都不过是谣言，所以我一点也没放在心上。”

“那么，还有别的谣言？”

“是。可能有。不过我没留心。一年来，我听到的全是谣言。”

罗伯特·乔丹听到站在他背后的姑娘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

“再跟我们多讲几个谣言吧，小费尔南多。”她说，接着又笑得两肩发颤。

“即使记起来也不说了。”费尔南多说，“听了谣言还当桩大事的人太差劲了。”

“不过我们了解了情况才能救共和国。”那妇人说。

“不，炸了桥才能救共和国。”巴勃罗对她说。

“你们走吧。”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和拉斐尔说，“如果已经吃过饭的话。”

“我们马上就走。”老头儿说着，两人就站起身来。罗伯特·乔丹觉得有人把手按在他肩膀上。是玛丽亚。“你该吃饭了，”她的手仍搁在他肩上，“好好吃饭，让你的肚子顶得住更多的谣言。”

“谣言把我肚子填饱了。”

“不，不该这样。在听到更多的谣言之前，先把这些吃下去。”她把碗放在他面前。

“别捉弄我了，玛丽亚，”费尔南多对她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不是捉弄你，费尔南多。我只是在跟他开玩笑，他不吃要肚子饿的。”

“我们也都该吃饭了，”费尔南多说，“比拉尔，怎么啦，没给我们端吃的来？”

“没怎么，伙计，”巴勃罗的老婆说着，给他盛了满碗的炖肉，“吃吧。是啊，那是你的。现在吃吧。”

“好极啦，比拉尔。”费尔南多依旧一本正经地说。

“谢谢你，”妇人说，“谢谢你，多谢了。”

“你生我的气了？”费尔南多问。

“没有。吃吧，赶紧吃吧。”

“我吃了，”费尔南多说，“谢谢你。”

罗伯特·乔丹望着玛丽亚，她的双肩又颤抖起来，她就把眼睛望着别处。费尔南多吃得兴高采烈的，脸上一副骄傲而正经的神情，即使他使着一把特大汤匙，嘴角边淌着炖肉汁，也一点没影响他的正经模样。

“这菜你爱吃吗？”巴勃罗的老婆问他。

“爱吃，比拉尔。”他说，嘴里塞得满满的，“还是老样子。”

罗伯特·乔丹感觉到玛丽亚伸手搁在他手臂上，感觉到她乐得用手指紧捏着他。

“老这样，你才爱吃？”妇人问费尔南多，“是的，我明白了。炖肉，是老样子。北方情况不好，是老样子。这里准备发动进攻，是老样子。部队来搜查我们，还是老样子。你这个人可以当做老样子立牌坊了。”

“可是后两件事只是谣言，比拉尔。”

“西班牙啊，”巴勃罗的老婆尖刻地说，然后转向罗伯特·乔丹，“别的国家里有这样的人吗？”

“没有别的国家和西班牙一样。”罗伯特·乔丹有礼貌地说。

“你说得对。”费尔南多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西班牙一样。”

“你去过别的国家吗？”妇人问他。

“没有，”费尔南多说，“我也不想去。”

“你明白了吧？”巴勃罗的老婆对罗伯特·乔丹说。

“小费尔南多，”玛丽亚对他说，“给我们讲讲你在瓦伦西亚的事吧。”

“我不喜欢瓦伦西亚。”

“为什么？”玛丽亚问，又捏捏罗伯特·乔丹的手臂，“你为什么不爱瓦伦西亚？”

“那里的人没有礼貌，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老是冲着彼此大声嚷嚷，喂、喂的。”

“他们懂你的话吗？”

“他们假装不懂。”费尔南多说。

“你在那里干什么？”

“我在那儿连大海都没看就走了，”费尔南多说，“我不喜欢那里的人。”

“呸，滚到别的地方去，你这个老姑娘，”巴勃罗的老婆说，“滚到别的地方去，别恶心我啦。我这辈子最好的日子是在瓦伦西亚过的。可不是吗！瓦伦西亚。别跟我讲瓦伦西亚。”

“你在那里做什么？”玛丽亚问。

巴勃罗的老婆端了碗咖啡、一块面包和一碗炖肉，坐到桌边。

“什么？不是我，而是我们在那里做什么。菲尼托订了个合同，在那边过节的期间斗三场牛，我就去了那里。我从没见过那么多人。我从没见过那么挤的咖啡馆。等了好几个钟头也没有座位，电车也上不去。瓦伦西亚一天到晚都是热热闹闹的。”

“那么你做什么呢？”玛丽亚问。

“哪样没玩过？”妇人说，“我们去海滩，躺在海水里，张着帆的船用牛从海里拉上来。牛被赶到海里，它们只得游水，然后把牛拴在船头上，它们站住了脚，就摇摇晃晃地在沙滩上走上来。早上一阵阵细浪拍打着海滩，十对同轭的牛拖一条张了帆的船。那就是瓦伦西亚。”

“除了看牛，你还玩些什么？”

“我们在沙滩上的凉亭里吃东西。有鱼肉馅儿饼，有红椒、青椒，还有米粒那么大的小榛子。饼子又香又薄，鱼肉鲜极了。海里捞上来的新鲜明虾浇上酸橙汁。虾肉是粉红色的，味儿真鲜啊，虾那么大个儿，一只得要咬四口才吃得完。我们可吃了不少这东西。我们还吃什锦饭、新鲜海味、带壳蛤蜊、淡菜、小龙虾和小线鱼。我们还吃到小不点儿的清炸鳗鱼，小得像豆芽菜，弯弯曲曲盘成一团，嫩得不用嚼，到嘴里就化掉。老是喝一种白酒，冰凉，爽口，真棒，三毛钱一瓶。最后吃甜瓜。那里盛产甜瓜。”

“卡斯蒂尔的甜瓜更好。”费尔南多说。

“乱讲。”巴勃罗的老婆说，“卡斯蒂尔的甜瓜细得像什么似的。瓦伦西亚的甜瓜才是好吃的。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瓜有人的胳臂那么长，绿得跟海水一个颜色，一刀切下去，嘎嘣脆，又多汁，比夏天的清早还甜美。唉，我想起了盆子里盘成一堆的小不点儿的鲜嫩的鳗鱼啦。还有，喝了一下午大杯的啤酒，冰凉的啤酒盛在水缸那么大的杯子里，杯子外面都凝着水珠。”

“那么你不吃不喝的时候，干什么呢？”

“我们在屋里睡觉，阳台上挂着细木条编的帘子，小风从弹簧门顶上的气窗里吹进来。我们在那里睡觉，放下了帘子，屋里白天也是暗的。街上飘来花市上的香味和爆竹的火药味。在过节期间，每天中午都放爆竹，爆竹拴在沿街的绳子上，满城都有，爆竹用药线连起来，顺着电线杆、电车线一个挨一个地炸响，声音可大呢，噼噼啪啪，简直没法想象。”

“我们睡觉，然后又要了一大罐啤酒，凉得玻璃外面都凝结着水珠，女侍者把啤酒端来时，我在门口接，我把冰凉的玻璃贴在菲尼托背上，他已经睡着了，啤酒拿来时也没醒。这时，他说：‘别弄了，比拉尔。别这样，老婆，让我睡吧。’我说：‘好啦，醒醒吧，你喝这

个，多凉啊。’他眼都不睁就喝了，喝了又睡。我在床脚搁了个枕头，斜靠着，看他睡。他皮肤赭红、头发乌黑，那么年轻，睡得那么安静。我把一整杯全喝了，听着过路乐队的演奏。你呀，”她对巴勃罗说，“这种日子你经历过吗？”

“我们一起也痛快过。”巴勃罗说。

“不错，”妇人说，“当然啦。你当年比菲尼托更富有男子气。不过我们从没去过瓦伦西亚。我们从没在瓦伦西亚一起躺在床上听乐队在街上经过。”

“那是不可能的事，”巴勃罗对她说，“我们没机会去瓦伦西亚啊。你讲点道理吧，你应该理解。不过，你和菲尼托没炸过火车。”

“没错，”妇人说，“我们是该炸火车。炸火车。不错。开口闭口老是火车，谁也没法说不是。结果呢，懒了，阴阳怪气的，完蛋了事。结果变成了现在这副熊样。以前也干过不少好事，我这人说话公平。不过同样的，谁也不能说瓦伦西亚的不是。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我不喜欢瓦伦西亚，”费尔南多平静地说，“我就是不喜欢瓦伦西亚。”

“不怪人家说，倔驴的犟脾气是改不过来的。”妇人说，“把桌子收拾干净，玛丽亚，我们准备上路。”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听到了第一批飞机返回的声音。

# 第九章

他们站在山洞口，抬头望着飞机。轰炸机飞得很高，像一支支飞快而丑陋的箭头，引擎声轰隆隆地把天空都要震裂了似的。罗伯特·乔丹想，它们的外形真像墨西哥湾流里尖鼻宽鳍的鲨鱼。这些飞机宽宽的银色机翼隆隆作响，飞转的螺旋桨在阳光中像一个个模糊的光环，它们的行动可不像鲨鱼，跟世上的任何事物都不同，就像机械化的死神。

你应该写作，他对自己说。也许将来你会再拿起笔来的。他感觉玛丽亚紧紧地握着他的胳臂。她正望着天空，他对她说：“你看飞机像什么，漂亮的姑娘？”

“我不知道。”她说，“像死神吧。”

“我看飞机就是飞机，”巴勃罗的老婆说，“那些小飞机呢？”

“可能飞到别处去了，”罗伯特·乔丹说，“轰炸机飞得太快，不等那些小飞机，单独回来了。我们的飞机从不跨越火线去追击它们，也没足够的飞机去冒这种险。”

正在这时，三架组成V字形的海因克尔战斗机出现在林中空地上空，朝他们飞来，飞得很低，差点儿擦到树梢，好像嘎嘎作响的、机翼朝下俯冲的、扁鼻子的难看的玩具飞机，一下子变大到可怕的尺寸，轰隆隆地吼叫着一掠而过。飞机低得大家从洞口看得见戴着头盔和护目镜的驾驶员，连巡逻机队队长脑后飘拂的围巾都看得一清二楚。

“那些飞机能看见马吗？”巴勃罗说。

“它们连你的烟头都看得见，”妇人说，“把毯子放下吧。”

再没有别的飞机飞过来。其余的飞机一定越过了远处那边的山脊。等隆隆声消失以后，他们才又走出山洞，来到空地上。这时的天空显得那么空旷、那么高远、那么蔚蓝、那么晴朗。

“这些飞机仿佛是一场梦，我们现在醒过来了。”玛丽亚对罗伯特·乔丹说。飞机声已经远得几乎听不到了，微弱的嗡嗡声像手指轻轻碰了你一下，放开后又碰一下，现在连最后的难以觉察的嗡嗡声都消失了。

“这不是梦，你进去收拾一下吧。”比拉尔对她说。“怎么办？”她转身对罗伯特·乔丹说，“咱们骑马，还是走着去？”

巴勃罗瞅她一眼，嘴里哼了一声。

“你怎么都行。”罗伯特·乔丹说。

“那我们走去吧，”她说，“为了我的肝，我想走走。”

“骑马对肝有好处。”

“是啊，不过屁股可受不了。咱们走着去，你——”她转身对巴勃罗说，“到下面去点点你的牲口，看看有没有跟飞机跑了。”

“你要弄匹马骑吗？”巴勃罗问罗伯特·乔丹。

“不要，多谢。那姑娘怎么办？”

“她走走也好，”比拉尔说，“不然她身上好多地方全僵了，要没用啦。”

罗伯特·乔丹觉得脸红了。

“你睡得好吗？”比拉尔问，接着说，“真的没病。本来可能有的。我不懂怎么会没有。说不定天主到底还是有的，虽然我们把他废了。你走你的，”她对巴勃罗说，“不关你的事，这是比你年轻的人的事。人家不像你似的，赶紧走吧。”接着又对罗伯特·乔丹说，“叫奥古斯丁看着你的东西。他一来我们就走。”

天色清澈明朗，阳光温暖。罗伯特·乔丹望着这个棕褐色大方脸的大个子女人，她的眼睛很和善，分得很开，脸上有了皱纹，虽不好看却不讨厌，眼睛总带笑，但嘴唇不动的时候，脸色沉郁。他望着她，越过那体格魁梧而呆头呆脑的男人，这时男人正穿过树林，朝着马栏走去。那妇人也在望着他的背影。

“你们睡觉了？”妇人问。

“她怎么说的？”

“她不肯告诉我。”

“我也不告诉你。”

“这么说你们睡过了，”妇人说，“你可要小心呵护她啊。”

“她要是怀了孩子怎么办？”

“不碍事，”妇人说，“不碍事。”

“在这里可不好办。”

“她不待在这里。她跟你走。”

“那我上哪里去呢？我不能随身带个女人。”

“谁知道？说不定你带两个呢！”

“可不能那么说。”

“听着，”妇人说，“我不是胆小鬼，不过，早上的情况我看得一清二楚。我知道，眼前的这些人多半也许活不到下一个星期天。”

“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天。”

“真格的，”罗伯特·乔丹说，“下个星期天还远着呢。我们活到星期三就不错了。不过，我不爱听你说这种话。”

“每个人都得找个人谈谈心里话，”那女人说，“以前我们有宗教那一套东西。现在谁都得找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聊聊，因为不管怎么勇敢的人也觉得非常孤单。”

“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大家在一起。”

“看到那些飞机就让人闹心。”妇人说，“我们根本没办法对付那样的飞机。”

“但是我们能打垮他们。”

“听着，”妇人说，“我对你讲的是心里的烦心事，你可别以为我不坚定。什么也动摇不了我的决心。”

“太阳一升起，悲哀就消啦。悲哀就像雾。”

“那当然，”妇人说，“如果你往好处想的话。看来是讲了关于瓦伦西亚的那套无聊话的缘故。是讲了那个去看马的窝囊废的缘故。我讲了过去的事让他伤心了。杀他，可以。骂他，可以。就是不能伤他的

心。”

“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的？”

“别人怎么在一起的？革命刚开始时和开始以前，他算得上一条汉子。是响当当的汉子。可现在他完蛋了。塞子拔掉了，皮袋里的酒全流光了。”

“我不喜欢他。”

“他也不喜欢你，说得头头是道。昨晚我跟他睡觉了。”她这时笑了笑，摇摇头。“咱们现在不谈这个，”她说，“我对他说：‘巴勃罗，你怎么不杀了那个外国佬？’”

‘这小伙子不错，比拉尔，’他说，‘这小伙子不错。’

我于是说：‘现在我做主，你明白吗？’

‘明白了，比拉尔。明白了。’他说。后半夜我听到他醒了，一个人在哭。他哭得气咻咻的，难听极了，仿佛身体里有只野兽在折腾似的。

‘你怎么啦，巴勃罗？’我问他，把他拉过来抱住。

‘没什么，比拉尔。没什么。’

‘不。你准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大家，’他说，‘大家抛弃我的情形真叫我伤心。’

‘是呀，不过他们支持我，’我说，‘而我是你的女人。’

‘比拉尔。’他说，‘想想火车吧。’他接着说，‘愿天主保佑你，比拉

尔。’

‘你提天主做什么？’我对他说，‘你怎么讲这种话？’

‘就是，’他说，‘天主和圣母马利亚。’

‘什么话，天主和圣母马利亚！’我对他说，‘说这话干吗？’

‘我怕死，比拉尔，’他说，‘我怕死。你明白吗？’

‘那你给我从床上滚下去，’我对他说，‘一张床上挤不下我、你和你的害怕。’

“他就害臊了，不言语了，然后我就睡着了。不过，小伙子，他这个人完蛋了。”

罗伯特·乔丹默不做声。

“我这辈子时不时也会像这样觉得悲哀，”妇人说，“可是跟巴勃罗不一样。我的悲哀动摇不了我的决心。”

“这我相信。”

“也许那就跟女人生孩子一样。”她说，“根本算不得什么大事，”她停了一下，接着又说，“我对共和国充满憧憬。我坚决相信共和国，我有信心。就像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相信奇迹一样，我狂热地信仰共和国。”

“我相信。”

“你也有同样的信仰吗？”

“信仰共和国？”

“是呀。”

“当然。”他说，希望自己说的是真话。

“我很高兴，”妇人说，“那你不怕死吗？”

“死倒不怕。”他说，这是真话。

“别的呢？”

“就怕完成不了任务。”

“不像上次那个人一样怕当俘虏吗？”

“不怕，”他老实说，“有了那种害怕心理，包袱就太重，什么也干不成。”

“你很冷静，小伙子。”

“不，”他说，“我不这样看。”

“不。你的头脑很冷静。”

“我只是对工作上心罢了。”

“难道你不喜欢享受生活？”

“喜欢，非常喜欢。但是不能妨碍工作。”

“我知道你喜欢喝酒，我看到了。”

“不错，很喜欢。但是也不能妨碍工作。”

“那女人呢？”

“我也喜欢，但我对她们并不太上心。”

“你不在乎？”

“在乎。不过人们常说女人让人心动，可是我还没找到让我动心的女人。”

“我看你说的是谎话。”

“可能吧。”

“你喜欢玛丽亚。”

“是的。突然间非常喜欢。”

“我也是。我很喜欢这个丫头。不错，很喜欢。”

“我也是。”罗伯特·乔丹说，感到自己的声音又嘶哑了。“是的。”说出来让他感觉轻松，他很正经地用西班牙语说，“我非常爱她。”

“我们见了‘聋子’后，我就让你们俩单独在一起。”

罗伯特·乔丹不吭声，过了一会儿才说：“没有必要。”

“不，小伙子。有必要，时间所剩无多。”

“你从手上看出来的？”他问。

“不。别再想手相那套胡扯啦。”

凡是对共和国不利的事情她都不爱提，这件事也搁在一边。

罗伯特·乔丹什么也没说。他望着玛丽亚在山洞里收拾碗碟。她擦

擦手，转身冲他笑笑。她听不清比拉尔在说些什么，但是她对罗伯特·乔丹笑的时候，古铜色的脸涨得通红，然后又冲他笑笑。

“还有一天。”妇人说，“你们过了一晚，还有一天。现在自然没有我当初在瓦伦西亚时的那些享受。可是你们可以采些野草莓或别的什么。”她笑了。

罗伯特·乔丹用手臂搂着她的宽肩膀。“我也喜欢你，”他说，“很喜欢。”

“你真是个猎艳的老手，”妇人说，被这种亲热的表示弄得很尴尬，“你快把每个人都爱上了。奥古斯丁来了。”

罗伯特·乔丹走进山洞，走到玛丽亚站着的地方。她看他走来，眼睛放出光芒，脸蛋和脖子又涨红了。

“喂，小兔子。”他说着吻她的嘴。她紧紧拥抱他，凝视着他的脸不住地哼哼：“喂。噢，喂。喂。”

原本坐在桌边抽烟的费尔南多站起身，不断地摇头，捡起靠在洞壁的卡宾枪就走了出去。

“真不像话，”他对比拉尔说，“我不喜欢这样。你该管管这丫头了。”

“我管着呢，”比拉尔说，“那位同志是她的未婚夫。”

“噢，”费尔南多说，“这样啊，既然他们订了婚，那还像点话。”

“我很高兴。”妇人说。

“我也很高兴，”费尔南多一本正经地说，表示赞同，“再见，比拉尔。”

“你去哪儿？”

“到上面岗哨去换普里米蒂伏的班。”

“你他妈的上哪儿去？”奥古斯丁这时走上前来，问这个一本正经的小个子。

“值班。”费尔南多理直气壮地说。

“你去值班。”奥古斯丁嘲弄地说，“我操他奶奶的班。”接着转身对那女人说，“要我看守的他妈的东西在哪儿呢？”

“洞里呢，”比拉尔说，“在两个背包里。你满嘴脏话真讨厌。”

“我操他妈的讨厌。”奥古斯丁说。

“那就去操你自己吧。”比拉尔不愠不火地对他说。

“操你妈。”奥古斯丁回答。

“你个没娘养的。”比拉尔对他说，双方的骂人话达到了西班牙语里骂人的最高水平，其内容从不明说，只能意会。

“他们在里面搞什么名堂？”奥古斯丁这时问，好像在打听什么机密似的。

“不搞什么名堂，”比拉尔对他说，“没什么。我们毕竟是在春天里，你这个畜生。”

“畜生，”奥古斯丁说，琢磨着这个词儿，“畜生。还有你呢。你这大婊子养的。我操它的春天。”

比拉尔给他肩上一巴掌。

“你呀。”她说，声如洪钟地大笑了，“你骂人没什么新花活，就那么两下子。不过劲头倒挺足。你看到飞机没有？”

“我操它引擎的祖宗。”奥古斯丁点点头，咬着下嘴唇说。

“那才有点意思，”比拉尔说，“真有点意思。不过干起来实在不容易。”

“飞得那么高，确实够不着，”奥古斯丁露齿笑着说，“那还用说。不过说说笑话总比担惊受怕强吧。”

“是呀，”巴勃罗的老婆说，“总比担惊受怕强。你这人不错，说笑话很带劲。”

“听着，比拉尔。”奥古斯丁认真地说，“要出事了。是真的？”

“你怎么看？”

“情况糟透了。飞机不老少，太太。真不少啊。”

“原来你跟别人一样也给飞机吓着了？”

“哪里的话！”奥古斯丁说，“你看他们打算干什么？”

“听好，”比拉尔说，“从这小伙子来炸桥看，显然共和国在准备发动一次进攻。从这些飞机来看，显然法西斯分子在准备迎战，不过为什么把飞机亮出来呢？”

“这个战争中的蠢事干得真不少啊，”奥古斯丁说，“这次战争疯得没底。”

“这是明摆着了，”比拉尔说，“不然我们也不会在这里啦。”

“是呀，”奥古斯丁说，“我们疯疯癫癫地混了一年啦。不过，巴勃罗这人挺有判断力。巴勃罗足智多谋。”

“你说这话干吗？”

“我要说。”

“你可要明白。”比拉尔解释说，“现在要靠智谋来挽救局势已经太晚了，而且他已经失去了判断力。”

“我明白。”奥古斯丁说，“我知道我们得撤走。既然我们只有打胜才能活下去，那就必须把桥都炸掉。不过，虽然巴勃罗现在成了胆小鬼，不过他还是很机灵的。”

“我也很机灵啊。”

“不，比拉尔，”奥古斯丁说，“你不是机灵，是勇敢。你忠诚，你果断，你有直觉。很果断，很热情。可是你不机灵。”

“你这样看？”妇人若有所思地问。

“正是，比拉尔。”

“那小伙子很机灵，”妇人说，“既机灵又冷静。头脑非常冷静。”

“不错，”奥古斯丁说，“他一定很在行，不然也不会派他来干这事了。可是我没看出他机灵。我看巴勃罗倒是机灵的。”

“可是他吓破了胆，废物一个，撒手不干了。”

“可还是机灵。”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要好好想想。当前我们做事要动动脑子，炸桥之后，我们得马上撤走。一切都得有个准备。我们要考虑好到哪里去、怎么去。”

“那当然。”

“这就用得上巴勃罗。这件事必须干得机灵。”

“我信不过巴勃罗。”

“在这件事上，必须要信任他。”

“不。你不知道他现在垮成了什么样子。”

“可他还是很机灵。这件事我们如果干得不机灵，我们就他妈完蛋了。”

“我得想想，”比拉尔说，“我还有一天时间可以考虑。”

“炸桥是那小伙子的事。”奥古斯丁说，“这方面他准有一手。另一个来炸火车的那人，干得多漂亮啊。”

“没错，”比拉尔说，“事实上全是他安排的。”

“你拿出魄力和决断来。”奥古斯丁说，“不过行动要让巴勃罗负责，让巴勃罗负责撤退。现在就让他研究方案吧。”

“你是个聪明人。”

“聪明，不错。”奥古斯丁说，“可是不精明。这方面，巴勃罗行。”

“吓破了胆也行？”

“吓破了胆也行。”

“你怎么看炸桥这事？”

“非干不可。这我知道。有两件事我们非干不可。一必须离开这里，二必须打胜仗。要打胜仗就得炸掉桥。”

“巴勃罗如果机灵，为什么不明白这一点？”

“因为他自己软弱无能，所以想保持现状，他宁愿保持软弱无能，就像待在一个旋涡里。不过河水在涨。形势逼他改变的话，他会变得机灵的。他非常机灵。”

“幸好那小伙子没把他杀了。”

“拉倒吧。昨晚吉卜赛人要我杀掉他。吉卜赛人是个畜生。”

“你也是畜生，”她说，“不过是聪明的畜生。”

“你我都聪明，”奥古斯丁说，“不过有能耐的还是巴勃罗！”

“可是真让人难受。你不知道他垮成了什么样子。”

“知道。可是有能耐呀。听着，比拉尔。发动战争靠聪明就成。不过要打胜仗却需要能耐和物资。”

“我好好考虑考虑。”她说，“我们现在得走了。我们已经迟到了。”接着提高了嗓门。“英国人！”她喊道，“英国人！快来，咱们走吧。”

# 第十章

“咱们歇歇吧，”比拉尔对罗伯特·乔丹说，“过来坐下，玛丽亚，咱们躺一会儿。”

“我们得继续赶路，”罗伯特·乔丹说，“咱们到了那里再休息。我必须见到这个人。”

“你能见着。”那妇人对他说，“别着急。在这里坐下，玛丽亚。”

“走吧，”罗伯特·乔丹说，“到山顶上再休息。”

“我现在休息。”妇人说着在小溪边坐下了。姑娘挨着她坐在石楠丛中，阳光照耀着她的头发。只有罗伯特·乔丹还站着，在这高山上的草地上纵目远眺，草地上有条小溪，流贯其间，溪水里有鳟鱼。他站着的地方长着石楠。比较低的草地上长着黄色的羊齿植物，不是石楠，一块块灰色的大圆石兀立在羊齿丛中间，山坡下面是一排黑魆魆的松树。

“到‘聋子’那儿还有多远？”他问。

“不远了，”妇人说，“穿过这一片空地，走下前面那个山谷，到这小溪源头那片树林高处就是。你坐下吧，别那么心事重重的。”

“我要见他，把事情安排好。”

“我要洗脚。”妇人说着脱掉绳底鞋，扯下一只长筒厚羊毛袜，就把右脚伸进溪水，“天哪，真冷啊。”

“咱们骑马就好了。”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走走对我有好处，”妇人说，“这是我一直想望的。你这是怎么啦？”

“没怎么，不过，我得抓紧时间。”

“别着急。有的是时间。今天天气真好，离开了松林心里真痛快。松林有多讨厌，你哪里想得到。你不讨厌松林吗，漂亮的姑娘？”

“我喜欢松林。”姑娘说。

“松林有什么好喜欢的？”

“我喜欢松树的香味和踩在松针上的感觉。我喜欢大树树梢间的风声和树枝碰擦的响声。”

“你什么都喜欢，”比拉尔说，“如果你饭菜烧得稍微好一点，哪个男人娶了你真是有福气呢。可是松树林子叫人烦得要死。你没见过山毛榉、橡树或栗树的林子。那才叫树林。那种林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树，各具特色，各有各的美。成片成片的松树叫人讨厌。你说呢，英国人？”

“我也喜欢。”

“瞧你，”比拉尔说，“你们俩一唱一和。其实我也喜欢松林，不过在松林里待得太久了。这些山，我也讨厌。山里只有两个方向，下山、上山，而且下山只有一条路，通到法西斯分子占领的城镇。”

“你去过塞哥维亚吗？”

“什么话，带了这张老脸去？这张脸出了名的难看。你愿意长得丑吗，漂亮的姑娘？”她对玛丽亚说。

“你不丑。”

“拉倒吧，我不丑！我生来就丑，我一辈子都丑。你这个英国人一点也不了解女人。你知道丑女人的心情吗？你知道一辈子都丑的人心里却自以为长得很美是怎么回事吗？是很古怪。”她把另一只脚也伸进溪水里，马上又缩回去。“天哪，真冷。瞧那只鹡鸰。”她说，指了指一只在溪水上游一块石头上蹦蹦跳跳的圆滚滚的灰色的鸟。“这种鸟百无一用。叫得不好听，肉又不能吃。就知道一上一下地翘尾巴。给我一支烟，英国人。”她说着接过烟来，并从衬衣袋里掏出火刀火石，点着了烟。她抽着烟，望望玛丽亚和罗伯特·乔丹。

“生活真是奇怪，”她说着从鼻孔里喷出烟来，“我换成男人准是条好汉，可惜我是个女人，长得丑死了。可是有不少男人爱我，我也爱过不少男人。真怪。听着，英国人，这事怪有趣的。你看，虽然我长得丑。仔细看看，英国人。”

“你不丑。”

“怎么不丑？别撒谎。难道说，”她深沉地大笑起来，“你也动心了？不。这是笑话。不。看看这副丑样。可是，你心里有一种感情，使男人爱上你的时候不辨美丑了。有了这种感情，你就让他迷糊，也让你自己迷糊了。然后有一天不知为什么，他看出了你本来的丑相，不再迷糊啦，于是你跟他一样，也看出了你自己的丑相，你就失去了你的男人和你自己的感情，你明白吗，漂亮的姑娘？”她拍拍姑娘的肩膀。

“不明白，”玛丽亚说，“因为你并不丑。”

“用你的脑袋，可别用你的心，好好听着，”比拉尔说，“我跟你们讲的这些事很有趣。你觉得有趣吗，英国人？”

“有趣。可是我们得走啦。”

“走？那是什么话？我在这里很舒服。”她这时接着对他们说，仿佛在教室里讲课，“要不了多久，等你变得跟我一样丑，变得要多丑有多丑的时候，依我看呀，要不了多久，这种感情，这种自以为漂亮的白痴一样的感情又会在心里慢慢滋长。就像棵大白菜似的长起来。到那时候，等到这种感情长起来了，另一个男人看中了你，觉得你长得很漂亮，于是一切就重新开始了。我现在觉得自己已经过时了，不过，说不定以后还会动痴情，你很幸运，漂亮的姑娘，你长得不丑。”

“我，丑呢。”玛丽亚坚持说。

“问他吧，”比拉尔说，“别把脚伸到溪水里去，会冻僵的。”

“罗伯托说我们该走，我看我们还是走吧。”玛丽亚说。

“看你说的。”比拉尔说，“这件事对我跟对你的罗伯托关系同样重大，可我说咱们在这儿溪边歇息歇息不挺舒服的嘛，时间有的是。还有，我喜欢聊聊天。这是我们仅有的一点文明的东西。我们还有什么别的消遣呢？我说的，你不感兴趣吗，英国人？”

“你说得不错，可是除了议论美不美之外，还有别的事使我感兴趣。”

“那我们就来谈谈使你感兴趣的事吧。”

“革命开始的时候，你在哪里？”

“在老家。”

“阿维拉？”

“什么阿维拉？”

“巴勃罗说他是阿维拉人。”

“他吹牛，他想把自己说成是大城市里的人。他的老家是一个镇子。”她讲了那个小镇的名字。

“当时出了什么事？”

“多着呢，”妇人说，“多着呢。可全都是恶劣不堪的。哪怕本来该是光荣的事。”

“跟我讲讲吧。”罗伯特·乔丹说。

“太惨啦，”妇人说，“我不想当着这姑娘的面讲。”

“讲吧。”罗伯特·乔丹说，“不该她听的，不听就行了。”

“我可以听。”玛丽亚说。她把手搁在罗伯特·乔丹的手上。“没有什么是我不该听的。”

“问题不在你该不该听。”比拉尔说，“而是我该不该对你讲，让你做噩梦。”

“我不会听了一段故事就做噩梦的。”玛丽亚对她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你以为我听了故事还会做噩梦吗？”

“说不定会叫英国人做噩梦。”

“那就试试看。”

“不，英国人，我不是说笑话。你见过革命开头时小城镇的情况吗？”

“没有。”罗伯特·乔丹说。

“那么你根本没有见过世面。你看到了巴勃罗现在垮了的模样，可

是你该看看巴勃罗当日的威风。”

“讲吧。”

“不。我不想讲。”

“讲吧。”

“那好吧。我要把事实的真相讲出来。可你，漂亮的姑娘，假如讲到你受不了的地方，跟我说。”

“假如我受不了，我就不听。”玛丽亚对她说，“不见得会比那许多的不幸事更糟吧。”

“我看说不定，”妇人说，“再给我一支烟，英国人，咱们就开始吧。”

姑娘仰靠在长着石楠的小溪岸上，罗伯特·乔丹摊手摊脚地躺着，双肩着地，脑袋枕着一丛石楠。他伸手摸到了玛丽亚的手，把它握在自己手中，在石楠上擦着，直到她摊开手掌，平放在他手上，两人就这样听着。

“兵营里的民防军在大清早投降。”比拉尔开始讲。

“你们袭击了兵营？”罗伯特·乔丹问。

巴勃罗乘黑夜包围了兵营，割断了电话线，在一堵墙的墙脚下放了炸药包，命令民防军投降。他们不肯。天亮时他把那堵墙炸开了。接着就开火。两个民防军被打死了，四个受了伤，四个投降了。

在朦胧的清早我们大家伏在房顶上、地上、墙脚和建筑旁边。爆炸引起的尘土还浮在空中，因为扬得很高，没风吹散它。我们大家朝着建筑被炸开的那一面开火，边装子弹，边向烟雾里开枪，屋里仍有

步枪发射的闪光，接着烟雾里有人叫喊别再打枪了，四个民防军举着手走了出来。屋顶已经坍下了一大片，那一边的墙没了，他们便出来投降。

‘里面还有人吗？’巴勃罗喊着。

‘有伤员。’

‘看住他们。’巴勃罗对从我们射击的地方走过来的四个人说。‘靠墙站在那儿。’他对民防军说。四个民防军贴墙站着，灰头土脸的，给硝烟熏得漆黑，那四个看守用枪口对准了他们，巴勃罗和别的人就进屋里去结果那些伤员。

他们干了这个之后，就此再没伤兵的声息了，没有呻吟，没有呼喊，兵营里也没有枪声了。巴勃罗一帮人从里面走出来，他背上背着猎枪，手里拿着一把毛瑟手枪。

‘瞧，比拉尔。’他说，‘一个自杀的军官手里拿着这家伙。我还从没开过手枪呢。你，’他对一个民防军说，‘把这枪开给我看看。不。你别开。给我讲讲。’

兵营里在枪杀伤兵的时候，那四个民防军靠墙站着，满头大汗，一句话也不说。他们都是高个子，一副丘八相，跟我的脸形差不多，只是他们的脸上长满了胡子楂，在他们一生的最后一个早晨，没有时间刮。他们靠墙站着，一句话也没说。

‘你，’巴勃罗对离他最近的那个人说，‘给我讲讲，这枪怎样使。’

‘把控制杆往下扳，’那人干巴巴地说，‘把反弹器向后拉，让它朝前弹。’

‘反弹器是什么？’巴勃罗问，望着那四个民防军，‘反弹器是什

么？’

‘扳机上面的那个活动帽模。’

巴勃罗往后一拉，但卡住了。‘现在怎么办？’他说，‘卡住啦。你骗我。’‘还得往后拉点，让它轻轻地朝前弹回去。’那民防军说。我从没听到过那样的语气。那语气比没有太阳的早晨还要阴沉。

巴勃罗照那人讲的扳了一下，然后一松手，活动帽模向前弹回到原处，击铁处在击发位置。那把手枪真难看，枪把又小又圆，枪筒又大又扁，使起来非常不方便。这段时间里，那几个民防军一直望着巴勃罗，一声不吭。

‘你打算怎么处理我们？’其中一个问他。

‘毙了你们。’巴勃罗说。

‘什么时候？’那人用同样阴沉的语气问。

‘现在。’巴勃罗说。

‘在什么地方？’那人问。

‘这里。’巴勃罗说，‘这里。现在。就在此时此地。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的？’

‘没有，’那个民防军说，‘没什么要说的。不过这样做太卑鄙了。’

‘你才卑鄙，’巴勃罗说，‘你们杀害老乡。你们连自己的亲娘都会杀掉。’

‘我从没杀过人，’那个民防军说，‘别提我娘。’

‘去死吧。你们这帮杀人成性的家伙。’

‘不要侮辱我们。’另一个民防军说，‘我们知道该怎么死。’

‘脸朝下，脑袋顶着墙。’巴勃罗对他们说。这些民防军你望望我，我望望你。

‘跪下，听着。’巴勃罗说，‘蹲下，跪在地上。’

‘你看怎么样，巴柯？’有个民防军朝那个长得最高，刚才告诉巴勃罗怎样使用手枪的人说。他衣袖上佩着班长的条纹，尽管清早还很凉爽，他却满头大汗。

‘跪就跪，’他回答，‘无所谓。’

‘这就跟土地更接近一些啦。’第一个说过话的人说。他想说句笑话，但是大家都没有开玩笑的心情，谁也不笑。

‘那我们就跪下吧。’第一个民防军说。四个人都跪下去了，脑袋顶着墙，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样子很别扭。巴勃罗走到他们背后，用枪口逐个抵着他们的后脑勺开了枪。枪声响处，一个个倒下去。我现在似乎还能听到那尖厉而被闷住的枪响，还能看到那枪筒猛地一弹，那人的脑袋就向前耷拉下去。手枪抵着后脑勺的时候，有一个人的脑袋一动不动。有一个人脑袋向前一冲，前额紧贴在石墙上。有一个人浑身直打哆嗦，脑袋直晃。只有一个人用双手捂住了眼睛，那是最后一个。巴勃罗握着枪，转身向我们走来时，那四具尸体都倒在墙脚边。

‘替我拿着枪，比拉尔，’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放下击铁。’他把手枪交给我，望着倒在墙脚下的那四个民防军。我们这伙人也都站在那儿里，望着死人，谁都不说话。

我们拿下那个小镇时还是清早，都没吃东西，也没喝咖啡；我们互相望望，炸了兵营之后，大家都弄得一身尘土，像刚打完谷子的人。我站在那儿，手枪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望着墙边民防军的尸体，我觉得恶心。死人和我们一样，浑身是土，灰扑扑的，只是每个死人都在淌血，把他们身边墙脚下的干泥地都浸湿了。我们站在那儿，太阳从远方的山上升起，照在我们脚下的土路上，照在兵营的白墙上。空中的灰尘在旭日中变得金灿灿的。我身边的那个农民望望兵营的墙，望望倒在墙边的尸体，再望望我们，望望太阳，然后说：‘瞧啊，一天开始了。’

‘我们现在去喝咖啡吧。’我说。

“好，比拉尔，好。’他说。于是我们进了小镇，来到了广场上。那些是这小镇上最后一批被枪杀的。”

“其他的人怎么样？”罗伯特·乔丹问，“镇上没有别的法西斯分子了吗？”

“什么话，怎么会没有别的法西斯分子？还有二十多个。可是一个也没被毙掉。”

“那是怎么回事？”

“巴勃罗下令用连枷把他们活活打死，然后把他们从峭壁上扔到江里。”

“二十个都这样？”

我跟你讲。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看到那种情景了，在江边峭壁顶的广场上用连枷把人活活打死。

那小镇建在江边，江岸很高，那里有一个广场，广场上有喷泉，

几条长凳和给长凳遮阴的大树。住家的露台都对着广场。六条街会向广场，周围有一条和每座房子相通的连拱廊，太阳毒晒的时候，人们可以在廊荫下走路。广场有三边都是连拱廊，另外一边是峭壁边上的一条树木遮阴的小路，下面是相距三百英尺的江面。

“当时一切都由巴勃罗一手包办，就跟安排袭击兵营时一样。他先用大车把通各条大街的路口堵住，仿佛在广场上准备举行民间斗牛戏似的。法西斯分子全部被关在镇公所里，那是广场一边最大的房子，墙上有一口大钟，法西斯分子的俱乐部就在那连拱廊下的房屋里。在连拱廊底下，俱乐部门前的人行道上，他们摆了一些桌椅。革命以前，他们常在这里喝开胃酒。柳条编制的桌椅让酒馆看上去像是咖啡馆，不过更雅致些。”

“俘虏这些人的时候难道没有发生战斗吗？”

在袭击兵营的前一晚，巴勃罗就把他们逮住了。不过，当时是把兵营包围了。袭击开始的同时，他们全都在家里被逮住。干得真聪明。巴勃罗有组织才能。不然，他在袭击民防军兵营的时候，敌人就会在他的侧翼和背后向他进攻了。

“巴勃罗是聪明，不过也残暴。他把镇上的事安排得面面俱到、井井有条。袭击得手以后，最后四个民防军投降了，他在墙脚下把他们枪毙了，然后我们在拐角上早班公共汽车终点站边那家最早营业的咖啡店里喝了咖啡。随后，他就动手布置广场，把大车给架在一起，就跟准备民间斗牛戏时一模一样，只留出面江的一边不堵住。巴勃罗接着命令神甫给法西斯分子忏悔，还给他们做必要的法事。”

“在什么地方干的这事？”

我说过了，在镇公所里。神甫在里面做法事，外面人山人海，有的嘻嘻哈哈，有的骂脏话，不过大多数人还是十分认真、恭恭敬敬

的。开玩笑的是那些庆祝拿下兵营而喝醉的人，还有一些整天都喝得醉醺醺的游手好闲的人。

神甫在做圣事的时候，巴勃罗吩咐广场上的人们排成两行。

他叫大家排成两行，好像叫人们排好队准备来一场拔河比赛似的，或者像人们在城里看自行车比赛到终点时那样，只给运动员留出一条狭路从中通过，或者像人们站着让路给圣像仪仗队通过一样。两排人之间空出两米宽的一条道，人们从镇公所门口排起，通过整个广场，一直到峭壁边上。从镇公所大门出来的人一眼就能看见广场上排得很紧密的两行人在等待着。

他们配备了打谷用的连枷，两排之间的空地足够把连枷抡开了。因为搞不到太多连枷，不是所有的人都拿着连枷，不过大多数是从堂·吉列尔莫·马丁的铺子里搞到的，这个人是法西斯分子，卖各种各样的农具。没有连枷的人就拿着粗大的牧羊棍，或赶牛棒，有的拿着木制的干草叉，那是打谷后把干草和麦秆往空中扬的木叉，还有的拿着镰刀。不过，巴勃罗把这些人安排在队伍中靠近峭壁的那一头。

两排人很安静，天气跟今天一样晴朗，天高云淡，广场上没有灰尘，因为前一晚露水很重，两排人站在树荫底下，你能听到泉水从那狮子塑像嘴里的铜管里喷出来落到水池里的声音，妇女们平时就用水罐在这里舀水。

只有神甫在给法西斯分子做圣事的镇公所附近，有人下流地叫骂着；那些人，是喝醉了的游手好闲的人，他们挤在窗外，隔着窗上的铁栅栏，对里面大骂粗话，开些低级下流的玩笑。站队的两排人大多数不声不响地等着。这时，我听到有人在问另一个人：‘里面有女人吗？’

“另一个回答：耶稣保佑，但愿没有女人。”

这时还有一个说：‘巴勃罗的老婆在这里呢。喂，比拉尔。里面有女人吗？’

我望着他，那是个农民，穿着礼拜服的外套，满头是汗。我就说：‘没有，华金。没有女人。我们不杀女人。我们怎么会杀他们的女人呢？’

他说：‘多谢耶稣，没有女人。那啥时候动手啊？’

我说：‘等神甫做完祷告就开始。’

‘那么神甫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对他说。我看见他脸部痉挛，汗水顺着前额淌下来。‘我从来没杀过人。’他说。

‘那么你得学学啦。’他身旁的一个农民说，‘不过依我看，这家伙揍一下是不会叫人送命的。’他双手握着连枷，怀疑地望着。

‘妙就妙在这里，’另一个农民说，‘一定要揍几下才行。’

‘敌人攻占了瓦利阿多里德。他们拿下了阿维拉，’有一个人说，‘我们进镇前，我就听到这个消息了。’

‘他们攻不下本镇。这镇子是我们的。我们先发制人。’我说，‘先下手为强，巴勃罗可不是那种婆婆妈妈的人。’

‘巴勃罗真行啊，’另一个说，‘不过在结果民防军的时候，他有点自私。你说是不是，比拉尔？’

‘是呀，’我说，‘可现在大家都能伸伸手了。’

‘不错，’他说，‘这次安排得很好。不过怎么没有战争的消息了？’

‘突袭兵营前，巴勃罗把电话线割断了。电话线还没有接好。’

‘噢，’他说，‘原来如此，怪不得没消息了呢。这个消息是我今天早上在养路站那里听来的。’

‘干吗这样对他们，比拉尔？’他问我。

‘为了节省子弹，’我说，‘还有，每个人都应该尽一份力。’

‘那就动手吧。该动手了。’我望着他，只见他哭了。

‘你怎么哭了，华金？’我问他，‘这有什么好哭的。’

‘我是情不自禁，比拉尔，’他说，‘我从没杀过人。’

镇子上互相都知道底细，你要是没见过小镇上革命开头时的情景，你就没见过世面。那天，广场上那两排人里，大多数都穿着在地里干活的衣服，他们是匆匆赶到镇上来的。不过也有人不知道革命头一天该怎么打扮，穿了礼拜或者过节时的衣服，后来看到别人，包括那些袭击兵营的人，都穿着最旧的衣裳，发觉自己穿得不对头，觉得很尴尬。不过他们不愿意脱下来，生怕弄丢了，或者怕被二流子们偷去。他们就这样满头大汗地站在太阳底下，等着动手。

起风时广场上的土都干了，大家在广场上来回走动，泥土被踩得又干又松，被风刮起来，弄得广场上满是灰尘，于是有一个穿藏青色礼拜服外套的人喊道：‘洒水，洒水！’每天早晨用皮管在广场上洒水的管理员便走上前来拧开水龙头，从广场旁边向中间洒水，把尘土压下去。两排人向后退去，让他在广场中间洒水；水管子大幅度地挥动着，喷出的水在阳光中闪闪发亮，大家拄着自己的连枷、棍子或者白木草叉站着，望着那喷射的水。等广场变得潮湿，灰尘不再飞扬了，两排人重又站好队伍，有个农民大声喊道：‘我们啥时候收拾第一个法西斯分子啊？第一个啥时候从畜栏里出来呀？’

‘快了，’巴勃罗在镇公所的门里提高了嗓门说，‘第一个马上就出来了。’在袭击兵营时，他大声吆喝，硝烟又呛人，所以现在他的声音哑了。

‘有什么好磨蹭的？’有人问。

‘他们还在忏悔自己的罪孽呢。’巴勃罗提高了嗓门说。

‘是呀，总共有二十个呢。’有人说。

‘不止。’另一个说。

‘二十个人的罪孽讲起来可不少。’

‘是呀，我看，他们是在搞鬼，在拖时间。在这紧要当口，除了穷凶极恶的事之外，一般的罪孽谁还会记得？’

‘只能耐心点了。这二十多个人穷凶极恶的罪孽也够多的，讲起来时间可不短啊。’

‘我有耐心。’另一个说，‘不过最好还是快点干完得了。对他们，对我们，都好。现在是七月份，事情多着呢。收割完还没打谷呢。现在可还不是赶集过节的时候。’

‘今天就相当于赶集过节。’另一个说，‘今天是自由节，从今天起，这些家伙干掉以后，这镇子和土地就是我们的了。’

‘这些法西斯分子就是我们今天要打的谷子，’有一个人说，‘打掉秕糠就有了本镇的自由。’

‘我们必须管好镇上的事，不能丢人。’另一个说，‘比拉尔，’他对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开组织大会？’

‘这件事办完就开，’我对他说，‘就在镇公所的房子里开。’

我觉得好玩，把一顶民防军的三角漆皮帽戴在头上。我把手枪上了保险，那当然是扣住了扳机，同时用大拇指把击铁轻轻地朝前推。我把手枪插在腰上，长长的枪筒插在束在腰上的绳子里。我戴帽子的时候，觉得这个玩笑很有意思，尽管后来我想，当初拿民防军的帽子还不如拿枪套的好。两排人里有个人对我说：‘比拉尔，好闺女。你戴这顶帽子，我心里觉得不得劲。我们现在已经把民防军这些败类消灭掉了。’

‘那，’我说，‘我就摘下来了。’我把帽子摘了下来。

‘把帽子给我，’他说，‘该毁了它。’

我们当时正站在这两排人的最尽头，在沿江峭壁边缘的小路上，他顺手就把帽子从峭壁上扔了下去，就像牧人不抬手扔石块儿赶牛似的。帽子远远地飘到空中，越来越小，漆皮在清澈的空中闪闪发亮，一直落到江里。我回过头来看广场，只见所有的窗口和露台上都挤满了人，那两排队伍从广场一直排到镇公所门口，大楼窗前也全是人，推推搡搡的，七嘴八舌，那时只听得一声大叫，有人说：‘第一个出来啦。’却是镇长堂·贝尼托·加西亚，光着脑袋从大门里慢吞吞走出来，走下门廊，静悄悄地走到两排拿着连枷的人中间，还是没有动静。他从两排队伍中间走过，两个、四个、八个、十个，依然没有动静。他昂首走着，胖脸蛋上面色惨白，眼睛先是向前看，接着左瞅瞅右望望，步履很稳。还是没有动静。

有人在露台上叫喊：‘怎么回事，你们这些胆小鬼？’堂·贝尼托仍旧在两排人中间走着，没有动静。当时离我三个人的地方，有个人脸上的肌肉在抽动，他咬着嘴唇，使劲握住连枷，握得两手发白。我看他朝堂·贝尼托的方向望着，等他走过来。仍旧没有动静。堂·贝尼托刚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高高抡起连枷，还碰到了身边的人，然后一

下子往堂·贝尼托砸去，打在他脑袋一边，堂·贝尼托对他瞅了一眼，这人又是一下子，同时嚷道：‘给你点颜色看看，王八蛋！’这一下打在堂·贝尼托脸上，他双手捂住脸，于是大家纷纷动手，把他打倒在地，最早动手的那人叫别人帮忙，他一把抓住堂·贝尼托的衬衫领子，别的人抓住他的胳臂，他的脸擦着广场的泥地，大家就这样把他一路拖着，越过走道，拖到峭壁边，扔到下面的江里。第一个动手的人跪在峭壁边上看他往下掉，说：‘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这个人是堂·贝尼托的佃户，他们早就结了仇。堂·贝尼托把江边一块地从他手里收回来给别人种，他们为此吵过架，这个人就恨上他了。这个人后来没有回到人群里，只是坐在峭壁上，望着堂·贝尼托掉下去的地方。

堂·贝尼托之后就没人肯出来了。广场上鸦雀无声。因为大家都等待着，要看看谁下一个出来。这时有个醉汉大声嚷嚷：‘把牛放出来。’

这时镇公所窗边有人嚷道：‘他们不肯出来！他们还在祷告呢。’

另一个醉汉叫嚷：‘把他们拖出来。来，把他们拖出来。祷告时间过啦。’

不过一个也没出来，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大门里出来一个人。

是堂·费德里科·冈萨雷斯，他是磨坊和饲料铺的老板，是头号法西斯分子。他又高又瘦，头发是横着梳的，好遮住秃顶，他穿着长睡衣，下摆塞在裤子里。他光着脚，仍是他在家被逮捕时的样子。他两手举过头顶，走在巴勃罗前面，巴勃罗在后面用猎枪枪口顶着他的后背，一直逼他走到两排人中间。可是等巴勃罗把他撇在广场上，自己回到镇公所门口的时候，他却站着不动了，眼睛望着天空，两手高举，像是要抓住老天似的。

‘他没腿走路了。’有人说。

‘怎么啦，堂·费德里科？你走不了路了吗？’有人对他大叫。堂·费德里科却举起两手站在那里，只有嘴唇在动。

‘走呀。’巴勃罗在石阶上对他嚷道，‘走。’

堂·费德里科站在那儿不会动了。有个醉汉用连枷柄戳他屁股，堂·费德里科像匹执拗的马那样突然蹦了一下，可是仍旧站在原地，举起两手，翻着眼睛望天。

于是站在我身边的那个农民说：‘这太丢人了。我对他没什么仇，不过这场戏该结束了。’他向这排人的前头走去，挤到堂·费德里科站着的地方，说，‘对不起啦。’然后就朝他的脑袋猛打一棍。

堂·费德里科把举起的双手按在头上，挡住秃顶，他低下头用两手蒙住脸，手指间露出了盖在秃顶上的几根长头发，他在两排人中间飞奔，可是连枷接二连三地落在他背上和肩上，最后他一头栽倒在地。队伍尽头处的那些人把他拽起来，扔到峭壁外头。自从巴勃罗用猎枪逼他走出大门之后，他还没开过口。他唯一的困难就是无法往前走。两条腿仿佛不听他使唤了。

在堂·费德里科之后，我看到最狠心的人都聚到队伍尽头的峭壁边来。我就离开那里，走到镇公所的拱廊前，推开了两个醉汉，朝窗里张望。在镇公所的大厅里，大家围成半圆形跪在那里祷告；神甫跪着和他们一起祷告。巴勃罗一伙拿着猎枪站着，其中有个叫‘四指儿’的皮匠，当时总跟巴勃罗在一起的，另外还有两个人。巴勃罗对神甫说话，谁知神甫只顾继续祷告，并不答理他。

‘你听着。’巴勃罗粗声粗气地对神甫说，‘现在谁去？谁准备好了吗？’神甫不愿跟巴勃罗说话，只当没有他这个人在身边。我看得出，巴勃罗很恼火。

‘我们大家一块儿出去。’堂·里卡多·蒙塔尔沃抬起头，停了祷告对

巴勃罗说道。这人是地主。

‘什么话，’巴勃罗说，‘准备好了，一次去一个。’

‘那我去，’堂·里卡多说，‘我永远不会比现在更有准备了。’他说这话时神甫替他祝福，他站起身的时候，神甫又替他祝福。神甫不停地祷告，举起十字架，让堂·里卡多亲吻。堂·里卡多吻了十字架后转身对巴勃罗说：‘并且再也不会比现在更有准备了。你这个孬种。咱们走吧。’

堂·里卡多矮个子，灰头发，粗脖子，穿了一件没硬领的衬衫。他常骑马，所以有点罗圈腿。‘永别了，’他对所有跪着的人说，‘不要悲伤。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倒霉的是死在这个浑蛋手里。别推我。’他对巴勃罗说，‘别用枪推我。’

他走出镇公所大门，一头灰头发、灰色的小眼睛、粗脖子，看起来人很矮，也很愤怒。他看看站成两排的农民，然后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在当时的处境下，你知道，英国人，他居然真的啐了唾沫，这太罕见了。他说：‘西班牙万岁！打倒假共和国！我操你们的祖宗！’

他这么一骂，很快就被大家揍死。他刚走到第一个人身前时就被打了，他抬起头还想往前走，边走边挨打，最后栽倒在地，他们用镰钩和镰刀砍他，大伙儿抬着他，把他从峭壁边扔了下去。当大家的手上和衣服上都沾上了血迹时，他们这时才觉得，出来的人是他们真正的敌人，应该杀掉。

在堂·里卡多凶巴巴地走出来骂娘之前，我敢说，不少人是不愿意站在这队伍里的。要是有人大叫‘得了，我们饶了其余的人吧。他们已经受到惩罚了’。我敢说，大多数人是会同意的。

可是堂·里卡多那副拼了的架势给别人帮了倒忙。因为他惹怒了这队伍里的人，本来大家只是为了走个样子应付公事，对这种事劲头不

大，可是现在冒火了，情绪明显有了变化。

‘把神甫放出来，这样干起来就快了，’有个人大叫，‘把神甫放出来。’

‘我们干掉了三个强盗，我们把神甫也干掉得了。’

‘两个强盗，’一个矮个子农民对那个大叫的人说，‘跟我们的主一起钉十字架的是两个强盗。’

谁的主？[20]那人说，他的脸气得通红。

‘习惯上来说，是我们的主。’

‘他不是我的主，绝对不是，’另一个说，‘你要是不想在这两排人中走的话，最好管好你自己的嘴巴。’

‘我拥护自由、拥护共和国，并不比你差，’那个矮个子农民说，‘我打了堂·里卡多的脸。我打了堂·费德里科的后脊梁。我打了堂·贝尼托，可是没打中。我说，我们的主，那个人的正式称呼就是这个，跟他一起只有两个强盗嘛。’

‘你他妈的拥护什么共和国，老是堂长堂短地说个没完。’

‘这里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嘛。’

‘我可不这么称呼，他们是王八蛋。还有你的主——嗨，又来了一个。’

那时，我们看到了一幕丢人的景象，因为从镇公所大门里出来的是堂·福斯蒂诺·里维罗，也就是地主堂·塞莱斯蒂诺·里维罗的大儿子。他是高个儿，一头黄发，头发刚往脑后梳理过，因为他口袋里老是揣着一把梳子，出来之前也梳了下头发。他老是和姑娘们纠缠不清，还

是个胆小鬼，并且一直想当个业余斗牛士。他常和吉卜赛人、斗牛士和养牛人混在一起，爱穿那种安达卢西亚[21]式斗牛服，可是他没有那胆量，让人瞧不起。一次传言他要在替阿维拉孤老院募捐而举行的业余斗牛表演中出场，照安达卢西亚的方式骑在马上把牛杀死，他已经练习了很长时间。他事先挑了一头腿力不行的小牛，到场上发现被换成了一头大个头的，马上就推说自己恶心不适，据说他还把三个手指伸进自己的嗓子眼里，让自己呕吐。

两排人一看是他，就大叫起来：‘喂，堂·福斯蒂诺。当心别呕出来呀。’

‘听我说，堂·福斯蒂诺。峭壁下面有的是漂亮姑娘。’

‘堂·福斯蒂诺。等一下，我们牵头更大个儿的牛来。’

另一个喊道：‘听我说，堂·福斯蒂诺。你听过死吗？’

堂·福斯蒂诺站在那里，还在充好汉。他一时冲动，对别人说他准备走出镇公所。同样的冲动曾使他宣布要去斗牛。那种冲动使他希望并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业余斗牛士。堂·里卡多的榜样给他打了气，他站在那里显出既帅气又勇敢的样子，脸上还摆出一副不屑的神气。不过他说不出话来。

‘来吧，堂·福斯蒂诺。’队伍里有人叫道，‘来吧，堂·福斯蒂诺。这里有头最大的牛。’

堂·福斯蒂诺站着朝前望。我觉得他在望的时候，那两排人中间没有人怜悯他。他还是要显得漂亮、不可一世；可是时间不等人，他只有一条路可走。

‘堂·福斯蒂诺。’有人喊着，‘你等什么呢，堂·福斯蒂诺？’

‘他要呕吐呢。’有人说。那两行人都笑了。

‘堂·福斯蒂诺，’有个农民喊道，‘你觉得呕吐有趣就呕吐吧。我一点也不在乎。’

我们等着的时候，只见堂·福斯蒂诺望望那两排人，望望广场尽头的峭壁，接着，等他看到峭壁和峭壁之外广大的空间，他飞快地转过身，往镇公所门口退回去。

两排人全都吼叫起来，有个人扯着嗓门大喊：‘你到哪儿去，堂·福斯蒂诺？你到哪儿去？’

‘他去呕吐。’另一个叫道。大家又都哈哈大笑。

我们看到堂·福斯蒂诺又走出门来，巴勃罗拿着猎枪在他身后。现在他的架子全没了。看到那两排人，他一点派头也没有了，巴勃罗跟在他后面走出来，好像在扫街似的，前面的堂·福斯蒂诺就是他往前扫的垃圾。堂·福斯蒂诺走出门口，一边画十字，一边祷告，接着，他用手挡住眼睛，从石阶上下来，向两排人走去。

‘让他去，’有人叫，‘别碰他。’

两排人心领神会，没人碰堂·福斯蒂诺，只见他两手颤抖，遮住眼睛，嘴唇微微抽搐，在两排人中间向前面走去。

没人说话，没人碰他；他走了一半路，再也迈不开步了，双膝跪在地上。

没人打他。我顺着队伍走去，想看个究竟，只见一个农民弯下腰，把他拖起来，说：‘站起来，堂·福斯蒂诺，接着走吧。牛还没出来呢。’

堂·福斯蒂诺自己没法走路，这个穿黑衣裳的农民就在一边架着他，另一个穿黑衣裳和牧人靴的农民在另一边架着他，堂·福斯蒂诺捂着眼睛，嘴唇一直在抖，头上的黄头发在阳光中油光锃亮，他在两排人中间向前方走去。他路过的时候，农民们说：‘堂·福斯蒂诺，祝你好胃口，堂·福斯蒂诺。’有的说：‘堂·福斯蒂诺，听您吩咐，堂·福斯蒂诺。’有一个自己也没当成斗牛士的人说：‘堂·福斯蒂诺。斗牛士，听您吩咐。’另一个说：‘堂·福斯蒂诺，天堂里有的是漂亮姑娘，堂·福斯蒂诺。’他们在两旁紧紧架着他在两排人中间走，而他只顾用手遮住眼睛，脚几乎不着地。不过，他一定从指缝中偷看，因为给拖到峭壁边时，他又双膝跪下，扑倒在地，抓住青草死也不肯起身，他说：‘不。不。不。求求你们。千万不要。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要。千万不要。’

架着他的农民和队伍尽头的那些狠心人，趁他跪下的时候，突然地蹲在他身后，猛地把他向前一推，于是他没挨一拳一脚，就掉下峭壁了，只听见他摔下去时在半空里的喊叫声。

那时候我知道这两排人杀红眼了。使他们变成这样的，先是堂·里卡多的咒骂，后是堂·福斯蒂诺的怕死相。

‘再给咱们来一个。’一个农民叫道，另一个农民拍了一下他的后背说：‘堂·福斯蒂诺，真是个活宝！堂·福斯蒂诺！’

‘他现在终于见到大牛啦，’另一个说，‘呕吐也帮不上他忙。’

‘我这辈子，’另一个农民说，‘从没见过堂·福斯蒂诺这样的活宝。’

‘后面还有呢，’另一个农民说，‘别着急。谁猜得到我们还会见到什么样的家伙？’

‘有大个子，有矬子，’第一个农民说，‘说不定还有黑人和非洲来的稀有动物。不过，我看不会再有堂·福斯蒂诺那样的活宝了。再来一

个呀。再来一个！’

醉汉们从法西斯分子的俱乐部酒吧里拿来了一些大茴香酒和法国白兰地，大家一个传一个，当葡萄酒来大喝。队伍里有不少人，因为干掉了堂·贝尼托、堂·费德里科、堂·里卡多，特别是堂·福斯蒂诺，而激动得有点晕头转向。不喝瓶装烈酒的人，传递着盛葡萄酒的皮酒袋。有人把皮酒袋递给我，我因为渴极了而喝了一大口，皮袋里的酒顺着喉咙流下去，凉丝丝的。

‘杀人令人口渴。’拿酒袋的人对我说。

‘怎么，’我说，‘你杀人了？’

‘咱们杀了四个啦，’他神气地说，‘民防军不算在内。你杀了一个民防军，是吧，真的吗，比拉尔？’

‘不是，’我说，‘我跟别人一样，墙倒时朝烟尘里开枪。就是这么回事。’

‘你那把手枪是从哪儿搞来的，比拉尔？’

‘巴勃罗给的。他杀了民防军，就把手枪给我了。’

‘他就用这把枪杀掉民防军的？’

‘正是，’我说，‘之后他就把这枪给我当武器了。’

‘我看看行吗，比拉尔？让我拿拿这枪，行吗？’

‘有什么不行，伙计？’我说着从束腰绳里把枪拔出来递给他。不过，我正纳闷怎么没人出来了，突然，堂·吉列尔莫·马丁就出来了。偏偏是他。那些连枷、牧羊棍、木草叉，都是从他的铺子里拿来的。堂·吉列尔莫是个法西斯分子，除此之外，人们对他没有什么不满。

没错，他给制连枷的工人的工钱不多，可他卖的东西价格也不高。如果不想买他的连枷，也可以只付木头和皮革的价钱定做。他说话很粗鲁，肯定是个法西斯分子，而且还是他们俱乐部里的成员。他总是在中午和傍晚坐在俱乐部的藤椅上看《辩论报》[22]，一面叫人擦皮鞋，一面喝着苦艾酒和矿泉水，吃着炒杏仁、虾干和鳀鱼。人们可不会因为这点而要他死的，我敢说，人们的情绪要不是给堂·里卡多·蒙塔尔沃的吵骂和堂·福斯蒂诺那副德行惹起来的话，就不会喝得醉醺醺的，也就肯定会有人喊：'放这个堂·吉列尔莫安生地走吧。我们手里的连枷还是他的呢。放他走吧。'

"这镇子上的人心眼还是善良的，虽然也能凶狠起来，但他们生而就正义公道。可那时这两排人的心已经狠起来了，再加上喝得醉醺醺的，人们的心情已不像堂·贝尼托走出来时那样了。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怎样。我最喜欢喝醉时的乐趣，不过在西班牙，除了酒之外，别的什么东西引起的醉意是十分糟糕的，人们会干出在一般情况下干不出来的事情。你的国家不是这样吧，英国人？"

"也一样，"罗伯特·乔丹说，"我七岁那年，有次跟母亲到俄亥俄州去参加婚礼，我担当拿花的小傧相。"

"你当过小傧相？"玛丽亚问。

"真好！"

"城里有个黑人被吊在灯柱上，后来被火活活烧死。灯柱上是一盏弧光灯，点灯时把灯光从灯柱上照到人行道上。这黑人先被人用吊弧光灯的滑车吊了上去，可是滑车断了——"

"烧死黑人，"玛丽亚说，"真是残忍！"

"这些人是不是喝醉了？"比拉尔问，"他们是不是醉得太厉害，才烧死黑人？"

“我不知道，”罗伯特·乔丹说，“因为我只是在屋子里从窗帘底边的缝里看到的，那房子就在弧光灯柱子的拐角上。当时街上人山人海，他们第二次把黑人吊上去的时候——”

“你那时才七岁，又在屋子里，你没法知道他们醉没醉！”比拉尔说。

“我刚才讲到，他们第二次把黑人吊上去，那时候，我母亲把我从窗口拉开，所以后面没看到，”罗伯特·乔丹说，“反正后来我还碰到过类似的事情，说明人们给冲昏了头脑的情况在我的国家里也是一样的。真是残忍野蛮。”

“你才七岁，你太小，”玛丽亚说，“不该看见这些事。我只在马戏团里看到过黑人。除非摩尔人也算是黑人的话。”

“有的是黑人，有的不是，”比拉尔说，“我可以给你们讲讲摩尔人。”

“你可没有我了解，”玛丽亚说，“可不，你不及我清楚。”

“别扯这些了，”比拉尔说，“这些事听了不舒服。我们刚才讲到哪儿啦？”

“讲到那两排人醉了，”罗伯特·乔丹说，“继续讲吧。”

“说他们醉是不公平的，”比拉尔说，因为他们离喝醉还远着呢。不过他们的情绪已经起了变化。当堂·吉列尔莫走出来时，他站得笔直。他眼睛近视，头发灰白，中等个子，身上的衬衫有硬领扣子，但没有硬领，他站在那里，在自己身上画了一个十字，望着前面，不过他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清，但还是平静地一步步往前走，他那样子真叫人可怜。可是有人在队伍里叫道：‘过来，堂·吉列尔莫。到这里来，堂·吉列尔莫，过这边来。我们这里全是你铺子里的东西。’

“他们刚才把堂·福斯蒂诺耍得够戗，所以没有想到堂·吉列尔莫是不一样的。假使要弄死堂·吉列尔莫的话，应该让他马上就死，不要伤他的面子。”‘堂·吉列尔莫。’另一个叫道，‘要我们派人到您府上去取眼镜吗？’

堂·吉列尔莫家不是大户人家，他没有多少钱，只得开一家木制农具铺子，挣几个钱，当上法西斯分子无非是想可以谄上欺下，并且为自己的心灵找些安慰。他当法西斯分子另有一层原因，是为了讨好他老婆对法西斯的宗教般的虔诚情感。他住在广场上三家门面那边的一套公寓房里。堂·吉列尔莫站在那儿，眯起一双近视眼望着那两排人，他知道自己必须得从这两排人中间穿过去。这时，有个女人在他住的公寓露台上大声尖叫。是他的老婆，她从露台上能望见他。

‘吉列尔莫，’她喊道，‘吉列尔莫。等等，我要跟你一起去。’

堂·吉列尔莫朝喊声传来的方向转过头去。他看不见她。他想说话，却说不出声。他朝他老婆叫喊的方向挥挥手，然后走进两排人中间。

‘吉列尔莫！’她喊道，‘吉列尔莫！吉列尔莫呀！’她抓住露台上的栏杆，身体前后摇晃，‘吉列尔莫！’

堂·吉列尔莫又朝喊声方向挥了挥手，抬头走进两排人中间，你无从知道他的心情，只能从他的脸色看出一二。

两排队伍里有个醉汉学他老婆，尖声喊了一句，‘吉列尔莫！’堂·吉列尔莫的脸上流下泪水，拼死地向那人冲去，那人对准他的脸就是一连枷，这一下下手很重，把堂·吉列尔莫打倒在地。他坐在地上哭起来，倒不是因为害怕。醉汉们一齐打他，还有一个跳到他肩上，用酒瓶砸他。随后，不少人离开了队伍，接替他们的是那些原来在镇公所窗外胡闹和说下流话的醉汉。

“看到巴勃罗打死民防军，我很激动，”比拉尔说，那件事虽不光彩，可是如果非这么干不可的话，也只能这样干了，至少还不算残忍，只是杀了人而已。这些年来大家都明白，杀生不是件光彩的事，不过为了胜利，为了保住共和国，也不得不这么干。

当广场被人群堵住的时候，我很佩服也很理解巴勃罗的这个主意，尽管我认为这有点异想天开，但我觉得如果非这么干不可的话，那就干得体面些，省得叫人难受。当然，如果法西斯分子由百姓来处决，最好大家都动手；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承担良心责备，正如我希望等这个镇子归我们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胜利果实。可是，堂·吉列尔莫被杀之后，我觉得羞耻、难受，再加上队伍里面来了醉汉和二流子，有些人又因为看到堂·吉列尔莫的情况，离开了队伍表示抗议，我希望自己也和那两排人完全脱离关系，便穿过广场，走到一棵大树荫下，在长凳上坐下。

队伍里有两个农民，一边说话，一边走来，其中一个叫我：‘比拉尔，你怎么啦？’

‘没什么，伙计。’我对他说。

‘肯定有事，’他说，‘说吧。怎么了？’

‘我受够了！’我对他说。

‘我们也一样。’他说，他们俩一起在长凳上坐下。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个皮酒袋，他把皮酒袋递给了我。

‘你漱漱口。’他说。另一个继续他们俩刚才的谈话，‘最糟的是，这会给我们带来厄运。谁都没法保证，那样把堂·吉列尔莫整死，不会给我们带来厄运。’

另一个接着说：‘我不相信非把他们统统弄死不可，即便非把他们

弄死不可，也该让他们死得像个样，别作弄他们。’

‘作弄堂·福斯蒂诺还情有可原，’另一个说，‘他本来就油腔滑调，不是正经人。可是作弄堂·吉列尔莫这样的正经人，就太不公道。’

‘我受够了！’我对他说，这是实在话，我感到五脏六腑都不舒服，头上出冷汗，胃里折腾，好像吃了不新鲜的海货。

‘没关系，’这个农民说，‘我们别再参与就行了。不过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还没接好电话线，’我说，‘这是疏忽，得补救。’

‘正是呢。’他说，‘咱们与其这样拖泥带水而残暴地大批杀人，倒不如把力气花在加强这个镇子的防守上面。’

‘我去跟巴勃罗讲。’我对他们说。我从长凳上站起来，朝通往镇公所大门的回廊走去。从门口排到广场上的队伍已经变得弯弯曲曲，乱糟糟的，很多人已经醉得厉害。有两个人仰天栽倒在广场中央，还把酒瓶传来递去。一个呷了口酒，躺在地上发疯似的朝天空喊：‘无政府万岁！’[23]他脖子上围着一条红黑两色的领巾。另一个大叫：‘自由万岁！’两只脚在空中乱踢，接着又吼了一声，‘自由万岁！’他也有一条红黑两色的领巾，他一只手挥舞领巾，另一只手摇着酒瓶。

“有一个离开了队伍的农民，站在回廊的阴影里，厌恶地望着他们说：他们该喊”醉酒万岁才对。他们只信这个。

‘他们连这点也不信吧，’另一个农民说，‘这些人啥也不懂，啥也不信。’

就在这时，有个醉汉突然站起来，高举双拳，大叫：‘无政府万岁！自由万岁！我操你奶奶的共和国！’

另一个仍旧仰天躺着的醉汉抓住那个大喊万岁的醉汉的脚踝，翻了一个身，连带着把那个叫嚷着的家伙也弄跌倒了。他们俩打了一个滚，又坐起来了，那个把人拖倒的醉汉搂着那个大喊大叫的人的脖子，把酒瓶塞给他，亲吻围在他脖子上的红黑两色的领巾。他们俩一起喝酒。

突然间，队伍里响起一声狂吼，我在回廊里抬头望去，镇公所门口挤满了人，看不清是谁走了出来，那人的脑袋被别人挡住了。我只看见有人被拿着猎枪的巴勃罗和‘四指儿’推了出来，但看不清究竟是谁，我朝着拥挤在大门口的那两排人走去，想看清楚些。

人挤得很厉害，法西斯分子俱乐部里的桌椅全翻了个个，只有一张桌子没翻个，一个醉汉躺在上面，脑袋耷拉在桌边，咧着嘴巴；我把一把椅子拖到柱子边，然后踩到椅子上，这样才能掠过人群的头顶，望过去。

被巴勃罗和‘四指儿’推出来的人是堂·安纳斯塔西奥·里瓦斯，他的确是个法西斯分子，是城里最胖的胖子。他收买粮食，是好几家保险公司的掮客，还放高利贷。我站在椅子上，看见他走下石阶，朝那两排人走去，脖子上的肥肉在衬衫硬领后面鼓起来，阳光照得他的秃头闪闪发亮，可是他终究没有走进那两排队伍中去，因为大家一齐——而不是几个人——大声喊了起来。那喊声很难听，是两排醉汉一齐狂吼的声音。大家向他身上扑去，队伍没了形。我只看到堂·安纳斯塔西奥两手抱住脑袋，倒在地上。然后就看不到他了，因为大家都压到他身上去了。等他们从堂·安纳斯塔西奥身上爬起来时，他已经死了，脑袋躺在回廊里铺着的石板地上，被砸得稀烂，队伍乱了套，他们变成了一群暴民。

‘咱们冲进里面去。’他们开始大喊，‘到里面去宰了他们。’

‘这家伙太沉，拖不动，’有一个人踢踢趴在地上的堂·安纳斯塔西

奥的尸体，‘让他待那儿吧。’

‘咱们干吗费力把这口肥猪拖到峭壁边去？就让他待在那儿得了。’

‘咱们现在进去宰了里面的那些家伙，’有一个人喊道，‘冲进去。’

‘咱们干吗一整天在太阳底下傻等？’另一个狂叫，‘来呀！冲进去。’

这群暴民挤进回廊。他们像野兽一般叫喊、挤撞；他们一齐喊着：‘开门！开门！开门！’队伍乱了套时，看守们把镇公所的门关上了。

我站在椅子上，隔着装有铁栅栏的窗子，看见镇公所的大厅里面和刚才一样。神甫站着，其余人跪在他前面，围成一个半圆形，每人都在祷告。巴勃罗坐在镇长坐椅前的大桌子上，背上挎着猎枪，两条腿垂在桌边，他正在卷烟。‘四指儿’坐在镇长的椅子上，两脚搭在桌上，正抽着烟。看守他们的人手里都拿着枪，坐在镇公所大厅的椅子里。大门钥匙放在桌子上离巴勃罗不远的地方。

暴民一遍遍地喊道：‘开门！开门！开门！’声音整齐得像是大合唱，可是巴勃罗坐在那里，像没听见似的。他对神甫说了几句话，可是那伙人闹得动静太大，我听不清他说的什么。

那神甫还和刚才一样，不理会他，仍旧在祷告。很多人在后面推我，我也和他们一样，端起椅子朝前面推，把椅子移到墙边。我站在椅子上，抓住铁条，把脸紧贴着窗户上的铁栅栏。有人踩到了我的椅子上来，两条手臂从我肩膀两侧围过来，抓住了旁边的两根铁条。

‘椅子撑不住要塌啦。’我对他说。

‘那又怎样？’他说，‘看啊，看他们祷告。’

他嘴里呼出的气，喷在我脖子上，带着那伙暴民的气味，就好像石板地上的呕吐物和喝醉的人的酒气那样酸臭，接着他把脑袋伸到我肩膀前面，嘴巴贴着铁栅栏的缝里，大喊：‘开门！开门！’我当时觉得就像是那伙暴民全都压在我背上似的，像做噩梦被魔鬼压在背上一样。

那伙人使劲顶在门上，前面的人快被后面的人挤扁了。广场上有个大块头的醉汉，身穿黑罩衣，脖子上围条红黑两色的领巾，他跑过来往拥挤的人群身上猛撞，倒下去再站起身，往后倒退几步，又向前猛冲，撞在那些拥挤的人的背上，大喊：‘老子万岁！无政府万岁！’

我正望着的时候，这个醉汉转身离开人群，走过去坐在地上端着瓶子喝酒，他往下坐的时候，看到堂·安纳斯塔西奥仍然脸贴着石板趴在地上，身体已被踩得一塌糊涂。这个醉汉站起来走到堂·安纳斯塔西奥身边，弯腰把瓶里的酒倒在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头上和身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火柴盒，想点火烧堂·安纳斯塔西奥，可是擦了几根火柴，都给风吹灭了。不一会儿，这醉汉在堂·安纳斯塔西奥身边坐下，摇着脑袋，拿着酒瓶喝酒，不时地探过身去，拍拍堂·安纳斯塔西奥的肩膀。

那伙暴民一直在大叫开门，站在我椅子上的那个男人，使劲抓着铁栅栏在我耳边大叫开门，喊声震得我什么也听不到，他嘴里呼出的臭气喷在我脸上。我转过脸去，不看那个想烧堂·安纳斯塔西奥的醉汉。我又望望镇公所的大厅里面，仍然和刚才一样，他们仍旧在祷告，全跪在地上，敞着衬衫，有的耷拉着脑袋，有的昂着头，看着神甫和他手里的十字架，神甫祷语念得铿锵有力。越过他们的头顶，我看见了他们身后的巴勃罗，他这时点上了烟卷，坐在桌上，晃着两腿，背着猎枪，手里摆弄着那把钥匙。

我看见巴勃罗坐在桌子上，弯腰又对神甫说了几句话。可是人声嘈杂，听不清他说些什么。神甫仍旧继续祷告，不理会巴勃罗。接着，半圆形祷告的人里有一个人站起来，看上去他想走出去。那是堂·何塞·卡斯特罗，人们都叫他堂佩贝。他是马贩子，一个坚定的法西斯分子。他站起身来，看上去个子很矮，虽然胡子拉碴的，样子却还干净，穿着一件睡衣，下襟塞在灰条纹的裤子里。他亲吻了一下十字架，神甫为他念诵祝福。然后，他站直身体，看看巴勃罗，还向大门那边摆摆头。

巴勃罗摇摇头，继续抽烟，我看到堂佩贝跟巴勃罗说了几句，可是听不见说些什么。巴勃罗没答话，只是又摇摇头，朝大门那边点头示意了一下。

接着，我看到堂佩贝盯着大门，才明白过来他之前不知道大门已经上锁。巴勃罗拿钥匙给他看，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然后又转身回去跪到地上。我看到神甫扭头看着巴勃罗，巴勃罗对他咧嘴笑笑，给他看看钥匙。神甫这才知道门锁上了，他看上去像是想摇头，不过却又低下头祷告。

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不知道门锁上了，看来他们只顾着祷告了，现在他们当然知道怎么回事了，还知道外面为什么在大喊大叫，他们肯定知道情况变了。不过他们的神情还和之前一样。

此时人群的叫喊声大得让人什么也听不到了，跟我一起站在椅子上的那个醉汉两手摇晃窗子的栅栏，吼叫：‘开门！开门！’嗓子都喊哑了。

我看到巴勃罗又跟神甫说了几句话，神甫还是不理会。然后，巴勃罗取下肩上的猎枪，用枪头戳了戳神甫的肩膀。神甫没理会他，我看见巴勃罗摇摇头，然后扭回头去对‘四指儿’说了几句。‘四指头’对那些看守说了几句，接着，他们就都站起来走到房间另一头，提着枪站

在那里。

巴勃罗又对‘四指头’交代了几句，然后‘四指儿’就搬了两张桌子和几条长椅，看守们提着猎枪站在桌椅后面。他们在房间的一角搭了一道屏障。巴勃罗又探身去用猎枪戳了戳神甫的肩膀，神甫根本不理睬他。别人都在专心地祷告，只有堂佩贝望着巴勃罗。巴勃罗看见堂佩贝在看着自己，就对堂佩贝摇摇头，举起手来，让他看看手里的钥匙。堂佩贝知道他的意思，就低下头，飞快地念诵祷文。

巴勃罗两腿一晃，从桌上跳下来，绕过桌子，走到长会议桌后面讲台上那把镇长的大坐椅边。他坐下来，卷了一支烟，盯着那些和神甫一起祷告的法西斯分子。你根本看不出他脸上是什么表情。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那把钥匙。那是一把一英尺多长的大铁钥匙。巴勃罗接着对看守们喊了几句，我听不清楚，只看见一个看守朝大门走去。我看得出他们祷告得越来越快，我想他们现在全明白了。

巴勃罗对神甫说了几句，神甫还是不理会。巴勃罗向前弯下身体，拿起钥匙，丢给门边的看守。看守接住钥匙，巴勃罗对他笑笑。看守把钥匙插进门锁，转动一下，然后猛地把门向后拉开，自己躲在门后，放那伙暴民进去。

我看见他们冲了进去，就在这时，跟我一起站在椅子上的那个醉汉突然大叫起来：‘哎呀！哎呀！哎呀！’他脑袋往前探，弄得我没法看了，他接着又大叫，‘宰了他们！宰了他们！用棍子揍他们！宰了他们！’

他用胳膊把我推到一边，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用胳膊肘捅他的肚子，说：‘醉鬼，这是谁的椅子？让我看看。’

但他只顾用手捶打着窗户的铁栅栏，大叫着：‘宰了他们！用棍子

揍死他们！用棍子揍死他们！对，用棍子揍呀！宰了这些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

我使劲用胳膊肘顶他，说：‘你这个王八蛋，醉鬼，给我看看呀。’

他双手按住我的脑袋，好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些，他把全身重量都压在我头上，不停地大叫：‘用棍子揍他们！对，用棍子揍他们！’

‘揍你自己吧！’我说着狠狠地撞了一下他最不经打的部位。这一下可够他受的，他把两手从我头上松开，捂着自己的小肚子，说：‘太太，你可不能这么干啊。’这时，我从铁栅栏中望出去，只见厅里一片混乱，人们用棍棒和连枷一顿乱打，用折断了的露着尖齿的沾满鲜血的白木草叉又戳又刺。厅里到处都在打人，而巴勃罗就坐在大椅子里观看，膝盖上搁着他那支猎枪。人们叫喊连天，挥舞棍棒草叉，被打的人尖叫着，像马儿遇火受惊时的嘶鸣。我看到那神甫撩起了袍子，想爬上一条长凳，追赶他的人用镰刀和镰钩砍他，接着有个人抓住了他的袍子，只听连着两声尖叫，我就看到那两个人用镰刀砍进他的背脊。神甫举起手臂，他死命抱住一把椅子的靠背。就在这时，我站的椅子坍了，那醉汉和我一起跌在臭烘烘的石板地上，地上满是洒翻的酒和呕吐物。醉汉指着我说：‘你可不能这样干啊，太太，不能啊。你把我害苦啦。’人们踩在我和他的身上，争先恐后拥进镇公所大厅，我抬头只能看见往门里跨的腿，那醉汉坐在我对面，用手捂着刚才被我撞疼的部位。

我们镇上杀法西斯分子的经过就到此结束了，幸亏后面的事我没见到，不过要不是那个醉鬼捣乱，我肯定能从头看到尾。这一点倒是谢谢他，因为镇公所里的惨况看了叫人难受。

那另一个醉汉更是古怪。我们爬起来时，人们仍然不断地往镇公所拥，这时候，我看见广场上那个围着红黑两色领巾的醉汉又往堂·安

纳斯塔西奥的尸体上浇东西。他的脑袋左右摇晃，身体也坐不直，可他却在浇着什么东西，划火柴，然后再浇，又划火柴。我走到他身边问：‘你干什么呢，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没什么，太太，没什么。’他说，‘不用管我。’

大概是因为我站在那儿，腿挡住了风，火柴才终于点着了。一道蓝色的火焰沿着堂·安纳斯塔西奥肩部的外衣烧起来，一直烧到他的颈背。那醉汉抬起头扯着嗓门大喊：‘有人在烧死人！有人在烧死人！’

‘是谁？’有人问。

‘在哪儿？’另一个大叫。

‘这儿呢，’那醉汉狂喊，‘就在这儿呢。’

有人用连枷朝他脑瓜边上狠劲砸了一下，他仰天跌倒在地，抬眼瞅瞅揍他的人，然后闭上眼睛，双手交叉搁在胸口，躺在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尸体边上，像睡着了似的。那人没继续揍他，他就在那儿躺着。当天晚上打扫完镇公所，人们抬起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尸体，把他和别的尸体一起装上大车，开到峭壁边把他们全扔了下去，那醉汉还躺在那个地方。如果把这二三十个醉汉也一并扔下去，尤其是那几个围着红黑两色领巾的醉汉，那这个小镇就更太平了。如果再闹场革命，我看，一开始就得把这种人干掉。不过，我们那时还不明白这一点。后来我们就得到了教训。

那天晚上我们不知道会出事。镇公所大屠杀之后，就不再杀人了。不过我们当晚没法开会，因为醉汉太多，弄得没法维持秩序，只好推迟到第二天再开会。

那天晚上我跟巴勃罗睡觉。我不该跟你说这个，小美人，不过，另一方面，让你知道也好，至少我对你讲的都是真话。听着，英国

人。这回事情很奇怪。

我说，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感到情况很奇怪。就好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一场水灾，或者一场战斗，大家都筋疲力尽，谁也不多说话。我自己觉得空落落的，身体不好受，感到丢人缺德，心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有一种倒霉的预感，就跟今天早上飞机飞过后的心情一样。不出所料，倒霉事三天之后就来了。

吃饭的时候巴勃罗很少说话。

‘刚才的事你喜欢吗，比拉尔？’他终于问道，嘴里塞满了烤小羊肉。我们在公共汽车起点站那儿的一家小客栈里吃饭，里面挤满了人，大家在唱歌，挤得连端菜端汤的地儿都没了。

‘不喜欢，’我说，‘除了对付堂·福斯蒂诺的那一段，别的我都不喜欢。’

‘我可喜欢。’他说。

‘都喜欢吗？’我问他。

‘是的，都喜欢。’他边说边用刀切了一大片面包，去蘸抹盘子里的肉汁，‘除了那个神甫，一切都还不错。’

‘那样对神甫，你不喜欢？’我知道，他恨神甫比恨法西斯分子还厉害。

‘他叫我大失所望。’巴勃罗伤心地说。

唱歌的人太多了，我们几乎得喊着说，才能听见彼此说什么。

‘为什么？’

‘他死得非常窝囊，’巴勃罗说，‘他一点也不体面。’

‘暴民在追他，你还能指望他上哪儿体面去呢？’我说，‘在我看来，在这之前，他都是很体面的。世上的体面他享尽了。’

‘对，’巴勃罗说，‘不过到了最后关头，他害怕了。’

‘谁能不怕？’我说，‘人们拿着什么东西在追他，你没看见？’

‘怎么会看不见呢？’巴勃罗说，‘不过我觉得他死得窝囊。’

‘碰到这种情况，谁都死得窝囊，’我对他说，‘你指望什么？镇公所里发生的每件事都叫人恶心。’

‘是的。’巴勃罗说，‘一点组织也没有，不过神甫的事另当别论。他该做出榜样。’

‘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恨神甫呢。’

“不错。”巴勃罗说着又切了块面包，‘不过，西班牙神甫不同，他应该死得漂亮。’

‘我看他死得够漂亮的了。’我说，‘当时没法讲究了。’

‘不，’巴勃罗说，‘我觉得他叫人大失所望。我整天都在等那神甫死掉。我本以为他会最后走进那两排人中间。我满心希望地等着高潮出现的场面。我从没见过神甫是怎么死的。’

‘机会有的是呢，’我挖苦他说，‘革命今天刚开始。’

‘不，’他说，‘我很失望。’

‘得了，’我说，‘我看你要没信心了。’

‘你不懂，比拉尔，’他说，‘他是一个西班牙神甫。’

“西班牙人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对他说。他们的自尊心多强，嗯，英国人？什么样的人啊。”

“我们得走了。”罗伯特·乔丹说。他看看太阳，“快中午了。”

“好吧，”比拉尔说，“我们走吧。不过我得跟你说说巴勃罗。那天晚上他对我说，比拉尔，今晚我们什么都别干了。”

‘好。’我对他说，‘正合我意。’

‘我觉得，杀了那么多人之后，干那个不合适。’

‘这怎么说的，’我对他说，‘你成了圣徒？我和斗牛士待了那么多年，你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斗牛之后心里想什么吗？’

‘真的吗，比拉尔？’他问我。

‘我何时骗过你啊？’我对他说。

‘真的，比拉尔，今晚我不行。你不会怪我吧？’

‘不会，伙计，’我对他说，‘不过可别天天杀人呀，巴勃罗。’

那天晚上，他睡得像个孩子，等早上天亮了，我才把他叫醒。不过那晚我没睡着，爬起来，坐在椅子里望着窗外，我看到白天站着那两排队伍的广场现在却沉浸在月光里，看到广场对面的树和黑魆魆的树荫在月光下闪烁，长椅和散布在地上的酒瓶在月光下泛着白光，还有把法西斯分子从那里扔进江里的峭壁。夜晚静谧无声，只有潺潺的喷泉声，我坐着想，我们一开始就错了。

窗户开着，从广场上喷泉那边传来女人的哭声。我光着脚走到露

台上，站在铁板上，月光照在广场一侧房屋的墙壁上。哭声是从堂·吉列尔莫家露台上传来的。那是堂·吉列尔莫的老婆，她跪在露台上哭泣。

“我随即回到房里，坐在那里不想动脑子，因为另一天来到之前，我这辈子从没那么不痛快过。”

“另一天怎么了？”玛丽亚问。

“那是三天后，法西斯分子占领这个镇子的时候。”

“别说那天的情形了。”玛丽亚说，“我不要听。够啦。太叫人难受了。”

“我早对你说你不该听。”比拉尔说，“看看。我不想让你听的。这下你可要做噩梦啦。”

“不。”玛丽亚说，“不过我不要再听了。”

“我倒希望以后有机会你给我讲讲。”罗伯特·乔丹说。

“我一定讲，”比拉尔说，“不过玛丽亚受不了。”

“我不听，”玛丽亚可怜巴巴地说，“求你啦，比拉尔。我在场的时候别讲，因为我会忍不住要听的。”

她颤抖着嘴唇，罗伯特·乔丹觉得她要哭了：“求你啦，比拉尔，别讲了。”

“别担心，短头发的小东西，”比拉尔说，“别担心，不过我以后讲给英国人听。”

“可我要跟他在一起，”玛丽亚说，“比拉尔，你还是别讲了。”

“等你干活的时候，我再讲。”

“别，别。求你了。千万别讲了。”玛丽亚说。

“既然我讲了我们干的事，讲讲他们干的事也是应该的，”比拉尔说，“不过，不会让你听到的。”

“难道没有愉快的事情可讲了吗？”玛丽亚说，“我们老是得讲骇人听闻的事吗？”

“今天下午，”比拉尔说，“让你和英国人在一起。你们俩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吧。”

“但愿下午快点到来，”玛丽亚说，“下午快点来吧。”

“会的，”比拉尔对她说，“会快快来的，同样也会快快地去的，明天也会快来快去的。”

“今天下午，”玛丽亚说，“今天下午，今天下午快点来吧。”

# 第十一章

他们从高山坡的草地上径直朝下走，走进树木葱茏的山谷，又爬上一条与小溪平行的山路，随即在浓浓的松树荫里离开山路，登上一个陡峭的圆形山顶。这时，只见从树后闪出来一个手握卡宾枪的男人。

“站住，”他喝道，然后接着说，“是你啊，比拉尔。跟你一起的是谁？”

“一个英国人。”比拉尔说，“不过他倒有个天主教的教名——罗伯托。到这里的路真他妈陡。”

“你好，同志。”哨兵朝罗伯特·乔丹伸出手来。

“哦。”罗伯特·乔丹说，“你好吗？”

“我也好。”那哨兵说。这个人很年轻，身材瘦小，高高的鹰钩鼻，高颧骨，灰色眼睛。他没戴帽子，头发漆黑浓密，握手有力而友好。他的眼神也是友好的。

“喂，玛丽亚，”他对那姑娘说，“你没累坏吧？”

“哪有的事，华金！”姑娘说，“我们坐着聊天的时间比走路的时间长。”

“你就是爆破手吗？”华金问，“我们听说你到这儿来了。”

“我们在巴勃罗那儿过的夜，”罗伯特·乔丹说，“对，我就是爆破手。”

“很高兴见到你，”华金说，“准备炸火车吗？”

“上次炸火车你在吗？”罗伯特·乔丹微笑着问。

“怎么不在？”华金说，“我们就是在那里收留她的，”他对玛丽亚咧着嘴笑，“你现在变漂亮了。”他对玛丽亚说，“有人跟你说，你多漂亮吗？”

“算了，华金，谢谢你，”玛丽亚说，“你剃了头也漂亮的。”

“是我背的你，”华金对姑娘说，“我把你背在肩上。”

“好多人都背过。”比拉尔用低沉的声音说，“谁没背过她？老头子在哪儿？”

“在营地。”

“昨晚他在哪儿？”

“在塞哥维亚。”

“他带消息了吗？”

“带了，”华金说，“有消息。”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看是坏消息。”

“你看到飞机没有？”

“唉，”华金摇摇头说，“甭提啦。爆破手同志，那些是什么飞机？”

“海因克尔111型轰炸机。海因克尔和菲亚特驱逐机。”罗伯特·乔丹告诉他。

“那些低机翼的大飞机叫什么？”

“是海因克尔111型。”

“管它叫什么名字，反正都一样糟糕，”华金说，“我耽误你们的时间了，我带你们去司令那儿。”

“司令？”比拉尔问。

华金一本正经地点点头：“我喜欢叫司令，不喜欢叫‘头儿’。”他说，“叫司令更有部队的派头。”

“你越来越部队化了。”比拉尔取笑他说。

“没有，”华金说，“不过我喜欢军事术语，可以使命令更明确，纪律更严明。”

“这里有个和你对路的小伙子，英国人，”比拉尔说，“很较真的小伙子。”

“要我背你吗？”华金问姑娘，并把手放在她肩上，冲着她笑。

“背一次就够啦，”玛丽亚对他说，“不过还是谢谢你。”

“你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华金问她。

“我记得有人背我。”玛丽亚说，“不记得你背过我。我记得那个吉卜赛人，因为他把我扔下好几次。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华金，以后

有机会我来背你。”

“我记得很清楚。”华金说，“我记得，我抓着你的两条腿，你肚子贴在我肩上，你的脑袋和手臂垂在我背后。”

“你的记性不错。”玛丽亚对他笑着说，“我一点也记不得了。你的手臂、肩膀、背，我都不记得了。”

“有件事，你想知道吗？”华金问她。

“什么事？”

“我高兴的是，当时子弹从我们背后打来，你的身体正好挡住了我的背。”

“你这个畜生。”玛丽亚说，“吉卜赛人背了我好久，难道也是这个原因？”

“也是这个原因，而且还可以抱住你的大腿。”

“这就是我的英雄们，”玛丽亚说，“我的救命恩人？”

“听着，小美人儿，”比拉尔对她说，“这小伙子背了你好长时间，在那个时刻，谁都不会对你的大腿动心的。那时候只听到嗖嗖的子弹声。要是扔下你，他早就跑出子弹的射程了。”

“我谢过他了。”玛丽亚说，“我以后一定也背背他。咱们说点笑话吧。我总不该因为他背过我而哭吧？”

“我原本想把你扔下的，”华金继续逗她，“可是我怕比拉尔枪毙我。”

“我没枪毙过人。”比拉尔说。

“没有这个必要。”华金对她说，“你一开口就能把人吓死。”

“油嘴滑舌，”比拉尔对他说，“你以前一直是个懂规矩的小伙子。革命前你干什么，小伙子。”

“什么也没干。”华金说，“那时才十六岁。”

“到底干什么。”

“偶尔收拾收拾几双皮鞋。”

“做皮鞋吗？”

“不是。是擦鞋。”

“什么话，”比拉尔说，“不只是擦皮鞋吧？”她看着他那棕色的脸、矫健的身材、蓬乱的头发和那矫健敏捷的步伐，“你为什么不干了？”

“什么？”

“什么？你自己知道。你已经在留头发好扎斗牛士的小辫啦。”

“我看是因为害怕吧。”小伙子说。

“你身材不错。”比拉尔对他说，“只是相貌平常一些。那是因为害怕，是吗？炸火车的时候，你干得不错嘛。”

“我现在不怕牛了。”那小伙子说，“什么牛都不怕了。比牛更加凶猛危险的东西，我们都见过了。当然，什么牛都比不上机关枪危险。不过，只是不知道现在上斗牛场去斗牛，两条腿还打不打哆嗦。”

“他原本想当斗牛士，”比拉尔对罗伯特·乔丹讲，“不过他害怕。”

“你喜欢看斗牛吗，爆破手同志？”华金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非常喜欢，”罗伯特·乔丹说，“非常非常喜欢。”

“你在巴利阿多里德看过斗牛吗？”华金问。

“看过。九月份过节的时候看过。”

“那是我老家，”华金说，“我的老家可好啦，可是那些善良的乡亲在这次战争中吃了不少苦啊。”他的脸色凝重，“他们在那里杀了我爹、我妈、我姐夫，后来又杀了我姐姐。”

“杀人不眨眼的畜生。”罗伯特·乔丹说。

这些话他听过多少次？多少次他看见人们难受地说着这些话？多少次他看见人们满眼泪水哽咽地说“我爹，我兄弟，我妈，或者我姐妹”？听人们这样讲到死去的亲人，他记不得有多少次了。人们讲的和这个小伙子讲的一样。一提起家乡，话匣子一下子就开了，而你呢，总是这么一句话“杀人不眨眼的畜生”。

你只不过听人们提起家人亡故罢了。你没看到他们的父亲死去，不像比拉尔在小溪边向他描述法西斯分子死去的情形时那样生动，像亲眼所见似的。你知道那父亲死在某个院子里，某堵墙的墙脚下，某片地或果园里，或者晚上死在某条公路边的卡车灯光下。你从山里望见那卡车的灯光，听见了枪声，然后你来到公路，发现了尸体。你没见到那母亲、姐妹或兄弟被枪杀的情景。你听见过，你听见了枪声；你见过尸体。

比拉尔让他看到了那镇上杀人的情景。

要是这女人能写作就好了。他要把这些事写出来，如果运气好，

他记得住，也许他能照着她讲的写出来。天哪，她真会讲故事。他想，她比大诗人克维多讲得还好。克维多从没像她那样生动地描写过堂·福斯蒂诺之死。他想，希望我能写得好，把那个故事写出来。把我们的所作所为写出来。不是写人家对我们干的事。那方面他很了解。战线后方的这一类情况，他知道得很多。但是你必须先了解这些人。你必须了解他们原来在村里是干什么的。

他想，由于我们的流动性，我们事后不会留下来遭到报复，所以我们不知道事后究竟是什么样。你跟一个农民和他的家人待在一起。你头天夜里来，跟他们一起吃饭。你白天躲起来，第二天夜里就走了。你完成任务一走了事。下次你又照老样子来，然后听说他们被枪杀了。就是这么简单。

他们被枪杀时，你从来不在场。游击队搞完破坏就撤退了。留下来的农民就遭到报复。我只是知道一个方面，他想。只知道开头时我们怎样对待他们。我只是知道这些，感到很可恨，我听到人们厚颜无耻地提到时，总是夸夸其谈，强词夺理，辩解，否认。可是这该死的女人使我看到那场景，就像我当时也在场一样。

唉，他想，这是一个人所受教育的一部分。经历了战争，真的很受教育。要是你注意倾听，在这场战争中能学到不少东西。肯定能学到。他幸亏战前十年断断续续在西班牙待过不少日子。他们主要是由于你会讲西班牙语才信赖你的。你完全掌握这种语言，讲得很地道，又了解不同地方的情形，他们就信赖你。说到底，西班牙人只真正忠于自己的家乡。当然，首先是西班牙，然后是他的种族，他的省份，他的村镇，他的家庭，最后是他的行业。如果你会西班牙语，他就喜爱你，如果你了解他的省份，那就更好了，而如果你熟悉他的村镇和行业，你这个外国人就能和他们打成一片了。在西班牙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不把他当外国人，除非他们跟你对着干。

他们当然会跟你对着干。他们常常跟你对着干，不过他们也跟别人对着干。他们连自己都对着干。如果有三个人在一起，两个人会联合起来跟第三个人对着干，然后这两个人再相互拆台。也不总是这样，不过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你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足以论证这个结论。

可不该这样想啊；但谁来指责他的这种想法呢？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他不能老往失败方面想。首要的事是打胜这场战争。如果我们胜不了这场战争，一切都完了。但是他注意观察、留心倾听，并记住一切。他在战争中服役，在服役期间，他绝对忠诚并且尽可能把任务完成好。可是什么也占据不了他的心灵，他的观察和听取的能力，如果他要作出判断，那是以后的事。作出判断所根据的材料少不了。已经够多啦。甚至太多了一点。

看这个叫比拉尔的女人，他想。不管以后发生什么，只要有时间，我一定要她讲完那个故事。看她在那两个年轻人旁边走路的样子。你再找不到比他们三人更好看的西班牙儿女了。她像座山，这青年和姑娘像两棵小树。老树全被砍倒了，小树在茁壮成长。尽管这对年轻人遭到过厄运，他们还是显得那么清新、干净、纯洁、完整，仿佛从来也没听到过灾难这种事情似的，不过，听比拉尔的口气，玛丽亚才刚刚康复。她当初的情况一定很糟。

他记得十一旅有个比利时小伙子，是和村里另外五个青年一块儿入伍的。全村大约有两百人，这小伙子以前从没离开过家乡。当罗伯特·乔丹第一次在汉斯旅[24]旅部看到他的时候，同村另外五个人全都牺牲了，那小伙子失魂落魄，他们让他当勤务兵，在旅部伺候饭食。他长着一张红扑扑的佛兰芒人[25]的大脸，和一双农民的粗手，他端盘碟走动的样子就像拖车的马儿那样笨拙。他不停地哭，吃饭时也不出声地一直在哭。

你一抬头就看到他在哭。你要酒，他哭；你递过盘子要炖肉，他

撇过头哭。他也能停住，但要是你抬头望他一眼，他的眼泪就又涌了出来。上菜空当时间，他在厨房里哭。大家都很体谅他。但这不管用。他要想清楚自己会怎样，能不能从打击中恢复过来，适不适合再当兵打仗。

玛丽亚现在相当健康。至少外表看起来是这样。可他不是精神病专家，比拉尔才是。昨晚一起过夜对他俩也许是好的。是啊，除非就到此结束。这对他当然是好的。他今天觉得舒畅、身体健康、无忧无虑、精神愉快。这件事开头很糟糕，不过他运气好。他以前也遇到过表面很糟糕的事情。表面很糟糕，那是用西班牙语思考的说法。玛丽亚是可爱的。

看她，他对自己说。看看她。

他看着她在阳光下愉快地迈着大步，她的卡其衬衫敞着领子。她走路的样子像匹蹦蹦跳跳的小马驹，他想。这种事情不容易碰到。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也许根本没有发生过，他想。也许这是在做梦，或者在异想天开，它根本没有发生过。也许正像你过去那些梦中的情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女人，夜里来到你的床上，那么亲切，那么可爱。他在床上熟睡的时候，和她们都那样睡过觉。他还记得嘉宝，还有哈罗[26]。是啊，好几次都是哈罗。这一回也许跟那些梦一样吧。

他还记得进攻波索布兰科[27]的前夜，嘉宝在他床上的情景，他用力搂着她，她穿的是一件柔软光滑的羊毛衫，当她俯下身子的时候，头发披在前面，轻拂在他脸上。她说她一直爱着他，而他为什么从没向她表达过爱意？她一点也不腼腆、冷漠、可望而不可即。她可爱得叫人想搂着她，亲切而可爱，就像当年和约翰·吉尔伯特一起时的那样[28]，情景真实得仿佛真有其事。他对她的爱情远远超过了对哈罗的爱情，虽然嘉宝只梦见过一次，而哈罗——现在这一回也许就跟那些梦一样吧。

现在也许并不是梦，他对自己说。我现在伸出手去也许能碰到玛丽亚，他对自己说。也许你不敢这么做，他对自己说。也许你怕的是发现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是假的，是你自己异想天开，正如梦中出现的那些电影明星，还有你以前所有的女朋友，晚上钻在睡袋里，躺在光光的地板上，在干草仓的稻草堆、马厩、马栏、农舍、树林、车库、卡车和西班牙的群山里。当他熟睡时，她们都到那条睡袋里来，比她们本来的面貌还要漂亮得多。也许这一回也是这样。也许你不敢碰她以证明是真是假。也许你敢，但这很可能是你异想天开或者是梦中的情景吧。

他一步跨过山路，把手放到那姑娘的胳膊上。他的手摸到她那件旧卡其衬衫里光滑的手臂。她望望他，笑了。

“喂，玛丽亚。”他说。

“喂，英国人。”她回答。他看着她棕褐色的脸，灰黄色的眼睛，丰满的带着笑意的嘴唇，还有那金褐色的短发。她抬起脸来望着他，看着他的眼睛微笑。是真的，没错。

这时，他们能望到松林尽头“聋子”的营地了，那是峡谷的尽头处的一个圆形凹地，像个口朝天的脸盆。他想，这些石灰岩的盆形高地一定有很多岩洞。前面就有两个，被岩石上的矮树丛遮蔽得很好。这地方和巴勃罗那里差不多，甚至比那里更好。

“你家里人怎么会被枪杀的？”比拉尔对华金说。

“别说了，太太，”华金说，“我家里人跟巴利阿多里德许多人一样，都是左派。法西斯分子血洗我家乡的时候，先枪杀了我爹。他投过社会党的票，然后杀了我妈。她也投过社会党的票。她这辈子还是头一回投票。后来，他们杀了我的一个姐夫。他是电车司机工会的会员。很显然，不参加工会就不能开电车，他是为这个。不过，他从不

问政治的。我很了解他。他甚至有点不知廉耻。我看他也算不上一个好同志。后来，另一个姐夫，也是在电车上干活的，跟我一样到山里去了。他们以为我姐姐知道他的去向。其实她不知道。他们就把她杀了，理由是我姐姐不肯告诉他们我姐夫在哪儿。”

“杀人不眨眼的畜生，”比拉尔说，“聋子’在哪儿？我没见着他。”

“他可能在山洞里，”华金回答，他停下，把步枪托支在地上，说道，“比拉尔，听我说。还有你，玛丽亚，要是我讲了我的家事让你们不好受的话，你们得原谅我。我知道大家都有类似的伤心事，还是别提的好。”

“你应该讲出来，”比拉尔说，“如果我们不能互相帮助，活在世上干吗？光听不说也算不上帮助。”

“可是这会使玛丽亚心里难受。她自己的不幸已经够她受了。”

“没有的事，”玛丽亚说，“我的不幸就像只大水桶，你的苦水永远也灌不满它。我很难过，华金，但愿你另一位姐姐可以平安。”

“到目前为止她还没事，”华金说，“他们把她下了大牢，看样子没怎么虐待她。”

“你家里还有人吗？”罗伯特·乔丹问。

“没啦，”小伙子说，“只剩下了我，没别人了。还有那个到山里去的姐夫，我想他也已经死了。”

“他也许没事。”玛丽亚说，“说不定他和一帮游击队在别的山区。”

“我看他准死了，”华金说，“他的身子一向不好，不适合走南闯北，他是电车售票员，没有受过锻炼，在山里打游击不行。我看他是

活不到一年的。他的肺也有点毛病。”

“他可能很好。”玛丽亚用手臂搂住他肩膀。

“是的，姑娘。那当然啦。”华金说。小伙子站在那里，玛丽亚踮起脚，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吻了他一下。华金把头转向一边，哭了。

“我把你当哥哥，”玛丽亚对他说，“我把你当做哥哥那样吻你。”

小伙子摇摇头，不出声地哭着。

“我是你妹妹，”玛丽亚说，“我爱你，你有家啦。我们都是一家人。”

“包括这个英国人，”比拉尔声音洪亮地说，“是不是，英国人？”

“是。”罗伯特·乔丹对小伙子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华金。”

“他就是你的兄弟，”比拉尔说，“是吗，英国人？”

罗伯特·乔丹搂着小伙子的肩膀。“我们都是兄弟。”他说。小伙子摇摇头。

“我真不该讲出来，”他说，“讲起这种事，叫大家更难受。我真不该叫你们心里难受。”

“去他妈的什么该不该的，”比拉尔用她那低沉而悦耳的声音说，“玛丽亚要是再吻你，我也要吻你了。我好多年没有吻过斗牛士了，即使是你这样一个不中用的斗牛士，我倒要吻吻一个成了共产党的不中用的斗牛士。抓住他，英国人，好让我好好吻他。”

“放开我，”小伙子说，转身就躲开了，“别管我。我没事，我不该那样。”

他站在那里，竭力控制脸上的表情。玛丽亚伸手让罗伯特·乔丹握着。比拉尔双手叉腰望着那小伙子。

“我吻你的时候，”她对他说，“可不会像你姐妹那样。姐妹那样吻兄弟的把戏我可不会。”

“别开玩笑啦，”小伙子说，“我跟你说我没事的，说了刚才那些话，对不起。”

“好吧，我们去看老头儿吧。”比拉尔说，“这种动感情的事叫我心烦。”

小伙子望望她。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他的伤心。

“不是你的感情，”比拉尔对他说，“是我自己的。你这个人太脆弱，当不了斗牛士。”

“我本来就不是，”华金说，“你何必老是讲个没完呢。”

“可是你在留斗牛士的发辫。”

“是呀，那又怎样？从经济上来说，斗牛最有利。它使许多人有机会就业，国家可以正常运行。现在我也许不害怕了。”

“未必。”比拉尔说，“未必。”

“你说话为什么那么损，比拉尔？”玛丽亚对她说，“我非常爱你，可是你太不近人情。”

“可能不近人情。”比拉尔说，“听着，英国人。你要跟‘聋子’说些什么，心里有数吗？”

“有数。”

“他这人话不多，跟我和你不一样，也不像这些爱动感情的小家伙。”

“你怎么这样说？”玛丽亚生气地又问。

“我不知道，”比拉尔大踏步走着说，“你干吗这样想？”

“我不知道。”

“有时候，很多原因让我烦躁，”比拉尔气愤地说，“你明白吗？其中一个原因是四十八岁。我的话你听到了吗？四十八岁，一张丑脸，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开玩笑说要吻这个有共产党倾向的没有成才的斗牛士的时候，他脸上显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这话不对，比拉尔，”小伙子说，“你没看到惊慌。”

“什么话，你在说什么话。你们全是王八蛋。噢，他来了，喂，圣地亚哥，你好吗？”

比拉尔招呼的是个矮个子敦实的汉子，棕色脸盘，高颧骨，灰头发，黄褐色的眼睛分得很开，长着一个印第安人那样的窄鼻梁鹰钩鼻，一张阔口，上唇又长又薄。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他迈着罗圈腿，这是因为他穿的牧牛人的马裤和马靴，这人从山洞口出来迎接他们。天气很暖和，他却穿了件羊毛衬里的短皮外套，纽扣一直扣到脖子。他向比拉尔伸出一只褐色大手：“你好，太太。”他说。他向罗伯特·乔丹也打了招呼，还和他握了握手，定睛望着他。罗伯特·乔丹看到他的眼睛像猫的眼睛一样黄，又像爬虫的眼睛那样呆滞。“漂亮的姑娘。”他招呼玛丽亚，并拍拍她的肩膀。

“吃了吗？”他问比拉尔。她摇摇头。

“吃饭吧，”他说，看着罗伯特·乔丹，“喝酒吗？”他问，一面伸出

大拇指，做了个朝下倒酒的手势。

“喝，谢谢。”

“好。”“聋子”说，“威士忌吗？”

“你有威士忌？”

“聋子”点点头。“是英国人？”他问，“不是俄国人？”

“美国人。”

“这里美洲人很少。”他说。

“现在多起来了。”

“不坏。北美还是南美？”

“北美。”

“和英国人一样。何时炸桥？”

“你知道桥的事？”

“聋子”点点头。

“后天早晨。”

“好。”“聋子”说。

“巴勃罗呢？”他问比拉尔。

她摇摇头。“聋子”咧嘴笑了笑。

“你离开一下，”他对玛丽亚说，又咧嘴笑了，“回来，”他从上衣内口袋里掏出一块系在皮带上的大表，看了看说，“半小时。”

他做个手势叫他们在一段削平了的木头上坐下，那就当是椅子了，然后望望华金，用大拇指猛地指了指他们来时走的那条山路。

“我和华金去一会儿再回来。”玛丽亚说。

“聋子”走进山洞，拿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三个玻璃杯走出来。他一边胳肢窝下挟着一个瓶身上有三个大凹痕的酒瓶，那只手的三个指头夹住了三个杯子，另一只手握住一个陶制水壶的颈口。他把杯子和酒瓶放到那段木头上，水壶放在地上。

“没有冰块儿。”他对罗伯特·乔丹说，把酒瓶递给他。

“我不喝。”比拉尔说着用手蒙住杯口。

“昨晚地上有冰，”“聋子”咧嘴笑着说，“都化了。那上面有冰，”他说，指了指光秃秃的山顶上的积雪，“就是太远了。”

罗伯特·乔丹动手替“聋子”倒酒，可是“聋子”摇摇头，做了个手势，让他往自己的杯子里倒酒。

罗伯特·乔丹在杯子里倒了多半杯威士忌，“聋子”盯着瞅他，等他倒好了，就把水壶递给他。罗伯特·乔丹提起水壶一倒，冷水从陶壶嘴里流了出来，把杯子填满。

“聋子”自己倒了半杯威士忌，再用水加满一杯。

“来点葡萄酒吗？”他问比拉尔。

“不。就来水。”

“喝点吧。”他说。“不好，”他咧嘴笑着对罗伯特·乔丹说，“我见过不少英国人，他们老是喝威士忌。”

“在哪里？”

“牧场上，”“聋子”说，“场主的朋友。”

“你从哪儿弄到这些威士忌的？”

“什么？”他听不清。

“你得扯着嗓门喊，”比拉尔说，“对另一只耳朵喊。”

“聋子”指指自己那只比较好使的耳朵，咧嘴笑笑。

“你从哪儿弄到威士忌的？”罗伯特·乔丹大声说。

“酿的。”“聋子”说，他看见罗伯特·乔丹刚要把杯子送近嘴边却停住了。

“不是，”“聋子”拍着他的肩膀说，“开开玩笑。是从拉格朗哈弄来的。昨晚听说来了个英国爆破手。我很高兴。弄了点威士忌请你喝。你喜欢吗？”

“非常喜欢。”罗伯特·乔丹说，“这威士忌非常好。”

“那就好。”“聋子”咧嘴笑了，“今晚有情报。”

“什么情报？”

“很多部队在调动。”

“在哪里？”

“塞哥维亚。你看见飞机了？”

“是呀。”

“不妙啊，是吗？”

“不妙。部队在调动？”

“在维利亚卡斯丁和塞哥维亚之间很多。在巴利阿多里德公路上。在维利亚卡斯丁和圣拉斐尔之间也很多。很多。很多。”

“你怎么看？”

“我们准备行动？”

“有可能。”

“他们知道，也在准备。”

“有可能。”

“干吗不今晚把桥炸了？”

“等命令。”

“谁的命令？”

“总参谋部的。”

“和炸桥的时间有关系吗？”比拉尔问。

“非常有关系。”

“可是，他们要是把队伍开来呢？”

“我要派安塞尔莫去送全部调动和集结的情报。他正在守望公路。”

“公路上有你的人？”“聋子”问。

罗伯特·乔丹不知道有多少内容他能听清楚，一个聋子你可说不准。

“是的。”他说。

“我也派了人。为什么不现在就炸？”

“我得听命令。”

“不喜欢。”“聋子”说，“我不喜欢这样。”

“我也不喜欢。”罗伯特·乔丹说。

“聋子”摇摇头，呷摸了一口威士忌，“你我干什么呢？”

“你手下多少人？”

“八个人。”

“先把电话线割断，然后把井攻下来，占领养路工小屋边的哨所，再回过来向桥靠拢。”

“这好办。”

“这些都要记下来。”

“不用操心。巴勃罗呢？”

“他把山下的电话线割断，把锯木厂那边的哨所攻占下来，然后回

过来向桥靠拢。”

“然后掩护撤退？”比拉尔问，“我们是七个男的，两个女的，五匹马。你们有多少人马？”她对着“聋子”的耳朵大声说。

“八个男的，四匹马。马还不够。”他说。

“十七个人，九匹马，”比拉尔说，“驮东西的牲口还没有算呢。”

“聋子”什么也没说。

“搞不到马吗？”罗伯特·乔丹对着那个不太聋的耳朵说。

“打了一年的仗，”“聋子”说，“才搞到这四匹。”他伸出四个指头，“现在，你明天就要用八匹。”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你要明白，就要从这儿撤出去了。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的了。现在在这里不用提心吊胆了。你就不能豁出去偷八匹马吗？”

“也可能吧。”“聋子”说，“可能一匹弄不到。可能搞到更多。”

“你有自动步枪吗？”他问。

“聋子”点点头。

“在什么地方？”

“山上。”

“什么型号的？”

“不知道牌子。有子弹盘的那种。”

“子弹有多少？”

“五盘。”

“谁会用？”

“我。会一点，不经常用。不想在这里弄出太大的动静。也不想浪费弹药。”

“我过会儿看看这支枪，”罗伯特·乔丹说，“手榴弹你有吗？”

“有，很多。”

“每支步枪有几发子弹？”

“很多。”

“很多是多少？”

“一百五十发。也许更多。”

“其他小组的情况怎么样？”

“什么？”

“我炸桥的时候，要有足够的兵力来攻占哨所，并掩护那座桥。我们的兵力要比现在多一倍才行，”

“攻占哨所的事不用担心。白天什么时候进攻？”

“天刚亮。”

“不用担心。”

“再加二十个人，做到万无一失。”罗伯特·乔丹说。

“靠得住的没有。不太靠得住的要不要？”

“不要。有多少靠得住的？”

“大概四个吧。”

“怎么就这么几个？”

“不可靠。”

“是指要给他们配马的吗？”

“配马的必须很靠得住。”

“我想再要十个靠得住的，如果行的话。”

“四个。”

“安塞尔莫跟我说这山里有一百多个呢。”

“没可靠的。”

“你说过有三十个，”罗伯特·乔丹对比拉尔说，“三十个比较可靠的。”

“埃利亚斯手下的人怎么样？”比拉尔对“聋子”大声说。

他摇摇头：“没可靠的。”

“十个你都搞不到吗？”罗伯特·乔丹问。

“聋子”用他那呆滞的黄眼珠看着他，摇摇头。“就四个。”他说，伸

出四个指头。

“你手下的人可靠吗？”罗伯特·乔丹问，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

“聋子”点点头。“要看情况危险不危险。”他用西班牙语说，咧嘴笑笑，“这次行动挺危险吧？”

“也许吧。”

“我无所谓，”“聋子”直率地说，不是吹牛，“宁缺毋滥，宁要四个可靠的，不要不可靠的。这次战争中总是不可靠的多，可靠的少。可靠的越来越少。巴勃罗呢？”他看看比拉尔。

“你知道的。”比拉尔说，“越来越坏。”

“聋子”耸耸肩。

“喝酒呀，”“聋子”对罗伯特·乔丹说，“我带上我的人和另外四个。一共十二个。今晚我们仔细商量一下。我有六十包炸药。你要吗？”

“什么成分？”

“不知道。普通炸药。我带上。”

“好得很，咱们就用它来炸上游的那座小桥，”罗伯特·乔丹说，“今晚你下山吗？把炸药带上，行吗？虽然我没得到命令让炸小桥，不过该把它炸掉。”

“今晚我来。然后去弄马。”

“希望大不大？”

“不好说。吃饭吧。”

罗伯特·乔丹想，他跟谁都是这样简短地说话吗？还是为了让外国人听懂才这样的呢？

“炸了桥，我们去哪儿？”比拉尔对着“聋子”的耳朵大声说。

他耸耸肩。

“一切都得安排妥当。”那妇人说。

“那当然。”“聋子”说，“为什么不呢？”

“事情很棘手，”比拉尔说，“一切都要好好布置。”

“没错，太太。”“聋子”说，“你发愁什么？”

“什么都发愁。”比拉尔大声说。

“聋子”咧嘴朝她笑笑。“你一直跟巴勃罗干吗？”他说。

罗伯特·乔丹想，原来他对外国人说西班牙语才那么别扭。好。听到他直截了当地说话很高兴。

“你看我们去哪儿好？”比拉尔问。

“哪儿？”

“对，哪儿。”

“地方不少。”“聋子”说，“地方不少。你知道格雷多斯山脉吗？”

“那里有我们不少人。人家一旦腾得出手来准会把这里全都扫荡了。”

“没错。不过，那地方很大，很荒凉偏僻。”

“去那儿可不容易啊。”比拉尔说。

“干什么都不容易，”“聋子”说，“我们去哪儿都行，格雷多斯也行。白天不动晚上行动。这里现在很危险。我们能在这里待这么久，真是个奇迹了。格雷多斯要比这里安全得多。”

“你知道我想到哪儿去吗？”比拉尔问他。

“哪儿？帕拉梅拉？那地方不好。”

“不是。”比拉尔说，“不是帕拉梅拉山区。我要到共和国[29]去。”

“那好办。”

“你手下的人愿意去吗？”

“愿意。只要我发话。”

“我手下的人可不一定。”比拉尔说，“巴勃罗不会愿意，其实他到了那里也许会觉得安全些。他年纪大了，不用去当兵，除非他们扩大征兵范围。那吉卜赛人是不愿去的。不知道别人怎么样。”

“这里一直太平无事，所以他们就察觉不到危险了。”“聋子”说。

“今天来了飞机，他们会明白一些的，”罗伯特·乔丹说，“可我看你在格雷多斯山区能干得很不错。”

“什么？”“聋子”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他的语气一点也不友好。

“你从那里出击更有效。”罗伯特·乔丹说。

“这样啊。”“聋子”说，“你对格雷多斯了解吗？”

“了解。从那里可以袭击铁路干线。我们在更南部的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就那么干的，你可以经常切断铁路。在那里打游击要比回共和国好，”罗伯特·乔丹说，“你在那边会有更大作为。”

他说这话的时候，对面两个人的脸色都沉了下来。

“聋子”看看比拉尔，比拉尔也看看“聋子”。

“你了解格雷多斯吗？”“聋子”问，“真的了解吗？”

“当然了解。”罗伯特·乔丹说。

“你要去哪儿呢？”

“到阿维拉省的巴尔科城北去。那地方比这里好。可以袭击公路主干线，还有贝哈尔和普拉森西亚之间的铁路线。”

“那可不容易。”“聋子”说。

“我们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那些更加危险的地方切断过同一条铁路。”罗伯特·乔丹说。

“我们是谁？”

“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游击队。”

“你们人多吧？”

“四十人左右吧。”

“那个神经紧张名字古怪的人就是从那儿来的吧？”比拉尔问。

“没错。”

“他现在在哪儿？”

“死啦，我跟你讲过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比拉尔问他。

罗伯特·乔丹心想，我犯错误啦。我竟然对西班牙人说我们比他们能干，而原则是绝对不要提自己的功绩或能耐。本来应该拍拍他们马屁，而我却指点他们干这干那的，现在他们恼火了。噢，他们说不定不会记在心里，也说不定会。他们显然在格雷多斯山区要比在这里更能施展得开。证据是，自从卡希金组织炸火车以来，他们在这里毫无成绩。虽然炸火车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一炸使法西斯分子损失了一台机车，死了几个人，可是他们全都把它说得好像那是战争中的高潮。也许他们会感到羞愧而撤退到格雷多斯去。不错，也许我也会在这儿被撵走。反正看起来光景不大妙。

“英国人，听着，”比拉尔对他说，“你的神经怎么样？”

“很好，”罗伯特·乔丹说，“没问题。”

“上次他们派来和我们一起干的爆破手，虽然他是个很棒的爆破专家，可是却很神经质，所以我问问。”

“我们中间是有神经质的人，”罗伯特·乔丹说，“我不是说他是胆小，他干得很不错。”

比拉尔接着说：“可是他说话怪里怪气的，总是夸夸其谈。”她提高了嗓门，“上次的那个爆破手，炸火车的那个，有点古怪。圣地亚哥，你说是不是？”

“是有点古怪。”这聋子点点头，目光在罗伯特·乔丹脸上扫了一下，那样子使他想起真空吸尘器那条软管顶端的吸嘴，“对，有点古

怪，不过是个好人。”

“他死了。”罗伯特·乔丹贴着“聋子”的耳朵说。

“怎么死的？”“聋子”问，目光从罗伯特·乔丹的眼睛移到他的嘴上。

“我开枪打死的，”罗伯特·乔丹说，“他伤势太重，赶不了路，我开枪把他打死了。”

“他一直说非这么干不可，”比拉尔说，“他就是摆脱不了这样的念头。”

“是呀，”罗伯特·乔丹说，“他老是说非要这么干不可，他就是摆脱不了这样的念头。”

“怎么回事？”“聋子”问，“是炸火车的时候吗？”

“是炸完火车撤退的时候，”罗伯特·乔丹说，“火车炸完了。我们趁夜黑撤退，遇上了法西斯巡逻队，背上中了一枪，他跑了一段，但是带着伤跑不动。他不愿意留下来，我就开枪把他打死了。”

“这样也好。”“聋子”说。

“你能保证你的神经没问题吗？”比拉尔问罗伯特·乔丹。

“能。”他对她说，“我保证自己的神经很健全，而且我认为，等我们炸完了桥，你们最好还是到格雷多斯去。”

他这么说的时候，那女人连珠炮似的臭骂起来，就像温泉突然喷发似的，一股白花花的热水直朝他身上喷溅过来。

“聋子”冲着罗伯特·乔丹直摇头，高兴得咧开嘴笑。比拉尔骂个没

完，他乐得直晃脑袋。罗伯特·乔丹知道，现在又平安无事了。最后，她终于住了口，伸手拿起水壶倒水，喝了一口，平静地说：“我们今后怎么干，不用你管，你闭上嘴好不好，英国人？你回共和国去，带着你的宝贝儿，我们自己来决定要死在这带山里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

“活在哪里？”“聋子”说，“你镇静点儿，比拉尔。”

“活在哪里，死在哪里，”比拉尔说，“最后怎样，我看得清清楚楚。我喜欢你，英国人，可是别说等你的事办完之后我们该干什么。”

“这是你们的事。”罗伯特·乔丹说，“我不插手。”

“你插手了。”比拉尔说，“带着你那剃光头的小婊子回共和国去吧，可是你别把人家关在门外，人家又不是外国人，你还在吃娘奶的时候，人家就爱共和国了。”

他们正说话的时候，玛丽亚从山路上回来了，刚好比拉尔又扯着嗓门对罗伯特·乔丹咆哮，最后的一句被她听到了。玛丽亚对罗伯特·乔丹使劲地摇头，还晃着指头警告他。比拉尔看到罗伯特·乔丹望着那姑娘，并看到他在微笑，于是她转身说：“是吧。我说是婊子就是婊子。依我看，你们会一块儿去瓦伦西亚，而我们到格雷多斯去吃羊粪。”

“你爱这么说就说吧，我就算是婊子吧，比拉尔，”玛丽亚说，“我看，你只要说了，我怎么都是了。不过你镇静些。你怎么啦？”

“没什么，”比拉尔说，在长凳上坐下，她的声音平静了，再也听不出那种喷火的怒气了，“我不是存心叫你婊子。可是我真想到共和国去。”

“我们可以一起去。”玛丽亚说。

“是啊。”罗伯特·乔丹说，“看来你不大喜欢格雷多斯。”

“聋子”咧着嘴对他笑。

“我们走着瞧吧，”比拉尔说，这时，她的怒气消了，“给我来一杯那种怪酒。我气得喉咙都冒烟了。我们走着瞧吧。看情况怎样发展吧。”

“你知道，同志，”“聋子”解释说，“早上可不好办。”他现在讲的不是那种别扭的西班牙语了，他平静而坦诚地盯着罗伯特·乔丹的眼睛，不是探查或怀疑，也不是之前摆老资格、居高自傲的那种目光了，“我明白你需要什么，我知道在你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拔掉哨所，掩护桥头。这些，我全懂。天亮之前，这些才好办到。”

“对，”罗伯特·乔丹说，“你走开一会儿，好吗？”他对玛丽亚说，看都没看她。

姑娘走到听不到他们谈话的地方，双手抱着脚踝坐下。

“你看，这方面没有问题。”“聋子”说，“不过，事后要在大白天从这里撤走，倒是很难办。”

“当然啦，”罗伯特·乔丹说，“我也考虑到了。对我也一样是大白天。”

“可你只是一个人。”“聋子”说，“我们人多。”

“也许可以先回到营地，等晚上天黑了再撤。”比拉尔说，把杯子举到嘴边又放下。

“那也很危险，”“聋子”说，“也许更危险。”

“这我能明白。”罗伯特·乔丹说。

“晚上炸桥就容易了，”“聋子”说，“可你的条件是必须在大白天干，这后果就严重了。”

“我知道。”

“你不能在晚上干吗？”

“我晚上干要被枪毙的。”

“白天干，我们大家很可能都要跟你送命。”

“对我个人来说，只要炸掉桥，送命不送命不要紧，”罗伯特·乔丹说，“不过我理解你。你想不出白天撤退的法子吗？”

“当然能，”“聋子”说，“我们是得想出在这种情况下撤退的法子。不过我要跟你解释的是，为什么一个人心事重重，另一个人大发脾气。你说什么到格雷多斯去，好像不过是完成一次军事演习。能到格雷多斯才是奇迹呢。”

罗伯特·乔丹没说什么。

“听我说。”“聋子”说，“我话说了不少。不过多唠叨可以互相了解。我们在这里站住脚跟完全是奇迹。这多亏法西斯分子懒惰愚蠢，不过，到时候他们是会补救的。当然，我们也非常小心不在这一带山里惹麻烦。”

“我知道。”

“可是现在要炸桥，我们就不得不撤走了。我们必须多考虑撤走的法子。”

“完全正确。”

“那么，”“聋子”说，“我们吃东西吧。我的话说得多了。”

“我从没听你这样唠叨过。”比拉尔说，“是因为这个吗？”她举起杯子。

“不，”“聋子”摇摇头，“不是因为威士忌。是因为以前从没这么多事好说。”

“我感激你的帮助和诚意，”罗伯特·乔丹说，“我明白炸桥时间所引起的困难。”

“别提这个了，”“聋子”说，“我们尽力而为。不过，这件事不容易。”

“纸上谈兵容易，”罗伯特·乔丹大笑起来，“纸上的计划是进攻一开始就同时炸桥，这样可防止增援从公路上通过。纸上谈兵很容易。”

“那他们也该让我们在纸上行动，”“聋子”说，“让我们在纸上制订方案执行。”

“纸是割不出血的。”罗伯特·乔丹引用了一句谚语。

“可是非常有用，”比拉尔说，“但愿你的命令在纸上能完成。”

“我也这样想。”罗伯特·乔丹说，“可是这样打不了胜仗。”

“是啊。”这大个子女人说，“我看不会。不过你知道我喜欢干什么吗？”

“到共和国去，”“聋子”说，比拉尔说话的时候，他把他那只不太聋的耳朵凑过去，“你快去吧，太太，但愿我们这一仗能打胜，都去共和

国。”

“好。”比拉尔说，“看天主面上，我们吃饭吧。”

# 第十二章

他们吃过饭后离开“聋子”的营地，顺着小路下山。“聋子”一直把他们送到半山腰的岗哨那儿。

“祝你平安，”他说，“晚上见。”

“祝你平安，同志。”罗伯特·乔丹对他说，他们三人就走下山去，“聋子”站在那儿目送他们。玛丽亚转身向他挥手，“聋子”以西班牙人的方式，用前臂猛地向上一挥，仿佛在甩掉什么东西似的，根本不像在行礼，一点也不正式。他吃饭时一直没有解开他那件羊皮外套上的纽扣，他十分注意礼貌，别人说话时他转过头来听，又用他那种别扭的西班牙语来回答，彬彬有礼地问罗伯特·乔丹关于共和国的情况；但是他显然很想摆脱他们。

他们跟他告别的时候，比拉尔对他说：“怎么样，圣地亚哥？”

“噢，没什么，太太，”“聋子”说，“没问题。不过我还在考虑。”

“我也在考虑。”比拉尔说。

他们穿过松树林，顺着山路轻松愉快地往下走去。他们刚才就是从这条陡峭的山路上费力地爬上来的。比拉尔一句话也不说。罗伯特·乔丹和玛丽亚也不开口，他们三人走得很快，穿过树木丛生的山谷后，山路又变得陡了，向上穿过一个树林子，直通高坡草地。

那是五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天气炎热，走到最后一段陡峭的山路的中途，那女人停了下来。罗伯特·乔丹停步回头一看，只见她前额上

满头大汗。他发现她棕褐色的脸上面无血色，皮肤灰黄，眼圈发黑。

“咱们歇息一会儿吧。”他说，“走得太快了。”

“不用，”她说，“继续赶路吧。”

“歇一会儿吧，比拉尔，”玛丽亚说，“你脸色不好。”

“别废话，”妇人说，“不用你多嘴。”

她拔脚顺着山路向上爬，但是到了山顶，她大口喘着粗气，脸上全是汗，面容憔悴。

“坐下吧，比拉尔，”玛丽亚说，“求你啦，求你坐下吧。”

“好吧。”比拉尔说，于是他们三人坐在一棵松树下，眺望着高坡草地对面那些耸立在层层山峦之上的高峰，天刚到下午，峰顶积雪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

“雪这东西真讨厌，可看起来好美。”比拉尔说，“雪呀，真叫人看不透。”她转身对玛丽亚说，“我刚才对你很粗鲁，对不起，小美人儿，我不知道今天是怎么搞的我脾气不好。”

“你生气时讲的话我从来不会介意，”玛丽亚对她说，“再说，你常常生气。”

“不，比生气更糟！”比拉尔说，眺望着对面的山峰。

“你不舒服？”玛丽亚说。

“也不是。”女人说，“过来，小美人儿，把脑袋搁在我腿上。”

玛丽亚靠过去，双臂叠在一起，就像不用枕头睡觉那样，脑袋枕

着双臂躺下来。她把脸扭过来，望着比拉尔，对她微笑，那个大个子女人仍然望着草地对面的群山。她没有低头看姑娘，只抚摸着姑娘的脑袋，一个粗大的手指从姑娘的前额上摸过去，然后沿着耳朵边向下一直摸到她脖子上的发根。

“过一会儿，她就是你的人了，英国人。”她说。罗伯特·乔丹正坐在她背后。

“别这么说。”玛丽亚说。

“是这样，他可以占有你。”比拉尔说，不看他们两个，“我从来没想过占有你。不过我感到妒忌。”

“比拉尔。”玛丽亚说，“别这么说。”

“他可以占有你，”比拉尔说，指头沿着姑娘的耳垂边抚摸，“不过我非常妒忌。”

“可是比拉尔，”玛丽亚说，“你我之间不会有那样的，这是你自己对我讲的。”

“总会有的，”那女人说，“照说不该有，但终究难免会有的，不过，我倒没这种心情。真的没有。我要你幸福，只要你幸福。”

玛丽亚没说什么，只是躺在那里，微微地抬头，尽量使自己的头轻轻地搁在她腿上。

“听着，小美人儿，”比拉尔一边说，一边心不在焉地用指头抚摸着她的脸颊，“听着，小美人儿，我爱你，可是他才能占有你，我不是同性恋，我只为男人而生。这是真话。但是，我现在大白天里把这话说出来，说我爱你，我心里舒畅。”

“我也爱你。”

“乱讲。别胡说八道。你根本不知道我的意思。”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你是配英国人的。这明摆着的，也理当这样。我就是希望这样，不这样，我就不高兴。我不搞不正常的性行为。我只不过把真心话告诉你。对你说真心话的人不多，女人根本不讲真心话。我感到妒忌，就说了出来，也就是这么回事。我说了。”

“别说，”玛丽亚说，“别说，比拉尔。”

“为什么不说？”那女人说，还是不看他们两个，“我要说，直到不想说为止。还有，”这时，她低头看看姑娘，“好时光来了。我不多说了，你明白吗？”

“比拉尔，”玛丽亚说，“别这么说。”

“你是只挺招人喜欢的小兔子，”比拉尔说，“现在你把头抬起来，因为傻话已经说完啦。”

“不傻，”玛丽亚说，“再说，我的头搁在这里很好。”

“不。抬起头来。”比拉尔对她说，把自己那双大手托在姑娘脑后，把她的头抬起来。“你怎么不说话，英国人？”她说，仍然托着姑娘的头，眺望对面的群山，“难道你的舌头被猫叼走啦。”

“不是猫。”罗伯特·乔丹说。

“那是被什么野兽叼走了？”她把姑娘的头放在地上。

“不是野兽。”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那你自己吃了，嗯？”

“我看是吧！”罗伯特·乔丹说。

“那你觉得味儿好吗？”现在比拉尔转身对他咧开嘴笑了。

“不太好。”

“我看也不好，”比拉尔说，“就是不好。我还是要把你的小兔子还给你吧。我从来也没想要过你的小兔子。这个名字起得好。今天早晨我听到你叫她小兔子。”

罗伯特·乔丹觉得自己的脸涨红了。

“你这个女人真刻薄！”他对她说。

“不，”比拉尔说，“不过，我是既单纯又复杂。你这个人复杂吗，英国人？”

“不复杂。可也不那么单纯。”

“你这个人叫我高兴，英国人。”比拉尔说。随即她笑了起来，身体向前倾，又笑得直摇头。“要是我现在把兔子从你手里抢走，或者把你从兔子手里抢走，怎么办？”

“你抢不走。”

“这我知道。”比拉尔说着又笑了，“我也不想这样做。不过，我年轻的时候办得到。”

“这我相信。”

“你信我的话？”

“当然，”罗伯特·乔丹说，“不过这是废话。”

“这可不是你说的话。”玛丽亚说。

“今天我不大像我原来的样子，”比拉尔说，“一点也不像我自己。英国人，你的桥让我头痛。”

“我们就叫它头痛桥吧，”罗伯特·乔丹说，“可是我要叫它像只破鸟笼一样掉到那峡谷里去。”

“好，”比拉尔说，“说话就该这样。”

“我要像你掰断香蕉皮似的把它一炸为二。”

“我现在很想吃根香蕉，”比拉尔说，“说下去，英国人。尽管说大话吧。”

“不用了，”罗伯特·乔丹说，“咱们回营地去吧。”

“你的任务，”比拉尔说，“就在眼前。我说过要让你们俩一起待会儿的。”

“不用。我有不少事要做。”

“那也是事呀，花不了多长时间。”

“闭嘴，比拉尔，”玛丽亚说，“你说得太过分了。”

“是过分。”比拉尔说，“可也很体贴人呢。我要让你们俩在一起了。妒忌的话是胡扯的。我恼火华金，因为从他的表情我看出来自己有多丑。叫我妒忌的只是你才十九岁。这种妒忌长不了。你不会老是十九岁的。现在我走了。”

她站起来，一只手叉腰，看着罗伯特·乔丹，他也站起来。玛丽亚坐在树下，头埋在胸前。

“大家一起回营地去吧。”罗伯特·乔丹说，“这样好些，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比拉尔朝玛丽亚点点头，玛丽亚坐在那里什么也没说，头扭向别处。

比拉尔笑笑，微微地耸耸肩膀，让人觉察不到，然后说：“你们认得路吗？”

“我认得。”玛丽亚仍然低着头说。

“那我走了。”比拉尔说，“我得给你多准备些好吃的，英国人。”

她走进草地上的石楠树丛，朝通往营地的小河走去。

“等等。”罗伯特·乔丹喊她，“我们还是一起走好点吧。”

玛丽亚坐在那里不做声。

比拉尔没回头。

“一起走不行。”她说，“我在营地见你们。”

罗伯特·乔丹站住了。“她身体没事吗？”他问玛丽亚，“她刚才看起来不好。”

“让她走吧。”玛丽亚说，仍然低着头。

“我看我应该跟她一块儿走。”

“让她走吧，”玛丽亚说，“让她一个人走吧！”

# 第十三章

他们在山间草地的石楠丛中走着，罗伯特·乔丹感到石楠的枝叶擦着他的腿，感到枪套里沉甸甸的手枪贴着自己的大腿，感到阳光晒在自己头上，感到从积雪的山峰上来的风吹在背上凉飕飕的，感到手里握着的和他手指相扣的姑娘的手结实而有力。她的掌心贴在他的掌心上，手指扣在一起，她的手腕和他的手腕挽在一起，因此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从她的手、手指和手腕传到了他的手、手指和手腕上，这种感觉就像海上飘来的一阵将那平静如镜的海面吹皱的轻风那么清新，又像羽毛擦过唇边，又像风停时飘落下的一片落叶那么轻柔，只有他们俩的手指接触时才能感觉到，而这种感觉又由于他们两手相扣，掌心紧贴在一起，以及手腕挽在一起而变得那么强烈，那么紧张，那么迫切，那么痛楚，那么有力，仿佛有一股电流贯通了他那条手臂，让他全身充满了强烈的欲望。阳光照耀在她麦浪般黄褐色的头发上，照耀在她光洁可爱的金褐色脸上，照耀在她线条优美的脖颈上，突然，他让她的头向后仰，把她搂在怀里亲吻。他吻着她，感到她的身体在颤抖，他把她的身体紧紧地贴在自己身上，一条手臂搂住她的背脊，她仰头站着，浑身哆嗦。她随即把下巴搁在他头上，他感到她的乳房隔着卡其衬衫紧贴着他的胸脯，感到她双手抱着他的头贴着她的胸口。他直起腰来，用双臂紧紧抱着她，使她全身紧贴在他身上，离开了地面，他感到她在颤抖，她的双唇压在他脖子上，他接着把她放下来，说："玛丽亚，啊，我的玛丽亚。"

接着他说："我们到哪儿去好呢？"

她什么也没说，只把手伸进他的衬衫里，他感到她在解他的衬衫扣子。她说："我也要。我也要吻。"

“不，小兔子。”

“要。要。要跟你一样。”

“不。那怎么行？”

“嗯，那么……哦，那么……哦，哦。”

接着是压在身子底下的石楠的气味，她脑袋下面被压弯的树枝的粗糙感，明亮的阳光照射在她紧闭的眼睛上，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她那线条优美的脖颈，她仰在石楠丛中的头，她不由自主地微微抖动的双唇，她那对着太阳、对着一切紧闭的眼睛，扑闪的睫毛。阳光照在她紧闭的眼睛上，她觉得一切都是红色的，橙红的，金红色的，一切都是这种颜色，充塞，占有，拥抱，都是这种颜色，在眼前缭乱地成为一色。而他胳膊肘支在地上，那是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黑暗通道，一次又一次，不知通往何处，永远不知通往何处，黑暗的、永无尽头的、不知是何处的地方，始终坚持着通往不知是何处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地永远不知通往何处，现在再也无法忍受了，无法忍受地一直、一直、一直通往不知何处的地方，突然地，灼热地，紧绷地，这不知何处的地方消失了，时间戛然而止，他们俩躺在那里，时间停止，他感到地面在移动，从他们俩的身体下面移走。

接着，他侧身躺着，脑袋深深地埋在石楠丛里，闻着石楠的气味，闻着石楠根、泥土和阳光照进石楠丛的气味，石楠刮着他赤裸的肩膀和腰部，痒痒的，姑娘躺在他对面，眼睛仍然闭着，忽然，她睁开眼睛，冲他微笑。他疲乏极了，仿佛相隔很远，温柔地对她说：“哎，小兔子。”她微笑着，亲近地说：“哎，我的英国人。”

“我不是英国人。”他疲惫地说。

“噢，你是的，”她说，“你是我的英国人。”她伸手抓住了他的两只耳朵，吻他的额头。

“那，”她说，“怎么样？我吻得好一些了吧？”

接着，他俩沿着小溪而行，他说：“玛丽亚，我爱你。你真可爱，真好，真美，跟你在一起太美妙啦，我只觉得在爱你的那时，仿佛要死了似的。”

“噢，”她说，“我每次都死过去。你没有死过去吗？”

“没有。不过也差不多。你觉得地面在移动吗？”

“嗯。在我死过去的那一刻。搂着我。”

“不。我握着你的手了。握着你的手就够啦。”他望着她，望着草地对面的空中一只在盘旋觅食的鹰，午后大块的云朵正在向山上压过来。

“你跟别人也是这样吗？”玛丽亚问他，他们这时手拉手地走着。

“不是。真的。”

“你爱过不少女人？”

“有几个。和你不一样。”

“不像我们这样吗？真的吗？”

“也快活，可是不像我们这样。”

“刚才地面动了。以前没动过吗？”

“没有。真的从来没有。”

“哎，”她说，“这样，我们有过一天啦。”

他没说什么。

“我们现在至少有过了，”玛丽亚说，“你喜欢我吗？我讨你喜欢吗？我以后会长得更好看的。”

“你现在就非常美丽。”

“不，”她说，“你用手抚摸抚摸我的头吧。”

他抚摸她的头，觉得她那头短发很柔软，在他手指下被压平了，随后又翘起来。他双手捧着她的头，使她仰起脸来，然后吻她。

“我喜欢亲吻。”她说，“可我吻得不好。”

“你不用亲吻。”

“不，我要。如果我做你的女人，就该事事都让你高兴。”

“你已经让我非常高兴了。我没法比现在更高兴啦，如果更高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啦。”

“可你看吧，”她非常愉快地说，“你觉得我的头发现在有趣，是因为样子怪。不过头发天天在长，长长了我就不难看了，说不定你会非常爱我的。”

“你的身体很可爱，”他说，“最可爱了。”

“不过是因为年轻苗条而已吧。”

“不。美妙的身体有一种魔力。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不过，你有。”

“那是给你的。”她说。

“不。”

“就是。给你，永远给你，只给你一个人。可是这并不会给你带来什么。我要学会好好照顾你。你可要跟我说真话。你以前从没觉得地面动过吗？”

“从来也没有。”他老实地说。

“现在我高兴了，”她说，“现在我真的高兴了。”

“现在你在想别的事吗？”她问他。

“是的。想我的任务。”

“我们有马就好了。”玛丽亚说，“我高兴的时候就想骑匹好马飞奔，你在我身边，也骑着马飞奔，我们越跑越快，骑着马儿飞奔，我就永远高兴个没完。”

“我们可以把你的高兴带到飞机上。”他心不在焉地说。

“像那些小驱逐机一样，在天上不停地飞来飞去，在阳光里闪亮。”她说，“在空中翻筋斗，俯冲。多棒呀！”她大笑起来，“我高兴得不知道在乘飞机呢。”

“你高兴得没有边儿。”他说，并没完全听见她的话。

他出了神。他虽然走在她身旁，心里却想着桥的事情，一切都清楚确实，轮廓分明，就像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焦距。他看到那两个哨所，看到安塞尔莫和那吉卜赛人在守望。他看到那空荡荡的公路，看到公路上调动的部队。他看到能让那两挺自动步枪发挥最大火力的位置，可是由谁来掌控这两挺自动步枪呢？他想，我来断后，那开始时谁来弄呢？他看到自己放好炸药，把炸药卡住，扎紧，安好雷管，接

好电线，连上接头，然后回到他放旧引爆箱的地方，接着他开始想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可能出差错的地方。别想啦，他对自己说。你刚跟这个姑娘睡过觉，现在头脑清醒，完全清醒，你却开始发愁了。考虑你必须干的事情是一回事，发愁是一回事。别发愁。你不能发愁。你知道你不得不干的事情，你还知道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些情况当然可能发生。

你知道自己斗争的目标，于是你全力以赴。你反对的正是现在要干的，并且为了可能的胜利而不得不干的事情。所以，你现在不得不利用你所喜爱的这些人，就像你要取胜而必须利用那些对你毫无感情的军队一样。显然巴勃罗最精明。马上就知道情况险恶。那女人全力支持，现在仍然没变，但是她逐渐认识到这件事的实质，她十分沮丧。“聋子”马上看清这件事，他倒是肯干，但是并不比他——罗伯特·乔丹，更愿意干。

原来你是说你考虑的并不是你自己，而是那女人、那姑娘以及别的人的遭遇。好吧。如果你没来，他们又将是怎样的遭遇呢？你来这里之前，他们什么样？你不能那样想。除了行动时，你对他们并不负有责任。不是你发号施令。是戈尔茨。那戈尔茨是谁？他是个好将军。是你到目前为止最好的顶头上司。然而，一个人明知那些命令行不通，明知这命令会带来什么后果，他还应该执行吗？即使命令来自那个既是军队又是党的领导人的戈尔茨？是的。他应该执行这些命令，因为只有在执行过程中，才能证明行不通。你没有试过怎么能知道行不通？要是接到命令的时候，人人都说执行不了，那你这个人将落到何种田地？要是接到命令，你就说行不通，那我们大家将落到何种田地？

他见过不少将领，对他们来说，所有的命令都行不通。埃斯特雷马杜拉的那个畜生戈麦斯就是这么一个。他见过不少次进攻战，两翼却按兵不动，理由是行不通。不，他必须执行这些命令，倒霉的是他不得不和这些他很喜欢的人一起干。

他们游击队只会给掩护他们、和他们一起干的人带来厄运和危险。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是最终消除危险，让这个国家成为可以安居乐业的好地方。这话虽说是陈词滥调，不过，却是真话。

如果共和国失败的话，那些信仰共和国的人就无法在西班牙生活下去。不过，会失败吗？是的，根据那些已被法西斯分子占领的地区所发生的情况看来，他知道是会失败的。

巴勃罗是个畜生，可是别的人都是好样的，那么叫他们去炸桥不是把他们出卖了吗？也许是的。可是，如果他们不这样干，一星期之内就会来两中队骑兵，把他们从这个山区里赶走。

不。把他们扔在一边没有任何好处。除非你把所有的人都扔在一边，你不应该干涉任何人的事。他原来是这样想的，是不是？对，他是这样想的。至于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之类的，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是别人该干的事啦。这次战争之后，他有别的事要干。他投入这次战争是因为战争发生在他所热爱的国家里，他信仰共和国，并且，一旦共和国被毁灭，那些信仰共和国的人就活不下去了。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得服从共产党的纪律。在西班牙，共产党提供了最好的纪律，最健全、最英明的作战纪律。战争期间他服从他们的纪律，因为在作战的时候，他只尊敬这个党的纲领和纪律。

那么他的政见又是什么呢？他对自己说，目前没有什么政见。可是跟谁也不能讲，他想。永远别透露这点。那么你以后打算干什么呢？我要回去，像以前一样，教西班牙语谋生，并且打算写一本真正的书，我敢肯定，他说，我敢肯定这不是什么难事。

他应该跟巴勃罗谈谈政治才对。了解一下他在政治上的发展肯定是很有趣的。可能是典型的由左变为右的，就像老勒洛[30]。巴勃罗很像老勒洛。普列托[31]也一样。巴勃罗在对最后胜利的信心上和普列托大致差不多。在政见上，他们抱着偷马贼的态度。他把共和国作为一

种政府形式加以信任，但是共和国必须铲除这帮偷马贼，看看在叛乱开始时他们这帮人把共和国害成了什么样子。领导人民的人同时又是人民真正的敌人，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过这种情况？

人民的敌人。这种词儿他还是不讲为好。他不愿用这种口号式的词儿。和玛丽亚睡了觉，他的思想起了变化。在政治方面，他变得像个顽固不化的浸礼会教友，偏执死板，因此像“人民的敌人”这样的词儿是没有多加考虑就浮上心头。任何革命的或爱国的八股也是这样。他没有考虑就使用这种词儿。当然，它们不是假话，但是非常容易把它们滥用。自从昨夜和今天下午发生那事以来，对这种事情，他的头脑变得越来越清醒，也纯洁多了。偏执是件古怪的东西。偏执的人必然绝对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而克制自己，保持正统思想，最能助长这种自以为正确和正直的看法。克制是异端邪说的敌人。

如果他仔细考虑的话，这个前提怎么可能站得住脚呢？共产党总是强烈反对放荡不羁的作风，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吧。当你酗酒或私通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拿党的路线来衡量，你是多么容易犯错误啊。打倒放荡不羁的作风，那是马雅可夫斯基所犯的错误。

然而马雅可夫斯基又被尊为圣徒了。那是因为他已经死了，盖棺论定了。他对自己说，你自己也会盖棺论定的。现在别去想这事了，想想玛丽亚吧。

玛丽亚令他对他的偏执十分难堪。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影响他的决心，然而他不想死，多想活在人间。他愿意放弃英雄或烈士的结局。他不想打一场德摩比利式的保卫战[32]，也不想当桥头阻击敌人的罗马壮士霍拉修斯[33]，更不想成为那个用手指堵堤坝窟窿的荷兰孩子。不。他想和玛丽亚一起生活。说得简单点，就是这样。他想和她共度悠长的岁月。

他不相信还会有什么悠长的岁月，但如果真有的话，他愿意和她

一起度过，他想，我们住旅馆的时候，可以用利文斯通博士[34]夫妇的名字来填登记表。

为什么不娶她？当然，他想，我要娶她。这样我们就是爱达荷州太阳谷城的罗伯特·乔丹夫妇了，或者是得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城，或蒙大拿州比尤特城[35]的罗伯特·乔丹夫妇了。

西班牙姑娘能是位了不起的妻子。我从没结过婚，所以很相信这一点。等我回大学复职，她就是讲师太太。当西班牙语系四年级学生傍晚来我家抽板烟，饶有兴味地谈克维多、洛佩·德维加、加尔多斯[36]以及其他受人尊敬的死者的时候，玛丽亚就可以给他们讲讲某些为正统信仰而斗争的蓝衫十字军[37]是怎样骑在她头上，而另一些拧住她胳臂、撩她的裙子堵住她嘴的事了。

我不知道蒙大拿米苏拉城的人们会怎样看待玛丽亚？如果我能回到米苏拉找到工作的话。看来我在那里要永远被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列在黑名单上了。尽管你自己不知道。你永远不确定。他们没法证明你以前干过什么事，事实上即使你告诉了他们，他们也不会相信你，而我的护照在他们颁发限制条例之前去西班牙是有效的。

我可以待到三七年的秋天再回去。我是在三六年夏天离开的，假期虽然是一年，但在第二年秋季开学时再回去也可以。从现在到秋季开学时间还早。也可以这样说，从现在到后天时间也还早。不。我看没必要为大学发愁。只要秋天回去就行。只要想办法回去就行。

但是现在，生活多奇怪呀。不奇怪才怪呢。西班牙是你的任务、你的职责，待在西班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好几个夏天，你干过一些其他工程项目，在林业部门参加筑路，还在国家公园里干过活，学会了使用炸药，所以干爆破工作对你也是合适的。虽然时间仓促，不过学得很扎实。

你一旦把爆破当做问题来看，那它就仅仅是一个问题。但是随之而来的好多问题却不好对付，尽管你不把它当回事。人们一直把爆破当做有效的谋杀。讲一套冠冕堂皇的话，就能让它变得情有可原吗？讲一套冠冕堂皇的话，就会使杀人听起来更有趣吗？他对自己说。依我看，你把这问题看得未免太轻率了。他想。等你不再为共和国服役，你的情况将会如何，你究竟配做些什么，这些对我来说，都很成问题。他对自己说，不过我想，只要你把它写出来，就能把这些包袱放下。一旦把它写出来，一切就会成为过去。你能写的话，那会是一本好书。要比另外那本好多了。

他想，然而在这阶段，你眼前的生活，或今后的生活，就是今天、今晚、明天，今天、今晚、明天，我希望能一遍遍地周而复始下去。他想，所以你最好还是抓住眼前的光景，并且多感恩。要是炸桥不顺利呢？眼前看来可不太好。

然而，玛丽亚是美好的。可不是？他想，嗯，可不是吗？我现在能从生活中得到的，也许就是这个了。也许这就是我的生活，不是七十年[38]，而是四十八小时，或者说得准确些，是七十或者七十二小时。一天二十四小时，三天就是七十二小时。

在我看来，七十小时跟七十年一样，也可以充分享受生活。只要你已经到达了适当的年纪，并且这七十小时开始时，你已经有了丰富的生活。

真是胡思乱想，他想。你一个人在想些什么鬼名堂。胡扯。也许这不是胡扯。得了，我们走着瞧吧。我上一次跟女人睡觉是在马德里。不，不对。是在埃斯科里亚尔，那晚上我醒来，以为是另一个人在身边，很激动，后来才知道是谁，不过，那还是很愉快的。那次之前是在马德里，除了在睡觉时我自欺欺人，假装有女人之外，情况也差不多，或者更差劲一些。所以，我不是过分美化西班牙女人的风流，也不认为在西班牙逢场作戏要比在别的国家逢场作戏更强。可

是，我和玛丽亚在一起的时候，我对她深深的爱让我觉得自己确实要死过去似的，我从来不信会这样，也不觉得会有这种事。

所以，假如把七十年换成七十小时，我现在觉得也很值得，而且我能这样想也很幸福。假如根本没有那种所谓的悠长岁月，没有余生，也没有以后，只有现在，那么现在就值得赞美，而我感到非常愉快。“现在”，西班牙语叫ahora，法语叫maintenant，德语叫heute。“现在”这个词很好笑，却等于全世界，和你的一生。“今晚”，西班牙语叫esta noche，法语叫ce soir，德语叫heute abend。“生命和妻子”，法语叫vie和mari。不对，不能这样讲，法国人把这个mari当做丈夫。还可以说现在和frau，德语frau是妻子的意思；可是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就“死亡”来说，法语叫mort，西班牙语叫muerto，德语叫todt。德语的死亡听起来最可怕。“战争”，法语叫guerre，西班牙语叫guerra，德语叫krieg。德语的战争听起来火药味最浓，是不是？要么因为他的德语最差劲才这么想吗？“宝贝儿”，法语叫chérie，西班牙语叫prenda，德语叫schatz。他希望把这些词儿都换成玛丽亚。这个名字才美。

得了，他们就要行动了，时间迫在眉睫。看起来情况确实是越来越坏。那种任务根本没法在早晨完成。如果碰到不得已的情况，你得一直坚持到晚上才能脱身。你竭力拖到晚上才撤退。要是能拖到晚上，也许就没问题了。那么，假如在白天就开始拖，又怎么样呢？能行吗？那该死的“聋子”，特地用了正规的西班牙语来仔细地向他解释这一点。他好像以为，自从戈尔茨第一次提出这事以来，每逢罗伯特·乔丹故意想到坏的方面时，从没认真考虑过那一点。好像自从大前天晚上以来，他一直没事人似的，而不是心里搁着一团消化不了的死面疙瘩。

这件事真够戗。你活了半辈子，常常觉得生活似乎有点意义，但结果总是一无所得。你以为这是你永远也得不到的了。接着，在这样一场糟糕的把戏中，设法取得两帮胆小如鼠的游击队的配合，在难以

想象的情况下帮你炸桥，来阻止一场也许早已开始了的反攻，这时，你却遇见了玛丽亚。当然啦，那正是你期望的事。可遇见得太晚了，就这样。

实际上是比拉尔那女人把这姑娘硬推进了你的睡袋，那结果怎样呢？是呀，结果怎样呢？请你跟我说说结果怎样吧。是的。结果就成了这样，结果就是这样子。

别自欺欺人地说什么是比拉尔硬把她推进了你的睡袋的，别不当回事，或者认为真要不得。你刚见到她就失魂落魄啦。她一开口跟你说话，你就有了爱情，这你知道。你一向认为绝不会有这种爱情，可是既然有了爱情，又何必毁谤它呢？你当时明知道是怎么回事，当她托着铁盘，弯着身子从洞里走出来时，你第一次看见她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你那时就堕入情网了，这你知道，干吗自欺欺人？每当你望着她，她望着你的时候，你心里就折腾开了，你为什么不承认呢？好吧，我承认。至于比拉尔把这姑娘硬塞给你，她做的这一切正表明了她是个有头脑的女人。她处处关心这姑娘，姑娘托着菜盘回山洞的时候，她一眼就看出端倪来了。

正是她让事情好过一些。她作了巧妙安排，所以才有昨天夜里和今天下午的事。她可比你有见识多了，她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他对自己说。是呀，我们得承认，她懂得时间的可贵。她宁愿忍受不快，因为她不希望别人错过她所错过的青春，但是承认自己失去了青春实在太痛苦了。所以她刚才在山上那么难受，我想我们也并没有让她好受些。

眼前的情况就是这样，过去的情况也这样，所以你还不如承认，你现在可没有两个整夜可以和她待在一起了，不会白头到老，不会生活在一起，不会享受到别人都能享受到的幸福，根本不可能了。一夜

已经过去，下午有了一次，也许还有一夜。不，先生。

没有时间，没有幸福，没有乐趣，没有儿女，没有屋子，没有浴室，没有干净的睡衣，没有日报，不会双双醒来，不会醒来时看到身边有她而不是孑然一身。不。不会有那等好事。可是，唉，既然你想向生活索取的只有这一点，既然你已经找到了，那为什么不在铺有床单的床上睡上哪怕一晚呢？

你在向往不可能的事。你在想根本办不到的事。所以如果你真那样爱这个姑娘，那么你不如使劲爱她，用爱情的强度来弥补所缺少的持久性和连续性。你听到了吗？从前人们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爱情。而现在，当你找到了爱情，却想知道，如果你能享有两夜的话，这种运气究竟从何而来。两夜。两夜，彼此相爱、相敬、相怜。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无论生病或死亡。不，不是这么说的。无论生病或健康。至死才分离[39]。只有两夜。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不过现在别胡思乱想啦。现在可别乱想。这对你没有好处。别做对你没好处的事。这话确实太对了。

这正是戈尔茨说过的话。你和他相处久了，就看出他的精明了。原来这就是他那时问到的，这就是不正规战争生活里的调剂。戈尔茨有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由于情况紧急，缺少时间和适当的环境才造成的？在类似的情形下，人人都会遇到这种事吗？还是说，只是因为他碰到了这种事才认为这是特殊情况？戈尔茨在指挥非正规的骑兵队时，是不是也匆匆忙忙地和女人睡觉？是不是也因为情况复杂，阴错阳差地使那些姑娘也跟玛丽亚似的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戈尔茨可能也理解这些，所以要你相信，你应该把给你的那两个晚上当做你的一生来享受；既然我们现在过着这种生活，就应该把你应得的一切集中在你仅有的可以享受的短暂时刻里。

这种想法固然不错。但是他不信玛丽亚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因为环

境。当然，除非她是受到了他的处境以及她自己的处境的影响。他想，她的处境是不太好的。是啊，不太好。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就只能是如此。可是并没有法律规定你非接受不可。他想，我过去不知道自己能有这种感受，也不知道我会有这种经历。但愿能一辈子有这种感受。他心中另一个声音说。你能这样。你整个的一生就在现在。除了现在再没有别的了，既没有昨天，当然，也没有明天。你要活到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呢？只有现在，而如果“现在”只有两天的话，那么两天就是你的一生，而这一生中的一切都被压缩。你就这样在两天中度过一生。如果你不抱怨，不奢望你永远得不到的东西，那么，你就会得到美好的一生。美好的一生并不是《圣经》上所规定的七十年。

所以现在别发愁，接受你此刻所拥有的东西，干你的工作，那么，你就能度过漫长的一生，非常快乐的一生。最近不是很快乐吗？那有什么抱怨的？他对自己说，这工作就是这样，他很高兴能这样想，你碰到的事没有你遇到的人重要。想到这里，他就高兴了，因为他开玩笑了，于是他的思想又回到了玛丽亚身上。

“我爱你，兔子，”他对姑娘说，“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她对他说，“你千万别担心你的工作，因为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也不会碍你的事，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的，你告诉我就行。”

“没有什么，”他说，“其实很简单。”

“我要问比拉尔，该做些什么才能照顾好男人，然后我就照着去做。”玛丽亚说，“这样，我一边学，一边也会自己发现一些事情，还有什么事情，你也可以对我说说。”

“没什么要做的事了。”

“什么，你，没什么事！你的睡袋，早晨就该掸掸灰了，挂起来晒晒太阳。然后在降露水前收起来。”

“说下去，兔子。”

“你的袜子得洗了晒干。我要让你有两双换着穿。”

“还有呢？”

“你要是肯教我，我就给你擦枪，上油。”

“吻我吧！”罗伯特·乔丹说。

“不，说正经话呢。你教我保养手枪吗？擦布啊，油啊，比拉尔都有。山洞里有根擦枪用的通条，肯定配得上。”

“当然。我教你。”

“还有，”玛丽亚说，“如果你教会我开枪，那么，万一我和你谁受了伤，为了不被俘虏，有必要时你可以枪毙我，我也可以枪毙你，或者自杀。”

“真有意思，”罗伯特·乔丹说，“你有很多这样的想法吗？”

“不是。”玛丽亚说，“不过这是个好主意。比拉尔把这个给了我，还教我怎么用，”她解开衬衫前胸的口袋，掏出一只随身带的装梳子的那种短皮套子，解开勒住两头的宽橡皮筋，抽出一张刮胡子用的单面刀片，“我一直把这个带在身上，”她解释说，“比拉尔说，放在耳朵下面，朝这里一划。”她用指头比画给他看，“她说这里有一根大动脉，你用刀片在这儿一划，肯定不会划错。她还说，不会痛苦，只要在耳朵下面使劲按住，用刀片向下一划。她说，这很容易办到，只要划下去，他们就拿你没办法了。”

“她说得没错，”罗伯特·乔丹说，“那是颈动脉。”

他想，原来她走东走西一直随身带着这个，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能应付万一的办法。

“可是我宁愿你枪毙我，”玛丽亚说，“答应我，必要的时候你一定要枪毙我。”

“行，”罗伯特·乔丹说，“我答应你。”

“多谢你，”玛丽亚对他说，“我知道，这事做起来不容易。”

“没有什么。”罗伯特·乔丹说。

他想，你把这一切全忘了。你只考虑你自己的任务，却忘了内战的种种妙处。你把这事给忘了。得了，你是应该忘掉它的。卡希金忘不了这种事，结果毁了他的工作。或许你认为这位老兄事先就有预感的吧？真是怪事，他对枪杀卡希金一事竟然无动于衷。他原以为到了某个时候，心里会难受，可到现在为止还都心安理得。

“不过，我还可以替你做别的事。”玛丽亚十分认真地对他说，这时她紧挨在他身边走着，很有女人味儿。

“除了枪毙我之外，还能干别的事？”

“是呀。等你抽完了那带嘴的烟卷，我可以给你卷烟。比拉尔教过我怎么把卷烟卷得又紧又整齐，不会开缝。”

“好极了。”罗伯特·乔丹说，“是你自己舔湿卷烟纸的吗？”

“是呀，”姑娘说，“你受伤，我来看护你，给你包扎伤口，给你擦身，喂你吃——”

“要是我不受伤呢？”罗伯特·乔丹说。

“那么等你生病的时候，我来照顾你，给你做汤，给你擦身，伺候你。还给你读书。”

“要是我不生病呢？”

“那么你一早醒来的时候，我给你端咖啡——”

“要是我不爱咖啡呢？”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不，你爱喝。”姑娘快乐地说，“你今天早上就喝了两杯。”

“如果咖啡我喝腻了，又不用枪毙我，我既不受伤，也不生病，还戒了烟，只有一双袜子，自己晒睡袋，那怎么办呢，兔子？”他拍拍她的背，“那怎么办呢？”

“那么，”玛丽亚说，“我向比拉尔借把剪刀，给你理发。”

“我不爱理发。”

“我也不爱，”玛丽亚说，“我喜欢你现在头发的样子。要是没事可替你做，我就坐在你身边，看着你，晚上，我们睡觉。”

“好。”罗伯特·乔丹说，“最后这个主意非常好。”

“我也这么想，”玛丽亚微笑了，“噢，英国人。”

他说：“我的名字叫罗伯特。”

“不。我要和比拉尔一样，叫你英国人。”

“可我的名字还是叫罗伯特啊。”

“不，”她对他说，“今天一整天都叫你英国人。英国人，我可以帮你干活吗？”

“不。我现在的事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做，而且头脑要很冷静。”

“好吧，”她说，“什么时候能完成？”

“走运的话，今天晚上。”

“好。”她说。

他们所站的山坡下面，是通往营地的最后一片松林。

“那是谁？”罗伯特·乔丹问，用手指指。

“是比拉尔，”姑娘顺着他手臂指的方向望去，说，“肯定是比拉尔。”

草坡的下端有片树木，那妇人就坐在那里，头伏在双臂上。从他们站着的地方望去，她就像一团深色的东西，在那棕褐色的树干的映衬下，显得黑黝黝的。

“走吧！”罗伯特·乔丹说，起步穿过齐膝深的石楠丛向她跑去。石楠长得密实，他跑不快，才跑了一小段路，就放慢脚步走了。他看得见那妇人双臂交叉抱着头，在树干前面，看上去显得又宽又黑。他走到她跟前，突然叫一声：“比拉尔。”

妇人抬起头来望着他。

“嗯，”她说，“你们已经完事了？”

“你不舒服吗？”他凑在她身边俯身问道。

“没有的事。”她说，“我睡着了。”

“比拉尔，”玛丽亚走上前来说，在她身旁跪下，“你身体好吗？没事吧？”

“好得很！”比拉尔说，但没站起来。她望着他们俩。“好啊，英国人。”她说，“你又玩男人的那套花招了？”

“你身体可好？”罗伯特·乔丹不睬她的话。

“怎么不好？我睡着了，你呢？”

“没有。”

“嗯。”比拉尔对姑娘说，“看来你很满意。”

玛丽亚红了脸，没说什么。

“别惹她。”罗伯特·乔丹说。

“没跟你说话。”比拉尔对他说。“玛丽亚。”她说，声音很生硬。姑娘仍然低着头。

“玛丽亚，”女人又说，“我在讲，看来你很满意吧。”

“哎，别招她啦。”罗伯特·乔丹又说。

“你给我闭嘴。”比拉尔说，看都不看他一眼，“听着，玛丽亚，告诉我。”

“不。”玛丽亚摇头说。

“玛丽亚。”比拉尔说，声音跟她那脸色一样生硬不友好，“你要自

觉自愿地告诉我。”

姑娘摇摇头。

罗伯特·乔丹思量着，要不是我得跟这女人和她那酒鬼男人以及她那帮胆小鬼合作，我一定狠狠抽她的嘴巴，要揍得她——

“说呀，告诉我！”比拉尔对姑娘说。

“不，”玛丽亚说，“我不。”

“别招她！”罗伯特·乔丹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他想，看来无论如何得揍她了，管他娘的。

比拉尔根本不跟他说话。这并不像蛇把鸟吓呆，也不像猫把鸟吓呆的情况。没有一点弱肉强食的意味。也没有丝毫反常的地方。然而他感到这种感觉在他心里越胀越大，就像一条眼镜蛇的脖子在膨胀。他能感觉到。他能感到这种威胁在他心头占着压倒性的优势，然而它并不是恶意的，是带有试探性的。罗伯特·乔丹想，我没有看到就好了。可是，这问题不是抽嘴巴就能解决的。

“玛丽亚，”比拉尔说，“我不碰你。现在你自己讲。”这句话是用西班牙语说的。

姑娘摇摇头。

“玛丽亚，”比拉尔说，“现在就讲，要你自己讲。你听到我的话了吗？只要你说一句。”

“不，”姑娘小声说，“不，不。”

“现在你要告诉我了吧，”比拉尔对她说，“只要你说一句。你明白吗？现在你告诉我吧！”

“刚才地面动了，”玛丽亚说，没看那妇人，“真的。这事我不该告诉你的。”

“这样啊！”比拉尔说，她的声音变得热情而友好起来，里面没有强迫的意思了。但是，罗伯特·乔丹注意到她额头和嘴唇上出现了细小的汗珠。“原来如此。那就对了。”她说。

“是真的！”玛丽亚咬着嘴唇说。

“当然，是真的，”比拉尔亲切地说，“可别告诉你的同胞，因为他们不会信你的。你没有吉卜赛血统吧，英国人？”

罗伯特·乔丹扶着她站起来。

“没有，”他说，“就我所知，没有。”

“就玛丽亚所知也没有。”比拉尔说，“不过那就怪了。”

“可是真的动了，比拉尔。”玛丽亚说。

“当然这样，丫头？”比拉尔说，“我年轻时地面也动过，你觉得什么都在动，你害怕身子下面的地面会裂开。这种情形每夜都有。”

“你骗人！”玛丽亚说。

“不错，”比拉尔说，“我说谎。一生绝不会超过三次。刚才地动了吗？”

“动了。”姑娘说，“真动了。”

“那么你呢，英国人？”比拉尔望着罗伯特·乔丹，“要说真话。”

“动了，”他说，“真动了。”

“好，”比拉尔说，“好。那才对了。”

“你说三次是什么意思？”玛丽亚问，“这什么意思？”

“三次，”比拉尔说，“你们现在有了一次。”

“只有三次吗？”

“大多数人是一次也没有的。”比拉尔对她说，“你肯定动了？”

“人好像往下掉似的。”玛丽亚说。

“那么是动过了，”比拉尔说，“走吧，我们到营地去吧。”

“你胡扯什么三次干吗？”他们一起穿过松林，罗伯特·乔丹对妇人说。

“胡扯？”她挖苦地望着他，“别跟我说什么胡扯，英国小子。”

“这又是看手相那一套骗人的把戏吧？”

“不，吉卜赛人都知道这是确实可靠的常识。”

“我们可不是吉卜赛人。”

“对啊。不过你走运。不是吉卜赛人，有时倒有些运气的。”

“你真的相信三次这种事吗？”

她又古怪地望着他：“别问我，英国人，”她说，“别来烦我啦。你年纪太轻，我跟你说不通。”

“不过，比拉尔。”玛丽亚说。

“闭嘴，”比拉尔对她说，“你有过一次，这辈子还有两次。”

“那你呢？”罗伯特·乔丹问她。

“两次，”比拉尔说，伸出两个手指，“两次。再不会有第三次啦。”

“为什么不会？”玛丽亚问。

“啊，别说了。”比拉尔说，“别说了。你年纪轻不懂，别烦我。”

“为什么不会有第三次？”罗伯特·乔丹问。

“哎，你闭嘴好不好？”比拉尔说，“闭嘴！”

行，罗伯特·乔丹对自己说。问题是我再得不到了。我认识很多吉卜赛人，这些人怪得很。不过，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怪呢？不同的是我们得正正当当地挣钱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什么种族，不知道我们的种族的传统，也不知道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丛林里时的神秘事迹。我们只知道自己的无知。我们对黑夜里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白天发生的情况，那是另一回事。不管发生什么，都是木已成舟，可现在这个女人不仅逼这姑娘说出了她不愿说的事情，而且偏要把它拿来当做她自己的经验。她偏要把它说成是吉卜赛人的鬼把戏。我原以为她在山上时难受，可现在回到这里，她又神气活现了，这种行为要是有什么恶意，该把她枪毙。不过并没恶意，这只不过是她想保持生活的乐趣而已，通过玛丽亚来保持生活的乐趣罢了。

他对自己说，等打完了这仗，你就可以着手研究女人了。你可以拿比拉尔开个头。依我看，她这一天过得颇不简单。过去她从没提起过吉卜赛人的玩意儿。他想，除了手相。对，就是手相，没错儿。我看，手相这玩意儿不见得是她捏造的。当然啦，她看到了什么是不会告诉我的。不管她看到什么，她自己可是深信不疑的。可是这种鬼把戏是不会应验的。

“听着，比拉尔！”他对妇人说。

比拉尔朝着他微笑。

“什么事？”她问。

“别故弄玄虚了，”罗伯特·乔丹说，“我讨厌这种鬼把戏。”

“是吗？”比拉尔说。

“我不信妖怪、占卜者、算命先生，还有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吉卜赛巫术。”

“嗯。”比拉尔说。

“对。你别去招玛丽亚了。”

“我不招这姑娘了。”

“也别故弄玄虚了。”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够忙的了。有不少事要做，不讲这些神秘莫测的事也够复杂了。少算些命，多做点事吧。”

“我明白了，”比拉尔说，同意地点点头，“不过听着，英国人，”她对他笑着说，“地真的动过吗？”

“是的，该死的。地动过。”

比拉尔站着，朝罗伯特·乔丹笑了又笑。

“噢，英国人。英国人呀，”她笑着说，“你这人真有意思。你再要装得一本正经可不容易了。”

滚蛋，罗伯特·乔丹想。但是他没做声。他们刚才说话的时候，乌

云遮住了太阳。他回头仰望那些山头，只见天空阴霾密布。

“没错，”比拉尔望着天空对他说，“要下雪了。”

“现在吗？快到六月了。”

“怎么下不了？山区是不分月份的。现在是阴历五月。”

“不能下雪。”他说，“不能下雪！”

“不管怎么说，英国人。”她说，“都要下的。”

罗伯特·乔丹仰望着灰沉沉的天空，只见太阳变成昏黄的一团。他望着望着，太阳完全消失了，天际一片灰暗，天色显得模糊阴沉；乌云这时把山峰都遮住了。

“是啊，”他说，“看来你说对了。”

# 第十四章

他们到达营地的时候，雪已经下了。雪片在松树之间斜着飘下来，起先还是稀稀疏疏地斜穿过树林，打着转飘落下来，后来，寒风从山上刮下来，雪片就大片大片地密集地盘旋而下，这时，罗伯特·乔丹恼怒地站在山洞口凝望着风雪。

“我们碰到大雪了。”巴勃罗说。他声音沙哑，眼睛通红。

“吉卜赛人回来了没有？”罗伯特·乔丹问他。

“没有，”巴勃罗说，“他没回来，老头子也没回来。”

“你陪我到公路上段的哨所去行吗？”

“不行，”巴勃罗说，“我不插手这事。”

“那我自己去找。”

“这么大的风雪你会找岔的。”巴勃罗说，“换了我，现在可不去。”

“只要下坡到了公路边，然后顺路走去就是了。”

“你有可能找得到。不过，下了雪，你那两个侦察员多半正在回来的路上，你可能会和他们错过。”

“老头子正等着我。”

“不。现在下了雪，他会回来的。”

巴勃罗望着扫过洞口的风雪说：“你不喜欢下雪吧，英国人？”

罗伯特·乔丹咒骂了一声，巴勃罗用他那通红的眼睛望着他笑。

“这场风雪让你的进攻泡汤啦，英国人。”他说，“进洞来吧，你的侦察员就要回来了。”

山洞里，玛丽亚在炉灶前忙碌着，比拉尔在收拾饭桌。炉火正在冒烟，姑娘在烧火，塞进一根木头，随即用一张折好的纸扇火，噗地一声，火苗一亮，柴火旺了，风从山洞顶上一个小口子里灌进来，火就熊熊地烧起来。

“这场雪，”罗伯特·乔丹说，“你看会下大吗？”

“大，”巴勃罗心满意足地说，然后对比拉尔喊道，“你也不喜欢下雪吧，太太？现在是你当家，你也不喜欢这场雪吧？”

“跟我有什么关系？”比拉尔转过头来说，“要下就下呗。”

“喝点酒吧，英国人，”巴勃罗说，“我喝了一整天就等着下雪。”

“给我来一杯。”罗伯特·乔丹说。

“为雪干杯。”巴勃罗说，和他碰杯。罗伯特·乔丹盯着他的眼睛，当的一声碰了杯，他想，你这个醉眼蒙眬的挨千刀的，我巴不得用这杯子磕你的槽牙。消消火，他对自己说，消消火。

“雪真美啊，”巴勃罗说，“下雪了，你不想睡在外面了吧？”

罗伯特·乔丹想，原来你也在想这个问题。巴勃罗，你操心的事也不少啊，对不对？

“睡在外面不行吗？”他客气地说。

“睡在外面很冷。”巴勃罗说，“很潮湿。”

罗伯特·乔丹想，你不知道那只鸭绒睡袋为什么值六十五块钱了吧。我在下雪天在那睡袋里过夜已不知有多少次，如果每次人家给我一块钱，那才美呢。

“那么我该睡在这山洞里啦？”他客气地问。

“不错。”

“谢谢，”罗伯特·乔丹说，“我还是睡在外面。”

“睡在雪地里？”

“不错。（他心里说，你那双通红的猪眼睛，你那张长满猪鬃的猪屁股似的脸，都见鬼去吧。）睡在雪地里。（就睡在这场该死透顶、害人不浅、意料不到、别有用心、叫人失望、臭婊子养的雪里。）”

他走到玛丽亚身边，她刚在炉灶里又添了一根松柴。

“这场雪多美。”他对姑娘说。

“不过对工作可不利，对吧？”她问他，“你不愁？”

“什么话？”他说，“愁也没用。晚饭什么时候能做好？”

“我早知道你今晚胃口一定好的，”比拉尔说，“要不要现在吃一片干酪？”

“谢谢。”他说。她伸手把挂在洞顶的一只放着一大块干酪的网袋取下来，拿刀在切过的那头切下厚厚一大片，递给他。他接过来站着吃。膻味重了一点，不然倒很好吃。

“玛丽亚。”坐在桌子边的巴勃罗说。

“什么事？”姑娘问。

“把桌子擦干净，玛丽亚。”巴勃罗说，对罗伯特·乔丹咧嘴笑笑。

“把你自己洒在桌上的东西擦掉。”比拉尔对他说，“先擦擦你自己的下巴，擦擦你的衬衫，再擦擦桌子。”

“玛丽亚。”巴勃罗喊着。

“别理他，他醉了。”比拉尔说。

“玛丽亚，”巴勃罗喊着，“雪还在下，真美呀。”

罗伯特·乔丹想，他哪里知道那只睡袋的价值，这个猪眼老家伙不知道我为什么花六十五块钱向伍兹家的兄弟买下这只睡袋。可是，我真希望吉卜赛人回来。他一回来我就去找老头儿。我应该现在就走，不过很可能跟他们在路上错过。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放哨。

“想堆雪球吗？”他对巴勃罗说，“想玩雪战吗？”

“什么？”巴勃罗问，“你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罗伯特·乔丹说，“你的马鞍都盖好了吗？”

罗伯特·乔丹然后用英语说：“打算去喂马吗？还是把它们拴在外面让它们自己啃雪下面的草吃？”

“你说什么？”

“没什么。那是你该操心的事，老兄。我到外面去走走啦。”

“你为什么说英国话？”巴勃罗问。

“我不知道。”罗伯特·乔丹说，“累极了或者在十分厌烦的时候讲英语。或者，比如说，在举棋不定的时候。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说英国话，为了听听这种话的调子。这种调子叫人心里踏实。今后你也该试试。”

“你说什么，英国人？”比拉尔问，“这种话听起来很有趣，可我听不懂。”

“没什么，”罗伯特·乔丹说，“我讲的英国话的意思是‘没什么’。”

“那还是用西班牙话讲吧，”比拉尔说，“西班牙话来得简短。”

“当然啦。”罗伯特·乔丹说。他想，可是老兄啊，巴勃罗、比拉尔、玛丽亚，坐在角落里的两兄弟，我该记住你们俩的名字，不过忘了，这些事有时令我感到讨厌。讨厌这些事，讨厌你们，讨厌我自己，讨厌战争，唉，到底为什么现在下雪呢？这真糟糕。不，不是这样。哪有什么让人受不了的事啊。你只有接受现实，并在现实中杀出一条路来。现在情绪别波动啦，应当像刚才那样接受正在下雪这个现实，而下一步要做的事，就是向吉卜赛人打听情况，找到老头儿。可是下雪啦！这个月份竟然下雪。他对自己说，别想啦。别想啦，接受现实吧。这就是苦酒，你知道。关于苦酒是怎么说的？他得好好回想回想，不然就永远别去想什么引语[40]，因为当你想不起来的时候，就像忘了一个人名似的，老在心里挂着，抹不掉也推不开。关于苦酒是怎么说的来着？

“请给我来一杯酒，”他用西班牙话说，接着对巴勃罗说，“雪下得不小，嗯？”

那醉汉抬起头来看他，咧嘴笑笑。他点点头，又咧嘴笑笑。

“进攻泡汤啦。飞机泡汤啦。炸桥泡汤啦。只剩下雪啦。”巴勃罗说。

“你巴望下很久吗？”罗伯特·乔丹在他旁边坐下，“巴勃罗，你看我们整个夏天都会被雪困住吗，老兄？”

“整个夏天，不会。”巴勃罗说，“今天晚上和明天，那错不了。”

“你凭什么这样认定？”

“风雪有两种，”巴勃罗正色而有见识地说，“一种是从比利牛斯山[41]刮来的。这种风雪刮下来，天就要大冷。现在已过了刮这种风的时候，所以不是这一种。”

“不错，”罗伯特·乔丹说，“有道理。”

“现在这场风雪是从坎塔布里科[42]刮来的，”巴勃罗说，“是从海上来的，风朝这个方向刮，准有大风大雪。”

“你这些是从哪儿学来的，老师傅？”罗伯特·乔丹问。

他的怒气全无，这场风雪像以往任何风雪一样使他激动。暴风雪、飓风、突然的风暴、热带暴风雨或者夏天山区的雷阵雨都会使他激动，他对其他事物没有这种感觉。就像战斗中产生的激动一样，不过比战争中的来得纯洁。在战斗中会刮起一阵风，那是一阵热风，又热又干，就像你嘴里的感觉那样。它劲头十足，又热又脏，随着一天中战局的变化而刮起或停息。他很了解那种风。

但是暴风雪和这种风完全不同。在暴风雪中你走近野兽的时候，它们并不感到害怕。它们在旷野里乱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有时候，一只鹿会躲到小屋的背风处去站着。在暴风雪中，你骑马碰到一头麋鹿，它会把你的马误认为另一头麋鹿，一路小跑着向你跑来。

在暴风雪中，你总有种感觉，似乎一时什么仇敌都没有了。在暴风雪中，风可能大极了，但是天地一片洁白，白雪漫天飞舞，一切都变了样。等风停下来，四下万籁俱寂。现在一场大风雪来了，他还是喜欢它的。这场风雪打乱了一切，可是你还是喜欢它吧。

“我赶过好多年牲口。”巴勃罗说，“我们在山里用大车运货。那时还没用卡车。我们干了这一行才学会了识天时。”

“你是怎么参加革命的？”

“我一向是左派。”巴勃罗说，“我们和阿斯图里亚斯[43]那里的人接触很多，他们在政治上很进步。我一向拥护共和国。”

“那你革命前在干什么？”

“那时我替萨拉戈萨[44]的一个马贩子干活。他向军队和斗牛场提供马匹。我就是在那时遇见比拉尔的，就像她自己跟你讲的，她那时正和帕伦西亚[45]的斗牛士菲尼托混在一起。”

他说这句话时显得相当得意。

“他这个斗牛士没什么了不起。”桌边两兄弟中的一个望着站在炉灶前的比拉尔的后背说。

“没什么了不起？”比拉尔转身冲着他说，“他没什么了不起？”

她这时站在山洞里的炉灶前，想象中看到了他，身材矮小，皮肤棕褐，神情安详，眼睛忧郁，双颊深陷，汗湿的黑鬈发贴在前额上，紧箍在头上的斗牛帽在前额上勒出了一条别人不会注意到的红印。这时她看见他站着，面对着那头五岁的公牛，面对着那两只曾把几匹马挑得老高的牛角。骑着马的斗牛士用尖利的标枪刺进了牛脖子，而那粗壮的牛脖子把那匹马越顶越高，越顶越高，一直到啪嗒一声把马掀

翻，骑手摔在木栅栏上，公牛把腿使劲抵着地面，身子朝前冲，粗脖子朝上一扬，一对角就扎进那奄奄一息的马儿身体里，要结果它的性命。她看到菲尼托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斗牛士这时站在牛的面前，侧身对着它。她这时清楚地看到他把那块带杆的厚实的法兰绒布卷起来；公牛腾空跃起，肩头扎着的那几根标枪嗒嗒地互相碰击着，同时那块法兰绒在交锋中掠过牛头、牛肩以及淌着鲜血湿漉漉亮闪闪的牛肩隆上，一直掠过牛的背部，沾满了鲜血，沉甸甸的。她看到菲尼托侧身站着，离那牛五步远，那头牛笨重地站着一动不动；他慢慢地把剑举到肩头，目光顺着下倾的剑锋，瞄准此时还看不见的要害部位，牛头挡住了他的视线。他要用左臂挥动那块又湿又重的法兰绒布，引牛低下头去；但他这时把脚跟抵在地上，身体向后微微一仰，侧身站在那只牛角碎裂了的牛面前，用剑锋瞄着牛的脑后；牛的胸脯一起一伏，两只眼睛盯着那块绒布。

她这时很清楚地看到了他的模样，听到了他那尖厉的声音，只见他扭头望着斗牛场红色栅栏上方的第一排观众，并且说："咱们来试试能不能就这样杀死它。"

她能听到他说话，还能看到他膝头一弯，走上前去，看着他一直朝牛走去，这时候牛角奇怪地低了下来，那块绒布在低处摆动了一下，牛嘴跟着下垂了；他用瘦细的棕色手腕操纵着绒布，使牛角低低地从身边擦过，同时把利剑刺进沾着尘土的牛肩隆里。

她看到雪亮的剑慢慢地、平稳地刺进去，仿佛是牛的冲刺把斗牛士手中的剑顶进了身体，她看到那把剑一直插进去，直到那棕褐色的手指节抵住了绷紧的牛皮。这个棕褐色的矮小的斗牛士，眼光从没离开过剑刺进去的地方，这时从牛角前转过收缩的肚子，利索地摆脱了那头畜生，左手拿着那幅带杆的绒布，举起右手，望着那牛死去。

她看到他站着，眼睛盯住那头想站稳身子的牛，看它摇摇晃晃，像一棵即将倒下的树，看它拼命地想站稳，而这个矮小的斗牛士按照

常规，举起一手，打着表示胜利的手势。她看到他满头大汗站在那里，为这场斗牛的结束而感到宽慰，空虚的宽慰。眼看那头牛即将死去而感到松了一口气，为他身子在牛角边擦过的时候没被冲撞、挑刺而感到松了一口气。跟着那头牛再也站不稳了，啪嗒一声栽倒在地，四脚朝天地死去了；她看到这个矮小的棕褐色的斗牛士疲惫地朝场边的栅栏走去，面无笑容。

她知道即便拼了性命他也没法跑着穿过斗牛场。她望着他慢吞吞地走到栅栏边，拿一块毛巾擦擦嘴，抬头望望她，再摇摇头，用毛巾擦擦脸，然后开始胜利地绕场一周。

她看到他慢慢地拖着脚步绕斗牛场走着，微笑、鞠躬、微笑，助手们跟在他身后，俯身把观众扔下来的雪茄烟捡起来，把帽子扔回去；他眼色忧郁、面带笑容地绕场一周，最后来到她面前结束巡礼。她从上面看去，只见他坐在木栅栏的台阶上，拿毛巾捂着嘴。

比拉尔站在炉灶边看到了这一切，她说："难道他是个没什么了不起的斗牛士？现在跟我一起过日子的倒是些什么角色呢？"

"他是个好斗牛士。"巴勃罗说，"他身材矮小吃亏。"

"而且明摆着，他有肺病。"普里米蒂伏说。

"肺病？"比拉尔说，"像他那样吃苦的人，能不得肺病吗？在这个国家里，要不做胡安·马契那样的恶棍，要不当斗牛士，要不做歌剧院的男高音，哪个穷人能盼着挣到钱？他能不得肺病吗？在这个国家里，资产阶级吃得胀破了肚子，不吃小苏打就活不了，而穷人打娘胎出来，到进棺材都吃不饱，他怎么能不得肺病？你躲在三等车厢的座位底下，为了可以不买车票，到外地各市集去看斗牛，想从小学点本领，待在座位底下，跟尘土、垃圾、刚吐的痰和干了的痰打交道，胸部又被牛角插过，能不得肺病？"

“一点也不假。”普里米蒂伏说，“我只是说他得了肺病。”

“他当然得了肺病。”比拉尔站在那儿说，手拿一把搅拌用的大木汤匙，“他个子小，嗓子又尖，见牛都害怕。我从没见过在斗牛前比他更胆小的了，也从没见过在斗牛场里比他更勇敢的人了。你呀，”她对巴勃罗说，“你现在就是怕死，你以为死是天大的事。菲尼托可是一直胆小的，到了斗牛场里却像头狮子。”

“他的勇敢是出了名的。”两兄弟中的另一个说。

“我从没见到过这样胆小的人，”比拉尔说，“他都不敢把牛头放在家里。有次节日里，他在巴利阿多里德把巴勃罗·罗梅罗的一头牛宰了，干得真是漂亮——”

“我记得，”那第一个兄弟说，“我那时在斗牛场上。那条牛是皂色的，前额上有撮鬈毛，一对角很长很大。这头公牛有七百六十多磅[46]重。这是他在巴利阿多里德宰的最后一头牛。”

“没错，”比拉尔说，后来，捧场的人在哥伦布饭店聚会，用他的名字给他们的俱乐部命名，还把那只牛头制成标本，在哥伦布饭店的一个小型宴会上送给他。他们吃饭的时候，把牛头挂在墙上，不过用布蒙了起来。当时在座的有我和一些别的人，还有帕斯托拉，她比我长得还要丑，还有贝纳家的妞儿和别的吉卜赛姑娘，以及几个高级婊子。这次宴会规模不大，可是很热闹，因为帕斯托拉和一个最红的婊子争论一个礼貌问题，差点闹翻了天。我自己也是开心极了。我坐在菲尼托身边，发现他不肯抬起头看那牛头；牛头上蒙了一块紫布，就像我们过去信奉的主耶稣受难周教堂里圣徒像上蒙的那种布一样。

“菲尼托吃得不多，因为那年在萨拉戈萨参加的最后一场斗牛中，他正要动手刺杀那头公牛时，被牛角横着扫了一下，弄得他昏过去了好长时间，因此参加这次宴会时，他的胃口还是不好，他不时地用手

帕捂在嘴上，往里面吐血。我刚才讲到哪儿啦？”

“牛头，”普里米蒂伏说，“那只剥制的牛头。”

“对，”比拉尔说，对了。不过有些细节我必须讲一讲，好让你们明白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菲尼托一向兴致不高。他天生严肃，我跟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从没见他为什么事情大笑过。哪怕是很滑稽的事，他也不笑。他总是一本正经的。像费尔南多一样正经。不过，那次宴会是一群菲尼托俱乐部的斗牛爱好者为他举办的，所以他必须显得高高兴兴。所以，宴会时他一直笑呵呵的，说着寒暄的话；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他拿手帕干什么。他随身带了三条手帕，结果三条手帕都吐满了血。接着他声音放得很低地对我说，‘比拉尔，我支持不住啦。我看只有走了。’

‘那我们就走吧。’我说。我看他很难受。宴会到了这个时候热闹极了，人声鼎沸的。

‘不行。我不能走。’菲尼托对我说，‘不管怎么说，这个俱乐部用的是我的名字，义不容辞啊。’

‘你不舒服，我们还是走吧。’我说。

‘不行。’他说，‘我不走。给我来点葡萄酒。’

我觉得他不该喝酒，因为他一点东西也没吃，而胃又不好；不过，要是不吃点喝点的话，他肯定应付不了这种嘻嘻哈哈、吵吵闹闹的场面。就那样，我看他很快地喝了差不多一瓶白葡萄酒。他把手帕都吐满了鲜血以后，就拿餐巾来用。

宴会到了最火爆的时候，有些轻佻的婊子跨在几个俱乐部成员的肩膀上大出洋相。应大家的邀请，帕斯托拉唱起歌来，小里卡多弹起了吉他，场面非常动人，真叫人开心。大家醉醺醺地亲热到了极点。

我从来也没见过宴会能达到这样的真正的安达卢西亚式的热情，不过，我们还没到替牛头揭幕的时候，归根结底，举行这次宴会就是为了这个。

我开心极了，不停地伴着里卡多的吉他声拍手，跟一些人一起给贝纳家妞儿的歌声打拍子，竟然没留心到菲尼托把他自己那块餐巾吐满了血，把我的那块也拿去了。他那时又喝了些白葡萄酒，眼睛变得亮亮的，高兴地对每个人点头。他不能多讲话，因为一开口就随时得使用那块餐巾，可是他装得喜气洋洋，非常高兴，这次要他来出席毕竟是为了让他高兴的啊。

“宴会继续进行下去，坐在我旁边的是‘公鸡’拉斐尔的前经理，他正在给我讲故事，故事的结尾是，所以拉斐尔走到我身边说，”您是我在世界上的最高尚的莫逆之交。我对您的爱像兄弟一般，我要送您一件礼物。‘因此他就送了他一只漂亮的钻石领针，还吻了他的双颊。他们俩都很感动。’公鸡‘拉斐尔送了他那只钻石领针之后，就离开了咖啡馆，他对坐在桌边的雷塔娜说：’这个下流的吉卜赛人刚和另一位经理签了一个合同。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雷塔娜问道。

‘我替他当了十年经理，他可从没送过我礼物。’‘公鸡’的前经理说，‘这回送礼无非说明了这一点。’果然不错，‘公鸡’就这样和他吹了。

可是，正在这时帕斯托拉插话了，也许不是为了替拉斐尔辩护，因为谁也比不上她自己那样诋毁拉斐尔，只是因为这位经理提到吉卜赛人的时候，说了句‘下流的吉卜赛人’。她插身进来，讲得声色俱厉，使得经理哑口无言。我就插进去要帕斯托拉别吵，而另一个吉卜赛女人插进来要我别吵，因此闹成一片，谁也听不见我们之间所讲的话，只有一个词儿，‘臭婊子’最响亮。最后重新安静下来了，我们三

个插嘴的人都坐下来，低头望着自己的酒杯，这时，我才注意到菲尼托脸上露出惊骇的神色，正瞪着那只仍然盖着紫色布的牛头。

这时，俱乐部主席开始演说了，他讲完了就要给牛头揭去蒙着的布了。他演说时从头到尾只听到人们喝彩叫好，拍桌拍凳，我望着菲尼托正在朝他的，不，朝我的餐巾里吐血，身体从椅子里往下瘫。

‘你怎么啦，小不点儿？’我对他说，但他望着我时的表情却好像不认得我了，他只是摇着头说：‘不。不。不。’

俱乐部主席的演说在大家的一片喝彩声中结束，他站在椅子上伸手解开盖在牛头上的紫布的带子，慢慢地把布揭开。布被一只牛角钩住了，他把布从那尖锐而光滑的牛角上提起来，露出那只黄色大牛头和那对挑向两旁角尖朝前的黑牛角，那白色的牛角尖像豪猪身上的硬刺般锐利。牛头很精神，像活的一样，前额像活着的时候一样长着鬈毛，鼻孔是开着的，眼睛乌亮，正直瞪瞪地望着菲尼托。

“每个人都欢呼、拍手，菲尼托却更往椅子里瘫下去。大家顿时静下来望着他，他一边说着‘不、不’一边望着牛头，身子更向下瘫了，接着他大喊一声‘不’，吐出一大口血。他来不及拿起餐巾，血就顺着下巴淌下来。他仍旧望着那只牛头，说：‘斗牛季节，好。挣钱，好。吃，好。可是我不能吃啦。听到了吗？我的胃坏了。可现在我的季节也过去了。不！不！不！’他望望桌子四周的人，又望望那只牛头，又说了一声‘不’，然后低下头去，拿起餐巾捂在嘴上，就那样坐着，一句话也不说了。那次宴会开头很好，眼看要在寻欢作乐和交流情谊方面得到划时代的成功时，结果却失败了。”

“那之后多久他死的呢？”普里米蒂伏问。

“那年冬天。”比拉尔说，“他在萨拉戈萨被牛角横扫一下之后一直没有恢复。这比被牛角挑伤更厉害，因为这是内伤，治不好的。他每

次最后刺牛的时候差不多都要挨这么一下，他不是最出名，就是这个道理。他个子小，想要上半身躲开牛角不容易。差不多每次都要被横扫一下。不过当然，多数还仅仅是擦一下罢了。”

“既然他个子矮小，就不该去当斗牛士。”普里米蒂伏说。

比拉尔望望罗伯特·乔丹，对他摇摇头，然后弯身望着那只大铁锅，还在摇头。

她想，这是什么样的人民哪。西班牙人是什么样的人民哪。“既然他个子矮小，就不该去当斗牛士。”我听见了，无话可说。我现在已不为这种话儿恼怒了。我刚才跟他们解释过，现在无话可说了。不知道底细，看着多容易。不知道底细，有人就说，“他是个没什么了不起的斗牛士”。不知道底细的另外一个人说，“他得了肺病”。等我这个知情人讲明了之后，还有人说“既然他个子矮小，就不该去当斗牛士”。

她俯身凝望炉火，眼前又浮现出那赤裸的棕色身体躺在床上，两条大腿上都是疤痕，右胸肋骨下面有个深深的圆形伤疤，身子一侧有条一直延伸到夹肢窝的白色疤痕。她看到那双闭拢的眼睛，严肃的棕褐色的脸，被掠到了脑后的前额上的黑色鬈发。她挨着他坐在床上，揉着他的两条腿，揉着他小腿肚上绷紧的肌肉，揉着肌肉，让肌肉放松，然后用她握紧的双手轻轻捶打，让抽筋的肌肉放松。

“怎么样？”她对他说，“小不点儿，腿上好些了吗？”

“很好，比拉尔。”他闭着眼睛说。

“要我揉揉胸膛吗？”

“不，比拉尔。请你别碰。”

“大腿呢？”

“不。腿上疼得太厉害啦。”

“不过，要是让我揉一下，搽点药膏，肌肉就会发热，就能舒服-点儿了。”

“不，比拉尔。谢谢你。还是别去碰它。”

“我用酒精给你擦擦。”

“好的。要很轻很轻。”

“你最后一次斗牛真了不起。”她对他说，而他回答道：“是，那头牛我宰得真不赖。”

她给他擦洗之后，给他盖上一条被子，然后上床躺在他身边。他伸出棕褐色的手来摸她，说：“你真是个好女人，比拉尔。”这就算是他说的笑话了。他通常在斗牛之后就睡熟了，她就躺在那儿，把他的手握在自己的两只手里，听他呼吸。

他在睡梦中常常会受惊，她就会觉得他的手紧紧握住了她的手，还见到他前额上冒出汗珠。要是他惊醒了，她就说，“没事”，然后他又睡去。她就这样跟了他五年，从来没对他不忠过，几乎从来没有。葬礼之后，她就和在斗牛场给斗牛士牵马的巴勃罗相好了，他就像菲尼托消磨一生所宰的那些牛一样壮实。但是现在她知道，牛的劲头、牛的勇气都不能持久，那什么能持久呢？她想，我是持久的。是呀，我是持久的。可是，为了什么呢？

“玛丽亚，”她说，“注意点你在干什么。这炉火是用来煮东西吃的，可不是用来放火烧掉城市的。”

正在这时，吉卜赛人走进门来。他满身是雪，握着卡宾枪站住了，跺着脚把雪抖掉。

罗伯特·乔丹站起身来向门边走去。“情况怎么样？”他对吉卜赛人说。

“大桥上每岗两个人，六小时换一次。”吉卜赛人说，“养路工小屋那边有八个人和一个班长，这是你的手表。”

“锯木厂边哨所的情况怎么样？”

“老头子在那儿，他可以同时监督哨所和公路。”

“那么公路上呢？”罗伯特·乔丹问。

“老样子。”吉卜赛人说，“没什么特别情况。有几辆汽车。”

吉卜赛人浑身透露出寒意，黑黑的脸冻得皮肤都绷紧了，两手通红。他站在洞口，把外衣脱下来抖雪。

“我一直等到他们换岗的时候。”他说，“换岗的时间是中午十二点钟和下午六点。这一岗可不短啊。幸亏我不在他们部队里当兵。”

“我们去找老头子。”罗伯特·乔丹穿上皮外套说。

“不去。”吉卜赛人说，“我现在要烤火、喝碗热汤。我把他守望的地方告诉这里的人，他会给你带路的。嗨，你们这帮二流子，”他对坐在桌边的那些人大声说，“哪个肯带英国人去老头子守望公路的地方？”

“我去。”费尔南多站起身来，“把地点告诉我。”

“听着，”吉卜赛人说，“那是在——”他将老头儿安塞尔莫放哨的地方告诉了他。

# 第十五章

安塞尔莫蹲在一棵大树的背风处，风从树干两边吹过。他紧靠树干蹲着，两手合抱，拢在袖筒里，脑袋一个劲儿地往外套里缩。他想，要是再待下去，就要冻僵了，那就白耽误工夫了，这英国人叫我一直待到换班的时候，可是他那时还不知道会有这场暴风雪。公路上并没有特殊情况，而且我知道公路对面锯木厂边那哨所的人员部署和活动规律。我现在要回营地去啦。凡是通情达理的人都会指望我回营地去的，他想，我还是再等一会儿再回去吧。那是该死的命令，太死板了，不允许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改变。他把两只脚互相搓擦，然后从衣袖里抽出手来，弯下身体用手揉腿，再拍打双脚使血液流通。待在树后吹不到风时，倒不特别冷，但他还是要过一会儿就动身走回去。

他弯身揉脚的当口，听到公路上开来一辆汽车。车轮上系着防滑铁链，有一节铁链啪嗒啪嗒地响着；他望见车子在覆盖着雪的公路上驶来，车身上的油漆绿一块、褐一块的，车窗上涂了蓝色，让人看不到里面，上面只留出一个半圆形的地方没有涂漆，让里面的人可以看到外面。那是一辆用过两年的劳斯莱斯轿车，是总参谋部使用的涂了伪装漆的车，安塞尔莫可不知道这情况。他看不见车子里坐着三个军官，身上裹着披风。两个坐在后座，一个坐在对面的折椅上。车子开过去的时候，坐在折椅上的军官正从蓝车窗上的缺口向外张望。安塞尔莫可不知道这情况，他们俩都没有发现对方。

车子就从他下面的雪地里开过去了。安塞尔莫看见了头戴钢盔、脸色红红的司机，脸和钢盔下面是他身穿的毯子式的披风，他还看到司机身边那勤务兵携带的自动步枪的上半截朝前撅着。车子朝公路上段驶去，安塞尔莫就把手伸进外套，从衬衣袋里掏出从罗伯特·乔丹笔

记本上撕下的两张纸，按规格画了一辆汽车的记号。这是那天驶上山的第十辆车。有六辆已回山下，四辆仍然在山上。路上驶过的车并不太多，安塞尔莫也分不清控制着各山口和山顶防线的师参谋部的车辆和总参谋部的车辆之间的区别。师参谋部有福特、菲亚特、奥贝尔、雷诺和雪铁龙等牌的汽车；总参谋部有劳斯莱斯、兰西亚斯、梅塞德斯和伊索塔等。罗伯特·乔丹分得清楚，要是在这儿的是他而不是老头儿，他就能知道那些车子上山的含义了，但是他不在那儿，而老头儿呢，只在那张纸上给每一辆上山去的汽车画上记号罢了。

安塞尔莫觉得冷得受不了，所以他决定，最好还是在天黑以前回营地去。他不怕迷路，可是他认为再待下去也没意思了。风越刮越冷，雪也不见小。他站起身来，跺跺脚，目光穿过飞舞的雪花望望公路，他并没有动身登山，却仍旧靠在那棵挡风的松树后面不动。

他想，英国人叫我别走。说不定这会儿他就在路上快到这里了，要是我离开这里，他在雪地里找我可能会迷路。我们这次打仗老是因为缺乏纪律、不听命令而吃苦头，我要再等一等英国人。不过，如果他不马上来，那管他命令不命令，我一定要走。现在有东西可以交差了，我干了不少事，在这儿冻死也没用。

公路对面锯木厂的烟囱正在冒烟，安塞尔莫在雪中闻得出烟正向他这边飘来。他想，法西斯分子又暖和又舒服，可明天晚上我们要叫他们归天啦。这事情真怪，我可不爱想它。我整整守望了他们一天，可他们跟我们一样是人。我看，要不是他们奉命要盘问一切过路人、检查身份证的话，我满可以走到锯木厂去敲敲门，而且他们准会欢迎我的。我们之间只隔着一道命令。那些人不是法西斯分子。虽说我叫他们法西斯分子，其实不是。他们是穷光蛋，和我们一样。他们绝对不应该和我们打仗，我可不愿意想杀人的事。

这个哨所里的人都是加利西亚人。今天下午我从他们说话的口音听出来的。他们不会开小差，因为开了小差，一家老小都要给枪毙。

加利西亚人要么非常聪明，要么笨蛋野蛮。这两种人我都遇见过。利斯特就是加利西亚人，和佛朗哥是同乡。现在这种季节下雪，我真不知道这些加利西亚人是怎样想的。他们那儿没有这样高的山，他们家乡总下雨，四季常青。

锯木厂的窗子里露出了灯光，安塞尔莫哆嗦了一下，心想，那个该死的英国人！这些加利西亚人在我们这里待在暖和的屋子里，我却在树背后冻得发僵，而我们呢，跟山里的野兽般住在山洞里。他想，可是明天哪，野兽要从洞里出来，而现在这些舒服的人却要在暖和的毯子里归天啦。他想，就像我们袭击奥特罗时那样，叫他们在夜里归天。他可不爱回想在奥特罗发生的事。

他第一次杀人就是在奥特罗的那天晚上。他希望这次拔除哨所时不用杀人。在奥特罗，安塞尔莫用毯子蒙住哨兵的脑袋，巴勃罗用力捅，那哨兵抓住了安塞尔莫的一只脚不放，虽然闷在毯子里，却在里面喊叫，安塞尔莫只得在毯子里摸索着捅了他一刀，他才放掉了他的脚，不动了。他当时用膝头抵住了那家伙的喉咙，不让他发出声来，一边用刀捅进这被毯子裹住的人。巴勃罗同时把手雷从窗口扔进屋里，哨所的士兵们全在里面睡觉。火光一亮，仿佛全世界在你眼前被炸成了红黄色的一团，紧接着又扔进了两颗手雷。当时，巴勃罗拉开保险，飞快地把它们扔进窗子，那些在床上没被炸死的家伙刚爬起来，就被第二颗手雷炸死了。那是巴勃罗大出风头的日子，他像瘟神似的把那一带搅和得天翻地覆，法西斯分子的哨所在晚上没有一个是安全的。

安塞尔莫想，可现在呢，巴勃罗完蛋了，不中用了，像被阉过的公猪一样，等手术一完，它就不尖叫了，你把那两颗卵蛋扔掉，而那只公猪，其实已算不上公猪啦，却用鼻子嗅来嗅去，把卵蛋拱出来吃掉。不，他还没糟到这个地步。安塞尔莫咧开嘴笑了。你竟然把巴勃罗看得这么精明。不过，他是够讨厌了，变得很不像话了。

他想，天气太冷了。但愿英国人马上就来。但愿在这次袭击哨所的行动中我不用杀人。这四个加利西亚人和他们的班长该留给那些爱杀人的人去对付。英国人说过这话。假如是分配给我的任务，我就杀；可是英国人说过，要我跟他一起在桥头干，这里的人留给别人。桥头一定会打一仗，要是这次我能顶住，那么在这场战争中，我就算尽到了一个老头子的全部责任啦。现在，英国人你可该来啦，因为我冷死了，看到锯木厂里的灯光，知道这些加利西亚人在里面暖呼呼的，我就感到更冷了。但愿我能再回到自己家里，但愿这场战争赶快结束吧。他想，可是你现在已没家了。要回到你自己的家乡，我们就必须先打胜这场战争。

锯木厂里，有个兵坐在铺上擦靴子。另一个躺在铺上睡着了。第三个在煮东西。班长在看报。他们的钢盔挂在墙上的钉子上，步枪靠在木板墙上。

“快到六月了还下雪，这是什么鬼地方？”坐在铺上的兵说。

“真是怪事。”班长说。

“现在是阴历五月。”在煮东西的兵说，“阴历五月才刚开始呢。”

“五月天下雪，这是什么鬼地方。”坐在铺上的兵坚持说。

“这一带山里五月天下雪也不是罕见的事。”班长说，“我在马德里的时候，五月份最冷。”

“也更热。”在煮东西的兵说。

“五月的气温差别最大，”班长说，“在这里卡斯蒂尔地区，五月是大热的月份，不过也会变得很冷。”

“要么下雨。”坐在铺上的兵说，“这刚过去的五月份差不多天天下

雨。”

“没有的事。”在煮东西的兵说，“反正这刚过去的五月，其实是阴历四月。”

“你扯什么阴历的月份，真叫人头痛，”班长说，“别谈什么阴历的月份啦。”

“住在海边或者乡下的人都知道，重要的是看阴历的月份而不是看阳历的。”在煮东西的兵说，“举个例子来说吧，现在阴历五月刚开头，可是阳历马上就到六月份了。”

“那我们为什么老是落在季节后面呢？”班长说，“这个事叫我糊涂了。”

“你是城里人，”在煮东西的兵说，“你是卢戈[47]人。你知道什么是海，什么是乡下吗？”

“城里人可比你们这些文盲在海边或乡下要见识多些。”

“在这个阴历的月份里第一批沙丁鱼群要来，”在煮东西的兵说，“沙丁鱼船在这个阴历的月份里要整装待发了，鲭鱼可能已经到北方去了。”

“你既然是诺亚[48]人，怎么没有参加海军？”班长问。

“因为我登记表上填的不是诺亚，而是我的出生地内格雷拉。内格雷拉在坦布雷河上游，那里的人都被编进陆军了。”

“运气更坏。”班长说。

“别以为当海军就没危险，”坐在铺上的兵说，“即使不怎么打仗，那一带海岸在冬天也蛮危险的。”

“再没有比当陆军更糟糕的了。”班长说。

“你还是班长呢。”在煮东西的兵说，“哪能说这种话？”

“不，”班长说，“我是就危险性来说的。我是说要挨到炮轰空袭，不得不冲锋陷阵，躲在掩体里度时光。”

“我们在这里倒没什么。”坐在铺上的兵说。

“托天主的福。”班长说，“可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又会吃到这种苦头呀？我们当然不可能永远过现在这种舒服日子。”

“你看，我们这个任务还要执行多久？”

“我不知道，”班长说，“不过我希望整个战争期间我们能一直执行这个任务。”

“六小时值一班岗，时间太长啦。”在煮东西的兵说。

“如果风雪不停，我们三小时值一岗，”班长说，“这是应该的。”

“参谋部那些汽车是怎么回事？”坐在铺上的兵问，“那么多参谋部的汽车开来开去，我可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班长说，“这些都不是好兆头。”

“还有飞机，”在煮东西的兵说，“又是个不妙的兆头。”

“可是我们的飞机厉害。”班长说，“共产党可没有我们这样的飞机。今天早晨的那些飞机，叫谁都会高兴的。”

“我见过共产党的飞机，也挺厉害的。”坐在铺上的兵说，“我见过那些双引擎轰炸机，当初挨到它们轰炸的时候，真叫人胆战心惊。”

“不错。可是没我们的厉害。”班长说，“我们的飞机谁也敌不过。”

这就是他们在锯木厂里的聊天，而当时安塞尔莫正在雪中等待着，望着公路和锯木厂窗子里的灯光。

安塞尔莫想，但愿杀人的事不用我干。我看，等战争结束了，对杀人的行为总得好好儿赎罪。要是战后我们不再信教了，那么我看，百姓总得采取一种赎罪的办法，来洗涤杀人的罪孽，否则，我们的生活就没有真正的人性了。杀人是必要的，我知道，可是对一个人来说，干这种事总是缺德的。我看，等战争结束了，我们得了胜利，一定得有赎罪的办法，来洗涤我们大家的罪孽。

安塞尔莫是个十分善良的人，每当他一个人待着的时间长了——他是经常一个人待着的——这个杀人的问题就在他心里浮起。

他想，我弄不懂这个英国人。他对我说过，他不在乎杀人。可是他的样子既敏感又善良。也许对年轻人来说，这是无所谓的。也许对外国人来说，或者对不信奉我们的宗教的人们来说，态度就不一样。不过依我看，凡是杀人的人，迟早都要变得毫无人性，而且即使杀人是必要的，它仍然是大罪过，事后我们要花极大的力气才能赎罪。

天黑了，他望着公路对面的灯光，双手拍胸脯取暖。他想，现在一定要回营地去了。但是有一种情感使他仍待在公路边的那棵树旁没走。这时雪下得更大了，安塞尔莫就想，要是今夜能炸桥就好了。这样的夜晚，拿下哨所，炸掉大桥，都不是难事，一下子可以全都干好。这样的夜晚，干什么事都行。

随后他靠着树站在那里，轻轻地跺着脚，不再去想那桥了。黑夜的来临总让他感到孤单，今夜他感到格外孤单，心里空落落的。往日里，他孤单的时候可以靠祷告来帮忙，他经常在打猎回家的路上反反复复地念着同一段祷文，这使他觉得好受一点。但是革命以后，他一

次也没祷告过。他感到若有所失，但是他认为现在再祷告是不适当的，是言行不一致的，他不愿祈求任何恩宠，或接受与众不同的待遇。

他想，我是感到孤单，但是所有当兵的人，他们的老婆，那些失去家人或爹娘的人都一样。我没老婆了，幸好在革命前她就死了。她是不会理解的，我无儿无女，再不会有儿女了。白天没事干的时候我感到孤单，可是黑夜来到了感到更孤单。不过，我有一件东西无论是谁，哪怕天主都没法夺走的，那就是我给共和国好好出过力了。我一直在为以后我们大家可以分享的好处而出力。革命一开始，我就尽力而为，我每件事都问心无愧。

只是杀人的事让我感到惭愧。不过以后一定有机会来补偿，因为有这种罪孽的人可不少，以后当然会想出一个办法来补救的。我倒要跟这个英国人谈谈这件事，不过人家年轻，不一定能理解。他提起过杀人的问题。要不，就是我提起的吧？他一定杀过很多人，不过他没露出喜欢干这种事的迹象。喜欢杀人的人骨子里就堕落。

他想，杀人一定是罪大恶极的事。因为我知道，即便是必须要做，我们也没权利杀人。可是在西班牙，杀人太随便啦，而且常常是没有真正的必要，草菅人命的事太多了，事后都无法补救。他想，我还是别在这个问题上多费心思吧。但愿有赎罪的办法，让人们现在就开始做，因为我一辈子干的事情中只有这件让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感到难受。任何别的事情都可以得到宽恕，你总有机会做些好事或者用什么合理的办法来补偿。可是杀人这种事，在我看来，肯定是罪大恶极的，我希望能弥补这件事。也许在以后的日子里，一个人可以为国家做些什么工作或者力所能及的事来消除杀人的罪孽。也许像在教堂里做礼拜时的捐献，他想着，教会把赎罪安排得好好的，想到这个，他就高兴起来，微笑起来。就在他在黑暗中微笑的时候，罗伯特·乔丹朝他走来。罗伯特·乔丹悄悄地走来，走到老头儿跟前他才看到。

“你好吗，老头子？”罗伯特·乔丹压低了声音说，还拍拍他的背。

“冷得很哪。”安塞尔莫说，费尔南多站得稍远些，背着风雪。

“来吧，”罗伯特·乔丹低声说，“上山到营地去暖和暖和吧。把你一个人撇在这儿这么久，真是愧疚。”

“那是他们的灯火。”安塞尔莫指点说。

“哨兵在哪儿？”

“你在这里看不到。他在拐角那边呢。”

“让他们见鬼去吧，”罗伯特·乔丹说，“到营地再讲吧。来，我们走。”

“我指给你看。”安塞尔莫说。

“我一早会来看的，”罗伯特·乔丹说，“来吧，喝一口。”

他把扁酒瓶递给老头儿。安塞尔莫把瓶子侧过来喝了一口。

“哎哟，”他说，擦擦嘴，“火烧似的。”

“来吧，”罗伯特·乔丹在黑暗中说，“咱们走。”

天色这时黑得只能看到在空中飘舞的雪片和那些一动不动的黑黢黢的松树干。费尔南多站在山坡上，离他们几步路远。罗伯特·乔丹想他真像雪茄烟店门口的木雕印第安人[49]。看来我也得请他喝一口。

“嗨，费尔南多，”他走上前去说，“来一口吧？”

“不用，”费尔南多说，“谢谢。”

罗伯特·乔丹想，我得谢谢你呢，幸亏雪茄烟店门口的印第安人不喝酒。酒剩得不多啦。罗伯特·乔丹想，好样的，我很高兴见到这老头子。他看看安塞尔莫，又拍拍他的背，开始一起上山。

“我见到你很高兴啊，老头子，”他对安塞尔莫说，“烦闷的时候一见到你人就高兴起来了。来，我们上山吧。”

他们在雪中爬山。

“回巴勃罗的宫殿去。”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说。这句话用西班牙语说起来很美妙。

“怕死鬼的宫殿。”安塞尔莫说。

“没蛋的岩洞。”罗伯特·乔丹乐呵呵地说得比老头的更俏皮。

“什么蛋？”费尔南多问。

“玩笑话。”罗伯特·乔丹说，“说笑话呢。不是蛋，你知道，是另外的那一种[50]。”

“可为什么没了？”费尔南多问。

“我不知道，”罗伯特·乔丹说，“说起来话可长呢。问比拉尔吧。”他说罢紧搂着安塞尔莫的肩膀一起走，还摇了摇他，“听着，”他说，“见到你真高兴，听到了吗？在这个国家你把一个人留在一个地方，之后竟能在原地方找到他，这不知道会使人多高兴呢。”

他当着他的面对这个国家竟说出这种不尊重的话，这说明他对他怀着多大的信任和亲密感啊。

“见到你我也高兴，”安塞尔莫说，“不过，刚才我正打算不等下去了。”

“你才不会呢，”罗伯特·乔丹高兴地说，“你冻僵了也不会离开。”

“山上的情况怎么样？”安塞尔莫问。

“很好，”罗伯特·乔丹说，“一切都好。”

他感到一种只有在革命队伍里当指挥的人才会有的难得的突如其来的快乐心情，那种快乐就是发现自己的两翼中竟有一翼仍然坚守阵地时的心情。他想，要是两翼都能坚守下去，就力量无穷了。我看任何敌人都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如果你把任何一翼的队形拉开的话，最终每一个人都得独立作战。对啊，每一个人。他需要的可不是这种显而易见的道理。然而这是个好人。一个好人。他想，我们这次战斗的时候，你一个人当左翼。我现在最好先不告诉你。他想，这是一次小规模战斗。但它将是一次出色的战斗。噢，我一直想独立地指挥一次战斗。我对阿让库尔战役[51]以后所有别人指挥的战斗，都觉得有毛病。我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这一仗规模不大，却会很精彩。如果我按照自己认为必要的方式去干的话，那会成为非常精彩的战役。

“听着，”他对安塞尔莫说，“见到你我真是高兴。”

“我也一样高兴。”老头儿说。

他们在黑暗中爬山的时候是顺风，风雪从他们身边吹过。安塞尔莫这时不觉得孤单了。刚才英国人在他背上拍了几下以后，他就不觉得孤单了。英国人非常高兴，他们俩就说说笑笑。英国人刚才说一切都好，老头儿也就不愁了。酒一下肚，全身暖呼呼的，现在爬着山，两腿也暖和起来了。

“公路上没什么情况。”他对英国人说。

“好。”英国人对他说，“到了营地你再给我看吧。”

安塞尔莫这时很高兴，他很高兴自己刚才在观察哨坚持住了。

罗伯特·乔丹在想，他即使自己回了营地，也不能怪他，在那样的情况下回来，是明智和正确的。罗伯特·乔丹想，然而他竟然遵守命令坚持下去了。这在西班牙是非常难得的。在暴风雪中能坚守下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说明了不少问题。德国人把进攻称为暴风雨[52]，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当然愿意多用几个这种肯坚守下去的人。那是当然的啦。我不知道那个费尔南多会不会坚持住。这也是可能的。反正刚才自动跟来的是他。你以为他会待着不走吗？难道这不是好事吗？他相当顽强。我要试探试探。不知道这个雪茄烟店门口的印第安人现在想什么呢。

“你在想什么，费尔南多？”罗伯特·乔丹问。

“你怎么问这个？”

“好奇，”罗伯特·乔丹说，“我是个好奇的人。”

“我在想晚饭。”费尔南多说。

“你喜欢吃喝？”

“是呀。很喜欢。”

“比拉尔做饭手艺怎么样？”

“一般。”费尔南多回答。

罗伯特·乔丹想，他也是个讲究吃喝的人。不过，你知道，我总觉得他也会坚守下去的。

三个人在雪中一步一弯腰地爬山。

# 第十六章

“聋子’来过了。”比拉尔对罗伯特·乔丹说。他们从风雪中走进烟雾缭绕、热气腾腾的山洞里。那妇人点点头，示意罗伯特·乔丹到她身边去，“他去找马了。”

“好。他有口信留给我吗？”

“他只说去找马了。”

“我们怎么办？”

“不知道，”她说，“看他。”

罗伯特·乔丹进洞的时候就看见巴勃罗了，巴勃罗对他咧嘴笑笑。这时他坐在桌边望着他，又露齿笑笑，还挥手示意。

“英国人，”巴勃罗招呼他，“雪还在下呢，英国人。”

罗伯特·乔丹朝他点点头。

“我把你的鞋拿去烤干，”玛丽亚说，“我把它挂在炉灶的烟火上。”

“小心别把鞋烧了。”罗伯特·乔丹对她说，“我可不想在这里光着脚板走路。怎么了？”他转身对比拉尔说，“这是在开会吗？你派人放哨了没有？”

“在这样的风雪天里？亏你说得出来。”

桌边坐着六个人，背靠在墙上。安塞尔莫和费尔南多还在洞口拍外套和裤子上的雪，往墙上跺脚。

“把你的外套给我，”玛丽亚说，“别让雪化在衣服上。”

罗伯特·乔丹轻轻脱下外套，拍掉裤子上的雪，解开鞋带。

“这里全给你弄湿了。”比拉尔说。

“是你招呼我过来的。”

“可没人拦着你，不让你回到洞口去拍雪啊。”

“对不起。”罗伯特·乔丹说，光着脚踩在泥地上，“给我找双袜子，玛丽亚。”

“夫君吩咐啦。”比拉尔说，向火里添了一块柴。

“你得抓紧点时间。”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背包上着锁呢。”玛丽亚说。

“钥匙在这里。”他把钥匙扔过去。

“这不是这只包上的钥匙。”

“开另一只包。袜子就在上面边上。”

姑娘找到了袜子，关好背包，上了锁，把袜子和钥匙一起拿过来。

“坐下来穿上袜子，把脚好好揉揉。”她说。罗伯特·乔丹咧嘴朝她笑笑。

“你不能用你的头发来把它们擦干吗？”他是故意说给比拉尔听的。

“真不是东西。”她说，“开头像个当家的，现在是我们的前任天主啦。拿木柴揍他，玛丽亚。”

“别啊。”罗伯特·乔丹对她说，“我是开玩笑的，因为心里高兴。”

“你高兴？”

“对。”他说，“看来一切都很顺利。”

“罗伯托，”玛丽亚说，“坐下，擦干脚，我拿些喝的给你暖和暖和。”

“听她这么说，人家会以为他从没湿过脚。”比拉尔说，“身上也从没落过一片雪花。”

玛丽亚替他拿来一张羊皮，铺在山洞的泥地上。

“踩在上面，”她说，“踩在羊皮上，等鞋子干了再穿。”

羊皮是刚晾干不久的，还没有鞣过，罗伯特·乔丹把穿着袜子的脚踩在上面，羊皮窸窣作响，像羊皮纸似的。

炉火在冒烟，比拉尔对玛丽亚叫道：“扇扇炉火吧，没用的丫头啊。这里可不是熏制作坊。”

“你自己扇吧，”玛丽亚说，“我在找‘聋子’留下的酒瓶。”

“在他背包后面，”比拉尔对她说，“你非把他当吃奶的娃娃来照顾不行吗？”

“不，”玛丽亚说，把他当一个又冷又湿的男人，一个才回家的男人。

找到啦。“她把酒瓶拿到罗伯特·乔丹那里，”这瓶酒就是你今天中午喝过的。瓶子可以做盏漂亮的灯。等有电的时候，真可以把它做盏灯呢。“她欣赏着这只瓶身上有三个大凹痕的酒瓶，”你觉得好不好，罗伯托？

“我以为我还叫英国人呢。”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我要当着大家的面叫你罗伯托。”她红着脸低声说，“你爱喝这酒吗，罗伯托？”

“罗伯托。”巴勃罗嘶哑地说，对罗伯特·乔丹点点头，“你爱喝这酒吗，堂·罗伯托？”

“你要喝点吗？”罗伯特·乔丹问他。

巴勃罗摇摇头。“我正在用葡萄酒把自己灌醉。”他神气地说。

“那你去找巴克斯[53]吧。”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说。

“巴克斯是谁？”巴勃罗问。

“你的同志。”罗伯特·乔丹说。

“我可从没听到过他，”巴勃罗气呼呼地说，“在这山区里从没听到过。”

“给安塞尔莫来一杯，”罗伯特·乔丹对玛丽亚说，“挨冻的是他。”他正往脚上穿烘干的袜子。杯里兑水的威士忌爽口而暖和。他想，但是不像艾酒那样在肚子里翻腾。什么酒也比不上艾酒啊。

他想，谁想得到这儿山里竟有威士忌。不过，要是仔细想想，在西班牙最可能搞到威士忌的地方，就得算拉格朗哈了。想想看，这“聋子”拿出一瓶来招待爆破手，并且记在心上，特意带来留在这里。这不仅仅是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习惯是拿出瓶子，做做样子请人喝一杯。法国人就是会这样，他们还会把喝剩的留到下一次。是啊，当你干的事使你有充分理由可以不顾及别人，只顾你自己，可以毫不顾及别人只顾你自己手头的事的时候，竟能真心体贴地想到客人会喜欢喝威士忌，并且后来还把它带来让他喝个痛快，这就是西班牙人的本色。他想，西班牙人的一种本色吧。你爱这些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想到把威士忌带来。他想，别把他们看得太理想化了。美国人各个不同，西班牙人也如此。不过，带威士忌来这一点还是干得很漂亮。

“你觉得酒怎么样？”他问安塞尔莫。

老头儿坐在炉边，脸上堆着笑，两只大手捧着杯子。他摇摇头。

“不喜欢？”罗伯特·乔丹问他。

“这丫头在酒里兑了水。”安塞尔莫说。

“罗伯托就是这么喝的嘛，”玛丽亚说，“你就跟人家不一样？”

“不是。”安塞尔莫对她说，“没什么不一样。我只是喜欢喝下肚火辣辣的感觉。”

“把杯子给我，”罗伯特·乔丹对姑娘说，“给他斟点火辣辣的酒来。”

他把杯里的酒倒在自己杯里，把空杯递给玛丽亚。她小心翼翼地把酒瓶里的酒倒在杯里。

安塞尔莫拿起酒杯，一仰脖把酒灌进喉咙。他望望拿着酒瓶站在

那儿的玛丽亚，对她眨眨眼睛，眼睛里涌出泪水，“对头，”他说，“对头。”然后舔舔嘴唇，“这才能把我们肚里作怪的虫子杀死。”

“罗伯托，”玛丽亚走到他身边说，仍然拿着酒瓶，“你要吃饭吗？”

“饭做好了？”

“你什么时候吃都行。”

“别人吃过了？”

“就你、安塞尔莫和费尔南多还没吃了。”

“那我们吃吧。”他对她说，“你呢？”

“等会儿跟比拉尔一起吃。”

“现在跟我们一起吃吧。”

“不。那不好。”

“吃吧。在我的国家里，男人不在他女人前头吃。”

“那是你的国家。这里后吃比较合适。”

“跟他一块儿，”巴勃罗从桌边抬起头说，“跟他吃。跟他喝。跟他睡。跟他死。照他国家的规矩办。”

“你喝了吗？”罗伯特·乔丹站在巴勃罗面前说。这个肮脏的、满脸胡子楂的男人乐呵呵地看着他。

“不错。”巴勃罗说，“你那个女人跟男人一起吃饭的国家，英国人，在哪里？”

“在美利坚合众国，在蒙大拿州。”

“男人跟女人一样穿裙子的地方，就是那里吗？”

“不。那是苏格兰。”

“可是听着，”巴勃罗说，“你穿裙子时，英国人——”

“我不穿裙子。”罗伯特·乔丹说。

“当你穿那种裙子时，”巴勃罗自顾自说下去，“裙子里面穿什么？”

“我不知道苏格兰人穿什么，”罗伯特·乔丹说，“我也想知道。”

“别管苏格兰人，”巴勃罗说，“谁管苏格兰人做什么？谁管名字那么稀奇古怪的人呀？我才不管。你，我说，英国人。你，在你们国家，你们在裙子里面穿什么？”

“我跟你说过两次啦，我们不穿裙子。”罗伯特·乔丹说，“既不是酒话，也不是笑话。”

“可是你在裙子里面穿什么？”巴勃罗不停地说，“因为大家知道，你们是穿裙子的。连大兵也穿。我见过照片。我在马戏场也见过。你在裙子里面穿什么，英国人？”

“那两个蛋。”罗伯特·乔丹说。

安塞尔莫哈哈大笑，其他听着的人也笑了，只有费尔南多例外。他认为在女人面前讲这样的粗话有失体统。

“哦，这是合情合理的嘛，”巴勃罗说，“不过我看，你真有两个蛋，就不会穿裙子了。”

“别让他再说这种话，英国人，”那个名叫普里米蒂伏的扁脸断鼻梁的汉子说，“他喝多了。跟我讲讲，你们国家种什么庄稼，养什么牲口？”

“牛羊，”罗伯特·乔丹说，“还种很多粮食豆子。还种很多做糖的甜菜。”

这时他们三个坐在桌边，其他人挨在旁边坐着，只有巴勃罗独自坐在一边，面前放着一碗酒。炖肉还是跟昨晚的一样，罗伯特·乔丹狼吞虎咽地吃着。

“你们那里有山吗？既然叫蒙大拿[54]，一定有山了。”普里米蒂伏客气地问，想打开话匣子。巴勃罗喝多了，使他很难堪。

“有很多山，很高的山。”

“有好的牧场吗？”

“好极了。夏天有政府管理的森林里的高原牧场。秋天，就把牛羊赶到较低的山坡上去放牧。”

“那里土地是农民自己的？”

“大多数土地归种地的人所有。土地本来是国家的，不过，如果有人在那里生活，并且愿意开垦的话，一个人可以得到一百五十公顷土地。”

“跟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奥古斯丁问，“这是蛮有意思的土地改革呀。”

罗伯特·乔丹讲解了分给定居移民宅地[55]的过程。他以前从没想过这算是一种土改。

“真是不错啊，”普里米蒂伏说，“这么说你的国家实行共产主义啦？”

“不。是共和国领导的。”

“依我看，”奥古斯丁说，“在共和国领导下，什么事都办得好。我看不需要别的政府形式了。”

“你们没有大业主吧？”安德烈斯问。

“有很多。”

“那就一定有弊病。”

“当然。有很多。”

“你们可要想法消灭这些弊病。”

“我们越来越想消灭弊病。不过仍然很多。”

“有没有必须加以限制的很大的产业？”

“有。不过，有人认为，靠抽税就能限制它们扩展。”

“怎样办到？”

罗伯特·乔丹一边解释所得税和遗产税的作用，一边用面包抹着炖肉碗。“不过，大产业还是有的。还有土地也要征税。”他说。

“可是大业主和有钱人肯定要闹革命来反对这些税的。我看这些税倒是革命的。他们看到自己要倒霉，肯定会起来反抗政府，就像法西斯分子在这里那样。”

“这有可能。”

“那么在你们国家里，也得像我们这里一样斗争啦。”

“是啊，我们不斗争不行。”

“不过在你们国家里，法西斯分子不多吧？”

“很多，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就是法西斯分子，不过最后会明白过来的。”

“可是，他们不造反，你们就不能消灭他们吧？”

“对。”罗伯特·乔丹说，“我们不能消灭他们。不过我们可以教育人民警惕法西斯主义，它一出现就向它斗争。”

“你知道哪里没有法西斯分子吗？”安德烈斯问。

“哪里？”

“巴勃罗老家的那个镇子。”安德烈斯说，露齿笑了。

“那镇上发生的情况，你知道吗？”普里米蒂伏问罗伯特·乔丹。

“知道。我听说了。”

“是比拉尔讲的？”

“不错。”

“你从那女人嘴里听到的不是全部真相，”巴勃罗气呼呼地说，“她没看到结局，因为她从窗外的椅子上摔下去了。”

“那你把后来的情形给他讲讲吧。”比拉尔说，“既然我不知道，你

讲就是了。”

“不，”巴勃罗说，“我从来没对人讲过。”

“是啊，”比拉尔说，“你以后也不会讲啦。你很希望根本没有发生那件事？”

“不，”巴勃罗说，“这话说得不对。要是大家跟我一样把法西斯分子杀个干净，我们就不会有这场战争了。不过，当时不是那样就好了。”

“你说这话算什么意思？”普里米蒂伏问他，“你在改变政见吗？”

“不。不过当时太狠心了。”巴勃罗说，“那时候我心太狠了。”

“你醉了。”比拉尔说。

“对，”巴勃罗说，“请你包涵。”

“我倒喜欢你狠心的时候，”妇人说，“最讨人厌的男人就是酒鬼。贼不偷的时候还有人样。流氓不在自己家里敲诈勒索。杀人犯不在家里杀人。可是酒鬼臭气冲天，吐在自己床上，五脏六腑都让酒精给泡烂掉了。”

“你是女人，不明白，”巴勃罗心平气和地说，“我喝得烂醉，如果我没有杀过那些人就快活了。那些人叫我难受。”他忧郁地摇着头。

“把‘聋子’捎来的酒给他倒一些。”比拉尔说，“给他来点壮壮胆。他伤心得受不了了。”

“要是我有本事使他们复活，我一定干。”巴勃罗说。

“去你奶奶的。”奥古斯丁对他说，“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一定使他们都复活。”巴勃罗伤心地说，“所有人。”

“去你的，”奥古斯丁朝他大叫，“免了这种话吧，要不就滚出去。你杀的人是法西斯分子。”

“你听见我说的了，”巴勃罗说，“我要让他们都活过来。”

“那你就能在海面上行走啦[56]，”比拉尔说，“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男人。到昨天为止你还有一点男人气概。今天呢，你还不如一只有病的小猫。你喝得五迷三道的，还挺高兴呢。”

“那时应该一个也不留，要不然就一个也不杀，”巴勃罗点着头说，“一个也不留，要不就一个也不杀。”

“听着，英国人，”奥古斯丁说，“你怎么会到西班牙来的？别理巴勃罗。他喝醉了。”

“我第一次来是在十二年前，为了研究这个国家和西班牙语。”罗伯特·乔丹说，“我在大学里教西班牙语。”

“你可不像教授啊。”普里米蒂伏说。

“他没胡子，”巴勃罗说，“快看，他没胡子。”

“你真的是教授吗？”

“是讲师。”

“反正你教课吧？”

“对。”

“可是为什么教西班牙语呢？”安德烈斯问，“你既然是英国人，教

英语不是容易些？”

“他的西班牙语说得跟我们一样。”安塞尔莫说，“为什么不能教西班牙语？”

“对。不过外国人教西班牙语可多少有点自不量力。”费尔南多说，“我可没有反对你的意思，堂·罗伯托。”

“他是个冒牌教授，”巴勃罗自得其乐地说，“他没有胡子。”

“你的英语肯定更好些。”费尔南多说，“教英语不是更好、更容易，也更明白吗？”

“他不是教西班牙人——”比拉尔插嘴说。

“但愿如此。”费尔南多说。

“让我把话说完，你这个蠢驴，”比拉尔对他说，“他是给美洲人教西班牙语。北美人。”

“他们不会讲西班牙话吗？”费尔南多问，“南美人是会讲的。”

“蠢驴，”比拉尔说，“他教说英语的北美人。”

“不管怎么样，他既然讲英语，我看还是教英文容易些。”费尔南多说。

“你没听到他说的西班牙话吗？”比拉尔无可奈何地对罗伯特·乔丹摇摇头。

“是不错。不过带点口音。”

“哪里的口音？”罗伯特·乔丹问。

“埃斯特雷马杜拉的。”费尔南多一本正经地说。

“我的妈呀，”比拉尔说，“这种人！”

“有可能。”罗伯特·乔丹说，“我是从那儿来的。”

“他自己很清楚。”比拉尔说，“你这个老姑娘。”她扭头对费尔南多说，“你吃够了没啊？”

“东西多的话，我还能吃。”费尔南多对她说，“我的话可不是有意反对你，堂·罗伯托——”

“奶奶的，”奥古斯丁干脆地说，“操你奶奶的。咱们干革命就是为了对同志称呼堂·罗伯托吗？”

“我看，革命就是为了让大家相互称呼‘堂’，”费尔南多说，“共和国领导下就该这样。”

“奶奶的，”奥古斯丁说，“可恶的操他奶奶的。”

“我还是认为堂·罗伯托教英语更容易、更明白。”

“堂·罗伯托没胡子，”巴勃罗说，“他是冒牌教授。”

“你说我没胡子是什么意思？”罗伯特·乔丹说，“这是什么？”他摸了摸下巴和脸颊，三天没刮脸长了一片黄色的短胡须。

“不是胡子，”巴勃罗说，他摇摇头，“那不算胡子。”他这时简直高兴极了，“他是个冒牌教授。”

“我操你们的奶奶，”奥古斯丁说，“这里简直就是疯人院。”

“你该喝酒了，”巴勃罗对他说，“我看啊，什么都正常，就只是堂·

罗伯托没胡子。”

玛丽亚伸手摸罗伯特·乔丹的脸颊。

“他有胡子。”她对巴勃罗说。

“你当然知道。”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望着他。

罗伯特·乔丹想，我看他不见得真醉成这样。不，不见得是真醉，我还是多加小心点好。

“你。”他对巴勃罗说，“你看这场雪会下很久吗？”

“你看呢？”

“我问你呢。”

“问别人吧，”巴勃罗对他说，“我可不是你的情报员。你有情报部的证明文件吗？问那当家的女人。”

“我问你呢。”

“去你妈的。”巴勃罗对他说，“你和这女人、这丫头，全见鬼去吧。”

“他醉了，”普里米蒂伏说，“别理他，英国人。”

“我看他不是真醉。”罗伯特·乔丹说。

玛丽亚站在他背后，罗伯特·乔丹看到巴勃罗扭头打量她。他那满脸胡子的圆脑袋上长着两只小眼睛，这双公猪般的小眼睛正在打量着她。罗伯特·乔丹想，在这次战争中我见过不少杀人者，以前也见过不少，他们虽相貌特征各不相同，没有所谓天生的凶犯相，不过巴勃罗

确实长得丑。

“我看你不会喝酒，”他对巴勃罗说，“也没有喝醉。”

“我醉了，”巴勃罗神气地说，“喝酒没什么了不起。喝醉才了不起。我醉得很厉害。”

“我不信，”罗伯特·乔丹对他说，“胆小如鼠，倒是真的。”

山洞里顿时鸦雀无声，他听得到比拉尔烧饭的炉灶里柴火发出的嗞嗞声。他听到自己把全身的分量踩在羊皮上所弄出的窸窣声。他觉得甚至连洞外的下雪声都能听见。其实是听不到的，不过能听出落地无声的寂静。

罗伯特·乔丹在想，我真想把他杀了算了。不知道他要耍些什么花招，但肯定没有好事。后天一早就要炸桥，而这家伙真是坏蛋，对整个任务的完成来说，他真是个危险因素。我们把这件事了了吧。

巴勃罗朝他咧嘴笑笑，伸出一只指头，在脖子上一划。他摇摇头，可是脑袋只在那又粗又短的脖子上微微晃动了一下。

“不行，英国人，”他说，“别惹毛我。”他望着比拉尔，对她说，“你想这样把我干掉可不行。”

“无耻之徒，”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想要动手了，“胆小鬼。”

“也许是吧。”巴勃罗说，“可我才不会让你惹恼呢，喝点儿什么吧，英国人，给那女人打个手势告诉她不行。”

“闭嘴。”罗伯特·乔丹说，“是我自己向你找事。”

“白费心思，”巴勃罗对他说，“我才不会被惹恼呢。”

“你真是个怪物。”罗伯特·乔丹说，不甘就此罢休，不甘心第二次尝试又失败。他知道这种场面以前已演过一遍，他感到自己正根据记忆，照着在书上看到的或梦中见过的样子，在扮演一个角色，觉得一切都似曾相识。

“很怪，是啊，”巴勃罗说，“很怪，还醉了。祝你健康，英国人。”他从酒缸里舀了一杯，举起杯子，“祝你健康、有种，为你的蛋干杯。”

罗伯特·乔丹想，他这个人是很怪，很机灵，很不简单。他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听不到炉灶里的嗞嗞声了。

“为你干杯。”罗伯特·乔丹说，也舀了杯酒。他想，不来这套祝酒的玩意儿，这背叛就没意思了。干杯吧。“干杯，”他说，“干杯，再一次干杯。”他想，你干杯吧。干吧，你干吧。

“堂·罗伯托。”巴勃罗气呼呼地说。

“堂·巴勃罗。”罗伯特·乔丹说。

“你不是教授，”巴勃罗说，“你没胡子。再说，要把我干掉，只能靠暗杀，你可没种这么干。”

他看着罗伯特·乔丹，嘴唇紧闭，嘴唇抿成一条线。罗伯特·乔丹想，真像鱼的嘴。这脑袋，就像被捉住后的针鲀鱼吸进空气后胀大了的身体。

“干杯，巴勃罗，”罗伯特·乔丹说，举起杯子，喝了一口，“我从你那里学了不少东西。”

“我在教教授啦，”巴勃罗点点头，“来吧，堂·罗伯托，我们交个朋友吧。”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罗伯特·乔丹说。

“现在我们可要做好朋友啦？”

“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

“我要离开这里。”奥古斯丁说，“一点不错，人家说我们活一辈子至少要听到几吨假话，刚才这一会儿我每个耳朵里就灌进了二十五磅。”

“你怎么啦，黑鬼？”巴勃罗对他说，“你不喜欢堂·罗伯托跟我做朋友吗？”

“你嘴里可别不干不净地叫我黑鬼。”奥古斯丁走到他面前站住了，握紧双拳垂在身体两侧。

“别人就是这样叫你的啊。”巴勃罗说。

“你不许叫。”

“行，那叫你白人——”

“这样叫也不行。”

“那么叫你什么呢？赤色分子？”

“没错。赤色分子。佩着部队的红星，拥护共和国。我的名字叫奥古斯丁。”

“好一个爱国者。”巴勃罗说，“瞧，英国人，好一个爱国者。”

奥古斯丁举起左手，反手一挥，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巴勃罗坐在那儿，嘴角上沾着酒，没有反击，但罗伯特·乔丹注意到，他眯着眼

睛，就像猫的瞳孔遇到强光收缩成一条垂直的狭缝那样。

“这也不行呢，”巴勃罗说，“别指望了，太太。”他转过头来对着比拉尔，“我不会被惹恼的。”

奥古斯丁又揍了他一下。他这次握紧了拳头，打在他嘴上。罗伯特·乔丹在桌子下面握着手枪。他扳开保险，左手推开玛丽亚。她挪了挪身子，他用左手又使劲地推了一下她，叫她走远点。她这才走开了。罗伯特·乔丹从眼角上瞥见她沿着洞壁朝炉灶悄悄走去，于是才回神看着巴勃罗的脸。

这个圆头的汉子坐着，没神的小眼睛瞪着奥古斯丁。这时，他的瞳孔眯得更小了。他舔舔嘴角，举起一只胳膊，用手背擦擦嘴，低头一看，看到手上有血，他用舌头舔舔嘴唇，然后唾了一口血水。

“这也不行。”他说，“我不是傻瓜。我不会生气。”

“王八蛋。”奥古斯丁说。

“你怎么会不知道，”巴勃罗说，“你该了解这女人。”

奥古斯丁又狠狠地给了他一拳。巴勃罗冲着他哈哈大笑，血红的嘴里露出一口黄色的坏牙。

“别费事了，”巴勃罗说，用杯子从缸里舀了些酒，“这里谁都没有种杀我，挥拳头是傻瓜。”

“胆小鬼。”奥古斯丁说。

“骂人也是没用。”巴勃罗说，用酒漱口，发出咕噜噜的声音，然后吐在地上，“骂我，根本是没用。”

奥古斯丁站在那里，低头看着他，慢慢地，一字一句地，刻薄而

鄙视地骂他，不住地骂着，好像用粪耙从粪车里一下下地挑起肥料，给地里施肥似的。

“再骂也是没用，”巴勃罗说，“别费事了，奥古斯丁。别再揍我啦。你会伤了自己的手的。”

奥古斯丁从他身旁走开，朝洞口走去。

“别出去。”巴勃罗说，“外面在下雪，你就在里面舒服一会儿吧。”

“你！你！”奥古斯丁在门口转身对他说，他满腔的鄙视都放在“你”这个字里面。

“对，就是我。”巴勃罗说，“等你归天的时候，我一定还活着。”

他又舀了一杯酒，敬罗伯特·乔丹。“为教授干杯，”他说，然后转身对比拉尔说，“为太太司令干杯。”接着冲着大家，“为所有痴心妄想的人干杯。”

奥古斯丁走到他面前，用手刷地一砍，打掉了他手中的杯子。

“可惜了，”巴勃罗说，“多蠢啊。”

奥古斯丁对他恶毒地骂了一声粗口。

“不，”巴勃罗说，又舀了一杯，“我醉了，你没看到吗？我不醉不说话。你从没听到过我说这么多话。不过，聪明人和傻瓜一起消磨时间，有时就不得不喝醉。”

“滚，操你奶奶的胆小鬼，”比拉尔对他说，“你这个胆小鬼，我看透啦。”“这女人家的嘴多脏啊，”巴勃罗说，“我要出去看马了。”

“操它们去吧，”奥古斯丁说，“你不老是这样吗？”

“不，”巴勃罗说着摇摇头，他从洞壁上取下毯子式的披风，看看奥古斯丁，“你啊，”他说，“太粗暴了。”

“你去马那儿干什么？”奥古斯丁说。

“去查看一下。”巴勃罗说。

“操它们。”奥古斯丁说，“嫖马客。”

“我非常喜欢马。”巴勃罗说，“哪怕从屁股后边望去，它们也要比这帮家伙漂亮、懂事。你们自己乐呵去吧，”他咧嘴笑着说，“跟他们谈谈桥吧，英国人。跟他们交代袭击时的任务。告诉他们撤退的办法。炸桥之后，英国人，你要把他们带哪儿去？你把你这些爱国者带哪儿去呀？我喝了一天酒，就想这件事了。”

“你想到了什么？”奥古斯丁问。

“我想到了什么？”巴勃罗说，舌头在嘴里转圈舔着，“我想到了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说说吧。”奥古斯丁对他说。

“想到了很多，”巴勃罗说。他把披风从头上套下去，那滚圆的脑袋从这脏兮兮的黄披风中间的圆孔里伸了出来，“我想到了很多事。”

“什么事？”奥古斯丁说，“什么？”

“我想到，你们是一帮痴心妄想的家伙，”巴勃罗说，“带头的一个是女人，头脑长在两条大腿中间，另一个是来送你们上西天的外国佬。”

“滚，”比拉尔对他喝道，“滚，到雪里去操你自己吧。你给我滚开，你这被马儿掏空了身子的嫖客。”

“说得真带劲。”奥古斯丁钦佩地说，可是有点心不在焉。他发愁了。

“我走，”巴勃罗说，“不过我马上就要回来。”他撩起洞口的毯子，走到外面，接着在洞外嚷嚷，“英国人，雪还在下呢。”

# 第十七章

雪从山洞顶上的窟窿里飘落在炉火上，发出咝咝声，这是这时山洞里唯一的声音。

“比拉尔，”费尔南多说，“还有炖肉吗？”

“呸，闭嘴。”妇人说。但玛丽亚接过费尔南多的碗，从炉灶边的大铁锅里往他碗里舀吃的。她把它端到桌边，搁在桌上，费尔南多低头去吃。她拍拍他的肩头，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儿，一只手搁在他肩上。但费尔南多没有抬头。他一心一意地吃着炖肉。

奥古斯丁站在炉灶边。其他人都坐着。比拉尔坐在桌边，对着罗伯特·乔丹。

“哎，英国人，”她说，“你看到他是什么德行啦。”

“他会干什么？”罗伯特·乔丹问。

“什么都干得出来。”妇人低头望着桌子，“什么都干得出来。他这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自动步枪在哪里？”罗伯特·乔丹问。

“在那边角落，裹在毯子里。”普里米蒂伏说，“你要吗？”

“等会儿要。”罗伯特·乔丹说，“我想知道枪藏在哪儿。”

“就在那儿。”普里米蒂伏说，“我把它拿进来裹在我的毯子里了。

免得受潮。弹药盘在那只包里。”

“他不会动的。”比拉尔说，“他不会拿这支机关枪搞鬼。”

“你刚才还说他这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有这个可能。”她说，“不过他没有使过机关枪。他可能扔个炸弹进来。这才是他的作风。”

“不把他干掉，就是胆小。”吉卜赛人说，在整个晚上这场谈话中，他没开过口，“罗伯托昨晚就该把他干掉。”

“杀了他吧。”比拉尔说，她的大脸盘上露出了阴郁而疲惫的神色，“我现在同意了。”

“我本来是反对的。”奥古斯丁说，他站在炉灶前，两条长手臂垂在身体两边，颧骨下的两颊满是胡子楂，炉火照得他的脸颊更加凹陷了，“我现在同意了，”他说，“他这个人现在很恶毒，杀了我们大家他才高兴。”

“大家说说吧，”比拉尔有气无力地说，“安德烈斯，你说呢？”

“杀了吧。”两兄弟中那个前额黑头发长得很低的说。

“埃拉迪奥，你呢？”

“一样，”另一个兄弟说，“依我看，他是个大祸根。而且他不行了。”

“普里米蒂伏，你呢？”

“一样。”

“费尔南多？”

“我们把他关起来不行吗？”费尔南多问。

“谁来看守？”普里米蒂伏说，“一个犯人得两个人看。再说，最后我们怎么处置他？”

“我们可以把他交给法西斯分子。”吉卜赛人说。

“这种事干不得。”奥古斯丁说，“这种卑鄙勾当干不得。”

“我不过是出个主意罢了。”吉卜赛人拉斐尔说，“依我看哪，叛乱分子巴不得把他弄到手呢。”

“别了，”奥古斯丁说，“那太卑鄙了。”

“也不比巴勃罗更卑鄙吧？”吉卜赛人为自己辩护道。

“不能用卑鄙来对付卑鄙。”奥古斯丁说，“好，大家都说了。还有老头子和英国人没讲。”

“他们跟这没关系。”比拉尔说，“他没有当过他们的头儿。”

“等一等，”费尔南多说，“我的话还没说完。”

“说啊，”比拉尔说，“你就说他回来得了。说到他从毯子下面扔个手榴弹进来，把我们全炸掉，把炸药什么的全炸掉。”

“我认为你说得太严重了，比拉尔，”费尔南多说，“我看他不至于这么想吧。”

“我看也不会，”奥古斯丁说，“因为这么一来把酒也要炸掉啦，可等一会儿他就要来喝了。”

“为什么不把他交给‘聋子’，让‘聋子’去把他交给法西斯分子？”拉斐尔提议说，“可以弄瞎他的眼睛，那就好对付了。”

“闭嘴，”比拉尔说，“你一开口，我就觉得你这人该死。”

“法西斯分子反正不肯在他身上花一个子儿，”普里米蒂伏说，“这种事别人试过，他们不但不给钱，还把你也一块儿毙掉。”

“我认为，弄瞎了他的眼睛，能拿他卖点钱。”拉斐尔说。

“闭嘴。”比拉尔说，“要是再说弄瞎眼睛，你们跟他一块儿去。”

“可是巴勃罗弄瞎过受伤的民防军，”吉卜赛人不放弃地说，“那次你忘了吗？”

“住口。”比拉尔对他说。当着罗伯特·乔丹的面提到弄瞎眼睛这回事，让她觉得尴尬。

“我的话没说完哪。”费尔南多插话。

“说吧，”比拉尔对他说，“说下去。把话说完。”

“既然把巴勃罗关起来行不通，”费尔南多开始说，“而通过任何形式的谈判把他交给敌人的做法又太卑鄙——”

“快点说，”比拉尔说，“看在天主面上快说啊。”

“我认为，”费尔南多不慌不忙地说下去，“为了保证行动取得最大成功，最好也许是干掉他。”

比拉尔望望这个小个子，摇摇头，咬着嘴唇，一声不吭。

“我的意见就是这样，”费尔南多说，“我相信，我们有理由把他看

成对共和国的危害——”

“圣母马利亚啊，”比拉尔说，“这儿的人也会打官腔。”

“这是根据他自己说的和他最近的行为来看的，”费尔南多接着说，“尽管他在革命初期并且直到不久以前所做的事是值得我们感谢的——”

比拉尔刚才在炉火边，这时她来到桌子旁。

“费尔南多，”比拉尔平静地说，递给他一个碗，“请你好好地把这碗炖肉吃了，塞满你的嘴，别再说话啦。我们了解你的意见了。”

“可是，那么怎样——”普里米蒂伏问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

“我准备好了，”罗伯特·乔丹说，“既然大家决定该这么干，这件事我能出把力。”

他想，我怎么啦？听了费尔南多说话，我的调子也跟他一样啦。这种语言一定有传染性。法语是外交语言。西班牙语是官僚语言。

“不要，”玛丽亚说，“不要。”

“这不关你的事，”比拉尔对姑娘说，“把嘴闭上。”

“今晚我就动手。”罗伯特·乔丹说。

他看到比拉尔看了他一眼，手指放在嘴上。她正望着洞口。

洞口的毯子给撩起来了，巴勃罗探进头来，他咧着嘴朝大家笑笑，掀开毯子挤进来，然后回身把挂毯系上。他转身站在那里，脱掉披风，抖去上面的雪。

“你们在谈我吧？”他对大家说，“我把你们的话打断啦？”

没人回他的话。他把披风挂在墙上的木钉上，向桌子走去。

“怎么样？”他问，拿起桌上他那只空杯子在酒缸里舀酒，“没酒了，”他对玛丽亚说，“到酒袋里去倒些来。”

玛丽亚拿起酒缸，朝酒袋走去。皮酒袋倒挂在洞壁上，外面涂了柏油，积满了灰尘，胀得滚圆。她把它一条腿上的旋塞拧开一点，酒从旋塞四周喷到酒缸里。巴勃罗望着她跪着端起了酒缸，望着那淡红色的酒注进缸里，酒越来越满，在缸里打着旋。

“小心别洒了，”他对她说，“袋里的酒只剩一半了。”

没人说话。

“我今天从皮酒袋的肚脐喝到了胸口[57]，”巴勃罗说，“一天就喝了这么多。你们都怎么啦？舌头丢啦？”

没人说话。

“把塞子旋紧，玛丽亚，”巴勃罗说，“别让酒漏了。”

“酒多的是，”奥古斯丁说，“够你喝的。”

“有人找到舌头了，”巴勃罗说，对奥古斯丁点点头，“恭喜恭喜。我以为你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呢。”

“为什么？”奥古斯丁问。

“因为我进来了。”

“你进来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罗伯特·乔丹想，看来奥古斯丁要行动了。也许他要动手了。他当然非常恨巴勃罗。我不恨他，他想。是啊，我不恨他。他是讨厌，可我不恨他。虽然弄瞎眼睛这种事不怎么样。然而这是他们的战争。今后两天里有他在身边也没什么作用。他想。我还是别插手这件事啦。今晚我真是傻了，我竟然巴不得把他干掉。不到时间我可不跟他胡来。而且炸药就在旁边，可不能在这山洞里来什么射击比赛，这可不是什么儿戏。巴勃罗当然知道这一点。他对自己说，你刚才想到了吗？没有，你没想到，奥古斯丁也没想到。他想，如果万一出什么纰漏，你真是活该。

“奥古斯丁。”他说。

“什么？”奥古斯丁阴沉地抬起眼皮，扭过头去不看巴勃罗。

“我想跟你说句话。”罗伯特·乔丹说。

“以后说吧。”

“就现在。”罗伯特·乔丹说，“请吧。”

罗伯特·乔丹已走到洞口，巴勃罗一直盯着他。身材魁梧、脸颊凹陷的奥古斯丁站起身向他走去。他勉强而不屑地挪动着脚步。

“背包里藏的什么东西，你忘了吗？”罗伯特·乔丹对他说，声音低得听不清。

“奶奶的！”奥古斯丁说，“一冲动就忘了。”

“我刚才也忘了。”

“奶奶的！”奥古斯丁说，“我们真蠢啊！”他大摇大摆地回到桌边坐下，“喝一杯吧，巴勃罗，老兄。”他说，“马儿好吗？”

“很好，”巴勃罗说，“雪下得小了。”

“你看雪会停吗？”

“会停。”巴勃罗说，“现在下得小了，在下小雪珠。就要起风，不过雪倒会停。风向变啦。”

“你看明天是晴天吗？”罗伯特·乔丹问他。

“是。”巴勃罗说，“看来明天要转冷放晴了。风向变了。”

罗伯特·乔丹想，他现在看样子变得友好了。他变得跟风向一样快。他的身材相貌跟猪一样，我知道他杀人不眨眼，可是他很灵敏，就像只上好的气压表。他想，猪也是很聪明的畜生。巴勃罗恨我们，不过，也许只是恨我们的作战方案，他用侮辱来表达他的憎恨，使你恨他恨得想干掉他，可是他看到你想干掉他，他却改变了主意，又重新耍新花样。

“我们行动时会遇上好天气，英国人。”巴勃罗对罗伯特·乔丹说。

“我们，”比拉尔说，“你说我们？”

“没错，我们，”巴勃罗对她咧嘴笑笑，喝了几口酒，“为什么不呢？刚才在外面我都想过了，为什么我们要有分歧呢？”

“什么？”妇人问，“到底什么事？”

“什么事都统一。”巴勃罗对她说，“这次炸桥行动。现在我和你一起干。”

“你和我们一起干？”奥古斯丁对他说，“在你说过那些话之后？”

“不错，”巴勃罗对他说，“天气变了，我和你们一起干。”

奥古斯丁摇摇头："天气，"他说，又摇摇头，"可打过你的脸？"

"对，"巴勃罗朝他露齿笑笑，用手指摸摸嘴唇，"即使你打过我也干。"

罗伯特·乔丹注视着比拉尔。比拉尔正望着巴勃罗，仿佛他是头怪物似的。她脸上的表情，仍然是刚才提到弄瞎他眼睛时的样子，她摇摇头，仿佛想把这表情甩掉，然后头向后一仰，"听着。"她对巴勃罗说。

"你这是怎么啦？"

"没什么，"巴勃罗说，"我改变主意了。就这样。"

"你在洞口偷听了吧？"她对他说。

"是啊。"他说，"不过我什么也没听到。"

"你怕我们干掉你。"

"不，"他对她说，越过酒杯向她望去，"我不怕这个。你知道的。"

"咦，那你是怎么啦？"奥古斯丁说，"你刚才还醉得五迷三道的，数落我们大家，不愿插手我们当前的任务，恶毒地咒我们去死，辱骂妇女，反对该做的事——"

"我刚才醉了。"巴勃罗对他说。

"那么现在——"

"我不醉了，"巴勃罗说，"我改主意了。"

"我可不信你的鬼话。"奥古斯丁说。

“信也好，不信也好。”巴勃罗说，“除了我没人能把你们带到格雷多斯山区去。”

“格雷多斯？”

“炸桥之后只有这条路可走。”

罗伯特·乔丹望着比拉尔，举起离巴勃罗较远的那只手，轻轻敲敲自己的右耳，好像在提问似的。

妇人点点头。接着又点了点头。她对玛丽亚嘀咕了几句，姑娘就跑到罗伯特·乔丹身边来。

“她说，‘他肯定听到了。’”玛丽亚凑着罗伯特·乔丹的耳朵说。

“巴勃罗，”费尔南多谨慎地说，“你现在和我们站在一起，也同意炸桥了？”

“是的，老弟。”巴勃罗说。他正面望着费尔南多的眼睛，冲他点点头。

“真的？”普里米蒂伏问。

“真的。”巴勃罗对他说。

“那你看这事能成功吗？”费尔南多问，“你现在有信心了吗？”

“为什么没有？”巴勃罗说，“你没信心吗？”

“我有，”费尔南多说，“我可一直有信心。”

“我要离开这里了。”奥古斯丁说。

“外面冷。”巴勃罗和气地对他说。

“也许吧，”奥古斯丁说，“不过，我在这个疯人院里实在待不下去啦。”

“别把这个山洞叫疯人院。”费尔南多说。

“收容杀人狂的疯人院。”奥古斯丁说，“我要走了，再待下去我也要疯了。”

# 第十八章

罗伯特·乔丹想，这就像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不是那种孩子玩的转得很快的旋转木马，这个没有汽笛风琴音乐，没有两角漆成金色的牛。那里有套环游戏，曼恩大街上蓝色的煤气灯一到晚上就点亮，旁边有卖炸鱼的摊子，有像风车似的旋转的摇彩轮[58]，阻力皮片啪嗒啪嗒地刮打着有编号的小木格，一包包堆得像金字塔的糖块是奖品。不，不是那种旋转木马。尽管现在也有人们在等待，就像站在那旋转着的摇彩轮前面等待着的没戴便帽的男人和穿毛衫的、没戴帽子、头发在煤气灯光下闪闪发亮的女人。是啊，人还是那些，轮子却不一样。这是一种不时绕着圈儿朝上转的轮子。

现在它已转了两圈。这是一个倾斜的大轮子，转完一圈又回到起点。一边比另一边高，它旋转着把你带到高处，又送回到起点。他想，可是没有奖品，所以没人愿意跨上这座轮子。每次你都是莫名其妙地跨上去旋转的。只转一圈，顺着一个巨大的椭圆形的轨道，从低处转到高处，再从高处回到低处。他想，我们现在又回到原点了，什么事也没落实。

山洞里很暖和，外面风停了。他坐在桌边，面前摊着笔记本，他在考虑炸桥的所有技术问题。他画了三张草图，画出他的行动方案，其中两张图说明爆破方法，画得像幼儿园的课本一样清楚，这样，万一在爆破过程中他遇到意外，也可以让安塞尔莫继续完成。他画好了这些草图，认真端详。

玛丽亚坐在他旁边，从后面看他工作，他意识到巴勃罗就在桌子对面，其他人在聊天打牌，他闻到山洞里的气味，这不是烧饭做菜的

气味，而是烟火味、人味、烟草味、红酒味和人的汗臭味。玛丽亚看他画好了一张图，就把手放在桌上，他用左手拿起她的手，放在脸上，闻到她洗碗碟时用的劣质肥皂味和刚在水里洗过的皮肤的清香味儿。他没有看她，就放下了她的手，继续工作，他没有看到她脸红了。她把手放在他手的近旁，但他没再拿起来。

他完成了炸桥方案，把笔记本翻到另一页，开始写行动指令。他思路清晰周密，他很高兴写下这些东西。他写了两页，又仔细看了一遍。

他对自己说，就这些了。写得很清楚，看来没什么遗漏。按照戈尔茨的命令，把那两个哨所拔掉，把桥炸掉，这就是我的全部任务。巴勃罗的事不该成为我的包袱，不过这问题总会解决的。有没有巴勃罗都行，我不在乎。可我不打算再上那个轮子了。我上去过两次，两次都转了个圈，又回到起点，我再也不上去了。

他合上笔记本，抬头望着玛丽亚。“喂，漂亮的姑娘，”他对她说，“你看明白了吗？”

“没有，罗伯托，”姑娘说，握住他那仍旧握着铅笔的手，“你弄完了？”

“弄完了。都弄好了，安排好了。”

“你干什么呢，英国人？”巴勃罗隔着桌子问。他的眼睛又迷糊了。

罗伯特·乔丹定睛注视着他。他对自己说，离开这轮子，别上这个轮子，它又要开始转了。

“研究炸桥的事。”他客气地说。

“怎么样？”巴勃罗问。

“很好，”罗伯特·乔丹说，“一切都好。”

“我一直在研究撤退的事。”巴勃罗说。

罗伯特·乔丹看看他那醉醺醺的猪眼，再看看那只酒缸。酒缸快要空了。

他对自己说，离开那轮子吧，他又喝酒了，是的，你现在可别上那轮子。据说格兰特[59]在内战期间不是也常常喝得烂醉吗？他确实是如此。我打赌，要是格兰特见着巴勃罗，他一定会生气的。格兰特还爱抽雪茄。啊，他得想法弄支雪茄给巴勃罗。这副相貌得添上一支雪茄才算完整。一支抽了一半的雪茄。他到哪儿去给巴勃罗弄支雪茄呢？

“结果怎么样？”罗伯特·乔丹客气地问。

“很好。”巴勃罗说，煞有介事地点点头。

“你有主意了？”跟别人一起打牌的奥古斯丁抬头问道。

“对，”巴勃罗说，“很多主意。”

“你在哪里找到的？在酒缸里？”奥古斯丁追问。

“也许，”巴勃罗说，“谁知道？玛丽亚，你把酒缸加满好吗？”

“这酒袋里应该有些好主意吧，”奥古斯丁转身对着打牌的人说，“你怎么不钻进去找找。”

“不用，”巴勃罗随和地说，“我到酒缸里找。”

罗伯特·乔丹想，他也不想上轮子啦。轮子上肯定没人。看来你不能在那轮子上待得太久。也许那轮子会要人命的。庆幸的是我们下来了。我两次被弄得晕头转向。可那些酒鬼和真正卑鄙而残忍的家伙，却会在上面一直待到死。它先朝上面转，每次转得都不同，接着朝下转。他想，让它转吧。他们没法再叫我上去啦。不，格兰特将军，我离开这轮子啦。

比拉尔正坐在炉火旁，她把椅子转了个向，好可以看到背对她的两个人的牌。她正看着。

罗伯特·乔丹想，真是奇怪，刚才还剑拔弩张，一下子变成正常的家庭生活场景了。原来是因为这该死的轮子要往下转，这才把你难住啦。他想，可是我离开这轮子了，谁也别想再叫我上去啦。

他想，两天前，我根本不认识比拉尔、巴勃罗以及其他那些人。世界上也根本没有玛丽亚这姑娘，那时的世界确实是简单多了。我从戈尔茨那儿得到的命令十分明确，尽管有些困难和严重的后果，不过完全可以执行。炸桥以后，我回不回前线都行，回去的话，我要请几天假去马德里。这次战争中没谁休过假，不过我一定要在马德里待几天。

他想，到了马德里，我要买几本书，到佛罗里达旅馆去开一个房间，洗个热水澡。要是莱昂内萨乳品店或者大马路附近的铺子里有艾酒的话，我要让茶房路易斯去买一瓶；洗完澡，我要躺在床上看书，喝两杯艾酒，然后打电话到盖洛德饭店，看能不能到那里吃饭。

大马路饭店的饭菜实在差劲，他不想到那儿去吃，并且还得早去，去晚了什么都没得吃了。而且，那里还有很多他认识的记者，他不想闷不做声。他要喝点艾酒，使自己健谈，然后到盖洛德饭店和卡可夫一起吃饭，那里有好菜和地道的啤酒，他要打听一下战况。

他第一次去盖洛德的时候，并不喜欢这家由俄国人接管的马德里大饭店，因为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里，它显得过于奢华，菜肴太好，在战争期间，人们的谈吐也太过玩世不恭。不过我很善变，他想。既然你完成了这样的任务回来，可以吃上山珍海味，那为什么不饱饱口福呢？他当初第一次听到这话时，觉得玩世不恭，结果现在觉得这话说得倒对。他想，等任务完成以后，这个在盖洛德饭店倒是个聊天的话题呢。对，等这任务完成以后。

你能带玛丽亚到盖洛德饭店去吗？不，你不能。不过，你可以把她留在旅馆里，让她洗个热水澡，在那儿等你回来。对，你可以这么办，可以向卡可夫介绍完她的情况之后再带她去，这样他们就会对她产生好奇，想看看她这个人。

也许你根本不会到盖洛德饭店去。你可以在大马路饭店吃了饭，匆匆赶回佛罗里达旅馆，可是你明知道自己是想到盖洛德饭店去的，因为你想再看看那里的一切；你想在炸桥之后再吃吃那里的好菜，看看那里奢华的环境。然后你回到佛罗里达旅馆，玛丽亚会在那儿等你。当然啦，炸了桥以后，她会在那儿的。炸桥结束以后。对，炸了桥以后。要是他干成了，他该有资格去盖洛德饭店吃一顿。

你在盖洛德饭店能遇到西班牙著名的工农出身的指挥官，战争一开始，这些人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就拿起了武器。你还发现他们之中不少人会讲俄语。几个月前，他第一次为此感到失望，他自己也由此愤世嫉俗起来，但是等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也就释然了。他们是工人和农民嘛。他们参加了一九三四年的革命[60]，革命失败后，他们被迫流亡国外，逃到俄国，他们被送进军事学院——共产国际办的列宁学院，接受必要的指挥作战的军事训练，准备下一次战斗。

共产国际在那些地方教育了他们。在革命中，你不能让局外人知道是什么人帮助你的，也不能让他们知道有人了解的情况超过他该了解的范围。他懂得了这一点。如果一件事大体正确，那说谎也就不那

么重要了。他起初不愿说谎，他憎恨说谎，可后来，他变得爱说谎了。这是圈里人避免不了的，这也是十分腐败的行径。

你就是在盖洛德饭店知道那个“农民”伐伦廷·冈萨雷斯从来没有当过农民，却当过西班牙外籍军团的中士，后来开了小差，跟阿布德·艾尔·克里姆一起作战[61]，后来跑了。那算不了什么。他为什么不可以呢？在这种战争中，就需要这种农民领袖，而真正农民出身的领袖很可能太像巴勃罗，反而让人受不了。你等不到出现真正的农民领袖，而他一旦出现，他身上的农民习气可能太多。所以你得制造一个。说到这一点，当初他看到“农民”冈萨雷斯时，只见他长着黑胡子和黑人般的厚嘴唇，瞪着眼睛，目光如炬，他觉得这个人可能会像真正的农民领袖一样惹出麻烦来。他上次见到冈萨雷斯的时候，发现他似乎真的相信了自己是个农民。他是个勇敢而坚强的人，谁也没有他勇敢。可是上帝，他的话太多啦。他激动的时候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完全不顾后果，而这种后果已经不少了。即使是在看似毫无希望的情况下，他仍然是个了不起的指挥官。对他来说，从来没有毫无指望的情况，即使遇到那种情况，他也会扭转局面。

你在盖洛德饭店还遇见了加利西亚人恩里克·利斯特，那个平凡的石匠，他现在指挥一个师，也会讲俄国话。你还遇见过那个细木工，安达卢西亚人胡安·莫德斯托[62]，最近刚给他指挥一个军团。他在圣玛丽亚港[63]没学过俄语，不过如果他们为细木工开设一所贝里兹语言学校[64]的话，他会去学的。他是个最受俄国人信赖的青年军人，因为他是个真正的党员，“百分之百的”的党员，他们用这美国的词儿很骄傲。他比利斯特和“农民”聪明多了。

当然啦，你想受到全面的教育，盖洛德饭店正是你所需要的场所，你在那儿能了解全部实情，而不是想象中的情况。他想，他还刚开始受教育呢。他不知道自己要不要长期地学习下去。盖洛德饭店就很好，正是他需要的。他在盖洛德饭店的见闻让他有了正确认识事物的信念。他想知道真实的情况，而不是假想中的情况。战争中从来都

有谎言。不过关于利斯特、莫德斯托与“农民”的真相可比谎言和传奇好多了。得了，总有一天他们会对大家说明真相的，而现在，他高兴的是能亲自从盖洛德饭店了解真相。

他在马德里买了几本书，躺在澡盆里泡了热水澡，喝了两杯酒，读了一会儿书，然后就打算去盖洛德饭店。不过那是玛丽亚进入他生活之前的习惯。好吧。他们可以租两个房间，他去盖洛德饭店的时候，她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呢，完事之后从饭店回到她身边。她在山区待了那么长时间，现在在佛罗里达旅馆再等他一会儿也无妨。他们可以在马德里待三天。三天可算是一段漫长的时间了。他要带她去看马克斯三兄弟演的《歌剧院一夜》65。这部影片已放映了三个月，看样子再放映三个月也没问题。他想，她会喜欢马克斯三兄弟的《歌剧院一夜》的，她一定会喜欢的。

从盖洛德饭店到这个山洞的路途可不短。不，还不算很长。从这个山洞再回到盖洛德饭店的路才长呢。第一次是卡希金带他去的，他那时不喜欢。卡希金当时说，他应该见见卡可夫，因为卡可夫想了解美国人，他最喜爱洛佩·德维加，他觉得维加的《羊泉村》是世间最伟大的剧作。也许是因为这个吧，反正他，罗伯特·乔丹，却不以为然。

他喜欢卡可夫，可不喜欢那个地方。他遇到过的人里，最聪明的要算卡可夫了。罗伯特·乔丹第一次和他见面时，他的样子很滑稽，穿着黑马靴、灰马裤和灰上衣，手和脚都很短小，脸和身体显得虚弱浮肿，牙齿不好说话漏风。然而，在他认识的人中间，他最有头脑，最有自尊心，外表也最傲慢、最幽默。

盖洛德饭店极度奢华。可是统治着世界六分之一国家的代表们为什么不该享受享受呢？罗伯特·乔丹起初很不屑，后来才接受了，而且很喜欢。卡希金觉得罗伯特·乔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卡可夫起初客气得让人难受，可是罗伯特·乔丹并不以英雄自居，却讲了一则有趣自嘲的风流逸事，卡可夫这才如释重负地由客气变为粗鲁，进而是傲慢。

他们这才成了朋友。

人们在那儿对卡希金很宽容。显然他犯过错误，到西班牙来将功赎罪。人家不肯说他的问题，不过既然卡希金已经死了，说不定会对他说的。总之，；他和卡可夫做了朋友，而且还和卡可夫的妻子做了朋友，她当时在坦克兵团当翻译。她极其瘦，表情呆板，皮肤黝黑，心地善良，神经紧张，逆来顺受，身体瘦削，剪着灰黑相杂的短头发。他也跟卡可夫的情妇做了朋友。她长着两只猫一样的眼睛，一头金红的头发（有时偏红，有时偏金，这取决于理发师），一个懒洋洋的肉感的身体（天生适合被人拥抱），一张天生适合给人亲吻的嘴和一颗愚蠢自大又极度忠诚的心。这位情妇爱讲闲话，喜欢不时地有节制地跟别人搞搞男女关系，这反而叫卡可夫感到高兴。除了这个在坦克兵团的妻子以外，据说卡可夫在别处还有一个老婆，也许两个吧，不过谁也不知道。卡可夫的老婆和情妇，罗伯特·乔丹都喜欢。如果还有一个老婆，而他也认识的话，他认为自己也会喜欢的。卡可夫对女人有良好的鉴赏力。

盖洛德饭店楼下大门外有哨兵，背着上了刺刀的枪，在被围困的马德里，晚上那里要算是最愉快、最舒服的地方了。尽管他们已经让那轮子停住了，这里也不错，而且雪也停了，他还是希望自己不在这里，而是在盖洛德饭店。

他很想把他的玛丽亚带给卡可夫看看，不过他得先问清楚了才能把她带去。他还得了解执行这次任务之后人们怎样接待他。这次攻势之后，戈尔茨也会到那儿去；要是他干得不错，大家会从戈尔茨那儿知道这个消息。戈尔茨也会拿玛丽亚开他玩笑，因为他说过自己没空交女朋友。

他把杯子伸到巴勃罗面前的酒缸里，舀了一杯。“可以吗？”他说。

巴勃罗点点头。罗伯特·乔丹想，他大概在合计他的军事问题吧，不是在大炮口上寻求肥皂泡般脆弱的荣誉，就是在酒缸里寻找答案。这个野杂种只要肯干，肯定能把这帮人带领好。他望着巴勃罗，心想，不知他在美国内战时期会成为怎样的游击队长。这种人很多，可我们不太了解他们。不是匡特里尔，也不是莫斯比[66]那种人，也不是他自己的祖父那种人，而是那种小头目，打游击的。至于喝酒，你以为格兰特真是个酒鬼吗？他祖父总说他是酒鬼，说他一到下午四点钟就醉醺醺的，在围攻维克斯堡兵临城下的时候[67]，他有时一醉就是一两天。但他祖父声称，不管他喝多少，他照样完成工作，只是有时很难把他叫醒而已。不过，如果你把他叫醒了，他的神志还是正常的。

在这次战争中，迄今为止，双方都没有格兰特、谢尔曼、“石墙”杰克逊[68]那样的人。也没有像杰布·斯图尔特和谢里登[69]那样的人，然而麦克莱伦[70]那样的人却多的是。法西斯那边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呢，也至少有三个。

在这次战争中，他确实没见到过什么军事天才。一个也没有，连近于天才的人也没有。克莱伯、卢卡茨、汉斯在国际纵队保卫马德里的过程中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后来，马德里保卫者米亚哈[71]，那个鼻梁架着眼镜、自高自大、蠢得跟猫头鹰似的、死板无趣、固执得像公牛、靠宣传吹捧起来的老秃子，十分妒忌克莱伯的名声，竟然强迫俄国人解除克莱伯的指挥权，把他调到巴伦西亚去了。克莱伯是个好军人，但他也有不足，对自己的工作谈得太多。戈尔茨是个好将军，一个出色的军人，但是他们总是把他当跟班的，从不让他充分发挥才能。这次进攻将是他到目前为止指挥的最大的一场行动，但罗伯特·乔丹不太喜欢自己所听到的有关这次进攻的局势。那个匈牙利人高尔，如果盖洛德饭店传言的关于他的情况有一半属实，他就该枪毙。罗伯特·乔丹想，还不如说如果盖洛德饭店传言的百分之十属实的话，他就该枪毙。

他要是亲眼见到他们在瓜达拉哈拉东部高原上打败意大利人的战

斗就好了。可是当时他在南方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两星期前的一个晚上，汉斯在盖洛德饭店对他讲过当时的情况，他什么都知道了。当时看来大势已去，意大利人突破了特里胡克附近的防线，如果托里哈到勃里胡加的公路被切断的话，第十二旅就将孤立无援[72]。“但我们知道他们是意大利人，”汉斯说，“我们就采取了一次别的部队绝对不会采取的行动，结果很成功。”

汉斯在作战地图上向他解释了那次战役的一切情况。汉斯的文件包里总是随身带着地图，他看起来好像还在为那次奇迹般的胜利而惊喜。他是个出色的军人，是个好伙伴。汉斯对他说过，利斯特、莫德斯托和“农民”的西班牙部队在那次战役中打得很漂亮，得归功于他们的领导和他们的纪律。有些行动是俄国军事顾问教他们的。他们就好比驾驶着装配复式操纵装置飞机的实习飞行员，一出岔子就由飞行教练来接替。哦，可以看出他们这一年到底学到了多少，掌握得好不好。再过一段时间，就不用复式操纵装置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独立指挥的水平了。

他们是共产党人，纪律严明。他们的纪律将造就优秀的军队。利斯特的作风凶残，他是个真正的狂热分子，带有完全不尊重生命的西班牙作风。他常常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处决部下，自从鞑靼人首次入侵西方[73]以来，这种情况已不多见了。但是他知道怎样把一师人马锻炼得富有战斗力。罗伯特·乔丹坐在桌边想，防守阵地是一回事，攻占阵地是另一回事，在战场上如何调动部队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根据我所看到的利斯特的情况，如果没有了复式操纵装置，不知道他会怎样行动。他想，不过，也许一直会有吧。我不知道。或者，会不会反而加强？我不清楚俄国人在整个这件事上是什么立场？他想，应该去盖洛德饭店，现在我需要了解的很多情况，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

他曾经认为盖洛德饭店对他有害。它和马德里委拉斯开兹路63号所具有的清教徒式的共产主义气氛完全相反，委拉斯开兹路63号原是

座王宫，现已改为国际纵队在首都的司令部。在委拉斯开兹路63号，人们仿佛是清教徒——而在盖洛德饭店，可跟你在分成新军各旅队以前的第五团团部[74]的感觉大相径庭。

在这两个地方，你都会有一种参加十字军的感觉。唯有这个名称才真正合适，虽然它已被反复滥用，不再具有它真正的意义了。尽管有种种官僚主义、工作无能和党内斗争，你依然会感到你首次参加圣餐礼时所希望得到而没有得到的感情。那是一种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鞠躬尽瘁的感情，这种感情像宗教偈语一样不可言说，但它是真诚的感情，正如你听巴赫的音乐，或者站在夏尔特尔大教堂或莱昂大教堂里，见到从大窗户射进光芒时所产生的情绪，或者如当你在普拉多国立博物馆见到曼坦那、格列柯和勃吕格尔的油画[75]时的感受一样。它使你感觉到你参加了一件你全心信仰的事业，和其他参加的人有一种兄弟情谊。这种感情你以前从来没有过，而现在体会到了，你对它那么重视，认为它是那么合理，甚至连自己的死亡都觉得无足轻重了，只是死亡会阻止你履行职责，所以才不得不避免。不过，其最好的一方面是你可以为了这种感情和信仰而采取行动。你可以为之战斗。

所以你参加了战斗，他想。在战斗中，你不久就对那些幸存的英勇善战的人失去了这种纯真的感情。过了最初的六个月，这种感情就没了。

在战争中保卫阵地或保卫城市时，你会体会到这种纯真的感情。当初在山区作战时就是这样。他们怀着真正的革命同志情谊战斗。在那儿第一次出现加强纪律的必要性时，他理解并赞同。在炮火下，有人吓坏了，拔腿就逃。他看到逃跑的人被枪毙，尸体扔在路边腐烂，人们一点也不在乎，只顾从尸体上取下弹药和值钱的东西。拿他们的弹药、靴子和皮外套是对的。取下值钱的东西，无非是不让无政府主义者得到这些东西罢了。

当时看来逃兵应该被枪毙，这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他们逃跑就是自私。法西斯分子发动了进攻，我们在瓜达拉马山区灰色岩石的山坡上的矮松林和荆棘丛中阻击他们。敌机来轰炸，后来把大炮也拉了上来，加上炮火的轰击，我们坚守着那条公路，等到傍晚，还活着的人员发动了反攻，把敌人击退了。后来，当他们穿过岩石和树林，企图从左侧迂回进攻的时候，我们坚守在一所疗养院里，他们已经包抄了疗养院的两侧，我们仍然从窗子和屋顶向外射击，我们尝到了被包围的滋味，直到那次反攻把他们赶回公路的对面去。

炸弹的闪光和轰响，把泥灰都震了下来，一堵墙突然倒塌，真叫人惊慌失措，你把机枪刨出来，把脸朝下埋在瓦砾堆里的机枪手拖开，你脑袋躲在机枪的遮护板后面，排除故障，刨出被砸烂的弹药箱，重新整理弹带，然后匍匐在遮护板后面，把机枪架起再次向公路扫射。整个过程中，你嘴巴喉咙发干，在恐惧中，你做了该做的事，你知道自己是对的。你体会到战斗中那种使人嘴巴发干、战胜了恐惧并排除其他杂念的狂喜。那年夏天和秋天，你为全世界的穷苦人，跟暴政战斗，为你的信仰，为你理想的新世界而战斗。他想，那年秋天你学会了怎样长时间地在寒冷潮湿泥泞的地方挖壕沟、筑工事，不畏艰苦。你感到疲乏、干渴、困倦、紧张和难受，完全感受不到夏天和秋天的美好。但对美好的喜爱一直存在着，而你所经历的一切只是证实了那种喜爱的存在。他想，正是在那些日子里，你怀着一种深刻、健全、无私的自豪——他突然想到，这将使你在盖洛德饭店成为一个非常讨厌的人。

他想，是啊，你当时如果去盖洛德饭店不见得会受人欢迎。你太天真了，你当时仿佛正蒙受上天的恩宠。不过，今非昔比，当时的盖洛德饭店和现在可能完全不同。他对自己说，是呵，事实上不是那样的，压根儿就不是那样的。当时根本还没有盖洛德饭店。

卡可夫跟他谈起过那些日子。当时所有的俄国人都住在皇宫旅馆。当时罗伯特·乔丹还没有跟他们中的任何人结识。那是第一批游击

队成立之前，他还没遇到卡希金和其他俄国人。卡希金当时在北方的伊伦和圣塞瓦斯蒂安，并参加了那次没成功的向维多利亚进攻的战斗76。他一月份才到达马德里，而罗伯特·乔丹在卡拉万切尔和乌塞拉作战。三天里，他们阻击了法西斯军队进攻马德里的右翼部队，把摩尔人和外籍兵团打回去。在阳光的暴晒下，他们扫荡了灰色高原边上被打得稀巴烂的郊区，沿着高地边缘筑起了一道防线来保卫这个城角77。那时卡可夫在马德里。

卡可夫谈起往事时，并没对那些日子冷嘲热讽。那时一切都好像没有希望了，他们同舟共济，如今每个人都还记得当时的行动，比受到的表扬和勋章记得更清楚。当时政府放弃了这城市，撤退时拉走了国防部所有的汽车；老米亚哈只得骑自行车去视察他的防御阵地。罗伯特·乔丹不信这回事。即使他有爱国的想象，也想象不出来当时米亚哈骑自行车巡视的情景，但卡可夫说那是真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当时在俄国报纸上发表了这件事，所以很可能是写了以后希望那是真的。

可是，另一件事卡可夫可没有写。在皇宫旅馆他照管着三个俄国伤员，两个是坦克手，一个是飞行员，伤势太重运不走。那时千万不能留下俄国人介入的证据，以免法西斯分子借此为公开干涉做辩护，所以万一放弃这个城市的话，卡可夫有责任不让这些伤员落入法西斯分子手里。

如果放弃这个城市的话，卡可夫应当在离开皇宫旅馆之前毁掉一切和他们身份有关的痕迹。一个腹部有三处枪伤，一个下巴被枪弹打掉了，声带暴露在外，还有一个股骨被枪弹打碎，双手和脸部严重烧伤，一张脸变成了一个没有睫毛、眉毛和汗毛的大水泡。光凭这三个留在皇宫旅馆床上的伤员的尸体，谁也没法证明他们是俄国人。你无法证明一个不穿衣服的死人是俄国人。人死了以后，国籍和政治态度就都看不出来了。

罗伯特·乔丹曾问卡可夫，如果他不得不这样做，会怎么想。卡可夫说，他过去没有想到要这样做。“那你打算怎么办？”罗伯特·乔丹问他，还追问了一句，“你知道，突然间要你把人弄死不是件简单的事啊。”卡可夫说：“是啊，不过，如果你总是把毒药带在身边备用的话，那就简单了。”他接着打开烟盒，给罗伯特·乔丹看藏在烟盒底层的东西。

“不过，如果你被俘的话，烟盒最早被人拿走。”罗伯特·乔丹提出异议，“他们会叫你举起双手。”

“可我在这里还有一点，”卡可夫咧嘴笑笑，拉起他上衣的翻领，“你只要这样把领子往嘴里一塞，咬上一口，咽下去就完事了。”

“那要好得多，”罗伯特·乔丹说，“告诉我，它是不是像侦探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有股苦杏仁味？”

“我不知道。”卡可夫高兴地说，“我从来没闻过。我们折开一小支闻闻好吗？”

“还是留着吧。”

“好吧。”卡可夫说，收起烟盒，“我不是失败主义者，你知道，可是随时都可能再出现这种严峻的局面，而这东西不是随随便便能搞得到的。你看到来自科尔多瓦前线的公报了吗？写得好极了。所有的公报中我最喜欢这个。”

“公报说些什么？”罗伯特·乔丹愣了一下，他是从科尔多瓦前线来到马德里的，有些事情你自己可以取笑却不能让别人取笑，别人取笑时就会这样愣一下，“给我说说好吗？”

“我们光荣的部队继续挺进，没有丧失一寸土地。”卡可夫用西班牙语阴阳怪气地说。

“恐怕不是这样说的吧。”罗伯特·乔丹将信将疑地说。

“我们光荣的部队继续挺进，没有丧失一寸土地，”卡可夫用英语又说了一遍，“公报上是这样说的。我可以找出来给你看。”

你还牢记着在波索布兰科外围战斗中牺牲的战友，而在盖洛德饭店，这只是个取乐的话题。

敢情盖洛德饭店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然而盖洛德饭店并不是-开始就这样。革命初期幸存下来的人们，使得盖洛德饭店成了这个样子，如果现在还是这种情况，他倒很乐意再去看看。他想，你的心情跟当初在瓜达拉马山区、卡拉万切尔和乌塞拉时可大不一样啦。你很容易腐化，他想。然而那是腐化，还是不过是丧失了当初的天真？在其他方面不也是这么回事吗？谁能始终保持着青年医生、青年牧师和青年军人初出茅庐时对自己事业的那份忠贞呢？牧师当然保持着，否则他们就不干了。他想，看来纳粹分子也保持着，还有极其克制的共产党人也保持着。可是你看卡可夫的样子。

他一想到卡可夫就想个没完。他上次在盖洛德饭店的时候，卡可夫对一个在西班牙待了很长时间的英国经济学家推崇备至。多年来罗伯特·乔丹经常看这个人的著作，虽然对他一点不了解，但一直很尊敬他。他不太喜欢这个人写的有关西班牙的著作，认为写得太简单、太直接，而且他知道很多统计数字是主观捏造的。但是他想，你真正了解一个国家之后，是不会太关注有关那个国家的新闻报道的。不过，他还是尊敬作者的本意。

进攻卡拉万切尔的那天下午，他终于见到了这个人。那时他们坐在斗牛场的背风处，两条街上有人在射击，大家忐忑不安地等着进攻开始。一辆约定该来的坦克没来，蒙特罗手托脑袋坐着，不断说：“坦克还没来。坦克还没来。”

那天很冷，街上黄色的尘土满天飞，蒙特罗的左臂中了弹，手臂发僵了。“我们必须有坦克掩护，”他说，“我们必须等坦克来，可是来不及了。”他受的伤令他暴躁。

蒙特罗说，他觉得坦克可能停在公寓楼后面电车道的拐角上，罗伯特·乔丹就返回去寻找。果然在那儿。但不是坦克。在那些日子里，西班牙人不管什么车都称为坦克。那是一辆旧的装甲车。司机不愿把车子开出公寓楼的拐角开到斗牛场来。他站在车后，靠在车身的铁板上，戴着有衬垫的皮头盔，头靠在抱着的双臂上。罗伯特·乔丹跟他说话时，他摇摇头，仍旧枕在双臂上。后来，他干脆扭过头去，不看罗伯特·乔丹。

“没有接到命令，我哪儿都不去。”他阴沉地说。

罗伯特·乔丹从枪套里拔出手枪，把枪口抵住装甲车司机的皮外衣。

“这就是给你的命令。”他对他说。司机摇摇头，那顶大皮头盔活像橄榄球运动员头上的帽子，他说：“机关枪没弹药。”

“我们在斗牛场有弹药。”罗伯特·乔丹对他说，“走吧。我们到那儿去上弹药。走吧。”

“没人使机关枪。”司机说。

“人呢？你的同伴哪儿去了。”

“死了，”司机说，“在车里。”

“把他拖出来。”罗伯特·乔丹说，“把他从车子里拖出来。”

“我不愿碰死人，”司机说，“他的身体倒在枪和方向盘之间，我没

法从他身上跨过去。”

“来，”罗伯特·乔丹说，“我们一起把他拖出来。”

他爬进装甲车的时候碰了头，眉毛上面撞破了一道小口子，血从那儿流到脸上。尸体又重又硬，没法弯曲，他不得不用力敲尸体的头，把这卡在座位和方向盘之间的脸朝下的脑袋拖出来。他最后用膝盖抵在尸体的头下面，把它顶起来，然后等头一松动，就抓住尸体的腰往外拉，他一个人把尸体拖出车门。

“帮我一把。”他对司机说。

“我不想碰他。”司机说，罗伯特·乔丹看到他在哭。他那沾满尘土的脸颊上眼泪鼻涕横流，泪水从鼻子两边直淌下来，鼻子里也在流鼻涕。

他站在车门旁把尸体摔了出去，尸体倒在电车路旁的人行道上，仍旧保持着死去时的姿势。他躺在那儿，灰黄色的脸贴在水泥人行道上，两手弯在身体下面，姿势和在车里一样。

“上车，他妈的，”罗伯特·乔丹用手枪指着司机说，“上车。”

正在这时，他看到从公寓楼后面走出一个人来。那人穿着长大衣，没戴帽子，头发花白，颧骨宽阔，眼窝深陷，两眼相距很近。他手里拿着一包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正用枪口推司机上装甲车的罗伯特·乔丹。

“等一下，同志，”他用西班牙语对罗伯特·乔丹说，“你跟我谈谈战况好吗？”

罗伯特·乔丹接过香烟，放进他那蓝色工作服的前胸口袋里，他认出了这位同志，看过他的照片。就是那位英国经济学家。

“一边去。”他用英语说，然后用西班牙语对装甲车司机说，“开到斗牛场去。明白吗？”他砰地一声关上笨重的车门，上了锁，两人就顺着那长长的斜坡驱车直驶。随即，子弹打到车上，嗒嗒的响，像小石子打在铁锅炉上的声音。接着机关枪朝他们开火，像尖厉的锤打声。他们开到斗牛场后面停下。售票窗口旁仍然贴着去年十月份的海报，弹药箱被打开，同志们端着步枪，腰带上和口袋里装着手榴弹，在背风处等着。蒙特罗说：“好。坦克来了。我们可以进攻了。”

那晚他们攻下了山上最后几个大楼后，他舒服地躺在一堵砖墙后面，敲掉了墙上的几块砖当枪眼，他眺望着隔在他们和撤退到山梁上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那片美丽平坦的田野，得意地想着小山上那座被击毁的别墅掩护着敌军的左翼。汗水浸湿了他的衣服，他躺在一堆稻草里，身上裹着毯子等衣服干透。他躺在那儿想起了那位经济学家，不禁笑了，接着为自己的粗鲁感到抱歉。然而，那人伸手递香烟给他，看上去就像要打听消息给小费似的，那时候，他这战斗员对非战斗员的反感使他失去了自制。

他如今想起了在盖洛德饭店卡可夫谈起这个人的情形。“原来你是在那儿遇到他的，”卡可夫说，“那天我到了托莱多大桥[78]就没有上前去。他向前线走出很远。我相信，那是他表现勇敢的最后一天。第二天他就离开了马德里。我相信，他在托莱多表现得最勇敢。在托莱多他出尽风头。我们攻下城堡时，他就是出谋划策的人之一。你看到他在托莱多的神采就好了。我相信多亏了他的努力和建议，我们的围攻才取得成功。那是战争中最蠢的一页。愚蠢到了极点，你跟我谈谈，在美国，人们怎么看他？”

“在美国，”罗伯特·乔丹说，“人们认为他非常像莫斯科。”

“他才不呢，”卡可夫说，“可是他有一副奇妙的相貌，他的相貌和举止很讨人喜欢，我的相貌可什么事也干不成。我取得的一些微小的成绩跟我的脸没有一点关系，我的脸既不动人，也不招人喜欢和信

任。但是米切尔的脸，就能使他发财。那是一张阴谋家的脸。凡是从书上见过阴谋家的人立即就会想起他。他还具有真正的阴谋家风度。人们一见到他进屋，马上就知道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一等一的阴谋家。你那些自以为出于感情而自愿帮助苏联的有钱同胞，或者是为了共产党万一有朝一日会得势而替自己多少留点后路的人，马上都能从这家伙的脸上和举止上看出他是一个深受共产国际信任的代理人。”

“他在莫斯科没有关系吗？”

“没有。听着，乔丹同志。你知道有两种傻瓜吗？”

“一般的傻瓜和该死的傻瓜吗？”

“不。我是指我们俄国的两种傻瓜，”卡可夫笑笑接着说，第一种是冬天的傻瓜。冬天的傻瓜到你家门口大声敲门。你走到门口，发现他站在那儿，；可你以前从没见过他。他的形象使人一见难忘。他是个庞然大物，穿着高筒靴，身披毛皮大衣，头戴毛皮帽子，浑身是雪。他先把靴子上的雪跺下去，接着脱下毛皮大衣抖抖，又有一些雪落下来了，接着摘下毛皮帽子，在门上拍打，又有一些雪从帽子上落下来。接着他又跺跺脚，走进屋里。随后你看看他，发现他是个傻瓜。那就是冬天的傻瓜。

“而在夏天，你看到有个傻瓜在大街上走，他挥舞着双臂，摇头晃脑，离着两百码，人们都能看出他是个傻瓜。那就是夏天的傻瓜，这位经济学家是个冬天的傻瓜。”

“可是在这里人们为什么信任他呢？”罗伯特·乔丹问。

“因为他的脸。”卡可夫说，“他那副漂亮的阴谋家的脸。他还有一个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招数，装得像什么地方的要人，深受信任。当然了，”他微笑着，“要让这个招数奏效，他必须到处奔波。你知道，西班牙人很古怪。”卡可夫接着说，“这个政府很有钱，有很多黄金。

他们不肯给朋友一个子儿。你是朋友。很好。你肯不要钱为他们干，那就不给你一分钱。但是对于一个并不友好却必须对之施加影响的重要公司或国家的代表，对这种人，他们却慷慨得很。你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很有趣。”

“我可不喜欢这样。再说，这些钱是属于西班牙劳动人民的。”

“也不要求你喜欢。只要知道就行了。”卡可夫对他说，“我每次见到你，总要教给你一点道理，有朝一日你就明白了。给一位教授上课多有趣啊。”

“回去以后我不知道能不能当上教授。说不定他们会把我当成赤色分子赶走的。”

“噢，说不定你可以到苏联去继续学习。那也许是你最好的办法。”

“我可是西班牙语专业的。”

“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多的是，”卡可夫说，“别的国家不会全都像西班牙那样难对付。而且，你知道你不当教授已经近九个月了。在九个月里面你能学一门新的行业。你了解多少辩证法？”

“我读过埃米尔·伯恩斯编的《马克思主义手册》。就这些。”

“如果你已读完全书，也相当不错了。全书共有一千五百页，每一页都得花不少时间。不过，你得再读些别的书。”

“现在可没时间读书。”

“我知道。”卡可夫说，“我是说以后。要读的书很多，这些书会使你明白现在这些事情。现在的情况会引发一本重要的著作产生，这本

书将解释很多人们应该懂的事情。也许我会写这本书。我希望我是这本书的作者。”

“我知道没人能比你写得更好了。”

“少来奉承我。”卡可夫说，“我是新闻记者，但是跟所有的记者一样，我喜欢写文学作品。我现在正忙于研究卡尔伏·索特罗，佛朗哥和别的那些人都称不上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而他是，一个真正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我一直在研究索特罗的著作和讲话。他非常聪明，杀掉他是非常聪明的办法[79]。”

“我本来以为你是不赞成政治暗杀的。”

“这种事是非常普遍的，”卡可夫说，“非常非常普遍。”

“可是——”

“我们不赞成个人的恐怖行动，”卡可夫微笑着说，“当然也不赞成恐怖分子和反革命组织的那一套。我们非常痛恨布哈林那帮两面三刀、杀人放火、干尽坏事的虎豹豺狼，还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他们的走狗那样的人渣败类，我们痛恨厌恶那些不折不扣的魔鬼，”他又微笑道，“但我仍然相信，政治暗杀是非常普遍的。”

“你的意思是——”

“我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当然要处决并消灭这些恶棍、魔鬼、人渣、奸诈成性的畜生将军，不允许出现海军将领不忠于自己职守的恶劣现象。这些人被消灭不叫暗杀。你明白吗？”

“明白。”罗伯特·乔丹说。

“再说，因为我爱说笑话，你也知道，可即使是玩笑话也危险吗？

好。因为我说笑话，就以为西班牙人并不后悔没把某些现在还在发号施令的将军毙掉。我是不喜欢这些枪毙人的行为的，你知道。”

“我无所谓，”罗伯特·乔丹说，“我不喜欢枪毙人，可是无所谓了。”

“这我知道。”卡可夫说，“我听说过了。”

“这重要吗？”罗伯特·乔丹说，“关于这件事，我不过说实话罢了。”

“真令人遗憾，”卡可夫说，“不过这是一个好办法，使人家觉得你是可以信赖的，否则，要达到这种地步得花不少时间啊。”

“我算是可以信赖的？”

“你在工作上算是可以信赖的。改天我要和你谈谈，了解一下你心里的想法，遗憾的是我们从没认真谈过。”

“等我们打赢了再说吧，那时我的思想才会有着落。”罗伯特·乔丹说。

“到那时，你可能好一阵子不用思想啦。但是你应当好好锻炼锻炼思想。”

“我看《工人世界报》。”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卡可夫说：“好啊。我受得了人家开玩笑。不过，《工人世界报》上有不少非常有见地的文章。是关于这次战争的唯一有见地的文章。”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我同意你。不过，要了解眼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不能只读党的机关刊物。”

“没错，”卡可夫说，“不过即使读了二十种报纸，你也不能了解所有的事情。再说，即使你了解了，我不知道你拿它有什么用。我差不多对所有事情都了解，可我却想忘掉它。”

“你认为那样糟吗？”

“比以前好多了。我们正在清除一些最要不得的分子。但是情况十分不好。我们正在建设一支庞大的军队，有些人是可靠的，像莫德斯托、‘农民’、利斯特和杜兰的部下。他们不仅可靠，还了不起。你会看到这一点的。再说，我们仍然有国际纵队，虽然它们的作用在改变。但是，一支成分有好有坏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所有的人都必须达到一个政治觉悟水平，所有人都必须了解他们为什么而战和战争的重要性。所有人必须对战争结果抱有信心，必须服从纪律。我们正在建设一支庞大的征募的军队，但没时间树立征募的军队所必须具备的纪律，指导他们如何在炮火下行动的纪律，我们称之为人民军队，然而它缺乏真正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又缺乏征募的军队所需要的铁一样的纪律。你会知道，这样是十分危险的。”

“你今天不大高兴。”

“是啊。”卡可夫说，“我刚从巴伦西亚回来，在那儿我见了不少人。每个从巴伦西亚回来的人，心情都不好。在马德里，你觉得舒服，觉得一定会胜利，不可能失败。在巴伦西亚是另外一回事。从马德里逃跑的胆小鬼们仍在那儿当统帅。他们心满意足地安于懒散的官僚制度。他们看不起马德里的人。现在人民委员会的削弱让他们感到困扰。还有巴塞罗那。你应该去巴塞罗那看看。”

“巴塞罗那怎么了？”

“就好像是一出滑稽剧。那里曾经是狂想家和浪漫革命家的乐土。现在是冒牌战士的天堂。那些喜欢穿军装、喜欢炫耀的戴着红黑领巾

的士兵，他们除了不喜欢打仗之外，对战争的一切都喜欢。巴伦西亚令人恶心，而巴塞罗那令人发笑。”

“那波姆叛乱[80]是怎么回事？”

“波姆根本就是笑话。是狂想家和过激分子的异端邪说的产物，不过是幼稚病而已。有些是误入歧途的老实人。有一个智囊级人物还是相当不错的，；还有一点从法西斯分子那儿弄来的钱。没多少。可怜的波姆。他们太愚蠢了。”

“叛乱中杀了很多人吗？”

“没有叛乱后被枪杀的和以后被枪杀的多。波姆，正如它的名称，是不严肃的，笑话一样。它应该叫痄腮或麻疹[81]。可是不对。麻疹都比它危险得多。麻疹会损害视力和听觉。可是你知道，他们搞了个阴谋来杀我，杀华尔特，杀莫德斯托，杀普列托。你知道他们糊涂到什么程度了吗？我们完全不同。可怜的波姆。他们从没杀过敌人。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别的地方都没杀过。在巴塞罗那倒是杀过一些，没错。”

“当时你在那儿吗？”

“嗯，在那儿。我发了个电报，报道了那个恶贯满盈的杀人犯组织的罪恶，还有他们卑鄙的法西斯阴谋，不过，咱们说句实在话，波姆成不了大事。尼恩是他们中唯一有头脑的人。我们逮住了他，可他又从我们手里溜掉了。”

“现在他在哪儿？”

“在巴黎。他让人开心，可糟糕的是在政治上走了歪路。”

“他们和法西斯分子有联系？”

“谁又没有呢？”

“我们没有。”

“谁知道？但愿我们没有。你经常到他们阵线的后方，”他笑着说，“但是共和国驻巴黎大使馆一个秘书的弟弟，上星期曾去圣让德吕兹会见了布尔戈斯方面的人[82]。”

“我更愿意知道前线的情况。”罗伯特·乔丹说，“越靠近前线的人越好。”

“你喜欢法西斯阵线的后方吗？”

“喜欢。我们在那儿的人不错。”

“噢，你知道，在我们阵线的后方，他们同样也一定派了很不错的人。我们逮住他们就枪毙，他们逮住了我们的人也枪毙。你在他们的地盘上，必须时刻想到他们一定也派了好多人到这边来。”

“我想到过。”

“好吧。”卡可夫说，“今天你要思考的事已经够多了，所以把剩下的啤酒喝完就走吧，我还得到楼上去找人。上层人士。再来看我吧。”

好，罗伯特·乔丹想，我在盖洛德饭店学到不少东西，卡可夫看过他唯一出版过的书。那本书并不怎么好。只有两百页，他不知道看过这本书的人有没有两千个。他在西班牙靠步行、火车坐三等车、搭公共汽车、骑骡马、搭卡车旅行了十年，把所见所闻全写在这本书里了。他对巴斯克地区、纳瓦拉、阿拉贡、加利西亚、两个卡斯蒂尔和埃斯特雷马杜拉[83]非常熟悉。这一类作品中，博罗、福特[84]和其他一些人已经写得很出色了，他写得没什么新意。但卡可夫说那是本好书。

“我之所以关心你就是因为这个，”他说，“我觉得你写的内容绝对真实，这是很难得的。所以我想让你了解一些情况。”

好啊。这次任务结束后，他要写一本书。但是只写他真正了解和知道的事情。他想，可我得成为更好的作家，才能完成这个题材。这次战争让他慢慢了解到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

# 第十九章

“你坐在那儿干吗？”玛丽亚问他，她站在他身边，他转过头去，冲她笑笑。

“不干吗，”他说，“我在想——”

“想什么？想桥？”

“不。桥的事已经想好了。想你，想马德里的一家饭店，那儿有我认识的几个俄国人，还想我以后要写的一本书。”

“马德里有很多俄国人吗？”

“不多。没几个。”

“可是法西斯分子的刊物上说有好几十万呢。”

“胡说八道，没几个。”

“你喜欢俄国人吗？上次这儿来了一个俄国人。”

“你喜欢他吗？”

“喜欢。那时我病着，可我觉得他很漂亮、很勇敢。”

“漂亮？胡说。”比拉尔说，“他的鼻子跟我的手一样平，颧骨宽得跟羊屁股似的。”

“他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志，”罗伯特·乔丹对玛丽亚说，“我很喜欢他。”

“当然啦，”比拉尔说，“可是你枪杀了他。”

她讲到这里，牌桌上的人都抬起头来，巴勃罗呢，呆呆地瞪着罗伯特·乔丹。谁也不说话，最后吉卜赛人拉斐尔发问了：“是真的吗，罗伯托？”

“真的。”罗伯特·乔丹说。他想，比拉尔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在“聋子”那儿不提这件事就好了。“是他要求的，他受了重伤。”

“怪事，”吉卜赛人说，“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老是说有这个可能。我不知道答应他多少回了，会照他的要求做，真是怪事。”他又摇头说了一遍。

“他这个人非常古怪。”普里米蒂伏说，“非常特别。”

“听着。”两兄弟中的一个，安德烈斯说，“你是教授，见多识广，你相信人能预见自己的未来吗？”

“我不信。”罗伯特·乔丹说，巴勃罗好奇地瞅着他，比拉尔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拿这位俄国同志来说，他在前方待得太久，变得有些神经质。他在伊伦打过仗，你知道，那一次很惨烈。后来他在北方打仗。自从第一批敌后工作小组成立以来，他就在这儿干，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干过。我觉得他非常疲劳，还有点神经质，凡事总往坏处想。”

“他肯定见过很多邪恶的事情。”费尔南多说。

“什么没见过？”安德烈斯说，“可是听我说，英国人，你觉得人能事先就知道将来的事吗？”

“不能，”罗伯特·乔丹说，“那是封建迷信。”

“说下去，”比拉尔说，“我们来听听教授的看法。”她就像对一个早熟的小孩子讲话一样。

“我觉得恐惧会产生不祥的幻觉，”罗伯特·乔丹说，“看到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今天的飞机。”普里米蒂伏说。

“比如说你来这儿。”巴勃罗低声说。罗伯特·乔丹在桌子对面看着他，看出他说这话不是在挑衅，只是他思想的流露，就接下去说：“一个人心里有恐惧，看到了不好的事情就会联想到自己的末日到了，就把这种想象当预感。”罗伯特·乔丹最后说，“我看就是这么回事。什么鬼怪、算命先生、超自然的奇迹，我全不信。”

“可这个名字古怪的人的确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吉卜赛人说，“结果也的确如此啊。”

“他并没有预见到。”罗伯特·乔丹说，“他害怕这种事发生，这种害怕变成了他的心病。谁说什么我也不信他能预见。”

“我说也没用吗？”比拉尔问他，从炉灶里抓起一把灰，然后从手掌吹掉，“我跟你说也没用是吗？”

“是的。你拿出巫术、吉卜赛人的那一套东西，也没用。”

“因为你这个人耳朵出奇地不好使，”比拉尔说，一张大脸在烛光中显得严峻而宽阔，“倒不是因为你愚蠢。你只是耳朵聋罢了。耳朵聋的人是听不到音乐的，也没法听收音机。因为从来也没听到过，所以他会说，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这是什么道理，英国人？我在那个名字古怪的人的脸上看出了死相，就像用烙铁烫在脸上似的。”

“不可能，”罗伯特·乔丹坚持说，“你看到的是恐惧和忧虑。恐惧是因为他的经历。忧虑是因为他想象有可能遭到不测。”

“什么话？”比拉尔说，“我明明看到死神坐在他的肩上。不但如此，他身上还发出了死亡的气味。”

“他身上发出了死亡的气味？”罗伯特·乔丹嘲笑道，“大概是恐惧的气味吧。恐惧的气味是有的。”

“是死亡的气味。”比拉尔说，听着。那个当时替格兰纳罗帮场的布兰克特，是当代最了不起的斗牛士助手，他对我讲过，马诺洛·格兰纳罗死的那天，他们在去斗牛场的路上，在小教堂做了祷告，那时马诺洛身上的死亡气味浓得令布兰克特作呕。动身去斗牛场之前，马诺洛在旅馆里洗了澡换衣服时，他就和马诺洛在一起。他们在汽车里紧挨在一起坐着，开往斗牛场时，还没有这股气味。当时在小教堂里除了胡安·路易斯·德拉罗萨之外，谁都没闻出来这气味。布兰克特告诉我说，胡安·路易斯脸色煞白，布兰克特就问他：‘你也闻到了？’

‘浓得叫我透不过气来，’胡安·路易斯对他说，‘是你那位斗牛士身上的气味。’

‘没办法。’布兰克特说，‘但愿我们弄错了。’

‘别人呢？’胡安·路易斯问布兰克特。

‘没有，’布兰克特说，‘一点也没有。不过这个人身上的气味比何塞在塔拉韦拉时的气味还浓。’

“就在那天下午，维拉瓜牧场豢养的公牛波卡贝纳把马诺洛·格兰纳罗撞死在马德里斗牛场二号看台前的木板围栏上。我和菲尼托在那儿，我亲眼看到的。公牛把马诺洛摔在围栏下，他的脑袋卡在栏杆底下，颅骨给牛角撞得粉碎。”

“你闻到了什么气味？”费尔南多问。

“没有，”比拉尔说，“我离得太远。我们在三号台第七排。看台是倾斜的，所以我看到了整个情况。布兰克特从前给何塞帮过场，何塞也是被牛挑死的。那天晚上，布兰克特在福尔诺斯酒店对菲尼托讲到这件事，菲尼托就问胡安·路易斯·德拉罗萨，但他不肯说，只是点头，表示是真的。当时我在场。所以英国人，看来你对这种事情是充耳不闻，像胡安·路易斯和马诺洛·格兰纳罗手下的人一样，那天就是把这事当耳边风，可胡安·路易斯和布兰克特不是聋子。我也不是聋子。”

“这是该用鼻子闻的，你怎么说耳朵聋呢？”费尔南多问。

“去你的，”比拉尔说，“你是教授啦。不过我还可以给你讲些别的事，英国人，所以你自己看不见听不到的事情，你别非得怀疑。狗听得到的，你可能听不到。狗闻到的，你也可能闻不到。不过你已经对人的命运这回事多少有些体会了。”

玛丽亚把手放在罗伯特·乔丹的肩上，没有挪开，他突然想到，别说这些废话，好好利用现有的时间吧。不过，现在还早着呢。我们不得不消磨傍晚的这段时间，所以他对巴勃罗说：“你呢，你相信这种巫术吗？”

“我不知道。”巴勃罗说，“我比较同意你的看法。我从没遇到过超自然的奇迹。可是恐惧，当然是有的。很多。不过比拉尔能看手相算命，这我是相信的。如果她没撒谎的话，也许她真的能闻出这种味儿来。”

“什么话，我干吗要撒谎呀？”比拉尔说，“这种事不是我瞎说的。布兰克特这个人非常认真，而且非常虔诚。他可不是吉卜赛人，是巴伦西亚的资产阶级。你没见过他吗？”

“见过。”罗伯特·乔丹说，“我见过他几次。他小个儿，脸色灰白，挥动披风的功夫谁也比不上他。他脚步灵活得像只兔子。”

“没错。”比拉尔说，“他脸色灰白是因为有心脏病。吉卜赛人都说，死神附在他身上，可是他能像掸掉桌子上的灰似的用披风把死神掸掉。他不是吉卜赛人，然而在塔拉韦拉斗牛的时候，闻到了何塞身上死亡的气味。我不明白在弥漫着白葡萄酒味道的空气里怎么还能闻到他身上死亡的气味。布兰克特后来讲到这件事的时候很犹豫，可是听他讲话的那些人说，那是胡编乱造的，他闻到的是何塞夹肢窝里的汗味。可是后来就发生了马诺洛·格兰纳罗这件事，胡安·路易斯·德拉罗萨也闻到了。胡安·路易斯名声虽然不太好，但是做事利索，跟女人睡觉方面是个好手。布兰克特，严肃文雅，根本不会讲假话。我跟你说，你那个同事从前在这里的时候，我闻到了他身上死亡的气味。”

“我不信，”罗伯特·乔丹说，“你还说过，就在斗牛开始之前，布兰克特在绕场时闻到了这股气味。可你和卡希金在这里炸火车时他没有死，你怎么会闻到？”

“这压根儿是两码事，”比拉尔解释说，“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希亚斯在他最后一个斗牛季里，身上的死亡气味浓得去咖啡馆人们都不愿和他坐在一起。吉卜赛人都知道这件事。”

“人死了之后，人们才虚构出这种事。”罗伯特·乔丹争辩说，“人人都知道，桑切斯·梅希亚斯很久不练功，他的斗牛架势笨拙而危险，而且力气不行了，腿脚也不灵活了，反应也没从前那么快了，所以早晚会被牛角撞上的。”

“没错，”比拉尔对他说，“这都是事实。不过，吉卜赛人个个都知道，他身上有死亡的气味。他一走进玫瑰酒店，里卡多和费利佩·冈萨雷斯这些人，就从酒吧后面的小门溜走了。”

“也许他们欠他钱吧。”罗伯特·乔丹说。

“也许吧。”比拉尔说，“很有可能。不过他们也确实闻到了，人人都知道这事。”

“她话不假，英国人，”吉卜赛人拉斐尔说，“这事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不信。”罗伯特·乔丹说。

“听着，英国人，”安塞尔莫开口说，“这些巫术我全不信。不过比拉尔能未卜先知倒是有名的。”

“那么这气味是什么样？”费尔南多问，“是怎么样的气味？要是有的话，那一定是种很具体的气味。”

“你想知道吗，费尔南多？”比拉尔对他笑笑，“你觉得你能闻到吗？”

“如果真有这种气味，别人能闻到，我为什么闻不到？”

“为什么闻不到？”比拉尔取笑他，她两只大手抱着双膝，“你坐过船吗，费尔南多？”

“没有。我也不想坐船。”

“那么你恐怕闻不出来。这种气味有点像暴风雨来时关上舷窗后，密不透风的船里的气味。船在你脚底下颠簸，你觉得头昏眼花，胃里翻腾，你把鼻子贴在舷窗的铜把手上，就能闻到这种气味了。”

“我不想坐船，这种气味我闻不出来。”费尔南多说。

“我坐过几回船。”比拉尔说，“去墨西哥和委内瑞拉，都是坐船去

的。”

“还有吗？”罗伯特·乔丹问。比拉尔骄傲地想起了她的旅行，嘲弄地望着他。

“好吧，英国人，学学吧。好吧。你在船上闻到这气味之后，就该一大早在马德里下来，到托莱多大桥边的屠宰场去，站在那潮湿的石板地上，当曼萨纳雷斯河面上飘起雾时，你就等着见那些天刚一透亮就去喝被宰的牲口鲜血的老太婆吧。老太婆裹着围巾，脸色灰白，眼睛凹陷，下巴和脸颊上长着老年须，像豆芽，不是硬毛，是她死人般蜡黄的脸上长出的灰白色的芽须。等这么一个老太婆从屠宰场里走出来，你就紧紧抱住她，英国人，把她紧紧贴在你身上，亲她的嘴，你就知道这种气味还像些别的什么东西了。”

“真恶心，”吉卜赛人说，“这种芽须的气味太叫人受不了啦。”

“你还要听吗？”比拉尔问罗伯特·乔丹。

“当然，”他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学学吧。”

“说老太婆脸上芽须的事真叫人恶心，”吉卜赛人说，“老太婆脸上为什么会长出这玩意儿来，比拉尔？我们可不这样！”

“是不这样，”比拉尔取笑他说，“我们的老太婆，年轻时可苗条呢，当然啦，可惜老是腆着个大肚子，这说明了她丈夫宠爱她。每个吉卜赛女人老是前面顶着个——”

“别说这种话，”拉斐尔说，“太下流啦。”

“伤了你的感情了。”比拉尔说，“吉卜赛女人不是快生孩子就是刚生完孩子，你见过有谁不是这样子吗？”

“你。”

“闭嘴。”比拉尔说，“每个人都有伤感的时候。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人老了，就丑了。不必细讲啦。不过，要是英国人一定要知道那种气味的话，他就得一大早到屠宰场去。”

“我去。”罗伯特·乔丹说，“不过等她们路过的时候，我只想闻闻这种气味，不想跟她们亲嘴。我也和拉斐尔一样，怕那芽须。”

“吻一个吧，”比拉尔说，“吻一个吧，英国人，要知道，必须得吻一下，鼻孔里才带着这股气味，然后赶回城里，看到垃圾桶里有枯萎的花，就把鼻子伸到垃圾桶里，狠狠地吸它一口气，让鼻孔里已有的气味和桶里的气味混在一起。”

“我就这么干了。”罗伯特·乔丹说，“什么花呢？”

“菊花。”

“讲下去。”罗伯特·乔丹说，“我闻到了。”

“然后，”比拉尔接着说，“重要的是挑一个秋天下雨的日子，至少有雾，或者在初冬，你在城里使劲地走，顺着康乐大街一直走，等那些妓院清扫垃圾，往阴沟里倒便桶的时候，有什么气味你就闻什么。这种一夜风流的气味和肥皂水、香烟屁股的香味混在一起，淡淡地飘进你的鼻孔，然后你继续向植物园走去，在那儿，夜色里，没法再在妓院里接客的姑娘们，靠在公园的铁门和铁栅栏上接客，就在人行道上接客。她们就是在树荫下靠在铁栏杆上让男人过瘾的，从一毛钱干最简单的事，到一块钱干一次我们天生会干的好事，在一个还残余死花没重新栽种的花坛上干，这样把泥土搞得比人行道还软。你会发现一只被丢弃的麻袋，上面带着湿土、枯花和那夜干的好事的气味，这麻袋上含有全部精华，既有湿土、枯萎的花梗和腐烂的花朵的气味，也有人的死亡和诞生的气味。你把这只麻袋套在自己头上，在里面呼

吸。”

“不要。”

“要的，”比拉尔说，“你把这只麻袋套在自己头上，在里面呼吸。你深呼吸的时候，假如先前的那些气味还没有散去，那么你就会闻到我们所说的死亡临头的气味了。”

“好吧，”罗伯特·乔丹说，“你的意思是卡希金在这里的时候，身上就有这种气味吗？”

“是的。”

“算了。”罗伯特·乔丹认真地说，“要是真有这种事，我把他毙掉倒是件好事啦。”

“说得好。”吉卜赛人说，大伙儿都笑了。

“好极啦，”普里米蒂伏赞许地说，“这下子可把她的嘴堵住了。”

“不过比拉尔啊，”费尔南多说，“堂·罗伯托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你当然不能指望他干出这么恶心的事啦。”

“是啊。”比拉尔同意地说。

“这事太恶心了。”

“是啊。”比拉尔同意地说。

“你不指望他真的干出这种有失身份的事吧？”

“不，”比拉尔说，“睡觉吧，好不好？”

“可是比拉尔——”费尔南多继续说。

“你住口好不好？”比拉尔突然恶狠狠地对他说，“你别傻了，我也不犯傻了，不再跟这种根本听不懂人话的人说话了。”

“说句心里话，我是听不懂。”费尔南多开口说。

“别说心里话了，别想听懂了，”比拉尔说，“外面还下雪吗？”

罗伯特·乔丹走到洞口，撩起门毯，向外望望。洞外，夜空晴朗，寒气逼人，雪停了。他的目光穿过树干向白茫茫的雪地望去，再抬头透过树梢望望夜空。他呼吸时，觉得吸进肺部的空气寒冷入骨。

“如果‘聋子’今晚去偷马，会留下很多脚印。”他想。

他放下门毯，转身回到烟雾缭绕的山洞。“天晴啦，”他说，“暴风雪过去了。”

# 第二十章

他此时躺在黑夜里，等着姑娘过来。这时风已停息，松树在夜色中悄然无声。松树干兀立在盖满积雪的地上，他躺在睡袋里，感到身体底下他铺的东西软绵绵的，两腿在暖和的睡袋里伸直，吹到脸上的和吸进鼻里的空气冷得刺人。他侧身躺着，把裤子和外衣卷在鞋子外面做成的圆鼓鼓的枕头枕在脑袋底下。他脱衣时从枪套里取出大自动手枪，把手枪带系在右手腕上，这时感到贴在腰侧的那冷冰冰的枪身。他推开手枪，身体往睡袋里缩了一些，望着雪地对面岩石上的黑色缺口，那就是山洞的洞口。天空明亮，借着雪光的反射可以看清山洞两旁的树干和大块岩石。

太阳要落山时，他拿了一把斧头，走出山洞，踏着新下的雪，来到林间空地，砍下一棵小云杉。他在黑暗中握着树的根部，把它拖到山崖的背风处。他贴着山崖，一手抓稳树干，把树立直，一手握住斧柄尽里头的地方，砍去枝丫，摞成一堆。然后，他把光树干放在雪地里，走进山洞，把他早先看见的那块靠着洞壁的厚木板拿出来。他用这木板沿着山崖把地上的一片雪刮开，然后拣起树枝，抖掉上面的雪，一行行地像鸟儿身上叠盖着的羽毛那样摆在地上，最后做成了一张床铺。他把树干横在这张用树枝做成的床铺的一头，免得树枝散开，并从那块木板边上劈下两个尖楔，打进地里，卡住树干。

然后他把木板和斧头拿回山洞，撩起门毯弯腰进去，把这两样东西靠着洞壁放好。

“你在外面干吗呢？”比拉尔问。

“搭了一张床。”

“你做床，可别拿我那新搁板劈呀。”

“对不住。”

“没关系。”她说，“锯木厂里木板多着呢，你做的床是啥样的？”

“和我家乡的一样。”

“那就在床上好好睡吧。”她说。罗伯特·乔丹打开背包，从里面抽出睡袋，把包在里面的东西放回背包，然后拿着睡袋再撩开门毯，弯腰走出山洞，把睡袋铺在树枝上，把睡袋那封闭的一头抵在那根横钉在床脚的树干底下。睡袋口有陡峭的崖壁挡着。然后他再进洞拿他的背包，但比拉尔说：“跟昨晚一样，背包跟我睡得啦。”

“你不派人放哨？”他问，“今晚天气晴朗，又没风雪。”

“费尔南多去。”比拉尔说。

玛丽亚正在山洞深处，罗伯特·乔丹没看见她。

“诸位晚安。”他说，“我去睡啦。”

大家这个时候正在把饭桌和蒙着生皮的凳子推到一边，腾出睡觉的地方，把毯子和铺盖摊在炉火前的地上。这时，普里米蒂伏和安德烈斯抬起头来说：“晚安。”

安塞尔莫已经睡熟了，他在角落将整个身体裹在毯子和披风里，连鼻子都看不见。巴勃罗在椅子里坐着睡着了。

“你要张羊皮铺吗？”比拉尔低声问罗伯特·乔丹。

“不用。”他说，“谢谢你。我不需要。”

“好好睡吧。”她说，“你的东西我来看管。”

费尔南多跟他一起走到洞外，在罗伯特·乔丹铺睡袋的地方站了一会儿。

“你这想法挺奇怪，睡在露天，堂·罗伯托。”他站在黑暗中说，身上裹着毯子式的披风，肩上挂着卡宾枪。

“我习惯了。晚安。”

“习惯了就好。”

“什么时候换班？”

“四点钟。”

“现在到四点这段时间很冷。”

“我习惯了。”费尔南多说。

“你习惯了就好——”罗伯特·乔丹客气地说。

“对。”费尔南多附和说，“我得到山上放哨去了。晚安，堂·罗伯托。”

“晚安，费尔南多。”

然后他把衣服脱下来做了个枕头，钻进睡袋，躺着等待，感到暖和的法兰绒衬里的羽绒睡袋底下的那些树枝很柔韧。他注视着雪地对面的洞口，等待着，觉得心在跳。

夜色疏朗，他感到头脑和空气一样清澈而寒冷。他闻到身下的松香味儿、碎松针的味儿和更强烈的树枝断口渗出的树脂香味。他想，比拉尔和她胡扯的什么死亡的气味。我就爱闻这种气味。这种，还有新割的苜蓿的气味，还有骑马赶牛时踩碎的鼠尾草的气味、柴火的烟味和秋天烧树叶的气味。那是乡愁的气味，那是秋天里故乡米苏拉的街上燃烧耙成堆的树叶的烟火味。你喜欢闻哪一种气味？印第安人编篮子用的香草的气味？熏皮子的气味？雨后泥土的气味？在加利西亚地岬上金雀花丛中弥漫的海洋味儿？还是黑夜里开船驶近古巴时，从陆地上吹来的风的气味？那是仙人掌花、含羞草和马尾藻的气味。不然，你喜欢闻早晨饥肠辘辘时吃的煎熏咸肉的香味？还是早上咖啡的香味？还是咬一口晚熟苹果时闻到的香味？或者是苹果酒作坊碾碎苹果时的味儿，或者刚出炉的面包香味？他想，你一定是饿了。他侧身躺着，借着雪上反射的星光望着那洞口。

有人从毯子后面钻出来。他看见那人站在岩石的缺口前，就是那山洞口，但看不清是谁。他接着听到雪里有脚步移动的声音，接着，这个人撩起毯子，低着头又进去了。

他想，看来她要等大家都睡熟了才来。真是浪费时间啊。夜晚过去一半了。玛丽亚啊。快来吧，玛丽亚，时间不多啦。他听到树枝上的积雪轻柔地掉在雪地上。起了一阵微风，风吹到他的脸上。他忽然慌张起来，说不定她不来了。这时起风了，他想到清晨不久就要来了，他听到微风吹动树梢的声音，又有雪块儿从树枝上落下来了。

来吧，玛丽亚。他想，你快到我身边来吧。啊，快到我身边来吧。别等啦。他们睡没睡熟，没有关系。

接着，他看到她从那蒙在山洞口的毯子下面钻出来。站了一会儿，他知道是她，但看不见她在做什么。他轻声吹了声口哨，但她还在洞口岩石的黑影里做着什么。接着，她手里拿着东西奔了过来。他看到她两条长腿在雪地里奔跑，接着，她跪在睡袋旁边，拍掉脚上的

雪，头贴着他亲了他一下，把一包东西递给他。

“把这个和你的枕头放一块儿。”她说，“我在洞口把鞋脱了，免得浪费时间。”

“你光着脚从雪地里跑来的？”

“是啊，”她说，“只穿一件结婚衬衫。”

他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她的头磨蹭着他的下巴。

“别碰脚，”她说，“脚很凉，罗伯托。”

“把脚伸过来，暖和暖和。”

“不用。”她说，“一会儿就会暖和了。现在快说，你爱我。”

“我爱你。”

“好，好，好。”

“我爱你，小兔子。”

“你喜欢我的结婚衬衫吗？”

“还是这一件。”

“对。和昨晚的一样。这是我的结婚衬衫。”

“把脚伸过来。”

“不，那不像话。脚自己会暖和过来的。我不觉得脚冷。只是踩了雪，你才觉得冷。再说一遍。”

“我爱你，我的小兔子。”

“我也爱你，我是你的妻子。”

“他们睡着了？”

“没有，”她说，“可我忍不住了。那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他说，感到她贴在自己身上，苗条而修长的身体温暖迷人，“什么都没有关系了。”

“把手放在我头上，”她说，“我来试试能不能吻你。”

他照做了。“这样好吗？”她问。

“好。”他说，“把你的结婚衬衫脱了。”

“你要我脱吗？”

“要，不冷就脱。”

“哪儿的话！我身上像着了火似的。”

“我也是。可是过后你不会觉得冷吗？”

“不会。过后我们就像森林里的野兽，紧紧地挨在一起，分不出哪个是你哪个是我了。你不觉得我的心就是你的心吗？”

“是的。分不出来。”

“现在你摸摸。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我成为一个人了。我爱你，啊，我太爱你了。我们不是真的成为一个人了吧？你不觉得吗？”

“是的，”他说，“的确如此。”

“现在你摸摸。你除了我的心外可没别的心了。”

“也没有别的腿、别的脚和别的身体了。”

“可我们是不一样的，”她说，“我希望我们完全一样。”

“你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我非要对你这样说不可。”

“你不是这个意思。”

“也许不是，”她温柔地说，嘴唇贴在他肩上，“可是我喜欢这样说。既然我们不一样，叫我高兴的是，你是罗伯托，我是玛丽亚。不过，要是你想变，我也乐意变。我愿意变成你，因为我太爱你了。”

“我可不愿意变。还是你是你、我是我的好。”

“可现在我们要变成一个人啦，再分不出你我了。”她接着讲，“即使你不在身边，我也是你，我真爱你，我一定要好好地爱你。”

“玛丽亚。”

“嗯。”

“玛丽亚。”

“嗯。”

“玛丽亚。”

“噢，哎。说吧。”

“你不冷吗？”

“噢，不。把睡袋拉好，盖住你的肩膀。”

“玛丽亚。”

“我说不出话了。”

“啊，玛丽亚。玛丽亚。玛丽亚。”

后来，他们俩紧挨着躺在一起，外面是寒夜，睡袋里是绵绵暖意，她把头贴在他的脸颊上，静静地愉快地挨在他身旁，温柔地说：“你呢？”

“跟你一样。”他说。

“好。”她说，“不过跟今天下午不一样。”

“是啊。”

“可我更喜欢这样。不一定要死过去。”

“我希望不要死。”他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们是一个意思。”

“那你干吗这么说，不照我的意思说？”

“对男人来说是不一样的。”

“那我喜欢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也喜欢，”他说，“不过我知道死过去的感觉，我这样说，只不过因为我是男人。我和你的感觉一样。”

“不管你怎么样，不管你怎样说，我都喜欢。”

“我爱你，还有你的名字，玛丽亚。”

“这名字很普通。”

“不，”他说，“不普通。”

“我们现在睡觉吧？”她说，“我很快就能睡着。”

“睡吧。”他说。他感到那修长而轻盈的身体挨着他，温暖地使人舒适地挨着他，赶走孤独，腰部的接触、肩膀和脚的接触，奇妙地令他不再感到孤独，与他一起对抗死亡，于是他说：“好好睡吧，长脚小兔子。”

她说：“我已经睡着了。”

“我就要睡着了，”他说，“好好睡吧，亲爱的。”然后他睡着了，快乐地睡着了。

但是，夜半他醒来，把她紧紧搂住，仿佛她就是生命中的一切，正从他身边被夺走似的。他搂着她，觉得她是生命中的一切，而且事实正是如此。她呢，安详地熟睡着，没有醒过来。于是他翻了个身，侧卧在一边，拉起睡袋盖住她的头，在睡袋里凑着她的脖子吻了一下，接着拉起手枪上的绳子，把手枪放在身边随手够得着的地方，然后躺在夜色里思量。

# 第二十一章

黎明，刮来一阵和风，他听到树上的积雪融化时掉在地上的啪嗒啪嗒声。那是一个暮春的早晨。他呼吸了一口空气就知道，这场暴风雪只不过是山区里的反常现象，雪到中午就会化掉。他接着听到有匹马过来的声音，骑手策马小跑，马蹄带着湿雪，发出沉沉的嗒嗒声。他听到卡宾枪套摇晃时的拍打声，还有皮鞍的咯吱咯吱声。

“玛丽亚，”他说，摇摇姑娘的肩膀，要她醒过来，“躲在睡袋里别起来。”他一手扣衬衫纽扣，一手拿起自动手枪，用大拇指松开保险。他看到姑娘短头发的脑袋猛地缩进睡袋，接着就看到那骑手从树林里过来了。他这会儿匍匐在睡袋里，两手握着枪，瞄准朝他骑来的人。这人他以前从没见过。

不一会儿，骑手就骑到他对面了。他骑着一匹灰色大阉马，头戴卡其贝雷帽，穿着毯子式的披风和笨重的黑靴，马鞍右面的枪套里露出一支短自动步枪的枪托和狭长的子弹夹。他长着一张年轻而冷峻的脸，这时他看到了罗伯特·乔丹。

他把手朝下伸向枪套，当他弯腰转身从枪套里急速拔枪的时候，罗伯特·乔丹看到他卡其披风的左胸前佩戴着大红色的统一标记[85]。

罗伯特·乔丹瞄准这标记下方，朝他当胸就是一枪。

枪声响彻积雪的树林。

马儿仿佛突然被马刺扎了一下似的，向前猛地一冲，那年轻人还在拉扯枪套，身子就朝地面溜下去，右脚被马镫钩住了。马儿撒开四

腿拖着脸朝下的骑手颠簸碰撞，往林中奔驰而去。罗伯特·乔丹一手握着枪站起身来。

那匹大灰马在松林中狂奔。那人的身子在雪地上拖出了一条宽宽的痕迹，一边是一道深红色的血迹。大家从山洞里走出来。罗伯特·乔丹伸手把当枕头用的裤子摊开穿上。

“你把衣服穿上。”他对玛丽亚说。

他听到头顶高空上一架飞机的声音。他透过树林看见那匹灰马站在那儿不跑了，那骑手仍旧脸朝下地挂在马镫上。

“去把那匹马拉住。”他冲向他走来的普里米蒂伏喊着，接着问，“山顶上谁在放哨？”

“拉斐尔。”比拉尔在山洞口说。她站在那儿，头发还来不及梳，两股发辫披在背上。

“骑兵来了。”罗伯特·乔丹说，“把你那挺天杀的机枪架在山上。”

他听到比拉尔对山洞里叫奥古斯丁。接着她走进山洞，然后两个男人跑出来，一个拿着自动步枪，三脚架搭在肩上，另一个拿着一袋子弹盘。

“跟他们一块儿到山上去，”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说，“你伏在枪边，抓稳枪架别动。”

三个人顺着山路，穿过树林，跑上山去。

太阳还没照上山顶，罗伯特·乔丹站直了身体，扣上裤子，收紧腰带，手腕的绳子上还挂着那支大手枪。他把手枪插在膝带上的枪套里，把活结移到下端，把绳圈套在自己脖子上。

他想，总有一天人家会用这个绳结把你绞死。得了，这次它可帮了个大忙。他从枪套里拔出手枪，抽出子弹夹，把枪套外边那排子弹中的一颗塞进子弹夹，再把子弹夹推入枪柄。

他朝树林中普里米蒂伏那儿望去，只见他抓住了马缰，正把那骑手的脚从马镫里拔出来。尸体的脸朝下，趴在雪地上。他望着普里米蒂伏搜他的衣袋。

“过来，”他喊道，“把马带来。”

罗伯特·乔丹跪着穿绳底鞋，他觉出玛丽亚靠在他膝旁，正在睡袋里穿衣服。她这时不在他的生活里了。

他在想，这骑兵没想到会出意外。他没有循着马蹄印走，竟然都没有保持警惕，更别说意识到危险了。他甚至没顺着那通向岗哨的脚印走。他一定是散在这山里的巡逻队中的一员。可是等到巡逻队发现他失踪时，他们就会循着他的马蹄印找到这里来的。他想，除非雪先化掉，或者巡逻队遇到什么情况。

“你最好到下面去。”他对巴勃罗说。

这时大家都走出了山洞，提着卡宾枪站着，腰带里插着手榴弹。比拉尔把一皮袋手榴弹递给罗伯特·乔丹，他拿了三个，插在衣袋里。他低头钻进山洞，找到他那两个背包，打开里面有手提机枪的那只，取出枪管枪托，将枪托接好，在枪里推进一个子弹夹，衣袋里藏了三个。他锁上背包，随即走向洞口。他想，我两个口袋都装了硬货，但愿口袋别绽开。他走到山洞外，对巴勃罗说：“我要上山去。奥古斯丁会用机枪吗？”

“会。”巴勃罗说，他望着带马来的普里米蒂伏。

“瞧，多好的马。”他说。

那匹大灰马冒着汗，微微战栗，罗伯特·乔丹拍拍马肩。

“我把它和别的马放在一起。”巴勃罗说。

“不行。”罗伯特·乔丹说，“它留下了来这里的蹄印，还得踩一条出去的印子。”

“对，”巴勃罗同意，“我骑它出去，把它藏起来，等化了雪再带回来。你今天头脑很清醒，英国人。”

“派个人到山下去。”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得上山了。”

“不用了，”巴勃罗说，“骑兵不会从那条路来。不过我们倒可以从那条路和另外的两条路撤走。如果有飞机来，还是不要留下脚印的好。给我皮酒袋，比拉尔。”

“想走了喝个醉？”比拉尔说，“还是把这些东西拿去吧。”

巴勃罗伸过手去，把两只手榴弹藏进口袋。“什么话，去喝个醉？”他说，“情况不妙啊。不过还是把酒袋给我。干这种事叫我喝水可不行。”

他抬起双臂，抓住缰绳，一翻身上了马鞍。他咧嘴笑笑，拍拍那战栗的马。罗伯特·乔丹看他亲切地用腿摩挲马肚子。

“这匹马棒极了，”他说，又拍拍这匹大灰马，“这匹马美极了。走。它越早离开这里越好——”

他伸手从枪套里拔出枪筒上有感热孔的轻自动步枪，打量着它，实际上那是一支改装成可以用九毫米手枪子弹的手提机枪。“看看他们的装备多好。”他说，“看看这现代化的骑兵。”

“现代化的骑兵正脸朝下地躺在那儿哪，”罗伯特·乔丹说，“走

吧。”

“安德烈斯，你把那些马儿备好鞍，作好准备。要是听到枪声，把它们带到山隘后的树林里去。带着你的武器前来接应，让女人们看管马。费尔南多，注意把我的背包也带着，拿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你也得把我的背包看好。”他对比拉尔说，“你要保证它们跟马在一起。咱们走吧。”他说。

“撤退的事由玛丽亚和我来准备。”比拉尔说，接着对罗伯特·乔丹说，“瞧他那德行。”一边朝巴勃罗点点头。巴勃罗像牧人那样骑在灰马背上，两条腿夹住了马肚子，给自动步枪换子弹夹，马儿张大了鼻孔，“看啊，一匹马让他变得多精神啊。”

“有两匹马就好了。”罗伯特·乔丹来劲地说。

“你骑马可不稳当。”

“那给我一头骡子吧。”罗伯特·乔丹笑着说。

“把那家伙的衣服扒了，”他对比拉尔说，朝那脸面朝下躺在雪里的骑兵点了点头，“信呀，证件呀，什么都拿来，藏在我背包的外口袋里。什么都别丢，明白吗？”

“明白。”

“咱们走吧。”他说。

巴勃罗一马当先，后面两个人排成一列紧随其后，免得在雪里留下踪迹。罗伯特·乔丹提着手提机枪的前把手，枪口朝下。他想，要是它的子弹和这骑兵的马鞍枪[86]的一样就好了。但是不一样。这是德国造的，就是卡希金留下的那支。

这时，阳光盖满山岭，和风吹拂着，雪在融化。真是一个美丽的暮春早晨。

罗伯特·乔丹回过头来，看见玛丽亚和比拉尔站在一起。她从山路上跑来。他特意落在普里米蒂伏的后面，跟她说话。

“你，”她说，“我可以跟你去吗？”

“不行。你得帮比拉尔。”

她跟着他走，一只手搭在他胳膊上。

“我要去。”

“不行。”

她还是紧跟着他。

“我可以按住枪架，就像你让安塞尔莫做的那样。”

“不要你按枪架。不管是枪架还是别的什么，不要。”

她走在他身边，把手插进他的口袋。

“别，”他说，“好好保护你的结婚衬衫。”

“如果你要走，”她说，“就吻吻我。”

“你真不害臊。”他说。

“不害臊。”她说，“一点也不。”

“你快回去。要做的事很多。如果他们循着这些马蹄印找来，我们说不定要在这里开火。”

“你，”她说，“你看到他胸前戴着什么吗？”

“看到了。怎么会看不到？”

“那是圣心啊。”

“不错。纳瓦拉人都佩戴圣心。”

“你就瞄着它开枪？”

“不。打在圣心下面。你快回去吧。”

“你。”她说，“我全看到了。”

“你什么也没看到。一个男人，从马背上掉下去了。你回去吧。”

“说你爱我。”

“不。现在不行。”

“现在不爱我了？”

“别说了。你回去吧。一个人不能一边开枪一边谈恋爱啊。”

“我要去按住枪架，一边听枪响，一边爱你。”

“你疯了。你快回去。”

“我没疯。”她说，“我爱你。”

“那你快回去。”

“好。我走。你要是不爱我，我对你的爱也足够了。”

他望着她，想了一想，不禁笑了。

“若你听到了枪声，”他说，“就跟那些马匹一起走。帮比拉尔背我的背包。说不定会安然无事。但愿如此。”

“我走，”她说，“瞧，巴勃罗骑的马多棒。”

大灰马在山路上一直跑在前面。

“对。走吧。”

“我走。”

她的手在他口袋里攥成拳头，狠狠地捶他的大腿。他看看她，看到她眼睛里噙着泪水。她从他口袋里抽出拳头，张开双臂紧紧搂着他的脖子亲吻。

“我走，”她说，“我走。”

他回头看到她还站在那儿，黎明的曙光照在她那褐色的脸上，那一头褐色短发金光闪闪。她向他举举拳头，低下头，在小路上转身往回走。

普里米蒂伏转过身来，望着她的背影。

“要不是头发剪得这么短，她肯定是个美人儿。”他说。

“是啊。”罗伯特·乔丹说。他正在想别的事。

“她在床上怎么样？”普里米蒂伏问。

“什么？”

“在床上。”

“小心你的嘴。”

“别为这话生气，因为——”

“算了吧。”罗伯特·乔丹说。他在察看地形。

# 第二十二章

“给我砍些松枝，”罗伯特·乔丹对普里米蒂伏说，“快点拿来。”

“枪架在那儿不对头。”他对奥古斯丁说。

“为什么？”

“挪到那边去，”罗伯特·乔丹指点着，“我以后告诉你。”

“架在这儿。我来帮你。这儿。”他说着就蹲下来。

他眺望对面一条狭长地带，打量着两边岩石的高度。

“得再放远点儿，”他说，“再远点儿。好。架在这儿。行了，以后再好好调整。行啦。把石块放在那儿。这儿放一块。边上再放一块。给枪口留些转动的地方。这石头还得朝这边挪过来一点。安塞尔莫，到下面山洞里给我拿把斧头来。快。”

“你们从来没有给机枪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吗？”他问奥古斯丁。

“我们一直都是架在这儿的。”

“卡希金从没说过应该把枪架在那儿吗？”

“没有。这挺枪是他走后送来的。”

“送枪来的人里没有会使的吗？”

“没有。这枪是脚夫捎来的。”

“怎么能这样办事，”罗伯特·乔丹说，“没说怎么用就把枪给你们了？”

“是啊，就像送件礼物似的。给我们一个，给‘聋子’一个。一共四个人来送的枪，安塞尔莫带的路。”

“四个人过火线时没把枪弄丢，这可真是怪事。”

“我当时也这么想，”奥古斯丁说，“我觉得派他们来的人就是想丢掉的。但安塞尔莫好好儿把枪护送来了。”

“你会使这枪？”

“会，我试过，我会。巴勃罗会。普里米蒂伏会。费尔南多也会。我们在山洞里研究过，在桌子上把它拆开再装上。有次拆开后，装了两天才装好。打那以后，我们再没拆过。”

“枪现在还好使吗？”

“好使。不过我们不让吉卜赛人和别人摆弄。”

“你明白吗？把枪架在那儿毫无用处。”他说，“你看，那些岩石本该用来掩护你的两侧，反而给向你进攻的敌人当掩护了。有了这种枪，你该找块开阔的平地来发挥火力。你得斜着打。明白了吗？你看，现在前面的地方都在你火力控制之内啦。”

“我明白了，”奥古斯丁说，“可是我们从没打过保卫战，只在我们老家那个小镇被占领的那回打过。炸火车的时候有当兵的使机关枪。”

“那咱们一起来学学吧。”罗伯特·乔丹说，“有些情况要注意。吉卜赛人还没来，哪儿去啦？”

“不知道。”

“他能上哪儿？”

“不知道。”

巴勃罗策马跑出山口，拐了一个弯，绕着山顶的那块平地转了个圈，那里是自动步枪的火力范围。罗伯特·乔丹看见他顺着这匹马刚才踩出来的那道蹄印，跑下山坡。他向左跑去，消失在树林里。

“但愿他别迎面碰上骑兵，”罗伯特·乔丹想，“就怕万一我们射击起来时他也在我们火力范围内。”

普里米蒂伏拿来了松枝，罗伯特·乔丹把它们插在积雪下没冻结的泥土里，弯成拱形遮在枪上。

“再弄些来，”他说，“必须掩护那两个打枪的。这不管什么用，不过在斧子拿来之前能凑合。听着，”他说，“如果你们听到飞机声，就在岩石的背影里就地卧倒。我在这里守着枪。”

太阳这时已经升起，暖风拂面，待在岩石有阳光照到的那一面很舒服。罗伯特·乔丹想，有四匹马，两个女人和我、安塞尔莫、普里米蒂伏、费尔南多、奥古斯丁，两兄弟中的另一个到底叫什么来着？一共八个人。吉卜赛人还没算。一共是九个，加上骑了一匹马走的巴勃罗是十个。另外那个兄弟，他的名字叫安德烈斯。另外那一个叫埃拉迪奥。一共十一个。两个人分不到一匹马。三个男的可以守在这里，四个撤走。加上巴勃罗是五个。剩下两个。加上埃拉迪奥是三个。真见鬼，他去哪儿啦？

假如他们在雪地里发现了那些马的蹄印，天知道“聋子”会碰上什么麻烦。够戗啊，雪居然停了。不过今天化了雪，情况又有利了。对“聋子”来说可不一样。对他来说，恐怕来不及了，不会变得有利

了。

要是我们能拖过今天，不用开火，凭我们现有的实力能唱好明天的那台戏。我知道我们能行。也许不会太出色。不够理想，不能做到万无一失，不能按我们的心意来干，不过，每个人都派上用场的话，我们还是能成功的。但愿今天不用开火。要是今天非打不可的话，那就求上帝保佑我们吧。

我不知道现在躲在哪儿更安全。现在走，只会留下脚印，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如果情况实在糟糕的话，这里有三条退路。等天黑下来，不管我们在这一带山区的什么地方，我都能设法在黎明时把那座桥炸掉。我不知道先前为什么发愁。现在看来很容易。我希望这一次我们的飞机能准时起飞。我的确希望如此。明天公路上就热闹了。

唉，今天要么十分有趣，要么十分乏味。感谢上帝，我们把骑兵的那匹马引开了。我看即使他们骑马到了这儿，也不见得会循着现在那些马蹄印走的。他们会以为他停了下来，转了一个圈子，他们会循着巴勃罗的马蹄印走。我不知道这个老杂种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也许会像头老公麋那样落荒而逃，一路向上爬，留下蹄印，然后等雪化了，兜一个圈子，抄山下的路回来。那匹马确实让他来了精神头。当然，他也可能因为那匹马反倒把事情搞糟。噢，他应该能照顾自己。他长久以来一直都这样。不过我不信任他，就像我根本不信你能推倒埃弗勒斯峰[87]。

我看，还是利用这些岩石给这机枪修一个隐蔽的火力点好一点，而不要筑一个正式的掩体。如果敌人或飞机来了，而你正在挖土，就会给弄得措手不及。只要在这里坚守下去就行，比拉尔看样子是能坚守下去的。我反正不能留下作战，我得带了炸药离开这里，我得跟安塞尔莫一起走。如果这里非打不可，那么我们撤离的时候，谁留下来掩护我们？

他极目远望田野时，看到那吉卜赛人正穿过岩石从左边跑来。他扭着屁股，漫不经心大摇大摆地走来，卡宾枪挎在背上，褐色的脸上咧着嘴笑，双手各提着一只大兔子。他提着兔脚，两只兔子脑袋晃来晃去。

“哦，罗伯托。”他兴冲冲地喊道。

罗伯特·乔丹把手按在嘴上，吉卜赛人怔了一下，一溜烟地躲到岩石后面，走到伏在树枝掩蔽的自动步枪旁边的罗伯特·乔丹身边。他蹲下来，把兔子放在雪地上。罗伯特·乔丹抬头望着他。

“你这个婊子养的！”他低声说，“你他妈的到哪儿去啦？”

“我在追兔子，”吉卜赛人说，“我把两只都逮住了。它们在雪地里调情呢。”

“你不是在放哨吗？”

“捉兔子时间不长，”吉卜赛人低声说，“出了什么事？有警报吗？”

“来骑兵了。”

“老天爷！”吉卜赛人说，“你看到他们了？”

“有一个在营地呢，”罗伯特·乔丹说，“他来吃早饭的。”

“我好像是听到了一声枪响，”吉卜赛人说，“我操他奶奶的！是从这里过来的？”

“从这里来的。从你的岗哨上来的。”

“我的娘呀！”吉卜赛人说，“我是个倒霉的可怜虫。”

“要不因为你是吉卜赛人的话，我就一枪毙了你。”

“别，罗伯托。别讲这种话。对不起。都是因为兔子。天亮前我听到雪地里有只公兔在发情。你哪里想象得到它们在干什么。我奔着声响走去，兔子溜掉啦。我沿着脚印在雪地里搜，发现两只都在山上，就把它们都宰了。你摸摸，在这个季节，兔子多肥。想想看，比拉尔能拿来做什么好吃的。我很懊恼，罗伯托，和你一样懊恼。把那个骑兵宰了吗？”

“宰了。”

“是你宰的？”

“不错。”

“好样的！”吉卜赛人毫不掩饰地拍马屁了，“你这人真了不起。”

“去你妈的！”罗伯特·乔丹说，他忍不住对吉卜赛人苦笑，“把兔子带回营去，给我们弄点吃的来。”

他伸手摸摸躺在雪地上的兔子。兔子软绵绵的，身体又长又沉，毛皮厚实，脚长耳朵长，瞪着黑色的圆眼睛。

“的确很肥。”他说。

“是啊。”吉卜赛人说，“每个兔子的肋骨上都能刮下一桶油呢。我这辈子做梦也没见过这么肥的兔子。”

“那就快去吧，”罗伯特·乔丹说，“快去拿早饭来，再把那个保皇派骑兵[88]的证明文件也给我带来。问比拉尔要。”

“你不生我的气啦，罗伯托？”

“不啦。恨的是你擅离岗位。要是来的是一队骑兵怎么办？”

“老天爷。”吉卜赛人说，“你说得没错。”

“听我说。你再不能这样擅离职守了。绝对不许。我说枪毙不是说着玩的。”

“当然不会。不过再者，绝不会再有两只兔子自个儿跑来的机会了。一个人一辈子也难碰上一次。”

“快走吧。”罗伯特·乔丹说，“快去快回。”

吉卜赛人提起两只兔子，返身穿过岩石走了。罗伯特·乔丹望着前面开阔的平地和下面的山坡。两只乌鸦在上空盘旋，停落在下面的一棵松树上。接着又飞来一只，三只落在一起，罗伯特·乔丹望着乌鸦想，它们就是我的哨兵。只要这些鸟不惊飞，就表示树林中没人来。

他想，这个吉卜赛人真是个废物。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也不守纪律，你什么也指望不了他。可我明天得用他。明天我用得着他。吉卜赛人很少参加战争。他们应当像那些因为信仰的原因而拒服兵役的人那样予以豁免，或者作为体力和智力上不适合的人予以除外，他们是废物。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拒服兵役的人也不能豁免。谁都不能豁免。战争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得了，它如今降临到这帮懒鬼的头上了。他们这回遇上啦。

奥古斯丁和普里米蒂伏带来了树枝。罗伯特·乔丹给自动步枪筑了个很好的掩体，从天上一点也看不出来，从树林那面也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他指给他们看，在右边岩石顶上安排一个人，能望到山下整个田野和右侧，另外再安排一个人可以控制住左边山崖唯一能爬上来的要道。

“要是看到有人从那里上来，别开枪，”罗伯特·乔丹说，“推一块石

头，推一块小石头下来报警，用步枪，像这样，给我们打信号。”他提起步枪，举过头，样子像在保护自己的脑袋似的，“敌人有几个就举几下。”他上下举动枪支，“要是他们下马，就把枪口朝地面。这样。得听到自动步枪响了，你才能在那儿开枪。从上面射击，要瞄准对方的膝盖。如果听到我用这只哨子吹两下，你就下山，路上注意掩护自己，跑到这边架自动步枪的岩石边来。”

普里米蒂伏提起步枪。

“我明白了。”他说，“这很简单。”

“先推下小石头报警，指明方向和人数，注意自己别被人发现。”

“是。”普里米蒂伏说，“我能扔手榴弹吗？”

“自动步枪响了以后才行，也许骑兵队会来找他们的同伙，但还并不打算深入。他们可能会循着巴勃罗的蹄印走。能不开火，就不开火。应该尽量避免交火。现在到山上去吧。”

“我走了。”普里米蒂伏说，背起卡宾枪，爬上高高的岩石。

“你，奥古斯丁，”罗伯特·乔丹说，“你会使这机枪吗？”

奥古斯丁又高又黑，下巴上满是胡子楂，长着一对凹陷的眼睛，薄薄的嘴唇，两只大手一看就干过粗活。他蹲在那儿：“会啊，上子弹，瞄准，射击，没别的啦。”

“你得等他们来到五十米以内才开枪，只有当你看准他们要走进通山洞的那个山口时才开枪。”罗伯特·乔丹说。

“是。五十米是多远？”

“从这儿到那块岩石那儿。有军官来的话先向他射击。然后转过枪

口去扫射别人。要转动得很慢。幅度要小。我得教费尔南多打枪。枪要握紧，免得枪身跳动，要仔细瞄准，每次射击尽可能不超过六发子弹，因为连发的话射线会向上移动。每次只瞄准一个人打，然后再打别人。骑马的，要打他的腹部。”

“是。”

“由一个人按住三脚架，免得枪身弹跳。这样，他可以给你上子弹。”

“那你待在哪里？”

“我待在这里左边。居高临下，我可以照顾全局，用这支小手提机枪掩护你的左翼。在这儿。他们要来的话，就能杀掉他们一批。但一定要等他们靠近了再开枪。”

“我相信能够杀掉他们一批。”

“不过，他们还是别来的好。”

“要不是为了你的桥，我们就可以在这儿杀掉他们一批再撤走。”

“这没用。这样干达不到目的。炸桥是打赢这场战争的关键一步。在这里打没用。不过是个意外遭遇战罢了。算不上什么。”

“什么话，算不上什么！法西斯分子死一个少一个。”

“没错。但炸了这座挢，我们就能占领塞哥维亚。那是省会。要想到这一点。那将是我们攻占的第一个省会。”

“你觉得真能这样？我们能占领塞哥维亚吗？”

“是的。按计划正确炸桥就有可能。”

“我愿意在这儿杀掉他们一批，还把桥也炸掉。”

“你的胃口真不小。”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他始终留神着乌鸦的动静。突然，他看到有一只在张望着什么，它哇的一声飞走了。另一只仍待在树上。罗伯特·乔丹抬头望望岩石高处的普里米蒂伏。只见普里米蒂伏正在瞭望山下的田野，但没有打信号。罗伯特·乔丹俯身向前，拉开自动步枪的枪机，看到弹膛里有一发子弹，就把枪机推上了。那只乌鸦仍在树上，另一只在雪地上空绕了个大圈子后又降落下来。在阳光和暖风中，积雪从松枝上掉下来。

“明天一早我让你杀掉他们一批，”罗伯特·乔丹说，“务必端掉锯木厂边的哨所。”

“我准备好了。”奥古斯丁说。

“桥下养路工小屋那儿的哨所也得端掉。”

“端掉这两个哪个都行，”奥古斯丁说，“两个都端掉也行。”

“不是一个个干的。要同时端掉。”罗伯特·乔丹说。

“那么随便干哪个吧，”奥古斯丁说，“在这次战争中，我一直在等着打仗。巴勃罗老是按兵不动，把我们拖懒啦。”

安塞尔莫拿着斧头来了。

“你还要树枝吗？”他问，“我看已经掩护得不错了。”

“不要树枝了。”罗伯特·乔丹说，“要两棵小树，这儿插一棵，那儿插一棵，看起来更自然些。要使这儿看起来很自然，树还不够。”

“我去砍来。”

“要齐根砍，别留下树桩给人家发现。”罗伯特·乔丹听到身后树林里响起了斧头声。他抬头望望岩石上的普里米蒂伏，又低头望望山下空地对面的松林。那只乌鸦还在那儿。接着，他听到高空中传来一架飞机低鸣的轰鸣声。他抬头一望，只见阳光中飞机只有一丁点大，银光闪亮，好像停在空中一动不动。

“飞机望不到我们，”他对奥古斯丁说，“不过还是卧倒好。这是今天第二架侦察机了。”

“昨天的那些飞机呢？”奥古斯丁问。

“现在想起来真是场噩梦，”罗伯特·乔丹说，“他们一定是驻在塞哥维亚的。噩梦在那儿要变成事实啦。”

飞机这时飞出了视野，飞过了山岭，但马达声仍然在空中回响。

罗伯特·乔丹发现那只乌鸦飞了起来，它穿过树林，笔直地飞走了，但没有叫上一声。

# 第二十三章

“卧倒！”罗伯特·乔丹对奥古斯丁低声说，并转过头去，对安塞尔莫急速地摆手，示意他卧倒。安塞尔莫拿着一棵松树，像扛圣诞树似的扛在肩上，正从岩石缺口处走来。他看到老头儿把松树撂在一块岩石后面，自己躲在岩石背后不见了。罗伯特·乔丹望着开阔空地对面的树林。他没看到也没听到什么，只觉得自己的心怦怦直跳，接着听到石头和石头的碰擦声，那是一块小石头从石壁滚下时的嗒嗒声。他向右面抬起头，看见普里米蒂伏的步枪一上一下地平举了四次。接着，他就只能看见面前的白茫茫一片，上面的马蹄印，以及远处的松林。

“骑兵。”他低声对奥古斯丁说。

奥古斯丁望着他呲牙笑着，凹陷的黑双颊下部显得更宽了。罗伯特·乔丹发觉他在出汗，就伸手按在他的肩头上。他的手还没松开，就看到树林里跑出四个骑兵来。他感到奥古斯丁肩背上的肌肉在他手下抽动着。

-个骑兵在前，后面跟着三个。领先的那个循着马蹄印走。他骑在马上低头查看。其他三个跟在他后面，成扇形穿过树林。他们在仔细观察。罗伯特·乔丹匍匐着，觉得自己的心抵着雪地怦怦直跳，他把胳膊肘分得很开，撑起上半身，通过自动步枪的瞄准镜注视着他们。

带头的那个沿着蹄印骑到巴勃罗打圈子的地方停了下来。其他三人向他靠拢，也都停了下来。

罗伯特·乔丹顺着自动步枪蓝色的钢枪筒，清楚地看到了他们。他

看到了他们的脸、身上挂着的马刀、被汗水浸湿的黑黑的马肚子、圆锥形的卡其披风和纳瓦拉人习惯歪着戴的卡其贝雷帽。领先的那个拨转马头，正对着架机枪的岩石缺口。他那张饱经风霜的年轻的黑脸，罗伯特·乔丹看得一清二楚，他两只眼睛相距很近，鹰钩鼻子，长长的楔形下巴。

这个领先的骑兵骑在马背上，马头高高昂起，胸脯对着罗伯特·乔丹，马鞍右侧的枪套里露出了轻自动步枪的枪托，他指着那架枪的缺口。

罗伯特·乔丹把胳膊肘紧贴在地上，顺着枪筒向那四个停留在雪地里的骑兵望去。其中三个拔出了自动步枪。两个把枪横在鞍头上。另一个骑在马背上，步枪斜在右侧，枪托支在屁股上。

他想，你难得见到靠得这么近的敌人。从来没这样近距离地伏在机枪后面望着敌人。通常是把表尺抬高，敌人的身形就显得很小，你很难击中那么远的目标。不然，他们向你跑来，卧倒，再跑，你呢，用机枪火力扫射山坡，或者封锁一条街道，或者朝着窗户射击；再不然，在远处望着他们在路上行军。只有在袭击火车时才这样近距离地看过敌人。只有那时才有现在这样的景象。这四个家伙，你能打得他们落花流水。距离这样近，通过枪的表尺和准星来看，这些人看起来有他们本来样子的两倍大。

他望着稳定在表尺缺口内的楔形准星，准星顶端对准前面那个骑兵的胸膛中央，对准着那个在晨曦中分外鲜明的卡其披风上的大红标记右面一点的地方。他想，你啊。他这时用西班牙语在想，把手指朝前抵住扳机护圈，免得这自动步枪猛地突突突一梭子打出去。这时他又想，你啊，年纪轻轻就要送命啦。他想，还有你，还有你，还有你。不过但愿这种事不要发生。不要发生。

他发现奥古斯丁在他身边要咳嗽，他忍在喉咙里，咽了一口口

水。他顺着油亮的蓝色枪管，透过树枝间隙望着前面的空地，手指仍然朝前抵住了扳机护圈。这时他看到那领先的骑兵掉转马身，指着巴勃罗在树林里走过的路线，于是四个骑兵策马向树林里骑去。奥古斯丁低声说：“王八蛋！”

罗伯特·乔丹回过头去望望安塞尔莫刚才把松树撂下的地方。

吉卜赛人拉斐尔从岩石中间向他们走来，拿着两只布制的马褡裢，挎着步枪。罗伯特·乔丹挥手叫他卧倒，吉卜赛人立即低下身子看不见了身影。

“我们可以把四个都干掉。”奥古斯丁悄悄地说，他仍然在冒汗。

“是啊，”罗伯特·乔丹说，“可是开了枪，会出现什么后果，谁能知道？”

正在这时，他又听到有石头滚下来的声音，他立刻朝四周扫了一眼。吉卜赛人和安塞尔莫两个人都不见踪影。他看看手表，然后抬头望望普里米蒂伏那儿，只见他正在急速地上下举动步枪，举了无数次。罗伯特·乔丹想，巴勃罗走了四十五分钟了，这时他听到一队骑兵行近的声音。

“别着急，”他对奥古斯丁低声说，“他们会跟刚才那几个一样走过去的。”

树林边出现了二十个骑兵，两个一排，佩着和刚才那四个人一样的武器和服装，马刀晃动着，枪套里插着卡宾枪。他们和先前几个一样，一直朝树林中骑去了。

“看到了吗？”罗勃特·乔丹对奥古斯丁说。

“人数不少啊。”奥古斯丁说。

“要是我们干掉了前面几个，现在就不得不对付这些个了。”罗伯特·乔丹悄没声儿地说。现在他心情平静了，衬衣前胸被融化的雪水弄得湿漉漉的，胸口空洞洞的。

阳光灿烂，雪化得很快。他看到树干上的雪在消失，眼前，就在枪的前面，融化的雪像稀稀拉拉的花边一碰就碎，阳光的热力融化着雪面，泥土的暖气向覆盖在上的残雪蒸腾。

罗伯特·乔丹抬头望着普里米蒂伏的岗哨，看到他交叉着双手，手掌向下，表示“平安无事”。

安塞尔莫的脑袋从岩石后探出来，罗伯特·乔丹招手示意，要他过来。老头儿从一块岩石后面跑到另一块后面，最后爬过来，卧倒在自动步枪旁边。“人很多啊，”他说，“人很多啊！”

“我不要小树了，”罗伯特·乔丹对他说，“不需要树的伪装了。”

安塞尔莫和奥古斯丁都咧嘴笑了。

“这里已经经过考验了，没有露馅儿，现在插树有危险，因为这些人还要回来，再说，他们并不蠢。”

他觉得有必要讲话，因为对他来说，刚刚经历了很大的危险。他老是在事后谈起先前发生的事，并根据讲话的劲头来判断当初情况的危险程度。

“这个掩护不错吧，嗯？”他说。

“不错，”奥古斯丁说，“真他妈的不错。我们原可以把四个一起干掉，你看到了吗？”他对安塞尔莫说。

“我看到了。”

“你，”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说，“你得再到昨天的岗哨上去，或者自己另找个好地方，去观察公路，跟昨天一样，报告所有的动静。这件事已经晚了，要一直守到天黑，然后回来，我们换个人去。”

“那么我留下的脚印怎么办？”

“等雪化了从下面走。路上会被融化的雪弄得一片泥泞的。留心烂泥路上有没有很多汽车或坦克开过的痕迹。我们现在只能说这些，要等你到那儿自己观察了才知道。”

“我可以说句话吗？”老头儿问。

“当然可以。”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到拉格朗哈去打听昨晚的情况，并且找个人照你教我的办法去守望公路，这样不是更好吗？那人可以今晚把情报送来，或者，更好的办法是，由我再到拉格朗哈去弄情报。”

“你不怕碰到骑兵？”

“雪化了，就不怕。”

“拉格朗哈有人干得了这事？”

“有。有人能干。有个女的。拉格朗哈有好几个可靠的妇女。”

“这个我相信，”奥古斯丁说，“我还知道，有几个还顺带干别的行当。你不打算叫我去吗？”

“让老头子去。你能使这枪，今天还没过去呢。”

“雪化了我就走。”安塞尔莫说，“雪化得很快。”

“你看他们会抓住巴勃罗吗？”罗伯特·乔丹问奥古斯丁。

“巴勃罗很机灵。”奥古斯丁说，“人没有猎狗能逮住灵敏的公鹿吗？”

“有时候能。”罗伯特·乔丹说。

“巴勃罗不会叫人逮住的，”奥古斯丁说，“虽然他现在和过去相比根本就是个废物。不过，有很多人在墙角下给枪毙了，他却在这一带山里活得舒舒服服，还拼命喝酒，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有人家说的那么机灵吗？”

“比人家说的还要机灵。”

“他在这儿看来并不很能干。”

“怎么不能干？他如果不能干，昨天晚上就送命了。依我看，你不懂政治，英国人，也不懂游击战。在政治和游击战中，最重要的是能生存下去。他昨晚就活下去了。任我们两个怎么侮辱，他全忍住了。”

巴勃罗现在回心转意跟大家一起干了，罗伯特·乔丹就不想说对他不利的话，所以刚才关于巴勃罗不能干的话，他刚一脱口立刻就后悔了。巴勃罗有多机灵，他心里明白，炸桥的命令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巴勃罗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刚才说这话只是出于厌恶，但他一出口就知道不应该说。这多少是情绪过于紧张，废话讲得太多的缘故。所以他现在转移这个话题，对安塞尔莫说：“大白天到拉格朗哈去？”

“这样不错啊。”老头儿说，“我不是跟军乐队吹吹打打一起去的。”

“脖子上也不挂铃铛，”奥古斯丁说，“也不扛大旗。”

“你怎么去？”

“在森林里翻山越岭。”

“可是，如果他们抓住你呢？”

“我有证件。”

“我们大家都有，可是你得赶快把露马脚的证件吞下去。”

安塞尔莫摇摇头，拍了一下上衣的前胸口袋。

“这件事我想过好多回啦，”他说，“可我不爱吞吃纸片。”

“看来我们得在证件上都撒些芥末才行，”罗伯特·乔丹说，“我把我方的证件藏在左胸口袋，右胸口袋放法西斯证件。这样，碰到紧急情况就不会搞混了。”

当第一个骑兵巡逻队的头儿指着缺口的时候，情况一定很糟，因为他们当时讲了很多话。罗伯特·乔丹想，话讲得太多啦。

“可是你听着，罗伯托。”奥古斯丁说，“据说政府一天比一天右倾，还说什么在共和国大家不再称呼同志，而称呼先生和太太了。你那两只口袋也能变吗？”

“等到右倾得太厉害的时候，我就把证件藏在后裤袋里，”罗伯特·乔丹说，“在中间缝上一道。”

“但愿仍旧把它们藏在衬衫里，”奥古斯丁说，“难道我们会赢了这场战争输了革命吗？”

“不会，”罗伯特·乔丹说，“不过，如果我们打不赢这场战争，就没有革命，没有什么共和国，也没有你、我，什么也没有，全玩儿完。”

“我也是这么说，”安塞尔莫说，“但愿我们打赢这场战争。”

“胜利以后，除了拥护共和国的好人之外，要把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员和所有流氓浑蛋，统统枪毙掉。”奥古斯丁说。

“但愿我们打赢这场战争，一个人也不枪毙。”安塞尔莫说，“但愿我们公正地治理国家，出一分力量得一分好处，大家有福同享，让反对过我们的人受教育、改过自新。”

“我们非得多枪毙一些人不可。”奥古斯丁说，“许多许多。”他紧握右拳，捶打左手的手掌。

“但愿我们一个也不枪毙。哪怕是带头的，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就好。”

“我知道我要叫他们干什么活。”奥古斯丁说着，捞了些雪，放在嘴里。

“什么活，苦活？”罗伯特·乔丹问。

“两种最出色的活。”

“哪两种？”

奥古斯丁又放了些雪在嘴里，望着对面刚才骑兵经过的林间空地，然后把雪水吐出来。“看，多好的早点。”他说，“那个臭吉卜赛人跑哪儿去了？”

“干什么活？”罗伯特·乔丹问他，“说啊，臭嘴。”

“不用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来。”奥古斯丁眼睛发亮地说，“我们器重的人，就用这个法子。其余的人呢，钉在栅栏柱上，再把它向后推倒。”

“这话说得可耻。”安塞尔莫说，“这样一来，我们永远不会有共和

国。”

“我巴不得在他们的鸡巴熬的浓汤里游几十里路，”奥古斯丁说，“我看到那四个人，以为能杀掉他们的时候，我觉得牙痒痒得像马栏里在等种马的母马。”

“不过，你可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杀他们吗？”罗伯特·乔丹冷静地说。

“知道。”奥古斯丁说，“知道。可我真牙痒痒得像匹发情的母马。你没这感觉，哪里知道？”

“你当时浑身大汗。”罗伯特·乔丹说，“我还以为是害怕呢。”

“是害怕，”奥古斯丁说，“又不害怕，就是想杀他们。我这辈子从没有这么强烈地想杀他们。”

是啊，罗伯特·乔丹想。我们冷漠地杀人，他们却不这样，从来也不这样。因为他们有别的神圣的东西。从地中海另一头传来新教以前，他们就有了古老的信仰，他们始终没有抛弃它，只是把它深藏在心里，在战争和宗教审判中又爆发出来。他们是执行过宗教裁判和火刑[89]的民族。杀人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我们杀人的方式和他们不同。他想，你呢，你从没受到杀人的诱惑吗？你在瓜达拉马山区从没杀过人吗？在乌塞拉从没杀过人？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整个时期中没杀过？从来没杀过吗？他对自己说，怎么可能，每次炸火车都杀过。

别再模棱两可地拿柏柏尔人[90]和古伊比利亚人做文章啦，要承认自己喜欢杀人，就和所有那些自愿当兵嗜杀成性的军人一样，不管他们是不是说假话来为自己辩护。安塞尔莫不喜欢杀人，因为他是猎人，不是军人，也不必美化他。军人杀人，猎人杀野兽，都一样。他想，你别自欺欺人，也别替杀人做虚伪的辩护啦。你早就被感染了。可也别把安塞尔莫看做坏人。他是基督徒，在天主教国家里这是很少

见的。

他想，然而我原以为奥古斯丁是害怕，是在杀人前的本能的恐惧。原来他也巴不得杀人。当然，现在他可能是在吹牛。当时可能恐惧得要死。我的手掌感到了他的恐惧。哎，别说了。

“去看看吉卜赛人把吃的拿来了没有？”他对安塞尔莫说，“别让他到这里来了。他是个笨蛋。你把吃的拿来吧。不管他拿来多少，叫他再去多拿些过来。我饿了。”

# 第二十四章

这是五月底的一个早晨，天高气爽，和风暖洋洋地吹拂在罗伯特·乔丹的肩上。雪在迅速融化，他们在吃早饭。每人吃两大块夹肉面包，里头还有羊奶干酪。罗伯特·乔丹用折刀切了厚厚几片洋葱，跟肉和干酪一起夹在面包里。

“你嘴里的洋葱味儿能从树林里飘到法西斯分子那儿去。”奥古斯丁说，自己的嘴里塞得满满的。

“把酒袋给我，让我漱漱口。”罗伯特·乔丹说，他嘴里全是肉、干酪、洋葱和嚼烂的面包。

他从没这样饿过。他喝了一大口皮酒袋里的带柏油味的酒，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他接着又喝了一大口，这次是举起酒袋，让喷出的酒悬空直灌进嗓子眼里，酒袋碰到了掩护自动步枪的松枝上的针叶，他仰脖让酒从喉咙里顺下去，脑袋仰靠在松树上。

“这一块夹肉面包你要吗？”奥古斯丁问他，把它隔着枪身递给他。

“不了。谢谢。你吃吧。”

“我吃不下了。我不习惯早晨吃东西。”

“真的不要了？”

“不要。你吃。”

罗伯特·乔丹接过夹肉面包，放在膝上，从藏手榴弹的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洋葱，打开折刀切了起来。他把洋葱被口袋弄脏的那一片削去，然后切了一厚片，外边的圈掉了下来，他拣起来一折，塞在夹肉面包里。

“你早饭常吃洋葱吗？”奥古斯丁问。

“嗯，有就吃。”

“你们美国人都这么吃吗？”

“不，”罗伯特·乔丹说，“在我的国家里，人们讨厌洋葱。”

“还好，”奥古斯丁说，“我一直认为美国是个文明国家。”

“你为什么讨厌洋葱？”

“味道不好。没别的原因。不然的话，洋葱就像玫瑰了。”

罗伯特·乔丹嘴里塞满了东西，冲他咧嘴笑。

“像玫瑰。”他说，“真像玫瑰。一朵玫瑰就是一个洋葱。”

“洋葱把你的头脑弄糊涂了，”奥古斯丁说，“当心啊。”

“一个洋葱就是一个洋葱就是一个洋葱。”罗伯特·乔丹兴致勃勃地说，他还想，一块石头就是一块stein[91]就是一块岩石就是一块圆石就是一块鹅卵石。

“用酒漱口吧，”奥古斯丁说，“你很怪，英国人，你和上次跟我们一起干的爆破手完全不同。”

“有一点完全不同。”

“跟我说说，什么不同？”

“我活着，他死了。”罗伯特·乔丹说。接着他想，你这个人怎么啦？怎么可以这样说话？你吃得忘乎所以了？你算什么，被洋葱弄得蒙了？难道你现在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他老实对自己说，生活从来就没有多大意义。你想使它有点意义，但从来没做到过，在剩下的这点时间里，不用说假话啦。

“不。”他说，变得认真起来，“他是个受过巨大苦难的人。”

“你呢？你没受过苦？”

“没有，”罗伯特·乔丹说，“我就是没受过苦的人之一。”

“我也没受过什么苦，”奥古斯丁对他说，“有人受过苦，有人没有。我没受过什么苦。”

“那不错。”罗伯特·乔丹又把酒袋倾倒过来，“有了这个，更不错了。”

“我替别人难过。”

“好人都应该这样。”

“我倒很少为自己难过。”

“你有老婆吗？”

“没有。”

“我也没有。”

“可你现在有了玛丽亚。”

“是啊。”

“有件事很怪，”奥古斯丁说，“自从炸火车她到了我们这儿以后，比拉尔就恶狠狠地不准人碰她，好像在加尔默罗会白衣修士的修道院里似的。你绝对想不出她怎样拼命保护玛丽亚。你来了，她却把玛丽亚当礼物般送给你了。你怎么看？”

“不是这么回事。”

“那么是怎么回事？”

“她把玛丽亚交给我照顾。”

“你的照顾就是整夜和她睡觉？”

“我很走运。”

“好一个照顾人的办法。”

“你不知道可以用这种方式照顾吗？”

“知道，这样的照顾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

“我们别谈这些了。”罗伯特·乔丹说，“我真心爱她。”

“真心？”

“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真心的了。”

“以后呢？炸桥以后呢？”

“她跟我走。”

“要这样的话，”奥古斯丁说，“谁也不再说什么闲话了，并且祝你

们两个一路顺风。”

他举起皮酒袋，喝了一大口，然后递给罗伯特·乔丹。

“还有一件事，英国人。”他说。

“说吧。”

“我也非常爱她。”

罗伯特·乔丹伸手搁在他肩上。

“非常，”奥古斯丁说，“非常爱她，爱她爱到人们难以理解的程度。”

“我能理解。”

“她给我的印象很深刻，那是无法忘记的。”

“我能理解。”

“听着。我对你说的话十分认真。”

“说吧。”

“我从没碰过她，跟她也没有过任何关系，可我非常爱她。英国人，不要对她随随便便。即使她和你睡过觉，别以为她是婊子。”

“我会爱她的。”

“我相信你。不过还有，你不明白，如果没有革命，这样的姑娘会遭到怎样的结局。你的责任很大，这个姑娘确实受过大苦。她和我们不一样。”

“我会和她结婚。”

“不。不是这意思。在革命中没有这种必要。但是——”他点点头，“那样当然更好。”

“我要和她结婚。”罗伯特·乔丹说，说着觉得喉咙哽塞起来，“我非常爱她。”

“以后结婚吧，”奥古斯丁说，“等到方便的时候。重要的是有这个打算。”

“我有这个打算。”

“听着。”奥古斯丁说，“这件事我无权过问，我的话太多了，不过还想问一声，在这个国家里，你认识很多姑娘吗？”

“有几个。”

“婊子吗？”

“有的不是。”

“有多少？”

“有几个。”

“你和她们睡过觉吗？”

“没有。”

“你明白了？”

“是的。”

“我的意思是，玛丽亚并不是轻易做这种事的。”

“我也不是。”

“要是我把你当那号人，昨晚你和她睡的时候，我就把你毙了。为了这种事情，我们这里可不少杀人。”

“听着，老朋友，”罗伯特·乔丹说，“那是因为时间不够，所以不拘形式了。我们没有时间。明天我们非打仗不可。对我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可是对玛丽亚和我两个人来说，就意味着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必须尽量享受生活。”

“是的，一天一夜没多长时间。”奥古斯丁说。

“已经过了昨天一天、前天一夜和昨天一夜。”

“听我说，”奥古斯丁说，“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我俩没事。”

“如果要我为你，或者为这个短头发的丫头出把力的话——”

“不用。”

“老实说，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帮的忙不多。”

“不。很多。”

“什么？”

“讲到打仗，不管今明两天发生什么情况，你得信任我，哪怕命令看来是错误的，我也会服从。”

“自从骑兵队的事和把马引走的事发生以后，我就服你了。”

“那算不上什么。你知道，我们都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斗，打赢这场战争。我们不胜利，一切都完蛋。明天的事极其重要，真的非常重要。我们还会有战斗。战斗时没有纪律是不行的，因为很多事情跟表面现象不一样。必须有信任和信心，才能有纪律。”

奥古斯丁往地上啐了一口。

“玛丽亚和这些事没关系。但愿你和玛丽亚两个人好好利用现有的时间。只要我能帮忙，尽管吩咐。至于明天的事，我一定绝对服从。如果为了明天的事一定要牺牲性命，就高高兴兴地牺牲。”

“我也认为你会这样做。”罗伯特·乔丹说，“但听你亲口讲出来真叫人高兴。”

“还有，”奥古斯丁说，“上面那个人，”他指指普里米蒂伏，“是个可靠而有价值的人。比拉尔比你想象的还可靠。安塞尔莫这老头子也一样。安德烈斯也一样。埃拉迪奥也一样。这人话不多，但是可靠，还有费尔南多。我不知道你对他怎么看。不错，他比水银还沉。他比公路上拖车的小公牛还没趣。可是让他打仗绝对是条汉子。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们真走运。”

“不。我们有两个不怎么样的家伙，吉卜赛人和巴勃罗。‘聋子’一伙可比我们强得多。我们只比羊屎强一点。”

“这么说问题不大。”

“是的，”奥古斯丁说，“可是我希望今天就打。”

“我也一样，干掉算了，但不行。”

“你以为情况会很糟吗？”

“有可能。”

“可你现在兴致很好，英国人。”

“是。”

“我也是。尽管有玛丽亚这件事和别的事。”

“你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天气的关系。今天天气真好。”

“谁知道？也许是因为我们要采取行动的缘故。”

“我看是吧，”罗伯特·乔丹说，“但不是今天。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最要紧的是我们今天不能行动。”

他说话时听到了什么声音。这个远处的声响盖过了暖风吹过树林的声音。他听不真切，张开了嘴仔细听，同时抬头向普里米蒂伏那儿瞥了一眼。他以为听到了声音，但接着又消失了。松林里风在吹，罗伯特·乔丹聚精会神地仔细听着。他隐约听到了随风飘来的微弱的声响。

“我觉得没什么可伤心的。”他听到奥古斯丁说，“我永远也得不到玛丽亚，这没什么。我可以和以前一样去找婊子。”

“别出声。”他说，他伏在奥古斯丁身边，头转向别处，不听他说

话。奥古斯丁望着他吃了一惊。“怎么了？”奥古斯丁问。

罗伯特·乔丹把手放在嘴上，继续听。这声音又来了，低弱而模糊，遥远而单调。但这一回没有听错。正是自动步枪射击时的一连串清脆的嗒嗒声，就像在远得几乎听不到的地方成串成串地放鞭炮的声音。

罗伯特·乔丹抬眼看着普里米蒂伏。普里米蒂伏正伸长了脖子，脸对着他们，用手拢着耳朵倾听。罗伯特·乔丹向他探望时，普里米蒂伏朝那边地形最高的山峦指着。

“聋子’那边开火了。”罗伯特·乔丹说。

“我们去支援他们吧，”奥古斯丁说，“把人集合起来。我们走吧。”“不行。”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待在这儿。”

# 第二十五章

罗伯特·乔丹仰望着站在监视岗上握着步枪指点着的普里米蒂伏。他点点头，但普里米蒂伏仍旧指着，把手搁在耳朵后面，接着又一股劲儿地指着，好像他们没明白他的意思似的。

“你守住这枪，在确确实实肯定敌人进来之前，千万别开枪。即使开枪，也要等他们到了那树丛的时候，”罗伯特·乔丹指着那片树丛，“你明白吗？”

“明白。可是——”

“别可是了。我待会儿再跟你讲。现在我到普里米蒂伏那儿去。”

安塞尔莫就在他身边，他对老头儿说：“老头子，跟奥古斯丁一起在这儿守住枪。”他不慌不忙地说，“等骑兵真的进来了，才可以打枪。要是他们仅仅露了个面，就别理睬他们，像我们刚才一样。要是不得不开火的话，你帮他按住三脚架，弹药盘打完了，就递给他满的一盘。”

“好，”老头儿说，“那么拉格朗哈呢？”

“以后再说。”

罗伯特·乔丹往山上爬去，绕过灰色的岩石，攀住岩石往上爬时他发现岩石是潮的。阳光把上面的雪晒化了，岩石顶是干燥的。他一边爬山，一边望对面的田野，他看到了松林、一长片空地和远方高山前的斜坡。他接着爬到两块岩石后的空地里，站在普里米蒂伏身边，这

个褐脸的矮小汉子对他说：“他们在打‘聋子’。怎么办？”

“没办法。”罗伯特·乔丹说。

他在这里清楚地听到枪声。他向田野望去，只见遥远的山谷那边，地势突然陡起的地方，有一队骑兵从树林里穿出来，在积雪的山坡上朝着枪响处向上爬。他看到雪地里黑黝黝的两行人马，像一个长方形，斜着向山上强行攀登。他望着这两行人马登上山脊，进入更远处的树林。

“我们得要支援他们。”普里米蒂伏硬邦邦地说。

“不行。”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打早晨起我就预料到这个了。”

“怎么可能？”

“他们昨夜去偷马。雪停了，人家跟着足迹追到那里。”

“我们得支援他们，”普里米蒂伏说，“我们不能眼看着他们不管。他们是我们的同志啊。”

罗伯特·乔丹伸手放在这个汉子的肩上。“我们没有办法，”他说，“有办法的话，我会支援他们。”

“上面有条山路通到那儿。我们可以把下面那挺和你那挺机枪带上，骑马走那条路。我们可以这样支援他们。”

“你听——”罗伯特·乔丹说。

“我在听呢。”普里米蒂伏说。

枪声此起彼伏。接着，他们听到自动步枪清脆的连发声中响起了手榴弹沉闷的爆炸声。

“他们完了。”罗伯特·乔丹说，“雪一停，他们就完了。我们去的话也是白送命。我们现有的力量不能分散。”

普里米蒂伏的下巴、嘴的四周和脖子上全是灰色的胡子楂。脸的其余部分全是褐色的，长着断鼻梁的塌鼻子和深陷的灰眼睛。罗伯特·乔丹望着他，只见他那长满胡子楂的嘴角和脖子上的筋在抽搐。

“你听这枪声。”他说，“在屠杀啦。”

“如果他们把那凹地包围了，就会屠杀。”罗伯特·乔丹说，“也许有人逃得出来。”

“我们可以绕到他们背后去向他们开火。”普里米蒂伏说，“我们四个骑马去。”

“去了又怎样？你从背后向他们开火，又能怎样？”

“我们跟‘聋子’一起战斗。”

“去白送命？你看太阳，白天还长着呢。”

长空无云，阳光照在背上烤得慌。下面那片空地的南坡已露出大块大块的泥土，松树上雪已全化了，淌到了地上。下面被融雪沾湿的岩石，这时在炎热的阳光下微微冒着热气。

“你必须忍住。”罗伯特·乔丹说，“这类事情在战争中经常有。”

“难道一点办法也没有？”普里米蒂伏望着他，罗伯特·乔丹明白他信任自己，“你不能派我和另外一个人带这支小机枪去吗？”

“这没用的。”罗伯特·乔丹说。

他以为看到了他在寻觅的东西，却只是一只苍鹰迎风而下，接

着，朝上飞到最远的那一排松树上空去了。“我们全去也没用。”他说。

就在这时，枪声更加激烈了，枪声中夹杂着手榴弹沉闷的爆炸声。

“哼，操他奶奶的。”普里米蒂伏眼里噙着泪水，双颊抽动，狠狠地骂着，“噢，天主和圣母啊，操他们奶奶的。”

“镇静一些，”罗伯特·乔丹说，“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向他们开火啦。那女人来了。”

比拉尔踩着沉重的步子，从岩石间向他们爬上来。

风中传来阵阵枪声，普里米蒂伏不断地骂着：“操他们的，天主和圣母啊，操他们的。”罗伯特·乔丹爬下去扶比拉尔上来。

“怎么啦？”当她费力地登上最后一块岩石时，他抓住了她两只手腕，把她拉了上来。

“你的望远镜。”她说着把望远镜的带子从脖子上拿下来，“‘聋子’遇上啦？”

“是啊。”

“真可怜，”她怜惜地说，“可怜的‘聋子’。”

她一路爬得气喘吁吁，把罗伯特·乔丹的手握在自己手里，紧紧握住，眺望田野的那边。

“打得怎么样？”

“不好。很不好。”

“他可惨啦？”

“我看是吧。”

“真可怜。”她说，“肯定是偷马弄的？”

“可能是吧。”

“真可怜。”比拉尔说，接着又说，“骑兵来的那糟糕事，拉斐尔当小说一样原原本本给我讲了。来的是些什么人？”

“一支巡逻队和部分骑兵。”

“他们到了什么地方？”

罗伯特·乔丹指指巡逻队停过的地方，又指给她看隐蔽机枪的地方。从他们站着的地方望去，只能望到奥古斯丁的一只靴子露在伪装的掩体后面。

“吉卜赛人竟然说他们带队的马差点碰到了机枪口上。”比拉尔说，“这种人啊！你的望远镜给忘在山洞里了。”

“东西全收拾好了吗？”

“能带的都收拾好了。有巴勃罗的消息吗？”

“骑兵队来前四十分钟，他就走了。他们跟着他的踪迹去的。”

比拉尔朝他笑笑。她一直握着他的手，这时才放开。“他们永远找不到他。”她说，“现在来谈‘聋子’的问题。我们有什么办法吗？”

“没有。”

“真可怜。”她说，“我很喜欢‘聋子’，你肯定他遭殃了吗？”

“是的。我看到很多骑兵。”

“比这里的还多？”

“还有一整队在登山。”

“听枪声，”比拉尔说，“真可怜，可怜的‘聋子’。”

他们听着枪声。

“普里米蒂伏要到那边去。”罗伯特·乔丹说。

“你疯了吗？”比拉尔冲那个扁脸汉子说，“我们这儿竟然有这种疯子？”

“我想支援他们。”

“什么话！”比拉尔说，“又是个不切实际的人。你去了也没用，即使不去，在这儿也快死了，你不信？”

罗伯特·乔丹望着她，她那深褐色的脸、印第安人一样的高颧骨、分得很开的黑眼睛、嘲笑的嘴巴和带怒气的厚厚的上嘴唇。

“你得像个男子汉，”她对普里米蒂伏说，“像个成熟的男子汉。瞧你，一脸的灰胡子。”

“别取笑我，”普里米蒂伏阴沉地说，“一个人只要有点心肠和头脑——”

“他就该懂得克制，”比拉尔说，“过不了多久，你就要跟我们一起死去啦。不用到别人那儿去找死啦。说到你的头脑，吉卜赛人跟我讲

的事跟小说似的。”

“你要是亲眼见了，就不会把它当成小说了，”普里米蒂伏说，“刚才情况够严重的。”

“哪里的话！”比拉尔说，“无非是来了几个骑兵，又走了。你们都自以为是英雄。我们闲的时间实在太长了，遇到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

“难道‘聋子’现在的情况不严重？”普里米蒂伏轻蔑地说。每次风里送来了枪声，他总显得十分难受，他希望要么去战斗，要么让比拉尔走开，别烦他。

“就算全搭上又能怎样？”比拉尔说，“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人家碰到了不幸，你可不能把蛋都急坏了。”

“你自己去玩吧，”普里米蒂伏说，“有些女人真是又笨又狠，真叫人受不了。”

“自己玩也是为了帮助那些不够格的男人嘛，”比拉尔说，“要是没有什么可看的，我要走了。”

正在这时，罗伯特·乔丹听到头顶上空的飞机声。他仰起了头，看见空中的那架飞机，似乎就是早上看到的那架侦察机。它这时正从前线飞回来，朝着“聋子”受到围攻的高地飞去。

“带来厄运的凶鸟，”比拉尔说，“它看得到那边的情况吗？”

“当然看得到，”罗伯特·乔丹说，“要是他们不是睁眼瞎的话。”

他们注视着高空的飞机，在阳光中闪着银光，稳稳当当地从左边飞来，两个旋桨转成两面光亮的圆盘。

“卧倒。”罗伯特·乔丹说。

飞机这时飞到了头顶上空，影子掠过林间空地，轰响声大得惊人，凶险得很。飞机一掠而过，朝山谷那头飞去。他们望着它不慌不忙地飞远，最后看不见了，但很快又打了个朝下的大圈子飞了回来，在高地上空转了两圈，最后朝塞哥维亚方向飞去，看不见了。

罗伯特·乔丹望着比拉尔。她的前额渗着汗，不住地摇头。她一直咬着下嘴唇。

“每个人都有克星，”她说，“我就怕飞机。”

“你没有被我的恐惧传染吧？”普里米蒂伏讥嘲地说。

“没有。”她把手按在他肩上，“你没有恐惧。这我知道，原谅我跟你玩笑开得过分了。我们都是难兄难弟。”她接着对罗伯特·乔丹说，“我把吃的和酒送上山来了。还要什么？”

“现在不要。其余的人在哪儿？”

“你的后备军原封不动地都在下面，和马匹在一起。”她笑着说，“东西都收起来了，要带走的都已准备好。玛丽亚和你的东西在一起。”

“万一飞机来，叫她待在山洞里。”

“是，我的英国老爷，”比拉尔说，“我派吉卜赛人去采蘑菇了，打算煮兔肉。现在有很多蘑菇，虽说兔子最好还是明后天吃，我看还是吃了吧。”

“我看吃掉最好。”罗伯特·乔丹说。比拉尔把她的大手放在他挂着手提机枪皮带的肩膀上，接着举起手来，用手指弄乱他的头发。“好一

个英国人。”比拉尔说，“等煮好了，我叫玛丽亚端来。”

远方高地上的枪声差不多没了，只偶尔还有一两声。

“你看结束了吗？”比拉尔问。

“没有，”罗伯特·乔丹说，“从我们听到的枪声来判断，他们发动了进攻，被打退了。现在依我看，进攻的敌人已经把他们包围了。敌人隐蔽了起来，在等飞机。”

比拉尔对普里米蒂伏说：“你知道我不是有意奚落你的。”

“我知道了。”普里米蒂伏说，“你讲过更难听的话，我都忍受了。你这张嘴太刻薄了，可要当心啊，嫂子。‘聋子’是我的好同志。”

“难道不是我的好同志吗？”比拉尔问他，“听着，扁脸。打仗的时候，别说什么难受不难受的。不说‘聋子’的烦恼，我们自己的已经够多啦。”

普里米蒂伏仍然闷闷不乐。

“你得吃药了，”比拉尔对他说，“我现在去准备吃的。”

“那个保皇派骑兵的证明文件带来没有？”罗伯特·乔丹问她。

“我真笨，”她说，“我忘了。我叫玛丽亚送来。”

# 第二十六章

等到下午三点，飞机才飞来。雪到中午就全化掉了，岩石被阳光晒得很热。万里无云，罗伯特·乔丹坐在岩石堆中，脱掉了衬衫，让阳光晒着背脊，看那个死去的骑兵衣袋里的信件。他不时放下信，望望宽阔的斜坡对面那排树林，望望上面的高地，然后接着继续看信。没有再出现骑兵。“聋子”营地那个方向偶尔传来零零碎碎的枪声。

他仔细看了死者的证件，知道这青年是纳瓦拉省塔法利亚人，二十一岁，未婚，是铁匠的儿子。他是民N骑兵团骑兵，这让罗伯特·乔丹很吃惊，他原以为这支部队在北方。此人拥护西班牙王室，战争初期曾在围攻伊伦的战斗中负过伤。

罗伯特·乔丹想，说不定在潘普洛纳过节的时候，我见过他在街上跑在公牛前面呢[92]。他对自己说，在战争中，你杀的任何人总不是你想杀的人。唉，差不多都不是你想杀的，他修正了自己的想法，就继续看信了。

他看的头几封信写得十分认真仔细，谈的几乎全是当地的新闻。信是他姐姐写来的，因此罗伯特·乔丹了解到塔法利亚一切平安，父亲健康，母亲还是老样子，只是有些背痛，她祝他平安，希望他处境不太危险，她很高兴他正在消灭赤色分子，把西班牙从马克思主义匪帮统治下解放出来。接着是一张塔法利亚青年的名单，自从她上次写信以来，这些人有的阵亡了，有的受了重伤。她提到了十个死者的名字，罗伯特·乔丹想，对塔法利亚这种规模的城市来说，死的人真不算少了。

这封信宗教气息很浓。她祈求圣安东尼，祈求比拉尔的圣母，祈求其他圣母[93]保佑他，她要他永远不要忘记，那个他始终佩戴在自己胸前的耶稣基督圣心也在保佑他，这种圣心无数次被证实——“无数次”三字下面画了下划线——能阻挡枪弹。她是永远爱他的姐姐孔查。

这封信的信纸四周有些脏，罗伯特·乔丹小心地重新把它和部队证件放在一起，又打开一封字迹不太端正的信。那是这个青年的未婚妻写给他的，信中隐隐地、严肃地、十分神经质地为他的安全担心。罗伯特·乔丹把信看了一遍，然后把所有的信件和证件一起放进他的后裤袋里。他不想再看别的信了。

他对自己说，看来我今天把好事都干了。他又说了一遍。看来你确实把好事都干了。

“你看的是什么？”普里米蒂伏问他。

“今天早晨我们毙掉的那个保皇派的证件和信。你要看看吗？”

“我不识字，”普里米蒂伏说，“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没有，”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是些私人信件。”

“他老家情况怎么样？那些信上写了吗？”

“看来情况不错，”罗伯特·乔丹说，“他家乡死了不少人。”他低头望着掩护自动步枪的地方，化雪后有些变样，更好了一点，看不出有什么疑点。他转过头向对面的田野望去。

“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普里米蒂伏问。

“塔法利亚。”罗伯特·乔丹告诉他。

好吧，他对自己说。我感到遗憾，要是这样说有用的话。

没用啊，他对自己说。

那就别想它了，他对自己说。

行啦，不想了。

可是要不想也不那么容易。他问自己，你杀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你以为自己有权杀人吗？没有。可是我不得不杀。你杀了几个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很少。可他们都是敌人，我们对他们以暴制暴。可是你对纳瓦拉人比对西班牙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更有好感。是的。可是你杀了他们。是的。如果你不相信，那就下山回营地看看吧。你知道杀人是伤天害理的吗？知道。可是你还是杀了人？是的。你仍然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是的。

他并不是为了给自己打气，而是骄傲地对自己说，是正义的。我相信人民，相信他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自己。但是你别相信杀人是正义的啊，他对自己说。你只能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杀人，但千万别迷信杀人，如果你相信杀人是正义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但是你看你杀了多少人呢？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想记下来。可是你知道是吗？是的。有多少呢？你也说不清有多少，炸火车时你杀了很多。很多很多。可是你说不清。那你能说清的有多少？超过二十人。其中有几个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我能确定的有两个。我在乌塞拉俘虏他们的，当时我不得不毙了他们。这你不在乎？对。可是你不喜欢这种事吧？不喜欢。我决定不再这么做了。我尽量不这样做。我尽量不杀那些手无寸铁的人。

他对自己说，听着，你还是别想这个了。这对你和你的工作没有好处，他接着对自己说，你听着，知道吗？你正在做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我得让你时刻记在心上。我必须让你保持头脑清醒。因为，如果你的头脑不清醒，你就没权利做你在做的事，因为这一切都是罪孽，

谁都没有权利剥夺别人的生命，除非为了防止其他的人遭受更大的不幸。所以，保持头脑清醒，不要自欺欺人。

他对自己说，可是我不愿把我杀掉的人像战利品或者枪托上的计数刻痕那样记录下来，那样太恶心。我有权不把被杀的人数记录下来，我有权忘掉他们。

他的自我说，不，你没有权利忘掉任何事物。对这中间的任何事物你都无权闭眼不看，或者将之抛到脑后，或者轻描淡写随意篡改。

住口，他对自己说，你太夸夸其谈了。

这件事，也不要骗自己，他的自我接着说。好吧，他对自己说，谢谢你的忠告，那么我爱玛丽亚行不行呢？

他的自我说，行。

根据纯唯物主义的社会观，爱情这种东西看来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即使这样也行吗？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观念的？他的自我问道。根本没有。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你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你自己知道。你信仰“自由、平等、博爱”。你信仰“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94]。别过度用辩证法作弄你自己。那是给别人用的，不是给你的。你必须知道怎么回事。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你把很多事情搁置不管。如果战争失败的话，一切都完蛋了。

然而等到事过境迁了，你可以摒弃你不相信的一切。你不相信的事情很多，而你相信的事情也有很多。

还有一点，爱情绝非儿戏。大多数人只是命运不好，得不到爱情。你从前也没得到过爱情，现在得到了。你从玛丽亚那里得到的爱

情，不管它只有今天一天和明天的部分时间，或者能持续一辈子的时间，都是人生所能遇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常有人说，爱情是不存在的，是因为他们得不到。可是我对你说，爱情真的存在，你得到了它，哪怕你明天就死，也是幸运的。

别提死亡的事了，他对自己说。我们可不能说这种话。那是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朋友的话题。情况一旦真变坏，他们就想去放火送死。他们的思维十分古怪。十分古怪。得了，今天我们快过完了，老伙计，他对自己说。现在快三点了，一会儿就有吃的送来了。“聋子”那里还在开火，那就是说，他被包围了，敌方在等救援，尽管他们必须在天黑前结束这场战斗。

我不知道“聋子”那儿的情况怎样。我们大家迟早也会遇到这种事。想必“聋子”那边不高兴。我们叫他去搞些马来，肯定让他陷入了困境。这个词儿在西班牙语中怎么说？死路一条。看来我能顺利地度过这次战斗吧。这事只要干一次，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有一天在战争中你被包围了能投降的话，那么打仗不是就成为愉快的事了吗？“我们被包围了”，这是这次战争中最令人惊慌的呼喊。其次就是你被打中了。如果走运的话，在这之外没别的什么不幸了。“聋子”可没那么走运。等轮到我们的时候，也不会走运了。

三点钟了。他听到远处传来隆隆声，抬头一望，看到了飞机。

# 第二十七章

“聋子”在小山上作战。他不喜欢这座小山，他见到这座山的时候，就觉得它的形状很像下疳。但是除了这座山之外别无选择。他从老远望去，看到了这座山，就选中了它，策马朝它跑来，背上背着沉重的自动步枪，马儿吃力地爬着坡，身子在他胯下颠簸，一袋手榴弹在他身体的一边晃荡着，一袋自动步枪的弹药盘在他身体的另一边晃荡。华金和伊格纳西奥不时停停打打，好让他有时间找个有利的地形架枪。

那时，使他们遭殃的雪还没化尽。“聋子”的马被打中了，它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缓慢而蹒跚地爬上通向山顶的最后一段路，伤口鲜血直冒，洒在雪地上。“聋子”拉着马笼头，肩上搭着马缰绳，使劲拉着马一起爬山。枪弹啪啪地射在岩石上，他肩上挎着两袋沉重的弹药，拼命爬山，接着他挑了个合适的地方，抓住马鬃，干净利落又满怀深情地朝马开了一枪。马儿脑袋向前一栽，倒在两块岩石之间的缺口里。他把枪架在马背上射击，射光了两盘弹药。枪身咯咯作响，空弹壳掉进雪地里，搁在马身上的枪筒烫焦了马皮，散发出马鬃毛的焦煳味。他向冲上山来的敌人射击，迫使他们散开去找掩护，同时他总觉得背上发毛，不知道背后会出现什么情况。等到他们五个人全部到达了山顶，他才没了后顾之忧，留下剩下的那几盘弹药，以备不时之需。

山坡上还有两匹死马，山顶上也有三匹。昨夜他只偷到三匹马，其中有一匹，在他们跟敌人刚一交火时，在营地的马栏里来不及备鞍就想骑上去时，拔腿逃跑了。

到达山顶的五个人中三个负了伤。“聋子”腿肚上受了伤，左臂上伤了两处。他口渴得厉害，伤口发麻发硬，左臂上有个伤口很痛。而且，他头痛欲裂。他躺着等待飞机飞来，想起了一句西班牙俏皮话，“应当像吃阿司匹林片那样接受死亡”。但是他并没有把这句笑话说出来。他一挪动胳膊想扭头看看周围他剩下的弟兄时，就感到头痛恶心。他在头痛恶心中苦笑。

五个人像五角星的五个角尖般分散开，他们手脚并用挖掘，用泥土和石块在头和肩膀前筑起了土墩。有了这些土墩当掩护，他们用石块和泥土把各个土墩连起来。华金十八岁，他有一个钢盔，便用来挖掘并传送泥土。

他这只头盔是在炸火车时搞到的。头盔上有个子弹窟窿，大家常常取笑他保存了这头盔。但他敲平了窟窿边的豁口，在窟窿中打了个木塞，然后把里面的木塞头削掉，锉得和钢皮一样平。

枪声初响时，他把钢盔套在头上，哐啷一声，头上像给菜锅揍了一下似的。他的马被打死后，他肺部剧痛，两腿死沉，嘴里干渴，在枪林弹雨中他冲上山坡最后一段路时，那顶头盔仿佛变得重极了，像一个铁箍般箍住了他那要炸裂的前额。但是他没有把它丢掉。他现在就用它不停地拼命挖土，简直像台机器。他没中弹。

“它总算还有点用处啊。”“聋子”用低沉的声音对他说。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华金说，由于恐惧，他嘴唇干得不听使唤，超过了战斗时常有的口渴。那是共产党的一句口号。

“聋子”转过头去，看见山坡下有个骑兵躲在一块大岩石后打冷枪。他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但没心情欣赏口号了：“你说什么？”

他们中间有个正在垒工事的人转过头来。这个人匍匐着，下巴抵住地面，小心翼翼地伸手在前面放上一块岩石。华金一刻不停地在

挖，他用那干渴而年轻的声音把口号又说了一遍。

“最后一个词是什么？”下巴抵住地面的人问。

“胜利。”小伙子说。

“屁话。”下巴抵住地面的人说。

“还有一句，这里也用得上，”华金说，仿佛这句话是护身符似的，“‘热情之花’[95]说，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又是屁话。”那人说。另一个人扭过头说：“我们是趴着，不是跪着。”

“你。共产党员。你的‘热情之花’的儿子和你年岁相仿，革命一开始就送去了俄国，你知道吗？”一个人说。

“那是胡说八道。”华金说。

“什么胡说八道，”另一个说，“这是那个名字古怪的爆破手跟我讲的。他也是你的同党。他为什么要胡说八道？”

“胡说就是胡说。”华金说，“把儿子藏在俄国逃避战争，她不会干这种事。”

“我在俄国就好了，”又一个说，“你的‘热情之花’现在不会把我送到俄国去吧，共产党员？”

“要是你这么信赖你的‘热情之花’，那么叫她帮我们离开这个山头吧。”一个大腿上绑着绷带的人说。

“法西斯分子会叫你离开的。”下巴抵在泥里的人说。

“别说这种话了。”华金对他说。

“把你嘴上你妈妈的奶水擦干了，给我来一头盔泥巴。”下巴抵住地面的人说，“我们谁也看不到今晚太阳下山了。”

“聋子”在想，这座山的样子真像下疳。要不，像大姑娘没乳头的乳房。要不，像圆锥形的火山顶。他想，你还没见过火山呢。你永远也见不着了。这座山像下疳。别提火山了。现在想看火山来不及啦。

他从死马的肩隆边小心地朝外望了一眼，山坡下方一块大岩石后面立刻射来一梭子弹，他听到手提机枪子弹噗噗地射入马身上。他在马尸体后面匍匐爬去，从马臀部和一块岩石之间的缺口往外望。就在他下面的山坡上有三具尸体，那是法西斯分子在自动步枪和手提机枪的火力掩护下向山顶冲锋时留下的；他当时和其他人把手榴弹从山坡上扔下去，粉碎了这次进攻。山顶的另一边还有几具尸体，他看不到。敌人没有可以冲上山顶的射击死角，而“聋子”知道，只要他的弹药和手榴弹够用，敌人就没法把他们几个从这里赶跑，除非拉来迫击炮。他不知道他们是否已派人到拉格朗哈去要迫击炮了。也许没去，因为飞机就快来了，侦察机从他们头上飞过去已经四小时了。

这座山真像下疳，“聋子”想，我们就是上面的脓。但是他们愚蠢地进攻时被我们杀死了不少。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打垮我们吗？他们有了新式武器，就忘乎所以，昏了头啦。他们弯着腰冲上山的时候，他扔了个手榴弹，就把那带头强攻的年轻军官炸死了。他在一片黄色的闪光和灰色的尘雾中看到这个军官身子朝前一歪，栽倒在他现在躺着的地方，像一大堆破烂的衣服。这是他们进攻的最远的地方。“聋子”望望这具尸体，又望望山坡下方的其他尸体。

他想，这帮家伙真是有勇无谋。但是他们现在头脑清醒了，飞机到来之前不再进攻了。当然啦，除非他们派来一个迫击炮。有了迫击炮就好办了。这种情况下一般都用迫击炮。他知道，迫击炮一来他们

就完蛋，但是当他想到要来飞机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在山顶上没有遮蔽，好像赤身裸体一样，甚至连皮肤都被扒掉了似的，他想没有比这更赤裸的了。相形之下，一只剥皮的兔子也像一头熊那样有遮盖的了，可是他们派飞机来干什么？他们用一尊迫击炮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们从山上轰走。可能他们觉得他们的飞机了不起，说不定会派飞机来。正像他们认为他们的自动武器了不起，于是就干出了那种蠢事。可是不用说，他们一定去调迫击炮了。

有人开了一枪，随即猛地一拉枪栓，又开了一枪。

“要节省子弹。”“聋子”说。

“有个老婊子养的想冲到那块岩石后面。”那人指着。

“你打中他没有？”“聋子”困难地转过头。

“没有，”那人说，“杂种缩回去了。”

“比拉尔是头号婊子，”下巴抵在泥里的那人说，“这婊子知道我们在这儿要完蛋了。”

“她帮不了忙，”“聋子”说，那人这句话是在他那只好用的耳朵一边说的，他不用回头就听到了，“她有什么法子？”

“从背后干这些婊子养的。”

“胡说。”“聋子”说，“整个山坡都是他们的人。她怎样下手打他们呢？他们有一百五十人。现在说不定更多了。”

“不过，要是我们能坚持到天黑的话。”华金说。

“要是圣诞节成了复活节的话。”下巴抵在泥里的人说。

“要是你大婶有蛋的话，她就成了你大伯了，”另一个对他说，“叫你的‘热情之花’来吧。只有她能保佑我们了。”

“我不信她儿子的事是真的，”华金说，“如果他在那儿，肯定是在受训练，将来当飞机驾驶员什么的。”

“他躲在那儿保险。”那人对他说。

“他正在学辩证法。你的‘热情之花’到那儿去过。利斯特和莫德斯托那一帮人都去过，这是那个怪名字的家伙跟我讲的。”

“他们应该到那边去好好学习，回来帮助我们。”华金说。

“他们现在就应该来帮助我们，”另一个说，“那伙肮脏的俄国骗子现在都该来帮助我们。”他又打了一枪说，“我操，又没打中。”

“要节省子弹，话别太多，要不然口渴得很。”“聋子”说，“这儿山上没水。”

“喝这个吧，”那人说着，侧过身子从头上退下挎在肩上的皮酒袋，递给“聋子”，“漱漱口，老伙计。你受了伤，一定口渴得很。”

“大家喝吧。”“聋子”说。

“那我先来喝一点。”主人说着，把酒袋一挤，喷了好些酒在自己嘴里，然后把它递给大家。

“聋子’，你觉得飞机什么时候来？”下巴抵在泥里的人问。

“随时都会来，”“聋子”说，“他们早该来了。”

“你觉得这些老婊子养的还会再进攻吗？”

“只要飞机不来。”

他觉得没必要提迫击炮。迫击炮一来，他们马上就明白了。

“我的天主，我们昨天看到他们的飞机可是够多的。”

“太多啦。”“聋子”说。

他头痛得厉害，一条胳膊僵硬得一动就痛得受不了。他用那条好胳膊举起皮酒袋，仰望着初夏里明净湛蓝的天空，他五十二岁了，他觉得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那样的天空了。

他不是怕死，只是葬身在这座小山上让他很气愤。他想，要是能脱身就好了，要是我们能逼得他们从那长长的山谷中过来，或者我们突出去从那公路穿过去就好了。可是这座下疳般的山哪。我们必须好好利用这座山的地形，我们现在利用得还不错。

如果他知道历史上有许多人葬身在小山上的话，他的心情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不会关心别人的遭遇，正如一个新寡妇并不会因为别人的丈夫去世而感到安慰。一个人不管怕不怕死，都难以接受死亡。“聋子”不怕死，不过虽然他已五十二岁，身上还有三处负伤，被困在山上，死亡仍然是个讨厌鬼。

他在心里拿这个来开玩笑，他望望天空，望望远处的山岭，喝了口酒，他不想死。他想，如果人一定要死的话——显然人是非死不可的——那么我可以死。只是我讨厌死啊。

死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没有想过死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对死的恐惧。但是山坡上田野里起伏的麦浪、天空中的苍鹰、打谷筛秣时喝的一陶罐水、你胯下的马儿、腿下夹着的卡宾枪、小山、河谷、树林里的小溪、河谷另一边的群山，一切都那么生意盎然。

“聋子”把皮酒袋还过去的时候点头致谢。他向前欠身，拍拍被自动步枪枪筒烫焦的死马肩头。他仍然能闻到马鬃毛的焦味。他回想到当时怎样在枪林弹雨中把战栗的马牵到这里，子弹在他们头上和四周飞驰而过，密集得像幕帐，他小心地对准马的两眼和两耳之间的交叉点打了一枪。然后，乘马栽倒的时候，他立刻伏在那暖和而潮湿的马背后面，架好枪射击冲上山来的敌人。

“真是匹了不起的好马。”他说。

“聋子”这时翻过来把身子没受伤的一侧贴在地上，仰望着天空。他身下一堆空弹壳，他的头躲在岩石后面，身体伏在马尸背后。他感到伤口发硬疼得厉害，他累得动弹不得。

“你怎么啦，老兄？”他身边的人问他。

“没怎么。我歇会儿。”

“睡会儿吧，”身边那人说，“来的时候有动静。”

正在这时，山坡下有人喊话。

“听着，土匪！”声音从那架着离他们最近的自动步枪的岩石后面传来，“飞机一来就要把你们炸得粉身碎骨，现在还是投降吧。”

“他说什么？”“聋子”问。

华金告诉了他。“聋子”侧身一滚，抬起上半身，又蹲伏在枪后面。

“飞机也许不来了，”他说，“别答理他们，别开枪。说不定我们可以引他们再上来进攻。”

“我们骂他们几声怎么样？”那个跟华金谈起“热情之花”的儿子在俄

国的人问。

“不行，”“聋子”说，“把你的大手枪给我。大手枪在谁那儿呢？”

“这儿呢。”

“给我。”他双膝跪着，接过一支九毫米口径的星牌大手枪，朝死马旁边的地上打了一枪，等了一会儿，又断断续续地打了四枪。接着，他数到六十，然后对准马的尸体打了最后一枪。他咧嘴笑笑，把手枪交还给它的主人。

“上好子弹，”他低声说，“大家都别说话，谁也不许开枪。”

“土匪。”岩石后大声喊着。

山上没人说话。

“土匪！投降吧，不然把你们炸得粉碎。”

“他们要上钩啦。”“聋子”高兴地低声说。

在他等着的时候，一个人从岩石堆后面探出头来。山顶上一弹不发，那个脑袋又缩了回去。“聋子”等着、张望着，却再没出现什么情况。他转过头，看到其他的人都在观察着各人前面的山坡，他望着他们，他们都摇摇头。

“谁也不许动。”他低声说。

“婊子养的。”岩石后又传来了骂声，“共匪。操你娘的。咂你们爸爸鸡巴的。”

“聋子”咧嘴笑着。他侧过那只正常的耳朵，才听清这大声臭骂。他想，这可比阿司匹林管用啊。我们能打死几个呢？他们有那么蠢

吗？

骂声又停了，三分钟没听到有什么动静。接着，一个人从山坡下一百码远的一块岩石后面探出头来，开了一枪。子弹打在一块岩石上，一声尖厉的呼啸，弹飞开去。接着，“聋子”看到有人弯腰从架着自动步枪的岩石后面跑出来，穿过空地，朝躲在一块大岩石后的伏击者跑去。他几乎是纵身一跃扑到这大岩石后边去的。

“聋子”望望四周。他们对他打手势，表示其他山坡没有动静。“聋子”高兴地笑笑，摇摇头。他想，这可比阿司匹林有趣十倍。他高兴地等着，像猎人一样。

山坡下从岩石堆后奔到大岩石后去的那个人正跟那伏击者讲话。

“你相信吗？”

“说不准。”伏击者说。

“这说得过去，”这个指挥官说，“他们被包围了，没了指望，只有死路一条。”

伏击者没吱声。

“你认为怎么样？”指挥官问。

“看不出名堂。”伏击者说。

“刚才那几声枪响以后，你看有什么动静没有？”

“一点也没有。”

指挥官看看手表，两点五十。

“一个钟点以前，飞机就该来了。”他说。正在这时，另一个军官冲到大岩石后面。伏击者挪了一下身子，给他让出些地方。

“你，帕科，”第一个军官说，“你看怎么回事？”

第二个军官刚从山坡上自动步枪枪位那儿猛冲过来，喘着粗气。

“我看这里有鬼。”他说。

“要是没有鬼呢？我们在这儿苦等，围着那些死人，不是笑话吗？”

“我们干的事还不够可笑吗？”第二个军官说，“瞧这山坡。”

他抬头望着山坡，那里尸体一直遍布到山顶。从他那儿望去，看得见山顶上凌乱的山石，“聋子”的死马的肚子、伸出的马腿、撅出的马蹄以及新翻起的泥土。

“迫击炮怎么回事？”第二个军官问。

“再过一小时就该来啦。那是说最多一小时。”

“那就等迫击炮吧。蠢事已经干得够多啦。”

“土匪！”第一个军官突然站起身大喊，脑袋暴露在大岩石上面。他这样站直了身体，山顶望过去显得近得多了，“共匪，怕死鬼！”

第二个军官望望伏击者，摇摇头。伏击者转过头去，无奈地抿着嘴唇。

第一个军官站在那儿，一只手按在手枪柄上，脑袋完全暴露在岩石上方。他使劲朝山顶咒骂。不过，一点动静也没有。然后他干脆从岩石后面走出来，站在那儿仰望着山顶。

“没死的话，开枪吧，怕死鬼，”他大声叫喊，“开枪打我，我可不怕你们这些从老婊子肚里钻出来的共匪。”

最后这句话很长，等他喊完，脸涨得通红。

第二个军官又摇摇头。此人长得又瘦又黑，眼神温和，宽嘴唇薄嘴片，凹陷的双颊上布满胡子楂。首次下令进攻的是那个大叫大喊的军官。死在山坡上的青年中尉是这个名叫帕科·贝仑多的中尉最亲密的朋友。帕科正在听那个狂热的上尉在叫喊。

“就是这帮畜生杀了我姐姐和娘。”上尉说。他长着一张红脸，留着两绺金黄色的英国式小胡子，眼睛有点毛病。这双眼睛是浅蓝色的，睫毛也是浅色的。仔细看他的眼睛，你会发现它们似乎不会一下子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共匪。”他接着大喊，“怕死鬼。”又开始咒骂了。

他这时完全暴露在外，站着用手枪仔细瞄准，朝山顶上唯一的目标，“聋子”的死马，开了一枪。枪弹在死马下面十五码的地方溅起了一股泥土。上尉又开了一枪。枪弹射在山石上，嗖的一声弹了出去。

上尉站在那儿望着山顶。贝仑多中尉望着离山峰不远处的另一个中尉的尸体。伏击者望着眼前的地面，然后抬头望望上尉。

“上面没有活人了，”上尉说，“你，”他对伏击者说，“到上面去看看。”

伏击者低头不语。

“你没听到我的话吗？”上尉对他大喝一声。

“是，我的上尉。”伏击者说，并不看他。

“那么站起来，走。”上尉仍握着手枪，“你没听到我的话吗？”

“是，我的上尉。”

“那干吗不走？”

“我不想去，上尉。”

“你不想去？”上尉用手枪抵住他的后腰，“你不想去？”

“我怕，上尉。”士兵理直气壮地说。

贝仑多中尉看着上尉的脸和他异样的眼神，以为他要把这个战士就地正法了。

“莫拉上尉。”他说。

“贝仑多中尉？”

“这个弟兄也许没错。”

“他说怕，是吗？他说不服从命令，是吗？”

“不。他说里面有鬼。”

“他们全都死了，”上尉说，“你没听到我说，他们全都死了？”

“你指的是躺在山坡上的我们的战友吗？”贝仑多问他，“我同意。”

“帕科，”上尉说，“别傻了。你以为惋惜胡利安中尉的只有你一个人？我跟你说，这帮共匪都死了。看！”

他站起身来，双手按在大岩石上，引体上升，双膝别扭地搁上岩石，最后在顶上站直了身体。

“开枪吧。”他站在这灰色的花岗岩石上挥舞着两臂大喊，“开枪打我吧。杀死我吧。”

山顶上，伏在死马后面的“聋子”咧嘴笑了。

他想，这种人啊。他笑了出来，可是一笑胳膊就痛，于是竭力忍住不笑。

“共匪。”声音从下面传来，“流氓，开枪打我吧。杀死我吧。”

“聋子”笑得胸口直颤，从马屁股旁边偷偷张望，看到那上尉站在大岩石上挥舞着两臂。另一个军官站在岩石旁边。那个伏击者站在另一边。“聋子”目不转睛地望着，高兴得直摆头。

“开枪打我吧，”他低声自语，“杀死我吧！”他的肩膀又颤动起来。他一笑胳膊就痛，脑袋也像要裂开似的。但是他又笑了起来，笑得全身抖动。

莫拉上尉从大岩石上下来了。

“你现在相信我了吧，帕科？”他质问贝仑多中尉。

“不。”贝仑多中尉说。

“王八蛋！”上尉说，“这儿只有白痴和怕死鬼。”

伏击者又小心翼翼地躲到大岩石后面，贝仑多蹲在他旁边。

上尉站在大岩石旁毫无遮蔽，开始朝山顶谩骂。西班牙语里的脏话最多。有些脏话只有对神明亵渎和敬畏并驾齐驱的国家[96]里才有。贝仑多中尉是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伏击者也是。他们是纳瓦拉的保皇派，他们在火头上诅咒谩骂之后，都知道这是罪孽，总要向神甫作忏悔。

他们俩如今蹲在大岩石后望着上尉，听他大骂，认为自己和他这个人以及他的咒骂没有关联。他们在这生死莫测的一天，不愿说这种良心上过不去的话。伏击者想，这样的谩骂没有好结果。这样提到圣母是个凶兆。这家伙比赤色分子骂得还恶毒。

贝仑多中尉在想，胡利安死啦。在这样一个日子死在山坡。这时上尉不喊了，转身朝着贝仑多中尉。他的眼神格外古怪。

“帕科，”他高兴地说，“你和我一起上山。”

“不。”

“什么？”上尉又拔出手枪。

贝仑多在想，我讨厌这个乱挥手枪的家伙。他一下命令就拔手枪。也许他们上厕所拉屎也要拔出手枪。

“如果你下命令，我可以去，但是我抗议。”贝仑多中尉对上尉说。

“那我一个人去，”上尉说，“这儿胆小鬼的臭气令人恶心。”

他右手握着枪，不慌不忙地大步走上山坡。贝仑多和伏击者望着他。上尉根本不找掩护，笔直望着他面前山顶上的岩石、马尸和那堆新挖出的泥土。

“聋子”伏在马尸后面岩石犄角那儿，注视着上尉大步爬上山来。

他想，只有一个。我们只捞到一个，但从他的口气听来，是个大猎物。瞧他走路的样子。瞧这畜生。瞧他大步向前来了。这家伙归我了。我让这家伙上西天，现在过来的这个人跟我一起上路。来吧，同路的旅伴。迈开步子。过来吧。过来领教领教。来啊。走啊。别放慢

脚步。过来吧。要走来就走来吧。别停下来看那些死人啦。这就对了。别朝脚下看啊。眼睛朝前，继续走啊。瞧，他留着小胡子。你觉得这小胡子怎么样？他喜欢留小胡子，这位同路的旅伴。他是个上尉。瞧他的袖章。我说过他是个大猎物。他的脸像英国人。瞧啊。红脸，黄头发，蓝眼睛。没戴军帽，小胡子是黄色的，蓝眼睛，淡蓝色的有点毛病的眼睛。有点斜视的淡蓝色的眼睛。离我足够近了。太近了。好，同路的旅伴。挨枪子儿吧，同路的旅伴。

他轻轻扣紧自动步枪的扳机，这种自动武器射击时的后坐力会使三脚枪架朝后滑动，枪托在他肩头连撞了三下。

上尉脸朝下地倒在山坡上。他左臂压在身下，握手枪的右臂伸出在脑袋前方。山坡下又一齐向山顶开枪。

贝仑多中尉伏在大岩石后面，心想现在非得在火力掩护下冲过这开阔地带啦。他这时听到山顶传来“聋子”低沉而嘶哑的声音。

“土匪！”声音传来，“土匪！开枪打我吧！杀死我吧！”

“聋子”在山顶上趴在自动步枪后面，笑得胸部发痛，笑得他觉得天灵盖都要裂开了。

“土匪，”他又高兴地喊了起来，“杀死我吧，土匪！”然后他高兴地摇着头。他想，我们同路的旅伴可不少哪。

他打算等这军官离开大岩石掩护的时候，用自动步枪结果他。他早晚得离开那里。“聋子”知道他躲在那里没法指挥，他觉得时机很好，一定能把他干掉。

正在这时，山上其他人第一次听到了飞机的声音。

“聋子”没听到飞机声。他正用自动步枪瞄准着大岩石朝下的地

方。他想，他露头的时候，一定在奔跑，如果不留神可打不中他。他跑这段路时，我可以打他后背。我应当把枪随着他转动，打他前面。或者让他逃，然后射击他，打他前面。我要在那块岩石边上收拾他，对准他前面打枪。接着他觉得有人碰了一下自己肩膀，扭头看到华金那惨白而惊恐的脸。他朝这小伙子指点的方向一看，见到三架飞机正朝这边飞来。

正在这时，贝仑多中尉突然从大岩石后面冲了出来，他低着头，撒开两腿，打着斜冲下山坡，奔到岩石堆后架着自动步枪的地方。

“聋子”正在看飞机，没看到他溜了。

“帮我把枪抽出来。”他对华金说，小伙子就把架在马尸和岩石间的自动步枪拖出来。

飞机不慌不忙地飞来。它们排成梯形，形体和声音越来越大。

“朝天卧倒，射击飞机，”“聋子”说，“等它们飞来，朝它们前面打。”

他始终望着飞机，“王八蛋！婊子养的！”他连珠炮地骂着。

“伊格纳西奥！”他说，“把枪架在小伙子肩上。”

“你！”他对华金说，“坐在那儿别动。蹲下。蹲得再低些。不行。再低些。”

他仰卧着，用自动步枪瞄着笔直飞来的飞机：“你，伊格纳西奥，给我按住那个三脚枪架。”枪架在华金背上晃动，枪筒在跳动，他的身体不住地震颤，而他低着头蹲伏，听着飞机飞近的轰响声。

伊格纳西奥匍匐在地，抬头望着天空，注视着飞来的飞机，用双

手紧握住三脚架，稳住了枪身。

“低头。”他对华金说，“头朝前。”

“热情之花’说过，宁可站着死——”隆隆声越来越近，华金对自己说。接着，他突然改口默念着：“慈悲的马利亚啊，天主与你同在；您是女人中有福的，您儿子耶稣也是有福的。天主圣母马利亚，在我们临死的时刻，为我等罪人祈祷吧。阿门。[97]天主圣母马利亚，”他祈祷到这里，这时飞机声响得让人受不了，他突然想起来，就慌忙地作起忏悔来，“我的天主啊，我衷心忏悔，得罪了值得我全心敬爱的您——”

这时，他耳边响起了嗒嗒嗒的机枪声，枪筒灼热地抵在他的肩上。嗒嗒嗒的枪声又响了起来，枪口的声波把他的耳朵都快震聋了。伊格纳西奥拼命把三脚枪架朝下拉，枪身烤着他的背部。飞机的隆隆声中响着嗒嗒嗒的枪声，他想不起忏悔该怎么作了。

他想得起的只有这些话。在我们临死的时刻。阿门。在我们临死的时刻。阿门。在这时刻。在这时刻。阿门。其他人都在射击，现在，在我们临死的时刻。阿门。

接着，在嗒嗒嗒的枪声中响起了一声撕破空气的呼啸声，接着，轰的一声，眼前一片又红又黑的景象，他膝下的土地震动起来，掀起泥土，打在他的脸上，接着，泥土和碎石劈头盖脸地落下来，伊格纳西奥压在他身上，枪也压在他身上。但是他没死，因为听见呼啸声又响了，随着一声轰响，他身下的土地又震动起来。接着又是一声轰响，他肚子下面的土地突然倾斜，山顶的一边腾空升起，接着泥土沙石慢慢落下来，盖在他们的身上。

飞机又飞来了三次，轰炸山顶，但是山顶上的人谁也不知道了。接着，飞机用机枪扫射山顶之后飞走了。当这些飞机最后一次向山顶

俯冲、用机枪嗒嗒地扫射时，第一架飞机拉起机头，一个翻身，跟着每架飞机依样行事，队形就由梯形变为V形，朝塞哥维亚方向飞去。

贝仑多中尉命令密集火力压住山头，同时带一个小队爬到一个可以向山顶扔手榴弹的坑口。他唯恐还有活人守在残破的山顶等着他们，于是先向那堆马尸、炸裂的岩石、带有火药味的被翻起的黄土扔了四颗手榴弹，这才从弹坑里爬出来，走上山顶查看。

山顶除了华金之外，都死了。这小伙子被压在伊格纳西奥的尸体下面，失去了知觉。华金的鼻孔和耳朵都在淌血，一颗炸弹落在他近前，他处在爆炸中心，一下子没透过气来，此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感觉不到了。贝仑多中尉画了个十字，对准他后脑勺就是一枪，动作干脆，又很斯文（如果这种残暴的行动能够称得上斯文的话），就像“聋子”打死那匹受伤的马一样。

贝仑多中尉站在山顶，俯视着山坡上被打死的战友，然后望望对面的田野，望望“聋子”在这里被围之前他们拍马追逐的地方，他看到自己的部队所做的一切部署，然后命令把死去战友的马牵来，把尸体横捆在马鞍上，运回拉格朗哈去。

“把那个也带走，”他说，“那个抱着自动步枪的家伙。他准是‘聋子’。他年纪最大，拿枪的就是他。不。把脑袋砍下，包在披风里。”他考虑了一会儿，“还是把他们的脑袋都砍下带走吧。还有山坡上的那几个，我们最先发现的那几个。把步枪和手枪收起来，把那挺自动步枪放在马背上。”

接着，他下坡走到第一次进攻时被打死的中尉身边。他低头望着他，但并不碰他。

“战争真是坏事啊。”他自言自语说。

他又画了个十字，一路走下山坡，为死去战友的灵魂念了五遍

《天主经》和《圣母经》。他不想待下去看他们执行他的命令。

# 第二十八章

飞机飞走以后，罗伯特·乔丹和普里米蒂伏听到枪声响了起来，他的心似乎又随着枪响而在剧烈跳动。一片烟雾从他能望到的高地上最远的山脊那里飘走，飞机在空中变成了三个稳定的小点，越来越小。

“说不定他们把自己的骑兵狂轰滥炸一通，根本没炸到‘聋子’他们，”罗伯特·乔丹自言自语，“那些该死的飞机能把人吓死，却不一定把你炸死。”

“还在打呢。”普里米蒂伏听着猛烈的枪声说。炸弹每次砰地一炸都使他战栗，他舔着干燥的嘴唇。

“怎么不打了？”罗伯特·乔丹说，“那些玩意儿根本杀不了谁。”

接着枪声完全停息了，他再也听不到射击声。贝仑多中尉开手枪的声音没传得那么远。

枪声初停时，他倒不觉得什么。然而持续的寂静却使他心里感到空洞洞的。他接着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心里顿时振奋起来。接着又是鸦雀无声，就此一片寂静，他知道，战斗结束了。

玛丽亚从营地带来了一铁桶汤汁很浓的蘑菇炖兔肉、一袋面包、一瓶酒、四只铁盘子、两只杯子和四把汤匙。她走到枪边停了下来，给奥古斯丁和埃拉迪奥舀了两盘兔肉，拿出面包，旋开酒瓶塞，斟了两杯酒。埃拉迪奥在替安塞尔莫看守枪。

罗伯特·乔丹望着她敏捷地朝他走来，爬上观察哨，肩上挎着面包

袋，手里提着桶，一头短发在阳光中闪亮。他爬下几步接过铁皮桶，扶她爬上最后的一块山石。

“飞机来干什么？”她眼神惊恐地问。

“轰炸‘聋子’。”

他揭开桶盖，往一只盘子里舀炖兔肉。

“还在打吗？”

“不打了。结束了。”

“啊。”她咬着嘴唇，望着对面的田野。

“我没有胃口。”普里米蒂伏说。

“总得吃点儿。”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我咽不下。”

“喝点这个吧，伙计，”罗伯特·乔丹说，把酒瓶递给他，“然后吃饭。”

“聋子’的事叫我不想吃了，”普里米蒂伏说，“你吃吧。我吃不下。”

玛丽亚走到他身边，两臂搂住他的脖子，吻他。

“吃吧，老朋友，”她说，“大家得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普里米蒂伏转身避开了她。他举起酒瓶，仰头让喷出的酒直灌进嗓子眼里，咕咚咕咚地咽了下去。他接着从桶里舀了满满一盘子菜，

吃了起来。

罗伯特·乔丹望望玛丽亚，摇摇头。她在他身旁坐下，一条胳膊搂着他的肩膀。两人心照不宣地坐在那儿，罗伯特·乔丹从容不迫地细细品着蘑菇炖兔肉的滋味。他喝着酒，大家都不说话。

“你愿意的话，漂亮的姑娘，可以待在这儿。”过了一会儿，他吃完了东西说。

“不。”她说，“我得到比拉尔那儿去。”

“待在这儿很好嘛。我看现在不会有事了。”

“不。我得到比拉尔那儿去。她正在给我上课。”

“她给你上什么课？”

“上课。”她朝他微笑，接着吻了他一下，“你从没听说过宗教课吗？”她脸红了，“就是那一类东西。”她又脸红了，“可是不一样。”

“去听你的课吧。”他说，拍拍她的头。她又对他笑笑，然后对普里米蒂伏说：“你有什么东西要我从下面给你捎来？”

“没有，好姑娘。”他说。罗伯特·乔丹和玛丽亚都看出他心里仍旧不痛快。

“好，老朋友。”她对他说。

“听着，”普里米蒂伏说，“我不怕死，可像这样不管他们死活——”他说不下去了。

“没别的办法。”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我知道。不过还是叫人受不了啊。”

“没别的办法。”罗伯特·乔丹又说了一遍，“现在还是别再提它的好。”

“是啊。可是他们在那儿孤军作战，我们一点也不支援——”

“别再提它了，”罗伯特·乔丹说，“你，漂亮的姑娘，去听你的课吧。”

他看她在岩石中间爬下去。然后，他望着那片高地，坐在那儿想了很久。

普里米蒂伏跟他说活，他也不回答。太阳底下很热，他也没感觉，只是坐在那儿眺望山坡和延伸到山坡顶端的那长长的一片松林。一小时过去了，太阳从左边落下去了，这时他看到有队人马翻过山坡来，就拿起望远镜。

头两个骑马的人从高山的长长的绿坡上出现的时候，马匹看起来很小。接着又有四个分散开的骑兵从宽阔的山坡越过来到山下，接着从望远镜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两行人马来到他的视野里。他望着他们，觉得夹肢窝里的汗水淌到了腰上。这伙人马由一个人领着。后面跟着更多的骑兵。后面是没人骑的马匹，鞍上横着捆了什么东西。后面跟着两个骑马的。再后面是骑马的伤兵，旁边有步行的人跟着。最后又是一些骑兵。

罗伯特·乔丹望着他们从山坡上骑马下来，消失在树林里。距离太远，他看不见有个马鞍上放着一个两头扎紧、中间捆了几道的用披风卷着的鼓鼓囊囊的包裹，这包裹被绳子勒得像个里面饱含豆子的豆荚，横捆在马鞍上，两头绑在马镫的皮带上。“聋子”用的自动步枪和这个包裹并排放在马鞍上，看上去很威风。

贝仑多中尉骑在最前面，两翼各派了护卫，老远的前方有尖兵队，可他并不觉得威风。他只感到战斗之后的空虚。他在想，砍头太残酷。不过验明正身是必要的程序。事情到这个地步已经够麻烦了，谁管得了这么多？这次把首级带回去，可能会让他们高兴吧。他们中有些人喜欢这种玩意儿。说不定他们会把这些首级送到布尔戈斯去。这件事太残忍。用飞机太过了，太过了。用一门斯多克斯迫击炮[98]，就能不造成伤亡地解决这一仗，两头骡子驮炮弹，一头骡子驮两门迫击炮，一边一门，就是一支不错的军队。加上这些自动武器的火力。再来一头骡子。不，来两头骡子驮弹药。他对自己说，别想啦。这样就不再像骑兵队了。别想了。你在给编制军队呢。你接下来就要过山炮了。

他接着想到死在山上的胡利安，现在被横捆在第一队的马背上。于是，他策马离开阳光普照的山坡，进入幽暗寂静的松林，为胡利安念起祷文来。

“万福，慈悲的圣母，”他开始祷告，“我们的生命、欢乐、希望。在这眼泪之谷，我们向您叹息、哀悼、哭泣——”

他不停地祷告，马蹄踩在柔软的松针上，阳光从树叶间投下斑驳的光影，就像从大教堂的庭柱间射下来那样。他一边祷告，一边望着前面，看两翼的部下在树林中穿行。

他穿过树林，来到通往拉格朗哈的黄土公路上，马蹄掀起阵阵尘土。尘土落到横捆在马鞍上、脸面朝下的死者身上，那些伤兵和在旁边步行的人们也都被裹进尘埃里。

安塞尔莫就在这里看着他们风尘仆仆地骑马经过。

他数着死者和伤员的人数，认出了“聋子”的自动步枪。那个用披风包成的包裹随着马镫皮带的晃动，碰撞着马的侧腹，他不知道这里

面是什么玩意儿，可是等他在回营的路上摸黑爬上“聋子”战斗过的山头，他就知道了这一长卷东西里面藏的是什么。他在黑暗中辨不出山上躺着的人是谁。但是他把这些尸体数了一下，就翻山回巴勃罗的营地去了。

那些弹坑让他震惊，那些弹坑、尸体以及小山上的情景，让他心凉了半截。他这时独自在黑暗中走着，心里完全没有明天的事了。他只顾加快脚步赶回去报告。他一边走，一边给“聋子”他们祷告。革命以来，这是他第一次祷告。

“最善良、最亲爱、最仁慈的圣母啊。”他祷告。

他最后还是不禁想到了明天的事情。他想，我得听英国人的，照他说的去做。可得让我跟他在一起，主啊，愿他的指示讲得明确，因为在飞机的轰炸下，我觉得自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保佑我吧，主啊，明天让我像个男子汉一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豁出去吧。保佑我吧，主啊，让我弄清楚那一天该怎么干。保佑我吧，主啊，让我两条腿听使唤，可别在危急时刻逃跑。保佑我吧，主啊，明天打仗的时候让我像个男子汉那样豁出命吧。我祈求您帮助，请您答应吧，您知道，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求您的，我也没有别的请求了。

他独自在黑暗中奔走，觉得祷告之后舒坦多了，此时此刻他深信自己会表现好的。当他从高地下来的时候，又给“聋子”他们做了一次祷告。不一会儿，他就走到了营地上面的岗哨，费尔南多要他回答口令。

“是我，”他回答，“安塞尔莫。”

“好。”费尔南多说。

“你知道‘聋子’的情况吗，老弟？”安塞尔莫问费尔南多，黑夜里，他们站在山路口。

“怎么不知道？”费尔南多说，“巴勃罗告诉我们了。”

“他去山上了？”

“怎么没去？”费尔南多面无表情地说，“骑兵一走，他就上山看去了。”

“他告诉了你们——”

“他全告诉了我们，”费尔南多说，“这帮法西斯分子真是野兽！我们一定要在西班牙把这些野兽消灭干净。”他停了一下，沉痛地说，“他们心里啊，哪里懂得什么人的尊严。”

安塞尔莫在黑暗中咧嘴笑了。一小时以前，他绝想不到自己竟然还笑得出来。他想，这个费尔南多真叫人敬佩。

“对，”他对费尔南多说，“我们一定要教训他们。我们一定要夺走他们的飞机、自动武器、坦克、大炮，教训他们该怎样尊重人。”

“没错。”费尔南多说，“我很高兴你和我想法一样。”然后，他目送安塞尔莫一路下坡向山洞走去。

# 第二十九章

安塞尔莫看见罗伯特·乔丹在山洞里和巴勃罗面对面地坐在桌旁。他们倒了满满一缸酒放在中间，各自面前放着一杯酒。罗伯特·乔丹拿出了笔记本，握着一支铅笔。比拉尔和玛丽亚在山洞里面，安塞尔莫看不见她们。他不知道那女人让玛丽亚待在里边是为了不让她听到谈话。可他觉得比拉尔不在桌边倒是怪事。

安塞尔莫从挂在洞口的毯子底下钻进来的时候，罗伯特·乔丹抬头望了一眼。巴勃罗直盯着桌子。他盯着酒缸，可是并没看它。

“我从山上来。”安塞尔莫对罗伯特·乔丹说。

“巴勃罗告诉我们了。”罗伯特·乔丹说。

“山上死了六人，敌人把脑袋都砍了。”安塞尔莫说，“我摸黑去那儿的。”

罗伯特·乔丹点点头。巴勃罗坐在那儿，面无表情地看着酒缸，一句话也没说。他猪样的小眼睛盯着酒缸，仿佛他以前从没看到过它似的。

“坐下吧。”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说。

老头儿在桌边一个蒙着生皮的凳子上坐下，罗伯特·乔丹伸手到桌子下面取出“聋子”送的那瓶威士忌。瓶里大概有半瓶酒。罗伯特·乔丹伸手从桌子上拿了一只杯子，倒了点威士忌，放在桌上，推向安塞尔莫。

“喝吧，老头子。”他说。

安塞尔莫喝酒的时候，巴勃罗的目光从酒缸上移到他脸上，然后又低头盯着酒缸。

安塞尔莫喝下威士忌，感到鼻子、眼睛和嘴里都火辣辣的，过了一会儿胃里暖和了，人也畅快舒服了。他用手背擦擦嘴。

他看看罗伯特·乔丹说：“我能再来一杯吗？”

“怎么不能？”罗伯特·乔丹说着又从瓶里斟了一杯，这次是递过去，不是推给他。

这次喝下去不觉得火辣辣的，却感到双倍的暖和舒服。他精神一振，就像一个大出血的人注射了一针盐水似的。老头儿又朝酒瓶望望。

“剩下的明天喝吧。”罗伯特·乔丹说，“公路上有什么情况，老头子？”

“情况不少，”安塞尔莫说，“我照你的吩咐，都记下了。我找了一个人现在替我守望做记录呢。过一会儿我去向她要情报。”

“你见到反坦克炮了吗？有橡皮轮胎和长炮筒的武器？”

“见到了，”安塞尔莫说，“路上开过四辆卡车。每辆上都有一门这种炮，上面的炮筒用松枝盖着。卡车上每门炮有六个人。”

“你说有四门炮？”罗伯特·乔丹问他。

“是四门。”安塞尔莫说。他没看记录。

“跟我说说路上还有什么情况？”

安塞尔莫把他所看到的公路上的调动情况全都跟罗伯特·乔丹说了，罗伯特·乔丹作着记录。安塞尔莫虽然不识字不会写，却有惊人的记忆力，他井井有条地从头说起。他讲的时候，巴勃罗两次伸手从缸里添酒。

“还有一队骑兵是到拉格朗哈去的，他们是从‘聋子’作战的高地上来的。”安塞尔莫继续说。

他接着讲了他见到的受伤的人数和架在马鞍上的死者的人数。

“有一捆东西横架在一个马鞍上。”他说，“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现在知道了，是脑袋。”他接着说，“那是一个骑兵中队。他们只剩了一个军官。他不是今天一早你在机枪边见到的那个。他肯定死了。从袖章上来看，死掉的有两个是军官。他们被捆在马鞍上，脸面朝下，手臂下垂。敌人还把‘聋子’的自动步枪绑在驮脑袋的马鞍上。枪筒都弯了。就是这些。”他最后说。

“够了，”罗伯特·乔丹说，用杯子在酒缸里舀酒，“除了你，越过火线到共和国那边去过的还有谁？”

“还有安德烈斯和埃拉迪奥。”

“这两个人，哪个好点？”

“安德烈斯。”

“他从这儿到纳瓦塞拉达，需要多长时间？”

“不背包裹，小心留神运气好的话，得三小时。因为带着情报，我们挑了一条路线比较长、比较安全的路走。”

“他准能到达目的地吗？”

“不知道，哪有什么说得准的事情。”

“你也没准吗？”

“是。”

就这样吧，罗伯特·乔丹心想。如果他说准能到达目的地的话，我当然会派他去。

“安德烈斯能像你一样到那儿去吗？”

“跟我一样，也许更有把握。他年轻。”

“可是情报必须送到那儿。”

“要是没事的话，他准能到那儿。出事的话，谁也没法子。”

“我写份急件派他送去，”罗伯特·乔丹说，“我来跟他讲，到什么地方去找将军。他在师参谋部。”

“师什么的，他是弄不明白的，”安塞尔莫说，“得告诉他将军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可是只能在师参谋部才能找到他呀。”

“师参谋部是个地方吗？”

“当然是个地方，老头子，”罗伯特·乔丹细心地解释，“不过这是将军自己挑选的地方。他把作战司令部设在了那儿。”

“那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安塞尔莫感到很累，累得他脑筋迟钝。而且，旅、师、军这种字眼，也叫他糊涂。起先只有队，后来有团，后来有旅。现在是既有旅又有师。他不明白。地方就是地方。

“慢慢来，别着急，老头子。”罗伯特·乔丹说，他知道，如果安塞尔莫不明白的话，他也就根本没法向安德烈斯交代清楚，“参谋部是将军挑的一个作为指挥所的地方。他指挥一个师，一个师等于两个旅。我不知道那地方具体在哪儿，因为选地点的时候我不在场。很可能是个山洞，或者地下掩体，有电话线通到那儿。安德烈斯得去打听将军和师参谋部在哪儿。他得把这份情报交给将军或者参谋长，或者交给另外一个人，我会把他的名字写在上面。即使他们外出视察，那里也肯定会有人留守。你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么去叫安德烈斯来吧。我马上就写，用这个公章封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圆形的木柄小橡皮图章给他看，上面有三个字母，还有一个比五角硬币大不了多少的铁壳圆形小印台，“这个公章他们一定会重视的。现在去叫安德烈斯来吧，我跟他交代一下。他得马上出发，但先得弄明白。”

“我明白他就明白。不过你一定得交代清楚。参谋部、师啊，这些东西，我是搞不明白的。我去的地方总是跟房子之类的一样有个确切地点。纳瓦塞拉达的指挥所在一家老客栈里。瓜达拉马的指挥所是一幢带花园的房子。”

“这个将军的指挥所，”罗伯特·乔丹说，“应该是在非常靠近火线的某处地方。为了防飞机轰炸，会设在地下。安德烈斯知道了要打听什么，到那里一问就能找到。他只要拿出我写的东西就行。现在去叫他来，得马上送去。”安塞尔莫低头从挂着的毯子下面钻了出去。罗伯特·乔丹在他的笔记本上写起来。

“听着，英国人。”巴勃罗说，眼睛仍然盯着那只酒缸。

“我在写东西呢。”罗伯特·乔丹说，没有抬头。

“听着，英国人，”巴勃罗直接朝着酒缸说，“这事你不用灰心丧气。‘聋子’没了，我们还有很多人，能攻下哨所，把桥炸掉。”

“好。”罗伯特·乔丹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写。

“很多人，”巴勃罗说，“今天我很佩服你的果断，英国人，”巴勃罗对着酒缸说，“我看你是真有两下子，比我机灵。我信得过你。”

罗伯特·乔丹正在聚精会神地给戈尔茨写报告，力图用最简洁的字句却写得完全令人信服，要写得让对方取消这次进攻，但又要让他们觉得他之所以主张取消这次进攻，并不是因为害怕在执行使命时会遇到危险，只是希望他们了解所有的情况。巴勃罗的话，他几乎一个字也没听清。

“英国人。”巴勃罗说。

“我在写字呢。”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没有抬头。

他想，也许我应该分送两份。可是这样一来，炸桥的人手就不够了。关于发动这次进攻的原因，我知道些什么呢？也许这次攻势只是为了牵制，也许他们只是想把其他地方的军队吸引过来。也许他们这么干是为了吸引北方的飞机。也许就是为了这个吧。他们也许并不指望这次进攻获得成功。我知道些什么呢？这是我给戈尔茨的报告。我要等到进攻开始才炸桥。我接到的命令很清楚。要是取消这次进攻，我就什么也不用炸了。但是我必须在这儿保证万一必须执行那个命令时所需要的人手。

“你说什么？”他问巴勃罗。

“我有信心了，英国人。”巴勃罗仍然对着酒缸说。

这个家伙，罗伯特·乔丹想，但愿我也有信心，他继续写着。

# 第三十章

那天晚上该做的事情到这里就都落实完毕了。命令全部下达了。人人都知道了自己在早晨的确切任务。安德烈斯走了三小时。天亮时不发动进攻的话，就不用发动了。罗伯特·乔丹到上面的岗哨跟普里米蒂伏说完话，在回来的路上对自己说，我相信这次进攻一定会发动的。

戈尔茨部署了这次进攻，但他无权取消。要取消必须得马德里批准。他们很可能叫不醒那儿的人，即使叫醒了，那些人也会充满着睡意，不会认真考虑。我应该把敌人的应战情况及早报告给戈尔茨，但是事情还没有发生，我怎能提前打报告呢？天黑了敌人才调动那些武器。他们不希望公路上的活动被我们的飞机发现。但是他们的那些飞机又是怎么回事呢？法西斯分子的这些飞机又是怎么回事呢？

当然啦，我们的人看到了这些飞机一定会引起警惕。可是，法西斯分子也许想用这些飞机来制造假象，向瓜达拉哈拉发动另一次进攻，据说意大利军队在索里亚集结，除了那些在北方活动的之外，又在西昆萨集结[99]。然而他们没有足够的军队和物资同时发动两次大进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肯定不过是虚张声势。

但是我们都知道，意大利军队有多少兵力在上个月和前一个月从加的斯[100]登陆。他们始终想再次进攻瓜达拉哈拉，当然不会像上一次那么愚蠢，这次会用三股主力军朝南直插，然后扩大突破点，沿着铁路线向高原西部进军。他们有一个可用的好办法。汉斯跟他讲过。上一次他们犯了很多错误。上次的整个设想都不对。他们进攻阿甘达企图切断马德里和巴伦西亚之间的公路时[101]，没有动用他们进攻瓜达拉

哈拉时的部队。他们当时为什么不来个双管齐下？为什么？为什么？谁知道为什么？

然而我们两次都用同一个部队挡住了他们。他们要是双管齐下的话，我们绝对挡不住他们。他对自己说，别担心了。想想以前的奇迹吧。你要么必须在早上炸桥，要么就不用炸。别自欺欺人了，觉得可以不用炸桥。反正早晚都是要炸的。不是这座桥，也是另外一座。不由你决定怎么干。你只是服从命令。按照命令办事，别的不用想。

炸桥的命令很明确。太明确了。你不用发愁，也不用害怕。害怕虽然正常，可是如果你听任自己害怕，这种害怕的心情就会感染那些跟你一起工作的人。

他对自己说，可是砍头那件事还是叫人触目惊心啊。老头儿独自在山顶上发现了那些尸体，要是你发现它们，会有什么感觉？这件事震动了你，不是吗？是啊，乔丹。今天可不止一件事使你受到震动，不过你表现得还可以。到目前为止，你表现得还不错。

他揶揄自己说，作为蒙大拿大学的西班牙语讲师，你干得很不错啊。已经不容易了。但是别以为自己是什么特殊人物。在这方面，你还没有做出什么大成绩。想想杜兰吧，他从没受过军事训练，是个作曲家，革命前经常出没于交际场，现在却成了个了不起的军官，指挥一个旅。对杜兰来说，这一切是那么简单容易，就像一个象棋神童学下象棋一样。你从小就看战略战术的书籍，你祖父给你讲美国南北战争，启发了你的兴趣，不过祖父把南北战争说成叛乱。但是你和杜兰相比，就像一个稳健的好棋手和一个神童对局。老杜兰啊。再见一见杜兰倒是不错。等完成这次行动，他就会在盖洛德饭店见到杜兰。对，等这次行动结束之后，看看他有什么好的表现。

他又对自己说，完成了这次行动，我就能在盖洛德饭店见到他了。他说，别欺骗自己。你干得很对。要冷静。别欺骗自己。你再见

不到杜兰了，不过那也不重要了。别想这种事了，他对自己说。别想这种不切实际的事情啦。

也不要英雄般的克制自己。在这一带山区，我们不需要任何英雄般的克制的公民。你祖父在内战中打了四年仗，你在这次战争中才刚打了一年。你还有漫长的时间要度过，你十分适合做这项工作。再说，你现在有了玛丽亚。看，你什么都不缺啦，你不该发愁。一支游击队和一队骑兵之间的一场小小遭遇战，算得了什么？这不算什么。他们砍了头又怎样？那有什么关系？不必大惊小怪。

内战后祖父在卡尼堡的时候，印第安人经常剥人头皮。你父亲办公室里有一个柜子，柜架上摆满了箭头，挂在墙上的军帽上斜插着苍鹰羽翎，皮绑腿和衬衣上有一股熏制的鹿皮的味儿，有用珠子装饰的鹿皮鞋，摸上去十分柔软，你还记得这些吗？柜子角落里放着的野牛骨制的大弓，两个箭筒中装满了打猎和打仗用的箭，你用手紧紧地握住那一把箭杆时的感觉，你还记得这些吗？

要想想这些事情。要想想具体而实际的东西。要想想祖父的明晃晃擦遍了油的马刀，插在有齿纹的刀鞘里，祖父给你看经过多次打磨变薄的刀刃。要想想祖父的史密斯·韦森手枪，那是一支点32口径没有扳机护围的军官用的单发枪。那是你摸过的最轻巧最顺手的扳机，手枪总是擦遍了油，枪膛干干净净，虽然枪身上的装饰花纹磨没了，褐色的钢枪筒和转轮被皮枪套磨得光溜溜的。这支枪插的枪套盖口处烙有U.S.的字样，跟擦枪工具和两百发子弹一起放在柜子的抽屉里。放子弹的纸板盒用蜡线整整齐齐地扎着。

你可以从抽屉里把手枪拿出来，握在手里摆弄。“随便玩吧”，这是祖父的说法。但是你不能拿它耍着玩，因为这是一支“不能闹着玩的枪”。

你有一次问祖父，他是否用这支枪杀过人，他说：“杀过。”

于是你说："什么时候，爷爷？"他说："叛乱战争期间，和战后。"

你说："你给我讲讲好吗，爷爷？"

他说："我不想讲，罗伯特。"

后来，你父亲用这把手枪自杀，你从学校请假回家，他们举行了葬礼。法医验尸后返还了手枪，他说："鲍勃[102]，你很想保存这支枪吧。本来这枪应该被没收的，但我知道你爸爸很看重这支枪，因为他的爸爸第一次随骑兵出征时就使这支枪，整个内战期间一直随身带着，现在这支枪仍然好得很。我今天下午把它拿到外面试了试。它打得不快，但很准。"

他把枪放在原来的柜子抽屉里，但是第二天他把它拿出来，和查布两人骑马直赶到红棚屋城北的高地上去了，现在那里建了一条穿过山口横跨熊齿高原通往库克城的公路[103]。那里不常有风，整个夏天山上都有积雪。他们来到一个湖边，据说这湖有八百英尺深，湖水是深绿色的。查布牵着两匹马，他爬上一块岩石，探出身子，在那静静的水面看到了自己的脸，看到了自己握着枪，然后握住枪口把枪扔了下去，看着它在清澈的水里冒着气泡，一直向下沉，变成表链上的小饰物那般小，最后不见了踪迹。他从岩石上下来，跳上马鞍，用马刺狠狠地刺了一下老贝斯，把它刺得像只弹簧木马般跳了起来。他策马沿湖狂奔，一直等到它恢复正常，他们才沿着山路返回。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把这支旧枪扔了，鲍勃。"查布说。

"这样，以后我们就不用再谈它啦。"他说。

他们从此就再也没谈过这支枪，那就是祖父的随身武器的结局。他把那把马刀和他自己的其他物品仍然放在米苏拉的箱子里。

他想，我不知道祖父会怎样看待这眼前的情况。人人都说祖父是

个了不起的军人。他们说，要是那天他跟卡斯特在一起，绝不会让卡斯特被包围。他怎么可能看不见小巨角河边的洼地上那些印第安人棚屋的炊烟和尘土呢？除非那天早晨有浓雾，可是事实上并没有。[104]

但愿在这儿的是我祖父，而不是我。噢，也许明天晚上我们就又可以在一起了。如果真有所谓“来世”这种鬼玩意儿的话，他想，这肯定是没有的，我当然想跟他谈谈，因为有很多事情我想弄清楚。我现在有权问他了，因为我自己也必须做同样的事了。看来他现在不会计较我问他了。我从前没有权利问他。他不肯告诉我，我理解，因为他不了解我。可是现在，我想，我们该谈得来了。我希望现在能和他谈谈，听听他的意见。即使不想征求他的意见，我也希望跟他谈谈。我们之间竟然这样阴阳两隔，真遗憾。

他一边想，一边认识到，如果真的能见面，他父亲在场的话，他和祖父都会感到难堪的。他想，任何人都有权自杀，但是这样做不好。我理解这种行为，但是并不赞成。这叫窝囊。可是你能理解吗？当然，我理解。但是，是的，但是。一个人得钻进了牛角尖才干得出这种事情。

他想，唉，真要命！祖父在这里就好了，哪怕是一小时也行。我所有的这么一点气质也许是通过那个滥用手枪的人传给我的。也许那是我们三代人之间唯一的共通点。但是，真见鬼。真见鬼。但是我只指望这时间上的间隔不是那么长，这样我就能从他那里学到父亲绝对不会教给我的东西了，是不是他当初必须经过面对，然后克服，最后终于在四年的南北战争和后来对印第安人的战斗（当然，这实在不大可能引起很大的恐惧）中才彻底摆脱了恐惧，使我父亲成了一个懦夫，正如斗牛士的儿子几乎都是懦夫一样？是不是这样呢？也许那些好的气质只有当了父亲才能重新发扬吧？

我不会忘记，当我第一次知道父亲是个懦夫时，我有多么难受。说下去吧，用英语说懦夫。说出来就轻松了，而且用外国话来骂人狗

娘养的，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他也不是什么狗娘养的。他只是个懦夫而已，这是人生的最大不幸。如果他不是懦夫，他就会挺身反抗那个女人，不让她欺侮他。我不知道如果他娶了另一个女人，我会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永远无法知道的，他想，不禁笑笑。也许她身上的蛮横劲儿和父亲正好互补。你呀，别太激动了。等明天的事干完了，再说好气质那一套吧。别自高自大得太早了。再说，根本不能自高自大。我们要看看你明天能表现出什么气质。

他又想起了祖父。

“乔治·卡斯特不是个聪明的骑兵领袖，罗伯特，”他祖父说，“他甚至不能算是个聪明人。”

他记得，红棚屋城他家弹子房墙上挂有一张旧的安海斯·比施的石版画，画的是穿着鹿皮衫的卡斯特，黄色的鬈发在风中飞扬，手握军用左轮手枪站在山上，苏族印第安人正包拢过来。对这样一位英雄，他祖父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他感到气愤。

“他有本事陷入困境再摆脱困境，”祖父接着说，“但在小巨角河他陷入了困境，却没法脱身。”

“而菲尔·谢里登却是个聪明人，杰布·斯图尔特也一样。但约翰·莫斯比才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骑兵领袖。”

他在米苏拉的箱子里，有一封菲尔·谢里登将军写给老基尔帕特里克105的信，信上说他祖父是个非正规骑兵队的领袖，比约翰·莫斯比更出色。

他想，我应该跟戈尔茨谈谈我的祖父。他也许从没听人说起过吧，也许连约翰·莫斯比也从没听说过。英国人都知道他们，因为他们不得不比欧洲大陆上的人们更多地研究我们的南北战争。卡可夫说过，这次行动之后，要是我愿意，可以进莫斯科的列宁学院。他说，

要是我愿意的话，还可以进红军的军事学院。我不知道祖父对此有什么想法，祖父一辈子从没刻意和民主党人同坐一桌。

他想，算了吧，我不想当军人，这我知道。所以这个问题不存在。我只想要我方打胜这场战争。他想，我看，真正的好军人除了会打胜仗以外，别无所长。这看法显然是不对的。拿破仑和威灵顿就是例子。他想，你今天晚上真蠢啊。

他的思想通常是个好伴侣，今晚他对祖父的回忆就是这样，后来他对父亲的回忆令他沮丧。他理解父亲，原谅他、可怜他，但为他感到羞愧。

他对自己说，你最好什么也别想了。你很快就要和玛丽亚在一起了，你就不用想了。如今事事都落实了，最好就是什么也别想了。当你使劲想一件事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你的脑子就像个失去了负重的飞轮越转越快。你最好别想了。他想，但是还得假设一下。假设飞机投弹炸毁了那些反坦克炮，把阵地炸得稀烂，那些老坦克在山上翻了个儿，而老戈尔茨能把十四旅那批酒鬼、流浪汉、无赖、狂热分子和匹夫赶在前面冲锋陷阵，我知道戈尔茨另一个旅里原来杜兰的部下都是好样的，这样一来我们明天晚上就能攻占塞哥维亚了。

对，他对自己说，只要这样设想一下就行了。他对自己说，我能到拉格朗哈就行了。他忽然心里豁然开朗。可是你得把那座桥炸掉。这计划不会取消。因为你刚才的设想，正是那些发号施令的人所设想的这次进攻的结果。对，你必须炸掉这座桥。他知道这不会错。安德烈斯遇到什么情况都不重要。

他怀着愉快的心情，在黑暗中独自从小路上下来，因为今后四小时里该做的事都安排好了，并且由于回想了具体的细节而产生了信心，因此这时想起他非炸桥不可，就感到舒坦极了。

那种犹豫，那种放大的犹豫，就像一个人由于弄错了日期，不知道客人是否真的会来一样，这种情绪打他派安德烈斯给戈尔茨送报告后就一直存在——现在没了。他现在确信这个重要的日子不会被取消。他想，能确定就好啊。能确定总是好事。

# 第三十一章

他俩又一起躺在睡袋里，这是最后一夜了，夜已很深。玛丽亚紧紧依偎在他身边，他感到她修长而光滑的大腿贴着他的大腿，她的乳房像两座小山包，矗立在有个泉眼的平原上，山包的远处是她深谷般的喉咙，他的嘴就贴着她的嘴。他静静地躺着，什么也不想，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

“罗伯托。”玛丽亚柔情地说，吻他，“真惭愧。我不想让你失望，可是一碰就痛，痛得厉害。看来我对你没多大用处了。”

“是会痛的，”他说，“不，兔子，没什么。我们不做任何会痛的事。”

“我不是指那回事。是这样，我想叫你快活，可是做不到。”

“没关系。一会儿就会好的。我们躺在一起，就结合在一起了。”

“话虽这么说，可我感到惭愧。我想这是因为以前人家糟蹋了我。不是咱俩的关系。”

“我们别谈这个了。”

“我也不想谈。我想说的是，最后一夜叫你失望，我受不了，因此就想为自己找借口。”

“听我说，兔子。”他说，“这种事一会儿就会好的，不会有事的。”但是他想，对最后一夜来说，这兆头不好。

接着他过意不去地说："紧紧挨着我，兔子。我喜欢你在黑夜里贴在我身边，就像我喜欢和你做爱一样。"

"我真惭愧，我原以为今夜又会和那次从'聋子'那儿下山后在高地上那次一样的。"

"没关系，"他对她说，"可不会每次都一样，今天和上一次那样，我都喜欢。"他撇开失望的心情，说了个谎，"我们静静地在一起，睡觉。我们聊聊天吧。我对你的情况知道得太少。"

"我们讲讲明天，讲讲你的工作好吗？我要学得聪明点，帮你做事。"

"不，"他说着在睡袋里彻底放松了筋骨，静静地躺着，脸贴在她肩上，左臂放在她头下，"最聪明的办法是不谈明天，也不谈今天发生过的事。我们在这里不谈伤亡的事。明天非干不可的事，到时候就干。你不害怕吗？"

"怎么会？"她说，"我以前总害怕。可现在我都替你害了怕，所以自己就不害怕了。"

"别这样，兔子。这种事我遇得多啦。有的比这次更糟。"他撒了个谎。

然后，他突然放纵自己，任凭自己沉溺在幻想中，他说："我们谈谈马德里吧，谈谈我们在马德里的情景吧。"

"好，"她说，"唉，罗伯托，我让你失望了，真对不起。有什么别的事我可以替你做吗？"

他抚摸着她的头，吻她，然后偎依在她身边，倾听着夜籁。

“你可以跟我谈谈马德里。”他说，心里想着，我要为明天养足精神。明天我需要精力充沛。现在松针地上不会像我明天那样需要精力。《圣经》上说是谁遗在地上来着？俄南[106]。他想，俄南结果怎么样？我想不起来有关俄南的别的情况了。他在黑暗中微笑着。

接着他又放任自己沉溺在幻想中，感受幻想中的逸乐，就像夜间迷迷糊糊地被动做爱，只感到接受的快感。

“我亲爱的。”他说，吻着她，“听着，有天晚上我在想马德里，想我怎么到了那儿，把你留在旅馆里，而我呢，赶到俄国人住的饭店里去看朋友。不过那样不对，我不会把你留在旅馆里的。”

“干吗不呢？”

“因为我要照顾你。我永远也不离开你。我要跟你一起到民政局领证。然后跟你一起去买需要的衣服。”

“不需要太多衣服，我自己会买。”

“不，要很多，我们一起去，买些好的衣服，你穿了一定很漂亮。”

“我宁愿我们待在旅馆的房间里，打发别人去买。旅馆在哪儿？”

“在加雅奥广场。我们要在那家旅馆的房间里待很长时间。房间里有一张很宽的床，有干净的床单，澡盆里有热水，还有两个壁柜，一个放我的东西，一个归你用。落地窗敞开着，窗外街上有喷泉。我还知道几家好饭店，虽然没有执照，但饭菜很好，我还知道可以买到葡萄酒和威士忌的几家店铺。我们要在屋里放些吃的，饿了就吃，还有威士忌，想喝的时候就喝，我还要给你买些白葡萄酒。”

“我想尝尝威士忌。”

“不过威士忌不好弄，如果你喜欢，还是喝白葡萄酒吧。”

“威士忌你留着自己喝，罗伯托。”她说，“我真的爱你、爱你，也爱我喝不到的威士忌。你真小气。”

“好，那你就喝一点。不过女人喝这种酒不合适。”

“我只用过对女人合适的东西，”玛丽亚说，“那么我在床上仍旧穿我的结婚衬衫吗？”

“不。要是你喜欢，我还要给你买各式各样的睡衣睡裤。”

“我要买七件结婚衬衫。”她说，“一周里每天换一件。我要给你买一件干净的结婚衬衫。你洗过自己的衬衫吗？”

“有时候洗。”

“我什么都要洗得干干净净，我要像在‘聋子’那儿那样，给你斟威士忌，在里面兑水。我要给你弄些橄榄、咸鳕鱼、榛子，给你当下酒菜。我们要在房间里住一个月，一步也不离开。如果我能好好地配合你——”她说到这里，突然不高兴了。

“那没关系，”罗伯特·乔丹对她说，“真的没关系。可能是你那里以前受过伤，结了疤，现在又碰伤了。有这个可能。这一类情况过些时候就会好的。要是真有问题，马德里的好医生多着呢。”

“前几次挺好嘛。”她恳求似的说。

“那说明以后也会好的。”

“那么我们再谈谈马德里吧。”她把两腿弯着放在他的腿中间，头顶擦着他的肩头，“我一头短头发，那么难看，会不会给你丢脸？”

“不会。你很可爱。你有一张可爱的脸，修长的身子美丽又轻盈，金红色的皮肤滑溜溜的，人人都会打你的主意，想把你从我身边夺走。”

“什么话，把我从你那里夺走？”她说，“没有另一个男人能碰我，除非我死了。把我夺走，休想。”

“不过很多人会有这种打算的，你等着瞧吧。”

“他们会看到，我多么爱你，要是碰我的话，就像把手伸进一锅熔化的铅里。你呢？你见了跟你一样有文化的漂亮女人，你不会替我难为情吗？”

“绝不。我要跟你结婚。”

“听你的，”她说，“不过，我们已经取消了教堂，我看不结婚关系也不大。”

“我觉得我们还是结婚好。”

“听你的。要是别的国家还有教堂，也许我们可以在那儿结婚。”

“我的国家里还有教堂。”他告诉她，“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那儿的教堂里结婚。我没结过婚。没有问题。”

“你没结过婚，我太高兴了。”她说，“我还高兴的是，你见多识广，告诉了我那些事，这说明你跟很多女人亲近过。比拉尔对我说过，只有这种男人才能当丈夫。你现在可不会跟别的女人胡闹了吧？因为那会让我活不下去的。”

“我从来没有跟很多女人胡闹过，”他真心实意地说，“在遇到你之前，我觉得自己是不会这么深地爱一个女人的。”

她抚摸着他的脸颊，双手搂住他的头：“你一定有过很多女人。”

“没有爱过她们。”

“听着，比拉尔跟我讲过一件事——”

“说吧。”

“不。还是不说的好。我们再谈谈马德里吧。”

“你想说的是什么事？”

“我不想说了。”

“是要紧事，还是说出来的好。”

“你认为重要吗？”

“是。”

“你还不知道是什么事，怎么就知道重要呢？”

“从你的态度就知道。”

“那我不瞒你了。比拉尔跟我说，我们明天都得死了，还说你跟她一样清楚，可是你不把它当回事。她这么说不是批评你，而是佩服你。”

“她是这样说的吗？”他说。他想，这个疯婊子。他说，“又是她那套吉卜赛鬼名堂。那是市场上的女摊贩和泡在咖啡馆里的胆小鬼嘴里的胡话。他奶奶的鬼话。”他觉得夹肢窝在出汗，汗水从胳膊和腰上淌下来。他心里嘀咕着，敢情你害怕了啊？然后说出口来，“她这个迷信的婊子，满嘴胡话。我们再谈马德里吧。”

“那么你不知道这回事？”

“当然不知道。别说这些废话了。”他说，用了一个更难听的词儿。

于是他再谈起马德里来，但这次没法再体会到身临其境的感觉了，现在他只不过是在对他的女朋友和自己撒谎，来消磨这战斗前的一夜，他明白。他喜欢这么做，他开始了幻想却一点也感觉不到乐趣。不过他还是又说了起来。

“我想过你的头发，”他说，“我想过我们要拿它怎么办。你瞧，现在已经都长起来了，就像动物身上的毛那样长，摸着很舒服，我非常喜欢。这头发很漂亮，我用手一捋，头发就服服帖帖的，然后又竖起来，就像风中的麦浪。”

“用手摸摸吧。”

他摸着，把手留在头发上，继续贴着她的脖子说话，觉得自己的喉咙哽塞起来了：“不过，我们在马德里可以一起去理发店，让理发师照我的样子把你两边和后面的头发剃掉，修得整整齐齐，在头发长长之前，在城里走动看起来就好看多了。”

“我看起来像你了，”她说，紧紧抱着他，“我一定不再改变发型了。”

“不。头发会不断地长。那只不过是为了在头发长长之前弄得整齐些。头发长长要多久？”

“很长很长吗？”

“不。我是说，长到齐肩。我要你留的就是这样的发型。”

“像电影里的嘉宝那样？”

“对。”他声音哽塞着说。

这时，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一下子又涌上心头，他要尽情地享受。这感觉控制了他，他又沉溺在其中，接着说：“头发会这样垂在肩上，下端是卷的，像海浪一样，颜色像熟透的麦子，你的脸是金红色的，有了金色的头发和金色的皮肤，你的眼睛也是金色的，里面有黑色的瞳孔。我要让你仰起头来，凝视着你的眼睛，紧紧拥抱你——”

“在哪儿？”

“在哪儿都行。你的头发长长要多久？”

“不知道，以前从没剪过。不过，我想六个月就会长到耳朵下面，要一年才能长到你喜欢的那样。你可知道我们先做些什么？”

“说说。”

“我们要在我们那个了不起的旅馆里，在你说的那个了不起的房间里干净的大床上，我们一起坐在那张了不起的床上照着大柜子上的镜子，镜子里有你和我，然后我要这样对着你，胳膊这样搂着你，然后这样吻着你。”

他们在夜色里静静地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火热地却一动不动地依偎在一起，紧紧地搂着。罗伯特·乔丹抱着她，同时紧抱着他明知不会有的一切，他自得其乐地说下去：“兔子，我们不要老是住在那家旅馆里。”

“为什么不？”

“我们可以在马德里静安公园旁边的街上租一套公寓。我认识一个

在革命前出租公寓的美国女房东，我能按以前的租金租到这种公寓。那儿有的房间面对公园，从窗口能望到公园的铁栏杆、花园、鹅卵石小路、路边的绿草地、荫蔽的树木和很多喷泉。栗树现在一定开花了。在马德里，我们可以在公园里散步，要是湖里有水，可以在湖上划船。”

“湖里怎么会没水呢？”

“他们在十二月份把水抽干，因为飞机来轰炸的时候会暴露目标。不过，我想现在应该又有水了。可是也不一定。不过，即使湖里没有水，我们也可以在公园里别的地方散步。有个地方像森林一样，世界各地的树木都有，每棵树上都贴着标签，上面注明树的名称和出处。”

“我可宁愿去电影院，”玛丽亚说，“不过这些树听起来很有意思，如果能记住的话，我要跟你一起把树名全记下来。”

“那儿跟博物院可不一样。”罗伯特·乔丹说，“树木是自然生长的，公园里有小山，有一部分像原始森林。公园南面有书市，人行道旁有成百个卖旧书的书摊儿，革命开始以后书籍很多，有人从被轰炸的人家和法西斯分子家里偷来的，拿到书市上来卖。我在马德里一有时间，就整天泡在这些书摊上，跟革命前一样。”

“你去逛书市的时候，我在公寓里忙我的事。”玛丽亚说，“我们有钱雇一个用人吗？”

“当然。我可以找旅馆里的佩特拉，要是你喜欢她的话。她做菜不错，人又干净。她替几个新闻记者做饭，我在他们那里吃过饭。他们房间里有电炉。”

“你要她就行。”玛丽亚说，“要不，我去找一个。不过你为了工作，不是要常常出去的吗？干这种工作，他们不会让我陪你一起去的。”

“说不定我能在马德里找到工作。这种工作我做了太久，革命一开始我就打仗。现在他们可能会让我在马德里工作了，我从没提过要求。我一直在前线，或者干这种工作。”

“你可知道，在遇到你之前，我从来没有提过什么要求，也没有要过什么，除了革命和赢得这场战争以外，也没考虑过别的，说真的，我的志向是非常纯正的。我干了不少工作，现在爱上了你。”他说话时把一切不会发生的事都当真了，“我爱你，就像我爱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我爱你，就像我爱自由、尊严和人们要求工作、不愿挨饿的权利。我爱你，就像我爱我们所保卫的马德里，就像我爱所有那些牺牲的同志。很多同志牺牲了。很多，很多。你想象不出来究竟有多少。但是我爱你，就像我爱世界上我最爱的东西，而我爱你超过了所有这一切。我是那么爱你啊！兔子，我无法用语言向你表达，我现在说的话，只表达了一点。我从没娶过妻子，你现在就是我的妻子，我很幸福。”

“我要努力做你的好妻子，”玛丽亚说，“我没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我一定要弥补这个缺点。如果我们住在马德里，那很好。如果我们不得不住在别的地方，也好。如果我们不定居在任何地方，只要我跟你在一起，更好。要是我们到你的国家去，我要学讲英国话，讲得跟英国人一样好。我要学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怎么样，我也怎么样。”

“你会变得非常可笑。”

“我当然会出错啦，不过你会指正我的，我绝不犯第二遍，或者只犯两遍。在你的国家里，如果你想吃我做的饭菜，我可以给你做。我要到学校里去学怎样当妻子，如果有这种学校的话，还要好好学。”

“有这种学校，不过你用不着去学。”

“比拉尔对我说过，她觉得你的国家里有这种学校。她在杂志上看

到过。她还对我说，我一定要学讲英国话，还要讲得地道，千万不能给你丢脸。”

“她什么时候跟你说这话的？”

“今天我们包扎东西的时候。她经常跟我讲该怎么做你的妻子。”

罗伯特·乔丹想，看来她也打算去马德里。他说：“她还说些什么？”

“她说，我应该把自己当做一个斗牛士，一定要保养自己的身体，保持苗条。她说这是很要紧的事。”

“没错。”罗伯特·乔丹说，“你在今后很多年里不用为这个担心。”

“不。她说，我们这个种族的人必须时时注意，因为会突然发胖。她对我说，她以前跟我一样苗条，不过那时候妇女是不锻炼身体的。她教我该怎样锻炼，不能吃得太多，她教我什么东西不能吃。可我已经忘了，还得再问问她。”

“马铃薯。”他说。

“对了。”她接着说，“就是马铃薯，还有油炸的东西。我还跟她讲到疼的事，她说千万不能对你说，只能忍住痛，不让你知道。可是我对你说了，因为我不想对你撒谎，我也很害怕，你可能会以为我们再不能快活了，以为在高地上那回事没有真的发生过。”

“告诉我是对的。”

“真的？因为我感到惭愧，而且只要你喜欢，我什么都愿意做，比拉尔跟我讲了该为自己的丈夫做些什么。”

“什么也不用做。我们的爱情是共同的，我们要保持它、爱护它。

我爱这样躺在你身边，抚摸你，知道你真的在我身边。等你养好了，我们什么都可以做。”

“可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呢？她跟我讲过这种事的。”

“没有。我们的需要是共同的。我的需要不能和你分开。”

“这样说我感觉好多了。不过始终别忘了，你喜欢的事我一定干。你可一定要对我说，因为我不明白的事太多了，她对我讲的，我很多都弄不明白。我不好意思问，她呢，就懂得很多。”

“兔子，”他说，“你真了不起。”

“哪儿的话，”她说，“我们正在拔营，打行李，准备战斗，而另一场战斗正在山上进行，在这样的一天里要学会做妻子的一切可真不容易啊。要是我出了大差错，你一定要对我说，因为我爱你。很可能我会记错事情，她跟我讲了很多复杂的事情。”

“她还跟你讲了些什么？”

“讲的事情很多，我记不住了。她说，我可以把我受到糟蹋的事告诉你，要是我再记起来的话。因为你是个好人，知道真相。不过最好还是永远别提，除非这件事又跟以前那样像恶魔似的缠着我，那么跟你讲能使我摆脱它。”

“现在你还难受吗？”

“不了。从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开始，我就觉得这事仿佛从没发生过。只是一直在为我爹妈难受。这种心情永远抹不掉。不过既然我要做你的妻子，就应该尊重你，让你知道你应该知道的事。我从来也没有屈从过任何人。我挣扎过、反抗过，他们总是要两个人或更多的人才能糟蹋我。一个人坐在我头上抓住我。我把这告诉你是因为尊重

你。”

“我也尊重你。别说了。”

不，我说的尊重是，因为我是你的妻子。还有一件事，我父亲是当地的村长，受人尊敬，我母亲也是个受人尊敬的人，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因为我父亲拥护共和国，他们把母亲和父亲一起枪毙了。我眼看着他俩被打死。当时，父亲站在村里屠宰场的墙边，在被枪毙前说了句‘共和国万岁’。

我母亲也靠那堵墙站着，她说，‘我丈夫，本村村长万岁’。我希望他们把我也杀了，我想说‘共和国万岁，爹妈万岁’，可是他们没开枪，而是干出丧尽天良的事来。

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因为它跟我们有关系。屠杀之后，他们把我们这些看到枪毙而没被枪毙的人从屠宰场带到一座陡峭的山上，来到镇上的大广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哭，除了有些看呆了的人，他们的眼泪已经干了。我也哭不出来。他们死的时候我没注意其他情况，只看着父亲和母亲，母亲说的‘我丈夫，本村村长万岁’这句话在我头脑里像号叫，永远不会消失，不断地回响着。我母亲不是共和分子，所以不说‘共和国万岁’，而只是高喊我父亲万岁，父亲那时栽倒在她脚边，脸朝下躺着。

可是她说的声音很大，尖声大叫，他们就开枪，然后她倒下了。我想冲出队伍扑到她身边，可是我们都被绑在一起。开枪的是民防军，他们在那儿等着还要枪毙其他人，这时长枪党党员们把我们像牲口一样赶上山，把民防军留在后面，支着步枪，墙角下全是尸体。我们这些姑娘和妇女的手腕被绑着，连成一串，他们把我们一群人赶上了山，穿过街道来到广场。到了广场上，他们在村公所对面的理发店门口停下。

那时有两个人看看我们，一个说，‘她是村长的女儿。’另一个说，‘先弄她。’

他们割断了我手腕上的绳子，一人对其他人说，‘把其他人绑好。’这两个人就抓住了我的胳膊，把我拖进理发店，按在理发椅上不让动。

我从理发店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也看到了那些抓我的人的脸，看到了另外三个趴在我身上的人的脸。这些脸，我一个也不认识，但是在镜子里我看到了自己和他们，而他们只看到我。那样子就像牙科诊所的椅子上坐了个人，有很多牙科医生，他们都发了疯。我几乎认不出自己的脸了，我难过得脸都变了样，我望着它，知道那是自己的脸。我难过得不知道害怕，也没有任何感觉了，只是难过。

“那时我的头发梳两条辫子，我从镜子里看见有个人使劲拉扯一条辫子，疼得我受不了。他接着用剃刀齐着发根把辫子割了下来。我看到自己只剩了一条辫子和另一条辫子的残根。他没有再扯，直接把另一条辫子也割了，剃刀把我的耳朵划破了一道口子，我见到上面在流血。你用指头能摸到伤疤吗？”

“能。别谈这事了，好吗？”

没什么。我不谈那件事。他就这样用剃刀把我的辫子齐发根割了下来，其他人哈哈大笑。我简直没觉出耳朵上的伤口疼。他站在我面前，用辫子抽打我的脸，而其他两个人抓住了我，他说：‘我们就是这样制造赤色尼姑的。叫你明白明白，怎样和你的无产阶级兄弟们打成一片，红色基督的新娘子。’

他用我自己的辫子一遍又一遍地抽我的脸，然后用辫子勒住我的嘴，紧扎住我的脖子，在脑后打了个结，堵住了我的嘴。两个按住我的人哈哈大笑。

看到的人都哈哈大笑。我在镜子里看到他们笑的样子，我哭了起来，因为枪毙我的父母让我麻木得哭不出来，直到那时我才哭了出来。

接着，那个堵我嘴的人用理发推子在我头上到处乱推，先从前额开始，一直推到后脑勺的脖根那儿，然后在头顶上横着推过去，整个脑袋都推了个遍，耳朵后面的地方都没漏掉。他们抓住我，我在理发店的镜子里看到他们剃我头发的整个过程。剃完之后，我哭了又哭，可是我没法不去看自己那可怕的样子，张着嘴，咬着辫子，头发全光了。

拿推子的人剃完了头，在架子上拿了瓶碘酒。他们把理发师也杀了，因为他是工会会员，尸体就躺在店门口。他们拖我进来的时候，把我从他身上提了过去，用碘酒瓶里的玻璃棒擦我耳朵上的伤口。

“接着他站在我面前，拿碘酒在我前额上写了U.H.P.三个字母[107]，就像画家那样慢条斯理地写着。我在镜子里看着他的一举一动，止住了哭泣，因为我父亲和母亲的悲惨遭遇已让我伤透了心，我自己的遭遇已经不重要了。我心里明白。

“那个长枪党写完后，向后退了一步，看着我，检查写得怎么样，然后放下碘酒瓶，拿起推子说：‘下一个。’于是他们拽着我两条胳膊，把我从理发店里拖了出去。那理发师还是仰天躺在门口，脸色死白，我在他身上绊了一下。当时有两个人正把我最好的朋友孔塞普西昂·格拉西亚往里拖，我和她几乎撞个正着。她当时看见我都认不出来了，后来才认出是我，就尖声大叫起来。他们连推带搡地把我带进广场对面的村公所大门，一直上楼到我父亲的办公室，把我按在长沙发上。这一路上，我一直都能听见她在尖叫。他们就是在那儿干下那丧尽天良的事的。”

“我的兔子。”罗伯特·乔丹说，尽量温柔地紧搂着她，可是他满腔

仇恨，“别再说了。别再跟我说了，因为我受不了啦。”

她在他怀里僵硬发冷，她说：“好。我永远也不提这事了。他们是恶棍，如果可能的话，我要跟你一起把他们几个都杀了才解恨。不过我刚才告诉你，只是出于对你的尊重，因为我要做你的妻子。只是要让你明白。”

“你告诉了我，我很高兴。”他说，“明天如果幸运的话，我们可以杀不少人。”

“我们会杀长枪党吗？是他们干的坏事。”

“他们不打仗。”他阴沉地说，“他们在后方杀人。他们不和我们打仗。”

“难道我们杀不了他们吗？我真想杀几个。”

“我杀过这种人，”他说，“今后我们还要杀他们。炸火车的时候我们杀过。”

“我想和你一起去炸一次火车，”玛丽亚说，“那次炸火车后，比拉尔把我带走时，我有点发疯了似的。她跟你讲过我当时的样子吗？”

“讲过。别说这事了。”

“我当时脑袋昏昏沉沉的，只知道哭。可是我还有一件事得跟你说。非说不可。说了你也许不会娶我了。可是，罗伯托，要是你不愿意娶我，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我会娶你的。”

“不。这件事我忘了。也许你不该娶我的。我可能永远无法给你生儿育女了，因为比拉尔说，要是会生育的话，他们糟蹋完我就该生

了，这件事我不能不告诉你。唉，我怎么把这件事忘了。”

“没关系，兔子。”他说，“首先，情况可能不是这样。这得由医生来判断。其次，我不希望把儿女带到这样的世界上来。此外，我要把我全部的爱都给你。”

“我想给你生孩子。”她对他说，“要是没有我们的子女跟法西斯打仗，这世界怎么会变好呢？”

“你啊，”他说，“我爱你。你听到了吗？现在我们得睡觉了，兔子，天不亮我就得起身，这个月份，天亮得早啊。”

“我说的最后一件事没关系吗？我们还可以结婚，是吗？”

“我们已经结婚了。我现在娶了你。你已经是我的妻子了，睡吧，我的小兔子，时间不多了。”

“我们真的要结婚吗？不是说说而已？”

“真的。”

“那我睡了，醒来再想这事吧。”

“我也睡觉了。”

“晚安，丈夫。”

“晚安。”他说，“晚安，妻子。”

他听到她平稳而有规律地呼吸着，知道她睡熟了，就躺着，没睡，他一动不动，怕惊着她。他躺在那儿回想她没有跟他讲的那些事，心里很愤怒，但很高兴明天就要杀人了，他想，可是千万别让我杀人啊。

然而我怎能不杀人呢？我知道，我们对他们也做了可怕的事，但那是因为我们的人没受过教育，不知好歹。他们可是蓄意而为。那些作恶的人是他们教育出来的最后一批精英。那些人是西班牙骑士精神的精华。西班牙人曾经是什么样的民族！从科尔特斯、皮萨罗、梅嫩德斯·德阿维拉[108]一直到恩里克·利斯特和巴勃罗，这些婊子养的。多了不起的民族啊！世界上再没有比他们更出色又更邪恶的民族了，也再没有比他们更善良又更残暴的民族了。谁能理解他们？反正我不理解。如果我理解了他们，就会宽恕他们的所作所为。理解就是宽恕。这说得不对。宽恕的意思被过分夸大了。宽恕是基督教的观念，而西班牙从来不是基督教国家。他们的教会里有其独特的偶像。他们崇拜另一个圣女。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要糟蹋敌人的处女。当然，这是西班牙宗教狂热分子干的坏事，跟这个国家的人民关系不大。人民逐渐背弃教会，因为教会和政府狼狈为奸，政府一直都是腐败的。这是唯一没受到宗教改革运动波及的国家。现在他们正在为宗教审判付出代价，就是这样。唉，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可以让你不再发愁你的任务，这比装聋作哑好多了。天哪，今晚他装聋作哑装得太难受了。比拉尔整天都在装聋作哑。没错。如果明天他们被打死了怎么办？只要他们把桥成功炸掉，死了也没关系。那是他们明天要干的全部任务。

死没有关系，你不可能一直干炸桥的事。不过你也不会长生不死。他想，也许这三天里，我已经享尽了我的一生。如果果真如此，我们最后一夜不这样度过就好了。但是，最后一夜总是不好的。最后的事物都是不好的。不，有时候最后的话是好的。“我丈夫，本村村长万岁”就是好的。

他知道这是好的，因为他在心里说这句话的时候激动起来，感到浑身带劲儿。他起身吻了吻熟睡的玛丽亚。他用英语轻轻地说，我要娶你，兔子。我为你的家庭感到自豪。

# 第三十二章

同一天晚上，马德里的盖洛德饭店里人头攒动。一辆汽车开到饭店的停车处，前灯上涂着蓝色墙粉，车里走出一个矮个子男人，穿着黑马靴、灰马裤和一件灰色上衣，上衣纽扣一直扣到领子。哨兵给他敬礼，他开门时给两个哨兵还礼，向坐在门警桌边的一个便衣点了点头，然后走进电梯。大理石门厅的大门里面两边各有一把椅子，椅子里坐着两个哨兵。小个子经过他们身边来到电梯门口时，他们只抬了眼皮看看。他们的任务是检查陌生人，摸查他们身体两侧、后裤袋，看有没有人夹带手枪进来，如果有带枪的就交给门警加以盘问。但他们认识这个小个子穿马靴的人，他走过时他们连头都没抬。

他走进他在盖洛德饭店的房间时，里面挤满了人。大家坐的坐、站的站、交谈的交谈，就像在聚会一样，男男女女都在喝伏特加、威士忌苏打和啤酒，各种酒从大酒桶里倒到小玻璃杯里。其中有四个穿制服的男人。其他人有的穿防风外衣，有的穿皮外套。四个女人中有三个穿便装，另一个穿着剪裁简单的女民兵制服和裙子，脚上穿高筒靴。这个黑黑的女人骨瘦如柴，卡可夫一进房间，就向那穿制服的女人走去，向她鞠躬，跟她握手。那是他的妻子，他对她说了几句谁也听不清的俄国话，他进来时那种傲慢的眼神不见了。可是当他看到一个身材匀称的姑娘时，那是他的情妇，那种眼神又流露了出来。她长着红褐色的头发，表情懒洋洋的。他迈着短小有力的步子走到她跟前，鞠躬、握手，那样子，谁都看得出来那是在模仿他跟自己妻子打招呼的方式。他走过去时，那姑娘并不瞅他。她跟一个高个子漂亮的西班牙军官站在一起，用俄国话聊天。

“你那了不起的情人发福了，”卡可夫对那姑娘说，“战争快到第二

个年头了，我们的英雄们全都发福啦。”他并不看他所提到的那个男人。

“你丑死了，癞蛤蟆都自愧不如。”姑娘对他开着玩笑，她说的是德国话，“明天我可以跟你去参加进攻吗？”

“不可以。再说，也没有这码子事。”

“都知道了，”姑娘说，“别搞得那么神秘啦。多洛雷斯[109]要去。我跟她一起去，或者跟卡门去。很多人都要去。”

“谁乐意带你去，你就跟谁去，”卡可夫说，“我可不带你去，”接着转身对着她严肃地说，“谁告诉你的？说清楚点。”

“理查德。”她同样严肃地说。

卡可夫耸耸肩膀走了，把她一个人撇在那儿。

“卡可夫，”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没好气地跟他打招呼，这个人灰色的脸，肥塌塌地垂着，肿眼泡，下嘴唇耷拉着，“你听到好消息了吗？”

卡可夫走到他身边，那人说：“我还是刚刚听说的，就在十分钟之前。好得很。法西斯分子在塞哥维亚附近成天自相残杀。他们不得不用自动步枪和机关枪来镇压叛乱。他们下午用飞机把自己的部队给轰炸了。”

“真的吗？”卡可夫问。

“真的，一点不假。”那肿眼泡的人说。“这消息是多洛雷斯亲自说的。她把消息带到这儿来，看她那容光焕发高兴的劲儿，我可从没见过她这样。从她脸上就看得出来这消息属实。那张伟大的脸——”他快

乐地说。

“那张伟大的脸。”卡可夫淡淡地说。

“你要是听到她说就好了。”肿眼泡的人说，“她说这消息时的神情真是少见，世上少有啊。你从她的声音能断定她讲的是事实。我在给《消息报》写关于这个的报道。当我听到她用充满怜悯、同情和真理的伟大声音来报道这个消息时，觉得这是这次战争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她犹如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圣徒，周身散发着真与善的光芒。人们不是无缘无故称她为‘热情之花’[110]的。”

“不是无缘无故的，”卡可夫声音含糊地说，“你现在就给《消息报》写吧，省得你把刚才说的那套美妙的导语给忘了。”

“她不是让人随意取笑的女人，即使是你这样玩世不恭的人也不行。”肿眼泡的人说，“你真该在这儿听听她的声音，看看她的表情啊。”

“那个伟大的声音。”卡可夫说，“那张伟大的脸。写你的文章吧。”他说，“别跟我说话了。别浪费了你的文章。现在就去写吧。”

“现在可不行。”

“你还是去写吧。”卡可夫望着他说，然后望着别处。这肿眼泡的人拿着一杯伏特加站在那儿，尽管眼袋比平时肿，但两只眼睛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他所看到的和听到的美妙东西，过了几分钟，他才离开去写文章了。

卡可夫走到另一个人身边，这人大约四十几岁，身材矮胖，笑眯眯的，长着淡蓝色的眼睛、稀疏的金发、毛茸茸的黄胡子和一张笑呵呵的嘴。这人穿着制服。他是个师长，匈牙利人。

“多洛雷斯到这儿来的时候你在场吗？”卡可夫问这人。

“在呢。”

“都胡说了些什么？”

“关于法西斯分子自相残杀的消息。是真的才好呢。”

“关于明天的流言很多。”

“真不成体统。绝大部分新闻记者和这房里的人都该枪毙，尤其是那个诡计多端的德国佬理查德。那个让这个市井贩子当上旅长的，该枪毙喽。也许你我也该枪毙。这也有可能，”这位将军大笑着说，“可是别告诉别人啊。”

“我从来不愿谈那事，”卡可夫说，“那个时不时到这儿来的美国人在那边。你认得他的，乔丹，他跟游击队在一起。他就在传说要出事的那个地方。”

“咦，那今晚他该报告这件事啊。”将军说，“他们不喜欢我到那儿去，要不然，我亲自去给你把情况弄清楚。他是跟戈尔茨干事的，不是吗？你明天就要见到戈尔茨了。”

“明天一早就见到了。”

“在事情顺利进行之前，别打扰他，”将军说，“虽然他的脾气好，可他跟我一样讨厌你们这些杂种。”

“可是关于这次——”

“也许是法西斯分子在调兵吧，”将军笑笑，“好吧，让我们看看戈尔茨能不能调动他们。让戈尔茨这次露露脸吧。在瓜达拉哈拉时，我们就调动过他们。”

“听说你也要出门。”卡可夫微笑着说，坏牙齿露了出来。将军突然发起火来。

“我也要出门？现在轮到我被你们议论了。我们一直就招人议论。这些下流的长舌妇。守口如瓶的人只要有信心就一定能救得了国。”

“你的朋友普列托能守口如瓶。”

“可是他不信能取胜。[111]不相信人民，你怎么可能取胜？”

“这个你自己考虑去吧。”卡可夫说，“我可要去睡一会儿了。”

他离开了烟雾缭绕、人们交头接耳的房间，走进后面的卧室，坐在床边，脱掉靴子。他仍然能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于是他把门关上，打开窗户。他因为两点钟就要动身，坐车取道科尔梅那尔、塞尔赛达和纳瓦塞拉达到前线去，所以懒得脱衣服。一清早戈尔茨将在那儿发动进攻。

# 第三十三章

早晨两点钟，比拉尔把他叫醒。她的手碰他的时候，他起先还以为是玛丽亚，就转过身来对她说："兔子。"等那女人的大手拨拨他的肩膀，他才突然清醒过来，他一手握住赤裸的右腿旁放着的手枪枪柄，扳下保险，全身也像那手枪一样处于紧张状态。

黑暗中，他发现是比拉尔，就看看手表，表盘上两根夜光时针夹成很小的锐角指着上方，他一看才两点钟，就说："比拉尔，你怎么啦？"

"巴勃罗跑了。"大个子女人对他说。

罗伯特·乔丹穿上裤子和鞋。玛丽亚还睡着。

"什么时候跑的？"他问。

"肯定有一小时了。"

"还有呢？"

"他拿了你的东西。"妇人悲伤地说。

"这样啊。拿了些什么东西？"

"不知道，"她对他说，"你去看看。"

他们在黑暗中走到洞口，撩起挂毯，钻进洞里。山洞里到处是熄灭了的炉灰，空气里满是睡着的人们的口臭味，罗伯特·乔丹跟着比拉

尔走，打开手电，免得踩着睡在地上的人。安塞尔莫醒了，说："时间到了？"

"没有。"罗伯特·乔丹说，"接着睡吧，老头子。"

比拉尔的床前挂着一条毯子，和山洞的其余部分隔开，两个背包就放在床头。罗伯特·乔丹跪在床上，把手电光照在两个背包上，他闻到了印第安人床上的那种隔夜干了的恶心难闻的汗臭味。每个背包上都有一条从上到下的长长的口子。罗伯特·乔丹左手拿着手电，右手在第一个背包里摸索。这背包是装睡袋的，本来就没装满。现在还是不满。里面的一些铜丝还在，但是装引爆器的方木盒却不见了，被拿走的还有那个雪茄烟盒，里面装着仔细包扎好的雷管，以及装着导火线和火帽的有螺旋盖的铁罐。

罗伯特·乔丹摸索另一个背包。炸药还在里面。还有很多，也可能少了一包。

他站起来，转向那女人。一个人在一大早就被叫醒，会有一种大祸临头的空虚感，他现在的这种感觉还要更强烈一千倍。

"你就是这样替人家看管东西的吗？"他说。

"我睡觉的时候，脑袋枕着包裹，一条手臂放在上面。"比拉尔对他说。

"你睡得可真沉啊。"

"听我说。"妇人说，"他半夜起来，我说：'你去哪儿，巴勃罗？'他对我说：'去小便，太太。'我就又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再醒来，他人不见了，我想他肯定是照老规矩看马去了。后来，"她悲伤地说，"还是不见他回来，我就担心了，我一担心就摸摸背包看有没有出事，结果就发现上面割了口子，我就来找你了。"

“咱们出去吧。”罗伯特·乔丹说。

他们到了外面，这时半夜刚过不久，还看不出黎明要来的样子。

“他能不能不经过岗哨，带了马儿从别的路逃走？”

“有两条路。”

“谁在山顶上？”

“埃拉迪奥。”

罗伯特·乔丹没再说话，他们一直走到拴马放牧的草地。有三匹马在吃草。栗色大马和灰色马不见了。“你估计他离开有多长时间了？”

“肯定有一小时了。”

“那就完了，”罗伯特·乔丹说，“我去拿背包里剩下的东西，再回去睡觉。”

“我来看背包。”

“你来看，亏你说得出！你已经看过一次啦。”

“英国人，”妇人说，“这件事我跟你一样难受。只要能把你的东西找回来，我干什么都行。你不用损我。我们俩都让巴勃罗给骗了。”

经她这么一说，罗伯特·乔丹认识到自己不能这样发泄愤怒，不能和这女人争吵。今天他必须跟这个女人合作，而这一天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了。

他把手放在她肩上。“没有事，比拉尔，”他对她说，“丢掉的东西问题不大。我们找些东西代用也能行。”

“可是他拿了什么？”

“没什么，一些个人享受的东西。”

“其中有你爆破设备中的东西吗？”

“有。不过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引爆。告诉我，巴勃罗自己有没有雷管和导火线？以前人家给他炸药时肯定也配这种东西。”

“他拿走了，”她悲伤地说，“他不见了我马上就找过。全没了。”

他们穿过树林，回头向山洞口走去。

“去睡会儿吧，”他说，“巴勃罗走了，我们更好办。”

“我去看埃拉迪奥。”

“他会从别的路走的。”

“我怎么都得去。我不够机灵，辜负了你的信任。”

“没有，”他说，“去睡一会儿吧，比拉尔。四点钟还得出发呢。”

他跟她走进山洞，唯恐背包里的东西从裂缝中漏出来，他用双臂捧着拿了出来。

“我来把它们缝一缝。”

“等我们出发之前缝吧。”他温和地说，“我拿走不是信不过你，这样我才能睡个安心觉。”

“我要早点缝才来得及。”

“我一定早点给你，”他对她说，“去睡一会儿吧，比拉尔。”

“不。”她说，“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共和国。”

“去睡一会儿吧，比拉尔。”他温和地对她说，“去睡吧。”

# 第三十四章

这里的好些山头都被法西斯分子占领了。有个山谷没人防守，只有一个带外屋和牲口棚的农舍，法西斯分子筑了工事，当做哨所。安德烈斯带着罗伯特·乔丹的信件趁黑夜去找戈尔茨，他兜了个大圈子，绕过这个哨所。他知道什么地方有绊索，踩上就会牵动上了膛的枪关机，他在黑夜中辨认出来，跨了过去，沿着一条岸边栽有白杨树的小河走去。夜风把树叶吹动。一只公鸡在法西斯分子当做哨所的农舍里打鸣。他一边沿河走，一边回头望，从白杨树的树干间看见农舍有扇窗子的下半部亮着灯。夜寂静而晴朗，安德烈斯离开小河，穿过草地。

草地上有四个尖顶草垛，上一年七月打仗以来就一直堆在那儿了。一年过去了，没人把草搬走，任凭风吹雨打，垛尖都坍下去了，成了废料。

安德烈斯跨过拉在两堆草垛间的绊索，心想，这可真是糟蹋东西啊。他想，共和分子不得不把草背上草地那边陡峭的瓜达拉马山坡，而法西斯分子呢，我看他们不需要草料。

他想，他们不缺草料粮食，他们有的是。但是明天一早我们就要打他们了。明天早上我们要给“聋子”报仇。他们这些野蛮人！早上的公路可要热闹啦。

他要赶快把信送到，赶回去袭击哨所。然而，他真的想回去吗？或者只是假装想回去？英国人通知他让他去送信时，他有种危险暂时缓解的感觉。他平静地看待早晨将要发生的事情，该干的总得干。他

愿意干这件事。“聋子”的死亡深深地感动了他。然而，那毕竟是“聋子”，不是他们。他们要干他们必须得干的事。

可是当英国人交代给他那封信件时，他的心情就像他小时候在村子里过节时的那种感觉一样。那天早晨他醒过来，听到雨声很大，他知道地上太湿，广场上的逗牛戏举行不了了。

他小时候很喜欢逗牛戏，他盼望着，盼望自己来到烈日炎炎、尘土飞扬的广场上，只见一辆辆大车排成一圈，堵住了所有的出口，形成一个封闭的场子，人们把活动牛棚前面的栅门提起来，公牛从里面被放出来，四只脚使劲抵着石板，慢慢走出来。他又激动又喜悦又吓得冒汗，他盼望着这个时刻，在广场上，他能听到牛角撞击活动牛棚的木板墙的哒哒声，还能看见它四脚抵着石板，滑到场上，昂起了脑袋，鼻孔张得大大的，耳朵抽搐着，光亮的黑皮上蒙着尘土，牛肚子上溅满了已干的粪便。他看见它那双间距很大的、一眨不眨的眼睛，一对张得很开的牛角，既光滑又硬实，好像被沙子磨光的海滩上的木头，锋利的角尖往上翘起，那样子真叫人胆战心惊。

他整年盼望着公牛入场的那一天，那时你望着它的眼睛，它在广场上选择攻击对象时，脑袋突然垂下，竖起双角，像猫一样迅速奔跑，一下子你的心就停止了跳动。他小时候一整年就盼望着那一刻，但是当得知英国人派他送信时的感觉，就像你当初醒来听到雨水落在石板屋顶、石墙和村里泥泞街道的水潭里，知道逗牛戏只得延期举行时的感觉一样，如释重负。

他在村里那些逗牛的场合总是非常英勇，跟本村以及附近村里的任何人一样英勇。虽然他不愿错过任何一年的逗牛戏，不过他从不参加邻村的逗牛。公牛冲来时他能镇静等待，到最后一刻才跳开。当公牛把别人撞倒时，他在它嘴下挥动一只麻袋引开它。他曾多次抓住了牛角，拖住那把人撞倒在地的公牛，横拉牛角，在它脸上连揍带踢的，直到它放开那倒地的人去攻击别人。他抓住过牛尾巴，用力拉

紧，拖着，绞着，把公牛从那栽倒的人身边拖开。有一次，他一手把牛尾巴扭动，另一只手抓住牛角，等到公牛昂起头来攻击他的时候，他一手握着牛尾巴，一手握着牛角，向后倒退着和牛一起打转，最后大伙儿一拥而上，扑在牛身上用刀子戳。广场上尘土飞扬，你喊我叫，热浪中夹着牛、人和酒的气味，他是第一个带头向公牛扑过去的。公牛在他身体下摇摇晃晃，猛然弓背跃起，他伏在牛肩隆上，一条胳膊紧紧勾住牛角根部，一手抓紧另一只角，紧扣着手指，同时他的身体被弓起来，被甩起来，左臂好像要脱臼似的；可他趴在那热乎乎、灰蒙蒙、毛茸茸的颠簸跳跃的牛背上，牙齿紧咬住牛的一只耳朵，一刀又一刀地扎进那上下颠簸的粗脖根，突然，热血喷射到他的拳头上。

他第一次这样咬住牛耳朵不放时，他的脖子和牙床在颠簸中都变僵了，之后大家都开他的玩笑。不过，虽然大家拿这个取笑他，却非常敬佩他。此后他每年都要出一次风头。他们称他是维利亚康纳霍斯的斗牛狗，还取笑他吃生牛肉。但是，村里人人都盼着看他耍牛，每年，他都知道，先是公牛上场，然后是朝人冲击和用角挑，然后大伙儿叫嚷着要人冲上去把牛杀死，他就从攻击的人群中冲出去，一跃而上，抓住牛。等到最后公牛被大伙儿压得倒毙在地时，他会站起身来离开，虽然为咬耳朵而害臊，却也骄傲得很。然后他从大车之间穿过到喷水泉旁去洗手，人们拍拍他的背，递给他皮酒袋，说，“你这斗牛狗，真棒。祝你娘长命百岁。”

他们或者说：“男子汉就应该这样！年年都了不起！”

安德烈斯就会觉得难为情，感到空虚，却骄傲快乐，他离开人群，把双手、右臂和刀子清洗干净，然后拿起一只酒袋，先漱漱口，去掉那一年的牛耳朵味儿，然后把酒吐在广场的石板地上，高高举起酒袋，一仰脖把酒直灌进嗓子里。

当然啦。他是维利亚康纳霍斯的斗牛狗，不管怎样他都不愿错过

每年村里举行的逗牛戏，但是他知道，什么也比不上下雨的感觉，因为他知道，他可以不用那么干了。

可是我必须赶回去，他对自己说。我必须得赶回去袭击哨所，炸桥，这不用问，我的兄弟埃拉迪奥在那儿，他是我的亲兄弟，还有安塞尔莫、普里米蒂伏、费尔南多、奥古斯丁、拉斐尔，尽管他是个油腔滑调的人，还有两个女人，还有巴勃罗和英国人。不过，这英国人不能算在内，因为他是外国人，是奉命而来的。他们大家都算在内。我不可能因为送信这偶然的事情就逃避这场考验。我现在得赶快把信送到，然后十万火急地赶回去袭击哨所。如果因为送信而不参加这次袭击，我就丢脸了。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还有，就像那些只考虑打仗的危险的人突然想起了其中也会有乐趣一样，他对自己说，另外，我可以杀他几个法西斯分子来解解恨。我们好久没杀敌人了，明天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干一下了，明天可以真枪实弹地干一下子。明天可有意思。明天快来吧，我要回去作战。

正在这时候，当他在齐膝深的金雀花丛中爬上通往共和国占领区的陡坡时，黑暗中有只鹧鸪从他脚边飞起来，猛然响起一阵扑打翅膀的声音，把他吓得气都透不过来。他想，这么突如其来，吓了我一跳。它们的翅膀怎么能拍打得这么快？它现在一定在孵蛋，我也许差一点踩在蛋上了。要不是这次战争，我一定要在这树丛上结一条手绢，天亮后回来找鸟窝，把蛋拿来放在孵小鸡的母鸡身下，等蛋孵出来，我们的鸡窝里就有小鹧鸪了。我看它们长大，等到长大了，我要拿它们来诱捕别的鹧鸪。我不会弄瞎它的眼睛，因为这东西可以驯服。你以为它们会飞走？也许吧。那样的话我只好弄瞎它们了。

不过，我饲养的时候，可不喜欢这么做。我可以剪掉鹧鸪的翅膀，用它们做诱鸟，或者拴住一只脚。要是不打仗，我要和埃拉迪奥一起到法西斯哨所旁边的小河里去抓小龙虾。我们有次在小河里一天抓到了四五十只小龙虾。要是我们炸完桥到格雷多斯山区去的话，那儿也有几条不错的小河，可以捉鳟鱼和小龙虾。他想，但愿我们去格

雷多斯山区。夏天和秋天时，我们在格雷多斯山区能把日子过得相当不错，冬天那里冷得不得了，不过，到冬天我么也许已经胜利了。

如果我们的父亲不是共和分子，埃拉迪奥和我现在都替法西斯分子当兵了，要是当了他们的兵，那么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生死有命，一个人得服从命令；结果怎样，由不得自己。在政权下过日子比反抗那个政权容易些。

但是这种非正规打仗的责任很大。要是你愿意发愁，那么可以发愁的事真多啊。埃拉迪奥比我会动脑筋。他也会发愁。我真的相信这个事业，我不发愁。这样过日子的责任很大。

他想，依我看，我们生在一个十分艰难的时代。依我看，任何别的时代可能都要好些。我们大家生来就过苦日子，因此也不觉得苦了，不适应这种环境的人就觉得苦。但这是个叫人难下决断的时代。法西斯分子发动进攻，替我们作了决断。我们是为了活命才打仗的。我宁愿事情不是这样，我希望我能在那儿的树丛上系一条手绢，天亮的时候去拿蛋，放在母鸡身下，这样就能在自己的院子里养小鹧鸪。我就喜欢这种平常的小东西。

他想，可是你连家都没有，哪里来的房子、院子呢？你只有一个亲人，明天要去打仗的兄弟，除此之外你什么也没有，只有风、太阳和一个空肚子。现在风不大，他想，也没有太阳。你衣袋里有四个手榴弹，但是除了扔出去之外毫无用处，背上有一支卡宾枪，但是除了把子弹打出去之外毫无用处。你有一份信件得送出去，你有一肚子的屎可以拉在地上。他在黑暗中笑了。你还可以在上面撒泡尿。你身上的每样东西都是准备拿出去的，你是个了不起的哲学家，你这倒霉蛋，他对自己说，又笑了。

尽管刚才有那么一会儿他脑海里闪现着高尚的思想，但他心里还是盘旋着那种在村里节日的清晨，雨声带来的暂时得到缓解的紧张情

绪。这时他面前的山脊上出现了政府军的阵地，他知道在那儿要受到盘问。

# 第三十五章

罗伯特·乔丹躺在睡袋里，挨着仍在做梦的玛丽亚。他侧身背对着姑娘，感到她修长的身体碰着他的背，这时的接触变成了一种嘲弄。你啊，你，他跟自己大发脾气。是啊，你。你第一次见到巴勃罗时就对自己说，当他表示友好的时候，就是要出卖你的时候。你这该死的笨蛋，你这该死的大笨蛋。什么也别说啦，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

他把这些东西藏起来，还是扔掉呢？看来情况不大妙啊。再说，你在黑暗中哪里找得到呢。他会把东西藏起来的。他还拿走了一些炸药。嗬，这个卑鄙、恶劣、奸诈的酒鬼。这个不要脸的窝囊废。他自己逃跑就行了，为什么要把引爆器和雷管带走呢？我怎么这样愚蠢，把东西交给那个混账女人看管呢？这个狡猾、奸诈的狗杂种，这个卑鄙的王八蛋。

别多说了，想开点吧，他对自己说。只能听天由命了，只能这样了。他对自己说，你就是给弄得晕头转向，晕得到家了。你不要头脑发昏，别发脾气了，别再怨天尤人了，一点用也没有。东西没啦，真该死，东西没啦，让那卑鄙的畜生见鬼去吧。你能挺过去的。你必须挺过去，你知道桥是非炸不可的，如果你要在那儿站稳脚跟并且——算了，别想了。你为什么不向祖父请教请教呢？

嘿，我的祖父，还有这整个奸诈狡猾的混账国家，以及交战双方的每个西班牙人都滚他妈的吧。滚他妈的拉尔戈、普列托、阿森西奥、米亚哈、罗霍。滚他妈的，这到处是奸诈小人的国家。滚他妈的，那些利己主义、自私心理、个人主义、自负和奸诈，滚吧。在我们为他们送死之前先让他们滚吧。在我们为他们送死之后让他们滚

吧。滚他妈的。上帝啊，滚他妈的巴勃罗。巴勃罗比他们的总和还坏。上帝怜悯西班牙人民吧。谁当他们的领袖都将让他们倒霉。两千年来只出了一个好人，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112]，别的人都让他们倒霉。我们没法知道他在这次战争中是不是能坚持下去。我记得，当初我还以为拉尔戈[113]很好呢。杜鲁蒂人很好，可是他的同伙在法国人桥上把他枪杀了。枪杀他，是因为他要他们向前进攻。他们根据光荣的无纪律的纪律把他杀了。这些胆小怕死的畜生。去死吧，这些该死的胆小鬼。还有那个刚把我的引爆器和雷管偷走的巴勃罗。嘿，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里去吧。可是，不，倒是他坑了我们。从科尔特斯、梅嫩德斯、德阿维拉一直到米亚哈都坑了我们。看看米亚哈是怎么对待克莱伯的。这个自高自大的秃驴。这个脑袋像鸡蛋一样精光的杂种。滚他妈的，那些疯狂、自私、奸诈、一直统治着西班牙和她的军队的畜生们，去死吧。除了老百姓，全都滚他妈的蛋。这帮人一旦掌了权，可得千万小心啊，留神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越骂越凶，骂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不公正，当然，他自己不是那么想的。不过，他的愤怒慢慢平息了。如果你说的是事实，那你为什么还在这儿？那不是事实，你知道的。想想那些好人吧，想想那些优秀人物吧。他不愿对人不公正，他憎恨不公正，就像他憎恨残暴一样。他躺着，冲昏了他的头脑的狂怒，终于渐渐平息，那不分青红皂白、不可遏止、杀气腾腾的怒火完全消失了，他平静下来，抱着空虚、敏锐、冷眼旁观的态度，就像一个人和他所不爱的女人发生关系之后的感觉。

“你啊，你这可怜的兔子。”他侧过身来，对玛丽亚说。她在睡梦中微笑着，并向他贴了过去。“要是你刚才开口说话，我会动手打你的。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多像畜生啊。”

他依偎在姑娘身边，双臂搂着她，下巴贴在她肩上。他躺在那儿，仔细计划着他得干些什么，得怎么干。

他想，情况没有那么糟，事实上一点也不糟。我不知道别人以前是否碰到过这种事。但是今后，总会有人遇到类似的困境。问题是如果我们干了这事，而人们也听说了，那还好。可如果人们没听说，他们就会奇怪我们是怎样干成的。我们人手太少了，不过不用为此发愁。我要用我们现有的力量来炸桥。上帝啊，真高兴我终于克服了愤怒。愤怒就像在暴风雨中透不过气来一样。发怒是你另一个不该有的奢望。

“全都计划好了，漂亮的姑娘，”他凑在玛丽亚肩上，温柔地说，“你一点也没被它打扰，你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死啦，但是我们会把桥炸掉。你不必担心。那可不是什么结婚礼物。不过，人们不是说一夜安眠值千金吗？你安眠了一夜。看你能不能把这当戒指戴在手上。睡吧，漂亮的姑娘。好好睡吧，我亲爱的。我不吵醒你。我现在只能为你做这一件事了。”

他躺在那儿，轻柔地抱着她，感受她的呼吸和心跳，看他手表上指针的跳动。

# 第三十六章

安德烈斯在政府军阵地前报了口令。也就是说，他是趴在三重铁丝网下，那块陡峭向下倾斜的地方，抬头冲着用石块和土坯垒成的围墙大声呼喊。这里没有延绵不断的防守线，在撞见盘问他口令的人之前，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黑夜里绕过这个据点，深入政府军的腹地。但是，通过这个关卡看来更安全简单。

“你们好，”他大声喊道，“你们好，民兵们！”

他听到咔嗒一声，那是枪栓往后扳的动静。接着，在围墙后面，有人砰地放了一枪。枪声一响，黑暗中咻地出现了一道向下的黄光。安德烈斯听到枪栓声，立刻卧倒，头顶紧紧抵住地面。

“别开枪，同志。”安德烈斯喊道，“别开枪，我要过去。”

“你们几个人？”围墙后有人喊话。

“一个。我、就我一个。”

“你是什么人？”

“维利亚康纳霍斯人安德烈斯·洛佩斯。巴勃罗的人，带了封信。”

“你带着步枪和弹药吗？”

“带了，老兄。”

“我们不放带步枪和弹药的人进来，”那声音说，“超过三人也不准

进。”

“我就一个人，”安德烈斯喊道，“有要紧的事。让我过去吧。”

他听到他们在围墙后面说话，但是听不清楚。接着那声音又喊道：“你们几个人？”

“就我一人。看在天主的分上。”他们又在围墙后面说了几句。接着那声音说：“听着，法西斯。”

“我不是法西斯，”安德烈斯喊道，“我是巴勃罗游击队队员，我来给总参谋部送信。”

“他疯了，”他听到有人在说，“扔个手雷。”

“听着，”安德烈斯说，“就我一人。光杆儿一个。我他妈的就是一个人，别疑神疑鬼啦。让我过去吧。”

“他说话像个基督徒。”他听到有人笑着说。接着另外有人说：“还是给他扔个手雷得了。”

“别，”安德烈斯喊道，“那就完了。是紧急事情，放我过去吧。”

他一直不喜欢出入火线就是因为这个。有时候盘问得宽些，但总体来说是不愉快的。

“只有你一个人？”那声音又朝下面喊道。

“我操他妈的，”安德烈斯喊道，“我得跟你们说多少回啊？”

“要一个人，就站起来，举枪过头。”

安德烈斯站起来，双手握着卡宾枪，举过了头顶。

“现在从铁丝网里钻进来。我们用机枪对着你呢。”那声音喊道。

安德烈斯进入第一道之字形铁丝网。“我得用手拨铁丝网啊。”他喊道。

“手别放下。”那声音命令道。

“我被铁丝网钩住了。”安德烈斯大声说。

“还是简单点，给他扔个手雷得了。”有一个声音说。

“让他把枪背着。”另一个声音说，“他举着双手是没法钻铁丝网的。要讲点理嘛。”

“法西斯分子全是一路货，”另一个声音说，“登鼻子上脸。”

“听着，”安德烈斯喊道，“我不是法西斯，是巴勃罗的游击队员。我们杀掉的法西斯比伤寒麻疹弄死的还多。”

“我从来没听说过巴勃罗的游击队，”那人说，他显然是这个据点的长官，“也没听说过什么彼得、保罗和别的什么圣徒和门徒[114]。也没听说过他们的游击队。把枪背在肩上，用手钻铁丝网吧。”

“快钻，别等我们向你扫射。”另一个叫着。

“你们真不够朋友。”安德烈斯说。他费力地钻着铁丝网。

“朋友？”有人对他喊道，“这是打仗，伙计。”

“有点打仗的意思了。”安德烈斯说。

“他说什么？”

安德烈斯又听到咔嗒一声拉枪栓的声音。

“没什么，”他喊道，“我没说什么。别开枪，让我从他妈的铁丝网里钻进去。”

“不许骂我们的铁丝网，”有人叫道，“再骂，我们给你来个手雷。”

“我是想说，多好的铁丝网啊，”安德烈斯喊道，“多漂亮的铁丝网。好比天主掉在茅坑里啦。多可爱的铁丝网啊。我快过去了，弟兄们。”

“给他扔个手雷，”他听到有个声音说，“我跟你说，对付这种鬼把戏，这是最爽快的办法。”

“弟兄们，”安德烈斯说，他大汗淋漓，知道这个鼓动扔手雷的人随时都能扔出来一个，“我不算什么。”

“这我相信。”鼓动扔手雷的人说。

“你说对了，”安德烈斯说，他正在小心翼翼地钻第三重铁丝网，离围墙很近了，“我什么也不是，可是这事情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

“没有比自由更重要的事了。”鼓动扔手雷的人说。“你觉得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他挑衅地问。

“没有，伙计，”安德烈斯说，松了口气，他知道他面前的是帮狂热分子，那些佩戴红黑围巾的家伙，“自由万岁！”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万岁，全国劳工联合会万岁，”他们从围墙上大声呼应着，“无政府—工团主义和自由万岁。”

“咱们大伙儿万岁。”安德烈斯喊道。

“他是咱们一伙儿的，”鼓动扔手雷的人说，“幸亏我没用这东西炸飞他。”

他看看手里的手榴弹，又看看安德烈斯，安德烈斯翻过围墙，他深受感动。这个鼓动扔手雷的人双臂搂住他，手里仍握着手榴弹，他拥抱安德烈斯的时候，手榴弹就搭在安德烈斯的肩胛骨上。他亲吻安德烈斯的两颊。

“还好你没有出事，兄弟。”他说，“还好还好。”

“你们的长官在哪儿？”安德烈斯问。

“这里归我指挥，”有一个人说，“给我看你的证件。”

他把证件拿进掩体，借着烛光看。一小方折叠起来的印着共和国国旗的绸布，中央盖着军事情报部的公章。一张罗伯特·乔丹用笔记本上的纸写的列着他姓名、年龄、身高、出生地点和任务的安全通行证，上面盖着军事情报部的橡皮图章，和一份给戈尔茨的急件，一共四张折好的纸，用一根绳子扎好，用火漆封着，火漆上打上安在军事情报部橡皮图章木柄顶端的金属章。

“这个我见过，”这个据点的长官说，把那块绸子还给他，“这个你们都有，我知道。不过有了它还说明不了问题，还得有这个。”他拿起通行证，又看了一遍。“你的出生地在哪儿？”

“维利亚康纳霍斯。”安德烈斯说。

“那儿有什么庄稼？”

“甜瓜，”安德烈斯说，“那是世界闻名的。”

“你认识那儿的什么人？”

“问这个干什么？你是那儿的人吗？”

“不是。不过我到过那儿。我是阿兰胡埃斯115的。”

“那儿的人问我哪个都行。”

“讲讲何塞·林贡的模样吧。”

“开酒店的那个吗？”

“当然了。”

“光头，挺个大肚子，斜眼。”

“行了，”那人说着，把证件还给他，“可你在他们那边干什么？”

“革命前我父亲在维利亚卡斯丁定居下来。”安德烈斯说，“那地方在山脉另一边的平原。革命突然爆发，我们就在那儿跟着巴勃罗他们打仗，不过，我很着急啊，伙计，得送那份急件。”

“法西斯占领区什么情况？”那军官问。他不着急。

“我们今天很热闹，”安德烈斯骄傲地说，“今天公路上热闹了一整天。他们把‘聋子’一伙干掉了。”

“聋子’是谁？”对方轻蔑地问。

“山里一支了不起的游击队的头头。”

“你们都应该到共和国来参军。”军官说，“愚蠢的游击队搞得太多啦。你们都该过来，服从我们自由派的纪律。到时候，如果我们要派游击队的时候，就可以根据需要调派了。”

安德烈斯这个人的耐心真是好到极点。他心平气和地对付这次过铁丝网的事。这样的盘问一点也没让他慌张，他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这个人不理解他们，也不理解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满口蠢话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安德烈斯也早料想到他们这种慢条斯理的作风了，可他还是想快点走。

“听着，好朋友，”他说，“你的话很有道理。可是我奉命给三十五师将军送一份急件，天亮时要在这一带山里发动进攻，现在夜深了，我得赶紧走啦。”

“什么进攻？你有进攻的消息吗？”

“不，我什么也不知道。可我现在必须到纳瓦塞拉达去，到了那里还得走一段路。带我到你们指挥官那儿去，让他派个交通工具把我送去，好吗？马上派个人和我去找他，不要耽搁时间了。”

“我对这一切非常怀疑，”他说，“还是乘你走近铁丝网的时候，把你毙了就好了。”

“你看过我的证件啦，同志，我也解释了我的任务。”安德烈斯耐心地对他说。

“证件可以伪造，”军官说，“这样的任务，哪个法西斯分子都编得出来。我亲自带你去见指挥官。”

“好啊，”安德烈斯说，“你去最好。不过我们得快点。”

“你，桑切斯。你代我指挥，”军官说，“你跟我一样履行职责。我带这个所谓的同志去见指挥官。”

他们俩顺着山脊背后的浅战壕往下走，安德烈斯在黑暗中闻到防守山顶的这些士兵拉在长着羊齿植物的山坡上的屎尿的臭味。他不喜

欢这些无法无天的像孩子一样的人，他们肮脏、讨厌、不受管束，但是亲切、可爱、无知又愚蠢，可他们带着武器，总是危险的。他，安德烈斯只知道拥护共和国，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政见。他没少听这些人说话，他觉得他们说的事情听起来是很美好的，但他不喜欢。他想，人拉了屎尿不掩埋，这不是自由。没有比猫更自由的动物了，可猫都把自己拉的屎埋起来。猫是最好的无政府主义者。除非他们向猫学习埋屎埋尿，否则我可不会尊敬他们。

那军官在他前面突然站住。

“你还带着卡宾枪？”他说。

“是的，”安德烈斯说，“不行吗？”

“把枪给我，”军官说，“说不定你在我背后给我一枪。”

“为什么要开枪？”安德烈斯问他，“我为什么要从背后打你？”

“谁知道？”军官说，“我谁也不信。把卡宾枪给我。”

安德烈斯把卡宾枪拿下来递给他。“你愿意拿就拿吧。”他说。

“这样好点。”军官说，“这样我们都安全点儿。”

于是，他们在黑暗中继续向山下走去。

# 第三十七章

罗伯特·乔丹和姑娘一起躺着，他盯着手表，等时间过去。时间一点点过去，缓慢得几乎觉察不到，那是只小表，他看不清秒针，但是，他注视着分针，全神贯注地看着，发现他竟然简直能看得出分针在走动。姑娘的头贴在他的下巴下面，他转过头来看表，她的短发擦着他的脸颊，这短发像貂皮一般柔软，富有活力，滑溜地起伏，就像你松开夹住貂的捕兽器，把它抱在手里抚摸的感觉，光滑的毛抚平以后又翘起来。他用脸颊磨蹭玛丽亚的头发，喉咙哽塞起来了。他搂着她，喉头感到轻微的疼痛，一种落寞感贯穿他的全身，他垂下了头，眼睛凑近表盘，只见又尖又亮的指针在表盘的左半部向上缓缓移动。他能清楚地看见它在不停地移动，他搂紧了玛丽亚，想让时间停止，他不想弄醒她，但又不愿放过这最后一次碰她的机会，于是他把嘴唇贴在她耳后，顺着她的脖子向上亲吻，吻她光滑的皮肤，上面的汗毛非常柔软。他看到手表上的指针在走动，于是搂得更紧了，舌尖沿着她的脸颊一直移到她耳垂上，沿着那曲线优美的耳郭一直移到可爱而饱满的耳朵上部边缘，他的舌头在颤抖。他感觉到这一阵颤抖也带着那股落寞的痛楚，他看到表上的分针向上移动，和时针成了一个小锐角，时间快到了。她还没醒，于是他扭过她的头，把自己的嘴唇贴了上去。他们躺在那儿，他只是轻柔地吻着她在睡梦中的丰满的嘴唇，他温柔地在亲吻着，感到嘴唇与嘴唇轻轻地摩擦着。他扭脸向着她，感到她那修长而轻盈可爱的身体在颤抖，接着她在睡梦中喘了一口气，在睡梦中她也把他搂住，接着她醒了过来，嘴唇用力地贴着他的嘴唇。他说：“你会痛的。”

她说：“不，不痛。”

“兔子。”

“不，别说话。”

“我的兔子。”

“别说话。别说话。”

有现在。是啊，现在。就是现在，只有现在，除了现在什么都不存在，你在这儿，我在这儿，一个在这儿，另一个也在这儿，别问为什么，永远别问，只有现在；一直这样，但愿永远是现在，永远是现在，因为永远只有一个现在。只有现在，只有一个，除了一个现在没有别的，一个，正在进行的现在，正在升腾，漂流，离去，盘旋，翱翔，消失，一直在消失，不停地消失；一个加一个等于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还是一个，还是一个，下沉地在一起，温柔地在一起，渴望地在一起，亲切地在一起，幸福地在一起，美满地在一起，宠爱地在一起，一起躺在地上，胳膊肘支在砍下来当床用的松枝上，散发着松枝和夜的气息；现在终于回到了大地上，清晨即将来临。他只他们合而为一了，尽管表针在走动，但是没人看了，他们知道，一个人有的感受另一个也一定会有，只有这种感觉，这就是永恒，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这样。他们现在正在享受的，他们将来不可能再享受了。他们现在所拥有的，过去有过，一直都有，但重要的是现在，现在，现在，啊，现在，现在，现在，唯有现在，首先是现在，除了你这个现在，没有别的现在，而现在是你的先知[116]。现在，永远是现在。来吧，现在，因为除了现在只在头脑里想到了这些，他一点也没透露出来，他说的是：“啊，玛丽亚，我爱你，我感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

玛丽亚说：“别说话。我们还是不说话的好。”

“我必须跟你说，因为这太美了。”

“别。”

“兔子——”

但是她紧紧搂住他，扭过头去，他就温柔地问：“疼吗，兔子。”

“不疼，”她说，“我又觉得天旋地转了，像到了神妙的境界，我也很感激。”

事后，他俩静静地并排躺着，脚踝、大腿、臀部和肩膀都挨在一起，罗伯特·乔丹又看得到他的表了。玛丽亚说：“我们的运气真好。”

“是的，”他说，“我们是很幸运的人。”

“没有时间睡觉了吧？”

“没有了，”他说，“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么，如果非起来不可，我们去弄点东西吃吧。”

“好啊。”

“你，你没有担心什么吧？”

“没有。”

“真的？”

“不担心。现在不。”

“可你刚才在担心呢。”

“有那么一会儿。”

“我能帮你吗？”

“不。”他说，“你已经帮了大忙。”

“是那个吗？那是为了我自己呀。”

“那是为了我们俩。”他说，“不是一个人的事。来，兔子，我们穿衣服吧。”但是他的心，他最好的伴侣，正在感受那神妙的境界。她说的是神妙。这不是英语中的光荣和法国人所写所说的荣耀[117]。这是西班牙民歌[118]和唱经[119]里的东西。当然，画家格列柯和诗人圣胡安·德拉克鲁斯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也有这种境界。我不是神秘主义者，但是如果否认它的存在，就等于否认诸如电话、地球绕太阳旋转，或者世间还有别的行星一样无知。

我们还是知之甚少。如果我能活长点就好了，今天别死，因为我在这四天中学到了很多人生真谛，依我看，比我这半辈子学到的东西还多。我愿做个有真知灼见的老人。我不知道你是否能不断地学习，还是浅尝辄止。我自以为知道的东西很多，其实什么也不知道。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

“你教给了我很多东西，漂亮的姑娘。”他用英语说。

“你说什么？”

“我从你那儿学到很多东西。”

“哪里啊。”她说，“你才是受过教育的人。”

他想，教育，我受的教育仅仅开了个头，才开了个头。要是我今天就死了，真够可惜的，因为我现在明白了一些事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时间短促变得这样敏感。然而，并不是因为这个。你应该懂得这一点。我到这儿以来，一直生活在这一带山区。安塞尔莫是我

最熟悉的朋友。我认识查尔斯、查布、盖伊和迈克[120]，不过，我和安塞尔莫最相熟。满嘴脏话的奥古斯丁是我的弟弟，我从来没有过弟弟。玛丽亚是我真正的爱人、我的妻子。我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爱人，没有过妻子。她也是我的妹妹，而我从来没有过妹妹，还是我的女儿，而我永远不会有女儿啦。我不愿意离开这些美好的事物。他绑好了绳底鞋。

“我发现生活非常有意思。”他对玛丽亚说。她在他身边坐在睡袋上，双手抱着脚踝。有人拉开了山洞口的毯子，他们俩都看到了灯光。这时天还没亮，不过他抬头望穿松林，看见星星挂得很低。在这个月份，黎明来得早。

“罗伯托。”玛丽亚说。

“嗯，漂亮的姑娘？”

“今天行动的时候，我们能在一起吗？”

“开始以后，可以在一起。”

“开始的时候不能吗？”

“不能。你得跟马在一起。”

“不能跟你在一起吗？”

“不能。我的工作只能由我一个人完成，你在身边我要分心的。”

“一结束你就回来吗？”

“是的，”他说，在黑暗中咧嘴笑了，“走吧，漂亮的姑娘，我们去吃东西吧。”

“你的睡袋怎么办？”

“要是你高兴，就把它卷起来吧。”

“我高兴。”她说。

“我来帮你。”

“不用。我一个人来。”

她跪下来摊开睡袋，把它卷起来，不过又改变了主意，站起身来把它抖抖，弄得啪啪作响，然后她再跪下铺平、卷拢。罗伯特·乔丹小心地捧着两个背包，免得包里的东西从裂口里漏出来。洞口冒着炊烟，他穿过松林走了过来，他用胳膊肘推开毯子，走进洞里，这时候，他表上是差十分三点。

# 第三十八章

大家都在山洞里，男的站在炉灶前，玛丽亚在扇火。比拉尔已经煮好了一壶咖啡。她叫醒罗伯特·乔丹以后回去就没再睡过，她此刻正在这烟雾腾腾的山洞里，坐在凳子上，缝乔丹背包上的裂口，已经缝好了一个。炉火照亮了她的脸。

“再吃些炖肉吧，”她对费尔南多说，“你肚子装满了也没关系。即使给牛角挑了，也没有医生动手术啊。”

“别说这种话，大嫂，”奥古斯丁说，“你这舌头真是老婊子的。”

他身子支在自动步枪上，枪脚架折起来贴着有网状散热孔的枪筒，口袋里塞满了手榴弹，一只肩上背着一袋弹盘，另一只肩上背着满满一条弹带。他正抽着烟，一只手里拿着一碗咖啡，把碗举到唇边，往咖啡上喷了一口烟。

“你变成一个活动五金店了，”比拉尔对他说，“带了这么多东西，走不了一百码远。”

“什么话，大嫂。”奥古斯丁说，“都是下坡，”

“下坡之前，”费尔南多说，“哨所那儿有一段上坡路。”

“我会像山羊那样爬上去的。”奥古斯丁说。

“你兄弟呢？”他问埃拉迪奥，“你那了不起的兄弟溜了？”

埃拉迪奥正靠墙站着。

“住口。”他说。

他神经很紧张，他明白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行动前，他总是神经紧张、焦躁不安。他从墙边走到桌边，往自己衣袋里装手榴弹，盛手榴弹的驮篮开着盖，放在一条桌腿旁边。

罗伯特·乔丹挨着驮篮，蹲在他身边。他伸手到驮篮里拿了四枚手榴弹，有三枚是椭圆形的、有棋盘格凹纹的米尔斯型手榴弹[121]，厚实的铁壳上端有一根用开尾销扣住的弹簧杆和拉环。

“这些手榴弹从哪儿来的？”他问埃拉迪奥。

“这些吗？是从共和国搞来的。老头子捎来的。”

“好使吗？”

“分量挺重，不过挺管用，”埃拉迪奥说，“个个都是宝。”

“是我捎来的，”安塞尔莫说，“一袋装六十颗。九十磅重，英国人。”

“你们用过这种手榴弹吗？”罗伯特·乔丹问比拉尔。

“怎么没有用过？”妇人说，“巴勃罗就是用这种手榴弹干掉奥特罗的哨兵的。”

她一提到巴勃罗，奥古斯丁就破口大骂。罗伯特·乔丹在炉灶的火光中看到了比拉尔脸上的表情。

“别说这个了。”比拉尔尖刻地对奥古斯丁说，“嘴上说说没用。”

“手榴弹肯定能爆炸吗？”罗伯特·乔丹握着一颗漆成灰色的手榴弹，用大拇指指甲试试开尾销是不是结实。

“肯定能。”埃拉迪奥说，“我们用过的那一批中间没有一个坏的。”

“爆炸快不快？”

“扔到之前不会爆炸。不过够快的。”

“那么这些呢？”

他举起一只食品罐头形的手榴弹，拉环用一条带子绑着。

“这些没用，”埃拉迪奥对他说，“炸是能炸。可是只有火光没有弹片。”

“可是准能炸吗？”

“哪有准能的事，”比拉尔说，“我们和他们的，都没有百分百准的。”

“可是你刚才说那一种准能炸。”

“我没说过。”比拉尔对他说，“你问的是别人，不是我。我没见过有哪一种货色是百分百准的。”

“全都能炸。”埃拉迪奥坚持说，“说实话吧，大嫂。”

“你怎么知道全都能炸？”比拉尔问他，“扔这些手榴弹的人是巴勃罗。你又没在奥特罗杀过人。”

“那老婊子养的。”奥古斯丁开口说。

“别说了。”比拉尔斩钉截铁地说，她接着说，“这些手榴弹都差不多，英国人。有纹槽的手榴弹使起来要简单些。”

罗伯特·乔丹想，我还是每一样拿一颗吧。不过那有凹纹的用起来容易些，稳当些。

“你要扔手榴弹吗，英国人？”奥古斯丁问。

“为什么不？”罗伯特·乔丹说。

他蹲在那儿拣手榴弹，但是想的却是，这不行啊。真不明白我怎么能在这事情上骗自己呢。敌人攻打“聋子”时我们感到沮丧，就像雪停时“聋子”感到沮丧一样。这就是你所不愿正视的。你必须干下去，并且还制订了一个自己明知道没法完成的计划。现在你明白了你制订了一个没用的计划。唉，在这早上是没用的。你能用现有的力量攻占任何一个哨所都行，这绝对没有问题，可是你想同时攻占两个，就不行。我的意思是说，你没有把握。别自欺欺人啦，黎明快来，别自欺欺人啦。

想把那两个哨所都拿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巴勃罗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我看他是一直打算开小差的，但是当“聋子”受到攻击时，他知道我们完蛋了，你不能把行动计划建筑在奇迹的基础上。如果你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条件，你只能让他们全都牺牲，甚至连桥也炸不成。你会让他们全都牺牲的，比拉尔、安塞尔莫、奥古斯丁、普里米蒂伏、这个神经质的埃拉迪奥、废物吉卜赛人以及费尔南多，而你的桥还是炸不掉。你以为会出现奇迹，戈尔茨会收到安德烈斯的信件停止进攻吗？如果奇迹不出现的话，你这些命令就会让他们全都送命，也包括玛丽亚。这些命令会让她也送命。你连她都救不了吗？巴勃罗真该死，他想。

算了，别发脾气了，发脾气跟吓破胆没什么两样。不过，你本不

该和你的情人睡觉，而应该跟那个女人骑马连夜到这山区各地物色足够的人马来完成任务。他想，是啊，如果我一走遭到不测，就不能在这儿炸桥了。是啊，就是这个问题。这就是你不去别处的原因。你也不能派别人出去，因为你不能冒险损失人手，不能再少了。你必须保存实力，根据现有实力来制订行动计划。

可是你的计划糟透了。糟透了，我对你说呀。这是夜间的计划，可现在是早晨。夜间制订的计划在早晨用不上。你晚上的想法在早上是没用的。你现在总算明白了，没用的。

约翰·莫斯比侥幸办成过同样几乎不可能办成的事情，那又怎样？他当然办成过，尽管困难得多。记住啦，别低估突然袭击的作用。记住这一点。记住啦，如果你能坚持到底，那还不算愚蠢。可是这不是你应该采用的方法。你应该使它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可靠。可是看看情况已经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唉，一开始就错了，之后就像湿雪地上滚雪球一样，灾难越滚越大。

他蹲在桌边，抬头望去，望见了玛丽亚，她在对他微笑。他也冲她笑笑，但这笑意只停留在表面。他又挑了四颗手榴弹，放进衣袋。我可以把手榴弹中的雷管扭松来引爆，他想。手榴弹弹壳爆裂不会引起什么不良的后果。弹壳一爆裂，立刻就能引爆炸药包，炸药包不会飞散。至少我认为不会飞散。我肯定它不会飞散。[122]他对自己说，要有点信心。你啊，昨夜你还在想，你和祖父多么了不起，可父亲却是个懦夫，现在拿出一点信心来吧。

他又冲玛丽亚笑了一笑，但这一笑仅仅绷紧了颧骨和嘴边的皮肤，这笑意仍然只停留在表面上。

他想，她觉得你很了不起。我觉得你糟糕透了。还有那神妙的境界跟你那一派胡扯，都糟糕透了。你想得很了不得，是吗？你觉得看透了这个世界，是吗？都他妈的见鬼去吧。

别发火，他对自己说。别发火了。发火也是一种办法。总有办法的。你现在必须把最棘手的事解决了。别只因为自己将要失去眼前的一切就放弃。别像断了脊梁的该死的蛇那样噬啮自己，再说，你是条猎狗，脊梁没有断的猎狗。等受了伤你再开始哀叫吧。等战斗打响了你再发威吧。战斗中你随时都可以发威。这对你倒有点用处。

比拉尔拿着背包走到他跟前。

“现在结实了，”她说，“这些手榴弹很好，英国人。你信得过它们。”

“你觉得怎样，比拉尔？”

她望着他，摇摇头，笑笑。他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开心，看起来是挺开心的。

“不错，”她说，“还凑合。”

她蹲在他身旁，说：“马上就要真干了，你觉得怎么样？”

“人手太少。”罗伯特·乔丹马上对她说。

“我看也是。”她说，“太少了。”

接着她仍对他一个人说：“玛丽亚自个儿管得了马，我可以不管这个了。我们可以把马脚拴住。这些马是骑兵队的，不害怕听到枪声。我去对付下面的那个哨所，去干巴勃罗该干的事。这样我们就多一个人啦。”

“好。”他说，“我早想到你可能有这打算。”

“是啊，英国人。”比拉尔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别担心了。一切都会顺利的。你得记住，他们想不到会发生这事。”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

“还有一件事，英国人，”比拉尔用她那粗哑的嗓音尽量温和地小声说，“至于手嘛——”

“手怎么了？”他恼怒地说。

“不，听着。别生气，小兄弟。那手相，全都是吉卜赛人胡说八道的，我拿来显摆的。哪会有这种事呢？”

“别说这个了。”他冷冰冰地说。

“得说，”她粗哑而亲切地说，“我那是胡说八道的。今天打仗，你别担心。”

“我不担心。”罗伯特·乔丹说。

“不，英国人，”她说，“你很担心，这可以理解。不过一切都会顺利的，英国人。我们天生就是干这个的。”

“我不用政治委员来安慰我。”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她又冲他笑了笑，她咧着那粗厚的嘴唇，张着大嘴，笑得好看而真挚，她说：“我很喜欢你，英国人。”

“我现在不需要这些，”他说，“既不需要你，也不需要上帝。”

“你需要。”比拉尔用粗哑的声音小声说，“我知道。我不过是想告诉你别担心而已。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当然啦，”罗伯特·乔丹淡淡一笑说，“当然会这样的。一切都会顺利的。”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比拉尔问。

罗伯特·乔丹看了看表。

“随时都可以。”他说。

他把一个背包递给安塞尔莫。

“准备得怎么样了，老头子？”他问。

老头儿照着罗伯特·乔丹给他的样品，削了一堆木楔，马上就削完最后一个了。这些多余的木楔是以防万一的。

“准备好了。”老头儿说着，点点头，“现在都准备好了。”他伸出一只手来，“你看，”他说，微微一笑，手一点也不颤。

“准备好了，那又怎么样？”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整个手不抖，我每次都办得到，你伸出一个指头试试。”

安塞尔莫伸出一个指头。那指头在发抖。他望着罗伯特·乔丹摇头。

“我也是，”罗伯特·乔丹伸出一个指头给他看，“很正常，每次都这样。”

“我可没有。”费尔南多说。他伸出右手的食指，给他们看，然后伸出左手的食指。

“你能吐口唾沫吗？”奥古斯丁问他，冲罗伯特·乔丹使了个眼色。

费尔南多咳了一声，骄傲地朝山洞地上吐了口唾沫，然后用脚在泥地上把它擦掉。

“你这头脏骡子，”比拉尔对他说，“你要逞英雄的话，往炉火里吐啊。”

“我们要是不离开这儿，比拉尔，我就不往地上吐了。”费尔南多一本正经地说。

“当心你刚才吐唾沫的地方。”比拉尔对他说，“说不定你离不开那儿呢。”

“你老是说丧气话。”奥古斯丁说。他用玩笑来掩饰紧张，这正是他们大伙儿共同的心情。

“我说笑的。”比拉尔说。

“我也是，”奥古斯丁说，“可操他奶奶的，要真到动了手，我才能安下心来。”

“吉卜赛人哪儿去了？”罗伯特·乔丹问埃拉迪奥。

“跟马在一起，”埃拉迪奥说，“从洞口能望见他。”

“他怎么啦？”

埃拉迪奥笑笑说：“害怕了。”说起别人害怕的事，倒让他感到安心。

“你听，英国人。”比拉尔开口说。罗伯特·乔丹朝她望去，只见她张着大嘴，神色异常惊诧。他一边拔手枪，一边飞快地转身对着洞口。洞口站着一个人，他一手拉开毯子，短自动步枪的锥形枪口从肩头露出来。这个人矮个子，宽身板，满脸胡子，眼睛通红，一双小眼睛茫茫然地谁也不看。是巴勃罗。

“你——”比拉尔诧异地对他说，“你。”

“是我。”巴勃罗淡淡地说。他走进山洞。

“喂，英国人，”他说，“我把埃利亚斯和亚历杭德罗队里的五个弟兄和他们的马带上山了。”

“引爆器和雷管呢？”罗伯特·乔丹说，“还有别的东西呢？”

“我扔到峡谷下面的河里去了，”巴勃罗还是茫茫然地谁也不看，“不过我想出了一个用手榴弹引爆的办法。”

“我也想到了。”罗伯特·乔丹说。

“你有酒吗？”巴勃罗疲倦地问他。

罗伯特·乔丹把那个扁瓶子递给他，他急慌慌地喝了几口，然后用手背擦擦嘴。

“你怎么了？”比拉尔问。

“没什么。”巴勃罗说，又擦擦嘴，“没什么。我回来了。”

“你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我一时软弱，走了。可我现在回来了。”

他转身对罗伯特·乔丹说：“不过我可不是真的胆小鬼。”

你可不只是个胆小鬼，罗伯特·乔丹想。你不是才怪呢。可是我见到你很高兴，你这个婊子养的。

“从埃利亚斯和亚历杭德罗那儿我只能带来五个人。”巴勃罗说，“我离开这儿，骑着马一路奔走。我想，你们九个人绝对不行。绝对不行。英国人昨晚一讲我就明白，绝对不行。下面的哨所里有七个

士兵和一个班长，要是有报警器，或者他们拼命抵抗怎么办？”

他打量着罗伯特·乔丹：“我走的时候想，你会明白的，这样不行，你就干不了了。后来我把你的器材扔了以后，对这件事倒另有一番想法了。”

“我见到你很高兴。”罗伯特·乔丹说。他走到他身边，“我们有手榴弹。那也能行。别的东西无关紧要。”

“唉。”巴勃罗说，“我不想跟你干。你不吉利。一切因为你。‘聋子’也是因为你才送命的。不过，我扔完你的东西，就觉得孤独。”

“你他妈的——”比拉尔说。

“于是，我就骑马去找人，想能不能把这次袭击搞成功。我把能找到的最棒的人都找来了。我先来跟你谈谈，把他们留在山上了。他们还以为我是头儿呢。”

“你要还想当头儿的话，”比拉尔说，“就当你的头儿。”

巴勃罗望着她，一句话也没有。他直截了当地低声说：“聋子’出事以后，我想了很多。我看，如果我们一定要完蛋的话，就一起完蛋吧。可是你啊，英国人。我恨你把厄运给我们带来。”

“不过，巴勃罗——”费尔南多开口说，他衣袋里装满了手榴弹，一个肩上背着一条子弹带，他还在用面包蘸盘子里的肉汁，“你觉得这一仗打不赢是吗？可前天晚上你说过你相信会打赢的。”

“再给他来点炖肉，”比拉尔凶巴巴地对玛丽亚说，然后眼色变得温柔些，她对巴勃罗说，“你到底还是回来了，是吗？”

“是啊，太太。”巴勃罗说。

“好，欢迎你，”比拉尔对他说，“我想你还不至于堕落到那种地步。”

“这次出走了，感到孤独得受不了。”巴勃罗悄悄地对她说。

“那种事就受不了。”她嘲笑他，“十五分钟你就受不了。”

“别取笑我了，太太。我回来啦。”

“欢迎你。”她说，“刚才我不是已经说了吗？把咖啡喝完，我们走。我真讨厌这么做作。”

“那是咖啡吗？”巴勃罗问。

“当然是。”费尔南多说。

“给我来点儿，玛丽亚，”巴勃罗说，“你好吗？”他看都不看她。

“好，”玛丽亚对他说，给他端了一碗咖啡，“你要炖肉吗？”

巴勃罗摇摇头。“孤独真不是滋味呀，”巴勃罗继续向比拉尔解释，好像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个人，“我不喜欢孤单。明白吗？昨天一整天我为大家的事着想，不觉得孤单。可是到了晚上，好家伙，真不好受啊！”

“加略人犹大，你那个臭名昭著的老祖宗，最后就是自个儿上吊死的[123]。”比拉尔说。

“别跟我说这话，太太，”巴勃罗说，“我回来了，你没看见吗？别讲犹大什么的了，我不是回来了嘛。”

“你带来的是些什么人？”比拉尔问他。

“带来的人可都是好汉。”巴勃罗说。他趁机正面对她望了一眼，然后望着别处。

“好汉外加傻子。都是准备送死的。你就好这口。你就喜欢这种人。”

巴勃罗又望了望她的眼睛，这次不再看别处了。他那双通红的小眼睛直直地盯着她。

“你呀，”她说，她那粗哑的声音又变得亲热了，“你呀。我看啊，有骨气的男人，什么时候都不会完全丢掉勇气的。”

“我准备好了。”巴勃罗说，这时直瞪瞪地盯着她，“不论今天怎么样，我都准备好啦。”

“我相信你回心转意了。”比拉尔对他说，“我相信。不过，你啊，去的时间可不短啊。”

“你瓶里的再让我喝一口。”巴勃罗对罗伯特·乔丹说，“然后我们就出发吧。”

# 第三十九章

他们在黑暗中穿过树林爬上山坡，来到山顶一条羊肠小道。他们负重多，背着沉重的装备，爬山爬得很慢。马鞍上也驮着东西。

“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抛弃辎重，”比拉尔说，“不过，如果能够保存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再立一个山头。”

“其他弹药呢？”他们用绳子捆紧包裹的时候，罗伯特·乔丹问。

“在马褡裢里。”

罗伯特·乔丹感到身上的背包沉甸甸的，感到上衣口袋里装满了手榴弹，往下勒着他的脖子，感到手枪紧贴着他的大腿，感到装着手提机枪子弹夹的裤袋鼓鼓的。他嘴里还残留着咖啡的香味儿，他右手提着手提机枪，伸出左手，把上衣领子拉起来，好减轻一点背包带子的拉扯。

“英国人。”巴勃罗对他说，在黑暗中紧靠他身边走着。

“什么事，伙计？”

“我带来的这些人以为这回一定能成，因为是我把他们带来的，”巴勃罗说，“别跟他们说丧气话。”

“好，”罗伯特·乔丹说，“我们把事情干成吧。”

“他们有五匹马。”巴勃罗谨慎地说。

“好。”罗伯特·乔丹说，“我们把所有的马都集中在一起。”

“好。”巴勃罗说，就不再说话了。

罗伯特·乔丹想，这个老巴勃罗啊，我看你不像是去塔尔苏斯路上的圣保罗[124]，没有真正回心转意吧。不。你回来就是一个奇迹。看来可以把你奉为圣徒了。

“我带这五个人去对付下面的哨所，能干得跟‘聋子’一样好，”巴勃罗说，“我先切断电线，再回头向桥头靠拢，照我们事先说好的办法干。”

罗伯特·乔丹想，十分钟之前我们都讨论过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

“我们有可能转移到格雷多斯山区去，”巴勃罗说，“说真的，这问题我动了不少脑筋。”

罗伯特·乔丹对自己说，我看你脑子里在这最后几分钟内还能闪出什么念头。你又看到启示了[125]。但是你别打算让我相信你想让我一起去，不，巴勃罗。别指望我对你太信任。

从巴勃罗进山洞来说他带了五个人来之后，罗伯特·乔丹的心情就越来越好。巴勃罗的再次出现扭转了整个行动计划因为下雪而不得不要搁浅的悲剧，但是虽然巴勃罗回来了，他却并不因此就觉得自己的运气好转了，因为他不相信运气，不过现在整个情况显然好转了，桥能炸得成了。他不再觉得一定会失败，他鼓起了信心，就像气泵给车胎打气一样。就像气泵刚打气的时候，橡皮轮胎的表面一点点胀起来，虽然有了苗头，跟起先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可是现在这信心就像上涨的潮水或树干里上涌的汁液，他渐渐开始不再疑惧了，这种心情转化成行动前的喜悦。

这就是他最大的天赋，这使得他适合战斗，这就是对可能出现的不好结局蔑视而不忽视的天赋。如果对别人过度有责任感，或者必须执行那些计划不周或设想不当的任务时，这种天赋就会失效，因为这些事情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不好的结局不容忽视。这不仅仅会造成自己死亡，这倒是可以忽视的。他知道他个人无足轻重。他确实认识到这一点，同样的，他也确实知道别的事情。在最后的几天里，他明白他自己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就是一切。但是他心里知道这是个例外。他想，我们经历过了。就这方面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我之所以被赐予这一切，也许就是因为我从没争取过吧。这是夺不走也丢不掉的。但是在今天早晨，这一切都结束了，现在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任务了。

你啊，他对自己说，我很高兴你重拾曾经缺少的东西。可是你在那边表现得真糟[126]。我真为你羞愧。不过我就是你啊，我没有资格来评判你。我们俩的处境都很不好。你和我，我们俩都一样。好了，别像双重性格的人一样胡思乱想了。一个一个来吧。现在你又正常了。可是听着，你现在可不能整天想着那姑娘了。你现在对她的保护，只能是不让她卷进战斗里来，而你现在正在这样做。如果现在的情况可信的话，显然会有很多马需要看管。你能为她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快些把桥炸掉，撤离这里，心里老想着她只会妨碍你炸桥，所以别再想她了。

想到这里，他就等玛丽亚和比拉尔、拉斐尔一起把马牵走。

“喂，漂亮的姑娘，”他在黑暗中对她说，“你好吗？”

“我很好，罗伯托。”她说。

“别担心。”他对她说，把机枪移到左手里，伸出右手搂住她的肩膀。

“我不担心。”她说。

“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对她说，“拉斐尔和你一起看马。”

“我想跟你在一起。”

“不。你得看马，把马看好最要紧。”

“好吧，”她说，“我去。”

正在这时，有匹马嘶叫起来，下面空地上有匹马呼啸地应着，一阵尖厉的断续的震颤声从岩石的缺口处传过来。

罗伯特·乔丹看到前面黑魆魆的一群马。他赶紧走上前去跟巴勃罗一起来到马群跟前。那些人正站在他们的坐骑旁边。

“你们好。”罗伯特·乔丹说。

“你好，”那些人回答。在黑暗中，他看不清他们的脸。

“这就是跟我们一伙的英国人，”巴勃罗说，“爆破手。”

没人答话。也许他们在黑暗中点头了吧。

“我们走吧，巴勃罗，”有一个人说，“天快亮了。”

“你们带手榴弹了吗？”另一个问。

“带了很多，”巴勃罗说，“等我们放好马儿，你们自己去拿吧。”

“那我们走吧，”另一个说，“我们在这儿等了半夜啦。”

“喂，比拉尔。”那女人走过来时，另一个说。

“哎呀，那不是佩贝吗？”比拉尔声音嘶哑地说，“你好吗，羊倌？”

“好，”那人说，“还凑合。”

“你骑的什么马？”比拉尔问他。

“巴勃罗的灰马。”那人说，“这匹马真不错。”

“行啦，”另一个说，“我们走吧。别在这里扯淡了。”

“你好啊，埃利西奥。”那人上马的时候，比拉尔对他说。

“能好到哪儿去？”他粗鲁地说，“快走吧，大嫂。我们忙着呢。”

巴勃罗跨上了那匹栗色大马。

“你们住嘴吧，跟我走。”他说，“我带你们去下马步行的地方。”

# 第四十章

在罗伯特·乔丹睡觉的时候，在他计划炸桥的时候，在他和玛丽亚在一起的时候，安德烈斯那边的进展很慢。他是一个体格强壮的乡下人，加之对地形很熟悉，所以很快就在黑夜里越过了田野，穿过了法西斯防线，最后终于到了共和国的防线。不过，一进入共和国防线，速度就慢了下来。

照理说，他只需出示罗伯特·乔丹给他的盖有军事情报部公章的通行证和急件，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向目的地进发就行了。可是他一开头在前线遇上的那个连长，就像猫头鹰一样对他的整个使命疑虑重重。

他跟随连长来到他所在的营部，营长听了他谈到的使命后热情澎湃。他在革命前是个理发师。这位名叫戈麦斯的营长骂连长蠢货，拍拍安德烈斯的背，请他喝了一杯次货白兰地，告诉他说，他以前做过理发师，一直想当游击队员。他接着叫醒了他的副官，把营地的工作交给他，派勤务兵去叫醒他的摩托车司机，让他过来。戈麦斯不是要摩托车司机去送安德烈斯，而是他要亲自带他到旅部去送急件。于是，在一条两边栽着大树、道上布满弹坑的山路上，安德烈斯紧紧抓着前面的坐垫，他们一路颠簸前进，摩托车轰隆隆地响，车前灯照亮了刷了白漆的树干，树干上好多地方的白漆都在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夏季在这里沿路进行的战斗中，被弹片和子弹刮掉了。他们拐进一个被炸掉屋顶的山区疗养院，旅部就设在那儿。戈麦斯像个赛车运动员一般急刹住摩托车，把车子停在墙边，有个打瞌睡的门卫对他行了一个立正。戈麦斯把他推开，径直走进一个大房间，房间里四壁挂着大地图，有一个打着盹的军官坐在写字台旁，戴着一顶绿色的护目鸭舌帽，台上有盏台灯、两架电话和一份《工人世界报》。

这位军官抬头看看戈麦斯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不知道有电话这东西吗？”

“我必须见中校。”戈麦斯说。

“他在睡觉，”军官说，“我在一英里外就看见你亮着车灯在路上开着摩托。你想挨炮弹吗？”

“快去叫中校，”戈麦斯说，“有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跟你说了，他在睡觉。”军官说，“是什么土匪跟你在一起啊？”他朝安德烈斯点点头。

“他是火线那边来的游击队员，带来一份给戈尔茨将军的极重要的急件，戈尔茨将军黎明时要在纳瓦塞拉达那边发动进攻，”戈麦斯激动而焦急地说，“看在天主的分上，把中校叫醒吧。”

军官抬起罩在绿色赛璐珞帽舌下的睡眼惺忪的眼睛望着他：“你们全疯了，”他说，“什么戈尔茨将军，什么进攻，我都不知道。带这个运动员回你的营部去。”

“我说把中校叫醒。”戈麦斯说，安德烈斯见到他的嘴唇绷得紧紧的。

“滚你妈的蛋。”军官懒洋洋地对他说，转过头去。

突然，戈麦斯从枪套里拔出他那沉重的九毫米口径的星牌手枪，抵在军官肩上。

“叫醒他，你这个法西斯杂种。”他说，“叫醒他，否则我要你的命。”

“冷静点，”军官说，“你们这些剃头的动不动就发火。”

安德烈斯在台灯光中见到戈麦斯恨得脸都变了样，但是他只说："叫醒他！"

"勤务兵。"军官不屑地喊道。

一个小兵来到门口，敬了个礼，就走出去了。

"他的未婚妻跟他在一起呢，"军官说着又看起报来，"他一定会很乐意见你的。"

"妨碍人们打胜仗的就是你这种家伙。"戈麦斯对这个参谋说。

军官不答理他。他接着一边读报，一边仿佛在自言自语："这份刊物真古怪。"

"那你怎么不看《辩论报》呢？那才是你们的报纸。"戈麦斯对他说，他指的是革命前在马德里出版的天主教保守党的机关报。

"别忘了我是你的上级，我打你个报告就够你受的，"军官头也不抬地说，"我从来不看《辩论报》。别血口喷人。"

"不。你看的是《阿贝赛报》127。"戈麦斯说，"军队里还多的是你这样的职业军人，真是腐败不堪。不过不会总是这样的，我们夹在无知的和冷眼旁观的两种人中间。但是我们要教育前一种人，消灭后一种人。"

"你该用'清洗'这个词儿，"军官说，仍然没抬头，"这上面报道说，你那了不起的俄国人又被清洗了许多。这年头，他们清洗得比泻盐还厉害。"

"不管什么词儿，"戈麦斯激烈地说，"不管用什么词，只要把你这号人消灭就行。"

“消灭，”军官傲慢而又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又是一个没有西班牙语味儿的新词儿。”

“那么用枪毙吧。”戈麦斯说，“这是西班牙词儿。你懂吗？”

“我懂，老兄，可是别那么大声嚷嚷。除了中校，在这旅参谋部睡觉的，还有别人哪。你的热情叫我厌烦。正因为如此，我总是自己刮脸。我讨厌和理发师谈话。”

戈麦斯望望安德烈斯，摇摇头。他眼睛里闪烁着因愤恨而激起的泪光，但是他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同时咽下所有的眼泪，留到将来的时刻。在这一年半里，他晋升为那一山区的营长，他咽下了多少眼泪。这时，穿着睡衣睡裤的中校来到屋里，他马上立正敬礼。

米兰达中校是个脸色灰白的矮个子，一生都在军界，他在摩洛哥得消化不良病的时候，失去了在马德里的妻子的爱情。他发现没法和妻子离婚（要恢复他的消化机能却不成问题），于是参加了共和党，以中校身份参加了内战。他唯一的抱负，就是战争结束时保持同样的军衔。他守卫山区干得很出色，他希望留在那里，在山区遭受攻击时保卫一下。大概是因为战争中没肉吃的原因，他在战争中觉得健康多了，他存了不少小苏打，晚上喝威士忌，他那二十三岁的情妇怀孕了，跟所有那些去年七月当女民兵的其他姑娘一样，都怀孕了。他这时来到房间里，点点头回应戈麦斯的敬礼，伸出手来。

“戈麦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他问，接着对写字台边的军官，他的作战科长说，“给我支烟，佩贝。”

戈麦斯给他看安德烈斯的证件和急件，中校对通行证快速地浏览了一眼，就冲安德烈斯点点头，微微一笑，然后抓紧看急件。他摸摸印鉴，用食指检验一下，然后把通行证和急件一起交还安德烈斯。

“山里生活很艰苦吧？”他问。

“不，中校。”安德烈斯说。

“他们告诉你在什么地方最可能找到戈尔茨将军吗？”

“纳瓦塞拉达，我的中校，”安德烈斯说，“英国人说这地方在火线后面，靠近纳瓦塞拉达的西南面。”

“什么英国人？”中校静静地问道。

“跟我们在一起的英国人，是个爆破手。”

中校点点头。这恰恰又是这次战争中无法解释的罕见的意外事情：“跟我们在一起的英国人，他是个爆破手。”

“戈麦斯，你还是用摩托车送他去吧，”中校说，“给他们开一张到戈尔茨将军参谋部去的可靠的通行证，我来签字。”他对那戴着绿色赛璐珞护目帽的军官说，“用打字机打，佩贝。这是他的详细情况，”他示意安德烈斯把通行证拿出来，“盖上两个章。”他转身对戈麦斯说，“你今晚得带上有分量的证件。这是应该的。准备发动进攻的时候，得多加小心。我要给你我能给的最有分量的证明。”他接着十分亲切地对安德烈斯说，“想吃点什么吗？吃的，还是喝的？”

“不用了，我的中校。”安德烈斯说，“我不饿。在上一个营地，他们给我喝了法国白兰地，再喝我就要头晕了。”

“你一路过来的时候，见到我方防线对面有什么军事活动吗？”中校客气地问安德烈斯。

“老样子，我的中校。很平静。很平静。”

“三个月前，我是不是在塞尔赛迪利亚见过你？”中校问。

“是的，中校。”

“我觉得也是，”中校拍拍他的肩膀，“那时你跟安塞尔莫老头在一起。他好吗？”

“他很好，中校。”安德烈斯对他说。

“好。我很高兴。”中校说。那军官给他看打好的证件，他看了一遍，签了名。“你们现在必须马上就走，”他对戈麦斯和安德烈斯说，“开车要小心，”他对戈麦斯说，“要把车灯打亮。一辆摩托车不会引起什么麻烦，可你们必须多加小心，代我向戈尔茨将军同志问好。佩格林诺斯战役后我们见过面。”他和他们两人都握了手。“把证件扣在衬衣里面。”他说，“骑摩托车风大。”

他们走后，他走到柜子边拿出酒杯酒瓶，倒了些威士忌，从一把放在墙边地上的瓦壶里兑了点儿水在酒里。接着，他举杯慢慢地啜着，对着墙上挂的大地图，研究在纳瓦塞拉达以北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点。

“幸亏是戈尔茨去对付，不是我。”他看完后对坐在书桌边的军官说。军官没回话，中校的目光从地图上移到军官身上，只见他脑袋趴在手臂上，睡着了。中校走到桌边，把两架电话推到那军官脑袋近前，一边各放一架，紧挨着他的脑袋。他接着走到食品柜边，又倒了些威士忌，在里面兑了水，再回到地图前。

戈麦斯张开双臂驾驶摩托车，安德烈斯紧紧抓住后座，低头顶着风，摩托车噗噗噗地行驶在乡间大路上，车灯在黑夜里劈开一道线，前面的路面在路边两排黑黑的高大的白杨树中间看得一清二楚，但在向下穿过小河河床边的迷雾时有点模糊，呈现出柔和的昏黄色，等到路面升高时，又分明起来了。这时前面出现了交叉路，车灯照亮了从山上开过来的一列灰暗的空卡车。

# 第四十一章

巴勃罗在黑暗中停下来，跨下马背。罗伯特·乔丹听到他们下马时的咯吱咯吱声、沉重的呼吸声和马甩头时马勒发出的叮当声。他闻到了马的气味，还有新来的那些人身上的酸臭味，他们没水洗脸洗澡，都是和衣而睡的，还有山洞里那些人身上隔夜的烟火味。巴勃罗就站在近旁，罗伯特·乔丹闻到他身上发出的铜腥的酒酸味，好像嘴里含着铜币似的。他用手握成杯形，挡着风点燃了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听到巴勃罗低声说："我们去拴马脚的时候，比拉尔，你把装手榴弹的口袋卸下来。"

"奥古斯丁。"罗伯特·乔丹放低了声音说，"现在你和安塞尔莫跟我到桥头去。装机枪子弹盘的口袋在你那儿吗？"

"在，"奥古斯丁说，"干吗不在？"

罗伯特·乔丹向比拉尔走去，普里米蒂伏正在帮她把东西从一匹马上卸下来。"听着，比拉尔。"他低声说。

"什么事？"她沙哑地小声说，把马肚子下的带钩解掉。

"你听到了扔炸弹的声音才能袭击哨所，明白吗？"

"你得跟我说多少回啊？"比拉尔说，"英国人，你变得像个老太婆一样婆婆妈妈的。"

"不过是核查一下。"罗伯特·乔丹说，"端掉了哨所，你得回过头来向桥靠拢，从上面和我的左翼用火力封锁公路。"

“你第一次跟我交代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再跟我说，也是一样。”比拉尔对他低声说，“干你自己的事吧。”

“没听到轰炸声，谁也不许动，不许放枪，也不许扔手榴弹。”罗伯特·乔丹低声说。

“别再磨叽了。”比拉尔恼火地小声说，“我们在‘聋子’那儿的时候，我就明白了。”

罗伯特·乔丹走到巴勃罗那儿去，他正在拴马。“我只把那些容易受惊的马拴住。”巴勃罗说，“我这样拴，只要一拉绳子，它们就能自由行动，明白吗？”

“好。”

“我来告诉丫头和吉卜赛人怎样看管马儿。”巴勃罗说。他和那伙新来的弟兄单独站在一起，身子支着卡宾枪。

“大家都明白了吗？”罗伯特·乔丹问。

“怎么不明白？”巴勃罗说，“端掉哨所，切断电线，回过头来向桥靠拢，封锁桥面，等你炸桥。”

“轰炸没开始谁都不许行动。”

“就是这样。”

“那就行了。祝你顺利。”

巴勃罗嘟囔了一声，他接着说：“我们回头赶来的时候，你会用机枪和你的那个小机枪掩护我们吧，英国人？”

“当然。”罗伯特·乔丹说，“全力以赴。”

“那好。”巴勃罗说，“没什么要说的了，不过到那时你必须十分小心啊，英国人。这掩护的事儿可不简单，你得十分小心。”

“我亲自掌握机枪。”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你很有经验吗？我可不想让奥古斯丁把我给枪毙了，虽然他没一点坏心眼。”

“我很有经验。没错。要是奥古斯丁使另外一挺机枪，我会叫他注意在你的头上射击。高高地越过你的头射击。”

“那就行了，”巴勃罗说，他接着推心置腹地低声说，“马还不够啊。”

这婊子养的，罗伯特·乔丹想。他以为我没有听懂他跟我讲的话吗？

“我可以步行，”他说，“马由你支配。”

“不，有一匹马给你，英国人。”巴勃罗低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匹。”

“这是你的事情。”罗伯特·乔丹说，“你不用把我算在里面。你那挺新机枪的弹药够吗？”

“够。”巴勃罗说，“那个骑兵身上的弹药都在这儿了。我只打了四发试试。我是昨天在高山里试的枪。”

“我们走吧，”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必须一早就赶到那儿，隐蔽好。”

“我们走吧。”巴勃罗说，“祝你顺利，英国人。”

我不知道这个杂种现在在打什么主意，罗伯特·乔丹想，但是我十分肯定我摸准了。得了，这是他的事，和我不相干。感谢上帝我不认识这些新来的人。

他伸出手来说：“祝你顺利，巴勃罗。”黑暗中，他们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罗伯特·乔丹伸手的时候，以为会像握住什么爬虫的身体或接触麻风病患者的皮肤那样，觉得恶心。他不知道跟巴勃罗握手会有什么感觉。但是，黑暗中，巴勃罗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坦率地紧握着，他就报以同样的紧紧的握手。巴勃罗的手在黑暗中是强壮可靠的，握着它让罗伯特·乔丹产生了那天早上他心里最离奇的感觉。他想，我们现在必须做盟友。盟友间总是要握手的，还有授勋或吻脸颊那一套，他想。很高兴我们不用这样。看来所有的盟友都一个样。他们总是表面一套，心底里却彼此憎恨。这个巴勃罗可真是奇怪啊。

“祝你顺利，巴勃罗。”他说，紧握着这只陌生、有力而意志坚强的手，“我会好好掩护你的。别担心。”

“很对不住，我拿走了你的爆破材料，”巴勃罗说，“那是我的错。”

“可是你带来了我们需要的人马。”

“我并不为了炸桥而反对你，英国人。”巴勃罗说，“我预计这次能圆满成功。”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搞同性恋吗？”黑暗中，比拉尔忽然在他们身旁说，“这正是你缺少的。”她对巴勃罗说，“走吧，英国人，别婆婆妈妈地道别啦，免得这家伙再偷了你剩下的炸药。”

“你不明白，太太。”巴勃罗说，“英国人和我明白对方。”

“没人搞得懂你。天主和你娘都搞不懂你，”比拉尔说，“我也搞不懂。快走吧，英国人。跟你那短头发丫头告别完就走吧。去你爹的，不过我倒想，公牛快放出来了，你害怕了。”

“去你娘的。”罗伯特·乔丹说。

“你没娘的，”比拉尔兴高采烈地低声说，“走吧，我巴不得马上开始，赶快了结。跟你的人一起走吧。”她对巴勃罗说，“谁知道他们的决心能维持多久？其中有两三个孬种，我可不愿拿你跟他们换呢。带他们走吧。”

罗伯特·乔丹背起背包，走到马那儿去找玛丽亚。“再见，漂亮的姑娘，”他说，“我不久就能和你再见面的。”

这时，他对这一切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这些话他曾经说过，又好像有一列火车正要开来，好像真的有一列火车，而他正站在月台上。

“罗伯托，再见，”她说，“千万多加小心。”

“嗯。”他说。他低头去吻她，背上的包向前滚，砸在他后脑勺上，把他的前额撞得跟她的前额重重地撞在一起。他们额头相碰的时候，他回想起这情形似曾相识。

“别哭。”他别扭地说，倒不单是因为背很重的东西。

“我没哭。”她说，“你可要快点回来啊。”

“听到枪声别害怕。今天一定会有枪声的。”

“不害怕，只要你快点回来。”

“再见，漂亮的姑娘。”他别扭地说。

“再见，罗伯托。”

自从罗伯特·乔丹第一次离家从红棚屋城乘火车到比林斯，再从那儿转车去上学以来，他还没像现在这样孩子气过。他当初害怕离家，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害怕，在车站上，就在列车员搬上踏脚箱让他跨上普通客车的踏板时，他父亲向他吻别，说：“在我们分隔两地的时候，愿主保佑我们。”他父亲是个笃信宗教的人，这句话说得坦率而真挚。可他的胡子湿漉漉的，他激动得眼里噙着泪水。这虔诚的祈祷，他父亲和他的吻别，这一切使罗伯特·乔丹感到难过，他突然间觉得比他父亲成熟许多，并且为他父亲感到难受，因为他竟然忍受不了这别离之苦。

火车开动后，他站在车厢后面的平台上，望着车站和水塔变得越来越小。在那咔嗒咔嗒声中，他被带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只见中间横着一根根枕木的铁轨在远处聚成了一个小点，旁边的车站和水塔像微缩品一样精致渺小。

看闸人说：“看来你爸爸舍不得你离家啊，鲍勃。”

“是的。”他说，一根根电线杆在眼前飞驰而过，电线杆之间长着艾草，直长到像小河般蜿蜒的泥路边。他望着路基两旁的艾草丛，他想看看有没有大松鸡。

“离家去上学，你不难过吗？”

“不难过。”他说。这是真的。

在那以前并不是真的，而在那一刻却是真的。直到现在，直到这次别离，他才感到了当初火车开动前的那种小孩子的不舍。他这时感到非常孩子气、非常别扭，他非常别扭地道别，就像个学生，跟年轻的女同学在大门口道别一样别扭，不知道是吻她好，还是不吻好。然而他知道，他感到别扭的不是道别，而是即将到来的跟敌人的战斗。

他对这次战斗感到非常别扭，道别的别扭仅仅是这种心情的一部分而已。

你又来这一套，他对自己说。不过依我看，随便问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年纪太轻，干不了这事。他不想说这是什么样的心情。得了，他对自己说。得了，你的第二童年[128]还早着呢。

“再见，漂亮的姑娘。”他说，“再见，兔子。”

“再见，我的罗伯托。”她说。

他走到安塞尔莫和奥古斯丁站着的地方说：“咱们走吧。”

安塞尔莫把沉甸甸的背包扛上肩。奥古斯丁离开山洞时全身挂满了东西，这时靠在一棵树上，自动步枪从背包顶上戳出来。

“好，”他说，“咱们走。”

他们三人开始下山。

“祝你顺利，堂·罗伯托。”当他们三人排成一行在树林中行进，经过费尔南多身边时，费尔南多说。他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蹲着，说话的口气郑重其事。

“费尔南多，也祝你顺利！”罗伯特·乔丹说。

“祝你一切顺利！”奥古斯丁说。

“谢谢你，堂·罗伯托。”费尔南多不顾奥古斯丁打岔说。

“他真是个怪人，英国人。”奥古斯丁低声说。

“你说得不错，”罗伯特·乔丹说，“我能帮你拿些东西吗？你背这么

多东西，跟马似的。”

“我能行。”奥古斯丁说，“老兄，我们要动手了，我真高兴。”

“小点儿声，”安塞尔莫说，“从现在开始，少说话，声音放低些。”

他们小心地爬下山，安塞尔莫领头，第二个是奥古斯丁。罗伯特·乔丹小心地一步步踩着，免得摔倒。他感到绳底鞋踩在枯萎的松针上，一只脚给松树根绊了一下，一只手向前伸了一下，摸到了撅出来的自动步枪冷冷的枪筒和折叠起来的三脚枪架。然后走之字形下山。他的鞋子在松林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滑动，他又伸出左手，摸到一根粗糙的树干，然后挺起身来，手上摸到一块光滑的树皮被割开的地方，他把手缩回来，手心沾上了黏糊糊的树脂。他们从树木丛生的陡坡上一路下来，来到桥上方的一个地方，那儿就是罗伯特·乔丹和安塞尔莫第一天埋伏侦察的地方。

这时，安塞尔莫在黑暗中被一棵松树挡住了去路，他握住罗伯特·乔丹的手腕，小声地说，声音低得罗伯特·乔丹几乎听不到：“看。那家伙的火盆里有火。”

罗伯特·乔丹知道，这一点火光的下面就是那公路直通桥堍的地方。

“这儿就是我们上次侦察的地方，”安塞尔莫说，他抓住罗伯特·乔丹的手往下按，摸摸一根树干下部一小块树皮被下的地方，“这是你侦察时我做的记号。右面是你打算架机枪的地方。”

“我们就把机枪架在那儿吧。”

“好。”

他们把背包放在几棵松树背后的地上，安塞尔莫领着两人来到一

块长着一片小松树的平地。“就是这儿，”安塞尔莫说，“就是这儿。”

“天一亮，”罗伯特·乔丹蹲在小树后面对奥古斯丁低声说，“你从这儿能看到这边一小段公路和桥堍。还能看到桥身和另一边的一小段公路，再过去一点，公路就拐弯消失在岩石后面了。”

奥古斯丁不做声。

“我们准备爆破时，你伏在这里，上面或下面有敌人来，你就射击。”

“火光那儿是什么地方？”奥古斯丁问。

“是岗亭。”罗伯特·乔丹低声说。

“谁来对付哨兵？”

“老头子和我，我已经跟你讲过啦。但是，如果我们来不及对付他们，你必须向岗亭里射击，见人就射击。”

“是。这个你跟我说过了。”

“爆炸之后，当巴勃罗他们从那边拐角上转过来的时候，要是有人追他们，你就越过他们的脑袋射击。他们出现的时候，你一定要越过他们的头射击，不能让敌人追过来。你明白了吗？”

“怎么不明白？就像你昨天晚上所讲的那样。”

“有问题吗？”

“没有。我带着两个麻袋。我可以在上面隐蔽的地方装满泥土，搬到这里来当沙袋。”

“但是别在这儿挖土，你必须像我们在山顶上那样，好好隐蔽起来。”

“不妨事。我会在黑暗中装好了土搬过来。你回头看吧。我会弄得妥妥帖帖，一点看不出来。”

“你离得太近了，明白吗？天一亮，从下面看这簇小树就看得一清二楚了。”

“别担心，英国人。你去哪儿？”

“我带着我的小机枪就在这下面。老头子要越过峡谷，准备攻另一头的岗亭。那岗亭和我们方向相反。”

“那就没别的事了。”奥古斯丁说，“祝你顺利，英国人。你有烟吗？”

“你不能抽烟。离敌人太近了。”

“不抽，就叼在嘴上。以后抽。”

罗伯特·乔丹把他的纸烟盒给他，奥古斯丁拿了三支，插在他那平顶牧人帽的前帽檐里。他拉开机枪的三脚架，把它架在矮松树里，开始摸索着解开他的背包，把东西放在伸手够得着的地方。

“没别的事了。”他说。

安塞尔莫和罗伯特·乔丹把他留在那儿，回到放背包的地方。

“我们把背包放在哪儿好呢？”罗伯特·乔丹低声说。

“我看就放在这儿吧，可是你能用手提机枪从这儿干掉那个哨兵吗？你有把握吗？”

“这儿确定就是那天我们来过的地方吗？”

“树就是那棵树，”安塞尔莫的说话声低得几乎听不到，罗伯特·乔丹知道，就像第一天那样，他说话时嘴唇都不动一下，“我用刀子做了记号。”

罗伯特·乔丹又感到这一切以前好像全发生过似的，但这次是由于他重复提问和安塞尔莫的回答造成的，奥古斯丁刚才也问了一个有关哨兵的问题，虽然回答是他早知道的。

“够近啦。简直太近了。”他低声说，“不过天亮后我们是逆光。我们在这儿没问题。”

“那我现在就到峡谷对面去，在那头作好准备。”安塞尔莫说。他接着说，“请你再说一遍，英国人。免得出差错。我怕到时候傻眼忘了。”

“什么？”罗伯特·乔丹悄没声儿地说。

“只要重说一遍，好让我不出差错。”

“等我开枪的时候，你再开枪。干掉了你要对付的那个人之后，过桥到我这边来。我会把背包带到那儿去，你根据我向你交代的那样安放炸药。该做什么，我都会告诉你的。要是我出了差错，根据我以前教你的办法，你自己把剩下的干了。别慌张，好好干，木楔都要塞牢，把手榴弹捆结实了。”

“我全清楚了，”安塞尔莫说，“我全记住了。现在我走了，英国人，天亮的时候你自己要隐蔽好。”

“你打枪的时候，”罗伯特·乔丹说，“把枪支好，要打得十分稳当。别把他们当人看，只当他们是枪靶子，记住了吗？不要对整个人开

枪，要瞄准一点。如果他脸冲你，就瞄准腹部中央射击，如果他脸冲别处的话，就朝他脊背中央射击。听着，老头子。我开枪打坐着的人时，总趁他站起来还没拔腿奔跑或蹲下时就打枪。如果他还是坐着，就打枪。别等。但一定要瞄准，要在五十码之内射击。你是猎人，不会有问题的。”

“我照你的命令干。”安塞尔莫说。

“没错。这就是我的命令。”罗伯特·乔丹说。

幸好我没有忘记把这当做命令，他想。这会帮他解决困难。这样多少可以打消他的一点内疚。反正我希望如此。多少打消一点。我记不起他第一天跟我谈的关于杀人的那些话了。

“这就是我的命令，”他说，“现在走吧。”

“我走啦，”安塞尔莫说，“回见，英国人。”

“回见，老头子。”罗伯特·乔丹说。他想起了车站上他父亲的模样和告别的眼泪，他没有说平安、再见、祝你顺利之类的话。

“你枪筒里的油擦掉了吗，老头子？”他低声说，“免得枪打不准。”

“在山洞里的时候，”安塞尔莫说，“我就用通条全擦过了。”

“那么回见吧。”罗伯特·乔丹说罢，老头儿就大摇大摆地走进树林里了，绳底鞋踩在地上声息全无。

罗伯特·乔丹伏在树林的松针地上，倾听着黎明到来时晨风吹拂树枝的声音。他把手提机枪的子弹夹抽出来，前后推动了一下枪机。然后，他把枪头掉过来，拉开枪机，在黑暗中把枪口凑在嘴唇边，往枪筒里吹气，舌头触及枪筒边时尝到了油腻的金属的味道。他把枪横着

搁在前臂上，枪身朝上，免得松针和其他东西吹进去，用大拇指把所有的子弹从子弹夹中退出来，放在摊在前面的手帕上，然后在黑暗中摸着每一颗子弹，把每一颗子弹在手指间转弄了一下，再一颗颗地推进子弹夹。这时，他手里的子弹夹又变得沉甸甸的了，他把子弹夹重新推进手提机枪里，咔嗒一声上了扣。他匍匐在一棵松树后面，机枪横架在他的左前臂上，注视着下面的那点火光。火光时而看不见了，他知道那是因为岗亭里的哨兵走到了火盆的前面。罗伯特·乔丹伏在那儿等天亮。

# 第四十二章

就在巴勃罗那一队人马从山里骑马回山洞，再下山到达他们安放马匹那地方的时候，安德烈斯正急速向戈尔茨的司令部前进。他们来到通向纳瓦塞拉达的公路干线，公路上有不少卡车从山区开回来。他们遇到一个关卡。戈麦斯向关卡哨兵出示米兰达中校签发的通行证，哨兵用手电照在通行证上，给跟他在一起的另一个哨兵过目，然后就行了个礼，交还证件。

“往前走。”他说，“可是不准开灯。”

摩托车又噗噗噗地响起来，安德烈斯紧紧抓住前座，戈麦斯在车流中小心地在公路上行驶。没有一辆卡车开着灯，长长一列车队在路上迎面开来。路上还有满载货物的卡车向山区驶去，每一辆都掀起了一片尘土，安德烈斯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尘土随着风扑在脸上，弄得牙缝里都是。

他们紧跟在一辆卡车的后挡板后面，摩托噗噗作响，接着戈麦斯加快速度，超过这辆卡车，然后一辆又一辆地超过去，对面开来的卡车在他们的左侧隆隆地驶过去。这时他们后面开来一辆汽车，不停地按着喇叭，跟卡车的噪声和尘土混在一起；接着车灯倏地亮了起来，把尘土照成了一条黄色柱体，在尖厉的换挡声中，汽车咄咄逼人地狂按喇叭，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

接着，前面车辆全部都停下来，他们钻空当继续朝前驶，越过了几辆救护车、几辆参谋部用车和一辆装甲车，接着又是一辆，接着是第三辆，所有的车子都停着，停在那尚未落到地面的尘土里，就像一

只只笨重的插着枪炮的金属乌龟。他们发现前面又是一个关卡，那里发生了撞车事故。有一辆卡车停下时，后面的一辆没有发觉，因此后车撞坏了前车的尾部，把几箱轻武器弹药撞翻在路上，有一箱落地时摔碎了。戈麦斯和安德烈斯停下来推车穿过那些被阻塞的车辆，当他们向关卡出示通行证的时候，安德烈斯的脚下踩着散布在路面尘土中的成千上万颗子弹壳。第二辆卡车的散热器被完全撞毁。第三辆紧顶着它的后挡板。还有一百多辆车子排在后面。一个穿套靴的军官在路上往回跑，大声喝令司机们打倒车，以便把那辆被撞毁的卡车从公路上拖走。

卡车多得没法倒车，除非那个军官跑到这越来越长的车队的队尾，阻止后面的车子再向前行驶。安德烈斯看到他跌跌撞撞地跑着，打着手电，又叫又骂，而黑暗中，卡车还是不断地向前驶来。

关卡上的哨兵不肯交还通行证。哨兵一共两个人，背上背着步枪，手里拿着手电，他们也在叫喊。手拿通行证的那个跨过公路，朝一辆从山上驶下来的卡车走去，让司机开到下一个关卡时，通知他们在那儿截住所有卡车，直到交通畅通为止。卡车司机听完就继续朝前开。哨兵手里仍然拿着他们的通行证，嘴里叫嚷着，走到那个车上东西被撞翻在地上的司机身边。

“别管它了，看在天主面上，继续开吧，让交通保持畅通。”他冲着那司机喊道。

“我车上的传动器撞坏了。”司机说，他趴在卡车的后边。

“去你的传动器。往前开，听到没有。”

“差速齿轮撞坏了，开不了啊。”司机对他说，又俯下身去。

“那叫人家把你的车拖走，好让我们把他妈的另一辆弄走。”

司机阴沉地望着他，那名关卡人员把手电直射在这卡车被撞毁的车尾上。

“往前开。往前开。”他手里仍拿着通行证大声说。

“我的证件。”戈麦斯对他说，“我的通行证。我们要赶路。”

“拿你的通行证见鬼去吧。”那人说，把证件交还他，然后就横穿公路，跑去阻挡一辆下行的卡车。

“在十字路口拐弯，倒过来把这辆破车拖走。”他对司机说。

“我奉命去——”

“去你的命令。照我说的办。”司机换了挡，在路上直着开出去，消失在尘土里。

戈麦斯发动摩托车，超过那辆破卡车，这时公路右侧一辆车也没有，安德烈斯又抓紧前座，看见关卡上的哨兵又拦住了一辆卡车，那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身来听他指令。

这时他们飞速行驶，颠簸着顺着盘山道一步步朝山上进发。所有上行的车辆都被阻在关卡那儿，只有下行的卡车在左边不断地开过去。摩托车马不停蹄地迅速往山上开，逐渐追上了早在关卡交通堵塞前就驶过去的上行车辆。

他们仍旧没开灯，又超过了四辆装甲车，接着超过了一长排运载士兵的卡车。士兵们在黑暗中默不做声，安德烈斯刚经过时只觉得在尘土飞扬中高高的卡车上有些模糊的人形。后来，他们后面来了一辆参谋部的汽车，喇叭嘟嘟地使劲地响，车灯一闪一闪的，一亮灯，安德烈斯就看到这些士兵头戴钢盔，手握步枪，机关枪直冲漆黑的天空，在黑夜中显得格外分明，等灯光一灭，就倏地消失不见了。有一

次，他们驶近了一辆装载士兵的卡车，这时后面的亮灯了，他在这突然的闪光中看到他们死板而悲伤的脸。他们戴着钢盔，坐在卡车里，在黑暗中驶向前方，他们只知道要在那儿打仗，各自心事重重，耷拉着脸，这突来的灯光照出了他们的神情，要是在白天，他们是羞于给同伴看到的，除非开始轰炸和攻击了，那时谁都顾不上自己的脸色了。安德烈斯和戈麦斯的摩托车超过一辆又一辆装载士兵的卡车，仍旧在参谋部汽车的前面行驶着，戈麦斯可一点也没有想他们的脸色。他想的只是："多了不起的军队。多了不起的装备，多了不起的机械化啊。看啊！看看这些人。这就是我们共和国的军队。看他们。一辆又一辆卡车。整齐划一的制服。头上全都戴着钢盔。看那卡车上架着的机枪，是准备对付敌机的。看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军队！"

这些满载着士兵的高高的灰色卡车，车上有很高的方形驾驶室和难看的方形散热器，摩托车超过它们，在尘土中不停地顺着公路朝山上行驶，紧跟在后面的参谋部汽车不停地闪烁着车灯，摩托车经过时在亮光中看见卡车后挡板上的军队的红星标志，当车灯照在沾着尘土的卡车车身一侧时就照着了这个红星。他们不停地向山上行驶，空气变得更加寒冷了，公路开始呈之字形拐弯，卡车艰难地嘎吱嘎吱地爬行，在车灯的闪光中，有的卡车的水箱冒着汽雾，摩托车这时也在艰难地爬行，安德烈斯紧抓着前座。他想，这次乘了太长时间的摩托车了。实在太长了。他以前从没乘过摩托车，现在他们俩正在即将参加进攻行动的调动部队中爬山，当他们向上开的时候，他知道，根本不可能赶回去袭击哨所了。在这种调动和混乱中，他能第二天晚上赶回去就算不错了。他以前从没见过进攻和进攻的准备工作，他们在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共和国的这支军队的规模和力量，着实让他感到吃惊。

他们这时驶上了斜着横贯山坡的一段又陡又斜的山路，快到山顶的时候，坡度更陡了，戈麦斯只得叫安德烈斯下车，两人一起把摩托车推上这最后的一段陡坡。翻过山顶，夜空中出现了一幢又宽又黑的

巨大的石头建筑，门前闪烁着灯光，左面有一条汽车可以掉头的回车道。

“我们到那儿去问问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吧。”戈麦斯对安德烈斯说。他们就把摩托车推向那巨大的石头建筑物，只见大门紧闭，门口站着两个哨兵。戈麦斯把车子靠在墙上，那建筑物的门开了，借着从里面透出来的灯光，他们看见有一个身穿皮上衣的摩托车司机走出来，肩上背着一只公文包，腰后挂着一支有木壳的毛瑟枪。就在灯光消失的时候，他在门口找到了他的摩托车，推着它一直到引擎突突地响起来，接着就在公路上噗噗地开出去。

戈麦斯在门口跟那两个警卫中的一个说话。“第六十五旅的戈麦斯上尉，”他说，“请问指挥第三十五师的戈尔茨将军的司令部在哪里？”

“这儿没有。”警卫说。

“这儿是什么地方？”

“指挥部。”

“什么指挥部？”

“哎呀，就是指挥部嘛。”

“是什么指挥部啊？”

“你是谁，问这问那的？”警卫在黑暗中对戈麦斯说。这里，山路尽头的上空繁星点点，没有了尘土，安德烈斯在黑暗中看得很清楚。他们下面，公路向右转弯，他能清楚地看到卡车和汽车行驶到那里时被天空衬托出来的剪影。

“我是第六十五旅第一营的罗赫略·戈麦斯上尉，要打听戈尔茨将

军的司令部在哪儿。”戈麦斯说。

那哨兵把门推开一点，朝里面喊道：“叫警卫班长。”

正在这时，一辆参谋部的大汽车在公路的拐角处拐了一个大弯，朝这个石头大建筑物驶来，安德烈斯和戈麦斯正站在那儿等待警卫班长。车子开到他们面前停下。

一个年老肥胖的大个子和两个身穿国际纵队制服的人从车子后座下来。他戴着一顶和他不相称的大卡其贝雷帽，就像法国军队里轻步兵戴的那种，身上穿着大衣，拎着一只地图包，大衣腰带上系着一把手枪。

他说的是法语，安德烈斯听不懂，戈麦斯当过理发师，能听懂几句。他让司机把车子从门口开到车房里去。

他和其他两个军官进门的时候，戈麦斯在灯光中清楚地看到他的脸，认出了他是谁。他曾在几次政治会议上见到过他，并且经常在《工人世界报》上看到从法文翻译过来的他的文章。他认出他那毛茸茸的眉毛、水汪汪的灰眼睛、肥胖的双下巴，他知道他是当代法国伟大的革命者之一，曾经领导过在黑海的法国海军起义。戈麦斯知道这个人在国际纵队有崇高的政治地位，他一定知道戈尔茨的司令部所在地，并且能够指引他到那儿去。他不知道这个人因为岁月的流逝、失望、家庭和政治两方面的怨恨挫伤了抱负，他不知道向他询问是最最危险的事情之一。他一点也不知道这情况，径直朝这个人走去，握紧拳头敬了个礼，说，“马蒂同志[129]，我们带有给戈尔茨将军的急件。你能告诉我们怎么到他司令部去吗？事情很紧急。”

这个高个子胖老头伸出了脑袋望着戈麦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仔细打量着他。即使在前线，在没有灯罩的灯泡的照映下，即使他在凉爽的夜晚坐着敞篷汽车刚回来，他的灰脸上还是一副干巴巴的神色。

他的脸让你觉得他就像一头十分衰老的狮子爪下的废料。

“你带着什么，同志？”他问戈麦斯，他的西班牙语里带有很重的加泰罗尼亚语[130]口音。他从眼角向安德烈斯扫了一眼，随即又回头看看戈麦斯。

“到戈尔茨司令部给他送一份急件，马蒂同志。”

“哪儿来的急件，同志？”

“从法西斯阵线后方来的。”戈麦斯说。

安德烈·马蒂伸手拿了急件和别的证件，瞥了一眼，就放进衣袋里。

“把他们抓起来。”他对警卫班长说，“把他们身上搜查一下，等我命令再把他们带来。”

他衣袋里装着急件，大步走进那幢石头大房子。戈麦斯和安德烈斯在外面的警卫室里接受一个警卫的搜查。

“这个人怎么啦？”戈麦斯对其中的一个警卫说。

“神经病。”那警卫说。

“不。他是政界要人，”戈麦斯说，“他是国际纵队的第一政要。”

“尽管这样，他还是有神经病，”警卫班长说，“你们在法西斯阵线后方是干什么的？”

“这位同志是那儿的游击队员，”戈麦斯对搜他身的人说，“他给戈尔茨将军带来了一份急件。要保管好我的证件啊。别弄丢了这些钱和这颗穿在带子上的子弹。这是我在瓜达拉马第一次受伤时从伤口中取

出来的。”

“别担心，”那班长说，“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只抽屉里。你怎么不问我戈尔茨在哪儿？”

“我们原想问的。我问了警卫，他把你叫来了。”

“可是接着这个疯子过来，你问他了。什么事都不该问他，他疯了。你要找的戈尔茨在从这公路上去三公里的地方，在右边树林中的山岩间。”

“你现在能放我们到他那儿去吗？”

“不行，这等于要我的脑袋。我只能把你们带到疯子那儿去，再说，你的急件在他手里。”

“你不能跟别人说一说吗？”

“行。”班长说，“我一看到负责的领导就对他说。谁都知道他疯了。”

“我一直以为他是大人物，”戈麦斯说，“以为他是值得法国骄傲的人物呢。”

“也许他是个值得骄傲的人物吧，”班长说，伸手放在安德烈斯肩上，“可是他疯狂透顶。他现在就爱枪毙人。”

“真的枪毙人吗？”

“是啊，”班长说，“这老家伙杀的人比鼠疫还多。不过，他跟我们不一样，不杀法西斯。不是玩笑话。他不杀平常的人，专杀托洛茨基分子、异己分子、各种各样的不寻常的人。”这些话安德烈斯一点也听不懂。

“我们在埃斯科里亚尔的时候，不知道替他杀了多少人。”班长说，“我们老是派行刑队。国际纵队队员不愿枪毙自己人，尤其是法国人。为了不惹上麻烦，总是由我们代为执行。我们枪毙过法国人、比利时人，各种国籍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他是杀人狂。都是因为政治原因。他疯了，他杀得比六〇六杀灭梅毒还狠。”

“可是你能把急件这事跟谁说一说吗？”

“能，伙计。当然，这两个旅的人我都认得，人人都要从这儿过的，连俄国人我都认得，虽说他们只有少数人会讲西班牙话。我们不能让这个疯子枪毙西班牙人。”

“但是那份急件怎么办？”

“急件也一样。别担心，同志。我们知道怎样对付这个疯子。只有他的部下遇到他才危险。我们现在很清楚这家伙。”

“把两个俘虏带来。”传来了安德烈·马蒂的声音。

“要喝口酒吗？”班长问。

“为什么不？”

班长从食柜里拿出一瓶茴香酒，戈麦斯和安德烈斯都喝了起来。班长也喝了。他用手擦擦嘴，“咱们走吧。”他说。

他们喝了口火辣辣的茴香酒，嘴里、肚子里和心里都热乎乎的，他们走出警卫室，沿着过道走去，来到马蒂的房间里。只见他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面前摊着一张地图，手里摆弄着一支红蓝铅笔，做出一副将军的样子。对安德烈斯说来，这只是又一件麻烦事而已。今天晚上的麻烦事够多了。麻烦事总是没完。只要你的证件没问题，心脏没毛病，你就不会遇到危险。他们最终会放你过关，你走你的路。但

是英国人说过要抓紧时间，他现在知道，自己不可能回去炸桥了，但是这份急件必须得送到，可桌边的这个老家伙把它装在衣袋里。

“在那儿站着。”马蒂头也不抬地说。

“听着，马蒂同志。”戈麦斯脱口而出地说，茴香酒让他更感气愤，“今天晚上我们被无政府主义者的无知阻挠了一次。接着被一个法西斯官僚的懈怠阻挠了一次。现在又被你这个过分怀疑的共产党员阻挠住了。”

“住口，”马蒂头也不抬地说，“现在不是开会。”

“马蒂同志，这是件极其紧急的事，”戈麦斯说，“头等重要的事啊。”

押他们来的班长和士兵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好像在看一出已看过好多遍的戏，但是戏中的精彩部分总能吸引他们。

“样样事情都紧急，”马蒂说，“所有事情都重要。”他这时才抬起头来望着他们，握着铅笔。“你怎么知道戈尔茨在这儿？你难道不知道，进攻之前来找将军本人是很严重的事吗？你怎么知道有这样一个将军在这儿？”

“你对他说吧。”戈麦斯对安德烈斯说。

“将军同志，”安德烈斯开口说，他弄错了头衔，安德烈·马蒂没有纠正他，“我是在火线那边接到这个信件的——”

“在火线那边？”马蒂说，“是的，我听他说你是从法西斯阵线那边来的。”

“给我信件的人，将军同志，是个叫罗伯托的英国人，他到我们那

儿来当炸桥的爆破手。明白了吧？”

“把你的故事讲下去。”马蒂对安德烈斯说，他用了“故事”这个词儿，正如用撒谎、胡诌或捏造一样。

“好吧，将军同志，英国人叫我尽快把信送给戈尔茨将军。就在今天他要在这一带山区发动一场攻势，我们只求马上把信送给他，要是将军同志同意的话。”

马蒂又摇摇头。他正望着安德烈斯，但是视而不见。戈尔茨啊，马蒂心里就像一个人听到自己事业上的竞争对手在一次极惨的车祸中毙命，或者一个你所憎恶的你以为品德正直的人却犯了挪用公款罪时的感觉一样，又惊又喜。原来戈尔茨也是其中之一，戈尔茨竟然和法西斯分子这样明目张胆地勾勾搭搭。他差不多认识戈尔茨有二十年了，那年冬天曾和卢卡茨在西伯利亚拦劫运黄金的火车的戈尔茨。曾和高尔察克在波兰作战的戈尔茨，在高加索和中国打过仗，从去年十月以来就在这儿打仗。但是，曾接触过图哈切夫斯基[131]。对，还接触过伏罗希洛夫。但主要接触图哈切夫斯基。另外还有谁？在这儿当然接触过卡可夫，还有卢卡茨。可是匈牙利人都是阴谋家。他过去恨高尔，戈尔茨过去也恨高尔。记住这一点，把这个记下来。戈尔茨一向恨高尔，但是他喜欢普茨，记住这一点。杜瓦尔是他的参谋长。看看发生了什么后果。你听他说过，考匹克是个笨蛋。那没错，那是事实。可现在这份急件来自法西斯阵线那边。只有剪除这些腐朽的枝杈，才能让树木健康成长，必须使枯枝烂叶暴露出来，才能消灭干净。但怎么会是戈尔茨呢？戈尔茨怎么也是叛徒呢？他知道，谁也不能信。谁都信不过，永远不能。即使是妻子、兄弟、最老的同志，也不能信任。谁也不能信任，永远不能。

“把他们带走，”他对警卫说，“小心看管。”班长望望那小兵。这对马蒂的一贯行事来说，算是最温和的了。

“马蒂同志，”戈麦斯说，“你疯了吗？听我说，我是个忠心耿耿的军官和同志。这急件非送到不可。这位同志越过法西斯阵线，把这份急件带来给戈尔茨将军同志。”

“把他们带走。”马蒂这时亲切地对那警卫说。如果非消灭他们不可的话，他还是可怜他们的，毕竟他们也是人。但是，让他受不了的是戈尔茨的悲剧。他想，怎么会是戈尔茨呢？他要立即把这个法西斯的情报向伐洛夫报告。不，还不如把这急件交给戈尔茨本人，看看他看到时的反应。他决定就这么干。如果戈尔茨是其中的一分子的话，他怎么能肯定伐洛夫就不是呢？肯定不了。这是件必须谨慎处理的事情。

安德烈斯转身对戈麦斯说：“你是说他不打算把急件送去是吗？”他简直不相信还有这等事。

“你没看到吗？”戈麦斯说。

“这狗娘养的！”安德烈斯说，“他疯啦。”

“是的。”戈麦斯说，“他疯了。你疯了！听着！疯了！”他冲着拿着红蓝铅笔低头看地图的马蒂大叫：“你是个发疯的杀人刽子手，听到了吗？”

“把他们带走，”马蒂对警卫说，“他们犯了大罪，疯了。”

班长熟悉这句话。他以前听见过。

“你这个疯子，刽子手！”戈麦斯喊着。

“狗娘养的，”安德烈斯对他说，“疯了。”这个人的愚蠢激怒了他。如果他是个疯子，就该把他当疯子赶走。该把急件从他口袋里掏出来。这该死的疯子去死吧。他那西班牙人的烈性，冲破了他一贯冷静

的好脾气，不一会儿他就失去了理智。

马蒂望着地图，当警卫们把戈麦斯和安德烈斯带出去时，他悲伤地摇摇头。这两个警卫见他被骂很高兴，但是总的说来，还是感到失望。他们见过比这更加精彩的场面。安德烈·马蒂不在乎那两人骂他。话说回来，也是因为不少人都骂过他。作为人，他总是真心怜悯的。他总这样跟自己说。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见解已经所剩无几，这就是其中之一。

他坐在那儿，胡子和眼睛都集中在地图上，集中在这张他从未真正看懂的地图上，集中在那些精心绘制的蜘蛛网般的棕色等高线上。他能从等高线看出高地和山谷，但他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挑中这个高地，为什么要选这个山谷。但是由于有了政治委员制度，他能以国际纵队政治首脑的身份介入总参谋部，可以对着地图上的某一个编有号码的围有棕色细线的地方指手画脚，那里四周有一片绿色，代表那里是树林，上面画着一条条与那始终朝着特定方向蜿蜒曲折的河流平行的道路，他可以说："这里。这里是防线的弱点。"

高尔和考匹克是有抱负的政治家，他们会同意，可结果呢，那些士兵在离开基地去进攻时根本没看过地图，他们只是听说过这山地的编号，就跑到指定的地点去挖壕沟，然后沿着山坡向上爬去送命，或者被架在橄榄树丛中的机枪拦住去路。在别的阵地上，他们也许可以轻而易举地攀上山头，而处境并不会比这里好多少。但是，当马蒂在戈尔茨的总部里指点地图的时候，这个头上有伤疤的白脸将军就咬牙切齿地想："不等你把你那灰色的烂指头点在我的等高线地图上，我就枪毙了你，安德烈·马蒂。你干预了你一无所知的事情，害死了多少人？为了所有牺牲的人，你见你的鬼去吧。人家拿你的名字给拖拉机、村庄和生产合作社命名，你就此成了我碰不得的神像了，真是活见鬼。你到别的地方去怀疑、要求、干涉、指责、屠杀吧，别管我的总部。"

然而戈尔茨并没有说这话，却只是朝后靠在椅背上，不再靠近这弯着腰的死胖子，离那伸着指头指指点点、那水汪汪的灰眼睛、那灰白胡子和那口臭的嘴远远儿的，他说："是，马蒂同志。我明白你的意见了，可是不好接受，而且我不同意。要是你高兴，可以向上级告我。对。你可以像你所说的那样，把它看做党内问题来处理。但是我不同意。"

所以，这时安德烈·马蒂坐在一张空桌子边研究他的地图，没有灯罩的电灯泡光线刺眼，直射在他的脑袋上，过分宽大的贝雷帽搭在前额上，遮住了他的眼睛。他比照着那份油印的进攻命令，在地图上慢慢地、仔细地、费神地比画着，就像参谋学院的年轻军官在解题一样。他在打仗。他正在心里指挥打仗呢，他有权干涉，他相信他有权指挥。所以他就坐在那儿，衣袋里装着罗伯特·乔丹给戈尔茨的急件，而戈麦斯和安德烈斯正在警卫室里等待，罗伯特·乔丹正在桥那边高处的树林里埋伏着。

如果安德烈斯和戈麦斯不受安德烈·马蒂的干扰，可以继续前进的话，安德烈斯的使命的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不得而知。在前线，谁也没有足够的权威能取消这次进攻。机器开动得时间长了，没法使它一下子停下来。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有很大的惯性，与其规模大小无关。可是，一旦克服了这种惯性，行动开始以后想要加以阻止，就跟之前让其运动起来一样困难。

但是这天晚上这个把贝雷帽拉到前额上的老头儿仍坐在桌边看地图，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俄国记者卡可夫，带着另外两个俄国人，他们身穿便服和皮外套，头戴皮帽。警卫班长在他们身后不情愿地把门关上。卡可夫是他好歹能联系上的第一个负责人。

"马蒂同志。"卡可夫口齿不清地说，语气还是那么礼貌而轻蔑，脸上堆着笑，露出了他的坏牙齿。

马蒂站起来。他不喜欢卡可夫，但卡可夫是《真理报》派来的，是当时西班牙三大要员之一，他直接和斯大林联系。

“卡可夫同志。”他说。

“你在布置进攻部署吗？”卡可夫傲慢地说，朝地图点头。

“我在研究。”马蒂回答。

“是你领导进攻，还是戈尔茨？”卡可夫圆滑地说。

“我只是个政委而已，你知道。”马蒂对他说。

“不。”卡可夫说，“你过谦了。实际上，你是一位将军。你有地图和望远镜。你不是曾经当过海军上将吗，马蒂同志？”

“我是二炮手。”马蒂说。这是谎话。在起义的时候，他是文书军士。但是他现在总认为自己是二炮手。

“啊，我一直以为你是一等文书军士呢。”卡可夫说，“我总是把事实搞错。记者就这样。”

其他两个俄国人没有插话。他们正从马蒂的肩膀后面望着地图，不时用本国话讲上一句。马蒂和卡可夫在寒暄之后用法语交谈。

“最好别在《真理报》上把事实搞错。”马蒂说。他话说得粗声粗气，给自己鼓劲。卡可夫总是让他泄气，这在法语中叫做degonfler，因此马蒂总被他搞得心烦意乱。当卡可夫说话的时候，安德烈·马蒂就记不住他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足轻重的人物，也记不住他是碰不得的。卡可夫似乎总要随意地微微讽刺他一下，他这时说：“我向《真理报》发稿前，通常要核实事实。我在《真理报》上的报道还是很准确的。请问，马蒂同志，你可曾听说我们有一支在塞哥维亚那边

活动的游击队给戈尔茨捎来了急件？那边有一位叫乔丹的美国同志，我们差不多该得到他的消息了。听说法西斯阵线后方发生了战斗。他应该已经打发人来给戈尔茨送情报了。”

“一个美国人？”马蒂问。安德烈斯说的是英国人。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搞错了。这两个傻瓜找上他干什么呀？

“没错。”卡可夫轻蔑地望着他，“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政治觉悟不高，可是善于跟西班牙人打交道，打游击打得不错。把那份急件给我吧，马蒂同志。已经耽搁太久啦。”

“什么急件？”马蒂问。他明知道说这话十分愚蠢，但是他不能马上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样只是为了推迟丢脸的时间。

“就是你口袋里那份乔丹给戈尔茨的急件。”卡可夫从坏牙齿缝中挤出话来。

安德烈·马蒂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急件，放在桌上。他盯着卡可夫的眼睛。好吧，他错了，这件事他无可奈何，但是他不能忍受羞辱。“还有那张通行证。”卡可夫低声说。

马蒂把通行证也掏出来放在急件旁边。

“班长同志。”卡可夫用西班牙话叫道，班长开门进来。他马上看看安德烈·马蒂。马蒂像头被猎狗围困住的老野猪，也在瞭望他。他脸上没有害怕和屈辱的神情。他只感到愤怒，只是暂时被困住而已。他知道，这些狗绝对制不了他。

“把这个交给警卫室里的两位同志，告诉他们怎么去戈尔茨将军的司令部，”卡可夫说，“已经耽误太久啦。”

班长走了出去，马蒂目送着他出去，然后看看卡可夫。“马蒂同

志，”卡可夫说，“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怎么就碰不得。”

马蒂眼睁睁地望着他，一言不发。

“也别想找那班长的麻烦，”卡可夫接着说，“这和班长没关系。我在警卫室里看见了那两个人，他们对我说的。（这是谎话）我希望大家都常来找我谈话。（这是真的，虽然是班长先开口的）”不过也是因为卡可夫平易近人，他相信这样对他有好处，好心帮别人总能给人富有人情味的印象。这件事他绝不嘲讽。

“你知道，我还在苏联的时候，阿塞拜疆的城里发生了不公正的行为，人们就向《真理报》给我写信。你知道吗？他们说，‘卡可夫能帮助我们’。”

安德烈·马蒂望着他，只觉得愤怒和讨厌。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卡可夫在跟他作对。好吧，卡可夫，不管你有多大权力，咱们走着瞧吧。

“这是另一回事。”卡可夫说，“不过原则是一样的。我倒要看看你到底为什么碰不得，马蒂同志。我很想知道，那家拖拉机厂厂名是不是就改不了了。”

安德烈·马蒂扭头不看他，去看地图。

“那年轻的乔丹信里怎么写的？”卡可夫问他。

“我没看。”安德烈·马蒂说，“别打扰我了，卡可夫同志。”

“好吧。”卡可夫说，“不打扰你搞军事工作了。”

他走出房间，朝警卫室走去。安德烈斯和戈麦斯已经走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望望高处的公路，望望这时在灰色晨曦中显现出来

的山顶。他想，我们必须赶到山上去。时间快到了。

安德烈斯和戈麦斯乘了摩托车又驶上了公路，天开始亮了。安德烈斯又抓住了前座的后部，摩托车在灰色薄雾中弯弯曲曲地驶上山去，他感到摩托车在加速，接着车子慢下来，停住了。他们跳下车来，在一段漫长的下坡路上停下站在车旁，左边树林里有几辆盖着松枝的坦克。这一带树林里到处都是部队。安德烈斯看到有人扛着长杆担架。公路右边的几棵树下停着三辆参谋部的汽车，车身两边覆着树枝，车顶上盖着松枝。

戈麦斯把摩托车推向其中的一辆。他把车靠在一棵松树上，跟背靠树干坐在汽车旁的司机说话。

“我把你带到他那儿去吧，”司机说，“把摩托车遮起来，用这些树枝盖住。”他指指一堆砍下的树枝。

阳光开始照进高大的松树林，戈麦斯和安德烈斯跟着这个名叫维森特的司机跨过公路，在松林中登上山坡向一个地下掩体的入口处走去。掩体建在树木丛生的山坡下，上面布满了电话线。司机进了里面，他们俩站在外面。安德烈斯觉得这个掩体修筑得很巧妙，它在山坡上只露出一个洞口，四周没有乱糟糟的泥土，但是他在这入口处看得出来，这个掩体又高又深，人在那结实的木顶下能够行动自如，不需要低着头走路。一会儿司机维森特出来了。

“他在山上，他们正在部署进攻，”他说，“我把急件交给他的参谋长了。他签了字。给你。”

他把签过字的信封交给戈麦斯。戈麦斯把它交给安德烈斯，他看了一眼，就把它塞进衬衣里面。

“签字的人叫什么？”他问。

“杜瓦尔。”维森特说。

“行，”安德烈斯说，“急件的收件人有三个，他是其中之一。”

“我们要等回信吗？”戈麦斯问安德烈斯。

“最好如此。不过，炸桥之后，我要到那儿去找英国人他们，天主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去。”

“跟我一起等将军回来吧，”维森特说，“我给你们拿咖啡。你们一定饿了。”

“这些坦克？”戈麦斯对他说。

他们走过那些由树枝遮盖的、涂成泥土色的坦克旁，每一辆都在松针地上留下了两行深深的车辙，看得出这些坦克是从公路上的某个地方拐弯倒进来的。车上的四十五毫米口径的炮筒，从树枝下打横着露出一截，身穿皮外套、头戴有棱头盔的驾驶员和炮手们背靠树干坐着，还有的躺在地上睡觉。

“这是后备军，”维森特说，“这些部队也是后备军。那些打头阵的在上面。”

“人可不少啊。”安德烈斯说。

“是呀，”维森特说，“整整一个师。”

掩体里，杜瓦尔左手拿着罗伯特·乔丹的急件，看看同一只手上的手表，他把这份急件读了四遍，每次都觉得夹肢窝里往外冒汗，汗从两肋往下淌，他对着电话筒说：“给我接塞哥维亚阵地。他走了？给我接阿维拉阵地[132]。”

他不停地打电话，可是没用。他跟那两个旅部都通了话。戈尔茨

到山上视察进攻部署去了，到一个观察哨去了。他给那观察哨打电话，可他不在那儿。

“给我接第一机队。”杜瓦尔说，突然决定负起全部责任。他要负起责任来停止这次进攻。应该停止。敌人已经作了充分准备，你还要派他们去突袭，这怎么可以？你不能这么办，这简直就是谋杀。你不能这么办，你千万不能这样做，无论如何不能。他们可以枪毙他。他要直接打电话给飞机场，取消轰炸。可是，如果这不过是一次牵制攻势呢？如果我们的使命只是让他们牵制敌人火力，好转移所有这些军事武装呢？如果这次攻势的目的就在于此呢？要你执行的时候，他们可是不会告诉你这是牵制性进攻。

“别接第一机队了。”他对接线员说，“给我接第六十九旅观察哨。”

他打电话的时候听到了第一阵飞机声。而刚好在这时，他接通了观察哨。

“喂。”戈尔茨冷静地说。

他正背靠着沙袋坐着，两脚踩着一块石头，下嘴唇上叼着一支烟，他一边接电话，一边侧头仰望。他打量着那越来越大的三三编制的楔形机队，飞机在天空中闪着银光，隆隆怒吼，从远处阳光初升的山脊上空飞过来。他望着飞过来的飞机，它们在阳光中显得那么明亮美丽。飞机飞过来时，他看见阳光照射在螺旋桨上形成两个光轮。

“是我，”他对着话筒说，说的是法语，因为打电话来的是杜瓦尔，“我们完蛋了。是的，跟以前一样。是的，太遗憾了。是的，情报来得太晚，真不像话。”

他非常自豪地望着飞来的飞机。他现在看清了机翼上的红色标志，他看着它们隆隆地向前飞去。按照计划是可以成功的，这是我们的飞机。它们装了箱，由船只从黑海穿过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

和地中海，一直运到这儿，小心翼翼地在阿利坎特[133]卸下，精确地装配好，经过试飞，证明性能完美；它们编成紧凑而清楚的队形，正在有规律的震荡声中，高高地银光闪闪地在晨辉中飞来轰炸对面的山脊，炸得它山崩地裂，好让我们能够过去。

戈尔茨知道，一旦飞机在上空飞过去了，炸弹就会像翻腾的海豚一样从空而降。接着，山脊就会轰隆隆地迸裂，消失在一大片爆炸的烟雾中。接着坦克会在铿锵声中滚滚而来，爬上那两个山坡，跟上去的是他的两个旅。如果是出其不意的奇袭，他们可以在坦克的助攻下，继续向前推进，停下来肃清残余敌人，依靠坦克的往返行驶做掩护，好好地大干一场，机智地大干一场，同时把别的进攻部队带上来，顺利地继续向前推进，越过山脊朝下冲。如果没有人通敌，如果大家忠于职守的话，应该是这样。

那两个山脊，由坦克车打头阵，他的两个装备精良的旅从树林里出发，这时飞来飞机。每件事都按照计划实施。

但是，当他瞭望快要飞到他头顶上的飞机时，他感到一阵反胃，因为他从电话中得知，乔丹的急件中报告说那两个山脊里空无一人；他们后撤到下面狭窄的壕沟里躲避弹片，有的躲藏在树林里，等轰炸机一过，他们就带着机关枪、自动步枪和乔丹提到的从公路上运来的反坦克炮回到山脊上，结果又将是一团糟。但这时飞机按照计划，震耳欲聋地飞来了，戈尔茨抬头瞭望，对着电话筒说：“不，没办法了，毫无办法。不用考虑了，只有这样了。”

戈尔茨用他那严峻而自豪的目光注视着飞机，他知道情况原本该怎样而现在却将怎样。他为本该怎样的情况感到自豪，他相信那本来是可行的，即使实际上没成功。他说：“好。我们尽力而为吧。”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但杜瓦尔没有听到他的话。他拿着话筒坐在桌边，只听到飞机的

隆隆声，他想，听轰炸机的声音，说不定这一次能把他们全部炸光，说不定我们能突破，说不定他将派上他所需要的后备军，说不定这次机会来了，说不定能成功。继续干吧。来吧，继续干吧。隆隆声大得他都听不到自己在想什么。

# 第四十三章

罗伯特·乔丹在公路和桥上方的山坡上，伏在一棵松树后面，看着天色亮起来，一天中的这个时刻他最喜欢，现在仔细看着，觉得心里也亮了起来，仿佛自己就是黎明前的黑暗，随着太阳的升起而逐渐明亮。那时，随着天光见亮，物体的颜色清晰了起来，空间也变得明朗起来，在夜里照明的灯光变成黄色，然后慢慢消失。他下面的一棵棵松树这时也清晰起来，坚实的树干呈黄褐色，公路上蒙着一层薄雾，路面泛着白光。露水沾湿了他，林中地面柔软，他感到胳膊肘正压着掉在地上的褐色松针往下陷。他透过河床上升起的薄雾，看到下面那笔直而坚挺的钢铁桥梁就架在峡谷上，两端各有一座木制的岗亭，他觉得笼罩在河上的迷雾使得那座桥的钢架结构看起来像蜘蛛网一样细巧。

他看到哨兵站在岗亭里，毛腰伸手在用打了洞的火油桶做成的火盆上取暖，背对着外面，披着毯子式的披风，头上戴着钢盔。罗伯特·乔丹听到下面岩石间潺潺的流水声，他看到岗亭里升起一缕淡淡的轻烟。

他看看手表，心想，不知道安德烈斯有没有越过防线见着戈尔茨，如果我们要炸桥，我要十分缓慢地呼吸，让时间过得慢一点，好好儿感受感受。你觉得，安德烈斯，送到了吗？如果他送到了，他们会取消进攻吗？他们来得及取消吗？这是什么话！别担心了。他们既可能取消，也可能不取消。没有第三种可能，你马上就知道了。说不定进攻能成功。戈尔茨说能。有这种可能。把我们的坦克顺着那条公路开过去，部队从右翼突破，从山上向下直冲过拉格朗哈，山上的整个左翼转入进攻。你怎么不想想怎样取胜呢？你打防守打得太久了，

所以想不到这个了。是啊。但那是法西斯武器装备开上这条公路之前的情况，飞机飞来之前的情况。别太天真啦。但是记住，只要我们能把他们牵制在这儿，我们就能困住这些法西斯。他们没消灭我们，就进攻不了别的地方，而他们永远也消灭不了我们。要是法国人肯帮点忙，要是他们不封锁国境，要是我们得到美国的飞机，他们就永远消灭不了我们。永远不能，要是我们能得到支援的话。这些人如果好好地武装起来，能永远战斗下去。

不，你千万别指望在这里打胜仗，也许在几年之内都指望不上。这不过是一次牵制性进攻，你不能对此存在幻想。说不定今天我们能突破敌人的防线呢？这是我们第一次大规模进攻。要清醒地认识实力差距，不过，如果我们打胜了呢？别激动，他对自己说。别忘了公路上运过什么武器装备。这个情报，你已经尽力而为了。可是，我们应该有轻便的短波通信设备。到时候就有了。现在还没有。现在你只能注意观察，做你该做的事情。

今天只不过是从现在到未来所有日子中的一天。但是在未来所有的日子中，好坏完全取决于你今天的表现。今年一直都是这样。这个样子已经有不知多少次了。从这次战争一开始就是这样。他对自己说，在这样的清晨，你变浮夸了。看，来了什么人。

他看到两个穿毯子式披风、戴钢盔的哨兵在公路上拐了个弯，奔桥头走来，肩上挎着步枪。一个在桥的那一端停下来，走进岗亭不见了。另一个迈着沉重的步子缓慢地跨过桥来，他在桥面上站住，朝河谷里啐了一口，然后慢吞吞地走到桥的这一端。这边的哨兵跟他说了几句话，就反身从桥上走回去。这个下岗的哨兵走得比另一个快（罗伯特·乔丹想，可能他要去喝咖啡吧），可是他也朝河谷里啐了一口。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迷信？罗伯特·乔丹想。我也得朝河谷里啐一口，要是到时候我啐得出来的话。不行，这可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这没用的。趁我还没走上桥面，必须证明这玩意儿没用。

刚上岗的哨兵走进岗亭坐下了，他的上了刺刀的步枪斜靠在墙上。罗伯特·乔丹从衬衣口袋里掏出望远镜，调整目镜焦距，直到桥的这一端轮廓分明，清楚地看见了漆成灰色的铁桥。接着他把望远镜对准岗亭。

哨兵背靠墙坐着。他的头盔挂在木钉上，脸看得清清楚楚。罗伯特·乔丹看出这个人就是前两天下午他来侦察时值班的那个哨兵。他还是戴着那顶绒线帽。他没有刮脸，脸颊凹陷，颧骨突出。他长着浓浓的眉毛，眉毛连在一起。他看起来很疲倦，罗伯特·乔丹打量着他，看到他在打哈欠。他接着掏出烟袋和一盒卷烟纸，卷了一支烟。他用打火机打了几下，没打着，又把它放回衣袋里，走到火盆边，弯腰从火盆里取出一块炭，用一只手挥一挥，往上面吹口气，接着把卷烟点着了，然后把炭扔回火盆里。

罗伯特·乔丹透过蔡斯八倍望远镜观察他，看着他靠在岗亭墙上抽烟时的表情。他放下望远镜，把它合起来放进衣袋。

我不要再看他了，他对自己说。

他伏在那儿望着公路，尽量什么也不去想。一只松鼠在他下面的一棵松树上吱吱地叫，罗伯特·乔丹看着它顺着树干往下爬，半路上停了一下，扭头张望那个注视着它的人。他看到松鼠的眼睛又小又亮，尾巴不停地抖动。它用小小的爪子和大大的尾巴从地上向远处跳去，跳到另一棵树上。它在树干上回头望望罗伯特·乔丹，接着在树干上绕了一圈，就消失不见了。接着，罗伯特·乔丹听到松鼠在高处的一根树枝上吱吱地叫，他望着它平趴在树枝上，抖动着尾巴。

罗伯特·乔丹又透过松树缝隙俯视岗亭。他很想捉住那只松鼠放在衣袋里。他很想有一样可以触摸的东西。他用胳膊肘蹭蹭松针，但那是两回事。谁也不知道干这种事有多孤独，我可知道。但愿兔子能顺利地摆脱这个处境。现在别想这个啦。对，当然。但是我可以这样希

望，我确实也这样希望。希望我好好地把桥炸掉，希望她顺利脱身。好，当然。只要这样，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他伏在那儿，不再望公路和岗亭，转而望着对面的远山。他对自己说，你什么也别想了。他静静地伏在那儿，望着太阳出来，白天来临。这是初夏的早晨，天气晴朗，五月底的早晨来得很快。有一个穿皮外衣、戴皮头盔的摩托车司机，左腿边挂着一支有枪套的自动步枪，驶过那座桥，顺着公路朝上驶去。还有一辆救护车从桥上开过去，从他下面经过，顺着公路朝上驶去。这是全部情况。他闻到了松树的香味，他听到河水涓涓的声响，这时桥在晨曦中清晰而美丽。他伏在松树后面，手提机枪横放在左前臂上，再也不看岗亭了，以为这次攻势看样子是不会发生了，在五月底这么美好的早晨，不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就这样隔了好久，突然，他听到接连不断的砰砰的炸弹声。

罗伯特·乔丹一听到炸弹的爆炸声，不等山间响起隆隆的回声，就深吸一口气，拿起手提机枪。他的手臂由于机枪的重压而有些麻木，手指不太灵活。

岗亭里的哨兵听到炸弹声站起身来。罗伯特·乔丹看到他伸手去拿步枪，从岗亭里走出来听动静。他站在公路上，阳光照在他身上。他头上歪戴着一顶绒线帽，抬头朝天空中望去，看见飞机正在投弹，阳光照在他那没刮胡子的脸上。

这时公路上的雾没了，罗伯特·乔丹清楚地看到哨兵站在公路上仰望着天空。阳光透过树丛斑驳地照亮了他的身子。

罗伯特·乔丹这时觉得自己呼吸急促，仿佛有一团铁丝捆住了他的胸脯。他稳了稳胳膊肘，觉得有槽纹的枪把紧顶着自己的手指，他把已进入表尺缺口里的长方形准星对准那哨兵的胸膛中央，轻轻地扣动了扳机。

他感到枪托在自己的肩头上猛地撞了一下，公路上的哨兵看起来又吃惊又痛苦，双膝一软向前扑倒在地，前额磕在路面上。他的步枪从身上掉下来，他的一根手指还勾在扳机护圈里面，手腕向前弯曲。步枪掉在公路上，枪上的刺刀指着公路前方。罗伯特·乔丹的目光从这垂头倒在公路上的哨兵，转向桥另一端的岗亭。他看不到另外那个哨兵，就顺着右下方的山坡望去，他知道奥古斯丁就埋伏在那儿。接着他听到安塞尔莫开了一枪，枪声从河谷里传来回声。接着他听到安塞尔莫又开了一枪。

随着第二声枪响，桥那一端公路拐角处传来砰砰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接着这边公路左方远处也传来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接着他又听到这边公路上有步枪声，从那边公路上传来巴勃罗那支骑兵的自动步枪的嗒嗒声，和手榴弹的声音混在一起。他看到安塞尔莫沿着陡峭的山路向下爬，朝着桥的那一端冲来，于是，他把手提机枪挂上肩头，提起松树后面那两个沉甸甸的背包，一手提一个，背包沉得他觉得肩膀上的肌腱都要被拉断了。他踉踉跄跄地冲下陡峭的山坡，来到公路上。

他一边飞奔，一边听到奥古斯丁在叫喊：“干得好，英国人！干得好啊！”他想，干得好，亏你说得出来，干得好！正在这时，他听到安塞尔莫在桥的那一端又开了一枪，枪声在钢梁之间回响。他迈过躺在地上的哨兵，提着背包奔上桥来。

老头儿一只手提着卡宾枪，向他跑来。“平安无事。”他喊着，“没出差错，我不得不补一枪，让他死绝。”

罗伯特·乔丹跪在桥中央，打开背包，取出他的东西。他看到眼泪从安塞尔莫脸颊上流到花白的胡子楂上。

“我也杀了一个。”他对安塞尔莫说，冲趴在桥这头公路上的哨兵甩了一下头。

“是啊，老弟，是啊，”安塞尔莫说，“我们非杀他们不可，杀了就杀了。”

罗伯特·乔丹爬到桥面下的梁柱上。他握住钢梁，上面有露水，又冷又湿。他小心翼翼地爬着，觉得阳光照在背上暖洋洋的。他在一根桥桁上站稳了，听到下面水流的哗哗声和砰砰的枪声，公路上段的哨所那边枪声大作。桥下很阴凉，但他已经汗流浃背了。他一条胳膊上挽着一圈铜丝，手腕上绕着一条皮带，皮带上挂着一把钳子。

“把炸药包一个个往下递给我，老头子。”他向上面的安塞尔莫喊道。老头儿在桥边探出半个身子，把长方形的炸药包递下来，罗伯特·乔丹伸手接住，用力塞在桥梁下他要放的位置，一包包密密排好，塞紧。“楔子，老头子，给我楔子！”他把一个个楔子轻轻敲紧，把炸药包牢牢地嵌在钢梁之间，他闻到了新削的木楔的木香味。

他忙着安放炸药，塞紧，加楔，用铜丝固定绑牢，一心只想着炸桥，迅速而熟练地干着，像做外科手术一样有条不紊，这时他听到下段公路上响起了一连串枪声。接着是一枚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又是一枚，在流水声中轰地一下。然后那个方向寂静无声了。

妈的，他想，不知道他们受了什么打击。

公路上段的哨所那边仍有枪声。枪声真他妈太多了。他把两枚手榴弹并排放在扎紧的炸药包顶上，把铜丝绕住手榴弹上的凹纹，这样它们就能绑得结结实实了，最后用钳子把铜丝拧紧。他把炸药包挨个摸了摸，以防万一，在手榴弹上面轻轻敲进一个木楔，让整个炸药包紧紧地抵在钢梁上。

“现在到另一边去，老头子。”他向桥面上的安塞尔莫喊道，然后穿过桥架爬到桥的另一边。心想，好像人猿泰山在钢筋丛林里一样。他接着从桥下的阴影里探出头来仰望，下面是滚滚流水，他伸手去接

从上面递下来的炸药包，看到了安塞尔莫的脸。他想，多善良的脸啊。现在没有哭。这样才好呢。桥的一边已经安放好了。现在把这一边弄好就完事了。这样能把桥炸得稀巴烂。得了，别激动。干吧，干得干净利落，跟刚才在那边一样。别毛手毛脚。慢慢儿来，别只图快，现在你失败不了了。现在谁也不能阻挡你把桥的一边炸掉啦。你就该这样干。这地方真阴凉。天啊，阴凉得像个酒窖，而且很干净。石桥下面往往都有垃圾。这是一座完美的桥，一座极好的完美的桥。倒是桥面上的老头子处境危险。别只图干得快。但愿公路上段的射击结束吧。“给我些楔子，老头子。”那些射击可不妙。比拉尔在那儿碰到麻烦了。当时哨所里肯定有人在外面。或者在后面，或者在锯木厂后面。他们还在射击，那就意味着锯木厂里有人。那些该死的锯末。成堆的锯末，锯末干后压得很实，躲在后面打枪是个好掩护。他们一定还有好几个人。巴勃罗在下面公路那边没有动静。我不知道第二回突然打枪是怎么回事。肯定是来汽车或摩托车了。上帝保佑，别是装甲车或坦克啊。继续干吧。尽快放好炸药，插紧木楔，绑结实。真该死，你抖得像个女人。你怎么回事？你想凑合完事。我打赌公路上段的那女人一定没有发抖，就是比拉尔。她有可能也在发抖。从枪声来判断，她碰到的麻烦可不少。如果受不了，她也会发抖的，就跟他妈的任何人一样。

他从桥下探身到阳光里，伸手去接安塞尔莫递给他的东西，他的头离下面的流水声远了一点，这时公路上段的枪声突然多了起来，接着又是手榴弹的爆炸声。更多的手榴弹的爆炸声。

“看来他们在袭击锯木厂。”

他想，幸亏我的炸药是成块的，不是条状的。那又怎样？不过是整齐点罢了。不过，满满一帆布袋的块状炸药炸得更快些。两袋。不，一袋就够。我们要是有雷管和引爆器就好了。那婊子养的把我的引爆器扔到河里去了。那只旧盒子在多少地方派过用场啊，他就这么给扔河里去了。巴勃罗这杂种，他刚才在下边狠狠地打敌人呢。“再给

我一些，老头子。”

老头子干得很不错，他在上面的处境可有危险啊。他不想杀那个哨兵。我也不想，可我当时想都没想。现在也不用想了，你必须那样干。安塞尔莫把那哨兵打残了，我知道被打残的人的情形。我想还是用自动武器杀人痛快些，我是指对开枪的人来说不一样。只消扣一下扳机就行了，人是枪杀的，不是你杀的。这个问题以后有时间再想吧。你和你的脑袋啊。你有一颗不错的会思想的脑袋，老乔丹啊。冲啊，乔丹，冲啊！[134]以前打橄榄球，你抱着球飞奔的时候，他们老是这么喊。你知道吗，那条该死的约旦河实际上不比下面这条小河大多少。你指的是约旦河的源头。任何事物的起源都是这样的。在这桥下有块小地方，这是远离家乡的家。算了吧，乔丹，振作起来，这是严肃的事情，乔丹。你难道不明白吗？严肃点。可实际上一直以来都不够严肃。看看河对面。为什么要看？现在不管这桥怎样，我都无所谓。缅因州完了，国家也就完了[135]。约旦河完了，该死的以色列人也就完了。我指的是桥。那么乔丹完了，该死的桥也就完了，应该倒过来说才对。

“把那东西再递给我一些，安塞尔莫，老伙计。”他说。老头儿点点头。“差不多弄好了。”罗伯特·乔丹说。老头儿又点点头。

他在桥下面快扎好手榴弹的时候，听不到公路上段的枪声了，他干着，干着，忽然只听得到下面小河的流水声了。他低头看见下面的河水流过漂石，激起白色的湍流，然后泻入一泓清水，水底布满小石子。刚才掉下去的一个木楔在流水中打着转。他看着看着，只见一条鳟鱼浮上水面，在追赶一只虫子，在木楔打转的地方游了一圈。当他用钳子扎紧那两枚手榴弹的铜丝时，他从铁桥的钢梁间看见阳光照耀着绿茵茵的山坡。他想，三天前那里还是褐色的呢。

他从桥下阴凉的暗处探身到明亮的阳光中，冲着伸出头来的安塞尔莫叫道：“把那一大扎漆包线给我。”

老头儿把它递了下来。

上帝保佑，千万别弄乱这卷漆包线，得用它来拉响手榴弹啊。但愿你能把它穿进去，罗伯特·乔丹摸着手榴弹上卡着的能使弹簧杆反弹出来的拉环的开尾销。这时他想，但是，有了你正在用的那段长铜丝就行了。他仔细看看，侧绑着的那两颗手榴弹边留有足够的空隙，在拉出开尾销时弹簧杆能弹起来（绑手榴弹的铜丝是从弹簧杆下面绕过去的）。接着他把漆包线的一端系在外侧那个手榴弹的拉环上，再扯一段铜丝，一端系在另一颗手榴弹的拉环上，另一端系在漆包线上。他从大卷上拉出一段漆包线，把这大卷从一根钢桥桁绕过去，向上递给安塞尔莫，说："小心拿着。"

他爬上桥面，从老头儿手里接过漆包线卷，身子探出在桥的一边，一面放线，一面尽快倒退着走向那哨兵倒毙的地方。

"把背包拿过来。"他倒退走着冲安塞尔莫大声说。他在路上俯身拾起手提机枪，重新挎在肩上。

这时他抬头远远看见有几个人在公路上从高处的哨所那儿往回走。

他看到他们一共四个人，然后他接着看着漆包线，免得被桥边上的钢架钩住。埃拉迪奥没有跟他们一起回来。

罗伯特·乔丹走过桥头，把线在最后一根桥柱上绕了一圈，然后在公路上径直奔到一块路标旁停下来。他剪断漆包线，递给安塞尔莫。

"拿住了，老头子，"他说，"现在跟我回桥上去，边走边把这线带上桥。不，还是我来吧。"

一到桥上，他就把电线从桥柱上绕回来，这样，它就一直沿着桥边直通到手榴弹的拉环上，一点也没被钩住。他把电线的这一端递给

安塞尔莫。

“拿着这个回到路标那边去，”他说，“轻轻拿着，可是要拿住了。别在上面使劲。一使劲桥就爆炸。明白了吗？”

“明白。”

“手里用力要小，可是别让电线掉下去，免得钩住。轻巧地拿稳了，不到时候别拉。明白吗？”

“是。”

“该拉的时候，就老老实实地拉，别抖。”

罗伯特·乔丹一边说话，一边望着公路上段比拉尔一伙里其余的人。他们这时已走了过来，他看到普里米蒂伏和拉斐尔扶着费尔南多。看样子，他腹股沟被子弹击穿了，因为他两手按在上面，那汉子和小伙子一边一个架着他。他们架着他走，他右腿拖在地上，鞋帮在路面上刮着。比拉尔拿着三支步枪，正从山坡往路边的树林里爬。罗伯特·乔丹看不清她的脸，但她正抬着头往上爬着。

“情况怎么样？”普里米蒂伏大声说。

“好。我们快完成了。”罗伯特·乔丹大声回答。不用问他们的情况了。他扭头望着别处，那三人到了公路边。他们想把费尔南多扶上坡来，可是他摇摇头。

“就在这儿吧，给我一支步枪。”罗伯特·乔丹听到他哽塞着声音说。

“不，伙计。我们要把你扶到马那儿去。”

“我要马干什么？”费尔南多说，“我在这儿挺好。”

罗伯特·乔丹没听全他的话，因为他正在对安塞尔莫说话。

“坦克一来就炸桥。”他说，“但要等它们开到桥面上再炸。装甲车来了也炸，要等它们开到桥面上。别的人马车辆巴勃罗会阻击的。”

“你在桥下我不炸。”

“别管我。有必要，你就炸。我绑好另一条电线就回来。那时我们可以一起炸桥。”他拔脚朝桥的中部奔去。

安塞尔莫看着罗伯特·乔丹跑上桥面，手臂上挽着那卷漆包线，一只手腕上挂着一把钳子，背上挎着手提机枪。他看他从桥栏杆下爬下去，不见了踪影。安塞尔莫用右手握着电线，趴在路标后面，顺着公路朝桥望去。在他和桥之间躺着那个哨兵，这时哨兵的尸体更贴近公路了，阳光直射在他的背上，他紧贴着平坦光溜的路面。他的步枪掉在公路上，上面的刺刀直指着安塞尔莫。老头儿越过哨兵，顺着那笼罩在桥栏杆阴影中的桥面，望着公路沿着河谷向左拐弯，然后消失在峭壁后面。他望着那一端岗亭上照耀着的阳光，接着想到手里拿着电线，就转过头来看费尔南多，他正在跟普里米蒂伏和吉卜赛人说话。

“让我留在这儿吧，”费尔南多说，“伤口痛得厉害，里面在大出血。我一动就知道。”

“我们把你抬上山去，”普里米蒂伏说，“你胳膊搂着我们的肩膀，我们抱住你的腿。”

“没有用，”费尔南多说，“把我扶到岩石后面去。我在这儿也一样可以打仗。”

“可我们走了怎么办？”普里米蒂伏说。

“让我留这儿吧。”费尔南多说，“我这样根本不可能跟你们一起上

路了。这样可以多出一匹马来。我在这里很好。敌人马上就要来了。”

“我们能把你带上山去。”吉卜赛人说，“很容易。”

当然，他和普里米蒂伏一样，都迫不及待地想马上离开，可是他们已经把他扶到这儿了。

“不用，”费尔南多说，“我在这儿很好。埃拉迪奥怎么样？”

吉卜赛人用手指指脑袋，表示头上中了弹。

“打在这里，”他说，“在你受伤之后，我们冲锋的时候。”

“别管我了。”费尔南多说。安塞尔莫看得出他很痛苦。他两手按住小肚子，脑袋向后靠在山坡上，两腿直挺挺地向前伸着。他脸色惨白，冒着汗。

“行行好，请别管我了。”他说，他疼得闭上眼睛，嘴唇抽搐着，“我觉得在这儿很好。”

“步枪和子弹在这儿。”普里米蒂伏说。

“是我的吗？”费尔南多闭着眼睛问。

“不，你的在比拉尔手里，”普里米蒂伏说，“这是我的。”

“我想要我自己的。”费尔南多说，“使起来顺手。”

“我去把它拿来，”吉卜赛人哄他，“拿来之前先用这支。”

“这儿位置很好，”费尔南多说，“不管从公路还是从桥上来的都看得见。”他睁开眼睛，掉头望着桥对面，接着又疼得闭上眼睛。

吉卜赛人轻轻拍拍他的头，伸出大拇指比画了一下，冲普里米蒂伏做个手势，那意思是他们可以走了。

“我们完事再下来扶你。”普里米蒂伏说，跟在吉卜赛人后面朝山坡走去，吉卜赛人正迅速地往上爬。

费尔南多仰靠在山坡上，他面前是一块刷了白粉的标记公路边缘的界石。他的头躺在阴影里，但阳光照在他的伤口上，伤口用纱布包扎好了，他双手捂住伤口。他的腿和脚也暴露在阳光中。他身边放着步枪，枪边有三个子弹匣在阳光中闪闪发亮。一只苍蝇在他手上爬，但是在剧痛中他根本觉不出这微微的瘙痒。

“费尔南多。”安塞尔莫握着电线，从自己蹲着的地方喊他。他把电线绕成一个小圈，扭紧了，可以握在手心里。

“费尔南多！”他又喊了一声。

费尔南多睁开眼睛，望着他。

“怎么样了？”费尔南多问。

“很好，”安塞尔莫说，“过会儿我们就要炸桥了。”

“我很高兴。用得着我的时候就叫我。”费尔南多说着又闭上了眼睛，身体里一阵阵剧痛。

安塞尔莫把目光移开，向桥面上望去。

他等着英国人把漆包线卷递上桥面，然后从桥边爬上来，然后他那晒黑的脸和脑袋就能露出来。同时，他还留意着桥对面公路拐弯处的动静。他这时一点也不害怕了，而且这一整天都没害怕过。他想，情况发展得这么快，又这么正常。我不想杀那个哨兵，我很不好受，

不过现在没什么了。英国人怎么能说杀人和杀野兽差不多呢？打猎的时候我总是高高兴兴的，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可是开枪杀人就好像一奶同胞自相残杀一样。为了杀死他，还得打好几枪。算了，别想这个了。太难受了，你刚才从桥上奔过来时，哭哭啼啼的像个女人。

都过去了，他对自己说，你可以想法赎这个罪，就像为杀死其他人而赎罪一样。但是你现在已经得到了昨天夜晚翻山回来时所希望的。你在参加战斗，没什么可内疚的。哪怕我今天早晨死了也无所谓了。

然后他望着靠着山坡躺着的费尔南多，只见他两手捂着小肚子，嘴唇发青，两眼紧闭，在费力而缓慢地喘着气。安塞尔莫想，我要是死的话，但愿死得痛快些。不，我说过，如果今天我能得到我所需要的，我就没别的要求了。所以我没有别的要求了。明白吗？我什么也不要求。什么都不要求。只要满足我曾提出的要求就行，别的都随便吧，他听着远处山口传来的枪炮声，对自己说，今天真是个伟大的日子。我应该明白今天是什么日子。

但是他心里并不感到兴奋激动。这种感情已完全没了，心里只剩一片宁静。他蹲在一块路标石后面，手握一个绕成小圈的电线，手腕上也挽着一圈，双膝跪在路边的碎石子上。可他并不寂寞，也不孤单。他和手里的电线成为一体，和桥成为一体，和英国人放的炸药包成为一体了。他和那个还在桥下操作的英国人成为一体，和整个战斗，甚至共和国成为一体。

但是他并不觉得激动。四下寂静无声，他蹲在那儿，太阳晒着他的脖子和肩膀，他抬眼望去，看到晴朗的天空和河对面隆起的山坡，他感到难过，可是却并不觉得寂寞，也不害怕。

山坡上，比拉尔伏在一棵树后面，注视着从山口通过来的公路。她身旁放着三支上了膛的步枪，普里米蒂伏在她身边，她递给他一

支。

“到下面去，蹲那儿，”她说，“那棵树后面。还有你，吉卜赛人，到那边去，”她指指下面另一棵树，“他死了吗？”

“没有，还没有。”普里米蒂伏说。

“真倒霉，”比拉尔说，“如果我们多两人，就不会出这种事了。他应该爬着绕到那堆锯末后面去的。现在他待的地方好吗？”

普里米蒂伏摇摇头。

“英国人炸桥的时候，碎片能飞到那儿去吗？”吉卜赛人从他那棵树后面问。

“不知道，”比拉尔说，“不过掌机枪的奥古斯丁比你靠得更近。如果太近的话，英国人是不会把他安排在那儿的。”

“可是我记得，炸火车的时候，机车的头灯从我头上飞过去，碎铁片像燕子般到处乱飞。”

“你的回忆多诗意啊，”比拉尔说，“像燕子，去他妈的！我看像洗衣坊里的锅炉吧。听着，吉卜赛人，你今天表现得不错。现在别让恐惧吓住。”

“咳，我不过是问问会不会炸得这么远，我好在树干后面好好躲起来。”吉卜赛人说。

“就这样躲着吧，”比拉尔对他说，“我们杀了多少人？”

“我们干掉了五个，这里干掉了两个。你没看见远远那头有一个？看桥那边。见到岗亭了吗？看！看到了吗？”他指着，“还有，巴勃罗在下面收拾那八个人。我替英国人守望过那个哨所。”

比拉尔哼了一声，接着她大发雷霆，破口大骂："这个英国人怎么回事？跑到桥下面他妈的干什么去了？那么磨磨蹭蹭的！他是修桥还是炸桥啊？"

她伸出脑袋，朝蹲在下面路标石后面的安塞尔莫望去。

"嗨，老头子！"她喊道，"你的英国人在搞什么鬼名堂？"

"耐心些，婆娘，"安塞尔莫对上面大声说，轻稳地握着电线，"他就快弄完啦。"

"他花了那么多时间，他妈的在玩什么把戏？"

"这是细活！"安塞尔莫大声说，"这事很有学问。"

"我操他妈的学问，"比拉尔对吉卜赛人发火了，"叫这个脏脸小子赶紧把桥炸了得了。玛丽亚！"她声如洪钟地向山上喊着，"你的英国人——"她以为乔丹在桥下磨蹭，破口大骂了好一阵。

"你静静，婆娘。"安塞尔莫在公路那边大声说，"他干的活可不简单。他就快完事啦。"

"真是活见鬼，"比拉尔怒气冲冲地说，"要紧的是快。"

正在这时，大家都听到被巴勃罗拿下的哨所那边公路上响起了枪声。比拉尔不骂了，仔细听着。"哎呀，"她说，"哎呀呀。真来啦。"

罗伯特·乔丹单手把漆包线卷递上桥面，随后从下面爬了上来，他也听到了枪声。他双膝抵在铁桥边，两手撑在桥面上，听到下面拐弯处响起了机枪声。这不是巴勃罗的自动步枪的声音。他站起来，探出身去，把漆包线卷绕过桥架，侧着身子沿桥倒退着走，边退边放线。

他听到枪声，边走边觉得这声音打在自己的心窝上，仿佛就在自

己的横膈膜上回响着。他走着走着，枪声越来越近了，他回头望望公路拐弯的地方，可是路上没有任何汽车、坦克或人。他朝桥头走了一半路，仍然见不到动静。他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电线放得很顺利，没有被什么东西缠住，但路上仍然没有动静。他把拉着电线的手伸出桥外，不让它钩住桥架，爬着绕过岗亭的后面，仍然不见动静。他走上公路，但对面公路上仍然没有动静。接着他迅速地顺着公路外侧被山洪冲成的小沟倒退着走，就像棒球外野手倒退着接高球一样。他始终绷着电线，快走到安塞尔莫躲着的路标石对面了，可桥对面还是没有动静。

接着他听到公路上段开来一辆卡车，他回头看到它刚开上桥头那长长的坡路。他把电线在手腕上挽了一圈，对安塞尔莫大喝一声："炸桥！"他站稳脚跟，身体使劲往后仰，猛拉绕在手腕上的绷直了的电线。这时，后面传来卡车的声音，前面是躺着那死哨兵的公路、长长的桥面和对岸那段空荡荡的公路。紧接着，轰隆一声，桥的中段一下子飞到空中，犹如浪花飞溅。他感到爆炸的气浪扑面而来，就一头扑倒在布满鹅卵石的小沟里，双手紧紧护着头部。他的脸紧贴着鹅卵石地面，炸飞的桥落下来，落在原来的地方，一团黄色烟雾向他滚滚而来，带着熟悉的辛辣气味，钢铁碎片雨点般地落下来。钢铁碎片落完了，他还活着，抬头望望对面的桥。桥的中段炸掉了。桥面上散布着参差不齐的钢铁碎片，炸裂的断口亮闪闪的，公路上也遍地都是碎片。那辆卡车停在离桥一百码左右的地方。司机和同车的两个人向一个涵洞奔去。

费尔南多仍然背靠山坡躺着，他还有气。他的两臂直挺挺地垂在两侧，撒开两手。

安塞尔莫脸向下，趴在白色的路标石后面。他的左手臂弯在脑袋下面，右臂向前伸着。他右手腕上仍然挽着那圈电线。罗伯特·乔丹站起身来，跨过公路，跪在他身旁，看到他确实已经死了。他没有把尸体翻过来看什么地方被铁片击中了。他死了，就这样，什么都不用想

了。

罗伯特·乔丹想，他死了，个子真小啊。他个子真小啊，头发花白，罗伯特·乔丹不禁想，他个子真是这么小，我就弄不明白他怎么扛得动那么大的背包。他接着看到安塞尔莫的灰色紧身牧人裤里的大腿和小腿肚的轮廓，他的绳底鞋的鞋底磨烂了。他拿起安塞尔莫的卡宾枪和那两只空背包，又走过去拿起费尔南多身旁的步枪。他踢开路面上的一块钢铁碎片。然后，他把两支步枪挎在肩上，握着枪筒登上山坡，进入树林。他没有回头看，甚至也没有望一眼桥对面的公路。他们还在桥下拐弯处打枪，但他这时什么也不想理会。

TNT炸药的烟雾呛得他咳嗽起来，他觉得身子内外都麻木了。

他把一支步枪放在伏在树后面的比拉尔身边。她在瞭望，看到她又有三支步枪了。

“你这儿太高，”他说，“你看不到公路那头有一辆卡车。他们以为是飞机炸的。你不如躲得低一点。我跟奥古斯丁下去掩护巴勃罗了。”

“老头子呢？”她盯着他的脸问。

“死了。”

他又剧烈地咳起来，往地上啐了一口。

“桥已经炸掉了，英国人，”比拉尔望着他，“别忘记这个。”

“我什么都没忘。”他说，“你的嗓门不小啊，”他对比拉尔说，“我听到你刚才在这儿大吼了。大声对上面的玛丽亚说吧，我很好。”

“我们在锯木厂牺牲了两个。”比拉尔说，想让他清醒过来。

“我看到了。”罗伯特·乔丹说，“你干的蠢事吗？”

“去你妈的，英国人，”比拉尔说，“费尔南多和埃拉迪奥都是好汉。”

“你怎么不上去看马？”罗伯特·乔丹说，“我在这儿掩护比你强。”

“你得掩护巴勃罗嘛。”

“该死的巴勃罗，让他见鬼去吧。让他用大粪去掩护自己去吧。”

“不，英国人。他回心转意了。他在下面打得很猛。你没听见吗？他还在打呢，打敌人。你没听见吗？”

“我去掩护他。可你们全是混账。你和巴勃罗全是。”

“英国人，”比拉尔说，“你冷静些。在炸桥的事上，我比谁都更加支持你。巴勃罗干了对不起你的事，可是他回来了。”

“如果我有引爆器的话，老头子就不会死了。我本来在这儿引爆就行。”

“老是如果，如果，如果的。”比拉尔说。

当他在卧倒的地方抬起头，看到安塞尔莫死了的时候，炸桥之后他松弛的心里充满了愤怒、空虚和憎恨，这时的他，心里仍然充满了愤怒、仇恨和空虚。他还感到失望，这是由悲痛衍生出来的，军人们为了能继续心安理得地当军人，往往把这种悲痛转变成了憎恨。如今大功告成了，他却感到寂寞、孤单而消沉，他憎恨他见到的每个人。

“如果当初不下雪的话——”比拉尔说。这时，他不是突然地得到了肉体上的解脱（比如如果这个女人用臂膀搂着他），而是慢慢地从心里接受了这个现实，让憎恨发泄了出来。是啊，这场雪。都怪那雪。雪，就是那雪坏事。你曾看过它害人，你曾置之度外，在战争中

总是难免置之度外。战争中没有自我，战争中只能忘我。这时，在这种忘我的过程中，他听到比拉尔说，“聋子’——”

“什么？”他说。

“聋子’——”

“说得没错。”罗伯特·乔丹说。他对她笑笑，笑得生硬勉强，脸部肌肉紧绷，那么不自然。“别提它啦。是我错了。对不起，比拉尔。我们好好地干吧。你说得对，桥已经炸了。”

“是啊。你得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

“我现在到奥古斯丁那儿去。叫吉卜赛人在远远的下坡那儿守着，好看得清公路上段的动静。这几支枪给普里米蒂伏，你拿这支机枪，我教你使。”

“机枪你自己留着吧，”比拉尔说，“我们随时会离开，巴勃罗该来了，他来我们就撤了。”

“拉斐尔，”罗伯特·乔丹说，“跟我到这儿来。这儿，好，你看见有人从涵洞里出来了吗？在那边，在卡车的上方。朝卡车跑的人，你看见了吗？给我打掉一个。坐下。别慌。”

吉卜赛人仔细瞄准，打了一枪，然后往回使劲拉枪栓，排出弹壳。罗伯特·乔丹说：“高了。你打到上面的岩石了。看见飞起的碎石了吗？低一点，低两英尺。现在仔细瞄准了。他们在跑。好，继续打。”

“打中一个。”吉卜赛人说。那人倒在涵洞到卡车的半路上。另外两个继续向涵洞奔去，钻了进去，没有停下来把他拉走。

“别朝人打枪。”罗伯特·乔丹说，“朝卡车前轮胎上部打。这样，即使打不中，也能打到引擎。好样的。”他用望远镜望着，“打得低一点。好。你的枪法很准。好样的！好样的！给我打散热器的上部，只要打上散热器就行，打哪儿都行，你是第一流的枪手。看那儿，别让任何人过去。明白吗？”

“我把卡车上的风挡玻璃打碎。”吉卜赛人快活地说。

“不用。车子已经开不动啦。”罗伯特·乔丹说，“等公路上再有车辆来时再打枪，等它开到涵洞对面时再打枪。想法打中司机，这也是你们大家的目标。”他对和普里米蒂伏一起下来，来到山坡下方的比拉尔说，“你这儿的位置很妙，你的侧面有那个峭壁掩护，多好啊！”

“跟奥古斯丁一起去干你们的事吧，”比拉尔说，“别发表演讲啦。我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

“叫普里米蒂伏再过去一点，守在那上面，”罗伯特·乔丹说，“那儿。明白吗，伙计？山坡的这一边。”

“别管我了，”比拉尔说，“你走吧，英国人，你太面面俱到了，这儿没问题的。”

正在这时，他们听到了飞机声。

玛丽亚跟那几匹马一起待了很长时间，可是这些马并不能让她安心，她也不能让马安心。她躲在树林里望不到公路，也望不到桥。以前，马匹圈在营地下面的树林里时，她常常给那匹白脸栗色大种马喂东西吃，让它听话，所以枪声一起，她就搂着它的脖子。但这时她神经紧张，这匹马也跟着紧张起来，它听到了枪响和炸弹声，猛地把头一晃，大张着鼻孔。玛丽亚镇静不下来，她来回走着，轻轻地拍着马儿，安抚它们，结果却反而让它们更紧张、更激动。

她试图想正在进行的射击并不那么可怕，这不过是巴勃罗和新来的那些人在下面，比拉尔和其他人在上面开的枪，自己不用担心，也不必慌乱，她必须相信罗伯托。但是她做不到，她一听见桥上桥下的战斗声，就害怕得喘不过气来，从远处山口传来的战斗声像远方的暴风雨一样，中间夹杂着一阵阵干巴巴的砰砰声和此起彼伏的炸弹爆炸声。

过了一会儿，她听到下面远远的山坡上传来比拉尔的大嗓门，朝她大骂了一通，她听不清骂的什么，就想，唉，天主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他正在危急关头，不要这样骂他呀。不要得罪任何人，不要冒无谓的危险。别把人惹恼呀。

接着，她立刻不由自主地为罗伯托祷告起来，就像她在学校里那样，急速地念诵祷文，用左手手指记着数，把那两段祷文反复念了几十遍。接着，那座桥爆炸了，有匹马听到轰隆声，就竖起身体，脑袋猛地一扯，啪的一声把缰绳扯断了，一溜烟地跑进树林。玛丽亚好不容易抓住它牵回来，它浑身发抖，胸脯被汗水弄得发黑，马鞍耷拉着。她从树林里回来的时候，听到下面在打枪，就想，我受不了啦。我不弄清楚怎么回事，就活不下去啦。我喘不过气来，嘴里干得要命。我没有办法不害怕，我让马儿受了惊，要不是侥幸这马在树上把鞍子撞下来，脚钩住了马镫，我就抓不回它了，现在我得把马鞍装上，天主啊，叫我怎么办好？我受不了啦。我只求他平安无事，我的心里只想着那桥。共和国是一回事，可我们必须打胜仗又是另一回事。但是，亲爱的圣母啊，只要您保佑他从桥上平安归来，您叫我干什么都行。因为我的心飞了。我不是独自一人，我的心只跟他在一起。求求您帮我保佑他吧，这样我才能活，今后我才能为您效劳，而他不会有意见的。这样并没有违背共和国。主啊，请您宽恕我吧，我心乱如麻。我的心太乱了，如果您保佑他，我一定处处行善。他让我干什么，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为了您们，我什么都愿意干。可现在这样，我什么都不知道，真叫我受不了。

不一会儿，她就绑好了马，装好了马鞍，铺平马毯，收紧肚带，这时她听到下面树林里传来声如洪钟的叫声：“玛丽亚！玛丽亚！你的英国人平安无事。你听到了吗？平安无事。平安无事！”

玛丽亚双手抓住马鞍，把短发的头紧贴在上面，哭了起来。她听到那声如洪钟的嗓子又喊了一声，就从马鞍上转过脸来，声音哽咽地喊：“听到了，谢谢你！”过了一会儿又哽咽地说，“谢谢你！多谢你！”

一听到飞机声，大家都抬起头来，只见飞机银光闪闪地在高空中从塞哥维亚的方向飞来，隆隆声盖过了所有其他的声响。

“这么多飞机！”比拉尔说，“雪上加霜，又来了这些飞机！”

罗伯特·乔丹望着飞机，伸出手臂搂着她的肩膀。“不，比拉尔。”他说，“这些飞机不是来炸我们的。它们没时间来对付我们。你冷静点。”

“我恨这些飞机。”

“我也恨。可现在我得到奥古斯丁那儿去了。”

他穿过山坡上的松林，绕着圈子走，这时飞机隆隆地响个不停，而在破桥对面的公路上，公路拐弯处那一带，一挺重机枪断断续续地砰砰地打着。

罗伯特·乔丹来到奥古斯丁身边，他正伏在一丛小松树后面，面前架着自动步枪，这时飞机始终不断地飞来。

“下面情况怎么样？”奥古斯丁说，“巴勃罗在干什么？他不知道桥已经炸掉了吗？”

“也许他脱不了身。”

“那我们撤吧，让他见鬼去。”

“他有办法的话，现在该来了，”罗伯特·乔丹说，“我们该见到他了。”

“我没听到他的动静，”奥古斯丁说，“有五分钟没听到了。不。在那儿！听，是他，他在那儿。”

这时，那支骑兵用的自动步枪啪啪啪的射击声响了起来，接着又是一阵，然后又是一阵。

“就是那个杂种。”罗伯特·乔丹说。

他抬头望着更多的飞机在那蔚蓝无云的高空中飞来，又看看奥古斯丁仰望飞机的脸。接着他低头望那破桥，望着对面那段仍然空无一人的公路。他咳了一声，唾了一口，仔细听着那重机枪在公路拐弯处的下面又砰砰地响了。听起来枪声还在原来的地方。

“这是什么枪声？”奥古斯丁问，“这是什么奇怪的枪声？”

“我还没炸桥时这枪声就在响了。”罗伯特·乔丹说。他这时俯瞰那座桥，看见流水从桥上被炸毁的缺口处流过，桥的中段已经沉落下去，弯弯的像条钢围裙。他听到飞过去的第一批飞机开始在山口上空投弹，更多的飞机还在飞来。飞机的马达声响彻上空，他抬头望到一架一丁点大的驱逐机高高地在其他飞机的上空盘旋。

“我看前天早晨那些飞机没有越过火线，”普里米蒂伏说，“它们肯定是向西拐了个弯就飞回来了。要是他们见到了这些飞机，就不会发动进攻了。”

“这些飞机多数是新的。”罗伯特·乔丹说。

他有一种感觉，情况开始时很正常，后来情况却形成了巨大的不相称的特大反差。就好像是，你扔了块石子，激起了一片涟漪，可是后来这涟漪潮水般地咆哮着排山倒海般地反冲回来。又或者就像是，你大喊一声，回声却像雷鸣般震耳欲聋。又或者就像是，你把一个人打倒，可是却看见漫山遍野的其他人全副武装地站起来。他高兴的是，他没有和戈尔茨一起待在上面的山口。

他伏在奥古斯丁身边，望着飞机飞过，留神倾听身后有没有响起枪声，注视着面前的公路，他知道路上一定会有动静出现，只是不知道会是什么。他仍然为自己没在桥边被炸死而感到惊讶。他原来一直认定他肯定会被炸死的，所以现在这一切都不像是真的。他对自己说，别神思恍惚啦，别想这些了。今天要干的事情还有很多。然而这想法还是缠住了他，他分明觉得眼前这一切如同梦幻。

“你硝烟吸多了。”他对自己说。但是他知道不是这个原因。他确实感到，在这绝对的现实环境中一切是那么不真实。他俯视那座桥，又回过头来望望躺在公路上的那个哨兵，望望安塞尔莫躺着的地方，望望靠在山坡上的费尔南多，再回头顺着这平坦的土黄色公路望去，一直望到那辆开不动的卡车，可是一切仍然那么不真实。

“你还是马上甩掉这些想法吧。”他对自己说，“你就像斗鸡场上的公鸡，没人知道你受了伤，外面也看不出来，但是内伤重得使它快死了。”

“别扯淡啦，”他对自己说，“一句话，你头脑有点发晕，一句话，你完成了任务，泄气了。别想了。”

这时奥古斯丁一把抓住他的臂膀，指点他看河谷那边，于是他向河谷对面望去，他看到了巴勃罗。

他们看到他绕过公路拐角向这边奔过来。他们看到他在那块把公

路下段遮住的陡峭的山岩旁站住，靠在石壁上向身后的公路方向打枪。罗伯特·乔丹看到矮胖粗壮的巴勃罗，帽子丢了，靠在石壁上打着那支骑兵用的自动步枪，他看到一个个铜弹壳喷泉似的飞出来，在阳光照耀下闪着亮光。他们看到巴勃罗蹲下来又打了一梭子。接着这个罗圈腿的矮个子头也不回地拔脚飞跑，低着头向桥头直奔而来。

罗伯特·乔丹把奥古斯丁推到一边，把这支大自动步枪的枪托抵住肩头，瞄着公路的拐角。他自己的手提机枪搁在左手边。距离太远，用它是打不准的。

巴勃罗一路向他们奔来，罗伯特·乔丹瞄准公路的拐角，但是没有动静。巴勃罗跑到桥头，回头望了一下，向桥瞥了一眼，就向左拐，跑进河谷消失了。罗伯特·乔丹仍然注视着那拐角，但还是没有动静。奥古斯丁爬起身，单膝跪着，他看得到巴勃罗像山羊一样爬下河谷。他们从看见巴勃罗以来，下面就一直没有枪声。

“你看到上面有动静吗？上面的岩石那儿。”罗伯特·乔丹问。

“没有。”

罗伯特·乔丹注视着公路拐角。他知道，那堵石壁太陡没人能爬得上来，可是再下面地方就较为平坦了，可以迂回爬上来。

如果刚才一切都那么不真实的话，现在突然变得真实起来了。这就像反光照相机的镜头突然对焦了。就在这时，他看到一辆低矮的坦克的扁车头，还有撅出了一挺机关枪的绿、灰、棕三色迷彩的炮塔在拐角处，在明亮的太阳光下显现出来。他朝它打枪，听见子弹当当当地打在钢板上。这辆小型轻便坦克赶紧缩回到石壁后面。罗伯特·乔丹密切注视着那拐角，只见车头又露了出来，接着是炮塔的边缘，这炮塔转过来，枪口指向公路。

“看样子真像是老鼠出洞，”奥古斯丁说，“看，英国人。”

“这坦克手信心不足。”罗伯特·乔丹说。

“巴勃罗原来在打这只大甲虫，”奥古斯丁说，“再用机枪打它，英国人。”

“不行，我打不动它。也不想让它发现我们的位置。”

坦克开始向公路的一头射击。子弹打在路面上，嗖嗖地反弹开去，乒乒乓乓地打在铁桥上。这就是那挺他们刚才听到在下面开火的机关枪。

“王八蛋！”奥古斯丁说，“这就是那些了不起的坦克吗，英国人？”

“这是小型的。”

“王八蛋。要是有个装满汽油的小瓶，我就爬过去放火烧掉它。这家伙打算干什么，英国人？”

“等会儿他会再把坦克探出头来张望的。”

“就是这些家伙让人害怕。”奥古斯丁说，“看，英国人！他在打那些死掉的哨兵。”

“因为他没有别的目标可打，”罗伯特·乔丹说，“别怪他。”

但是他在想，当然要取笑他啦。然而，如果你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人家用炮火把你拦阻在大路上你会怎样呢？跟着桥给炸了。你难道不会以为前面埋着地雷或设着埋伏吗？你当然会这样想。这坦克手干得蛮好了，他在等待援军。他正在和敌人交锋，只不过我们只有几个人罢了。但是他怎么会知道，看这小杂种。

小坦克在拐角上慢慢露出一点头来。

正在这时，奥古斯丁看到巴勃罗手脚并用从河谷边爬上来，胡子拉碴的脸上淌着汗。

“婊子养的来了。”他说。

“谁？”

“巴勃罗。”

罗伯特·乔丹一抬头就看见了巴勃罗，接着就朝坦克上涂着伪装色的炮塔射击，对准了那机枪上方的一道缝隙。小坦克呼呼地慌忙缩回去，又消失了踪影。罗伯特·乔丹提起自动步枪，啪地把三脚架折起来，贴在枪筒上，不顾发烫的枪口就背上肩头。枪口烫得厉害，灼着他的肩头，他用手托起枪托，使劲把枪口指向后方。

“拿着那袋子弹盘和我那挺小机枪。”他大声说，“跑步跟上。”

罗伯特·乔丹穿过树林向山上奔去。奥古斯丁紧跟在后面，再后面跟着巴勃罗。

“比拉尔！”罗伯特·乔丹朝山坡那边叫喊，“过来，比拉尔！”

他们三人尽快地爬上陡峭的山坡。坡度太陡，他们没法奔跑。巴勃罗只背着一支骑兵用的手提机枪，没有其他东西，紧紧地赶上了他们俩。

“你那一伙人呢？”奥古斯丁嘴里发干，问巴勃罗。

“全死了。”巴勃罗说。他喘不过气来，上气不接下气。奥古斯丁转过头来望着他。

“我们现在有不少马啦，英国人。”巴勃罗大口喘着粗气说。

“好。”罗伯特·乔丹说。他想，你这杀人成性的杂种。“你碰上什么了？”他问。

“什么都碰上了，”巴勃罗说，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比拉尔怎么样？”

“费尔南多和那两兄弟中的一个死了——”

“埃拉迪奥。”奥古斯丁说。

“你呢？”巴勃罗问。

“安塞尔莫死了。”

“马够多了。”巴勃罗说，“连驮行李都够了。”

奥古斯丁咬咬嘴唇，摇头望着罗伯特·乔丹。他们听到那坦克在被树林遮住的下面公路上又在向路面和桥扫射了。

罗伯特·乔丹猛地一甩头。“那是怎么回事？”他对巴勃罗说。他不愿意看巴勃罗，也不愿闻到他的气味，但他要听他的回答。

“那辆坦克来了，我脱不开身。”巴勃罗说，“我们在下面那哨所的拐角上被挡住了去路。后来坦克回去补给，我就趁机过来啦。”

“你在拐角上开枪打谁？”奥古斯丁单刀直入地问。

巴勃罗望着他，咧嘴要笑，想想不能说，就什么也没说。

“你把他们全毙了？”奥古斯丁问。罗伯特·乔丹在想，你别说话。这事跟你没关系。你要干的，他们都干成了，而且还不止如此。这是帮派之争。别用道德观点来判断。对一个凶手，你能指望什么呢？你正在和一个凶手合作啊。你别说话。你对他了解得够清楚了。这事并

不新鲜。可是这杂种多卑鄙，他想。这杂种多卑鄙狠毒。

爬山之后他胸口作痛，就像奔跑之后肺要炸开似的，这时他看到了前面树林里的马群。

“说呀，”奥古斯丁在说，“你为什么不说你毙了他们？”

“住口，”巴勃罗说，“今天我大打了一场，干得不赖。问英国人好啦。”

“那么现在带我们出去吧，”罗伯特·乔丹说，“因为这个主意是你想出来的。”

“我有一个很好的主意，”巴勃罗说，“靠点儿运气，我们就能脱险。”

他开始呼吸正常了。

“你不是打算干掉我们吧。”奥古斯丁说，“因为我现在要杀你了。”

“住口，”巴勃罗说，“我必须顾到你的利益和我们这一伙的利益。这是打仗啊。人不能想怎样就怎样。”

“王八蛋，”奥古斯丁说，“好处你全捞到了。”

“告诉我，你在下面碰到了什么？”罗伯特·乔丹问巴勃罗。

“该碰上的都碰上了。”巴勃罗重复说。他还是喘得像胸口要裂开似的，但这时已经可以从容地说话了。他脸上和头上在冒汗，肩膀和胸口全湿透了。他小心翼翼地望着罗伯特·乔丹，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带着善意，接着他咧嘴笑笑。“该碰上的都碰上了。”他又说，“我们先占领了哨所。接着来了个骑摩托的，接着又来了一个，接着是辆救护车，接着是辆卡车，接着是那辆坦克。就在你炸桥之前。”

“接着——”

“坦克打不着我们，可它把公路封锁了，我们脱不了身。后来坦克开走了，我就来了。”

“那你那伙人呢？”奥古斯丁插嘴说，还在找碴儿。

“闭嘴，”巴勃罗直瞪瞪地望着他，看他的表情，就好像一个没碰上不利情况就出色地完成任务的人，“他们跟我们不是一伙。”

这时他们看到系在树干上的那些马儿，阳光透过松树的枝丫投射在它们身上，它们甩头踢脚驱赶着马蝇。罗伯特·乔丹看到了玛丽亚，就紧紧地、紧紧地抱着她，自动步枪靠在身旁，枪口抵着他的肋骨，他听到玛丽亚说：“是你啊，罗伯托。是你。”

“是我，兔子。我的好兔子。我们现在走吧。”

“真的是你在我身边吗？”

“是的，是的。真的。你啊！”

他绝对没有想到，在打仗的时候能体会到有女人在身边的感觉；也没想到身体的每个部分都能感受到这一点，并对它作出反应；也没想到竟然有个女人，她小小的、圆圆的乳房竟然隔着一层衬衣紧贴着你；也没想到那对乳房会理解他们俩是在战火中。可这是真的，他就想，真好，太好了。以前我可不相信这个。他使劲抱了她一下，并没看她，就在她身上他从没拍过的地方拍了一下，说：“上马。快上马。跨上马鞍，漂亮的姑娘。”

他们解开马缰。罗伯特·乔丹把自动步枪交还给奥古斯丁，把自己的手提机枪挎在背上，掏出衣袋里的手榴弹，装进马褡裢里。他把一只空背包塞在另一只里，一块儿绑在他的马鞍后面。接着比拉尔来

了，她爬坡累得喘不过气来，话都说不出来，只比画着手势。

接着巴勃罗把他手里的三根绑马脚的绳索塞进一只马褡裢，直起腰来说："怎么样啊，太太？"她只是点点头，大家就都上马了。

罗伯特·乔丹骑着昨天早晨他在雪地里第一次看到的那匹大灰马，他两腿一夹，双手一按，觉得胯下这匹马十分有力。他穿着绳底鞋，马镫的皮带短了一点；他肩上挎着手提机枪，衣袋里装满了子弹匣；他坐在马上，往一只空子弹匣里重装子弹，缰绳紧夹在肋下，看着比拉尔跨上绑在那匹鹿斑马马鞍上的行李包，拿它当做一只怪样的坐垫。

"看在天主面上，把那个玩意儿解下来吧，"普里米蒂伏说，"你会摔下来的，马儿也受不了啊。"

"住口，"比拉尔说，"我们得用它来过日子。"

"太太，能这样骑马吗？"巴勃罗坐在栗色大种马的民防军用马鞍上问她。

"跟卖牛奶的人一样，"比拉尔对他说，"你看怎么走，老伴？"

"一直下山，翻过公路，爬上那远方的山坡，从上面较狭窄的地方穿进树林。"

"要翻过公路？"奥古斯丁用帆布鞋的软鞋跟碰了下硬邦邦的、没有反应的马肚子，在他身旁拨转马头。这匹马是巴勃罗昨晚搞来的。

"是的，老弟。只有这一条路。"巴勃罗说，递给他一根牵马绳。普里米蒂伏和吉卜赛人拿着其余的两根。

"你愿意的话，可以骑在最后面，英国人。"巴勃罗说，"我们在高

一点的地方翻过公路，不在那机枪的射程内。可我们得分散地走，要赶好多路，然后大家在坡上较狭窄的地方会合。”

“好。”罗伯特·乔丹说。

他们在树林中下坡，向公路边骑去。罗伯特·乔丹就在玛丽亚的后面。他没法在树林中和她并骑。他用大腿在那匹灰马身上轻柔地擦着，接着把稳了马头，跟大家一起朝山下跑去，悄悄地在松树之间穿梭，一路下山，用大腿的动作给灰马作暗示，就像在平地上用马刺来暗示那样。

“你，”他对玛丽亚说，“过公路的时候第二个走。第一个走看着比较危险，其实并不怎么危险。第二个走比较安全。敌人总是密切注视后面的人。”

“可是你——”

“我会出其不意地过去的。不会有事的。队伍中间的位置最危险。”

他望着巴勃罗骑在马上，毛茸茸的圆脑袋缩在肩膀上，肩上挎着自动步枪。他望着比拉尔，她没戴帽子，肩膀宽宽的，双脚勾住行李，膝盖抬得比大腿还高。她回头望了他一眼，摇摇头。

“你赶到比拉尔前面再过公路。”罗伯特·乔丹对玛丽亚说。树林越来越稀疏，他透过树木之间的缝隙看见下面黑色的柏油路，还有路对面绿色的山坡。我们到了涵洞顶上，他知道，恰好就在公路陡然下拐的高地的下方，公路从那里笔直地通到桥头，我们的位置在桥的上方八百码左右。如果那辆小坦克开到了桥头的话，我们就还在它的菲亚特机枪射程之内。

“玛丽亚。”他说，“在我们过公路登上山坡前先赶到比拉尔前面

去。”

她回头望着他不说话，他并没盯着她看，只看了她一眼，想弄明白她是否听明白了。

“懂了吗？”他问她。

她点点头。

“赶到前面去。”他说。

她摇摇头。

“赶到前面去！”

“不。”她转身摇摇头，对他说，“我按照规定的次序赶路。”

正在这时，巴勃罗猛地把两只马刺扎进那匹栗色大马，一头冲下最后那段铺着松针的山坡，翻过公路，马蹄铁砰砰做声，火星四迸。其他人跟在他后面，罗伯特·乔丹看到他们穿过公路，蹄声嗒嗒地爬上那绿色的山坡，然后听到桥头边响起了机枪射击声。接着是一声嘘——轰隆——砰！这一声“砰”很清脆，爆炸声引起了回响，只见山坡上溅起一小坨泥土，伴着一阵灰色烟雾。嘘——轰隆——砰！又响了一次，那嘘声像火箭发射的声音，山坡上又溅起一坨泥土，比第一次溅得更远些。

吉卜赛人在他前面被阻在路边，隐蔽在最后的几株树中间。他望望前面的山坡，然后回头来看罗伯特·乔丹。

“往前冲，拉斐尔，”罗伯特·乔丹说，“快跑，伙计！”

吉卜赛人抓着牵马绳，那匹驮马在他背后用脑袋把绳子绷得紧紧的。

“放开驮马，快跑！”罗伯特·乔丹说。

他看到吉卜赛人抓着牵马绳的手在身后越伸越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肯松手似的，他伺机用脚跟朝他坐的那匹马的肚子扎了一下，那绳子绷紧了，接着掉下地去，他就穿过了公路。当吉卜赛人穿过那坚硬的黑色公路时，罗伯特·乔丹用膝盖抵住那匹回头向他撞来的受惊的驮马，他听到吉卜赛人爬上坡时马蹄的嘚嘚声。

嗖嗖嗖——轰隆！炮弹沿着低平的弹道飞来，他看到吉卜赛人前面的地上溅起一小坨灰黑色的泥土，吉卜赛人像头奔跑着的公猪一样拼命躲闪。他望着吉卜赛人策马狂奔，慢慢地登上了那绿色的长坡，炮弹在他身前身后炸裂，他跑到一层岩石下面，和其他人会合了。

我没法带上这匹该死的驮马，罗伯特·乔丹想。可我想让这该死的马待在我的右边。我要让它挡在我和那门四十七毫米口径小炮的中间。天哪，不管怎样，我都要把它带到那边山坡上去。

他拍马跑到驮马跟前，一把抓住了马勒，然后拉着缰绳，在树林里向公路上段的方向骑了五十码，那驮马在他身后一路小跑。到了树林边，他顺着公路望向卡车后面的桥。他看到桥上有敌人，桥后公路上一片交通堵塞的样子。罗伯特·乔丹朝四下望望，终于见到了他要找的，就伸手从松树上折下一根枯枝。他放开马勒，把驮马慢慢地赶到朝公路下斜的山坡上，接着用树枝狠狠抽马屁股。“跑呀，你这个婊子养的。”他说。驮马穿过公路，跑上山坡的时候，他把枯枝扔了过去。树枝打中了马，那马快跑起来。

罗伯特·乔丹朝公路上段又骑了三十码；再往前去路边的山坡就太陡了。那门炮还在射击，发出火箭般的嘘嘘声，接着是轰隆——砰，溅起大堆泥土。“跑呀，你这个法西斯的大灰杂种。”罗伯特·乔丹对自己的马说，逼它从斜坡上直冲下去。他到了露天的公路上，马蹄踩在坚硬的路面上，把他的肩膀、脖子和牙齿都震得发颤。他跑上平坦的

坡地，马蹄在地面上蹬踩、叩击、伸展、腾跃、疾走。他隔着山坡俯视那座桥，在新的角度下，那桥看起来和从前截然不同，桥的侧面展现在眼前，不是从那边望的样子，中央是断口，背后的公路上是那辆小坦克，小坦克后面有一辆大坦克，坦克上的炮现在看起来就像镜子一样反射着明亮的金光，刺耳的炮声划破了天空，仿佛打在那伸在他前面的灰马脖子上。山坡上腾地溅起一片泥土，他急忙转过头，他前面的驮马远远地跑在右面，步子慢下来了。罗伯特·乔丹拍马疾驰，头微微转向那桥，看到一列卡车停在拐角的后面，由于他正在向高处骑行，那里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他看到耀眼的黄光带着嗖嗖和轰隆声，炮弹打得很近，但没有击中目标，可他听到飞起泥土的地方弹出的弹片的声音。

他看到他们全在前面树林边注视着他，就说："快跑呀，马！"他感到这匹大马的胸脯随着山坡越来越陡而大起大伏，看到前面向前伸着的灰脖子和灰耳朵，就伸手拍拍那湿透的灰脖子，然后又回过头来望着那桥，看见一辆笨重、低矮、漆成土黄色的坦克在公路上倏地发出一道闪光。他并没有听到嗖嗖声，只听得锅炉炸裂一般的砰的一声带有辛辣火药味的爆炸声，就被压在灰马的身体下面，灰马踢着腿儿，他呢，竭力想从重压下脱身出来。

他还能动弹。他能向右边挪动。然而当他向右边挪动的时候，左腿却依旧完全压在马身下，动弹不得。仿佛左腿上多了一个关节，不是股关节，而是另一个横向的铰链般的东西。他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灰马用膝盖抵着地面爬起身来，罗伯特·乔丹赶忙把右腿一甩，甩掉马镫，然后伸出双手去摸摊在地上的左腿，摸到了锋利的折骨和紧贴在上面的肉。

他差不多就躺在马肚子下面，他看到马的肋骨起伏着。他坐着的地方，绿草茵茵，草间还开着野花，他斜着眺望山坡下的公路、桥、河谷和对面的公路，看到了那辆坦克，等待再来一道闪光。闪光立刻就出现了，这次又没有嗖嗖声，就在这带着烈性炸药气味的爆炸中，

土块四溅，弹片呼呼飞射；他看到那匹灰马静悄悄在他身旁坐下来，仿佛在马戏团里做表演一样。他再望望坐在那儿的马，听见它在垂死呻吟。

接着，普里米蒂伏和奥古斯丁架起他的胳臂，把他拖上最后一段山坡，那条断了骨头的腿一路随着坡地的起伏而上下摆动。有一次，一枚炮弹紧贴着他们的头顶嗖的一声飞过去，他们丢下了他，卧倒在地，但是只有泥土撒在他们身上，弹片嘘嘘地飞到了别处，他们就又把他扶起来。他们把他拖上山去，隐蔽在拴马的树林中一条长沟里，玛丽亚、比拉尔和巴勃罗站在他身旁，低头望着他。

玛丽亚跪在他身旁说："罗伯托，你怎么啦？"

他大汗淋漓地说："左腿断了，漂亮的姑娘。"

"我们会包扎好的。"比拉尔说，"你可以骑那匹马。"她指着一匹驮着行李的马，"把行李卸下来。"

罗伯特·乔丹看到巴勃罗在摇头，便对他点点头。

"你们走吧。"他说。接着他说，"听着，巴勃罗，你过来。"

巴勃罗弯腰把淌着条条汗水的胡子拉碴的脸凑过来。罗伯特·乔丹闻到了巴勃罗浑身的臭气。

"让我们单独待会儿。"他对比拉尔和玛丽亚说，"我得跟巴勃罗谈谈。"

"疼得厉害吗？"巴勃罗问。他弯下腰凑近罗伯特·乔丹。

"不疼，我看是神经给压断了。听着，你们走吧。我不行了，明白吗？我要跟那姑娘说会儿话。等我说把她带走，就把她带走。她肯定

不愿意走。我只要跟她说会儿话。”

“时间确实不多了。”巴勃罗说。

“那当然啦。”

“我想你还是到共和国去的好。”罗伯特·乔丹说。

“不。我主张到格雷多斯山区去。”

“你好好考虑考虑。”

“现在跟她说说吧，”巴勃罗说，“没有多少时间了，英国人。你受了伤，我很不好受。”

“已经受了伤——”罗伯特·乔丹说，“就别说这个了。可是你得好好考虑考虑，你很有头脑，用脑子好好想想吧。”

“我怎么会不想？”巴勃罗说，“快点说吧，英国人。没时间了。”

巴勃罗走到最近的一棵树下，望着山坡下面、山坡对面以及河谷对面的公路。巴勃罗看到山坡上的灰马时，脸上露出了真正的沮丧，这时罗伯特·乔丹背靠树干坐着，比拉尔和玛丽亚跟他在一起。

“把裤腿割开行吗？”他对比拉尔说。玛丽亚蹲在他身边不说话。阳光照在她的头发上，她的脸抽搐得像小孩子要哭的模样。但是她没哭。

比拉尔拿出刀子，在他裤腿上从左袋下面一直划到底。罗伯特·乔丹用双手展开划开的裤腿，望着那一截大腿。在股关节下十英寸处，有一处突起的紫色肿块，像只尖顶的小帐篷，他用手指摸了摸，能摸到折断的大腿骨紧顶着皮肉。他的腿弯成一个奇怪的角度。他抬头望着比拉尔。她脸上的表情和玛丽亚的一样。

“你走开吧。”他对她说。

她垂下头走了，一句话也没说，也没回头看，罗伯特·乔丹看到她的肩膀在颤动。

“漂亮的姑娘。”他对玛丽亚说，握住她的两只手，“听着。我们去不了马德里了——”

她这时哭了起来。

“别哭，漂亮的姑娘，别哭，”他说，“听着，我们现在去不了马德里了，可是不管你到哪里，我都跟你在一起。明白吗？”

她不说话，双臂搂着他，头贴着他的脸颊。

“乖乖听我说，兔子。”他说。他知道时间紧迫，他在拼命冒汗，可是这话必须要说，要让她明白。“你就要走了，兔子。然而我将和你在一起。只要我们俩有一个人活着，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你明白吗？”

“不，我和你一起留下来。”

“不，兔子。我现在要干的事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干。有你在身边，我干不好。要是你走了，那么也就是我走了。你不明白吗？不管我们俩有谁活着，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

“我和你一起留下来。”

“不，兔子。听着。人们不能一起干。都得一个人干。可要是你走了，也就是我跟你走了。这样，也就是我走了。你现在愿意走了，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你现在走吧，为了我们俩走吧。”

“可是我留在你身边要好些。”她说，“这样，我觉得好受些。”

“是的。所以你走就当是帮我一个忙了。只有你才行，就帮我一个忙吧。”

“可你不明白，罗伯托。我怎么办呢？离开了你，我更难受。”

“当然。”他说，“这会让你难受。可是我现在也就是你啊。”

她不说话。

他望着她，汗流不止，这时他想要说话比他一生中所作的任何努力更艰苦。

“现在你会为我们俩走，”他说，“你不能自私，兔子。你必须尽自己的责任。”

她不住地摇头。

“你就是我。”他说，“你一定感觉到了这一点，兔子。”

“兔子，听着，”他又说，“这样，我真的也走了。我向你发誓。”

她还是不说话。

“你现在明白了，”他说，“我很清楚。你现在愿意走了。好，你现在就走吧。你说过你愿意走了。”

她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我谢谢你。你好好地快快地走得越远越好，我们俩一起走，你就是我们俩。把你的手放在这里，低头。不，把头低下来。这就对了。我把我的手放在这儿，好，你真好。别想了，你在做你该做的事情。你听话。不是听我的，而是听我们俩的。你包含了我，你为了我们俩走。真的。你走，就是我们俩走。这我向你保证。你真好，愿意走，

你真善良。”

他向巴勃罗歪了一下头，巴勃罗从树旁不时地望望他，这时走上前来。他用大拇指向比拉尔做了个手势。

“我们下一次到马德里去吧，兔子，”他说，“真的。站起来走吧，这样就等于我们俩一起走了。站起来，明白吗？”

“不。”她说，紧紧搂着他的脖子。他仍然平静地讲着道理，但话语里带着极大的权威。“站起来，”他说，“你现在也就是我。你是我未来的一切，快站起来。”

她哭着，低着头，慢慢地站起身来。接着她突然扑倒在他身边，他说：“站起来，漂亮的姑娘。”她才慢慢地、无力地又站起身来。

比拉尔握住了她的胳臂，她站在那儿。

“咱们走吧。”比拉尔说，“你需要什么吗，英国人？”她望着他，不住地摇头。

“不要了，”他说，然后继续对玛丽亚说，“别说再见，漂亮的姑娘，因为我们不是分离。格雷多斯山区不错。走吧，好好走吧。不，”比拉尔扶着那姑娘走的时候，他仍然平静地在讲道理，“别回头。把你的脚踩上马镫。对，踩上去。扶她上马。”他对比拉尔说，“帮她跨上马鞍。跨上去吧。”

他冒着汗，转过头去俯视山坡，然后回头望着那姑娘坐上马鞍，比拉尔就在她身边，巴勃罗紧跟在后面。“现在走吧，”他说，“快走吧。”

她又要回过头来望他。“别回头，”罗伯特·乔丹说，“走吧。”巴勃罗就用绑马腿的皮带抽了下马屁股，玛丽亚似乎想从马鞍上滑下来，

但比拉尔和巴勃罗紧挨着她，比拉尔抓住了她，三匹马跑出沟去。

“罗伯托，”玛丽亚转身叫喊，“让我留下来吧！让我留下来！”

“我和你在一起呢！”罗伯特·乔丹大叫，“我和你在一起呢。我们俩一起去那儿。走啊！”接着他们在沟里拐了弯，消失了。汗水浸湿了他全身，两眼仿佛什么也看不见了。

奥古斯丁站在他身旁。

“你要我枪杀你吗，英国人？”他弯腰凑近着问，“要吗？没关系。”

“不用，”罗伯特·乔丹说，“走吧。我在这儿很好。”

“我操他的祖宗！”奥古斯丁说。他在哭，哭得看不清罗伯特·乔丹的模样。“多保重，英国人！”

“多保重，老兄，”罗伯特·乔丹说，他这时望着山坡下面，“好好照顾那短头发丫头，好吗？”

“没有问题。”奥古斯丁说，“你需要的东西都有了吗？”

“这支机枪的子弹不多了，就留给我吧，”罗伯特·乔丹说，“反正你也弄不到子弹了。另一支和巴勃罗的那一支都能想法弄到。”

“我把枪筒通好了。”奥古斯丁说，“你跌倒的时候，枪口插进泥土里去了。”

“那匹驮马怎么样了？”

“吉卜赛人把它逮住了。”

奥古斯丁骑上马背，但他不愿走。他在马上向罗伯特·乔丹靠着的

树边弯下腰来。

“走吧，老兄，”罗伯特·乔丹对他说，“这种事儿，战争中很常见。”

“战争是个臭婊子。”奥古斯丁说。

“是呀，伙计，是呀。可你快走吧。”

“多保重，英国人。”奥古斯丁握紧了右拳说。

“多保重。”罗伯特·乔丹说，“你走吧，伙计。”

奥古斯丁掉转马头，右拳向下一挥，这一挥仿佛是对战争的又一声诅咒，接着就跑出沟去。其他人早已看不见了。跑到这林间的小山沟的拐角上时，他回头挥挥拳头。罗伯特·乔丹也挥了挥手，接着，奥古斯丁也消失了。……罗伯特·乔丹从绿草青青的山坡上向下望着公路和桥。他想，我这样不算太坏。现在还没有必要冒险翻过身来伤口紧贴地面俯卧，而且我这样望得更清楚。

他因这一切，因他们的离去，而感到空虚、疲倦、无力，嘴里发苦。得了，事情终于到了尽头，没有什么问题了。不管以往的一切如何，不管未来的一切会怎么样，对他来说，什么都不重要了。

现在大家都离开了，他一个人背靠着一棵树。他俯视着面前那绿草青青的山坡，看到被奥古斯丁枪杀的那匹灰马，再顺着山坡一直望到下面的公路，和公路对面覆盖着树木的田野。接着他望着那座桥和桥对面的公路，注视着桥上和公路上的动静。他这时看到那些卡车全开到下段公路上了，他看得见树林里的灰色的车身。然后他回头望着那从小山上通下来的上段公路。他想，敌人马上就到了。

比拉尔会把她照顾得比任何人都更好，这个你知道。巴勃罗一定

有个行得通的撤退方案，否则他不会这么干。他不必为巴勃罗担心。想玛丽亚没有好处，要相信你对她所说的那一席话，那是最好的办法。谁说那不是真话？没有人。你没说这不是真的，你也不会说已经发生的根本没有发生过。你还是坚持你自己的信仰吧，别冷嘲热讽的了。时间太短，你刚把她打发走了。每个人都尽了力。你不能替自己做什么了，但你能为别人做点事。嗯，这四天我俩真走运。还不到四天。我当初是下午到这里的，而今天可挺不到中午了。一共还不到三天三夜。他想，要说得确切，非常确切。

他想，我看你还是卧倒的好。你还是好歹安顿好一个位置，这样才能干点什么，而不要像个二流子似的在这棵树上靠着。你的运气真是好啊。比这事更糟的还多的是呢。不是今天就是那天，这是每个人的必由之路。一旦明白了这是你的必由之路，你就不害怕了，对不对？不害怕了。他说，是的。还算走运，神经被压断了。我简直感觉不到骨折的下面还有半截腿呢。他摸摸鼓起的下半截腿，好像那不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似的。

他又望望山坡下面，心想，唯一遗憾的是我将离开这个世界。我非常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但愿我在世上做过了一些好事，我用自己有过的才干尝试过。我是说现有的才干，而不是有过的才干，好吧，是有过的才干。我尽力而为了。

我为自己信仰的事业已经战斗了一年。我们如果在这儿获胜，每个地方就都能获胜。世界真美好，值得为之战斗，我多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啊。你很走运，他对自己说，你度过了这样美好的一生。你的一生和你祖父的一样美好，只是时间没有他的那么长。但是最后的这几天，让你的一生跟谁比都不差。你这样走运，也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然而我希望能有办法把我学到的东西传给后人。天啊，我最后阶段学得好快啊。我想跟卡可夫谈谈。他在马德里，就在那些山头的后面，在山坡下的平原对面。从灰色的岩石间下去，穿过松林、石楠和金雀花丛，越过高高的黄土高原，你能望到它矗立在那里，洁白而

美丽。这一点就像比拉尔讲的屠场前那些喝血的老太婆一样真实。真实的事情不止这一件。每一件都是真实的。比如这飞机，不管是我们的还是敌人的，都是一样的美丽。美丽，真是活见鬼，他想。

你想开了吧，他说。趁你还有时间，翻过身来吧。且慢，还有一件事，你还记得吗？比拉尔的手相？你信这种无稽之谈吗？不信，他说。一切都应验了还不信吗？不信，我不信这一套。今天清早在炸桥之前，她是一番好意。她担心我会信它。可是我不信。不过她信。这种人能看到未来，或者说能预感到什么，像捕鸟的猎犬。这种超感应的特异功能，你怎么说？她满嘴粗话，你怎么说？他想，她刚才不愿说再见，因为她知道，如果说了再见，玛丽亚绝对不肯走，这个比拉尔呀。你该翻过身来了，乔丹。但是他不想这么干。

他想起后裤袋里有小酒瓶，就想，我好好喝喝这烈酒吧，然后来试试。他伸手去摸，却没有摸到。他觉得异常孤独，因为他知道，连酒也喝不到了。他说，我还指望靠酒来壮胆呢。

你看是不是巴勃罗拿的？别傻了，一定是在桥上弄丢了。“算了吧，乔丹。”他说，“快翻身吧。”

接着他用两手抓住左腿，用力拉着，把它向另一条腿靠拢，同时把靠在树上的上半身横在树边。他平躺着，用力拉着腿，免得骨折的一端翘起来，戳穿大腿。他拿屁股做支点，慢慢地转身，直到后脑勺朝着山下。接着两手抱着朝山上方向的断腿，他把右脚底放在左脚背上，使劲抵住，同时大汗淋漓地翻过身来，脸和胸膛朝着地面。他用胳膊肘支撑着上半身，双手使劲拉左腿，同时右脚朝一边使劲地推，把左腿弄得向后伸直，他大汗淋漓，但总算翻过来了，他用手指摸摸左腿，没有出问题。骨折的地方没有戳出皮肉，而是深深地嵌在肌肉里。

那匹该死的马倒在腿上的时候，他想，大神经一定真的给压断

了。腿的确一点也不痛。除了刚才翻身时有些动作让他觉得痛了一阵，那是因为断了的骨头挤压旁边的肌肉了。你明白了吗？他说。你明白运气好在什么地方了吗？你根本不用喝烈酒。

他伸手拿起手提机枪，拉出插在弹仓里的空子弹匣，从口袋里掏出子弹匣，扳开枪机，朝枪筒里面望望，咔嗒一声把子弹夹装好，然后眺望山坡下面。也许要等半小时，他想。现在放松放松吧。

接着他望望山坡，望望松林，他尽量什么也不想。

他望望那条河流，他想起了在桥下凉飕飕的阴影里的情景。敌人上来吧，他想。我可不希望没等敌人上来自己先神志不清了。

遇到这种事，你看哪种人心里比较坦然些？有宗教信仰的人还是正视现实的人？宗教能给人很大安慰，然而我们知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糟的只是缺乏信念。死亡要拖很久才来临，并且痛苦得使你丢人时才是糟糕的。你幸运就幸运在这儿了，明白吗？你既不会拖很久，也不痛苦。

他们已经撤走了，真好。他们既然撤走了，现在这事我就无所谓了。我是说撤走的情况很好，确实不错。如果当初他们全都散布在山坡上那匹灰马附近，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或者我们全给困在这山上等敌人出现，那就大不一样了。不，他们撤走了，他们到别处去了。要是这次进攻成功了该有多好。你要什么呀？什么都要，我什么都要，给我什么我就要什么。即使这次进攻失利，另一次总会成功的。我根本没注意飞机什么时候飞回来的。上帝呀，还好我总算把她打发走了。

我很想跟祖父谈谈这次经历，我敢打包票他绝不用到敌人后方去找自己人来干这事。你怎么知道？他干过五十次总有吧。不，他说。说得确切些吧，这样的事谁也不会干过五十次，五次都没人干过。这

样的事也许都没有人干过一次。什么话！一定有人干过的。

但愿敌人现在就来吧，他说。但愿他们马上就来，因为腿开始疼了。一定是肿了闹的。

我们干得挺顺手，不想却碰上了坦克，他想。不过，幸亏我在桥下的时候坦克没来。一件事出了差错就势必引起不良的后果。人家给戈尔茨发出命令时，你就倒了霉。你知道后果如何，说不定比拉尔感到的也就是这一个。不过今后我们会把这种任务安排得好一些。我们应该有轻便的短波发报机。是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我还应当带一条备用的腿来。

他想到这里，苦笑起来，又冒起汗来，因为摔倒时被压坏神经的腿这时疼得厉害。啊，让他们快来吧，他说。我不想和父亲一样自杀。我完全可以这样做，也巴不得不必这样做。我反对这样做，别想这个了。什么也别想了。但愿那帮杂种快点来吧，他说。我多么希望他们来啊。

这时他的腿疼得受不了。他翻身之后，由于伤口肿大，突然疼了起来。他就想，也许我该自杀了。我看我实在忍不了这疼了。听着，要是我现在自杀，你不会误解我，对吗？你在跟谁说话？没人，他说。我看是祖父吧。不，没人，见鬼，他们快点来吧。

听着，也许我非自杀不可了，因为，要是我昏过去了，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要是他们把我弄醒，他们会问我很多问题，酷刑，拷打，什么都干得出来，那就不好了。最好是别等他们干这些事情。那么为什么不马上就自杀，了结这一切呢？因为，哦，你听，是啊，你听，快点让他们上来吧。

你干这个是不太行啊，乔丹，他说。干这个是不太行啊。那么谁干这个行呢？我不知道，我现在真的无所谓了。可你是不太行。这你

说对了。你是根本就不行。唉，根本不行，根本不行啊。我想现在真的可以自杀了，你说是不是？

不，不是。因为你还有些事可以干。只要你知道要干什么，你就得干。只要你没忘记要干什么，你就得等着干。来吧。让他们来吧。让他们来吧。让他们来吧！

想想离开的人吧，他说。想想他们穿越树林，想想他们越过小河，想想他们骑马踏过石楠丛，想想他们爬上山坡，想想他们今夜平安无事，想想他们彻夜赶路，想想他们明天躲起来，想想他们吧，该死，想想他们吧。他说，我想得到的关于他们的事就只有这么多了。

想想蒙大拿吧，我想不了。想想马德里吧，我想不了。想想喝一口凉水吧。那就跟喝凉水一样，就像喝一口凉水。你在骗自己啦，什么感觉都不会有的。就是那么回事，什么都不会有的。那就自杀吧，动手吧，马上动手。现在确实可以动手了。动手呀，马上动手吧。不，你得等等。等什么？你很清楚。那就等吧。

我现在不能再等了，他说。要是再等下去，我就要昏过去了。我知道，因为我已经觉得有三次要昏过去，我熬了过来。我确实熬住了。再以后我就没有把握了。我想是你大腿骨折断的地方在内出血。尤其是刚才转动了身体。这使伤口肿了起来，使你虚弱，使你晕眩。现在确实可以动手了，真的，我跟你说，可以了。

如果你坚持住，哪怕能顶住他们一会儿，或者只要干掉那个军官，一切就不同了。一件事情干得好，会使——

好吧，他说。他静静地躺着，竭力坚持着，因为他觉得生命在悄悄逝去，就像你看到雪从山坡上开始悄悄融化一样。他这时静静地说，那就让我坚持到他们来吧。

罗伯特·乔丹的运气仍然很好，因为正在这时，他看到骑兵队从树

林里跑了出来，越过公路。他注视着他们跑上坡。他看到有个骑兵在那匹灰马旁边停下，对朝他骑来的军官呼喊。他注视着他们俩低头察看那匹灰马。他们当然认得这匹马。打昨天清早起，这匹马和它的主人就失踪了。

罗伯特·乔丹看到他们在山坡上，离他很近了，他看到坡下的公路、桥和桥对面那几长列车辆。这时他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对这一切望了好久。他接着仰望着天空。天上有大块大块的白云。他用手掌摸摸身边的松针，摸摸身前的松树的树皮。

接着他把两个胳膊肘抵在松针地上，尽量躺得舒服一些，手提机枪的枪口架在松树树干上。

那军官顺着游击队留下的马蹄印，策马小跑而来，马上要到罗伯特·乔丹埋伏处下面二十码的地方了。隔着这距离打枪，不会有问题。这军官就是贝仑多中尉。一接到关于下面那哨所遇袭的消息，他马上就奉命从拉格朗哈赶来。他们一路兼程而来，又不得不迅速掉回头去，在上游高处跨过河谷，从树林里绕过来，因为桥被炸掉了。他们的马大汗淋漓，喘着粗气，他们不得不逼着马儿跑起来。

贝仑多中尉审视着那条马蹄印，策马而来，瘦削的脸严峻凝重。他左臂弯里的手提机枪横着搁在马鞍上。罗伯特·乔丹埋伏在树后，小心地控制着自己，以免双手发抖。他等着这军官来到松林边第一排树和绿油油的山坡相交的地方，那里阳光灿烂。他感到自己的心脏抵在树林里的松针地上怦怦直跳。

[1]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1908—1998），美国作家，1937年马德里保卫战前夕，她和海明威都以战地记者身份到西班牙采访，共同的志向使他们走到一起，并于1940年结婚，她成为海明威的第三任夫人。

[2]引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唐恩（John Donne，1571或1572—1631）于1623年写的《祈祷文集》第十七篇。原文是：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it tolls for thee.

[3]这是本书主人公罗伯特·乔丹的名字的西班牙语读法的音译。

[4]西班牙于1931年4月14日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国。1936年2月16日的国会选举中，以共产党、共和党左派等为中坚力量的人民阵线取得了压倒性优势，成立了联合政府。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公开武装支持下，佛朗哥将军于7月18日在西属摩洛哥发动叛乱，西班牙法西斯组织长枪党等右派集团及各地驻军纷起响应，很快就占领了西班牙西北及西南部。8月14日，叛军攻陷西部边境重镇巴达霍斯，南北部队在此会师，整个西部都落入叛军之手，然后集中兵力进攻首都马德里。11月初，四支纵队兵临城下。这时形势非常危急，共和国政府被迫于11月9日迁至东部地中海边的瓦伦西亚。内战爆发后，德意源源不绝地为叛军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军需及武装人员直接介入，英法却在“不干涉政策”的名义下对西班牙实行封锁。国际进步力量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支援西班牙政府，在法国成立由志愿人员组成的国际纵队，于10月正式赴西班牙参战，和英雄的首都人民一起，在马德里保卫战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本书故事发生在第二年5月，地点是马德里西北的瓜达拉马山区，该山脉为西南—东北向，叛军占领着各山口，并在山顶有一道防线，但防线后深山中有几个游击小组在展开敌后活动。这时政府军司令戈尔茨将军正计划向该山区发动强攻，目的在突破敌人防线，收复山后重镇塞哥维亚。本书主人公美国志愿军罗伯特·乔丹奉命进山，和游击队取得联系，配合此次进攻，完成炸桥任务。

[5]由于国内战争，很多拥护共和国政府的人从敌占区投奔到瓜达拉马山脉东南政府军控制的地区去。

[6]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作家，著有讽刺文、流浪汉小说及诗歌等。阿维拉省及塞哥维亚省属古卡斯蒂尔地区，其方言至今带有古风。

[7]卡斯蒂利亚（Castilian）是西班牙主要的民族之一，其文化是西班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8]迪埃戈·德·西尔瓦·委拉斯开兹（Velasquez，1599—1660），17世纪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画家。

[9]格雷多斯山脉在瓜达拉马山脉西南，与之差不多连成一直线，一起构成斜贯西班牙中西部的中央山脉。

[10]佛朗哥在当时属于西班牙的摩洛哥招募了大批摩尔人，运到西班牙充当叛军。

[11]瓦利阿多里德为西班牙北部一古城，有大教堂、旧王宫等名胜古迹。

[12]埃斯特雷马杜拉：西班牙西部一地区，和葡萄牙接壤。

[13]刘易斯轻机关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协约国首先使用，后来装在了战斗机上。它每分钟可打出550发子弹，重量约为12公斤。由美国陆军军官艾·纽·刘易斯（1858—1931）发明，并以其名字命名。

[14]指用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方言加麦隆语写的民歌。

[15]菲亚特巡逻机为意大利产。

[16]海因克尔111型轰炸机为德国产。

[17]容克式三引擎巨型机为德国产。

[18]内战一爆发，西北部即陷入叛军之手，北部沿比斯开海一狭长地带仍忠于共和国，东起法西边界上的伊伦，西止阿斯图里亚斯的吉洪港。1937年4月，叛军主将莫拉将军再次发动进攻，从6月19日攻陷防守坚固的毕尔巴鄂港起一直到10月21日进入吉洪港为止，全部占领了共和国这一地带。

[19]基卜·德利亚诺（1875-1951），西班牙将军，在内线期间为佛朗哥的叛军主持广播宣传工作。

[20]《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第38节里写道：“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21]安达卢西亚是西班牙南部地一个地区。

[22]《辩论报》，是天主教保守党的机关报，革命前在马德里出版。

[23]人民阵线也包括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组织，这里写到的就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在地方上的狂热信徒。

[24]国际纵队由五十多个国家的志愿者组成，当时共分五个旅。第十一旅主要为德意

的流亡者，又名汉斯旅。第十五旅主要为美国和加拿大人，其中的林肯营和华盛顿营作战英勇，最负盛名。

[25]佛兰芒人为比利时两大民族之一，居该国北部地区。

[26]格兰泰·嘉宝和琴·哈罗都是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的红女星。

[27]波索布兰科在西班牙南部科尔多瓦省，内战初期乔丹在南方前线参加战斗。

[28]嘉宝曾和男明星约翰·吉尔伯特主演过《肉体与恶魔》（1927）和《琼宫恨史》（1933）等爱情片，是当时著名的银幕情侣。

[29]指到共和国政府军所管辖的地区。

[30]勒洛（1864—1949），西班牙激进党领袖，1933年12月起曾几度出任共和国总理。1936年2月大选中，被人民阵线所击败。他在政治上从共和派堕落为右派。

[31]普列托，西班牙社会党领袖，生于1883年，1931年起先后任财政部长等职，政治上逐渐堕落为社会党右翼分子。

[32]公元前480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领三百名战士死守德摩比利关口，阻击波斯侵略军，结果被包围，全部牺牲。

[33]霍拉修斯是罗马传说中的英雄，公元前508年左右，他和其他两名壮士坚守罗马木桥，阻挡住入侵的伊特拉斯坎人的大军，待罗马人毁桥后才跳入台伯河中，游到对岸。有传说他在河中淹死。

[34]苏格兰医学博士利文斯通博士（1813—1873），于1840年离开英国到非洲南部任传教士，一面行医，一面到处旅行探险。1866年第二次到非洲，一度和外界失去联系。1871年，《纽约先驱报》派英籍记者亨利·斯坦利率探险队到非洲寻找他的下落，于11月10日在坦噶尼喀湖边乌吉吉城与他会面，斯坦利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这位是利文斯通博士吧。”罗伯特·乔丹在此处用开玩笑的心情引用了这句活。

[35]这三个城市都在美国西部。罗伯特·乔丹的家乡在蒙大拿州西部米苏拉城，离其中两个城市不远。他在设想回美国后带玛丽亚到那几个地方定居。

[36]洛佩·德维加（1562—1635），西班牙戏剧家，现存作品四百余部，大部分为喜剧，以《羊泉村》为代表作。加尔多斯（1843—1920），西班牙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剧本。

[37]指西班牙法西斯组织长枪党党徒。

[38]典故出自《圣经》第90章第10节："我们一生的年岁是七十年。"

[39]罗伯特·乔丹这里在回忆基督教徒在礼拜堂内结婚时，新人对牧师所作的誓言。

[40]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时，对十二门徒说，他将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被定死罪，钉在十字架上。后来在客西马尼花园里，他向上帝祷告，是否可以让他不要喝这一杯苦酒。《圣经·路加福音》第22章第41节至44节："…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最后来捉拿他时，门徒彼得拔刀砍掉一个来人的右耳，但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圣经·约翰福音》第18章第11节）

[41]在西班牙东北部，是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天然疆界。

[42]横贯西班牙北部的一大山脉，滨大西洋的比斯开湾。

[43]阿斯图里亚斯，西班牙西北部一地区，滨比斯开湾。

[44]萨拉戈萨，西班牙东北部萨拉戈萨省省会。

[45]帕伦西亚，西班牙北部帕伦西亚省省会。

[46]此处是西班牙的重量单位，合25.36磅。

[47]卢戈是加利西亚地区卢戈省的省会，是一个内陆城市。

[48]诺亚是大西洋岸边的一个渔港，居民习惯于海上生活。

[49]这种彩色木雕像一般和真人差不多大，美国商店用作招徕顾客之用。此处喻指费尔南多站在雪中一动不动的样子。

[50]指睾丸，代表男子汉的勇气。这里是指巴勃罗已经丧失了斗志。

[51]阿让库尔为法国西北部滨英吉利海峡的布洛涅港东南约三十英里处一小村，因1415年10月25日英法两军在此决战而著名。英王亨利五世利用弓箭手以寡敌众，大破穿戴笨重盔甲的法国骑士，使该战役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著名战役之一。

[52]英语中的暴风雨，来自德语中的Sturm，两者都可作"进攻、袭击"解。

[53]巴克斯是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别名。

[54]蒙大拿州的州名（Montana）和西班牙语里的montana一词都来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山岳、山区"

[55]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颁布了《宅地法案》，规定任何一家之主，或者年满21岁的公民可向政府最多申领160公顷土地，定居开垦三年后，成为该土地的所有者。

[56]喻指耶稣基督。据《圣经》第11章，耶稣曾使已经埋葬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从墓穴里走出来。另据《圣经·马太福音》第14章第22～33节，耶稣曾经于四更天在海面上行走，使门徒们相信他真是上帝的儿子。

[57]这种皮酒袋用整张牛皮制成，四条腿封住，在一条腿上安个龙头，倒着挂在墙上，取酒时拧开龙头就行。巴勃罗非常贪杯，那天喝了不少，袋里余酒的水平面已从这牛皮上的肚脐处降到了胸部。

[58]摇彩轮是游乐场里的一种直立的大轮子，四周有许多编号的格子，玩者对号获得奖品。

[59]格兰特（1822—1885），美国第十八任总统（1869—1877），在南北战争（1860—1865年）期间为北军将领。1864年3月，被任命为北军总司令。

[60]1933年秋，西班牙各右翼政党在选举中获胜，激进党领袖勒洛于12月担任共和国总理，加强对人民的镇压。1934年10月4日深夜，工人总罢工开始，全国近一百万人参加，在许多地方发展为武装斗争。畈斯图里亚斯地区首要城市奥维多被矿工占领，成立了工人革命委员会和赤卫队，十五天后被政府优势兵力所镇压，三万人被俘，几百人被处死刑。

[61]阿布德·艾尔·克里姆从1920年起领导摩洛哥的柏柏尔人起义，曾多次挫败西班牙殖民地部队，1926年被法西联军打败，被俘，被流放到法属留尼汪岛。1947年，逃至开罗。摩洛哥独立后，国王穆罕默德五世于1958年给他民族英雄的称号。1962年，他宣称要回国，未果，于翌年去世。

[62]莫德斯托和利斯特一样，也是共产党培养的优秀政府军指挥员。

[63]圣玛丽亚港在西班牙南端重要海港加的斯附近。

[64]美国教育家查尔斯·贝里兹生于1913年，于20世纪30年代创办贝里兹语言学校，分校遍设纽约、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等地，并陆续编辑出版有“贝里兹教学法”的各种外语课本、外语自修课本、词典、语言教学用唱片及影片等。

[65]马克斯三兄弟是当时美国的著名喜剧演员，《歌剧院一夜》（1935）是他们主演的影片片名。

[66]匡特里尔（1837—1865）是美国内战期间南军方面的游击队头子，在堪萨斯州和

密苏里州一带活动，1862年被授予上尉军衔，三年后在肯塔基州被北军所杀。莫斯比（1833—1916）也是南军方面的游击队领导人，率领骑兵，袭击北军，破坏交通，为南军立下不少功劳，被提升为上校。战后加入共产党，在政界活动，并写了几部关于内战的回忆录。

[67]维克斯堡在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西部密西西比河滨，在南北战争中为战略重地。1862年11月，北军将领格兰特拟攻占未遂，第二年中，通过精心策划的水陆联合作战，于7月4日拿下该城，从而切断了南军和密西西比河西部的给养地区的联系。

[68]谢尔曼（1820—1891）为北军将领，在南北战争中最大的功勋为1864年5月开始的向佐治亚州的进军。他于9月初占领该州首府亚特兰大，一直朝太平洋海岸直插，于12月21日进入该州东端的萨凡纳港，从而把南军控制下的地区一切为二，加速了南方的最后崩溃。杰克逊（1824—1863）为南军将领，以精通战略战术著称。1861年7月，在第一次布尔伦河战役中，他坚守左翼岿然不动，赢得“石墙”的称号。

[69]斯图尔特（1833—1864）为南军骑兵将领，为南方立下不少战功，1864年5月，在里士满附近和北军骑兵的遭遇战中受重伤而死。谢里登（1831—1888）为北军骑兵将领。1864年10月19日拂晓，他的部队在弗吉尼亚州西北部谢南多亚河谷雪松溪边受到南军突袭，他在20英里外闻讯飞骑赶回，收拾残部，重整阵容，当天下午打了一场大胜仗。这是南北战争史中著名的一仗。

[70]麦克莱伦（1826—1885）为北军将领，1861年11月当上主帅，但由于在作战时过于谨慎，贻误战机，在第二年被林肯总统两度从作战指挥岗位撤下。

[71]米亚哈生于1878年，在内战爆发时为陆军准将，效忠于共和国政府，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任城防司令。

[72]1937年3月，政府军在马德里东北的瓜达拉哈拉附近大败意大利派来的侵略军，打破了叛军切断马德里和东北地区交通要道的企图。国际纵队的第十二旅，又名加里波第旅，主要由反法西斯的意大利志愿者组成。

[73]西方人往往把蒙古人泛称为鞑靼人，此处指成吉思汗于1219年第一次西征。

[74]内战爆发时，大部分正规部队都倒向了叛军，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政府以原有的少数效忠的部队为基础，筹建一支“新军”。委拉斯开兹路63号旧王宫原为第五团团部所在地，第五团被分散编入新军各旅后，该处才成为国际纵队的司令部。

[75]马德里的普拉多国立博物馆是世界最著名的美术博物馆之一。曼坦那（1413—1506）为意大利历史、宗教画画家。格列柯（1548？—1614）是西班牙宗教、肖像画画家。勃吕格尔（1525？—1569）是荷兰著名风俗画家。

[76]圣塞瓦斯蒂安在伊伦西，为著名的避暑胜地，维多利亚在其西南，两地都是西班牙北部巴斯克民族地区的重要城市。

[77]乔丹随国际纵队到了西班牙，即投入马德里保卫战。这里提起的是在首都西南郊区击退叛军的情况。等安然度过了这艰苦战斗的冬天，政府军组成了第一批游击队，乔丹才开始到瓜达拉马山区及西南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搞敌后爆破活动。

[78]马德里旧城区位于曼萨纳雷斯河的东岸，托莱多大桥在城西南，为横跨河面的主要桥梁之一。

[79]卡尔伏·索特罗，西班牙右派政客。1933年起，作为保皇派的头子，反对人民阵线，并当上右派各政党的统一组织——"西班牙右翼自治派同盟"的领导人。1936年7月内战爆发前夕，共和派中的过激分子为了报复长枪党的政治暗杀暴行，把他逮住并杀害。

[80]波姆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首字母缩略词（P.O.U.M.）的音译，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组织，于1937年5月3日至10日在巴塞罗那发动反共和政府的叛乱。

[81]此处卡可夫有意把"痄腮"和"麻疹"的英语名称念成M.U.M.P.S和M.E.A.S.L.E.S.，听上去好像也是什么政治团体的首字母缩略词。

[82]布尔戈斯为西班牙北部布尔戈斯省省会，在马德里正北约132英里处，内战爆发后，就成为佛朗哥叛军"政府"所在地。圣让德吕兹是法国西南端一个滨比斯开湾的小城，离西班牙边境城市伊伦很近。

[83]这些地名除纳瓦拉为北部比利牛斯山南的一省名外，其他都是历史上的古王国或地区的名字，沿用至今。阿拉贡地区在东北部，老卡斯蒂尔地区在马德里西北，本书背景即在此地区，新卡斯蒂尔在其东南，位于西班牙中部，包括马德里在内。

[84]乔治·博罗（1803—1881）是英国语言学家、旅行者兼小说家，著有多种关于西班牙风土人情、吉卜赛人及其方言的作品。理查德·福特（1796—1858）是英国旅行家兼作家，1845年发表的《西班牙旅游者手册》为一部非常详细的佳作。

[85]指天主教会内崇拜耶稣基督圣心的信徒们所佩的标记。该崇拜由法国修女玛格丽特·玛丽·阿拉科克于17世纪倡议，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中传播甚广。

[86]泛指骑兵插在马鞍枪套里的枪支，此处为自动步枪，较一般的略短。

[87]即珠穆朗玛峰。

[88]19世纪中叶，关于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出现了一批拥护堂·卡洛斯及其后裔即位的王室正统论者，他们发动叛乱，挑起内战，到后来成为一股政治势力。1931年推

翻君主制后，这股势力抬头，站在教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边，并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在意大利受训，配合佛朗哥手下的摩尔人部队及摩洛哥的雇佣兵组织外籍军团作为叛军的急先锋。本书中这支骑兵部队就是这种保皇派武装力量，思想极端保守，胸前都佩有圣心标记。

[89]西班牙人的祖先为伊比利亚人和凯尔特人，有着他们自己的原始文化和信仰，随着罗马人的入侵，带来了在地中海东端新兴的基督教信仰。16世纪起，在中欧和西欧兴起了宗教改革运动，但西班牙始终信奉以罗马教皇为主的罗马正教（我国通译为天主教）。在中世纪，天主教会对异教徒倍加迫害，西班牙的宗教法庭尤其残酷。乔丹以为这是由于他们祖先遗传下来的原始蛮性所致。下文又否定了这种看法。

[90]柏柏尔人为北非古老民族，后来受到从亚洲来的阿拉伯人的影响，接受了其文化、语言及伊斯兰教。8世纪初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其后裔称为摩尔人，今散居于北非。部分柏柏尔人至今仍保留原有语言及生活方式，仍称柏柏尔人。

[91]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1874—1946）从1903年起长期定居巴黎，20世纪20年代中期，主持一个文艺沙龙，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司科特·菲茨杰拉德及海明威本人都是其成员，在文风上都受到她的影响。她在写作中作了一系列的试验，摆脱传统的进句法，强调词句的音调及节奏。海明威在此处拿她的名句“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开玩笑，并引申到石头，用了一连串同义词，其中这个stein和她的姓同出德语，意为石头。

[92]潘普洛纳为西班牙一古城，当时为纳瓦拉省省会，在这骑兵家乡塔法利亚以北。每年7月圣费尔明节期间，有盛大的斗牛赛，人们事先把公牛在大街上一直赶到斗牛场去，一路上喝醉了酒的居民们任意逗弄公牛，有的甚至被牛角挑伤，但在那如醉如狂的欢乐气氛中，人们不以为意。

[93]天主教各大教堂、圣地及神龛往往有圣母马利亚像，各有各的名称。此处的比拉尔为地名。

[94]前者是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口号，后者引自美国革命时的《独立宣言》，后来写进了美国宪法，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两者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范畴。

[95]伊芭露丽是西班牙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早年即用”热情之花“为笔名为革命报刊撰文，曾多次被捕入狱。1936年2月当选为议会代表。内战期间始终留在马德里撰写文章为共和国政府作宣传。1939年3月首都陷落后，她流亡苏联。上面引用的话是她的一句名言。

[96]指信奉天主教的国家。

[97]这是《圣母经》的内容。

[98]斯多克斯迫击炮最早由英国制造，口径三英寸，炮弹仅十磅重，为轻型迫击炮，使用方便。

[99]这一年3月，叛军就是从西昆萨朝西南进攻瓜达拉哈拉的，目的在攻占该城，进而从东北方向威胁马德里，结果在瓜达拉哈拉东北的布里乌埃加遭到了大败。

[100]加的斯为西班牙南端滨大西洋的大海港，内战一开始即陷入叛军之手，成为从西属摩洛哥及德意法西斯输送武装人员及军用物资的补给港。

[101]阿甘达在马德里东南，在通往巴伦西亚的公路干线上。

[102]鲍勃为罗伯特的爱称。

[103]红棚屋城在蒙大拿州南部，该公路一直朝西南，通过州界上的熊齿山口，往西通到美国风景区黄石公园东北角的库克城。

[104]乔治·卡斯特（1839—1876）在内战中为北军立下了出色战功。内战后经常率领部队在密西西比河西向夏延族和苏族印第安人的区域进犯。1876年6月25日，他在蒙大拿州南部边界的巨角河边发现有个印第安营地，没有觉察对方人数众多，就贸然分兵三路出击，结果他自己率领的二百多人在一坡地上全部被杀。

[105]基尔帕特里克（1836—1881）为北军将领，在1864年谢尔登将军从亚特兰大向萨凡纳港的进军中，担任骑兵司令。

[106]俄南的哥哥死去了，他父亲对他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遗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被耶和华视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圣经·创世记》第38章第8～10节）

[107]这是当时工人组织的联盟常用的口号，"Uníos, Hermanos Proletarios"即"无产阶级兄弟们，联合起来的首字母缩写。

[108]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为西班牙殖民者，于16世纪分别以残酷的方式征服了阿兹特克王国（在今日墨西哥境内）和印加帝国（在今秘鲁境内）。梅嫩德斯·德阿维拉应为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也是西班牙殖民者，于1565年被任命为古巴和佛罗里达总督，率舰队赴新大陆，在今美国东南部开辟殖民地。

[109]即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伊芭露丽，多洛雷斯是她的名字。

[110]伊芭露丽早年用的笔名后来成为大家对她的尊称。

[111]社会党领袖普列托这时正在政府中任国防部长，1938年4月调任不管部部长。1939年革命失败后成为西班牙流亡政府的一员，1947年到法国，成为西班牙社会党右翼领袖。本书故事发生的时侯他已经对共和国的前途失去了信心。

[112]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1850—1925）是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于1885年创办《社会主义者报》进而筹组工人大同盟。1910年成为被选入议会的第一个社会党人。为了爱戴他，人们称他为“老爷爷”。

[113]拉尔戈（1869—1946）为矿工出身的社会党人，1931年推翻君主制后，他出任劳动部部长。内战爆发后，他担任总理，1937年2月被内格林所替代。他曾领导“工人部队”在瓜达拉马山区作战。

[114]彼得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保罗原名扫罗，在公元1世1纪中，曾着力迫害早期的基督徒。据说有次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灵，他才皈依基督教，到小亚细亚、希腊、罗马等地热情宣传基督教，最后被罗马人所捕，于公元67年左右被杀。后来教会尊他为圣保罗。保罗这名字在西班牙语中为巴勃罗，故此处那长官因听到巴勃罗的名字而开玩笑地提起彼得等其他圣徒及门徒。

[115]阿兰胡埃斯在马德里正南，位于肥沃的平原上，盛产水果蔬菜，供应马德里市场。

[116]乔丹在这里套用了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名言：“除了安拉没有别的神，而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

[117]实际上这个词在英语和法语中跟西班牙语中一样，都源出同样的拉丁语gloria，因此也可以作“神妙的境界、极乐世界”来解释。这里作者用的西班牙语词是大写的，专门指“神妙的境界”。

[118]原文为Cante hondo，特指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民歌，节奏单调、音调忧郁深沉，带有吉卜赛风味。

[119]原文为Saetas，为安达卢西亚地区在复活节前一周中宗教行列路过时信徒们诵吟的祷文。

[120]这些都是乔丹在家乡的青年朋友。

[121]因发明家英国人威廉·米尔斯爵士而得名，1915年由协约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次使用。

[122]因为背包里的引爆器、雷管和火帽等物都被巴勃罗偷走了，乔丹只能考虑把手榴弹扎在安放在桥面下关键点的炸药包上，然后把一大卷漆包线的—端系在手榴弹的拉

环上，从桥面上朝桥堍走，一路上放出漆包线，到离桥相当距离的地点，到时侯只消一拉，就能使手榴弹引爆炸药包。但他又怕弹壳炸裂时，把炸药包一起炸飞了，掉在河里，不能把桥炸成两段。

[123]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犹大为了30块银洋，把耶稣出卖给罗马统治者。等到耶稣被定了死罪，犹大后悔了。他把那30块钱拿回来还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见《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第3～5节）

[124]塔尔苏斯在今土耳其南部，滨东地中海，是保罗的诞生地。前面注脚中曾提到过他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耶稣显灵所感化，此处显系作者笔误。

[125]乔丹这时又在把巴勃罗比作圣保罗了。

[126]指清晨和玛丽亚一起在睡袋中的思前想后，独自发愁。

[127]《阿贝赛报》是西班牙一大报，创刊于1904年，采取保守的保皇派观点。

[128]指人老了，智力衰退而行动幼稚，好像回复到童年时期。

[129]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安德烈·马蒂生于1886年。1919年，他领导法国水兵在黑海起义，失败后被捕，至1923年才被释放。1924年和1936年，两度当选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他是国际纵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革命意志逐渐衰退，于1953年年初正式被开除出党。

[130]加泰罗尼亚语为西班牙东北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语言。法国南部沿地中海和西班牙接壤的东比利牛斯省居民也讲这种语言，而马蒂的家乡正是该省省城佩皮尼昂。

[131]这里提到的一些国际纵队的领导人，都是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人，有的在苏联建国初期曾和红军一起向高尔察克等匪帮作过战。伏罗希洛夫当时为军长，以保卫察里津著名。图哈切夫斯基为旧俄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德军俘虏，1917年投身革命，入了党，先后在高加索及西线任红军指挥员，后来担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1936年得元帅衔。

[132]这是指两个不同的出击点，以瓜达拉马山脉后的两大敌占省会塞哥维亚和阿维拉为目标。

[133]阿利坎特是西班牙东南部滨地中海的一个优良港口，在巴伦西亚南部。

[134]此处原文为Roll, Jordan, Roll！这是一支黑人灵歌的名字，意为：“奔流啊，约旦河，奔流啊！”乔丹的姓和约旦河名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所以同学们借用这个歌名来为他助阵。美国南部种植园里的黑奴，一代代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在他们抒发心中悲

愤的灵歌中，往往采用《圣经》中的典故。由于上帝许给犹太人的福地就在约旦河边，故灵歌中常引用它来象征苦难中的黑人所憧憬的自由土地。

[135]这是1888年左右美国政界流行的一句箴言，意思是总统竞选时缅因州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